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七一册目次

子部·藝術類

金壺記三卷　〔宋〕釋適之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绛雲樓影宋鈔本……一
畫繼補遺二卷　〔元〕莊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四年黄氏醉經樓刻本……三〇
法書通釋二卷　〔明〕張紳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三七
書學會編四卷　〔明〕黄瑜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刻本……六六
王氏畫苑十卷畫苑補益四卷　〔明〕王世貞輯　詹景鳳補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王元貞刻本……一一二
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十二卷（補益原缺卷九卷十）　〔明〕王世貞輯　詹景鳳補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王元貞刻本……四三〇
中麓畫品一卷　〔明〕李開先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紅格鈔本……八三六

筆玄要旨一卷　〔明〕徐渭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淵雅堂刻本……八四六
國朝吳郡丹青志一卷　〔明〕王穉登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王百穀全集本……八八一

金壺記三卷

〔宋〕釋適之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絳雲樓影宋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壺記三卷》提要

金壺記卷上

釋　適之　撰

龍書

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八穗

炎帝神農因上黨羊頭山生嘉禾八穗乃作穗書用頒時令

鳥跡

黄帝史臣蒼頡觀鳥跡因而象之以成文字

鸞鳳

少昊金天氏作鸞鳳之書而似古文

科斗

顓頊高陽氏狀科斗之形作科斗書亦曰篆文

虎書

周文王史氏史佚始作虎書

鳥書

周武王丹鳥入室遂作鳥書焉

素鱗

周法魚書因素鱗躍舟之所作也

龜圖

周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

石鼓

周宣王蒐于陳倉命從臣史籀篆石鼓亦曰獵碣

老篆

周瀨鄉石室中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蔡邕以隸字證之

蟲書

魯秋胡妻玩蠶所作

嶧山

李斯泰山嶧山秦望等碑皆工其跡焉

鐵石

李斯篆書如鐵石字字若飛動

三古

蒼頡古文爲上古史籀大篆爲中古李斯小篆爲下古

羽化

秦始皇見王次仲八分書其文簡易遂召之詔不至上大怒制檻車送於道乃羽化而去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秦隸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爲獄吏得罪於雲陽獄中十年邈改篆爲隸奏免其罪今楷字是也

姓名

楚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乃言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芝英

漢武帝作芝英書

心畫

漢揚雄字子雲謂書者心畫也

垂露

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倒薤

漢曹喜小篆法垂支濃直若薤葉齊蕭子良以爲仙人務光所作

飛帛

蔡邕待詔鴻都門下見役人施堊帚成字歸而爲飛帛之書

書牌

魏搆淩雲臺成高二十五丈其牌先釘之令韋誕就上而書暨畢而下鬚髮皓色戒子孫勿習此藝

蛇書

晉唐琮夢蛇遶身遂効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懸針

王愔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纖細直如懸針

龍圖

庖犧氏獲龍圖始畫八卦之象

八彖

象謂八卦以成文字

諸史

周易繫辭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蓋取諸史

法奎

蒼頡法奎星屈曲相鉤類文字之畫

視龜

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通矣

書臺

蒼頡墓時人謂之書臺

龜曆

唐堯時外國進一巨龜背闊三尺餘上有科斗文

記開闢以來之事竟命為龜曆焉

堯碑

崆峒山有堯碑舜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

曰堯碑舜碣歷古不昧

出洛

唐堯洛水有神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朱字

鱗字

河圖曰黃龍從雒水詣虞舜鱗甲皆成字舜令寫

之寫竟龍去

龜疇

夏禹洛龜負圖禹觀之得九疇之文

玉字

夏禹治水登衡山而祭之因夢遇玄夷使者遂獲

金簡玉字之書

灑石

周浮提國獻書生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

聲則藏形出時開四寸金壺上有五龍之檢封以

青泥壺中墨汁狀若浮漆灑木石皆成篆籀或科

斗文字紀造化人倫之始

十字

周仲尼有十字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周穆

有秦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哂其無力焉

蕭籀

漢蕭何善篆籀時人謂之蕭籀焉

三月

蕭何為殿成覃思三月題其額觀者如流水

書裳

蕭何用退筆書裒尤工

小學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萬數各令記字於篋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纂訓篇

殺青

漢劉向字子正曰殺青竹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畫故作者於火上炙乾以書之

奇字

漢王莽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

秦篆

漢書曰蒼頡七章曰李斯作也爰歷七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母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是也

得富

漢傳奕家貧傭書後有金帛洛陽咸稱善書而得富也

廢道

漢釋氏律云佛許學書但不得為工而廢道

筆札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俱為王侯上客長安訛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護字君卿

棄觚

漢傳介子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立功名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暨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六義

漢許慎字叔重曰六義蓋敘為文之體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形聲四曰指事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亦曰六書

周籀

漢許慎曰周宣王太史氏史籀著大篆一十五篇

丸墨

漢趙壹字元淑作草書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口皆黑

筆勢

曹喜因見李斯有筆勢乃歎惜遂作筆論狀其筆勢焉

章草

後漢杜度字伯度善草書見稱於章帝詔令草書言事魏文帝亦使劉廣通書章奏後謂之章草

聖字

杜伯度章草時稱聖字焉

三蒼

漢賈魴撰滂熹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
熹爲下篇謂之三蒼焉

草賢
漢崔瑗字子玉善草書晉王隱謂之草賢

連珠
崔瑗草書勢云狀若連珠

父風
崔寔字子眞瑗之子其草書雅有父風晉鍾會字
士季繇之少子書亦有父風

漆書
漢杜林字伯山世言小學由杜氏焉嘗於西河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無已

八字
漢上谷王次仲以楷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爲八字
之分故號八分書

出藍
漢張芝字伯英師杜度草書其勢體青出於藍

臨池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練帛
張芝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寸紙
張芝凡學書寸紙亦不遺棄

筆心
張芝見蔡邕筆勢論遂作筆心論

崔杜
張芝師崔子玉暨伯度草書嘗自云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趙有餘其羅暉字叔景趙襲字元嗣

匆匆
張芝嘗謂人曰匆匆不暇草書

血脉
張伯英草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失其連亦血
脉不斷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

尺牘
漢陳遵字孟公善尺牘人皆藏祕以爲榮

驚座
陳遵善楷隸每書一座皆驚時謂之陳驚座

書壁
漢師宜官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
者以酬酒價得錢足而滅之

竊版
宜官每書輒削而焚其迹弟子梁鵠乃爲版候宜
官書絕以酒飲醉竊其版

獨步

漢杜度草書可謂光絶前後獨步無雙梁沈約曰
羊欣尤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矣
不食
漢蔡邕字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
角垂芒頗似篆體伯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喜
躍
石經
漢靈帝乃詔蔡邕及群儒正定於石經之上爲古
文篆隸三體書法使天下取則焉
鴻鵠
蔡邕小篆賛曰鴻鵠群游絡繹迂延

崩雲
蔡邕書勢曰輕如浮霧重似崩雲
肥瘦
漢劉徳昇字君嗣胡昭鍾繇俱師行書胡書體肥
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劉始爲行書
大字
漢梁鵠字孟皇法師宜官書師善小字梁善大字
三品
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
隸書入能
亞聖
文舒聲劣於兄時謂之亞聖
掘墓
魏鍾繇字元常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胷三日
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
與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故曰多力豐
筋者勝少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無不盡
妙臨死啓囊授其子會矣
雲布
鍾繇隸書勢曰煥若星陳欝若雲布
隼尾
繇善分書有隼尾波勢焉

畫被
繇謂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而畫地廣數步
卧畫被穿其表如廁則終日忘歸焉
三色
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筆骨
鍾繇同胡昭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見蔡邕筆心
論遂作筆骨論
懸帳
魏武帝好師宜官書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
鵠帳

又云魏武帝好梁鵠書懸著帳中以勝宜官焉

草聖

魏韋誕字仲將以張伯英書謂之草聖

紈素

韋誕非淨紈潔素不妄下筆

能書

韋誕太和中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

規矩

魏邯鄲淳字子淑善書梁表昂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綴事

魏徐幹字偉長曰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蠅集

魏王思性褊急常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者三思自起拔劍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眞草

魏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草書文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眞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故曰眞草也

善書

魏甄后九歲善書數用諸兄弟筆硯謂汝習女工而學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代成敗以爲己戒不知書何以見之

文質

吳皇象字休明其草書文而不華質而不色其書春秋尤妙其跡

書聖

皇象能書時人謂之書聖唐高宗書示許圉師圉師奏曰今觀聖蹟兼絕二王鳳翥鸞回實古今書聖

筆妙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力妙三筆妙

飛仙

吳張弘字敬禮不仕常戴烏巾時號張烏巾善飛白書有飛仙舞鶴之態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可冠于世

筋骨

晉衛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學張芝書爲尚書郎號一臺二妙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骨瓘之子恒得伯英之肉

四世

晉衛瓘子恒字巨山弟宣宣弟庭庭子仲寶俱有書名四世家風不墜也

篆捷

巨山論四體書曰隸者篆之捷也

綴墨

巨山古文賛曰覩其揩筆綴墨用心精專

籀孫

巨山古文賛曰籀篆蓋其子孫草隸乃其曾玄

如絃

巨山古文賛曰其曲如弓其直如絃

銀鉤

晉索靖字幼安草書勢曰宛若銀鉤飄如驚鸞

縑牘

晉張彭祖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縑牘輙存而玩之

貍帖

晉荀輿字長胤隸書貍骨散方帖一紙羲之見而歎曰天縱其能非學可及世謂之貍骨帖

絶世

晉王隱云索靖草書絶世學者如雲

壺冰

晉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師鍾繇書如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

咄咄

衛夫人荅人書曰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巧法

晉王隱王愔皆曰飛白者巧法也

兩本

晉楊曦書寂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弄翰

晉左思字太沖詩曰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編蒲

晉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爲人牧羊時有暇即編蒲學書

錦繡

晉成公綏字子安隸書勢曰爛若天文之布耀蔚若錦繡之有章

如流

晉陶侃遠近書皆自手荅筆翰如流未嘗擁滯

生金

王隱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石碑中生金盜鑿取賣已而復生此江東之瑞異苑曰晉太尉墓在新亭有數碑金亦時而生

倚柱

晉諸葛誕常倚柱書雷震破其柱誕書自若夏侯

玄倚柱書霹靂破柱而不驚

野雉

晉庾翼字稚恭善草隸書子弟皆効之後羲之書內外宗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書於家曰兒子輩謂憎家雞好野雉也

書畫

晉王廙字世將常謂猶子羲之曰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惟書畫可已後王右軍學其書晉明帝學其畫

玉素

晉齊獻王司馬攸字大猷書如玉素蘭芳奇而且

古

亞張

晉張華字茂先嘗謂魏武書可亞張昶而已

金錯

晉王愔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書

筆法

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

白雲

晉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焉

世重

晉桓玄字敬道嘗曰非二王法不爲世重

假此

庾翼善書兄亮字元規就右軍求書羲之荅曰惟恭在彼豈復假此

蕺山

晉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見一姥持六角扇賣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其言人競買之其書爲世所重焉

換鵝

山陰有道士善養鵝羲之往觀意悦固求市之道

士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甚以爲樂

書柱

逸少書柱作龍爪形時觀者號龍爪書

鴈行

逸少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於世比張芝猶當鴈行也

家字

逸少常書家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枕中

逸少廩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説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意趣

逸少曰吾書當求其意趣無圖其形容

書名

逸少幼學衛夫人書自謂大能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入洛見蔡邕石經張昶華岳碑始知衛書徒廢年月遂習衆體於是特妙衛夫人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見己之書訣耳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態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矣

筆陣

逸少見諸家筆論遂作筆陣圖及筆勢論

善鑒

逸少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

一行

逸少曰或書而作一字横竪得勢可滿一行

字字

逸少曰爲書字則數體皆成作一紙則字字意別

筆前

逸少曰凡書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方爲佳矣

春笋

逸少曰樹筆如春笋生於寒谷

祖宗

逸少示子敬曰吾書樂毅論乃書之祖宗耳

十遍

逸少曰凡書須十遍五疾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耳

神彩

逸少曰書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可及於古人

墨猪

逸少曰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圓潤

右軍天台子真記曰體圓則潤勢疾則澁

植槊

筆意曰謂逸少先臨吉暂次寫黄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横丁

金壺記卷上

金壺記卷中

釋　適之　撰

六帖

蔡希綜法書論曰右軍蘭亭黃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像贊陶隱居云右軍六帖者筆力豐華曲極其妙不可復得也右軍亦自評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咨嗟而言曰此神助筆也何吾力能致此乎

大名

逸少第七子獻之字子敬五六歲學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脫父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唐韋陟見懷素曰此沙門當振宇宙大名

小聖

逸少書樂毅論與子敬學自後善小眞書後謂之小聖

烏特

桓温嘗使子敬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特牛甚妙

方丈

王獻之嘗書筆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

清譽

逸少與郗愔家論婚書曰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

三世

王導王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

龍蠖

季琰行書贊曰虎踞鳳跱龍伸蠖屈

騎騾

子敬見弟季琰書乃戲之曰汝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騂騮前嘶尓

二妙

季琰謂胡昭鍾繇行書爲二妙

小令

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卒其弟珉代之時人謂子敬爲大令季琰爲小令

素拙

宋高祖姓劉名裕素拙於書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入室

宋羊欣字敬元師之大令時亦衆矣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公一人矣

得羊

羊欣師子敬書時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四聖

羊欣常謂張芝鍾繇皇象索靖書之四聖

面受

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筆法固當在欣後

天然

宋文帝姓劉名義隆善草隸行書時議以天然勝羊欣其工夫少於欣

龢表

宋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跡正行草楷紙色標軸眞僞卷數無不備焉表本行於世

王法

宋虞龢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眞本相與不疑元嘉初常索始進焉

二寶

謝靈運詩書並皆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

第一

齊高祖姓蕭諱道成字紹伯謂王僧虔曰我書何如卿對曰臣眞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眞書第二草書第三陛下無第一臣無第三又與僧虔賭書誰爲第一奏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書掌

齊高祖昔爲方伯其家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曄嘗以指畫掌畫空而已

搏狸

唐張瓌云高祖與王僧虔賭書猶雞之搏狸不自量力也

掘筆

齊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掘筆以此見容

書賦

王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

書術

宋虞龢曰僧虔尤得書術

輕微

僧虔曰飛白乃八分之輕微也

書扇

僧虔書素扇宋文帝賞之跡踰子敬

比鳳

僧虔子慈字伯寶少與從弟儉學書謝鳳子超宗嘗謁僧虔仍往東齋看慈慈正書未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比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

狼狽而出

鳳尾

齊江夏王蕭鋒字宣穎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

書塵

蕭鋒因無紙繼日畫窻塵以學其書

井欄

蕭鋒嘗倚井欄學書滿則洗之

畫地

齊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貧書竹葉及以釘畫地學書又孫敬凡畫地書眞草皆如焉

蠅頭

齊蕭鈞字宣禮嘗蠅頭細書五經一部置於巾箱皇宋徐鉉在郊州日以時俗譌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

餘霞

齊謝朓字玄暉其書若薄暮川上餘霞照人

骨力

齊張融字思光善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對曰亦恨二王無臣法也

名跡

梁蕭子雲字景喬爲東陽太守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爲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人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跡子雲乃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蟬翼

蕭子雲飛白書輕濃得中蟬翼掩素崩雲游霧可得而語哉

春花

子雲書如上林春花無處不發唐呂摠評宋儋書如春花發艷夏柳低枝

牝雞

梁武帝姪蕭諶衍字叔達嘗權衡蕭諶比二王則若牝雞仰於威鳳子貢賢於仲尼者哉

雲鵠

梁武帝評元常書如雲鵠遊天群鳥戲海

欲仙

梁武評伯英書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

芙蓉

梁武評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彩鮮明

快馬

梁武評桓玄書如若快馬入陣隨人屈曲

勁駿

梁武嘗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功踰杜烈美過崔晏富與元常爭驅並先其賞如此

蕭評

武帝子綸撰書評弟兄綱繹俱有書名於世

金書

武帝子統字德施撰張陵觀碑曰玉龜二始金書八會

過父

梁蕭特善草隸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銀書

梁陸倕字公佐撰新刻漏銘序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畫灰

梁陶弘景字通明年四五歲時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

八會

弘景眞誥曰神仙有三元八會之書

瓠史

梁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齎一瓠中有漢書叙傳僧云三輔舊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跡有異於今非隸非篆

墨彩

梁劉勰字贊曰子玄墨彩騰奮

宅字

梁劉勰曰字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

八字

梁臨川王宏子正表嘗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以玩之

飛泉

梁阮研字文幾師逸少行草書尤甚精熟若飛泉交流奔競不息

遲速

阮文幾書速庾陸東之書遲亦猶枚皐馬卿制作各盡一時之妙

四英

梁袁昂云伯英務奇元常特絶逸少昂能子敬冠世謂之四英焉

羊眞

袁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羊欣孔林蕭思話范曄

筆精

梁江淹字文通曰墨妙筆精

蘭蚔

梁庾肩吾曰伯英元常逸少分行紙上類出蘭之蚔結畫篇中狀聞琴之鶴

煙膠

肩吾曰煙膠落紙神彩欲飛

三子

肩吾曰伯英工夫第一天然次之元常天然第一工夫次之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若孔門用書三子入室矣

似玉

肩吾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貫貴乎玉小商重乎金似玉之書其爲最矣

羽毛

陳蕭引善隸書陳主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路翩翩似鳥欲飛也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發冢

陳永定二年群寇發丹陽郡墓冢獲王羲之并群賢墨跡悉發送入書府矣

面目

陳顏之推曰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無分

顏之推曰吾幼承門業加以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工夫益智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異事

顏之推曰蕭子雲每嘆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內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爲異事也

書工

顏之推曰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引遇猶爲書工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豈可不至今日耶

淵源

顏之推曰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逸少之體故是書之淵源矣

鐵限

隋僧智永人競求書及題頭其門限因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世謂之鐵門限

筆甕

智永學書退筆頭盈於數甕

下樓

智永上樓學書書成下樓

筆冢

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使埋之自爲銘誌目爲

退筆冢　唐僧懷素學書弃筆堆積山下號曰筆冢
山
僧傑
隋僧敬脫能用大筆書方丈字人有求者唯止一
字道勁而不加修飾時謂之僧傑焉
書空
隋劉仁軌工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轉
書空畫地
蟲篆
隋江揔借劉太常說文詩曰碩學該蟲篆奇文秀
鳥跡

龍魚
隋岑文本飛白書詩曰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銘石
隋僧智果工書銘石煬帝甚器之
肉骨
智果嘗謂智永師曰師得右軍肉果得右軍骨
屏風
唐太宗姓李諱世民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群臣
筆力遒健爲一時之絶
繩文
太宗制曰繩文鳥跡不足可觀

小道
唐太宗曰學書小道本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
日
金帛
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天下爭賫詣
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褚遂良嘗備論所出
之文一無舛誤
陪葬
太宗曰蘭亭序羲之用蠶繭紙鼠鬚筆乘醉興而
書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宮語高宗
曰若得蘭亭序陪葬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論書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
曰褚遂良下筆遒媚勁健甚得王逸少之體焉
登床
太宗工王羲之書嘗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帝操
筆作飛白書賜群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唯常侍
劉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帝曰嘗聞婕好辭輦今見
常侍登床
形勢
太宗曰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骨力
而形勢自生

新奇

太宗工飛白書別立其意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群臣無不下拜啓請焉

四字

太宗爲飛白書鸞鳳蟠龍四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朔旦舊俗必用衣及物相賀朕今各賀卿飛白書

紅葉

唐鄭虔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張顛

張旭嘗謂崔邈顏眞卿曰吾始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爲張顛

變化

張旭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

報章

張旭草書爲世所重有人家貧因卜旭爲鄰日數四致簡於旭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後獲富足焉

古肥

張旭曰鄙之書謂之古肥張旭書謂之今瘦古今旣殊肥瘦相反

畫龍

張旭曰子敬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學元常者畫龍余雖不習久得斯道矣

畫沙

張旭謂顏眞卿曰余得筆法於老舅陸彥遠遠曰褚河南用筆當如印泥後經沙地間以利鋒畫沙有勁險之狀方悟其筆眞草悉如之子宜書紳耳眞卿再拜而受之

傳旭

旭曰筆法自羲之傳永師永師傳彥遠彥遠傳旭

旭曰其中更有妙道不可傳但得其妙方自悟耳

一壁

吳道子張旭裴旻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公劍舞一曲張生草一壁吳道子畫一壁都人於一日間獲覩三絕

題梁

唐徐安貞久居中書省恐其罪累乃逃隱於衡岳山寺爲掇疏行者而病啞不言數年後因修建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梁而過掌事怒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願試之及題數行群僧皆

悦因遺書之時李邕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
公在此

題額

鍾紹京曰天后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諸宮殿門
額皆紹所題

蒸青

唐李嶠字巨山題西洛三會寺詩曰竹是蒸青外
池仍點墨餘寺僧云寺堂本昔蒼頡造書堂

畫腹

唐王承烈嘗自比虞世南亦不臨書但心準目想
而已聞虞卧被中嘗以手畫其腹與余同志也

龍光

唐歐陽詢通書隨運變化爲龍爲光

芳煙

徐摛詩曰纖毫奉積潤弱質散芳煙

蕭齋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尚
存焉唐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都匣於小亭曰
賓愛玩號曰蕭齋

相類

唐高正臣書迹與張懷瓘父相類凡互換其迹各
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彊

鼠壞

陸柬之與高正臣書告身高嘗嫌之不將入箱帙
中後爲鼠壞之因示之懷瓘笑曰此鼠猶解正臣
意耳

十書

張懷瓘論十體書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
書章草書行書飛白書草書

神品

張懷瓘曰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靖
各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
少父子各得其五五者草隸行書八分飛白是也

神章

懷瓘古文贊曰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一人

懷瓘謂鍾繇書曰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美人

褚遂良書如美人嬋娟不勝羅綺

片素

褚遂良曰鍾張之迹不盈片素

春林

褚遂良書如春林之絢彩賀知章字維摩書亦如
春林之美

把筆

隋猛將來護兒子恒與濟皆負書學仕唐名邁故陸元方曰來護兒兒把筆而虞世南男帶刀物極則反一至於此也

寶章

王方慶上天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敘其事以賜之舉朝為榮

萬計

唐鍾紹京曰十七帖草書是右軍真迹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能楷書僧智辯摹之上賜辨一本令使行於世辨沒僧曇昉得之未嘗輕示於人予知之切就昉求出於萬計數年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首有十七日以此為十七帖名

雙絕

天后詔殷仲容題資聖寺額王知敬清禪寺額當時謂之雙絕

碎玉

唐王知敬書如碎玉殘金焉

金壺記卷中

金壺記卷下

釋　適之　撰

薛魏

唐魏叔瑜字思瑾善草隸書嘗以筆意傳次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三歲

唐元希聲年三歲善草隸書客有聞而試之公援毫立就動有楷則當時稱為神童焉

四子

懷瓘曰昔文皇帝好書有詔賞虞世南同時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皆逸氣飄聲唯四子而已

拔茅

懷瓘曰草書狀拔茅連茹上下不斷耳

北面

唐杜審言字必簡善五言詩工書翰嘗謂人曰吾篇章合得屈宋作衙隊吾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耳

奇古

唐李漢黃公記曰絳州道士觀有碧落天尊像者琢石為之其背篆書六百三十九字文是永隆中孝子李譔為妣建也蹤跡奇古妙絕世傳

外物

唐明皇諱隆基親書西岳碑文刺史徐知仁上言曰親透綵筆寫在香牋隨手生姿入神變態勢如飛動妙絶古今諒得自然豈因外物

眞跡

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攻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書石

唐張廷珪工分楷李邕凡撰碑文必請廷珪書石

論筆

唐王維字摩詰弟縉字夏卿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預焉

狂客

賀知章字維摩自號四明狂客每興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報云十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爭功非人力所到也

牋翰

知章書好事者惜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而寶之

烏飛

知章嘗與張旭游於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屛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雖古之張索不如也然旭過於知章焉

精翰

徐浩字季海唐明皇肅宗皆以精翰寵遇罕與爲比

秋蛇

太宗謂梁蕭子雲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烜爀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凡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爀著名帖也

書錢

唐歐陽詢書開元通寶錢合八分篆隸三體其字當時稱工

不寐

歐陽詢因見右軍教獻之書指歸圖一本以三百縑購之而歸賞玩經月喜而不寐焉

勁險

歐陽詢書筆力勁險爲一時之絶人得尺牘爲楷範焉

奴書

歐陽詢曰學而不變謂之奴書

卧觀

歐陽詢因見道傍索靖碑初唾之而去後復來觀玩無已於是鋪氈卧其下觀三日方去

武庫

歐陽詢書如武庫之森森然高麗國甚重其書遣使求之高祖嘗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蠻夷耳

如意

歐陽詢書不擇紙筆皆能如意

剛柔

唐張懷瓘論歐虞書虞則内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而以虞書為優

力敵

張懷瓘曰歐之與虞可謂氣均而力敵亦猶韓盧追東郭之逸也

竹箭

虞世南字伯施書如東南竹箭之美

一絶

虞世南太宗稱有五絶詩翰居其一焉又宋令文有三絶書居其一焉

吞筆

虞世南曰余昔夢吞筆後夢張芝指為一道字方悟其書也

蟲網

虞世南曰謂行書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耳

若輪

虞世南曰凡書若輪之義行而不斷

游絲

虞世南曰凡行書如空中游絲斷而復續

妍捷

唐裴行儉字守約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及世南耳

妍力

唐許圉師曰魏晉已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力而少妍子敬妍而少力

藻翰

唐房喬字玄齡工書圖形於凌煙閣贊曰才兼藻翰思入機神

得薛

褚遂良書跡競貨於市有買者因得薛稷書時人謂曰買褚得薛亦不落節故薛師於褚也

金價

唐孔若思有人賫褚遂良書迹數巻遺若思唯受其一巻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盡取若思曰價若此金此亦為多矣

五千

褚遂良問虞世南曰隋僧智永書何如世南荅曰其書一字而直五千豈可學也

僕隸

懷瓘曰羊欣居草書之列爲僕隸焉

華實

懷瓘謂篆籀爲實草隸爲華精窮於實者籀斯妙極於華者羲獻

紫煙

懷瓘隸書贊曰乍發紅燄旋凝紫煙

流霧

懷瓘飛白贊曰浅若流霧濃如屯雲

雲虹

懷瓘行書贊曰雲虹照爛

隸捷

懷瓘曰章草即隸之捷者也

合道

懷瓘曰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其合乎道

秀傑

懷瓘曰子敬沒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隸體彌尚靈運尤爲秀傑

嵇草

懷瓘曰因得叔夜草絶交書一紙有人以逸少書兩紙易之惜而不與後於李造處見嵇全書方知嵇公生平氣宇若與面焉

如馬

懷瓘曰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

書困

懷瓘曰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

踈密

懷瓘曰書者猶人相知始踈而終密則大同始密而終踈則大異故小人甘以懷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豁目亦猶鄭衛之在聽焉

朶雲

唐韋陟署名如五朶雲

三昧

唐僧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書三昧

書牆

懷素時或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無不書之

芭蕉

懷素貧無紙書嘗於里地種芭蕉萬餘株以供其揮灑焉

醉僧

懷素嗜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凡一日九醉時人謂之醉僧書

漆盤

懷素嘗書不足乃漆一盤及漆一方版揮盤洗板後皆穿穴

孤蓬

懷素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鄔彤授其筆法鄔曰昔張旭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余師而為書故得奇怪書大復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

夏雲

顏真卿問懷素曰師於草書莫有所得對曰貪道觀夏雲多奇峯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復見壁坼之路一一自然顏曰草聖之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藏真

唐陸羽字鴻漸撰懷素傳曰師揮纏灑縞莫如其數得非名懷素也凡人真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真得非字藏真耶

皮膚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藏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識君子以徐得右軍皮膚眉目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也所以不似耳

如斗

唐李白字太白贈懷素歌曰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

霧散

李白從弟令問嘗目白曰兄心肝五藏皆錦繡耶

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耳

碧落

唐李陽冰見碧落像篆藂異服膺卧于像下旬日卒不得其影響大熟中以椎椎之今有損處若拳者李譔自書世謂碧落碑

龍虎

李陽冰篆如龍如虎雨集風馳識者謂之蒼頡後身

字寶

唐舒元輿志陽冰篆曰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

玉筯
舒元輿曰秦丞相李斯變頡籀文爲玉筯篆體
篆室
李陽冰弱冠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李斯
相見
六幅
舒元輿曰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眞跡遺在六
幅素上者遂請歸家堂張之見虫蝕鳥步痕迹若
屈鐵石陷入室壁焉
筆虎
李陽冰尤精書學其毫駿墨勁當時人謂之曰筆

虎
百字
李陽冰曰凡用筆惟己自持勿傳他手其書興來
不過百字
布碁
李陽冰曰夫點不變謂之布碁畫不變謂之布筭
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四龍
唐張從申弟從師從儀從約書皆得右軍之風規
謂之四龍
意態
唐竇永字靈長字格曰意態者回翔動靜厥趣相
隨
枯槁
竇永字格曰枯槁者欲北還南氣脉斷絶
老成
竇永謂齊阮研書筆有老成
古劒
唐呂揔評李陽冰書如古劒倚物力有萬夫秦斯
之後唯一人而已
雪柏
呂揔曰薛稷書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蟲木
呂揔曰韋陟書如蟲穿古木鳥踏芳枝
三峯
呂揔曰李邕書如華岳三峯黃河一曲
花蕚
呂揔曰顔眞卿書如神劒摧鋒仙花發蕚
霜秋
呂揔曰鄭虔書如風偃霜秋霞催月上
淵月
呂揔曰關操書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
揚鷗

吕揔曰賴文雅書如騰沙虧霧飛浪揚鷗
新意
吕揔曰張懷瓘書如舊跡繼出新意頗多
走兔
吕揔曰鄔彤書如寒林棲鵶平岡走兔
龍潛
吕揔曰陸曾書如驚波魚躍淵水龍潛
春鷺
吕揔曰沈益書如春鷺窺波秋蛇赴穴
萬變
吕揔曰釋懷素書如拔毫一揮隨手萬變又李陽
冰志於古篆殆三十載隨手萬變任心有成
枯松
唐陸贄謂書曰直若枯松曲如壯鐵
爭名
唐劉禹錫字夢得謂書曰魏晉宋齊閒亦嘗尚斯
藝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曲藝
唐白居易字樂天謂書老曲藝也
鸑鷟
樂天謂鸑鷟友鵠並爲書勢
鐵索

韓愈字退之石鼓歌曰金繩鐵索鏁紐壯古鼎躍
水龍騰梭
俗書
退之石鼓歌曰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
鵞
旭心
僧高閑學張旭草書韓退之序送云今閑之於草
書有旭之心哉
筆諫
唐柳公權字誠懸穆宗即位入奏事召見謂公權
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問公權筆何盡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爲之改容知其
筆諫
三朝
柳公權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
侍書
柳公權兄公綽在太原致書於宰相李宗閔曰家
弟苦心詞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皆工祝心實恥
之乞換一散秩乃遷右司郎中
一家
柳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
一家

不孝

當時公卿大夫家碑版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爲不孝

柳書

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六體

柳公權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

殿壁

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

五學士皆屬續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詞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嘗觀之歎曰使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捧硯

公權轉少師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一紙眞書十字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字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彩瓶盤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之

圖書

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書勲戚家碑歲積巨萬多爲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盃羽化耳不復更言所寶唯圖書筆硯自扃鐍之

行筆

柳仲郢論蒙公綽之子節九經三史魏晉已下南北史分門上下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行筆

精捷

李賀字長吉其手筆精捷

密指

唐盧肇書旨曰虛掌密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焉

鵲勢

唐李商隱字義山啓謝人碑曰躍商野之魚形起雕陵之鵲勢

袖迹

唐裴休字公美早肆業於河內後登顯位建寺於彼曰爲北成寺後授太原節鎭經由是寺寺僧粉壁陳筆硯俟公親題之公神色自若以衣袖揾墨以書之其迹遒健及歸侍婢訝其沾渥公曰比以

代筆來

書巖

唐末桂州草書嵒僧雲嶮學羲之書曾居於此

書淫

前蜀王氏朝僞相王鍇字鱣祥家藏書二千卷一一皆親迹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檐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近代書字之淫者也

爪跡

僞蜀士人馮侶能書得二王之法然以二指掐管而書每故筆必二爪跡可深二三分斯書扎之異也

跙跒

僞唐李建勲有詩一絕送入分書與友人曰跙跒爲詩跙跒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二篆

宋徐鉉字鼎臣陳彭年撰公集序曰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

稱絕

李至楊徽之張洎祭徐公文曰篆籀稱絕典謨得體

五筆

貫鄉夢人求易其頭明朝不覺人見悉驚走獨自陳乃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兩足手口并奮五筆書成文詞各異焉

偃波

虞摯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告下用偃波書漢用尺一之簡是也

穴硯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居山數年自以其藝成遂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其人及至山下絕無所付其篋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硯僅十枚此人方知其師風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

膺至白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唐李義山與柳公權書曰白首何入墨池誰子此之謂也

尺素

文選古詩曰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蓋多書於絹也

袖字

文選詩曰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竹素

文選曰古人所用書之者也

鶴頭

文選曰古者用鶴頭書版以招隱士

噴墨

神仙傳曰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其字竟紙各有意義

花篆

河東山循所作

巧拙

時人咸曰兔毫無優劣人手有巧拙

雲脚

帝王七聖記曰題崑崙室字方一丈其體四合垂芒雲脚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有雲脚體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

蹲鴟

書法曰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似蹲鴟或如瓜子焉

柱鳥

書法曰立人之法如鳥存柱上

將軍

凡書乃文翰之將軍也直宜持重

蠆尾

書論曰蠆尾勢者謂駐鋒後趯也

金壺記卷下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金壺記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僧適之撰適之始末未詳案拾遺記載周時浮提國獻書生二人有金壺壺中墨汁灑水石皆成篆籀或科斗文字記之取名蓋出於此適之原有金壺字考一卷取書之異音者以類相從標題二字而音其下其書具有條理是書雜述書體及能書人名乃頗爲蕪雜如項籍記姓名揚雄心畫之類雜敘於五十六種書體內殊爲不類又皆不著出處亦乖傳信之道也

畫繼補遺二卷

〔元〕莊肅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四年黃氏醉經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畫紀補遺二卷元畫紀一卷》提要

畫繼補遺序

予自齠齔及壯年嗜畫成癖每見奇蹤古蹟不論價之有無傾囊倒篋必得之而後已否則悒悒若有所遺失致為親朋之所竊笑今老矣平生所藏固不多而所見亦不少第恨炎宋中興以後畫手率多務工取巧而行筆傅彩不逮前人然姓氏科目安可廢而不書矧唐有畫錄畫品畫斷五代有畫補宋有畫評畫誌畫史畫譜畫繼不特徒識姓名其間亦寓貶褒予不自揆輒作畫繼補遺斷自紹興終咸德祐分為二卷上卷載搢紳暨諸僧道士庶下卷載畫院衆工貽諸同好不無脫畧幸博聞君子為補成之大德二年戊戌立夏一日

吳郡蓼塘莊肅幼恭序

畫繼補遺卷上

宋高宗天縱多能書法覓出唐宋帝王上而於萬幾之暇時作小筆山水專寫煙嵐昏雨難狀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予家舊藏小景横卷上親題西湖雨霽四字又二扇頭其一題一聯曰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晴其二曰子猷訪戴極有天趣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登進士第仕至從官畫山水人物好作枯槎老樹怪石奔湍嘗見其畫范蠡載西施圖予家亦有早行圖頗多古意

郭思熙之子亦善畫徽宗稱熙能教其子以儒業起家仕至

學士予嘗見其崇觀中應制畫山海經圖其中瑞馬頗得曹韓遺法

程若筠政宣間汴京太乙宮道士善作古木老棘殊峭勁兼寫翎毛疏渲頗工徽宗甚稱賞之

道士蕭太虛與若筠同時善作墨梅每畫酒用濃墨先作枯枝梢後於其上幹暈梅花有山林清幽氣象予舊藏四友圖小横幅誠為可愛

楊季衡洪都人逃禪居士无咎之姪也畫墨梅得家法又能作水墨翎毛補之畫梅須於枝杪作回筆似有含苞氣象季衡欠此生意耳同時有湯叔雅乃无咎之甥又有劉夢卩者

亦鄉里親黨俱寫墨梅蓋皆補之流派也

僧梵隆字茂宗吳興人也描寫佛像筆法甚逼龍眠高宗極喜其畫每見輒題品

僧超然不知何許人善作山水其峯巒石頭酷似郭熙至於屋宇林石坡灘水口筆法孱弱與巨然殊不相類今人多以巨然超然連稱莫曉所謂

趙伯駒字千里宋太祖七世孫建炎隨駕南渡流寓錢唐善青綠山水圖寫人物似其為人雅潔異常予與其曾孫學士交㳺頗稔備道千里嘗與士友畫一扇頭偶流入廂士之手適為中官張太尉所見奏呈高宗時高宗雖天下俶擾猶孜

孜於書畫間一見大喜訪畫人姓名則千里也上憐其為太祖諸孫幸逃北還之難遂并其弟晞遠名見每稱為皇姪仕至浙東兵馬鈐轄而享壽不永終於是官故其遺蹟於世絕少予嘗見高宗題其横卷長江六月圖其有重北苑王都尉氣格

趙伯驌字晞遠千里之弟與兄齊名山水林石則所不及至若寫生花卉蜂蝶則過之作人物亦潔雅佳公子也仕至觀察使嘗奉使金國後因其子師翠登第官至八座恩賜少師領節鉞

王定國汴都人隨吳郡王渡江居臨安工畫花鳥學二水筆

法傳色輕淺人所不及後吳王奏薦入仕賜金紫

馬和之字則未聞錢唐人世傳其習進士業善做吳裝孝宗甚喜之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寫圖頗合上意畫蹟留人間極多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故其間亦有踈闊處

顧興義錢唐人學馬和之畫傳色則庶幾筆法殊不逮然得意處亦能亂真

趙大亨乃二趙皁隷每供其昆仲研朱調粉遂亦能畫時人以其肥偉目為趙大漢自耻其俗因就名大亨昔有畫人劉夢松者因短視人目為劉夢松曰曚諫後遂就名曰夢松是欲音訛以蓋其醜惡耳大亨之畫至得意處人誤作二趙筆

蹟倍價收之

衛松亦二趙昆仲之皁隷嘗供役使遂多獲其遺藁且熟識其行筆意及傳色製度與趙大亨每做二趙圖寫皆能亂真

單邦顯吳郡人學千里晞遠畫林木山水則不然惟花卉蜂蝫粗可彷彿

老戴忘其名吳郡崑山人亦學千里晞遠畫與單邦顯適正相反林木山水可追蹤趙大亨衛松花卉則謬甚

趙子雲江西人能作一筆畫凡寫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則如草畫符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爾

狀元黄尚書夫人胡氏自號惠齋居士知書能吟善琴奕好作墨梅頗有二楊之趣

陳容字公儲自號所翁福唐人能文善畫水龍得變化隱顯之狀罕作具體多寫龍頭每畫成輙自題跋他人不可假也登進士科仕典州牧

僧法常自號牧溪善作龍虎人物蘆雁雜畫枯淡山野誠非雅玩僅可僧房道舍以助清幽耳

陳珩字用行號此山所翁之姪亦善畫龍水時亦作水墨翎鵲極有生意仕至朝郎頗得時名

趙孟堅字子固宋太祖十一世孫仕至郡守寓居嘉禾海鹽好古博雅工畫水墨蘭蕙梅竹水仙遠勝着色可謂善於寫

生

俞徵字子清自號且軒吳興人仕至刑部侍郎為人精悍簡約守正不阿作墨竹得文蘇二公遺意極清致

畫繼補遺卷上

畫繼補遺卷下

李唐字晞古河南人宋徽宗朝曾補入畫院高宗時在康邸唐嘗獲趨事建炎南渡中原擾攘唐遂渡江如杭貧緣得幸高宗仍入畫院善作山水人物最工畫牛予家舊有唐畫胡笳十八拍高宗親書劉商辭每拍留空絹俾唐圖畫亦嘗見高宗稱題唐畫晉文公復國圖横卷有以見高宗雅愛唐畫也

蕭照世傳建業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中原兵火流入太行山為盜一日羣賊掠到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遂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即辭羣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

唐感其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後亦補入畫院照比唐筆法瀟洒超逸予家舊有照畫扇頭高宗題十四字云白雲斷處斜陽轉幾面遥山献翠屏

周儀不知何許人徽宗朝圖畫院祗候善寫人物世傳千里晞遠常師之謹守法度甚雅潔

吳炳毘陵人工畫花果禽鳥真能寫生可奪造化

林椿錢唐人工畫翎毛花卉可亞吳炳且傳色得法但描寫差弱耳

李崇訓紹興隨朝畫手工畫道釋人物鬼神雜畫傳彩精妙高出流輩

李嵩錢唐人少為木工頗遠繩墨後為崇訓養子光寧理三朝畫院祗候得崇訓遺意雖通諸科不備六法特於界畫人物粗可觀玩他無足取

劉思義紹興隨朝畫手專畫青緑山水拙於布置却善傳彩然亦不[illegible]

陳善紹興間畫手學易元吉畫獐猿禽鳥花果頗能逼真傳色輕淡過於吳炳林椿堪裝堂飾壁

馬興祖河中人賁之裔孫紹興間隨朝畫手工花鳥雜畫高宗駐蹕錢唐每獲名蹤卷軸多令辨驗

顔亮胡舜臣張浹張著俱郭熙門弟子畫山水樹石各得一

偏亮則能作大幅巨軸浹善布置好作盤車圖著畫重山疊巘頗繁冗舜臣謹密優於三人雖皆不逮熙然後人亦無及者

楊士賢亦郭熙門弟子工畫小景山水林木勁挺似亦可取然峯石水口實不逮熙筆予家舊有士賢畫一雪景横卷高宗題作溪風飄雪可見聖人酷嗜好

閻仲紹興間畫院祗候工山水雜畫但存其名不見其蹟縱見亦粗俗似不足傳

閻次平弟次于皆仲之子亦占籍畫院寫山水小午彷彿李唐而趺不逮意次于又不及其兄

王訓成紹興間畫院祗候畫山水人物描寫粗惡可眩衆俗耳

魯宗貴紹興畫院祗候專寫花竹飛禽馳獸特於雞雛鴨黃畧有生意

韓祐紹興畫院祗候專門花鳥較之一時流輩祐畫頗覺版實

朱光普汴都人隨駕南渡補入畫院學左建畫邦田樂及農家迎婦擊壤等圖流傳於世

朱銳畫院祗候工山水人物馳馬雜色好寫羅網圖臘雪圖形容布置曲盡其巧

朱森銳弟也亦工雜畫布置行筆俱不逮於兄

楊公傑不知何許人畫小景禽鳥甚得幽閑之趣

李迪錢唐人孝光寧畫院祗候工雜畫然寫飛走花竹頗有生意其於山水人物皆無所取焉

李瑛李璋俱迪之子家傳畫院祗候花竹禽獸能守乃父格法

李安忠錢唐人與李迪同時畫院祗候亦畫飛走花竹差高於迪特工畫捉勒得其鷙猛及畏避之狀

李公茂安忠子也傳父畫飛走花竹不逮父甚遠

張訓禮舊名敦禮後避光宗諱改名訓禮學李唐山水人物恬潔滋潤時輩不可及

劉松年錢唐人家暗門時人呼為暗門劉畫院祗候工畫道釋人物山水頗恬潔與張訓禮相上下但平坡遠岸不及之尓

馬遠即馬興祖之後充圖畫院祗候家傳雜畫然花鳥則庶幾其所畫山水人物未敢許耳

馬逵即遠弟也與遠齊名但畫禽鳥疏渲極工毛羽燦然飛鳴生動殊過於兄其他皆不逮

馬麟遠之子也亦工雜畫不逮父叔遠愛其子多於已畫上題作馬麟蓋欲其子得譽故也

馬公顯遠之孫也傳家學畫不逮厥祖特於布置可觀蓋得祖父之遺蘖耳

張紀錢唐人李迪高弟工畫飛走花竹不及乃師

朱紹宗工畫人物猫犬描寫精神隸籍畫院遠過流輩

王宗元不知何許人家居石橋人遂名為石橋王專學惠崇作池塘小景頗有野趣

戚仲畫院祗候畫山水平遠頗工常於畫上反手題其名字

周詢錢唐人工畫界畫樓臺占籍后邸少與人畫以是流傳不多

朱懷謹錢唐人工畫小筆山水謹守規矩殊欠脫灑

貫師古錢唐人畫院祗候畫人物頗稱停得其閒逸自在之
狀他則不聞
梁楷乃貫師古上足亦隸畫院描寫飄逸青過於藍時人多
稱賞之
王友端不知何許人工畫獵犬得其搖尾乞憐之態每恨世
不多見
毛益吳郡崑山人後入畫院善畫翎毛花竹頗工疏宕似欲
飛鳴
秦友諒毘陵人少為縣吏善畫草蟲其花卉未可言工特於
蟬蜨之類傳色輕妙時人頗稱之

樓觀錢唐人學馬遠畫山水人物尤甚麄俗時人以其師承
祖父遺藁布置得趣亦有愛之者
蘇漢臣錢唐人畫院祗候工畫佛道神像嬰童人物種種臻
妙
徐珂蘇漢臣之壻也學婦翁畫人佛雖得遺意頗能描寫其
傳色則不及
夏珪錢唐人理宗朝畫院祗候畫山水人物極俗惡宋末世
道凋喪人心邊草珪遂濫得時名其實無可取僅可知時代
姓名而已子森亦紹父業
黃宗道工畫番騎雖不逮瓌虔戩鈐亦得族帳部落放牧景
意平常多作李陵陷番蘇武還漢等圖傳於世
陳居中亦工畫番騎人物可亞宗道
王輝錢唐人理宗朝畫院祗候畫道釋人物頗工嘗用左手
描寫人遂目為左手王家子用之繼父業
李東不知何許人理宗朝時常於御街鬻所畫多畫邨田樂
嘗醋圖之類不足以供清玩僅可娛俗眼耳
畢生文簡公諸孫寓居吳郡工畫牡丹甚有生意無子有壻
姚亨能繼其業
馮生文簡公族孫自號怡齋寓居吳郡工畫荷花作風晴老
嫩四景每花盛開雖遇風雨亦頂笠披簑佇立池邊觀其變

態以資畫筆其留心若此遂得時名
頫輝字秋月廬陵人宋末時能畫山水人物鬼神士大夫皆
敬愛之
令穰字大年趙藝祖五世孫也官至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榮國公游心經史戲弄翰墨尤得意
於丹青之妙
令松大年弟也亦善丹青調麝媒作花果尤善作狗意態逼
真

畫繼補遺卷下

黃君梆升以明人羅汝文所書畫繼及補遺一書眎予予以汲古閣本畧校一過其補遺二卷津逮祕書所無乃元大德間莊肅幼恭所著者始自紹興終於德祐百四十餘年間復得八十餘人為之補其遺漏其中有與畫繼相同者如千里晞遠令穰令松之屬其說不妨兩存余既鈔録以附公壽畫繼之後并從臾黃君付諸剞劂以公同好焉

乾隆已酉竹房吾進書

右畫繼補遺二卷元吳郡莊肅幼恭所撰斷自紹興終底德祐網羅姓氏以補鄧公壽畫繼之所未備焉畫繼已有刊本行世而補遺一書向無傳本即諸家書目中亦未之見戊申中秋仲借鈔於查氏顧顧齋為明人羅鳳汝文手鈔本也其自序云上卷載搢紳諸僧道士庶下卷載畫院衆工然畢生以下諸人似非畫院中者乃列下卷之末疑有錯誤令彙別本校正不敢妄為改易云

乾隆己酉夏五月海鹽黃錫蕃識於醉經樓

畫紀補遺二卷元畫紀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宋高宗以後元至正以前諸畫家頗多舛錯如馬遠之父名公顯兄名逵乃以遠為逵之弟以公顯為逵之孫并云傳家學不逮厥祖顛倒甚矣其他脫漏更指不勝屈也

法書通釋二卷

〔明〕張紳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法書通釋二卷》提要

法書通釋目錄

卷上

八法篇第一

結構篇第二

卷下

執使篇第三

篇段篇第四

從古篇第五

六式篇第六

辯體篇第七

名稱篇第八

利器篇第九

總論篇第十

法書通釋卷之上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華亭眉公陳繼儒　同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

八法篇第一　偏旁附

八法之道肇自隷楷崔蔡鍾張皆祕其說二王之後傳之永師降及歐虞尤宗其法誠以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八法者永字八筆是矣一曰側二曰勒三曰努四曰趯五曰策六曰掠七曰啄八曰磔而八法之外亦有增明故衛夫人筆陣歐陽率更八訣翰林密論廿四條學者不可以莫之攷也今於八法之下以類比附亦自簡而詳由約而博之義

丶側者點也而謂之側者側下筆使筆鋒右顧審其勢而側之故名若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蹲鋒向背之勢矣其法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頻向右以大指齊頻作報荅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所謂三過筆也○側不可平其筆就右爲之又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大反揭則稜利矣又云側蹲鴟而墜石側不媿臥

一勒者横畫也而謂之勒者謂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成矣若止言畫處不在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其法頭傍鋒仰策次迅又言仰筆覆收又言鱗勒法須仰收（右予上宜用之筆）詳其旨意盖有御勒之義豈得稱畫耶三昧云初落筆鋒向左急勒回向右横過至末復駐鋒折回其勢首尾俱低中高拱如覆舟様故曰勒常患平又云勒緩縱以藏機又云勒不得臥其筆中高兩頭下以筆心壓之

丨努者中心竪畫也而謂之努者竪筆微努近左然後趯筆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竪畫也三昧云初横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

行勢須作埡胸而立末駐鋒收向上此垂露法也末鋒駐而不收引而伸之此懸鍼也又云弩彎環而勢曲努過直而力敗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亅趯者挑也而謂之趯者其法借勢於努蹲鋒得勢而出期於倒收若跳踢然忌於平出故不言挑也直曰趯橫曰挑今按蘭亭事字是挑殊字是趯然必此二字用之為宜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宜蹲而勢生趯須蹲鋒得勢

而出出則暗收

㇀策亦畫也不言畫者其法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有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者勒則兩頭下中高策則兩頭高中下今按勒者使之回策者使之進其意深矣(策名折異畫)唐太宗云策者仰策仰收又云策依稀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下以筆心舉之

ノ掠者拂也撇也而謂之掠者側鋒左出借勢於策迅筆左出疾有準取其勁險盡而為撇拂則輕薄無此肥厚矣(鳥疾水木左出皆是也)○今按掠有按帚着地之勢又名分發右軍云陸斷犀象歐陽率更云利劒斫斷犀象之牙三昧云斜懸而末鋒飛起左字斜硬右字腕轉又云厥居戸在從撇又乂文支橫撇又有鄉撇○首向右尾左出也又云掠彷彿以宜肥掠左出而輕鋒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

ノ啄者亦撇也不言撇者取鳥啄物之義今按

筆鋒及紙為啄㝡善狀啄勢非撇所能(白鳥字頭斜拂是也)三昧云下筆駐鋒後即出名啄又云啄騰凌而速進啄倉皇而疾掩啄者如禽之啄物立筆下罨須疾為勝

㇏磔者波也而謂之磔者微直曰磔橫曰波耳其法趯筆戰行不徐不疾欲盡復駐勢是以磔開其筆或出鋒或藏鋒由心所好今按磔者開也張也在字中此筆開張也鍾書磔筆須三過折蓋起筆微仰中則平末則起自然

三折有波浪之勢令人作意爲三折狀惡俗不可師又曰磔抑趞以遲移磔趯趞以開掌磔者不疾不徐戰去而欲倦復駐而去之鍾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

崔子玉八法陰陽遲速論云側筆者左揭腕蔟鋒著紙爲遲澀廻鋒覆蹤是峻疾〇勒筆者鱗筆右行爲遲澀廻筆左勒是峻疾〇努筆旨搶鋒逆上頓挫爲遲澀努鋒下行是峻疾趯鋒者蹲鋒於努畫之中衄挫取勢爲遲

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〇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廻鋒仰策是峻疾〇掠筆者右激逆搶爲遲澀左揭腕右掠是峻疾〇啄筆者左臥筆挫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罨是峻疾〇磔筆者緊趯戰行爲遲澀勢極磔掣右出是峻疾

顏魯公八法頌云側蹲鴟而墜石〇勒緩縱以藏機〇努彎環而勢曲〇趯峻快以如錐〇策依稀而似勒〇掠彷彿以宜肥〇[illegible]啄騰

騰凌而速進〇磔抑趞以遲移

擲郴州八法頌云側不媿臥〇勒常患平〇努過直而力敗〇趯宜存而勢生〇策仰收而暗揭〇掠左出而鋒輕〇啄倉皇而疾掩〇磔趯趞以開掌

張懷瓘石論云側蔟鋒向紙揭腕收蹤〇勒鱗筆右行其鋒豎入〇努搶鋒前入磔筆下承〇趯蹲鋒上出險勢旁分〇策揭鋒右上收筆半蹔〇啄挫鋒不豎取勢非遲〇掠鋒雖

右入險自左來〇磔筆緊勢峻鋒出意收

、點法磊磊似大石當衢又云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鶚口尖如鼠矢又有半蟻宜字上用之爲辨其旁點也丁頭宣字上宜用之蠆尾亭字丁字穿字下是打點單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皆審其所宜而用之故右軍云點不變爲布棋也點者字眉目全藉顧盻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異用筆之法須有三過之意大抵不遠於側又云

點要重實如綿裹鐵三昧云點有尖禿斜正隨字勢而用之

∨仰三角點丶覆三角點用於勢當俯仰者氵旁三角點用於直波點水丶直三角點丨直四角點用於宀乎丷亂四角點起於蘭亭茂字丷斜角點用於立年羔美等字丶長鼠矢點用於長使吏更丶短鼠矢點用於夾奚契灬三往一復點灬向背點兩旁分八字相向與中帶相背立勢灬覓橫波點灬促橫波點皆用於下四點灬急雁陣點灬寬雁陣點用於燕然樵三字外不可用⺀⺀順兩對點用於乘巫飛明等字⺀⺀物兩對點用於米乘兆等字上小字用於光當尚堂等字下小字用於示系上八字用於曾公下八字用於具只丶垂露點用於宁穴字灬顧盼點用於州字心字灬開三點用於系灬欽三點用於乎字彡橫三點用於龍字也鍾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散水法上衂側中偃下潛挫趯鋒 黃庭樂毅同此法

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意要遞相顧異若頭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內相屬附爲上中潛鋒暗衂下峻趯潛遣氵鍾法也三昧云散水沙汰江河濁隔水流滿波激又云直波

氵冰法上衂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並連衂側輕揭則牽字左右用之草法則借勢捷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灬列火法衂鋒暗築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低背潛衂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鍾書然字用之姜堯章云一點起兩點帶一點應

灬聯飛法暗衂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樂毅論燕然等字用之又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勢萮中斷也右軍云烏字下點欲急如烏之脚急乃取形勢也

宀顯異法 宀俗云頭 蓋言宀字三點也點駐鋒左右

挫鋒横畫按筆勢須相順又上側横畫勒左
儓筆擺鋒(竪策為儓)右峻啄輕揭出告誓寶字虞
永與常守之今按名顯異三點各顯其異也
容寶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上
長下短
〃八曾頭其脚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左啄而
右側其脚用左○右○按此當云羊頭其脚
益曾頭與其脚同别有從頭侖脚與此有異
○二暗筞法取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筞

月其字内兩點是也今按非勒非策又非仰
畫覆畫取名為暗䇲用筆可知或曰衮筆法
謂令今字下點須按鋒上下㞣衄之
一畫法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作横畫
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郎斜指擡筆上若
作勒法郎用中指鈎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
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
不同又儓筆法初竪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
左鍾書宣示字長畫故右軍云畫不變為布

筭也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均淨有起有
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三昧云智永世
南上而鍾王多用篆法畫歐褚薛多用隷法
畫祕訣云横畫須直入筆鋒竪畫須横入筆
鋒此不傳之妙三三畫法上潛鋒平勒中背
筆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遁相解摘黄庭三關
字用卓法上衄側中策下奮筆横飛名遁相
聳峙凡横畫多則用之永師謂隔仰隔覆並
字是隔二疊字是隔三須仰覆用之唐太宗

云上平中仰下覆(春王生字是也)若兩畫並上仰下
覆上字是也鄉背法川鄉筆如日字川背筆
如月字
丨竪儓法擡筆竪策挫鋒上下竪直(尚字等字用之)今
按密論特舉此條者以其非努非竪亦非懸
針垂露故别此法名竪策緣策末稍瘦與此
相似也翰林隱術云儓筆須擡筆竪策之鍾
書上字常用之
〃奮筆法左側而獨立中衄折而右鈎鍾書宣

示字用若中竪則左右暗衂而潛趯又簇鋒
健進爲糸字下三點也今按簇鋒健進指行
草也故名奮筆翰林隱術云奮筆勢險策是
也草書一二三字用之
丨懸針法如長錐綴地蘭亭年字盡其勢口訣
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趯筆緊收澀進如錐
畫石
丨垂露法以上二法皆是直竪不作努勢右軍
云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此言行草內牽法又云竪

如筍抽寒谷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脚名玉筯
又名古釵股是也今按當以圓潔緊勁爲上
枯藤抽筍不言懸針垂露但言竪法耳趙子
昂云竪一竪綿裹筋言骨肉勻也口訣云鋒
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米南宮云無垂而不
縮正謂此也
丿偏拂法自張長史始用於草書
乙蹠脚法又云背拋法如壯士之屈臂臨池訣
云此鍾法稍涉八分蠆毒法引過其曲轉蹲

其鋒又徐收而横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
如負芒刺則善鳳飛凡氣之類今按蠆毒與蠆尾不
同三昧云鳳飛從腕光先横腕
㇀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衂挫右蹲鋒外擲右
軍云蹠脚㓸斡上捺下撚指終始折轉
戈法又曰背趯法若百鈞之弩又云落筆戔戔
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歐陽率更云勁
松倒折落挂石崖其法以中指遣至盡處以
名指拒而趯之又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

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
也鍾書哉字用又永師澀則戈法下以名指
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衂鋒潛
趯此名禿出法又張旭折芒法潛筆緊走意
盡乃收而趯之張敬玄曰戈宜筆直抽三昧
云代成哉茂從戈必恐悲横戈
縮出法戔字也上磔衂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
蓋避雙出也又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
云戔如束棘是也

勾裹法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
公勾法用筆如紙下行勢須圓角蹲鋒用中
指鈎成之（日月因周向等字用）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
勢不宜稜角努張（瘞鶴銘蘭亭序固字妙）又轉角名暗
角不顯也

勹勾努法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
臂又如勁弩筋節右軍云冋角不用峻及有
稜是（勺勿旬等字用）今按句字用此須下趯與內包
點畫齊方好若褁在內則不合作所以不言

褁也

冂嵯法左右揭腕也○即匡字左畔○即圍字
右畔也

阝阝附阝在右者云抱邑阝在左者以阜卩音
節

ㄑ斜曲法女字之類智永云如斜附曲

乚臥挑法歐陽率更云似長空之初月○亻立
人法如烏之在柱是也

彡彩法上平點中啄下蚪側唐太宗云彡乃形
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撇之今按
三昧云如梛之穿魚一一不同也

多法唐太宗云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
鋒

㇏平磔法謂之字近遠等字下波又名曰遑如
足遑溝塹其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盡不
可便出須駐筆而後鍾太傅作磔筆須三過
折禁經云及友尺反是從波還之遠趣是横
波

㇏抽筆法左鼉掠須峻利右潛鋒而戰行待勢
卷而機駐揭磔出而暗收若便收必流滑凡
淩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
庚肩吾云將放更留是也如人字大字夫字
第二筆是也今按謂之磔者則開張有出勢
此則有斷勢

人交爭勢訣云凡有人第二筆有四意攙引抑
拽蓄言行行草也

結構篇第二 形勢

結構之道隨字賦形長短廣狹疎密肥瘦名
有其態或橫或竪如坐如臥或斜或正如立
如行或上短下長或上長下短或一字三停
或一字中斷或二字重立或兩字並成或全
用一二三四字以合成或省用一二三四字
以輳成或上覆下承或左顧右盼或竪開以
夾別字或橫折而累別字繁簡不同小大亦
異不有結構安可成形故宋高宗云正書之
字八法俱備皆可正讀所謂楷法是也

梁武帝觀鍾繇書十二意

平橫 直縱 均間 密際 鋒末

力骨體 輕屈折 決牽掣 補不足 損有餘

巧布置 稱大小

顏魯公傳張長史筆法

平謂橫眞卿云長史每令為一畫皆須縱橫
有象○直謂縱言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
均謂間言間不容光○密謂際言築鋒下筆
皆令完成不令其疎○鋒謂末言以成畫使
其鋒健○力謂骨體言趯筆則點畫皆有筋
骨字體自然雄媚○輕謂屈折言鉤筆轉角
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字○決謂牽掣為
撇決意釋令不怯滯鋒險峻而成○補謂不
足言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別點畫旁救
之○損謂有餘言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
畫若不足○巧謂布置言欲書時先想字形
大小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有異
氣○稱謂大小言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
令大兼茂密所以為稱

右軍云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
其體製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又云
凡事處其中書之法皆不宜倒其左右右廂
復宜麤於左畔橫貴乎纖竪貴乎麤分間布
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又云腹
不宜促短也脚不宜賒長也輕不宜斜重不宜長
單不宜小雙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不
得上寬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舒

展也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慢也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挂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壓死蝦蟇言偏闊也又云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端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彌工

隋僧智果心成頌

逈展右肩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宜臺尚是字也長舒左足有脚向左舒寶其具真字是也峻拔一角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也潜虛半腹右軍云畫須稍麤於左看遠近均勻遞相蓋覆令左實右虛用見月字是也間開間合無字等字四點四畫爲綜上開則下合之隔仰隔覆並字是隔二畺字是隔三仰覆用之三昧云二畫則上仰下覆二畫則上仰中平下覆回互留放謂字有磔掠重者如爻字則上留下放茶字則上放下留不可並放變換垂縮謂兩竪畫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並然繁則減除王書懸字虞書毚字並去下一點長書盛字改而爲血疎則補續神字加一點辛字加一畫之類分若仰背爲綜也卌冊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鍾王歐虞皆守之合如對目爲逢也八字州字須潜相矚視孤單必大一點一畫成其獨抵之勢者也重並乃促謂昌呂交棗等字上林棘羽等字左促森淼字兼用之似側映斜丿爲斜丶爲側

交攵以入之類如斜附曲謂乙爲曲女宴必在之類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向背仰覆垂縮回互不失也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歐陽率更傳授訣曰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俱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謂兩字并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向背離合之勢陰陽相應謂陰爲內陽爲外斂筆爲陰展筆爲陽左右亦然皆須相應鱗羽參差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狀峯巒起伏謂起筆蹙衄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真草偏枯謂兩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邪正失則謂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遲澀飛動謂勒鋒磔筆皆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得法射空玲瓏謂相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先後尺寸規度謂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頹重之態隨字轉變謂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針其下歲字即變垂露其間之字又各別有體

盧儁臨池訣 第一用紙筆 第二認勢 第

三褁束　第四眞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勻　第八下密

後蜀林罕云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側者橫而在上中下者竪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褁別字者竪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有省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

翰林隱術云崔子玉曰觀其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歆

姜堯章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盻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竪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竪實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

變通異訣云點不變謂之布棊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愼之

陳伯敷云字有形八面迭遞增換一面變形凡八面兩面變形凡十六三面以上變化不可勝數矣但以一面爲主而七面之勢傾嚮之也

三昧結搆式

雲空 上勾之應下如鳥之覘胷　九見 腕勾之應上須折鋒而起　門月 右鉤之應左半斜以銳爲精　來東 中勾之應中隨縮鋒而微露　長民 左勾之應右須畫趯其鋒　黍委 上下之擎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無上下相承之意　畫三 三排之橫畫者截然中處而不乖其上下有仰覆之別　其因 四畫之字上下反其情而上三但取順　然無 四點之字左右要成八字中帶可就上不可就下　皿

四 四柱之字左右上開而下合　炎茶 兩捺之字或上點或下點不宜所重　反　及 兩擎之字先長而斜硬後差短而腕轉　盧多 此等字先腕轉而後斜硬　口　曰 不可橫長須下畫長承直末　臣巨 欲直左而右旁短直應之　旬匊 此等字裏面字與勾齊方稱　長馬 如此短畫不可與長畫相粘　衣良 應右勾須略平起　莫矢 此等字下畫宜長擎短不轉而點取下之長短用之　見具 此等

字須右長直作小棘刺中短畫不可相粘欲其圓淨平勻而啄短出以點承長直而爲之

終**思志**心在下者折欲右足右寬方稱**遠還**凡之遶裹面字上大下小方稱

雖難此等字直畫微向左以避右邊之勢**烏烏**屈脚之勢如角角弓之張**門**

周須初擎直尾向外次努首尾向右**同國**初直首尾向右平畫仰次直首尾向

右**戔森**重勾之字在手先縮鋒而後出鋒作羅以應捺亦同**作行**左短而右

長**於佳**右短而左長**自曰**左堅短而右鈎微長**亦馬**點之重併亦必

屈伸以變換之不變謂之布棋**變疊**繁雜者必求古人佳様用之古無則不可擅寫

三冊畫之重併必隨宜屈伸仰覆向背以變之否則如布筭**倉食**上面不可

寫波**上下**直畫宜短點皆近上**邊爾**太繁者宜減除之**是足**下字居中

下擎**父**初啄而畫頭接其尾中復以波上接啄而終之**心**初點向裏橫戈斜平勻向

內而收中點取高勢欲粘第三點又須與高不可下**風**兩邊悉宜圓緊用點之時左邊

勢宜高疾背筆時意中如霤謂疾急也几鳳字同**柔**下下面木字左布須齊平**者**

日字不宜正對上字與省字同意**十**橫畫校長直畫宜短**七**橫畫校長直畫轉而

復回**和**偏少者仰點畫以就之**甕**偏傍者屈點畫以避之**井**字之孤單者展

一畫以書之**棗**字之重併者疊一書以書之**辛**太疏者補續之仍必有古人佳

様乃**畫**元畫之字必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勻可寫照映爲佳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

不密反成寬疎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此不易之法也**左**畫短

而斜硬其擎**右**畫長而腕轉其擎**大**橫畫微短擎就畫上直下至畫下方腕轉

向左波首微出畫上大要波首脇接連腕末鋒則血脉連屬

三昧形勢式

錯綜橫竪驚竪龍**分疆**龍細路諸詩**三勻**湘游衛轍識**疏排**

分衣之大十**縝密**傑密墳蘇舜**短方**則向短江和**長方**崖喜蒼翠

壽**讓橫**畫莫喜**讓直**卸印恒叩郎**讓左**收改波號號**讓右**

繫戒對觸**天覆**宇宫宁亭**地載**血且盎益**承上**更天木央**蓋下**今合

分合**上尖**卷在存李**下尖**軌點多少**隔水**清流波溜激**散水**沙汰

江濁**二分**東表褧褒棠**上平**巖峰嶺食辨**下平**春卷合春奉**從**

腕虱風風汛飛**橫腕**先光見允元**從擎**厥居戶左**橫擎**又叉丈支

從波及女尺反**橫波**還之遠趣**從戈**伐成哉載茂**橫戈**心必恐怨

悲**勻畫**青書高臺**平畫**量量景**陽畫**大在辰天**陰畫**下不吉六

趯鈎列則剌**綽鈎**乎于亭手**齊擎**大合令夫**尖鈎**庭戶延**向**

目自尚圖內**背**飛北風片飛**邑**郎部卸郎鄉邪印卿**圓**泡天也白**肥**

古七向**瘦**鵠身**長**東**短**西**大**體**小**日**正**黨**斜**朋**疎**

千**窖****舒左足**其實只貝**展右肩**高雪雨向**右占地**嗣獨

擿懷**左占地**散亂彰彫**中占地**華壺賣堂**上占地**雲雪宇宙**下**

占地夜衣是大**椰葉點**足復走是**栗子點**家**飜捺點**火秋

瓜子點亦失矢小

三昧下筆先後式

龜先𠂉次夂次⺕次工丁　偪先亻次田次七次田　典先川次口次六　肅先肀次屰次川

毋先丁次女　飛先卩次飛　留先𠃌丁次田　必先匕次八或先ノ次乚八　馬先丨次弓次皿

歐先區次欠乚次欠　斷先乚次且斤次ㄐ　齋先亠次示川次瓜

美先美次ノ　敵先扌次用次欠　門先丨次刂二次彐　聚先丁次取次乑　匡

先王次丨　無先乍次皿灬次　䶨先旧次𠀃巨乚　鼎先目次片片次　右先ノ次口

有字同　長先丨次三次長　書先聿次丨次田　臣先丨次臣　烏先𠂤次灬　分

先彡次予　將先丨次寸次爫

法書通釋卷之下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華亭眉公陳繼儒　同校
金陵荊山書林　梓

執使篇第三

執筆之法謂之執使者執謂執筆使謂運用故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姜堯章云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横牽掣轉謂鈎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執之在手手不主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是也其法具後

蔡邕九勢說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暎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迴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圓筆屬紙令筆鋒常在點畫中行○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

趯竪筆之内○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戰行之橫鱗竪勒之規此名九勢

李斯用筆論夫用筆之法須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鵬遊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筆若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若深思此理當自見矣

右軍云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草去筆頭三寸一分

唐太宗云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實指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韓方明授筆要說云第一執管其法以雙指抱管管亦當五指共執要在實指虛掌鈎擫訐送亦曰抵送若以單指抱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盧儁妙訣云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拒中指小指名指此細要也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緊則轉腕不得旣腕不轉則字體或麁或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又云

楷書只虛掌轉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行草書卽須懸腕筆勢無限不懸腕筆勢有限

張懷瓘云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則有餘若執筆深而束牵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巳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不能廻旋乃成稜角筆旣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衂而急送

林韞撥鐙叙云盧肇謂韞曰子學吾書但求其
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
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閡
焉
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
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令過
其勢俾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
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耳非書也吾昔授敎
韓吏部其法撥鐙推拖撚拽是也又按錢若

水云唐陸希聲得五字法曰擫壓鉤格抵謂
之撥鐙法希聲言二王皆傳此法陽冰亦得
之希聲以授晉光李後主得之復增二字
李後主云書有七字謂之撥鐙法 ○擫壓鉤
揭抵導送
翰林密論十二種隱筆法○遲疾順逆澀倒轉
渦提啄罨趯
李華云子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截拽是
也

蘇子瞻云把筆無定法要使掌虛而寬歐陽文
忠公謂子當使腕運而指不知此語最妙方
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
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抑誠懸之語良是也
莆田鄭子經云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
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
指字也
陳伯敷執筆法○擫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捺食指著中節旁此下二指主力鉤中指著指尖鉤筆下揭名指著指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中指鉤筆名指拒定○此上二指主運轉導小指引名指過左送小指送名指過右○此上二指主來往
又云撥鐙法者筆管着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
動也鐙卽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
又足蹋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
則易撥動也○又云寫字有枕腕以左手枕
右手腕有提腕肘着按而虛提手腕有懸腕
着空中此最有力今代惟鮮于郎中善懸腕
書余問之嗔目伸臂曰膽〻〻○又云凡書有

撮管以撥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有擫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三指攢之就地書大幅屏障有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子有握管四指中節沉著有力書誥勅榜疏○又云字有筋骨血肉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是也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

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字本無骨謂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竦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筋絡稍和緩也血者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勾之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衂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成不復重改

右按用筆有報答有顧盼有逆順有遲澀有迅疾有勁險有飛動有猛銳有稜利有筋節有牽引有戰行有揭腕有暗築有鱗勒有藏頭有護尾有打有飛有直筆有竪筆有仰筆覆筆側筆轉筆卷筆臥筆卓筆駐筆按筆頓筆築筆衮筆撻筆鏉筆聳筆奮筆抽筆有出鋒藏鋒折鋒搭鋒衂鋒簇鋒搶鋒挫鋒竪鋒

潛鋒仰鋒側鋒蹲鋒收鋒趯鋒築鋒回鋒駐鋒蹙鋒擺鋒隱鋒揭鋒學者潛心而求其說執之道備矣

篇段篇第四 情性 變化 風神

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起伏隱顯陰陽向背皆有意態至於用墨用筆亦是此意濃淡枯潤肥瘦老嫩皆要相稱故羲之能爲一筆書蓋謂

稧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平稱褚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潤以爲行欵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須要得宜耳○筆勢圖云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智果心成頌曰統視連行要在相承起伏

張懷瓘云隨字轉變（謂如蘭亭之字各變體也）

孫過庭云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

互乖○又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

張彥遠云草書體勢一筆而成血脉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旨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此知書畫用筆同矣

張敬玄云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遍相管束不論多少

蔡希綜法書論云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有須字字意殊故何言之云右軍蘭亭每字皆構別體蓋其理也又云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虫蛇互相鈎連勿令其斷

姜堯章云下筆之初有搭鋒有折鋒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是折鋒應左其故也又有平起如隸畫藏鋒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

陳伯數云篇段平起伏六分之一平其三起最後二分伏平者圓穩而平畫多也起者振起而仰畫多也伏者收斂而多偃畫也

從古篇第五

自蒼頡始造書契而古文篆隸相滋以生今之眞書卽古隸法行草二體皆自此生故善書者筆跡皆有本原偏傍俱從篆隸智者洞察昧者莫闇是以法篆則藏鋒折搭則從隸用筆之向背結體之方圓隱顯之中皆存是

道人徒見其規模乎八法而不知其從容乎六書近時惟吳興趙公爲能知此其他往往皆工點畫不究偏旁古法蕩然非爲小失然而古人祕此論說罕聞間有二三爲著於此

孫過庭云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又云鎔鑄蟲篆陶鈞草隸

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

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自然臻妙

書學纂要云右軍父子破體實法篆隸其異同隱顯伏於纖微非精察者未易知也

姜堯章云眞行草書之法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疾快則出章草

宋太常博士黃希先云學書先務眞楷端正勻停而後破體破體而後草書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開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左欲重右欲輕古人之筆莫不皆然也

余嘗以諸帖中之破體字萃爲一編可見古人多從篆隸又以說文字原五百四十字詳察用之則可追蹤先哲然切忌走失本體則又不善取法者如虞永興書孔子廟堂記內雨中四點不用字挑剔水字左畔分爲兩筆不相連屬皆是從善它如此者甚衆學者當

詳之

立式篇第六

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眞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柰用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然後尋古人寫過樣子如小楷有黃庭樂毅畫贊曹娥各自法度不同今所寫當用何者爲法凝神存想乘興下筆立一字爲一篇之主分其章辨其句爲之起伏隱顯爲之向背開合爲之映帶變

換情狀可以生形勢可以定始可言書矣唐韓方明授筆要說云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與今書體相合或眞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有難書之字預須心中布置今擇漢魏而降以及晉唐遺刻之美者眞行草書以類相從列爲十等具錄於後

眞書

古無眞書之名所謂隸書楷書正書是也鍾

王楷書皆是隸法唐之歐顏猶存此意近代不知此法俗劄生矣

茹府君碑 歐陽率更極鍾繇似之　鍾太傅戎路表

鍾太傅力命表 眞行　薦焦季直表

王廙祥除表　王右軍曹娥誄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眞行

王右軍畫像贊　王大令洛神賦 眞行

陶隱居瘞鶴銘　王玄宗王先生 一刻作徐嶠之書

蕭子雲書列子　虞永興破邪論

歐陽率更心經　歐陽率更姚恭公碑

歐陽率更尊勝咒　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眞行

褚河南孟法師碑　褚河南陰符經

張長史祝府君碑　顏光祿中興頌 已上小楷

鍾太傅宣示帖　陶隱居舊館壇碑

王玄宗王先生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虞溫公碑　歐陽率更西林寺碑

顏光祿麻姑壇記　顏光祿多寶塔銘

栁諫議王播碑 已上中楷　陶隱居瘞鶴銘

歐陽率更九成宮碑　歐陽率更丹州刺史碑

歐陽率更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溫彥博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穎達碑

虞永興昭仁寺碑　褚河南孟法師碑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張長史郎官石記　顏光祿中興頌

顏光祿放生池　顏光祿離堆記

顏光祿畫像贊　顏光祿顏夫人碑

顏光祿麻姑壇記 大小中小三等

栁諫議魏碁碑　栁諫議頭陁寺碑
栁諫議玄祕銘已上大揩

章草

史游急就章　永初竹簡
張芝八月九日　帝誕八月帖
皇象文武帖　索靖月儀
索靖急就章　王右軍三月廿四日
王大令豹奴　孫不度德
亮曰董卓　荆州

七月廿六日　曹子建賦
蕭子雲出師頌

飛白

眞行字雖眞書而筆意行動

鍾太傅力命表　鍾太傅墓田丙舍
鍾太傅昨疏憂虞　王右軍蘭亭記
王右軍黄庭經　王右軍霜寒
王右軍告誓文　王大令保母磚
王大令洛神賦　永禪師歸田賦

王僧虔劉伯寵帖　李北海娑羅樹
李北海岳麓寺　李北海雲麾將軍

行書

鍾太傅雪寒　鍾太傅白騎遂
王右軍旦極寒　王右軍玉樹
王右軍決雪　張從申玄靜碑又福興寺碑
唐明皇眷令頌　僧懷仁聖教序

行書以行爲草蓋結體錯綜似乎草書結體起止行書此體寂少歐顏草書多是此

種

王右軍奄至　王右軍慈蔭
王右軍穆松　王右軍宰相安和
王大令阮新婦　顏光禄爭坐位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草
顏光禄祭伯姪文起草

行兼草

王大令相過　王大令授衣帖
王大令鄱陽帖　王大令鵞羣帖

王大令辭尚書令表　謝太傅八月五日
顏光祿鹿脯帖

草書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破羌帖
閣帖諸草書內除偽帖　永禪師歸田賦
永禪師千字文　孫過庭書譜
李懷琳絕交書　唐人月儀
逸草此類多是張史書
王大令鄱陽　鵞羣

知汝殊愁　玄度時來往
桓江州助汝　張華得書爲慰
奉對　承足下
奉黃甘　小佳等太字草書
藏真自敘千文　以上前輩鑒出非大令書然可爲今日弔字之法
雜體此等不可爲法
宋儋接拜　智果

辯體篇第七

自鳥跡科斗之後創制大小二篆二篆之後始有隸法鍾王以來又復變爲今體爲之真楷隸以降乃有行狎之變又爲草書世有後先體多殊異皆爲論著所以各體可知矣

真書　楷書　正書　隸書

古無真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即隸書也吾衍字原云隸有秦漢之分秦隸者程邈減小篆爲之者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即是秦權量上刻字世多以爲篆誤矣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諸碑是

也此體㝡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然則今之真書即是此法但自鍾繇之後二王變體世人謂之真書執筆之際不知即是隸法別爲構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劄不可追改今觀歐顏而上往往皆從隸古學者但不詳察耳字原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至論今當以晉人真書謂之晉隸則自然易曉矣訣云本於篆法學如真書但變隼尾激石二波也

章草

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兼書之損隷規矩縱任奔逸因草創義謂之草建初中杜度善此見稱章帝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謂之章草即隷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也訣云章草其隷字八分謹嚴如眞用其一趯一波也

行書 即藁書 行狎書

後漢潁川劉得昇即眞書之少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羲獻並造其極獻之嘗白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今窮揮運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於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揚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御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横則羲謝於獻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其家之法悉殊而子敬以爲適拔訣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輕轉而重按如水

流雲行無少間斷永存乎生意也

飛白

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以題署勢勁字輕微不滿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令得中後子雲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故曰開張隷體微露其白云

草書

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輝趙襲亦法此藝與張芝相善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自張伯英也王右軍云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隷章草相雜以發人意亦不急

令墨不得入紙得若急作則意思淺薄而筆
迹直過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
然後安點其點須從空中遥擲筆作之
姜堯章云凡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
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軍申
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
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
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
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

此矣況今世哉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
字後世相連屬十數字不斷號曰遊絲此雖
出於古人不足爲法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
何當苟且
張橫渠云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以來
便有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
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
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字
儘有不可通者

名稱篇第八

八法之變形狀不同古人遺跡往皆有名稱
如蹲鴟隼尾之類其法甚多今爲蒐訪類聚
略其用筆之旨學者庶有考焉

點類

蹲鴟　早蟻　鵲口　鼠矢　栗子　椰葉
科斗　爪瓣　丁頭　打點　散水　隔水
列火　聯飛　衮筆　暗築　顯異　奇筆
曾頭　其脚　橫波　直波　鴈陣

橫類

飛橫　平磔　鱗勒　戰行　蕺頭　護尾
折異　橫鱗　竪勒　三過　仰覆　鶴頂
蠶頭

竪類

竪僨　懸針　垂露　玉筋　釵股
屋漏痕　錐畫沙　烏絲闌

趯類

棘鍼　蠆尾　蟹爪　趯鉤　綽鉤　勾裹

勾努

戈類

丁頭　打點　背戈　倒戈　澀出永　斫戈

䟽脚　背抛　臥挑　外臂　縮出

折芒旭

撇類

集尾　分露　縮出　穿魚

波類

横波　竪波　放留　交爭　三過筆

激石波

總論

解摘　揭腕　斜曲　蠶食葉　壁折文

利器篇第九

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於竹木之上竹剛漆膩畫不能行首重尾輕形如科斗故曰科斗書後世筆墨既有書學日盛字體屢更學者必求筆墨之良者用之又知所以用之之道方可致力而臨池之功成於是錄前人之餘論以爲此篇云

衛夫人筆陣圖云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

王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則如錐畫石純柔則如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書壁及石同紙剛例蓋相得也〇又云用筆着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致毛弱無力也又云書弱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者弱之弱者强之

虞永興云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真一

行二草三指實而掌虛

李陽冰云筆每用畢則洗濯收藏惟巳自持勿傳他手

柳諫議云縛筆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雖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則波撇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纖自由矣

翰林禁經云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紙新藏入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

難用硯所貯水用畢則乾之不可久浸潤水
宜新汲不可久停停者不堪用墨隨用旋研
旋使爲佳多餘則泥滯也
宋高宗翰林墨志云昔人草書悉用長毫以利
縱舍之便
米南宮曰古書丨畫皆圓蓋有助於器唐皆鳳
池硯中心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
其筆鋒已圓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
砥一援筆則褊故字畫亦褊近又有鐵心凸

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姜白石云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利以運
用勁則有力圓則妍美蓋筆墨者皆書法之
一助也
陳伯敷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又云
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不得自磨墨
令手顫筋骨木強是大忌也凡磨墨不得用
硯池中水令墨滯筆澀須以水滴汲新水臨
時斟酌用之硯常洗淨莫留宿墨端石取細

潤停水歛石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爲寶矣初
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紙須用惡筆令後不
擇筆
硯錄云端溪硯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
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歙
石惟是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歙石其
最可尚者每用墨畢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
復留漬於其間是則勝乎端石也
按右軍所云筆着墨不過三分學者不可泥

之當以所書字之大小以爲着墨之淺深用
小筆可以點墨大筆須用援墨

總論篇第十

通釋之作共得十篇屬辭比事以類相從至
於衆舉傍通提綱會要論博義廣莫得而拘
者萃爲此篇蓋又爲諸篇之綱要也
蔡邕筆論云書者舒也欲書則先舒散懷抱任
情恣性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
盈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然後書之則無不

善矣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行若飛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勁弩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

右軍云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又云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

廂復宜麁於左畔橫貴乎纖竪貴乎麁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

孫虔禮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墨紙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佳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又云初學之際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絶既能險絶復歸平正初爲未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會通之際人書俱老○又云右軍之書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大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

天地之心

歐陽詢云丶點如高峯之墜石乚挑如長空之新月一勒如千里之陣雲丨牽如萬歲之枯藤乚戈如嶺松倒折落挂石崖𠃌勾如萬鈞之弩發丿拂如利劍截斷犀象之牙乀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巳正容秉筆思正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側偏墨淡則傷神采墨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

軟弱不得怒降爲奇點畫調勻均平上下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冲融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

張懷瓘書斷云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盛行於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非草非眞離方遁圓行書兼眞者謂之眞行滯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

翰林禁經九生法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篋笥潤滑易書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貯水畢則乾之司馬公云石硯不可久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用旋研墨少用爲上多餘則泥滯六生手適遇携持執勞腕手無準七生神神凝靜思不可煩燥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意天意清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翰林密論云凡書通則變如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永師褚遂良虞世南李邕顏眞卿並是書中得仙手得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也故俱得其名

黃魯直云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蘇子瞻云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又云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立而能走者也

姜堯章云一須人品高二須師古法三須紙墨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陳伯敷云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麤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斂樂則

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歛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清和肅壯奇麗古淡互有出入題是山水仙隱氣自然清富貴宴樂氣自然和朝廷禮儀氣自然肅珎恠豪傑氣自然壯氣自然奇氣自然奇佳麗園池氣自然麗造化上古氣自然古幽貞閑適氣自然淡八者交相爲用變化又無窮矣

右按曹娥之歛黄庭之變蘭亭之暢亦逸少之所留意故尅捷表乃鍾書之傑葢是一時

聞捷書而成此詳其用筆皆若鐵騎縱橫劒戟森列眞若行陣之間擊刺斬斫之狀故與力命宣示全不侔也

董內直書訣云分間布白遠近宜均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股如壁折如屋漏雨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當隱鋒而爲之左邊短少必與上齊右邊畫少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快意剉鋒使不怯滞則鋒取妍晉人不傳之妙多力多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多力多筋者是書無力無筋者謂之墨猪以腕運筆不以掌運筆指欲實掌欲虛書不入木不如不學綿果鐵法沉著痛快

法書通釋卷之下 終

法書通釋二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張紳撰紳字士行一曰字仲紳書史會要但稱爲山東人洪武中官浙江布政使不詳爲山東何地之人亦不詳其出身考明史吳伯宗傳附載鮑恂事稱洪武十五年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並以明經老成爲禮部主事所薦召至京恂長年皆以老病辭歸惟紳授鄠縣教諭尋召爲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則紳乃登州人以薦舉起家也是書分十篇曰八法曰結構曰執使曰篇段曰從古曰立式曰辨體曰名稱曰利器曰總論皆彙集晉唐以來名論亦間及蘇軾黃庭堅姜夔吾衍之說所取古人碑帖祇及唐而止然皆習見之文立式篇辨古無眞書之名鍾王楷書皆是隸法一條足正近代俗刻之陋其所引法書瘞鶴銘前後兩見一列之小楷一列之大楷殆校錄偶疎耶案静志居詩話曰張紳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法書名畫多所品題撰法書通釋一卷今檢此本實爲兩卷蓋朱彝尊偶誤記也

書學會編四卷

〔明〕黄瑜輯

重慶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學會編四卷》提要

歷代帝王名臣法帖

第一

漢章帝書　晉武帝書

西晉宣帝書　東晉元帝書

東晉明帝書　東晉康帝書

東晉哀帝書　東晉簡文帝書

東晉孝文王書　東晉武帝書

宋明帝書　齊高帝書

梁武帝書　梁高帝書

梁簡文帝書　唐太宗書

唐高宗書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陳武陽王陳伯智書

第二

漢張芝書　後漢崔子玉書

魏鍾繇書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晉丞相張華書　晉丞相桓溫書

晉丞相王導書　晉丞相王敦書

晉中書令王洽書　晉司徒王珉書

晉司徒王珣書　晉侍中王廙書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晉侍中郗愔書

晉中書郎郗超書　晉尚書令衛瓘書

晉黃門郎衛恒書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

晉散騎常侍謝萬書

第三

晉太尉庾亮書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晉太守沈嘉書　晉侍中杜預書
晉王循書　晉劉超書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晉黃門郎王徽之書
晉謝莊書　晉侍中司馬攸書
晉劉環之書　晉王坦之書
晉王渙之書　晉王操之書
晉王凝之書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晉侍中劉穆之書　晉尚書王劭書
晉車騎將軍郗愔書　晉司徒王廞書
晉太守張翼書　晉陸雲書
晉海陵恭王遂書　晉中書令王恬書
晉太守山濤書　晉侍中卞壺書
晉謝發書　晉特進王曇書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宋太常卿孔琳書
齊侍中王僧虔書

第四

梁尚書王筠書　梁特進沈約書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梁征南將軍蕭確書
梁蕭思話書　梁蕭子雲書
陳劉陳逵書　唐中書令褚遂良書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書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唐李邕書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唐尚書郎薛稷書
唐洺州刺史徐嶠之書　唐泉宮長史陸柬之書
唐薄紹之書

第五

蒼頡篆書　夏禹竹書
魯司寇仲尼篆書　史籀篆書
秦丞相李斯書　秦程邈書
宋儋書　衛夫人書
古法帖　隋朝法帖
隋僧智果書　阿氏書
蔡琰書　古法帖
僧懷素書　張旭書
古法帖

第六

晉王羲之書

第七

晉王羲之書

第八

晉王羲之書

第九

晉王獻之書

第十

晉王獻之書

法帖釋文第一

漢章帝

辰宿列張盈昃海鹹河淡鱗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
文字乃服衣裳遐邇壹體罔談彼短靡恃己長尺璧非尚寸陰
是競孝當竭力忠興溫若思慎終宜令學優登仕攝職從政
都邑二京背芒而洛浮渭既集墳典亦

晉武帝

省啓知既下湏防具具揚州來到有若比尚擬之動靜以次
也數還信還
西晉宣帝
之白阿史病轉差未皆外曹尚書云得書法
東晉元帝
安軍未報平和之如何深可為事也
八月九日羲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微冷恒何如比啓不
能佳雖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羲頓首
東晉明帝康帝哀帝簡文帝文孝王武帝書皆楷法
故不復釋
宋明帝
鄭脩容有兄喪令成服汝可令汝内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
二家内人知也或報

四

齊高帝
吾今至破㭊在路粗可尋遠遲見卿不遠願信知卿深意也
梁武
數朝腳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慮情也二謝慶妻曲役當有情
故舊數有書問不可復有此也知何時再言話報之
梁高帝簡文帝
唐太宗
骨氣　參具　忌欲怕死　欲似死　遷探翰墨故斯表
意　為善之暇想旦恰神　不知信後　今為比還動
靜　遣無　久嬰沉疾痛弊何言昨旦臨朝略無勞倦
不佳旦來何似　軒丘御辰六相宜其景化鴻水乘時五臣
濟其鴻業
高宗

太子般事欲備洛城西門仗聽更不須備
陳長沙王叔懷
云須徹吾既不同此行極是園中物新發殊無工力治未花
之與徹今付此不多叔懷各自足行用此花
永陽王陳伯智
熱甚汝習讀為勞吾疾劣道不具伯智娛寒嚴比氣力何似
僕疾劣甚情想過今信旨此不多陳伯智之疏
法帖釋文第一
法帖釋文第二
漢張芝
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踪可恨吾
病來不辨行動潜不可耳終年纏此當治何理耶且方有諸
分張不知比去復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

五

理一所遣尋詣同故數往虎丘不此甚蕭索相希時西因行
乘欲數慶看過深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殊
畋諭勝故也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　侍郎耶
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動
二月八日復得都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
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深彌遠想思無
違前比得書不逐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捐棄漂後不當
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
聞馨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崔子玉
賢女委頓積日治此為憂懸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
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法帖釋文

吳皇象

文武將隊乃祥俊臣豈我昆綱董正不虔古君子即戎從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臣粲言頃闊字答薄加以年老只百乖纖無所闕宜將家夏傷殊所之還皆懷慰乘之惟遊息之燕得和足使忘軀命榮觀之以光心有延望抱想念在勤報而走猶須恕何才力以答新恩并尚有措近遊走文過首省尚尋天恩知方當私成無任預爰自弥文准

晉張華

得書為慰僕諸惛疾已甚甚西欣歸遲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字

桓溫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討時事也遂節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想且答遣將相當爾耳僕無所使治遲遲

王導

省示具卿辛苦之至吾甚憂勞與此事亦不暫忘然書足之下所欲致身處在毅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導白改節情增傷感漏泰自何如頭小覺損不忧有應下懸耿連家勞消悶不具王導

王敦

敦頓首蟆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邑想自如常比若腰痛消惜得示委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王洽

洽白辱告承問洽淡尔劣劣飢嗽厥小邏自不具王洽再拜

洽白向感塞不成叙得告承問殊之劣劣白不具王洽頓首

王珉

十八日珉白以二書暫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似可不疾故尔憂深力書不具

王珉敬問　得書至之吾亦令欲出耳吾此月急遣廿四是王濟祖日欲泌　卿可別過明吾當下訊相待發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節　勝撥悉令作一頓羹食可授其飯也王珉相報

王珣

三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即日何如秋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

王廙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通斯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同云莫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七月十三日告藉之等近月遣王敦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思不可堪居處何委伺雨水不差

使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何毋家田　下悉佳宜可行　瘧如復斷要得小散悉人倉復具日發與別罔罔不可言令遣使未北反書不足白海會　消息廙疏

郗鑒

郗愔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章知弟漸往至慶想人漸勝食進不斷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廿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達日歎爭佳不及數字愔報遠近何

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千一節
想親親悉如常數繆何當來耶道路故未善差恒在尚書不
見來多日
郗超
衛瓘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閒音敬望想想懷在外累年始尓
得還慎甚踴躍旦望卅里上領節度明日乃入奉説欣承福
祚得白不具瓘惶恐死罪
衛恒
一日有限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去耶恒白
謝安
奈何奈何臨書悽悶
謝萬
汝等各可可知近聞邑邑吾涉道動下疾之劣力及不具具
告文淵
法帖釋文第二
法帖釋文第三
晉庾亮
夏首民又音歸第江淮呼毋乱
庾翼
翼飛也音揭　吾衰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轉若別
時
沈嘉
嘉頓首頓首歳有感懷深某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
嘉頓首頓首
杜預

十一月十四日循頓首歳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遂書問
又簡闊得來説知消息申省次若面言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旦下來言小大云具
絶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王循
七月廿四日循　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熱比復
可不僕疾患故尓不平復頓勿力書不盡王循　頓首
劉超
謝瑞伯
興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illegible]而事慮日多如此
王徽之
來憂懷實已萬端
得信承嫂疾不減憂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等湖
水之漲不可渡遂復惆悵絶不然者已往彼故遣跡知吾遂懷
不具徽之等告
謝莊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爾當時乃尓大恐殊不易追企但想
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異重春節至居患者無
不增動今作何治暇厭不異耳猶遲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司馬攸
劉環之
環之頓首頓首未暢遂感闊知有患耿耿知以自[illegible]恨不相
見力及不比望環之
王坦之　王渙之　王操之　王凝之
索靖
[illegible]妖[illegible]適戚安從[illegible]告孫舉陶　士龍罪報鞠按　據號載

割草纔盡在荆為遼曲歸想賴寂閴爭念復覩鼓鼙陳愛
於於琴瑟以詠歌其命爵翔榮歡乃歌舞聲響麗城越動
飛走豚土慶農姬蒸掌穆
七月廿六日具書晴白雖數相聞不辦勞倦信具得書
云宅及討來東言展有期索晴白

劉穆之

所欲足下家辦耳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
寧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路申師情
事也劉穆之白

王劭

紀瞻

瞻白昨信來　今蓋又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二斗少香所
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王廞

張翼

廿三日　翼頓首節過多懷得近書為慰意以何如深勞
勞頃戲力遂不具

陸雲

三月十六日雲白眷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為慰面未
期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遂可之經高書人數之當今
征南取之也

王邃

王恬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

山濤

卞壺

足下佳不朝廟禮上補就識文熙至便在會稽府敗要子紛
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勑著嚳令不發亟付卿發
發便密令人傳之壹白

謝發

禾欲旨問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事惻感

王寔

昨服散差耳然不過佳請和所宜如更增劇恐難為力耳未
能令還俗有餘念頓耳王曇首和南

羊欣

書欲何言

孔琳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除號慕慟恨觸感摧絕孫思悒
悒自郗地最當柰何不孝柰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
君所患猶尔不差甚有憂悒怳惚比復何以忍已轉佳眠食
擾勝益善將給之孤子並疾疢難具悒悒路中轉劇近明散
不覺經慘頃何賴扶力迷甚不次孤子孔琳之頓首

王僧虔

法帖釋文第三

法帖釋文第四

王筠

沈約

今年約並　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阮研

適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illegible]吾甚勿勿始過嶠今使下水
因見卿為歎善自愛　日當至上京有因道増行所具少
字不具阮研頓首

蕭確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
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

蕭思話

一月二日思話白節近感寒切是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
當論惡耶少有望近吾所患猶尔思話白

蕭子雲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條寒切是下何如遣不悉[illegible]
伯禮啓明蔚問訊是前許借　書今遣領受願付　往何[illegible]
陳見謹啓

褚遂良

諸何足言言更得汝狀　汝悉也

虞世南

去月一兩日　訪問頓為奉答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青過於藍欣抃無已數願學耳世
南近背痛驟書不堪醜繆也虞世南呈十三日逵書謹空得
書為慰可言也
[illegible]六云司未得近問莫即數小　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歐陽詢

吾何當至　之須寄信意　未能平復極深知[illegible]

柳公權

未即展俗尚増　後使送杜邪

李邕　褚庭誨

薛稷　徐嶠之

陸東之

近得告為慰上下無恙恙不得共[illegible]近問懸心得遊[illegible]散勢
耿耿嘗也

薄紹之

知弟定欲　江參軍　薄紹之白

法帖釋文第四

法帖釋文第五

蒼頡　夏禹

仲尼　史籀

李斯　程邈

宋儋　衛夫人

古法帖

兒子皆佳能數為也

隋朝帖

智果

奕奕皆有一種風氣　奕奕如有神力　豈須文譜范懷約
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　志其名　李斯見重
一時耶

何氏

吞聲飲氣不勞頭爾他便生異議速自詳答取竟勿滯留也
去留深情故當所爾餘散雖停歲稍故切思歸三月下旬遂
非賒異叔不遥　路行乃深絕傷心

蔡琰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

古法帖

孤不度德量力欲伸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至呂蹶然至于今日志猶不息召謂計將安出

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强今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誠能不可與爭鋒也

右帖四前二具載王獻之帖中此不復釋後一帖亦與獻之筆法同

懷素

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草不及張所為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為道其言當不虛也

張旭

足下既後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安之必得發耶

得足下十五日問為慰僕前患瘥張旭書

古法帖

既移居近西播纖樓重地成大寬樓重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深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閣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直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復粗盡圖如別耳

足下既有意適閑曠亦當惡暑耶遊觸睞數慰對佇令少吾今年病惡耳始小差大小會使疾悕忽移日耳每每深望慰言慰尚險慨然去適　之旨介忽忽若復既與直入理恪[illegible]

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閣亦不減[illegible]

吾而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討至故應必有旨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

法帖釋文第五

法帖釋文第六

王羲之

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治其憤憤向宅上靜佳耶都不知足下來一甚無意恨不暫面王羲之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欲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差深君可不今日寔須不遲面力知問王羲之

比來對對兄以釋豈一致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悯歎冬薄逮問與婦試求屏風遂不得答為也

奄至此禍情痛不遂斷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叙哀悲酸

日月如馳嫂喪背再周公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觀酸感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

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怒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絶當復奈何吾頃至忽忽比加下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　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它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伏想嫂安和[illegible]悉佳松上下至[illegible]陽十八年復得[illegible]具

悲且慰何指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積松難為情此旨慰猶
小差然故忽忽冀得涼漸和耳
諸從並數月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
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
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為簡　遠須異多小患而吾疾篤不
得數為數耳
寄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兄當宣兄懷
敢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
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
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秋中感懷異雨冷足下各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方知

問王羲之頓首
又不能不痛慨孝　政尔復何於求之度政當求之內事餘
理不絕求之一條當有冀不信罔然前途賴乙乙誨之以悟
其心疾不退者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冀當憂不
審食復何如云肌色可可甚轉勝復以此慰[illegible]耳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已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
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
曲故具示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
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
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
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
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云譙周有孫䜣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
依依足下具示
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有後不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異行後面王羲之頓首
想小大悉佳舒家賓至君情感益深唯當擬遣之耳
知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為喻云氣力故尔復以胡桓想
散患得差除當以漸消息耳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
甚劣
昨得熙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知足下連不快何尔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不斷
憒憒尚深憂之自力不能悉
小佳更到問一一適脩載書平安

羲之白奉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見之悲酸大都可
耳惟牽以羲之平乎一日白比具羲之白送此鮭魚往與敬
耶不在不乃邑邑不
月半哀悼兼至奈何奈何得告承復下憂猷至匆匆願示具
王羲之再拜
今遣鄉里人往口言也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昊火
殷宵伯勞鳴而戴勝降蜩鳴百而楊武時可以升高遠望可
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僚受開祖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可耳
吾疾故尔沈滯憂悴解日面近不具羲之報
四月二十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轉憂之力遣
不具
羲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

悚之暇役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一不[illegible]吾之於[illegible]日就消損
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illegible]日月易得[illegible]
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忽[illegible]陳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illegible]反側小爾復進何
藥念足下猶悚息想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啜物便爾旦來
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為綏誠恭令旨意致未勿忘
此意自決今以資嚴知小大疾患念勞心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陰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慕
痛徹五內永酷荼何無由言若臨紙摧哽羲之報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為憂但頓情不可言耳
侍中書命侯遂危篤恐無復冀深令人反側
獄隊乃成委頓令人深憂

文

適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南侯問不想二庾速王之始
興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
欲不自勝舉旦復服散行之益頓之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
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復
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致塞足下念頓
言散所部多也王羲之頓首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嵩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問問
示之
得袁二謝書具為慰袁生暫至都已還小此生至到之懷吾
所也
想大小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必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
大都轉[illegible]欬故有時嘔食不[illegible]足言年衰疾久亦非可[illegible]

卒大都轉差為慰以大近不復服散常將陟厘也此藥為益
如君告
適太常司州鎮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為平復此慶
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
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史太守中郎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腫耿耿今差不吾比日食意如
差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問
耳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想弟必有過理得暫還懷若此不果後期欲難冀臨書多歎
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災雨君可也僕可耳

力數字王羲之頓首
定聽它母子來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適重熙書如此果耳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
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當轉佳耳
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之此歎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後問
令人怛怛

法帖釋文第六

法帖釋文第七

王羲之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
知足下故羸疾問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故羸之力不具
王羲之白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
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痢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二祖
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
人短氣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二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
但暑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尒耳未
果為結力不具王羲之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濕體氣何如參軍得
針炙力不甚懸情當深寬割晴通省若邁不具王羲之白
長素差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
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勑勑亦不知范
生以居職未以卿示輒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目但一關
無解己又亦終無能為益適足為煩瀆足下時尒不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作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吐溫深可憂
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
不能數可耳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悲慨傷痛切心奈何奈何念
君哀窮不已羲之皇耳足下將事少可數來至人相尋下官
吏不東西未委若為言叙乖足下不返重違信柱問顧知心
素
吾誨之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
拜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參承願夫子勿悒悒矣當日緣明府
共飲遂闕問顧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慰寒切
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

王羲之報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殊有勞然叔兄
守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吞委曲故具示可令必達以
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精要有驗信次
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忍卿女轉想何可憂甚
兄喜言不多耳羲之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
遠婦疾猶尒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
阮生何如此粗平安數絕問為慰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得遠嘉興書訂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想足
下有旨信別告具之
云足下向停數日半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言足

下[illegible]使大熱恒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illegible]
示問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遣君如常也知有患者耿耿念勞
心食少勞甚頓還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甚憂勞非一何如復得都下近問不吾
得敬和廿三日書[illegible]二侯
省飛白乃佳致這大[illegible]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
於藍
知比得丹楊書[illegible]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
事復行便為索客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具具
太常故患脚炙[illegible]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集議未知恐
不未復司州旨告[illegible]使雁有書而未得
向亦得萬言委曲所念使人[illegible]見足下乃甚知叔虎昨

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參事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日乘涼行欲往
遲散也王羲之
知賢室委頓何以使尔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
弟虎廿二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對潘家欲剋廿五
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見令送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問
耿耿今已佳也
期已至遲還具足下問耳當力東論道家無緣省苦但有悲
慨不得東此月問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此方物也何以欲此伏幾許
致此四紙飛白以為何似能學不
月末必往遲見君無以為喻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雲服之
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曾見者謂一侯
昨見君歡後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善消
息恆周轉為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請遲其寫懷王羲
之
承足下還來已久　欲參慰為涼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深
覺此委具一兩日少可尋重書展若因行李頻存故舊令遇
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怪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
此帖世多論為差誤蓋
太宗皇帝取其書類右軍遂參列其間所以貴之耳
今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永字耶
雪候既已寒非識久不可忘忽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彼知
問王羲之

知遠比當造次遲見此子真以日為歲足下得審問旨令吾
苟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女好吾皆前得恩作明公深
得歸洛也計令解有縣休尋
知君當有不住者念處窮毒而使人不尚可居情想反理斷
當
凡女想至所苦差不耿耿僕腳中不堪沉陰重痛不可言不
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殊
當憂吾故具示問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劣惟涼意散
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為雨遂乃不復更諸弟兄問疾深護
之不具王羲之白耳
僕近循小園子味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希見
比二處動靜故之常患馳情散騎雍轉利發慰婦人諸惡反
側永嘉至奉集法喜無喻餘可耳得華頁疏故不諸惡不差
纔晏頓何以未復處等近消息懸心君並何為耶此猶未得
書集理行大亂遲此無喻
詣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
離不可居州當西耶遲知問
知彼消晏歲豐又所使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尔
何可以不遊目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
令必達
愛為退臨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
彼鹽井火井有不足下自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
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尔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
以尔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
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法帖釋文第七

法帖釋文第八

王羲之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來未佰不可懷未復諮海問懸情計膏
命行應至遲下公還具承問妹極得散力以為至慰期等故
尓耳因緣不多白羲之死罪
不審定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遲承後問
伏想淯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為慰云所在荒甚可
憂殷生數問比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上以至餘數面不或云
頃歷陽尓耶無緣同為歎遲知問
運民不可得而要當時甚慮叛散
頃為此足勞人意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
知君安善為慰僕似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與上隱
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日一昔勞復不極以此為慰耳力不
鄉里人樂著縣戶令送其名可為領受君頃就轉佳不僕自
秋便不佳令故不善差頃還少敢脯又時敢麨亦不以為佳
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去入間而欲求分外
此或速弊皆如君言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力不具王羲之上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
吾唯　便如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彼人已還吾此猶有
小小往來不欲求著求野近當往就之耳不大思其方不見

可以理而任之者然然此可歎息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為慰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心意君頗令
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
發瘡比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邑及不具王羲之
得書知問腫不差乏氣勿勿面近羲之報
足下各女常昨還殊頓匈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疾高
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骨肉妹未差定期
須狼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故示
得書知問吾疾來殿痛不堪見鄉甚限想行復來脩齡來經
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其
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甚所知足亦復常言耳
闊轉久勞想宣舍知足下當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
知問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當來何如不
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為虛頓力及不具
王羲之白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阮公故尔可憂時收懇大事令速言何萬守篤大惡不得
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纖石今出求救足
下可復助且令得通
冢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佳去
此蒸濕難為人得示知足下故示悲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

頻行就王羲之頓首

不得西問耿耿

近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卅畝尔者為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决便當取問其賈

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

不審比出日佳聚不一尔細然兆東旋未[illegible]情同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遇知君還慰足下時行想今遂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得如比日更成委頓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積不辦至劣劣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不審復何如下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

[illegible]不知當晴不耳倫等還未尉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當以緣想必能果逢此若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由為諸力不具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罔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似痺差不悒悒力知卿王羲之頓首

知彼乃尔切切汝乃獨坐但有憂邑懸遲不能得遣人且吾無復冬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它無所大說故不得寫送謙都黃伯思作箇共表亦復常言耳知兄子書道蕭自必果令徒與書皆之足下勸令至尒與遂書也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

傳矢人不和想小尔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

問王羲之欲問

日五期結極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推此言之無驗如此事君當欲知故及冝得宅

先生適書尔小小不不能佳大都可耳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兩說君可不[illegible]石將差也父得力不不得後問遂悒悒不知懷君云當有[illegible]信得寔其全僕劣劣故遣不具遂具示王羲之

取卿史知耳為長史休種知何似耿耿

商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涼以為佳也慰知多疾患念勞心吾故不欲食幾以為事恐不可久邑邑恩而行故果之王羲之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逝[illegible]就弊數恨無所復及耳

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忽小郡莫得小差須日當何理

法帖釋文第八

法帖釋文第九

王獻之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捨一日臨坐目相勝風旦有感惻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詞盡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豈此感深殆無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淚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獻之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懸情不知可耳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恙乃尒燋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即平和耳負病不成病不憂遠慰卿意今已當向發令張諸物可言殊當復憂懸姆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已還也

諸女無日事懸心既新婦何日發歸對下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摧慟痛毒難居昇徐勞
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以問甯復大頓耳比日憂馳無
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可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
炎熱時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為識菜
所以為識政在此耳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
日如復小勝困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痢今服藥盡溫燥理賈
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卿惡悠不復得安近生冷
體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近下故尓耳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尓不得一拯和憂懷猶深不
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雖相聞故云惡惡懷使君數得書
也
獻之白思戀觸事弥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别將若比還京必
視之耒月十左右便當發奉兄狠復月此告何喻願盡弥
理獻之白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縈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
復頭眼半體疼恒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言寒切不
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今耳遲復旨告獻之
故尓獻之
頓餘上下女和知婢日夕號慰意旨故羸瘵不倪比健也適
奉承去月十二日動靜故常忠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
再拜賢節近感思深惟將號崩絕不可忍處晴快不審體中
何似食啾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西動靜不
審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

此心唯願盡珍重理從此及後動靜
十二日廿七日[illegible]疏具之獻之再拜敬蓋㒰後日感思兼懷
不自勝兄亦同之柰何柰何奉十二日告承極安和慰馳情
姊三兄諸患故尓不損憂馳晴快不審尊體並無何如遲復
耒告撫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幷得力獻之亦豆慣勿謹拜疏
不具謹之等再拜
衛軍猶未耳和而哀勞殊未得盡消息理當以不果復何得
散力甚慰哀鮮臺職不知得恐不復覆筆告懸止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
耳碁石深是可疑事兄喜患散輒發離勢為積乃不易頓復
更思獻之唯頓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恒無它此一事
是羞但疾源不除自不得從瑜事當宜思之也獻之婢性狸
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
獻之白不謂都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柰何
柰何政坐視其殲盡使人悲歎雅子高在此不尓無可成獻
之
阮新婦勉身得稚甚善散騎殊常喜也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懽常苦不盡觸類之暢方欲與
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
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也唯常絕氣耳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懷痛當柰何柰何兄思道書慰意濤
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恐勞益勿勿獻之白號
獻之白思慰轉不可言賠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塞遲諸信
還具動靜獻之白
白東告具天實疾患問何其倉卒之子孫常欣倫早成家以
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隱惜深至惻切心懷娩哀念當可

佳然疾根聚在右脚中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
不佳幸食眠意并為復可可冀非臓病耳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遂於當年不復過此僕
端坐將百日爲尸居所付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
深聽書意寒
玄度何來遲深足入憂懸耶常謂有理因物見多感足下事
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勿思先後公宜消言親親不已意
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佰何物瑜之一十當消送近遣
所以致歎陽諸懷見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諸歎今此貢
上道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西夫多又風不差脚更腫
轉欲書疏自不可已唯縱歎於入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無
它事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彼謝之獻
之等再拜
敬祖日夕邈山陰與羲之相聞頗多感同令翁天覆擬過遠
爲當奈何奈何作書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太宗皇帝嘗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集爲十
卷淳化三年冬
詔刊之後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歐陽脩云往時禁
中火災其板或云尚在但不復賜元祐四年臣得本
於尚書金部員外郎臣呂和卿命工摸刻之後二年復
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十卷並行於時所
以上廣
太宗皇帝聖意訓示天下後世之學者耳元祐七年
五月十有九日朝奉議郎臣劉次莊謹題
太宗皇帝深於草書嘗論之朝於帖中云

真宗皇帝亦善草書
仁宗皇帝喜飛白飛白蓋王羲之以為勢而不敢自
以為善者
仁宗皇帝乃獨善之
英宗皇帝最喜書儒臣王廣淵以書得侍從
神宗皇帝喜徐浩書熙寧元豐間天下化之悉為宗
正時聞
先帝大字宗鍾王書天下復將化之而
先帝脫屣上天入太清矣七月八日臣次莊書
法帖釋文第十終

書學會編卷之一

書學會編卷之二

書史

米元章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為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　蒼頡按史發論世咸不傳徒擬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羨餘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遒古蔡襄咸可祖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　遺墨故斷自西晉

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玩表晉元帝批荅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大王恂次　詹晉武帝批荅次謝萬　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栄秀以赫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婿王貽永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涣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末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標破爛無　櫝晉帖上反安冠簪㯹古玉軸余尋　擲棄軸池中拆玉軸　王涣之加糊共裝為一軸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　亦天下法書第一也

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實家㒸印謝安帖

後以濃墨模搨遂全暈過後歸副史王訦家分為三帖云失
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賞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
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又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縫有
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
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台遷二字有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
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群鵝獻右軍乞書
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
遺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
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
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書印字唐
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為寫道德經當舉群鵝相贈因
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

三十六

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乃知太白以黃庭經為換鵝經
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經生書
人以畫賛猶為非真則黃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為之
耳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
霜未降未可多得當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
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
葛頴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第二右
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年清和稚恭遂進
鎮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某年月日大常
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球禹王家後有禹王跋以門下省印印
之時貴多跋後為章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將輒送介請
未不足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烟變怪多

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王閏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帖云官奴小女王
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
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
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下
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
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
帖連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跡神妙右軍快
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
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顆行今世無右軍真
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鑴布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
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辭云十二

三十七

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為即甚省如何然
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
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
筆如火筯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
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
子美題跋云國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
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汪觀半印王獻
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為答
也唐太宗不收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
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為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六
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入題曰薛邕記之後題
一行曰某年和也賞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疑丞相

歐為許氏故物以遺許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老賞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垂丹徒約王君文臂宗室時監羅務令報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十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服見之事竟見云適存中惜去吾將辭譏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文書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歎曰沈使其皆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質錡持至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殺同會間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嶠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如不能佳上有梁徐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　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辯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為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蹟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為浮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為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肸字敬也然

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篤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　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第一幅其問數字難辯六朝寫經　字法之後人復以唯黃塗蓋數夕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夏繪家恩澤　旁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識此帖書粘於後背表其旁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入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污靜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離騷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如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以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道媚得之于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諸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麥破是歐陽詢補之在丁親字上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去

梁蕭論和氷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王兩字遂以雌黃治之然後用筆今世無此跋叙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跋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跡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清汝紋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不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諭兵事有數行字上有晉家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偽作董份上深下淡筆勢俗其語言無倫遂送至安雖於卷未可數余屢言與汝叙不肯析也

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朝賜王
公者紙花真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
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
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
者未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腹翰墨
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類誰寶真
物水月非虛移模奪質繡繅金鐍瓊緘錦綺猗歟元章守之
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附論數字精妙
跋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入沂摹蓋第二
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綃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
其子之文處是舜欽第一本在廉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
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
與吾家本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
之本及近世妄刻之本與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有此本
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仲忽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之本
易其後背紙遂之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詵見求余家
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缺
得此以自解爾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在之本不及
余家板本也
唐太宗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部尚書
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黃峽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
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硬熟紙辨退之以用生紙錄文為不敏
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
下空紙邊擲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為激切想其忠義
憤發於胸臆然不在字天真發露在於此書石刻[illegible]
際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illegible]
尸京云大宗郭氏分內一帖歆以此帖至於八百千購[illegible]
視之縫有元常戲筆字印小閒筆氣甚有如余所[illegible]
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為然
峽州別駕帖行於紙真子云蛛絲抵[illegible]聖慈令公稍佐刻[illegible]
不深伊逆之也字斷糾宗碩清甚又祭濠州伊君文龐肉帖
並是魯公真跡
山陽簿孫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目
為慈之功後帖孫漸郎官求碑類乞米帖及李大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溶園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為誌
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乘處亦巨川告
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為秘玩然如徐
告粗有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之德一日見語曰頗得
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山此書今在王
詵處
送劉大沖序碧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欽臣名印王云
與唐炯兩出書各誤收卷去炯以將才不偶命而得其無鄰
字剪去碧箋宛墨神彩艷發龍蛇生動和之篤人不裝背揭
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字云與智永千文
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詢陽帖並同並矣亦可歎息也或
謂密為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箋文殊一幅魯公妙跡又有與夫人帖一幅當
是其　令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勰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揚言作兄處副本之孫也

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收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
有李氏帖亦御府首和南近米黻物稍刻石不得輕師
書耳也衛不能流貫隨世所好規矩劍戟為多歷年二十第
詩論草隸通解之張上至衛有一兒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
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兩甚衛得尚書館書耳仰
歷三墨大不可言余乃李氏帖和南此帖以今閣帖字亦多
亦其所撰也次乘多帖邪地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陰撰衛恒
帖偽亦摹入閣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錞
晉正觀閣一種偽好物
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秘閣
收理敬辯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
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
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楮紙上詩一云春來冰未泮

冬至雪初晴為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
絹故老傘三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余始識荊
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皆
此等字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其行甚好
劉環收碧箋戩王帖上有內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印及題顧
遠藏管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晉以若有子
敬帖便可易白玉卷曰此副攷沙捸金此語甚妙余白首收
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軍二
帖正觀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
印記及有顧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易君命為贊
晉賛
米長文收穆藏成都佛閣四長五六上有織上牌子題

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畫織成山水神仙錦一同雲鳳
山侔林唐錦也
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于蘇激家後有倩仲殷余跋詩
曰正觀錄書文二紙不許兒奇尋父弃何為寶寶并以過
亂真歸火照水千年誰人能繼此不自名家殊未智君尔方
來眼須洗又跋金題半歸米又和云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
王家真齋美張翼小兒學近似滄溟指蜀蹄涔水騰蛇無足
體多此以假易真信用智纏所雖多手裂既卷不生毛誰似
米又和云真裂敘句真古紙殺印多時格殊美誠懸尚復誤
疑似有渴介錄辯涇水真偽頭面拳跌此以假中分辯賢智
賢輸時削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黃庭堅和題于後云王
令消弗方尺紙風題倩仲實手美百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
天見諸水拙者竊鈎輒斬趾田恒取齊并聖智錦囊括花百

過蛇蝌淌雁鵝入姓米將之奇一韻和三首呂升卿和二首
許希和三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余後二首又再和者
共成一軸林子虛借去未還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卷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
潭懷古云　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蓋是面觀西南世界一段
物色自有　若知之面前一幅易與杜分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予上初收白麻紙臨□□大中亭乃其初本第
一物至潤收封教行李入餽太尉　渾詩次得精永板本
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刀本告吳融司空圖贈
音辯華光歌張顛草光正枉等盡以易數十又楊傑處得正
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
於唐垌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仁陪賞道亦有正觀印印
文遂復合□一軸亦□缺紙痕一條皆一物也後希見余家此軸

嗟嘆云秘府所有殆不過是希聲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
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角理不平勻書縫離必只
一縫用皆齊一也余甚慨恨閣以摸拓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
一相當者疾呼與過林語所以六字即曰公必書俞妙也此
公精思如此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
驚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是陳子惠太經余目後辟絲彭書
来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像見報今時使道鴻參君詩云劉
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闡道取吾帝
戴嵩為神奇近來白首進道與會者信有龍與皮始知十襄但
進　牛馬祇可　斃　戟戟太平老寺上白紗帽若無冠裘
武士後列肅大殺官女旁侍變脩肩衲清靜子知寡欲函露
唇反法定賦世人觀麻以摩詰不識六朝居士衣僧縣勿輒
亂唐突蔡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拜曾盧何物望蒲

籤一品第一品天下却緣顧愷在連滑劉君既收右軍子敬
帖作贊見寄　略曰蝌黑帶烜作黑風雨天一尺許星五十
五奇文也時君羅湖州米別除余戲答曰清明去郡則得郡
安用作業語洗葉以戲之辭絡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
云書畫間入不見辭米今答以詩云世言米辭或辭米猶言
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知多定如是劉涇過辭
身書大斗言米云云余答以詩云唐滿書畫晉不收卻緣自
不信變所發狂為顛藝顛子不怕人稱米辭劉劉君經惜不
收晉帖云無真只收唐帖故有是句
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凝帖背
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書悔張詢及余於甘露寺淨名齋
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愕然曰某家所收
久矣豈是君書邪余笑曰君有變主不得認物耶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是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裝黏作二十
餘帖仍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不覺大笑
葛與江都陳史交善遂贈之君以為真余借不肯出今在黃
材家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
刻石右軍帖尤多
裝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子看到
幾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多有益於書油
拳蘇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勻硾之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
今人以歙為澄心可笑一卷即分兩埋軟不耐卷易生毛古
澄心以木浸洗一夕明日鋪於卓上曬乾漿硾已去紙復元
性乃今池紙也特搗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
背書台藤紙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水湯摺
而硾古紙知有性不麼蓋紙是水化之物如重抄一過也余
每得古書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一置書下自書背灑細皂
角汁和水霑紙然後入紙底於蓋紙上用活手款按垢膩
皆隨水出外如是續以清水洗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
去復去蓋紙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
好紙上揭去背紙一張背焉不用縮疊四邊只用紙免搯背
重濕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紙與帖齊
頭相挂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古人勤成行道使字在
筒凡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見古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
紙夫其半損字精神一如摹書又以絹帖勤成行道一時平
直良久舒展為堅所隱字上卻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王詵
家書畫被揭損余諭之今不復揭又好用絹背雖熟猶新

硬古紙墨一時蘇耆落在背縫上王所藏書謂桓謝[illegible]
絹素損近好事家例多絹背磨損面上皆成絹文余又以右
軍安西王述書易得唐文皇手詔以棗花黃綾背詔面上一齊
隱起成紋余尋重背以台州黃岩藤紙硾熟揭一半背滑淨
軟熟舒卷更不生毛余家書帖多用此紙一手背手裝方
入笈古背佳者先過自揭不開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
紙四邊著糊粘卓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彌歷之紙乾
下自乾慎不可以帖面金漆卓揭起必印墨余背李邕光八
郎帖光王珉也揭起粘一分墨在金漆卓上一月餘惜不洗
卓上帖今易與王詵上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得于石夷
庚曰言故物也後石携第三厲少府到京帖王因與以五十
星洗鑷不肯易今居陳州有右軍古鳳池紫石硯蘇[illegible]贈以
四十千置往矣古硯心凹所謂硯瓦如銅瓦筆至水[illegible]古

書賛筆圓有功于器也今世傳古畫晉賢圖猶存其製今收書
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天章寺僧所獻也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裹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為裹鮓帖[illegible]
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illegible]更妙帖也[illegible]
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欲人乃王道平也[illegible]
字音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孫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
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
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姓名今歸王
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熟一帖歸薛紹彭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薛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
如今制後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真卿
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用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
真名不花押令時以片紙粘於前頭連勅落日書[illegible]如常

式文牒似不欲也三公第一等入名書名雖大紙吏文亦是
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真帖二字吏部尚書時字其淳
勁蘇耆書蓋記述與鳳師貴圍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子
鄙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道擒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
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復所及[illegible]
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更得小差頃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
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二字余
得於王詵以文皇手詔易之文皇詔宋素臣尚書家物余跋
贊云龍彩鳳英天開日升亟戲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日
動神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簡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筆也是
書障索潤筆簡

呂昌道大夫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穆父王
欽臣侍郎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維[illegible]綃[illegible]草書
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陽冰少時書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跡一卷是唐洞言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咲[illegible]
度玄度諸體書粗有古意李陽冰家一[illegible]有兩冊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題曰其一徐浩本[illegible]一
越州刺史王密本[illegible]螭鈕毛崔鈕何所審定相國寺中有刻
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不同蓋以藍田水蒼[illegible]
為之取水德而魚虫鱗蟠[illegible]龍背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
扶水德然亦王自有真符邪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觴事云云甚奇妙云真跡在越州石氏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畫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真耳對之則懸惶殺人

蘇州邵元伯中元之手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鑑帖與真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真跡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　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沖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摸得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緒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脩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獲于吳都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章以氏族志撿之父名山才遂以爲空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詩遂皆空山字王仲致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與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家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鑑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姚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太夫人告贊爲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余在漣漪寄君詩云老來書與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倘佯天下有識誰鑒

之龍言無此[illegible]吹戰稀訟喋兆客閑閑開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星池灌頌龜魚藏珠甚寶氣夜貫月觀桂實時飄香銀准燭天限織女烟海括地生靈光攜兒乃是翰墨侶挾竹不使與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玉麟辈几鋪雲依依烟花動勃鬱蟠蟠龍蛇起渺茫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翰墨爲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不來來從此荒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前帖宜傾囊購取寄詩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此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獨獠小解事僅趁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硯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illegible]已矣此生爲此因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

有志欲購忘高貲殷勤分治薛紹彭散余購取重跋題薛和云聖草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乎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著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淥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隨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即今未必無褚獠寧馨動欲千金貲古囊織褾可復得白玉爲躞黃金題蓋謂子弟索重價難購也

薛書來云斲收錢氏手敬獻之字上刮去兩字以爲孤子余以爲褾之字俗人恐以爲褾之故刮去因寄詩爲謔唐不收慰問帖云蕭李駸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劫所存慰問者斑斑在箱笈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札自此[illegible]書相後人眼徒　君和云聖賢尺牘間吊問相酬答下筆[illegible]合自妍捷名蹟後人貴品第分真惟前世紙大度

危亂相牽踊白髮如進愴蹣馬似爪㳂獨步為不祥凶語矣
王殘料簡紙吉書乃有十七帖當時傳拔訪所得固已狹于
此半千載歷世同灰劫真聖稀恐譎盡入淳化陵覆載
量細事見廣業唐人工臨寫野馬成百疊硬黃脫真迹均嘆
本摹稍今惟典刑在後世皆可法
薛書来論晉帖誤用字余因作詩云何必識難字辛苦咲揚
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戳不當問拙工意忘
我自足放筆一戳空
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
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 萬杵如金版安
用杭油與池繭高壓巴郡烏絲欄平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
物適心目天使残年同筆硯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
中見薛和云書便嘗滑如碑版古来精紙惟聞 杵成剡竹

卷八

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許墨副以谿岩難之
硯世間此語難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其論筆硯間物云研
滴須琢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
苔更須加萬杵自對翰墨卿一書當千戸無錫唐氏有貲鈎
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唐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坰家
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箋黃庭經云是褚遂良
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
人所貿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致不
薄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搨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
為人購去薛紹彭收前宗千文是北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字
之家園錢印饒氏書堂印錢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
蕭子雲亦奇古又有葛白樂天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
氣殊未佳頌蘭公帖絲囊花綾是唐人句歎幽深墨淺天全

王為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 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佳
工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小不為筆諭人人若同
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樹
而藏諸何陋之有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收貞觀
印縫帖若是粘著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府蓋貞觀書武
后時朝廷無紀綱附馬貴戚丐請得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
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
印跋再入御府也其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是除滅前人印
記所以前後紙邊也今書更無一軸有貞觀開元同用印者
但有建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唐自是晉
成秘閣風氣相高至梁客將太常卿張廷範虜賊猶收書至
多賊侵衣冠事士宗貴殖所謂奪倫是何氣象姑蘇衣冠萬

五十九

家每歲荒及迫節往往使老婦駔攜書畫出售余昔居蘇書
畫遂加多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過下法雲寺解過去長安一
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王羲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
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惜出各各相過賞閱
是宗子房言其人晏與王詵好購得書余嘗目為太尉書駔
平生欲調 厮一官以購書畫不可得今老矣目加昏鑒不
能精也
胡庚脩家有徐浩書經未見
真色紙淡而匀前排雜滑紉紙皺裂在前卷一軸前硯後加
新甚衆
黃紙[illegible]下濕紙烈紙紋[illegible]紙作[illegible]紋軟
[illegible]不可案[illegible]不可爲作若必異[illegible]

德元匱書記亂印書畫余辯出元字脚遂伏其僞木印銅
印作不同故可辯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
我太宗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
亦然　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麄文若施
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
細圈乃麄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王詵家余家印記與唐印
相似始畫換了作細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
填皆無法
如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被罪雖
沒猶貶中書仍舉節省公卿名字則朝廷安也御史臺印
左癸字倒係入用來少有卜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
自置鮮有使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孔文之印一寸半許開元
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刻角一寸已上古篆於鵝鍜縑
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
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鵞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
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
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
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彦真今在三館為胥王詵嘗留門
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葉黄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
書記乃余驗破者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
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已上之所好遂
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

是時不曉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時貴[illegible]
獻公[illegible]參政[illegible]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
俗皆學顏書及蔡襄[illegible]之王文公安石[illegible]
俗亦皆學其體自此[illegible]書者武勝留後劉[illegible]
學書者承議郎滕中[illegible]行書者宣德郎鮑慎由能
篆書者宣德郎[illegible]已上[illegible]古人書者餘未見
書史終

書學大會編卷之二

法帖刊誤目録

卷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卷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法帖刊誤目録終

法帖刊誤卷上 并叙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黄伯思撰

淳化中内府所摹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銓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隷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秘
閣法帖十卷中瑕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辯政和
禮部郎米芾元章筆頗精妙嘗糾閒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
作數百語頗有條理但概舉其目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偽
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衞夫人書逸少閣別稍久
帖之類有難審其偽而識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
為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識評雖當主名昭
然而不能辯者若以田嗟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
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
傳中語遂以為張芝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
者備故懼於元章概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
幼觀古帖至多晚年積習不至而心悟神解特有所得故
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
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真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
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叙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隷之生今
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中杜操伯
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
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
耳米征以此辯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
案省啓帖與後離王帖雖在疑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民報
帖頗與此筆法同終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
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
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
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
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
以遺書餽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
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illegible]文疾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墠數朝三草書筆勢紆繞若一其偽不疑矣時嘗
觀世傳七賢書未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
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正
別因疑其偽是時宿筆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泉書賦始知
七賢帖果李懷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
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當作王也祐桂陽

王也宋使以休祐為休祐[illegible]以祐為是
弔江州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徽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
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州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不須
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州此正高宗書也然然韞多
材帖亦高宗書中云　以示鷁謂曾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
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
材慈深善誨諷奉超庭之訓早善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
咨嗟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
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
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名叔堅而無叔
懷其幕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
王蓋眾傳之疑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遺編
寘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
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
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　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
帖未近古亦宜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
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illegible]玄
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羲獻[illegible]
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illegible]
尚書宣示鍾書真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縫衣帶中
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
真跡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illegible]人家并逸少臨宣
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
體故亦誤真此長風范毋丞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有梁
人書誤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
第五永餞行詩字亦古史本云乎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
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illegible]五將三門
下意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大奇五間總茲三事
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
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忌富貴福祿乃存王道
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
蔡邕等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世以為美之以為尚也
全章見東觀漢書此段軼之衆書人間殊少惟鍾有吳時[illegible]

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自以
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皇象後漢章草一表蓋唐人偽作也
體正[illegible]世傳曹植書與崔賦同皆非真跡至若孫皓上書武
表亦[illegible]草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
所蓄與二鍾虞松三帖為一卷瑕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
婉約雖與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為偽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答
用然於尊老或有之謝　陽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
正書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
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頃[illegible]
勿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称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
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

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龍時爲侍中者
裴矩裴寂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
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
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
者及觀字勢亦數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煞至一帖乃
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韻體以前帖視之如蒹葭倚瓊林
也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山子作而
諸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顔籀注漢書丞相衛
綰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觀逸少敬
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
子先叩頭則古人蓋或有之

陳東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
雜書散勢取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時臨晉宋人帖不爾
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自[illegible]
唐人僞甚矣

第五雜帖 已見歐謂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楊
州瘞易德縣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
未知何人書僞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朞月而致法令使
父子爲鄰書乃李陽冰篆王寮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
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灌通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爲政可
朞月而致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爽俗爲鄰使父子長
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
殊乖舛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程邈在秦雲
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篆乃出今正書不應
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
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
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
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
皆懷琳僞跡也此與師帖尤疎繆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
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
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建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
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尚無
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
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
又前輩論此帖以其勅字從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蓋自
二王以來僞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拘
此定真僞也

隋諱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
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略
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遂臣
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帝評書誤矣袁昂不以
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
武愛道憑虛欲僊則欲仙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
嘯樹則真仙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句東

天然不少□是智果書果頗得右軍骨信哉斯評得其實亦不
至爾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為歐陽率
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
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
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 第
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一
大是全書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
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 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
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蘭購二帖真草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

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
偽也筆精帖真草八分得意書或以為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上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伯思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一作疏耳中聞一作聞諸帖除穆松及秋中
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筆無晉
韻又宅上靖眠過此如命等乃今世俗語不待觀筆迹已可
辯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數豆鼠伏想嫂等 偽作蓋
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痢等語剛 間或云宰相安
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

此或是逸少郗愔帖語耳□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渾逸
少與年抗衡而□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蔡家二
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備官而行成旅
比從下云有詔具僚受闕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
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
逸少書爲此序耳先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
是月下為偽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
未嘗攷賈曾文也
闕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忽遽蔵不一陳字既甚惡
而筆語乃耳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為張
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概
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為大令書非也字勢圍緊殊非獻之體而中云
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按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
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
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
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
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為往得其書信殊
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
晉武帖中已詳辯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
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

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
篤與陶毅家所畜逸少破羌帖中所書[illegible]問其帖云知虞
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
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
使人歎息知仁祖小■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
須問為定今以書示君儀當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
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
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正當時是也是時逸少去會
稽內使已歲餘方適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
乃數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
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
之深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此條與
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

七十二

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它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數
之非也

自初月四日至前後洛帖皆偽如初月有云羲之呈耳頓知
心素致使如然也頓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作第恐是著[illegible]
觀其所補求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余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
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願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
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
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熱期已
至旦反想至七帖■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要知不
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
其偽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
帖[illegible]

深以自慰既復甚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若羲之白耳帖不論
可見其偽

僕近脩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靖以下方
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數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大小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為
耳

足下各殊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 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
淡 之淡干古干嘔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illegible]
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閣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代語阮公故尔一帖非
逸少書

蒸濕帖末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

七十三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
六日書無它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據郗共議作表亦復常
言耳按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 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
皆遣使譬止孫綽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為
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矣
其遷襄陽乃云雖未克進猶襄東西形勢規模有期也則始
雖同眾議而終以為當然翼乎克國之討字彥初是之者十三
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辭前者不便者皆頓首服無之怪也
然翼有志無年後僅十年而晉之亂而興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
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曆及條識於書錄今閣在王仲脩
家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書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時為蜀郡既
捻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問自彰其

衝觸犯此帖官本作衝突甚失其如以就觸為能觸小而為何
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道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儐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帖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故真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本者傳摹僞精非此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與尊長或須今送儐按十七帖有云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蓋其中間蜀事為多耳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宋儋一帖則或以為與桓溫而已本朝僧亦著有奇李昌武翰林詩云宋儋相得桓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已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敬輩猶敢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未之怪溫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宋儋此帖蓋實昨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偽者最少相過甚種日借匪獸之韻自可觀賞黃庭帖雖若王氏子姓之小字其稍豪筆頑鹿之類或以此為即逸少所愛之猶甚可鄙唉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晴息帖云頼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与姜小而肤若寨填者行中作也當依本為暖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逮想慨然乳琳之帖恨恨帖中轉□等字皆旁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小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積南亭敘者不以知若之將至旁一僧字為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字理矣按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典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本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書摹帖者勿問其點畫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旁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稍屬後人不曉輒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觀子毋體所第五卷近世偽作釋者果書旨也每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服石深是可疑事兄豈是散那發癰散者共食散之類散中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故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卵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得大墓内有礜石滿塋此段本草礜石引亦作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

裴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復全不顧其以多策難以得之便自

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書郎唐
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改敬一字多省其波
也但東晉吳會與用武之國建武二字章草體異相亂豪者
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嫂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鶩群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　僕觀此帖殊不恐但終
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誕如從空
中擲丈外鋪下恐　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
崇虛劉道士鶩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
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𥡴村
道士舉群贈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　按崇虛館乃宋明
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

七十八

其僞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泰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字
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余前所校書諸書辨古
致自謂竟理謂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
既察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為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
論書哉
法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往之雖曾閱吾家所藏古府帖且
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考循
證據使真贋了然識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
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
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書王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川
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秘古跡石刻所本其其易識蓋了

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核實音者
寡而剖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
其洞察真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宗
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然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
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日
瀚襄陵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七十九

晉書字會編卷之三

書學會編卷之四

法帖譜系敘

魏晉真墨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間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搨往往失真無復故意去古益遠降而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髣髴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考矣可勝歎哉惟

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寶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歷代名迹列之秘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幾世　得其一二者未暇詳考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寡陋自幼粗知崇慕書學而識見陋隘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根本未識宜近世所藏率是存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校知筆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考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八十

法帖譜系

淳化法帖　淳化三年刻板藏禁中十卷是爲歷代法帖之祖

潭陽帖　鼎帖　大觀太清樓帖　慶曆長沙帖

劉丞相私第本　碑匠家本　三山木本　長沙新刻　蜀本　長沙別本　廬陵蕭氏本

二王府帖　黔江帖　臨江戲魚堂帖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福清李氏本

利州本

絳帖舊帖　尚書郎潘師旦以官法帖刻石增置別帖爲二十卷

新絳本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凡例若圖成

八十一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戢櫜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八年 府所藏歷代真跡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叙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跡集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　御府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燬遂不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絕以官法帖爲難得今得自降公帖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摹者也　歐陽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

王氏所收皆以集閣帖十卷内郁音所行二十四日帖乃
此卷中者而於韻公帖親題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
家[illegible]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求鍾王[illegible]
集為法帖十卷摹刻以賜群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安
以官法帖鏤板案布於人間後有尚書潘師旦又摹[illegible]
尤妙者別為若干卷與劉氏本並行至于集録古文不
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數入録
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疲也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illegible]
本賜群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
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不能有餘
而不甚黟黑以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illegible]此本可
當舊板之半耳
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illegible]
本前有目録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illegible]已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illegible]之國子監其首
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 御府[illegible]多用匱紙蓋
打金銀泊者也字畫精神極有[illegible]亦時有舊拓
者元板尚存迨來碑工往往作[illegible]以厚紙覆板上
隱然為銀錠 痕以惑人第[illegible]拓本之滴劭矣
淳熙修内四本
淳熙閒修内司本奉 旨[illegible] 禁中[illegible]欲刻樣卷同淳
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
五日修内司恭奉 聖旨摹勒上石
大觀大清樓帖
大觀中奉 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
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
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摹勒上石而人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易其標
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
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收 宣政間所拓甫
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 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
已磨去光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
尾篆題而增釋文故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
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推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利
州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拓[illegible]
本甚多釋文字畫[illegible]臨江帖為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
于石真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帖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
字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
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
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
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
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丑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

卌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日以辨卷尔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所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余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　復見一本于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字止三兩卷有之盖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高綸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别刻一本以應求者余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少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　舊石損缺者皆别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爵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損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佳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盖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嘗假其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本

秦子明常以里中見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瀘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余淳祐甲

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彷彿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等書三行其次有帖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劉焘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勒八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御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立入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祭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署云沙湯正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為一行靈芝鐫為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致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纁㣲伯高寓是邑出所藏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烏鎮湖州張氏以綠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拓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遇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余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書上後一本於向氏州堅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閣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願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可恨耳趙宰州憲云丙戌歲在宗岸有以法帖板質于爵舍族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
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泉州章厲塔題名四帖其刻頗精賈氏家得之往往雜為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墨每每有研光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石軍數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大夫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官帖規刻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守長沙余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本後亦有淳化篆字此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聽斷也

八十六

蜀本
余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行帖同初亦疑為臨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石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千字為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論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家刻未半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功緒甫就[illegible]

也殿元閣已損失二十餘段非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上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于家為別本以行於世又曰潘師旦者嘗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蓋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壑盛行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審頃見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

八十七

已難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同余家藏舊本亦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側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之又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此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致于兵火之變慮其遂至湮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西川官滿得關過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州毛監丞所不惟九卷與前說正合而二十餘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

是始所出之當衡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後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
第二行茂字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
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
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乃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五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
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并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
同而第九卷尤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
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　本往往南渡後北人所相傳
榻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
摹刻為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
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盡始乎此
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
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爆筆有如闕落存筆字
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
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
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
封書為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絶相似或只是一石但東庫内亮字不全

右逐帖筆畫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
人宋儋二帖無爆筆文字實較東庫本楷句但墨法雖真
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規模圖用前處有之墨色與石本相近而字元
卷大令書只用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而字有右
邊轉筆非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于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
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

書學會編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黃瑜編瑜字廷美華亭人案明有兩黃瑜皆字廷美皆景泰天順間人其一爲黃佐之祖有雙槐歲抄別著錄此黃瑜則天順六年官肇慶府知府此書卽其在肇慶所刻也凡四種一爲劉次莊法帖釋文一爲米芾書史一爲黃伯思法帖刊誤一爲曹士冕法帖譜系無一字之考証而譌脫至不可讀蓋書帕本耳

王氏畫苑十卷畫苑補益四卷

〔明〕王世貞輯　詹景鳳補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王元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畫苑十卷畫苑補益四卷》提要

重刻古畫苑選小序

余鎭鄖時嘗欲薈蕞書畫二家言各勒成一書書苑巳就多至八十餘卷欲梓之而物力與時俱不繼其畫苑尚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鮮行世者各十餘種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傳

之上都又會聞襄本巳蕩於江友人王光祿孟起有志慕古余搜篋中僅得畫苑授之俾雕梓以傳光祿請余題首余嘗謂書固小技然紀言紀事要必托之以傳若畫最爲無所繫者譬則天地間之佳木麗卉而巳夫佳

木麗卉了無益於天地然使大塊之内盡刈而爲甌脫鞠而爲黄茆白草何所取觀哉故夫畫之用饒才情者以爲無聲之詩而愛紀述者以爲無文之史良有意也若夫推原證品合文與獻而紀之唐以前雖人殊要之皆不可及已是役也姚太守叙卿朱刺史正伯實司校讐焉法得附書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金陵朱之蕃書

古今名畫苑序

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爲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顔光禄之訓曰圖理而爲卦也圖識而爲書也畫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瑚戈若岣嶁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爲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略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

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為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籍以紀皆書為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陋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為籀為

斯為鍾為張為崔為蔡為羲為獻其賢者為杜為師為梁為衛為索為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褚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為顧為曹為衛為陸為張為道子為成其賢者為墨為最為徵為達為廙為二閻為展為董為尉遲為二李為維為昉為全為董為六朝諸賢以至荊

范馬夏巨然孟頫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覩古聖喆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懍然而思戒者哉覩仙釋之消搖而不寄悰於塵外者哉即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

哉夫喬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而比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陋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畧訪法書例採古今

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得若干卷名曰畫苑而爲之序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朱之蕃書

金陵徐智督刊

王氏畫苑卷之一目錄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第一卷
古畫品錄
續畫品錄
第二卷
後畫錄
續畫品
第三卷
貞觀公私畫史
第四卷
圖畫歌
筆法記
山水論

目錄終

金陵徐智督刊

古畫品錄

南齊謝赫撰

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沈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五代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居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事孫權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秘閣之内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晉時

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爲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高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嘗結構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遒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爲寶也

袁蒨

比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壁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 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絕妙同流眞爲

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
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輿卓之中莫與爲匹豈直
棟梁蕭艾可擠㨲璵璠者哉

顧愷之 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奇縱橫逸筆力道韻雅
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未盡其
善神鬼及馬泥滯於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
實爲領袖及乎子顒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
非其所長也

吳暕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採變巧不竭
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
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
動流恢服傳於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懲本性
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蘧道愍 章繼伯

並善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

亦爲入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蒨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眞細而論
之景玄爲劣

第五品 三人

劉瑱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
長婦人爲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眞然觀察詳審甚

得恣態

晉明帝 諱紹元帝長子師王廙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迹歷落往往出羣時人為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於生氣

古畫品錄 畢

續畫品錄

唐御史大夫李嗣真撰

夫丹青之妙未可盡言皆法古而變今也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墨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哲今之所載並謝赫之所遺有可採者更稱一家之集且古今評畫高下必詮其中優劣可以意求諸爾

湘東殿下

開列至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並劉姚最語脫落不全今更不錄

上一品 凡三人

劉褒 桓範 趙岐

上品中 凡三人

陸探微 閻立德 閻立本

上品下 凡三人

王廙 張僧繇 楊契丹

中品上 凡一十九人

衛協 史道碩 曹髦

曹不興 吳 顧凱之 東晉 戴逵

顧寶先 顧景秀 南齊 袁倩

史敬文　蘧僧珍　陸杲
戴顒　姚曇度　張善果
毋德童詩男　曹仲達　袁子昂
僧法輪　楊子華　董伯仁
中品中凡四人
楊循　宗炳　陶景真
展子虔
中品下凡一十二人
荀勖　王獻之　毛稜
顧駿之　謝赫　謝惠遠

戴蜀　陸整　江僧寶
解倩　王知慎　劉董
下品上凡四人
毛惠秀　史粲　嵇康
高貴鄉公
下品中凡一十八人
王羲之　毛惠遠　康元之
陸探綏　范懷珍　梁元帝
聶松　高尚士　外國僧迦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康菩薩

鄭德文　孜尚子　江志
吳智敏　楊須跋　檀知攸
下品中凡八人
晉明帝　蔡贊　范長壽
又
蔡邕　夏瞻　謝稚
劉頊　張墨　戴勃
史藝　劉斌　王微
尹長生　吳暕　張則
僕道輿　陸綏祖　劉徹

康昕　濮萬年　朱僧繇
褚靈石　蕭賁　張季和
章愜伯　謝約　蘧道敏
沈粲　僧惠覺　鍾宗斐
王奴兒　丁寬　王殿
陳公恩　沈摽　虞堅
焦寶願　嵇寶鈞　因僧亮
徐德祖　劉殺鬼　高孝珩
閻思光　解倧　劉烏賊
陳善見　程瓚　李雅

王仲舒　楊德紹　周烏孫
張仲舒　范龍樹　倪武端
思靜心
右唐御史大夫李嗣眞所錄畫剟取姚最之說上中下三品姓名則最所無者嗣眞遂不能措一辭其間不愧於人亦甚矣

續畫品錄畢

後畫錄

唐弘福寺沙門彥悰撰

彥悰爲帝京寺錄因觀在京名跡其中優劣差降甚有不同若曹姚之徒巳標前錄張謝之伍題之續品沙門之内弃其數人但非釋氏所宜故闕而不錄都合二十七人名曰後畫錄如鄭法輪太常成嵩尹伯于長通竺元標等雖行於代未曰名家若茲之流以俟來哲時貞觀九年春三月十有一日序

周中大夫鄭法士
取法張公備該萬物後來冠冕獲擅名家

隋孫尚孜
師模顧陸骨氣有餘至於鬼神性多偏擅婦人亦有風態

北齊楊子華
北齊之最唯公有圖善寫龍獸能致風雲

周常侍田僧亮
自恃生知不由師授田家一藝今古殊絕

北齊朝散大夫曹仲達
師依周研竹樹山水外國佛像無競於時

唐司平太常伯閻立本

學宗張鄭奇態不窮變古象今天下取則

隋參軍楊契丹

祖述曹公改張琴瑟變夷爲夏初是斯人

唐武騎尉范壽

博贍繁多有所推尚至於位置無待經略

唐朝散大夫王定

骨氣不足適媚有餘菩薩聖僧往往警絕

唐驃騎尉張孝師

象制有功云爲盡善鬼神之狀羣彥推雄

唐殷王府法曹王知愼

受業閻家寫生殆庶用筆爽利風彩不凡

唐吳智敏

宗匠梁寬神襟更逸終於是門損益可知

唐振威校尉檀知敏

棟宇樓臺陰陽向背歷觀前古獨有斯人

唐吐火羅國胡尉遲乙僧

善攻鬼神當時之美也有兄甲僧在其本國矣

外國鬼神奇形異貌筆跡洒落有似中華攻改四時

花木

唐振威校尉唐薩陀

無間伏膺靈心自悟如初花晚葉變態多端異獸奇禽千形萬品

唐廣陵郡倉曹參軍李湊

揮毫造化動筆合眞子女衣服萬品千門筋脉連帶形狀奇絶天寶年中過之古人

後畫錄畢

續畫品幷序

陳姚最撰 吳興人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公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掖庭致聘遠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孰究精麤擯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遒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效如負日月

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噫訪理絶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治點不息眼眩素縟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妍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覩魚鱉謂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

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雖欲游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由象著今莫不貴斯鳥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倕斷其指巧不可爲杖策坐忘既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銓解畫無多是故備取人數

旣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湘東殿下 梁元帝初封湘東王嘗畫芙蓉湖醮鼎圖

右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復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眞仙爲難王於像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餘時復遇物援毫造次驚絶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圖製雖寡聲聞於外非復討論木訥可得而稱焉

劉璞

右胤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墮矣

沈標

右雖無偏擅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未臻全美殊有可觀

謝赫

右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點刷研精意在切似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別體細微多自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壯雅之懷然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毛惠秀

右其於繪事頗爲詳悉太自矜持番成羸鈍遒勁不及惠遠委曲有過於稜

蕭賁

右雅性精密後來難尚含毫命素動必依眞嘗畫團扇上爲山川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辯千尋之峻學不爲人自娛而已雖有好事罕見其迹

沈粲

右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屏幛所圖頗有情趣

張僧繇 五代梁時 吳興人

右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㭊其妙俘晝作夜未嘗厭怠惟公及私手不停筆但數紀之内無須臾之閑然聖賢曬矚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雖云晚出殆亞前品

陸肅 一本作綏肅

右綏之弟早藉趨庭之教未盡敦閱之勤雖復所得不多猶有名家之法方效輪扁甘苦難投

毛稜 惠秀姪

右惠遠之子便捷有餘眞巧不足善於布置略不煩

草若比方諸父則牀上安牀

嵇寶鈞 聶松

右二人無的師範而意兼眞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辯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焦寶願

右雖早游張謝而靳固不傳旁求造請事均盜道之法殫極斲輪遂至兼採之勤衣文樹色時表新異點黛施朱重輕不失雖未窮秋駕而見賞春坊輸奏薄伎謬得其地今衣冠緒裔未聞好學丹青道堙良足爲慨

袁質

右蒨之子風神俊爽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嬰痟痾之病曾見草莊周木鴈卞和抱璞兩圖筆勢遒正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頌比之書翰則長胤貍骨之方雖復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苗而不實有足悲者無名之實諒在斯人

釋僧珍 釋僧覺

右珍蓮道慜之甥覺姚曇度之子並弱年漸漬親承訓勖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薪染服之中有斯二道若品其工拙蓋嵇聶之流

釋迦佛陀 吉底俱 摩羅菩提

右此數手並外國比丘既華戎殊體無以定其差品光宅威公雅耽好此法下筆之妙頗爲京洛所知聞

解蒨

右全法章遂筆力不逮通變巧捷寺壁最長

續畫品終

貞觀公私畫史幷序

中書舍人裴孝源撰

敘曰虙犧氏受龍圖之後史爲掌圖之官有體物之作蓋以照遠顯幽佯列羣象自玄黄萌始方圓辯正有形可明之事前賢成建之跡遂追而寫之至虞夏殷周及秦漢之代皆有史掌雖遭罹播散而終有所歸及吳魏晉宋世多奇人皆心目相授斯道始興其於忠臣孝子賢愚美惡莫不圖之屋壁以訓將來或想功烈於千年聆英威於百代乃心存懿迹默匠儀形其餘風化幽微感而遂至飛游騰竄驗之目前皆

可圖畫且夫藝有精深學有疎密前賢品錄益多其流人唐漢王元昌天植其材心專物表含運覃思六法俱全隨物成形萬類無失每燕時暇日多與其流商確精奧以余耿尚常賜討論遂命魏晉以來前賢遺跡所存及品格高下列爲先後起於高貴鄉公終於大唐貞觀十三年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共二百九十八卷屋壁四十七所目爲貞觀公私畫錄又集新錄官庫畫總二百九十八卷三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十三卷是左僕射蕭瑀進二十卷楊素家得三卷許善心進十卷高平縣行書佐張氏所獻四卷褚安禮進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無所得人名並有天和年月其間有二十三卷恐非晉宋人眞跡多當時工人所作後人强題名氏時貞觀十三年八月望日序

宋明帝像　宋景和像

豫章王像　建平王像

江夏王像　零陵王像

王太宰像　羊玄保像

江智淵像　顧慶像 梁太清目所無

孫高麗像　孝武功臣像

勳臣像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王榮像十一人圖 劉季之像蕭史圖服秉箴圖鬭鴨圖

右十三卷是陸探微眞跡隋朝官本

建安山陽二王像　沈曇慶醉像

麻趦之徐僧寶像 梁太清目中無

靈臺寺瑾統像　毛詩新臺圖

蔡姬蕩舟圖 梁太清目中無　劉亮騳馬圖

高麗赭白馬圖　蟬雀圖

鬭鴨圖 梁太清目中無　獮猴圖

右十二卷並摹寫本非陸眞迹與前十三卷共二十

五卷題作陸探微畫隋朝官本亦有梁陳瓶記

新豐放雞犬圖　二疏圖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於陵子黔婁夫妻像

黄河流勢圖　盜跖圖

右四卷魏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 梁太清目不載

毛詩北風圖 梁太清作謝稚畫

毛詩黍離圖 梁太清止有此圖

卞莊刺二虎圖　吳王舟師圖

列女圖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小列女圖楞嚴七佛圖

右五卷衛協畫隋朝官本

史記列士圖　息徒蘭圃圖

洛神賦圖 已上三卷梁太清目中所有餘皆所無

穆天子燕瑶池圖　漢武回中圖

畋游圖 梁太清目有游獵圖恐是此

瀛洲神仙圖　雜人風土圖

右八卷晉明帝畫隋朝官本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禹會塗山圖殷湯伐桀圖洛中貴戚屬畫列女

濠梁圖一卷 梁太清目作濠卷行載下二卷

十弟子圖　輕車迅邁圖

孝經圖 梁太清目此下並不載　狩河陽圖

秦王游海圖　汾陽鼎圖

楚令尹泣兩岐蛇圖

游仙圖　孟母圖

洛陽平門翻車圖

右十一卷謝稚畫隋朝官本

王僧綽像　懷香圖

蟬雀圖　雜竹樣 上四卷梁太清目無

孫公命將圖　陸士衡詩會圖

王謝諸賢像　名臣像

刺虎圖　小兒戲鵝圖 一云昭明太子像

右十卷顧景秀畫六卷隋朝官本

山陽七賢圖 梁太清目中無　醉客圖

刀戟戲圖　騎馬圖一卷 一云四卷

右四卷毛惠遠畫隋朝官本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葉公好龍圖

併除圖一卷 梁太清目止有此卷

釋迦十弟子圖　胡僧像

剡中溪谷村墟圖

右四卷毛惠秀畫隋朝官本

豫章王燕賓圖 梁太清目中有
維摩詰變相圖　天女像 一本作天王像
東晉高僧像三卷
無名眞貌一卷 三人冠戴齊題云袁蒨畫有梁太清年月
博奕圖　三龍圖一卷
右七卷袁蒨畫並是梁朝官本有太清年月號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蒼梧圖
朝臣像　吳中舟行圖
少年行樂圖 上二卷太清目所有
右三卷劉瑱畫隋朝官本

豫章王像　唐居人馬圖 太清所無
右二卷遽師珍畫梁朝官本
巢由洗耳圖　獅子擊象圖 云宗炳畫
右二卷題云嵇康畫未詳隋朝官本 康畫太清目中所不載
講學圖
右一卷蔡邕畫隋朝官本有晉宋梁陳年月印記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小列女圖邕畫太清目所不載
吳季札像　嚴君平賣卜圖
兩京圖
右三卷楊脩畫隋朝官本有晉明帝題記 太清目所不載

周穆王八駿圖　服乘箴圖
七命圖　金谷園圖 已上太清所無
燕氏送荊軻圖　王濬弋船圖
田家社會圖　梵僧圖
右八卷史道碩畫隋朝官本
張彥遠名畫記田家十一月圖
尚平子圖　董威輦詩圖
嵇阮像　胡人獻獸圖
漁父圖　十九首詩圖
五天羅漢像　杜征南人物圖

吳中溪山邑居圖　黑獅子圖
名馬圖
右十一卷戴逵畫隋朝官本 此下脫
司馬宣王像 麻紙白畫　謝安像 麻紙白畫
劉牢之像　桓玄像
列仙圖 上五卷梁太清目所有　唐僧會像
沅湘像　三天女像
八國分舍利圖　木鴈圖
水府圖　廬山圖
樗蒲會圖　行龍圖

虎嘯圖　虎豹雜鷙圖
梟鴈水洋圖
右十七卷顧愷之畫九卷隋朝官本
豫章王像　宋竟陵王像
勳賢圖　褚淵袁粲像
張興像　天竺僧像二卷
射雉圖已上八卷梁太清目所不載　洛中車馬圖二卷
越中風俗圖二卷　高麗鬬鴨圖一卷
右十三卷顧寶光畫隋朝官本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鬬雞圖

龍頭樣四卷四頭
青溪側坐赤龍盤赤龍圖二卷
南海監牧進十種馬圖
夷于蠻獸樣一卷已上五卷皆太清目中所無
右五卷曹不興畫二卷隋朝官本
九州名山圖梁太清目所有　朝陽谷神風水圖
秦始皇東遊圖
右三卷戴勃畫隋朝官本
立釋迦像太清目無　周盤龍像
右二卷陸綏畫

黃帝昇仙圖太清目所有　張子平西京賦圖
梁翼人馬圖
右三卷史文敬畫梁朝官本
孫倬像　漁父圖梁太清目所有
王羲之像
右三卷史藝畫
虎豹圖　孔雀鸚鵡圖已上一卷太清目所有
右二卷陶景眞畫隋朝官本
潁川先賢圖得于楊素家　惠持師像
問禮圖　永嘉屋邑圖已上皆梁太清目中所有

右四卷宗炳畫隋朝官本
殷洪像太清目所有　白馬寺寶臺樣
右二卷姚曇度畫
南朝貴戚圖　車馬圖
駱簡像　牛車圖
山陰王像
右五卷月長生畫
蘇門先生圖一卷　名臣像一卷此卷梁太清目所無
右二卷濮萬年畫
維摩詰變相圖一卷梁太清目所無

右一卷張墨畫隋朝官本

蘇武圖　游仙圖

右二卷蔡斌畫

悉達太子納妃圖　靈嘉塔樣

右二卷張善果畫一卷隋朝官本

（善果畫太清目所不載或云善果僧繇之子李源序云以品格高下豈空虛此）

穆天子八駿圖　息嬀圖（一作史道碩畫）

右二卷史粲畫（梁太清目所無）

朱買臣圖（太清目無）　列女傳仁智圖

列女傳貞節圖（太清作謝稚畫）

右三卷陳公恩畫一卷是隋朝官本

王獻之像

右一卷鍾宗之畫（或作宗斐）

敗春圖（梁太清目無）

右一卷王殿畫隋朝官本

安期先生圖

右一卷謝赫畫（梁太清目無）

吳山圖　楚人祠鬼圖

右二卷夏侯瞻畫（梁太清目作馬瞻疑非是二卷皆無）

耤田圖一卷全幅長三丈

右一卷章憾伯畫隋朝官本（或作雜伯太清目無）

渥洼馬圖一卷　孝子屏風一卷（太清作弘景畫）

右二卷范懷賢畫隋朝官本（或作懷堅）

文殊像一卷　游春苑圖二卷

芙蓉湖醮鼎圖一卷

虎圖一卷

鸛鶴弄陂澤圖一卷（上六卷太清目所無）

右六卷梁元帝畫並有題跋印記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職貢圖）

職貢圖三卷　小兒戲鴨圖一卷

右四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梁陳年號題（梁太清目所載）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御臨軒圖）

五天人樣二卷　九子魔圖一卷

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一卷

右四卷解倩畫一卷是隋朝官本（太清目無）

弗林圖人物器樣二卷

鬼神樣二卷　外國雜獸二卷

右六卷西域僧迦佛陀畫並得楊素家

漢武射蛟圖一卷　吳王格虎圖一卷

羊鴉仁躍馬圖一卷　行道天王像一卷
維摩詰像一卷　寶詰像一卷
摩衲仙人像一卷　朱异像一卷
梁宮人射雉圖一卷　醉僧圖二卷
詠梅圖一卷　横泉鬬龍一卷
雜人馬兵刀圖一卷　昆明二龍圖一卷
青溪宮水恠圖四卷 以上諸畫太清目皆無
右十九卷張僧繇畫九卷隋朝官本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梁武帝像定光像田舍兒舞圖
楞伽會圖一卷　寶積變相圖一卷

右二卷張儒童畫 僧繇之子太清目不載
支道林像一卷
右一卷聶松畫隋朝官本 梁大清目不載
斛律金像一卷　鄴中百戲圖一卷
北齊貴戚游苑圖一卷
雜宮苑人物屏風本一卷
右四卷楊子華畫隋朝官本 自子華下皆北地畫手或云梁後改太清目中不載
齊神武臨軒對武騎圖二卷
慕容紹宗像一卷　弋獵圖一卷

斛律明月像一卷　盧思道像一卷
名馬様一卷
右七卷曹仲達畫六卷是隋朝官本
周明帝畋游圖一卷　彌勒變相圖一卷
雜臺閣様一卷　隋文帝上廄馬圖一卷
農家田舍圖一卷
右五卷董伯仁畫一卷是隋朝官本
隋文帝入佛空像一卷
阿育王像一卷　楊素像一卷
賀若弼像一卷　陳叔英像一卷

擒明盧明月像圖一卷
洛中人物車馬圖様一卷
北齊畋游圖一卷　貴戚屏風様二卷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游春苑圖
右十卷鄭法士畫一卷是隋朝官本
雜物變相二卷　豆盧寧像一卷
隋朝正會圖一卷　幸洛圖一卷
貴戚游燕圖一卷
右六卷楊契丹畫一卷是隋朝官本
法華變相一卷　南郊圖一卷

長安車馬人物圖一卷

雜宮苑圖一卷　弋獵圖一卷

王世充像一卷

右六卷展子虔畫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王母圖朱買臣覆水圖齊後主幸晉陽之圖

美人詩意圖一卷　屋宇樣一卷

雜鬼神像三卷

右五卷孫尚子畫

黃帝戰涿鹿圖一卷

姜源圖一卷 太清目作遽師珍畫

禹貢圖二卷　燕太子丹圖一卷

蓄史圖一卷　孫氏水戰圖一卷

五岳真形圖一卷　紀年詩意圖一卷

雜鬼神樣二卷

右十二卷皆甚精奇隋朝以來私家搜訪所得內三卷近陸探微先無題記可考

列女傳仁智圖　獅子圖

良獸圖 已上三卷梁太清目所有　魚龍相戲圖

吳楚放牧圖　村社會集圖

右六卷王廙畫隋朝官本 本作戴逵下脫略補此

張彥遠名畫記又有獅子擊象圖屏風圖

已前總二百八十一卷幷無名畫十二卷計二百九十三卷

晉瓦官寺 有顧愷之張僧繇畫壁在江寧

宋法王寺 顧駿之畫在永嘉

晉龍寬寺 史道碩畫在江陵

晉本紀寺 史道碩畫在郊中

齊王觀寺 沈標畫在會稽

魏白雀寺 董伯仁畫在汝州

魏北宣寺 楊子華畫在鄴中

梁定林寺 解倩畫在江寧

梁惠聚寺 張僧繇畫在江陵

梁延祚寺 張僧繇畫在江陵

梁長慶寺 江僧寶畫在江陵

梁何后寺 陸整畫在江寧

梁光相寺 丁光畫在江陵

梁陟屺寺 張善果畫在江陵

梁高座寺 張僧繇畫在江寧

梁景公寺 江僧寶畫在江寧

梁開善寺 張僧繇畫在江寧

梁瓦官寺 顧寶光畫 在江寧

梁報恩寺 張僧繇畫 在會稽

梁資福寺 解倩畫 在延陵

梁天皇寺 張僧繇解倩畫在江陵

北齊大定寺 劉殺鬼畫 在鄴中

周濟覺寺 董伯仁鄭法士畫在幽州

陳棲霞寺 張善果畫 在江寧

陳興聖寺 張儒童畫 在江都

陳建善寺 陸整畫 在江都

陳靜樂寺 張善果畫 在江都

陳東安寺 張儒童展子虔畫在江都改爲常樂寺

陳終聖寺 董伯仁畫 在江陵

隋西禪寺 孫尚子畫 在長安

隋東禪寺 鄭德文畫 在長安

隋慧日寺 張善果畫 在江都

隋永福寺 楊子華畫 在長安

隋靈寶寺 展子虔鄭法士畫在長安

隋光明寺 田僧亮展子虔鄭法士楊契丹在長安畫

隋敬愛寺 孫尚子畫 在洛陽

隋天女寺 展子虔畫 在洛陽

隋雲花寺 展子虔畫 在洛陽

隋清禪寺 陳善見畫 在長安

隋光發寺 董伯仁畫 在洛陽

隋興善寺 劉烏畫 在長安

隋皈依寺 田僧亮畫 在長安

隋淨域寺 張僧繇畫自江外移來 亦有孫尚子畫在長安

隋恩覺寺 袁子昂畫 在洛陽

隋空觀寺 袁子昂畫 在長安

隋隆法寺 范長壽張孝師畫在長安

隋寶剎寺 鄭法士楊契丹畫在長安

右寺四十七所並是名工真跡今東都古畫尚多未得檢閱爾今集檢前蹤取其法度兼之巧思維二閻楊陸迎出常表袁張兩家父子亦得居其次閻本師祖張公可謂青出於藍矣至於人物衣冠車馬臺閣並得南北之妙楊張父子亦謂世不乏賢博陵大安誠曰難兄難弟之學者陳善見王知慎之流萬得其一國未及於風神尚汲汲於形似今人所蓄多是陳王寫搨都非楊鄭之真筆毎將真玩深宜精別也

貞觀公私畫史終

沈存中圖畫歌 名括

畫中最妙言山水摩詰峰巒兩面起李成筆奪造化工荆浩開圖論千里范寛石瀾煙林深枯木關仝極難比江南董元僧巨然淡墨輕嵐爲一體宋迪長於遠與平王端善作寒江行克明已往道寧逝郭熙遂得新來名花竹翎毛不同等獨出徐熙入神境趙昌設色古無如王友劉常亦堪並黄筌居寀及譚宏鷗鷺春蒓蜀中景艾宣孔雀世絶倫羊仲甫雞皆妙品惟有長安易元吉豈止獐猨人不及鵰鷹飛動爰張涇番馬胡瓌岌然立濠梁崔白及崔慤孛虎屛風洪

御幄海河徐易魚水科鱗鬣如生頗難學金陵佛像王齊翰顧德謙名皆雅玩老曹菩薩各精神道上李劉俱偉觀星辰獨尚孫知微盧氏楞伽亦爲伴勾龍爽筆勢飄飄錦里三人共輝焕西川女子分十眉宮粧撚線周昉肥堯民擊壤鼓腹笑滕王蛺蝶相交飛居寧草蟲名浙右孤松韋偃稱世希韓幹能爲大宛馬包鼎虎有驚人威將軍曹霸善圖寫玉花驄並令傳之馭人相扶似偶語老仕詠入丹青詩少保薛稷偏攻鶴雜品皆奇惟石恪戴嵩韓滉能畫牛小景惠崇烟漠漠唐僧傳古精畫龍毫端想與精神通拏珠奮身奔海窟鬣如飛火騰虛空忠恕樓臺眞有功山頭突出華清宮用及象坤能畫鬼角觜鐵面頭蓬鬆侯翼曾爲五侯圖海山聚出風雲鳥爾朱先生着儒服呂翁碧眼長髭鬚愷之維摩失舊跡但見累世令人模探徽眞跡存一本甘露板壁後猊枯槎蛇惡鬼銜火獸鑿名道子傳注吳僧繇殿龍點雙目即時便有雷霆驅仙翁葛老度溪嶺瀟灑數幅名遷居輞川弄水秤捕魚長河亂葦寒疎疎子家所有將盈車高下百品難俱書相傳好古雅君子覩詩觀畫言無虛

沈存中圖畫歌 終

筆法記 名畫山水錄

洪谷子荆浩撰

太行山有洪谷其間數畝之田吾常耕而食之有日登神鉦山四望迴跡入大岩扉苔徑露水怪石祥烟疾進其處皆古松也中獨圍大者皮老蒼鮮翔鱗乘空蟠虬之勢欲附雲漢成林者爽氣重榮不能者抱節自屈或迴根出土或偃截巨流掛岸盤溪披苔裂石因驚其異遍而賞之明日携筆復就寫之凡數萬本方如其眞明年春來於石鼓岩間遇一叟因問具以其來所由而答之叟曰子知筆法乎曰叟儀形野

人也豈知筆法耶叟曰子豈知吾所懷耶聞而慚駭叟曰少年好學終可成也夫畫有六要一曰氣二曰韻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筆六曰墨曰畫者華也但貴似得眞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眞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不可執華為實若不知術苟似可也圖眞不可及也曰何以為似何以為眞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眞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謝曰故知書畫者名賢之所學也耕生知其非本翫筆取與終無所成慙惠受要定畫不能叟曰嗜慾者生之賊也名賢縱樂琴書圖畫代去雜慾子既親善但期終始所學勿為進退圖畫之要與子備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韻者隱跡立形備儀不俗思者刪撥大要凝想形物景者制度時因搜妙創眞筆者雖依法則運轉變通不質不形如飛如動墨者高低暈淡品物淺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筆復曰神妙奇巧神者亡有所為任運成象妙者思經天地萬類性情文理合儀品物流筆奇者蕩跡不測與眞景或乖異致其理偏得此者亦為有筆無思巧者雕綴小媚假合大經強寫文章增邈氣象此謂實不足而華有餘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

氣筆絕而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故知墨大質者失其體色微者敗正氣筋死者無肉跡斷者無筋苟媚者無骨夫病有二一曰無形二曰有形有形病者花木不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不登於岸可度形之類也是如此之病不可改圖無形之病氣韻俱泯物象全乖筆墨雖行類同死物以斯格拙不可刪修子既好寫雲林山水須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不低勢既獨高枝低復偃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

似鬱於林間如君子之德風也有畫如飛龍蟠虬狂
生枝葉者非松之氣韻也柏之生也動而多屈繁而
不華捧節有章文轉隨日葉如結線枝似衣麻有畫
如蛇如素心虛逆轉亦非也其有楸桐椿櫟榆柳桑
槐形質皆異其如遠思即合一一分明也山水之象
氣勢相生故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
曰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
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其上峰巒雖異其
下岡嶺相連掩映林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此象
亦非也有畫流水下筆多狂文如

者亦非也夫霧雲烟靄輕重有時
定須去其繁章採其大要先能知此是非
筆法曰自古學人孰為備矣叟曰得之者少謝赫品
陸之為勝今已難遇親蹤張僧繇所遺之圖甚虧其
理夫隨類賦彩自古有能如水暈墨章興我唐代故
張璪員外樹石氣韻俱盛筆墨積微真思卓然不貴
五彩曠古絕今未之有也麴庭與白雲尊師氣象幽
妙俱得其元動用逸常深不可測王右丞筆墨宛麗
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李將軍理深思遠筆
跡甚精雖巧而華大虧墨彩項容山人樹石頑澀稜
角無蹤用墨獨得玄門用筆全無其骨然於放逸不
失真元氣象元大虧巧媚吳道子筆勝於象骨氣自
高樹不言圖亦恨無墨陳員外及僧道芬以下粗升
凡格作用無奇筆墨之行甚有形跡今示子之徑不
能備詞遂取前寫者異松圖呈之叟曰肉筆無法筋
骨皆不相轉異松何之能用我既教子筆法乃齎素
數幅命對而寫之叟曰爾之手我之心吾聞察其言
而知其行子能與我言詠之乎謝曰乃知教化聖賢
之職也祿與不祿而不能去善惡之跡感而
進若此敢不恭命因成古松讚曰

不凋不容惟彼貞松勢高而險
蓋枝盤赤龍下有蔓草幽陰蒙茸如何得
雲峰仰其擢幹偃舉千重巍巍溪中翠暈烟籠奇
枝倒掛徘徊變通下接凡木和而不同以貴詩賦
君子之風風清匪歇幽音凝空
叟嗟異久之曰願子勤之可忘筆墨而有真景吾之
所居即石鼓岩間所字即石鼓岩子也曰願從侍之
叟曰不必然也遂亟辭而去別日訪之而無蹤後習
其筆術嘗重所傳今遂修集以為圖畫之軌轍耳
筆法記 終

王維山水論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顛水看風脚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粗則山水之

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辯清濁定賓主之

之威象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

得遠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

岸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則林木岸絶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岩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伏雛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辯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鴈鴻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

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illegible]

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illegible]

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王維山水論終

歷代名畫記目錄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第一卷
敘畫之源流 敘畫之興廢
敘自古畫人姓名 論畫六法
論畫山水樹石
第二卷
論傳授南北時代 論顧陸張吴用筆
論畫體工用榻寫 論名價品第
論鑒識收藏閱玩
第三卷
敘自古跋尾押署 敘自古公私印記
論裝背褾軸 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
述古之祕畫珍圖
第四卷
敘歷代能畫人名自軒轅至唐會昌凡三百七十二人
軒轅時一人 周一人
齊一人 秦一人
前漢六人 後漢六人

魏四人 吴二人
蜀二人
第五卷
晉二十三人
第六卷
宋二十八人
第七卷
南齊二十八人 梁二十人
第八卷
陳一人 後魏九人
北齊十人 後周一人
隋二十一人
第九卷
唐朝上一百二十八人
第十卷
唐朝下七十九人

歷代名畫記目錄

秣陵 陳邦泰寫 徐智督刻

歷代名畫記卷第一

唐河東張彥遠撰

敘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聖先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

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漢末大司空甄豐校字體有六書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之異者篆書即小篆也佐書秦隸書也繆篆所以摹印也鳥書即幡信上作蟲鳥形狀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周禮保章氏掌六書指事諧聲象形會意轉注假借皆蒼頡之遺法也）泊乎

有虞作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

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婬夫妒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昔夏之衰也桀為暴亂太史終抱畫以奔商殷之亡也紂為淫虐內史摯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

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顧裁君於
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
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畫上
所畫古人也觀畫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
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墻壁之
畫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詬病其儒以食
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敘畫之興廢

圖畫之妙爰自秦漢可得而記降于魏晉代不乏賢
洎乎南北哲匠間出曹衛顧陸擅重價于前董展孫

楊垂妙迹于後張鄭兩家高步于隋室大安兄弟首
冠于皇朝此蓋尤所烜赫也世俗知尚者其餘英妙
今亦殫論漢武創置秘閣以聚圖書漢明雅好丹青
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積奇藝天下之藝雲集
及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
所收而西七十餘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魏晉之代
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時焚燒宋齊梁陳之君雅有
好尚晉遭劉曜多所毀散重以桓玄性貪好奇天下
法書名畫必使歸己及玄篡逆晉府真迹玄盡得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
大喜陳書畫共觀之玄敗宋高祖先使臧喜入宮載
焉南齊高帝科其尤精者錄古來名筆不以遠近為
次但以優劣為差自陸探微至范惟賢四十二人為
四十二等二十七秩三百四十八卷聽政之餘旦夕
披玩梁武帝尤加寶異仍更搜葺元帝雅有才藝自
善丹青古之珍奇充牣內府侯景之亂太子綱數夢
秦皇更欲焚天下書既而內府圖畫數百函果為景
所焚也及景之平所有畫皆載入江陵為西魏將于
謹所陷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
卷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宮嬪牽

衣得免吳越寶劒並將斫柱令折乃歎曰蕭世誠遂
至于此儒雅之道今夜窮矣于謹等於煨燼之中收
其書畫四千餘軸歸于長安故顏之推觀我生賦云
人民百萬而囚虜書史千兩而煙颺史籍已來未之
有也溥天之下斯文盡喪陳天嘉中陳主肆意搜求
所得不少及隋平陳命元帥記室參軍裴矩高熲收
之得八百餘卷隋帝於東京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
妙楷臺藏自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自古名畫煬帝
東幸揚州盡將隨駕中道船覆太半淪棄煬帝崩並
歸宇文化及至聊城為竇建德所取留東都者為王

世充所取聖唐武德五年尅平僭逆擒二僞主兩都祕藏之迹維楊扈從之珍歸我國家焉乃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忽遭漂没所存十亡一二(國初内庫只有三百卷並隋朝以前相承御府所寶)太宗皇帝特所耽玩更於人間購求天后朝張易之奏名天下畫工修内庫圖畫因使工人各推所長銳意模寫仍舊裝褙一毫不差其眞者多歸易之易之誅後爲薛少保稷所得薛没後爲岐王範所得(玄宗弟諡惠文太子)王初不陳奏後懼乃焚之時薛少保與岐王範石泉公王方慶家所蓄圖畫皆歸於天府禄山之亂

耗散頗多肅宗不甚保持頒之貴戚貴戚不好竊於不肖之手物有所歸聚于好事之家及德宗艱難之後有經散失甚可痛也自古兵火亟焚江波屢闕年代寖遠失墜居多儻時君之不尚則闕其搜訪非至人之賞玩則未辯妍蚩所以駿骨不來灰鼠爲璞嗟乎今之人眾藝鮮至此道尤衰未曾誤點爲蠅惟見亡成類狗彥遠家代好尚高祖河東公曾祖魏國公相繼鳩集名迹先是魏國公與司徒汧公(李勉)並佐霍國公關内三軍幕府(王思禮)霍公平定兩京魏公之策也魏公與汧公因其同寮遂成久要並列藩閫齊居台衡雅會襟靈琴書相得汧公博古多藝窮精蓄奇魏晉名蹤盈於箧笥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傳戴逵終日惟論琴畫(汧公任南海日於羅浮山得片石汧公子兵部員外郎約有於潤州海門山得雙峰石並爲好事所寶悉見傳授又汧公手斲雅琴尤佳者曰響泉曰韻磬汧公在滑州魏公在西川金王之音山川亡間盡哉瑤匣以表嘉貺西川幕客司空曙賦曰白雪高吟際青霄遠望中誰言路遐曠宮徵暗相通時汧公弁寄重寶琴解及琴薦歲在焉)大父高平公與愛弟主客員外郎(彥遠叔祖名諗)及汧公愛子纘(祠部郎中)纘弟約(兵部員外郎字存博)更敘通舊遂契忘言遠同莊惠之交近得荀陳之會大父請纘爲判官約與主客皆高謝榮宦琴尊自樂終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由是萬卷之

書畫歸王粲一厨之畫惟寄桓玄李兵部又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匣之以歸洛陽授余叔祖致之修善里搆一亭號曰蕭齋(王涯相倚權勢負之而逼太和末爲亂兵所壞其蕭字本末具余所撰法書要錄中)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鎮太原不能承奉中貴爲監軍使内官魏弘簡所忌無以指其瑕且騾言於憲宗曰張氏富有書畫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駭不敢緘藏科簡登時進獻乃以鍾張衛索眞蹟各一卷二王眞蹟各五卷魏晉宋齊梁陳隋雜迹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展洎國朝名手畫合三十卷表上曰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取

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又別進玄宗馬射眞圖（永王府同馬陳閎畫）表曰玄宗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游畋必存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旌蓋之雄涛陽射蛟漢史稱舳艫之盛前件圖臣曕奉先靈素所寶惜陛下傍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獻呈（掌書記監察御史李德裕制詞）手詔答曰卿慶傳台鉉業嗣弓裘雄詞冠於一時奧學窮乎千古圖書兼蓄精博兩全別進玄宗馬射眞圖恭獲披捧瞻拜感咽聖靈

如臨其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省躬豈好奇而玩物況頃章奏嘉歎良深其書畫並收入內庫世不復見其餘者長慶初大父爲內貴魏弘簡門人客相元稹所擠出鎮幽州遇朱克融之亂皆失墜矣非戎虜所愛及事定頗有好事購得之彦遠時未齓歲恨不見家內所寶其進奉之外失墜之餘存者幾二三軸而已雖有豪勢莫能求旃嗟爾後來尤須斬固宏抱漆書而興歎莫將斐柿以蕃身聊因暇日編爲此記且撮諸評品用明乎所業亦深於史傳以廣其所知（後漢孫暢之有述畫記梁武帝陳逸最謝赫隋沙門彦琮唐御史大夫李嗣眞秘書丞宗劉整著作郎顧況並兼有書評中書舍人裴孝源有畫錄實蒙有書拾遺錄率皆淺薄漏略不越數紙僧琮之評最爲謬誤傳寫又復脫錯殊不足看也）如宋朝謝希逸陳朝顧野王之流當時能畫評品不載詳之近古遺說至多蓋是世上未見其踪又述作之人不廣求耳嗚呼自古忠孝義烈湮沒不稱者曷勝記哉況書畫聊聖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藝者駢羅耳目相接開元天寶其人最多何必六法俱全（六法解在下篇）但取一技可采（謂或人物或屋木或山水或鞍馬或鬼神或花鳥各有所長）自史皇至今大唐會昌元年凡三百七十餘人編次無差

銓量頗定此外旁求錯綜心目所鑒言之無隱將來者有能撰述其或繼之時大中元年歲在丁卯

敘歷代能畫人名（自軒轅至唐會昌凡三百七十一人）

軒轅時一人

史皇

周一人

封膜

齊一人

敬君

秦一人

烈裔

前漢六人

毛延壽　陳敞　劉白

龔寛　陽望　樊育

後漢六人

趙岐　劉褒　蔡邕

張衡　劉旦　楊魯

魏四人

曹髦　楊脩　桓範

徐邈

吳二人

曹不興　吳王趙夫人

蜀二人

諸葛亮 亮子瞻

晉二十三人

明帝　荀勗　張墨

衛協　王廙　王羲之 子獻之

康昕　顧愷之　史道碩

謝稚　夏侯瞻　嵇康

溫嶠　謝巖　曹龍

丁遠　楊惠　江思遠

王濛　戴逵 逵子勃 勃弟顒

宋二十八人

陸探微 探微子綏 綏弟弘肅　顧寶光

宗炳　王微　謝莊

袁倩 倩子質　史敬文　史藝

劉斌　尹長生　顧駿之

康允之　顧景秀　吳暕

張則　劉胤祖 胤祖弟紹祖 紹祖子璞　蔡斌

濮萬年 弟道興　史粲　朱僧辯

稽靈石　范惟賢

南齊二十八人

宗測　劉係宗　姚曇度 子釋惠覺

蘧道愍 甥沙門僧珍　章繼伯　范懷珍

鍾宗之　王奴　王殷

戴蜀　陳公恩　陶景眞

張季和　沈標　謝赫

沈粲　丁光　周曇研

謝惠連　謝約　虞堅

丁寛　劉瑱　毛惠遠 弟惠秀 子稜

梁二十人

元帝 子方等　蕭大連　蕭賁

陸杲　陶弘景　張僧繇 子善果 善果弟儒童

袁昂　焦寶願　嵇寶鈞

聶松　解倩　陸整

江僧寶　僧威公　僧吉底俱

僧摩羅菩提　僧迦佛佗

陳一人

顧野王

後魏九人

蔣少遊　郭善明　侯文和

柳儉　閔文和　郭道興

楊乞德　王由　祖班

北齊十人

高孝珩　蕭放　楊子華

田僧亮　劉殺鬼　曹仲達

殷英童　高尚士　徐德祖

曹仲璞

後周一人

馮提伽

隋二十一人

閻毗　何稠　劉龍 龍弟袞

展子虔　鄭法士 弟法輪 子德文　孫尚子

董伯仁　楊契丹　劉烏

陳善見　江志　李雅

王仲舒　閻思光　解悰

程瓚　尉遲跋質那　僧曇摩拙叉

唐二百六人

漢王元昌 弟韓王元嘉 滕王元嬰　閻立德 弟立本

張孝師　范長壽　何長壽

尉遲乙僧　劉孝思　靳智翼

王定　梁寬　吳智敏

康薩陀　王知愼　王韶應

檀智敏　楊須跋　趙武端

范龍樹　周烏孫　楊德絡

陳義　殷敎　殷季友

許琨　僧法明　錢國養

左文通　王陀子　牛昭

吳道子　張慶兒　楊惠之

員明　程進　韓伯通

竇弘果　毛婆羅　孫仁貴
談皎　僧金剛三藏　張遵禮
王紹宗　宋令文　司馬承禎
盧鴻　釋脩然　鄭虔
鄭逾　曹霸　李果奴（果奴孫士昉）
韓幹　孔榮　陳閎
孟仲暉　杜景祥　王允之
王維　張諲　劉方平
王熊　王象　田琦
竇師綸　江都王緒　李逖

李平鈞　崔陽元　李靈
張維亘　李滔　張通
耿昌言（弟昌期）　周古言　嚴杲
楊德本　具俊　李韶
魏晉孫　蒯廉　白旻
韓嶷（子文爾）　陳庭　高江
韋道政　滕王湛然　齊皎（皎弟映）
朱審　王宰　畢宏
楊炎　史瓚　裴諝
韋鑒（弟鑾子鶠）　張璪　陳曇

顧況　沈寧　李生
金忠義　翟琰　劉商
張藏　楊庭光　盧稜伽
姚景仙　武靜藏　董萼
陳靜心（弟靜眼）　程雅　楊垣（垣子奭）
楊仙喬　解倩　馮紹正
姜皎　李思訓（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姪湊）　曹元廓
薛稷　郎餘令　楊寧
劉行臣　暢瞀（子明瑾）　楊寧
楊昇　張萱　尹琳

李仲昌　李嗣真　韋無忝（弟無縱）
朱抱一　竺元標　蔡金剛
毛嵩　姚彥山　程遜
董好子　楊樹兒　耿純
任眞亮　陸庭曜　暢整
李相國　陳懿　劉智敏
史晟　何君墨　京元成
崔霞　冷元琇　馬光業
李彎子　馬樹鷹　祝丘
潘細衣　周子敬　段去惑

僧智瑰　殷令名　殷聞禮子仲容
劉整　劉之奇　邊鸞
于錫　強頵　梁廣
陳庶　陳恪子儒善　戴立席
劉之章　周昉　趙博文兄博宣
王朏　鄭寓　韓滉
戴嵩嵩弟嶧　李漸子仲和　蕭祐
周太素　麴庭　蕭悅
張志和　侯莫陳厦　僧道芬
鄭町　梁洽　項容

吳恬　王默

論畫六法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然則古之嬪擘纖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于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韵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故韓子曰狗馬難鬼

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于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迹鮮存難悉詳之唯觀吳道玄之迹可謂六法俱全萬象必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所以氣韻雄狀幾不容於縑素筆迹磊落遂恣意於墻壁其細畫又甚稠密此神異也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粗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嗚呼今之人斯藝不至也宋朝顧駿之常結搆高樓以為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

壁泯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

論畫山水樹石

魏晉以降名迹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羣峯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於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國初二閻擅美匠學楊展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脉鏤葉多栖枯苑柳

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吳道玄者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李將軍李中書)樹石之狀妙於韋鸖窮於張通(張璪也)通能用紫毫秃鋒以掌模色中遺巧飾外若混成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楊僕射之奇贍朱審之濃秀王宰之巧密劉商之取象其餘作者非一皆不過之近代有侯莫陳厦沙門道芬精緻周沓皆一時之秀也吳興郡南堂有兩壁樹石余觀之而歎曰此畫位置石道芬迹類宗偃是何人哉吏對曰有徐表仁者初爲僧號宗偃師道芬則入室今處於郡側年未衰而筆力奮疾名而來微他筆皆不類遂指其乖覆西折之勢耳剽心晤成若宿構使其凝意且啓幽襟迨乎構成亦竊奇狀向之兩壁蓋得意深奇之作觀其潛蓄嵐瀕遮藏洞泉蛟根束鱗危幹凌碧重質委地青飈滿堂吳興茶山水石奔異境與性會乃召於山中寫明月峽因敘其所見庶爲知言知之者解頤不知者拊掌

歷代名畫記卷第一

歷代名畫記卷第二

唐河東張彥遠撰

敘師資傳授南北時代

自古論畫者以顧生之迹天然絕倫評者不敢一二余見顧生評論魏晉畫人深自推挹衛協（衛協顧愷之升見第五卷）即知衛不下於顧矣只如狸骨之方右軍歎重龍頭之畫謝赫推高名賢許可豈可容易後之淺俗安能察之詳觀謝赫評量最為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姚最李嗣真）李駁謝云衛不合在顧之上全是不知根本良可於悒只如晉室過江王廙書畫為第一書為右軍之法畫為明帝之師（晉平南將軍王廙字世將）今言書畫一向吠聲但推逸少明帝而不重平南如此之類至多聊且舉其一二若不知師資傳授則未可議乎畫今粗陳大略云至如晉明帝師於王廙衛協師於曹不興顧愷之張墨荀勗師於衛協（衛張同時並有畫聖之名）史道碩王微師於荀勗衛協戴逵師於范宣（荀衛之後范宣第一）逵子勃勃弟顒師於父（已上晉）陸探微師於顧愷之探微子綏弘肅並師於父顧寶光袁倩師於陸倩子質師於父顧駿之師於張墨張則師於吳暕吳暕師於江僧寶劉胤祖師於晉明帝胤祖弟紹祖子璞並師於胤祖（已上宋）姚曇度子釋惠覺師於父蘧道敏師於章繼伯（道後勝於章也）道敏甥僧珍師於道敏沈標師於謝赫周曇妍師於曹仲達毛惠遠師於顧惠遠弟惠秀子稜並師於惠遠（皆不及惠遠已上南齊）袁昂師於謝張鄭（袁尤得綺羅之妙也）張僧繇子善果儒童並師於父解倩師於蘧道敏（道敏不及所倚）焦寶願師於張謝江僧寶師於袁陸及戴（江長於畫人以上梁）田僧亮師於董展（田楊與董展聲價相侔田楊鄭三人同時也）曹仲達師於袁（袁勝曹已上北齊）鄭法士師於張（張之高足）法士弟法輪子德文並師於法士（不及法士也）孫尚子師於顧陸張鄭（尚子鞍馬樹石獨勝於法士）陳善見師於楊鄭（善見寫搨楊鄭之迹不辨）李雅師於張僧繇王仲舒師於孫尚子（已上隋）二閻師於鄭張楊展（兼師於父毗毗在隋朝）范長壽何長壽並師於張（何劣於范）尉遲乙僧師於父（尉遲跋質那在隋朝）陳庭師於乙僧（乙僧外國陳庭次）靳智翼師於曹（曹創佛事畫佛有曹家樣張家樣及吳家樣）吳智敏師於梁寬（寬勝智敏）王智慎師於閻（極類閻之迹而少劣）檀智敏師於董吳道玄師於張僧繇（又師於張孝師又授筆法於張長史也）盧稜伽楊庭光李生張藏並師於吳（各有所長稜伽庭光為上足）劉行臣師於王韶應韓幹陳閎師於曹霸王紹宗師於殷仲容（已上國朝畫人近代皆不載也）各有師資遞相倣效或自開戶牖或未及門牆或青出於藍或冰寒於水似

類之間精粗有別只如田僧亮楊子華楊契丹鄭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閻立德閻立本並祖述顧陸僧繇田則郊野柴荊爲勝楊則鞍馬人物爲勝契丹則朝廷簪組爲勝法士則游宴豪華爲勝董則臺閣爲勝展則車馬爲勝孫則美人魑魅爲勝閻則六法備該萬象不失所言勝者以觸類皆能而就中尤所偏勝者俗所共推展善屋木且不知董展同時齊名展之屋木不及於董李嗣眞云三休輪奐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而董有展之車馬展無董之臺閣此論爲當若論衣服車輿土風人物年代

各異南北有殊觀畫之宜在乎詳審只如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劒閻令公畫昭君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劒創于晉代幃帽興于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凡如幅巾傳于漢魏羃䍦起自齊隋幞頭始于周朝(折上巾軍旅所服即今幞頭也用全幅皁向後幞髮俗謂之幞頭自武帝建德中裁爲四角也)巾子創于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象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屩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辯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也故李嗣眞評董展云地處平原闕江南之勝迹叅戎馬乏簪裾之儀此是其所未習非其所不至如此之論便爲知言譬如鄭玄未辯櫨梨蔡謨不識蟛蜞魏帝終削典論(初以其無火浣布著典論言之刊於太學後有外國獻火浣布遂削典論也)隱居有昧藥名(陶隱居本草多未識北苑爲藥名也)吾之不知蓋闕如也雖有不知豈可言其不博精通者所宜詳辯南北之妙迹古今之名蹤然後可以議乎畫

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

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劒森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旣號書顛吳宜爲畫聖人假天造英靈不窮

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虬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恠膚脉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効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圓右手劃方乎

夫用界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汚墁眞畫一劃見其生氣夫運思揮毫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毫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跡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疏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頷之而去

論畫工用搨寫

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雲雪飄颺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歴歴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眞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

爲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六法已具第一卷）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盡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惠者豈可議乎知畫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齊紈吳練冰素霧綃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嶲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綠）蜀郡之鉛華（黃丹也出本草）始興之解錫（胡粉）研鍊澄汰深淺輕重精麤林邑崑崙之黃（雌黃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蟻鉚（紫鉚也造粉燕脂吳綠謂之赤膠也）雲中之鹿膠吳中之鰾膠東阿之牛膠（采章之用也）漆姑汁鍊煎並爲重采鬱而用之（古畫皆用漆姑汁若鍊煎謂之鬱色）

（於緋色上重用之）古畫不用頭綠大青（畫家呼麄綠為頭綠麄青為大青）取其精華接而用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剥絶仞食竹之毫一劃如劒有好手畫人自言能畫雲氣余謂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沾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此得天理雖曰妙解不見筆蹤故不謂之畫如山水家有潑墨亦不謂之畫不堪倣効

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跡八絶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書畫之能其來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冶（冶賦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蹤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真蹤又得留為證驗遍觀衆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顧生首創維摩詰像（見第四卷）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與張皆効之終不及矣（張墨陸探微張僧繇並畫維摩詰居士終不及顧之所創者也）

論名價品第

或曰昔張懷瓘作書估論其等級甚詳君曷不銓定自古名畫為畫估焉張子曰書畫道殊不可渾詰書即約字以言價畫則無涯以定名況漢魏三國名蹤已絶於代今人貴耳賤目罕能詳鑒若傳授不昧其物猶存則為有國有家之重寶晉之顧宋之陸梁之張首尾完全為希代之珍皆不可論價如其偶獲方寸便可椷持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逡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已上四人後漢）曹髦楊脩桓範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興（吳）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晉宋為中古則明帝荀勖衛協王廙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晉）陸探微顧寶光袁倩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人宋）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則姚曇度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人齊）元帝袁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人梁）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已上四人北齊）蔣少遊楊乞德（已上二人後魏）顧野王（陳）馮提伽（後周）之流是也隋及國初為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東善見（已上六人隋）張孝思范長壽尉遲乙僧王知

慎閻立本閻立德(巳上十六人唐)之流是也上古質略徒有其名畫之蹤迹不可具見中古妍質相參世之所重如顧陸之迹人間切要下古評量科簡稍易辨解迹涉今時之人所悅其間中古可齊上古顧陸是也下古可齊中古僧繇子華是也近代之價可齊下古董展楊鄭是也國朝畫可齊中古則尉遲乙僧吳道玄閻立本是也若銓量次第有數百等今且舉俗之所知而言凡人民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爲正經楊鄭董展爲三史其諸雜集爲百家(吳雖近可爲正經)

必也手揣卷軸口定貴賤不惜泉代要藏篋笥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直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幛故以屏風爲準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扇直金一萬且舉俗間諳悉者推此而言可見流品夫中品藝人有合作之時可齊上品藝人上品藝人當未遇之日偶落中品唯下品雖有合作不得厠于上品在通博之人臨時鑒其妍醜只如張顛以善草得名楷隸未必爲人所寶余曾見小楷樂毅虞褚之流韋鶠以畫馬得名人物未必爲人所貴余見畫人物顧陸可嚋夫大畫與細畫用筆有殊臻其妙者乃有數體只如王右軍書乃自有數體及諸行草各有臨時構思淺深耳畫之臻妙亦猶於書此須廣見博論不可匆匆一槩而取昔裴孝源都不知畫妄定品第大不足觀但好之則貴于金玉不好則賤于瓦礫要之在人豈可言價

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

夫識書人多識畫自古蓄聚寶玩之家固亦多矣(巳具第一卷中)則有收藏而未能鑒識鑒識而不善閱玩者閱玩而不能裝褫裝褫而殊亡銓次者此皆好事者之

病也貞觀開元之代自古盛時天子神聖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藝購求至寶歸之如雲故內府圖書謂之大備(實劉左僕射蕭瑀及許善心楊素解安福家並逢圖書盡隋代所有乃成林藪貞觀六年虞世南褚遂良等奉勅簡閱開元十年十二月太子中允張悱充知搜訪書畫使天寶中徐浩充採訪圖畫使前後不可具載名氏也)或有進獻以獲官爵或有搜訪以獲錫賚(開元中有商胡穆聿別識圖書遂直集賢告訐搜求至德中白身受金吾長史改名詳時有潘淑善以獻書畫拜官遼東人王昌括州葉豐長安人田穎洛陽人杜福劉翌河內人齊旻吉州識販賣此人輩雖憐業好事而迹類藩身又有許御史集賢直學士史維則充使廣訪圖書悉以獻賞所獲不少建中四年徐浩侍郎自云曆崇奏男璹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二弟檢校戶部員外郎汴宋節度參謀泉並皆別識協並聞之貞元初有貴書畫人孫方顒與余家買得眞迹不少今有中謚在長安頃年又

有趙愚者為別識也又有從來蓄聚之家自號圖書之府開元中岐王府司馬竇瓚潁川人也右補闕席巽安定人監察御史潘履慎滎陽人也金部郎中蔡希寂濟陽人也給事中竇紹歙州婺源縣令滕昇吳郡人也陸曜東郡人福先寺僧胐同官尉商至朝海人也閔子士謨晁溫太原人也鄠縣尉崔曼倩永王府長史陳閎潁川人也監察御史薛邕太原人駕部並是別識收藏之人近則張郎中從申作郎侍崇從申子也蕭桂州滌李方古歸侍郎鄭道士士虛元衛侍竹郎令裴侍郎寄段相公鄒平公中書令晉公裴度李太尉德裕蓄聚既多必有佳者妍蚩渾

雜亦在銓量是故非其人雖近代亦朽蠹得其地則遠古亦完全其有晉宋名跡煥然如新已歷數百年紙素彩色未甚敗何故開元天寶間踪或已耗散良由寶之不得其地也夫金出於山珠產於泉取之不

已為天下用圖畫歲月既久耗散將盡名人藝士不復更生可不惜哉夫人不善寶玩者動見勞辱卷舒失所者操揉便損不解裝褫者隨手棄損遂使真迹漸少不亦痛哉非好事者不可妄傳書畫近火燭不可觀書畫向風日正飡飲唾涕不洗手並不可觀書畫昔桓玄愛重圖書每示賓客客有非好事者正飡寒具按寒具即今之𩜹饊以酥油煎之遂污物也以手捉書畫大點污玄悔惜移時自後每出法書輒令洗手人家要置一平安床褥拂拭舒展觀之大卷軸宜造一架觀則懸之凡書畫時時舒展即免蠹濕余自弱年鳩集遺失鑒

玩裝理晝夜精勤每獲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減糲食妻子僮僕切切嗤咲或曰終日為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既而歎曰若復不為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近於成癖每清晨閒景竹窗松軒以千乘為輕以一瓢為倦身外之累且無長物唯書與畫猶未忘情既頹然以忘言又怡然以觀閱常恨不得竊觀御府之名迹以資書畫之廣博又好事家難以假借況少真本書則不得筆法不能結字已墜家聲為終身之痛畫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娛與夫熬熬汲汲名利交戰

於胸中不亦猶賢乎昔陶隱居啓梁武帝曰愚固博涉患未能精苦恨無書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恣五慾實可愧恥每以得作才鬼猶勝頑仙此陶隱居之志也由是書畫皆為精妙況余凡鄙於二道能無癖好哉今彥遠又別撰集法書要錄等共為二十卷好事者得余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

歷代名畫記卷第二

歷代名畫記卷第三

唐河東張彥遠撰

敘自古跋尾押署

前代御府自晉宋至周隋收聚圖畫皆未行印記但備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

宋

張則　袁倩　陸綏

齊

劉瑱　毛惠遠

梁

沈熾文　唐懷允　徐僧權

孫子真　庚於陵　法象

徐湯　孫達　姚懷珍

范胤祖　江僧寶　滿騫

陳

陳延祖　顧操

北齊

杜僧譚　黄高

丁道矜

隋

江總　姚察　朱异

何妥

大業年月日奉勅裝

開皇年月日內史薛道衡署名跋尾

亦有開皇年月日參軍事學士諸葛穎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

唐朝武德初秦王府跋尾主簿上開府薛收文學褚亮亦有褚亮下吏署虞世南姓名

貞觀中褚河南等監掌裝背並有當時鑒識人押署

跋尾官爵姓名貞觀十一年月日兵曹史樊行整裝令若干紙宣義郎行參軍李德穎數功曹參軍金川縣開國男平嚴典司馬行相州都督府司馬蘇勗監銀青光祿大夫行

王氏畫苑　卷之二　三十二

黃門侍郎扶風縣開國男常授監

十二年月日題署同十一年

十三年月日將仕郎直弘文館臣王行直裝起居郎臣褚遂良監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玄齡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特進鄭國公臣徵吏部尚書臣君集犯法後亦有揩却處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孝恭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兼太常卿扶風縣開國男臣韋挺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濟陽縣開國男臣唐故亦有不署馮長命唐晙二人官爵姓名者

十四年月日將仕郎直弘文館臣張龍樹裝某官某士廉某官數某官楊師道起居郎臣褚遂良亦有蔡臣撝裝其玄齡士廉瑀徵師道君集官爵姓名並同師道後有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遂川縣

劉密男跋
姜行本
十五年十六年月日文林郎臣張龍樹裴行起居郎臣褚遂良楊師道魏徵房玄齡官爵並同上房玄齡後無已十人姓名
十七年十八年月日守黃門侍郎褚遂良監亡他人官爵姓名是開元中割却
十九年月日褚遂良監亡他人官爵姓名是開元中割却
開元中玄宗購求天下圖書亦命當時鑒識人押署
跋尾劉懷信等亦或割去前代名氏以已等名氏代
之開元五年月日陪戎副尉王思忠裴亦有張龍樹禁王行集裝文林郎直秘書省臣王知逸監宣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十年賜名匪於宣義郎行左驍衛率府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後至十一年為給事中賜名堅直集賢參議郎行左金吾衛長史臣魏哲監左散騎常侍

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無量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秘書監作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臣馬懷素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十年月日王思忠裴同上使承議郎守殿中丞知中尚書作事安昌縣開國男臣馮紹正使朝議大夫校檢少府監臣陳義
十五年月日王府大農李仙舟裝背內使尹奉祥監是集賢書院書畫
建中十年月日臣賀遂奇劉遊泓等撿校副使掖庭令如蘭芳副使內寺伯臣宋遊環
已上跋尾押署書畫多同此例今略舉大例言之餘
不具載

敘古今公私印記

太宗皇帝自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
玄宗皇帝自書開元二小字成一印
又有集賢印秘閣印翰林印各以判司所收掌圖書定印
又有弘文之印恐是東宮舊印印書者其印至小
更有元和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搨本書畫
諸好事家印有東晉僕射周顗印古小雌字
又有梁朝徐僧權印
唐朝魏王泰印
太平公主駙馬武延秀玉印胡書四字梵音云三藐
母馱

故潤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徐嶠嶠之印
嶠之子吏部侍郎會稽郡公徐浩浩子璹印
議郎竇蒙印蒙弟范陽公曹竇臮印
延王友竇永二小字印
金部郎中劉繹印
起居舍人李造印
鄂州司馬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懷環印
劒州司馬劉知章印
光祿大夫中書令上柱國趙國公鍾紹京印
彦遠高祖中書令河東公印

曾祖相國魏國公印

祖相國高平公二字小印

又有鵲瑞二字同為一印

故相國司徒汧國公李勉印

汧國公之子兵部員外郎李約印

又故相趙國公李吉甫印

故御史大夫黎幹印

故桂州觀察使蕭祐印

故相國晉公韓滉印

故相國鄴侯李泌印

故祀法人宰相王涯印

僕射馬總

宣州長史周昉印

劒州刺史王朏印

張敦簡印

已上諸印記千百年可為龜鏡

又別有　已上並未尋討去處皆是鑒賞寶玩之家印記並可為驗證

又有褚氏印非褚河南之印也　此外更有諸家印署皆非鑒識但偶獲圖書便即印之不足為證驗故不具錄若不識圖畫不煩審驗印記雖然自古及近代御府購求之家藏蓄傳授閱玩其人至多是以要明跋尾印記乃是書畫之本業耳

論裝背褾軸

自昔代已前裝背皆不佳宋時范曄始能裝背宋武帝時徐爰明帝時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孫奉自編次圖書裝背為妙梁武帝命宋异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沈熾文等又加裝護國朝太宗皇帝使典儀王行真等裝褫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監領凡圖書本是首尾完全著名之物不在輒議割截移改

之限若要錯綜次第或三紙五紙三扇五扇又上中下等相揉雜本亡銓次者必宜與好處為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何以然凡人觀畫必銳於開卷懈怠將半次遇中品不覺留連以至卷終此虞龢論裝書畫之例於理甚暢凡煑糊必去筋稀緩得所攪之不停自然調熟余往往入少細研薰陸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汧國公家背書畫入少蠟要在密潤此法得宜（趙國公李吉甫云背書要黄硬余家有數帖黄硬書都不堪也）候陰陽之氣以調適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濕之時不可用勿以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

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人面及要節處若縫縫相當則緩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不可擣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妥帖之空造一大平案漆板木界制其曲直古畫必有積年塵埃須用皁莢清水數宿漬之平案扦去其塵垢畫復鮮明色亦不落補綴擡策油絹襯之直其邊際密其隙縫端其經緯就其形制拾其遺脫厚薄均調潤潔平穩然後乃以鏤沈檀爲軸首或裹鑞束金爲飾白檀身爲上香潔去蟲小軸白玉爲上水精爲次琥珀爲下大軸杉木漆頭輕圓最

妙前代多用雜寶爲飾易爲剝壞故貞觀開元中內府圖書一例用白檀身紫檀首紫羅褾織成帶以爲宮畫之褾或者云書畫以褾軸貫害不宜畫飾余曰裝之珍華褭之藻繡緘縢蘊藉方爲宜稱其古之異錦具李章武所集錦譜必若大盜至焉亦何計寶惜梁朝大聚圖書自古爲盛湘東之收烟焰漲天此其運也況乎私室寶持子孫不肖大則胠篋以遺勢家小則舉軸以易朝餐此又時也亦可嗟乎

記兩京外州寺觀畫壁會昌中多毀拆今亦具載亦有好事收得畫壁在人家者

西京寺觀等畫壁

太清宮殿內東上寫玄元真是吳

薦福寺天后飛白書額　淨土院門外兩邊吳畫神鬼南邊神頭上龍爲妙　西廊菩提院吳畫維摩詰行變律院北廊張璪畢宏畫　西南院佛殿內東壁及廊下行僧並吳畫不了

興善寺殿內壁畫至妙失人姓名按裴錄云此寺有劉焉畫恐是　西南舍利塔內曹畫西面尹琳畫　東廊從南第三院小殿柱間吳畫神工人裝損　三藏院閣畫至妙失人名

慈恩寺塔內面東西間尹琳畫西面菩薩騎獅子東面騎象　塔下南門尉遲畫西壁千鉢文殊尉遲畫　南北兩間及兩門吳畫并自題　塔北殿前牕間吳畫菩薩殿內楊庭光畫經變色損　大殿東軒廊北壁吳畫未了舊傳是吳細看不是　大殿東廊從北第一院鄭虔畢宏王維等畫　入院北壁二神甚妙失人名　兩廊壁間閻令畫中間及西廊李果奴畫行僧　塔之東南中門外偏張孝師畫地獄變已剝落　院內東廊從北第一房間南壁常欒畫松樹　大佛殿內東壁好失畫人

名　中三門裏兩面尹琳畫神
龍興觀大門內吳畫神已摧剝　殿內東壁吳畫明
眞經變　北面從西第二門董諤白畫
唐安寺塔下尹琳李眞畫　北堂內西壁朱審畫山
水
光宅寺東菩薩院內北壁東西偏尉遲畫降魔等變
殿內吳生楊廷光畫又尹琳畫西方變
玄眞觀殿內玄元及侍眞座上陳靜心畫樂天及神
殿內外程雅陳靜心畫
資聖寺（殷仲容題額）　檀章畫中三門東總間　南北面

吳畫高僧　大三門東南壁姚景畫經變　寺西
門直西院外神及院內經變楊廷光畫　北圓塔
下李眞尹琳絹畫菩薩
寶刹寺佛殿南楊契丹畫涅槃等變相（與裴錄同據裴錄亦有鄭畫今不見也）　西廊陳靜眼畫地獄變又有楊廷光畫
興唐寺三門樓下吳畫神　東殿般若院楊廷光畫
山水等　西院韓幹畫一行大師眞徐浩書讃又
有吳生周昉絹畫　中三間內東西偏兩壁尉遲
畫　殿軒廊東西南壁吳畫
淨土院董諤尹琳楊垣楊橋畫　院內次北廊向東
塔院內西壁吳畫金剛變工人成色損　次南廊
吳畫金剛經變及郗后等并自題　小殿內吳畫
神菩薩帝釋西壁西方變亦吳畫　東南角吳弟
子李生畫金光明經變　講堂內楊廷光畫
菩提寺佛殿內東西壁吳畫神鬼西壁工人布色損
佛殿壁帶間亦有楊廷光白畫　殿內東西北壁
並吳畫其東壁有菩薩轉目視人法師文淑無何
令工人布色損矣　東壁董諤畫本行經變　佛
殿上構欄耿昌言畫水族　佛殿內東壁楊廷光
畫（據西京記今有鄭畫今亡）

萬安觀公主影堂東北小院南行屋門外北壁李昭
道畫山水
淨域寺（據裴畫錄此寺有孫尚子畫今不見）
三階院東壁張孝師畫地獄杜懷亮書牓子　院門
內外神鬼王韶應畫王什書牓子（王什杜懷亮書人罕知有書迹其高似鍾書）
景公寺東廊南間東門南壁畫行僧轉目視人　中
門之東吳畫地獄并題　西門內西壁吳畫帝釋
并題次　南廊吳畫　三門內東西畫至妙失人
名

青龍寺中三門外東西王韶應畫　殿上東西相向
二神吳生畫
安國寺東車門直北東壁北院門外畫神兩壁及梁
武帝郗后等並吳畫幷題　經院小堂内外並吳
畫　西廊南頭院西面堂内南北壁幷中三門外
東西壁梵王帝釋並楊廷光畫　三門東西兩壁
釋天等吳畫工人成色損　東廊大法師院塔内
尉遲畫及吳畫　大佛殿東西二神吳畫工人成
色損　殿内維摩變吳畫　東北涅槃變楊廷光
畫　西壁西方吳畫工人成色損　殿内正南佛

吳畫輕成色
開元觀西廊院天尊殿前龍虎君明眞經變及西壁
並楊廷光畫門西牕上下楊仙喬畫
雲花寺小佛殿有趙武端畫淨土變　西廊北院門
上北面王知慎畫
寶應寺多韓幹白畫亦有輕成色者　佛殿東西二
菩薩亦幹畫工人成色損　西南院小堂北壁張
璪畫山水　院南門外韓幹畫側坐吒沙門天王
北下方西塔院下邊鸞畫牡丹
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並吳畫　殿上牕間眞

人吳畫　殿前東西二神解倩畫　殿外東頭東
西二神西頭東西壁吳生幷楊廷光畫牕間寫眞
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陳閎畫
永壽寺三門裏吳畫神
千福寺在安定坊會昌中毀寺後却置不改舊額寺額上官昭容書毀寺後有
僧收得再賢却懸之中三門外東行南太宗皇帝撰聖教序
以瑞寺沙門懷仁集王右軍書西行楚金和尚法華感應碑顏魯公書
徐浩題額碑陰沙門飛錫撰吳通微書
東塔院額高力士書涅槃鬼神楊惠之書門屋下内外面楊廷
光白畫鬼神幷門屋下兩面四五門

西塔院玄宗皇帝題額　北廊堂内南嶽智顗思大
禪師法華七祖及弟子影弟子壽王主簿韓幹筆貌遺法弟子沙門飛錫
撰讚并書繞塔板上傳法二十四弟子盧稜伽韓幹畫裏面吳生畫時
菩薩現吳生貌塔北普賢菩薩鬼神似是尹琳畫相傳云是楊廷
光畫畫將筆揣舍利從空而落塔院門兩面内外及東西向裏各
四間吳畫鬼神帝釋極妙　塔院西廊沙門懷素年書天
師眞韓幹畫此東塔玄宗感夢置之　楚金眞吳
畫彌勒下生變韓幹正畫細小稱閤　院門北邊碑顏魯公書岑勛
撰南邊碑張芬書向裏面壁上碑吳通微書僧道秀撰造塔人
木匠李伏橫石作張愛兒石井欄篆書李陽冰書石作張愛兒東閣

肅宗置砥東碑韓擇木八分書王據模天台智者大師碑張書芬佛
殿東院西行南院殿內有李綸畫普賢菩薩尹琳畫文殊師利菩薩
崇福寺武后題額西庫牛昭王陀子畫山水　東山亭劉
整畫山水　西庫門外西壁神吳畫自題
化度寺殷仲容題額楊廷光楊仙喬畫本行經變盧稜伽
畫地獄變今殘兩頭少許耳
溫國寺淨王院尹琳畫三門內吳畫鬼神南北廊門
畫神失人名
定水寺王羲之題額從荊州移來殿內東壁北二神西壁三帝釋
並張僧繇畫從上元縣移來餘七神及下小神並解倩畫

殿內東壁孫尚子畫維摩詰其後屏風臨古迹帖
亦妙　中間亦孫尚子畫東間不是孫亦妙失人
名　內東西壁及前面門上並似展畫甚妙前面
有三圖光皆突生壁廊間菩薩亦妙
奉恩寺中三門外西院北尉遲畫本國王及諸親族
次塔下小畫亦尉遲畫此是尉遲乙僧宅
龍興寺佛殿鄭法輪畫
懿德寺三門下兩壁神中三門東西華嚴變並妙
三門西廊陳靜眼山水　大殿內畫極妙失人名
勝光寺西北院小殿南面東西偏門上王定畫行僧

及間間菩薩圓光　三門外神及帝釋楊仙喬畫
三門北南廊尹琳畫　塔東南院周昉畫水月觀
自在菩薩掩障菩薩圓光及竹並是劉整成色
西明寺玄宗朝南薰殿學士劉子皋書額入西門南壁楊廷光畫神
兩鋪成色損　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讚褚
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並歐陽
通書　寺東崇福寺壁陳積善畫山水　三階院
蔡金剛范長壽畫
淨法寺殿後張孝師畫地獄變　東壁范長壽畫與裴
孝源錄同西壁亦妙失人名

空觀寺本周時村佛堂遶壁當時名手畫佛堂在寺
東廊南院佛殿南面東西門上袁子昂畫又有三
絕是佛殿門扇孔雀及二龍
崇聖寺西殿董伯仁畫　東殿展子虔畫展畫與裴錄同西
北鄭德文畫
淨景寺殷仲容題額
濟度寺殷仲容題額
玄都觀殿內范長壽畫
海覺寺歐陽詢題額　三門內王韶應畫小殿前面董畫像
雙林塔西面展畫後面云是鄭畫尤妙　西南院

門北壁畫神失名甚妙或云鄭法士
壽果寺殿內畫甚妙失人名
紀國寺西禪院小堂鄭法輪畫甚粹
崇義寺殿後東西畫似是王定　佛殿西壁涅槃變
盧稜伽畫自題　西禪院殿內杜景祥王允之畫
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俗呼為七寶塔隋文帝造馮
提伽畫車馬幷帳幕人物已剝落又東壁北壁鄭
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面楊契丹畫本行
經裴孝源錄此寺亦有展子虔田楊鄭並圖塔東又手下畫辟邪雙目
隨人物轉盼　三階院西下曠野雜獸似是張孝

師　西南淨土院遶殿僧至妙失人名
永泰寺殿及西廊李雅畫聖像　東廊懸門楊契丹
畫　東精舍鄭法士畫滅度變相
總持寺門外東西吳畫成色損　佛殿內西面孫尚
子畫　三藏院小佛殿內四壁尹琳李昌畫　堂
內李重昌畫恩大師影
莊嚴寺兩寺亦殿今名題額南門外白番神尹琳畫　中門外
東西盧稜伽畫兩壁甚大　秘書省薛稷畫鶴賀
知章題詩在東秘書廳廊餘今畫鳳在書閣柱上
都不成畫不堪觀先亦有小山水在書閣上今已
無御史臺殿中廳吳畫山水據其畫跡不是吳又
蕭桂州祐畫山水將作監劉整畫山水太常寺太
御後廳梁洽畫山水
禪定寺裴孝源畫錄云有陳善見畫
西禪寺裴孝源云有孫尚子畫
開業寺裴錄云有曹仲達李雅楊契丹鄭法士畫
清禪寺裴錄云有鄭法士畫
延興寺裴錄云有鄭法士李雅畫
已上上都
東都寺觀等畫壁

福先寺三階院吳畫地獄變有病龍最妙　寺三門
兩頭亦似吳畫係今寺三階院
天宮寺三門吳畫除災患變板上二菩薩張僧繇畫
從江南移來
長壽寺門裏東西兩壁鬼神吳畫　佛殿兩軒行僧
亦吳畫　菜園精舍內王韶應畫
敬愛寺裴孝源畫錄云有孫尚子畫彥遠按敬愛寺是中宗皇帝爲高宗武后置孫尚子是隋朝畫手蓋君所記爲誤矣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
德二年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爲
樣巧兒張壽宋朝塑王玄策指揮李安貼金東間彌勒像張智藏塑即張壽之弟也

隋末次成西閣彌勒像寶蘇果塑已上三處像光及花出等並是劉爽刻殿中
門西神[illegible]果塑殿中門東神描雲寶塑今謂之聖神道此一殿功
德並妙選巧工各騁奇思莊嚴華麗天下共推
西禪院殿內佛寺升山並寶弘果塑東禪院般若臺內
佛事中門兩神大門內外四金剛升獅子崑崙各
二升迎送金剛神王及四大獅子兩食堂講堂兩
聖僧已上並是寶弘果塑大殿內東西面壁畫劉行臣描維摩詰
盧舍那並劉行臣描趙龕成自餘並聖內古後[illegible]代[illegible]蘭節具成法華太子
變劉共德成和行臣子西壁西方佛會趙武端描十六觀及閻羅
王變劉阿祖描西禪院北壁華嚴變張法受描北壁門西一
間佛會及山水何長壽描人物等張法受趙龕成描東西兩壁
西方彌勒變升禪院門外道西行道僧並神龍後王韶應描
畫忠成禪院內西廊壁畫開元十年吳道子描日藏月藏經變
及報業差別變吳道子描翟琰成罪福報應是雜手成所以色損也東禪院
殿內十輪變武淨藏描東壁西方變蘇思忠描陳慶子成殿間菩
薩及內廊下壁武淨藏描陳慶子成講堂內大寶帳開元三年史小
淨起樣隨隱等是張阿乾生銅作並蠟樣昇李正王乘易邪乘子天后大香爐高五
尺五十濶四尺重二千斤又大金銅香爐毛婁羅採後更加木座及須彌山浮跌等
高一丈二尺張阿乾蠟樣金銅幡十三口長一丈二尺張李八寫升成畫絹
幡十三口金銅幡長一丈二尺張李八寫升成又列口亦長一丈二尺雜手成大院

紗廊壁行僧中門內已西並趙武端描[illegible]是劉行臣描[illegible]
門內已東五僧描[illegible]奴第六僧已東至東行南頭第
二門已南並劉行臣描已北並趙武端描成六劉行臣描中門西邊紗廊
外面並聖曆已後劉茂德描陳慶子成中門內立神大門內坐神
並劉行臣描中門東立神及神之東西兩鬼聖曆後有神英法師令何長壽描却發重描神英京兆藿河生洛下衆僧當劉行臣特人以何生雖善山水至于畫神不知劉爲關東獨步身西方長壽寺名洛下之意折何進劉不許陳英之請還進行臣之子茂德續其父畫今中門東神及兩鬼暖已上新後者亦不治其災矣其日藏月藏經變有
病龍又妙於福先寺者殿內則天眞山亭院十論
經變華嚴經並武靜藏畫龍王面上蜥蜴及懷中
所抱雞尤妙山亭院北及門樓內兩廂震亶支提
二神並劉行臣畫今暗第二門東神亦行臣畫今
暗彥遠遊西京寺觀不得遍惟敬愛寺得細探討故爲詳備
龍興寺西禪院殿東頭展畫八國王分舍利
大雲寺門東兩壁鬼神佛殿上菩薩六軀淨土經閣
上婆叟仙並尉遲畫黃犬及鷹最妙
弘聖寺陳靜眼張志畫
昭成寺西廊障日西域記圖楊廷光畫　三門下護
法二神張尊禮畫　香爐兩頭淨土變藥師變程
遜畫

聖慈寺西北禪院程遜畫本行經變維摩詰并諸功
德楊廷光畫
弘道觀東封圖是吳畫兩京記乃云非名手畫誤也
城北老君廟吳畫杜甫詩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
行畫手看前輩吳生獨擅場
光嚴寺裴孝源云有董伯仁畫
天女寺裴云有展畫今不見
已上東都
會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兩京各留三兩所故名
畫在寺壁者唯存一二當時有好事或揭取陷於壁

已前所記者存之蓋寡先是宰相李德裕鎮浙西創
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毁取管內諸寺畫壁置於寺內
大約有
顧愷之畫維摩詰在大殿外西壁
戴安道文殊在大殿外西壁
陸探微菩薩在殿後面
謝靈運菩薩六壁在天王堂外壁
張僧繇神在禪院三聖堂外壁
張僧繇菩薩十壁在大殿兩頭
張僧繇菩薩并神在文殊堂外壁
展子虔菩薩兩壁在大殿外
韓幹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內
陸曜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內前面
唐湊十善十惡在三門外兩頭
吳道子僧二軀在釋迦道場外壁
吳道子鬼神在僧伽和尚南外壁
王陁子須彌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歷畫維摩詰初置甘露寺中後爲盧尚書簡辭所取寶於家以匣之大中七年今上因訪宰臣此畫遂詔壽州刺史盧簡辭求以進賜之金帛以畫示百寮後收入內
述古之祕畫珍圖

古之祕畫珍圖固多散逸人間不得見之今粗舉領
袖則有
龍魚河圖　六甲隱形圖
五帝鈎命決圖　孝經祕圖
孝經左契圖　孝經雌雄圖
遁甲開山圖　甘泉宮圖漢武
漢麟閣圖二武帝一宣帝一　鴻都門圖孔聖七十子
西王母益地圖舜　南都賦圖戴安道
雲漢圖劉褒　黃帝明堂圖漢武
五嶽真形圖漢武　韓詩圖十四

論語圖二 蚩尤王子兵法營陣圖
魯班攻戰器械圖 黄帝攻法圖
伍胥水戰圖 吴孫子兵法雲氣圖
五星八卦二十八宿圖 十二星宫圖三
日月交會九道圖 分野璇璣圖八
望氣圖一 河圖十二又八卷
詩緯圖一 春秋圖一
孝經讖圖十二 浸潭泥圖七
八卦八風十二時二十八宿音律圖十一
周公成壞吉凶圖一 妖怪圖四

相宅圖地圖一 黄帝樊薛許氏相圖一
陰陽宅相圖二 馬像圖
三王相鷹圖一 療馬百病圖四
老子黄庭經圖一 大蒐神芝圖十二
黄帝昇龍圖一 山海經圖六又鈔圖一
太史公漢書圖八又漢記圖三太史公畫二十八人
大荒經圖二十六 河圖括地象圖十二
天地郊社圖 諸鹵簿圖不備錄篇目至多
古聖賢帝王圖二又六 古瑞應圖二
魏帝所撰雜畫圖一 魏順應圖四十二

大駕鹵簿圖三 明帝太學圖三
列仙傳圖一 搜神記圖荀門
百國人圖一 地形圖一張衡
地形方丈圖一裴秀 孫子八陣圖一
太一三宫用兵成圖二 渾天宣夜圖各一
日月交會圖一鄭玄注 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
十二屬神圖一 神農本草例圖一
周禮圖十四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
江圖劉氏又張氏 吴孫牝牡八變陣圖二
黄石公五星圖一 占日雲氣圖京兆夏氏魏氏等並有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 風角五音圖
三禮圖十卷阮諶等撰又十二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朗畫
忠孝圖一卷唐故涼州都督李襲譽貞觀三年撰表上嘉之并傳讚
爾雅圖上下兩卷陳尚書令江灌字德源至武德中為隋州司馬并著爾雅贊二卷音六卷
漢明帝畫宫圖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雜畫贊漢明帝雅好畫圖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上方畫工圖畫謂之畫贊至陳思王曹植為贊傳
益州學堂圖十卷古聖帝賢臣七十子後代又增漢晉帝王名臣蜀之賢相牧守似東晉時人所撰
魯廟孔子弟子圖五是魯國廟堂東西廂畫圖
傳國璽圖一姚察撰并誥 洛陽圖一名陽宮圖獻楊佺期撰

區宇圖一百二十八卷每卷首有圖虞茂氏撰

職貢圖一外國所集諸番土俗本末仍各圖其來貢者之狀命撰子言之梁元帝畫

中天竺國圖有行記十卷圖三卷明慶三年王玄策撰

祥瑞圖十卷起天有黃道失撰者　符瑞圖十卷行日月楊光并集孫氏熊氏圖

白澤圖一卷三百二十事出抱朴子黃帝巡東海而遇之

古今藝術圖五十卷既畫其形又說其事隋煬帝撰

靈秀本草圖六起赤箭終蜻蜓源平仲撰

本草圖二十五其下卷蘇敬撰明慶中事

易狀圖一　靈命本圖一

辯靈命圖二

右略舉其大綱凡九十有七尚未盡載

歷代名畫記卷第三

歷代名畫記卷第四

唐河東張彥遠撰

軒轅時

史皇黃帝之臣也始善圖畫創制垂法體象天地功侔造化首冠羣工不亦宜哉見世本蒼頡同時

周

封膜周時人善畫見穆天子傳郭璞云姓封名膜

齊

敬君者善畫齊王起九重臺召敬君畫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妻對之齊王知其妻美與錢百萬納其妻劉向說苑具載

秦

烈裔騫消國人秦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壁成龍獸以指歷地如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備焉善畫鸞鳳軒軒然惟恐飛去見王子年拾遺錄

漢

毛延壽杜陵人　陳敞安陵人　劉白新豐人

龔寬洛陽人　陽望下杜人　樊育長安人

已上六人並永光建昭中畫手時元帝後宮既多使

圖其狀每披圖召見諸宮人旣賂畫工錢帛獨王嬙貌麗意不苟求工人遂爲醜狀及匈奴求漢美女上按圖名昭君行帝見昭君貌第一甚悔之而籍已定乃窮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貲皆巨萬毛延壽畫人老少美惡皆得其眞陳敞劉白龔寬並工牛馬但人物不及延壽陽望樊育亦善畫尤善布色見葛洪西京雜記

後漢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多才藝善畫自爲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爲讚頌獻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見范曄東漢書

劉褒漢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見孫暢之述畫記及張華博物志云

蔡邕字伯喈裴孝源所定品第六伯喈在下品陳留人工書畫善鼓琴建寧中爲郎中校書東觀刊正六經文字書于太學石壁天下模學又創八分書體爲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年六十一靈帝名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京袁叔蒲服虎兼命爲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見東觀漢記并孫暢之述畫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高才過人性巧明天象善畫累拜侍中出爲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耳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可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爲巴獸潭見郭氏異物志彥遠按三齊記云昔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巧者以足畫之又按應劭風俗通云公輸班見水上蠡形以足畫之巧者非止於手運思時亦應乎心也

劉旦楊魯並光和中畫手待詔尚方畫於洪都學人並見謝承後漢書

魏

少帝曹髦字士彥中品東海定王霖之子幼好學善書畫初封高貴鄉公後即帝位甘露三年卒年二十魏志有傳曹髦之迹獨高魏代謝赫等雖著畫品皆闕而不載彥遠今著此書不必備見其蹤跡但自古善畫者即載之有祖二疏圖盜跖圖黃河流勢新豐放雞犬圖傳於代又有於陵子黔婁夫妻圖

楊脩字德祖中品下華陰人也有俊才爲丞相主簿與陳思王友善武帝以知有餘又袁氏之甥也且密於植遂惡之魏志有傳西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

桓範字元則沛國龍穴人少以才學稱時號智囊善丹青在漢爲羽林左監入魏拜大司農魏志有傳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性嗜酒善畫爲侍中司空都鄉侯年七十六謚曰穆（魏志有傳）顔光祿云魏元陽之射徐侍中之畫是也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鯖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鯖魚懸岸獺競來一時執得帝嘉歎曰卿畫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嘗執筆人所作者自可庶幾（見續齊諧記）

吳

曹不興（中品上）吳興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此成蠅狀權疑其眞以手彈之時稱吳有八絕（張敦吳錄云八絕者菰城鄭嫗善相劉敦善星象吳範善風氣趙達善算嚴武善碁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是八絕也）

魏赤烏中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祕府至宋朝陸探微見畫歎其妙因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日霶霈謝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祕閣內一龍頭而已觀其風骨擅名不虛在第一品陸之下衛之上李嗣眞云不興以一蠅輒擅重價列於上品恐爲未當況拂蠅之事一說是楊脩謝赫黜衛進曹是涉貴耳之論彥遠按楊脩與魏太祖畫扇誤點成蠅遂有二事孫暢之述畫記亦云而李大夫之論不亦迂闊況不興畫名冠絕當時非止於拂蠅得名但今代無其迹若以品第在衛之上則未敢知（一人白畫雜紙畫龍虎圖紙畫青谿龍赤盤龍南海監收十種馬夷子蠻异獸龍頭四並傳於前代）

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遠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絕孫權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地形時人號爲鍼絕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號爲絲絕（見王子年拾遺錄）

蜀

諸葛亮字孔明彥遠按常璩華陽國志云亮以南夷之俗難化乃畫夷圖以賜夷夷甚重之

亮子瞻字思遠善書畫爲侍中僕射軍師將軍（見蜀志）

歷代名畫記卷第四

歷代名畫記卷第五

唐河東張彥遠撰

晉

明帝司馬紹字道幾（上品下）元帝長子幼異有對日之奇及長善書畫有識鑒最善畫佛像蔡謨集云帝畫佛於樂賢堂經歷寇亂而堂獨存顯宗效著作爲頌大寧中年二十七謚曰明帝廟號肅祖（見晉書）謝云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迹超越（彥遠曾見晉帝毛詩圖舊目云羊欣題字驗其迹乃子敬也豳詩七月圖毛詩圖二列女二史記列女圖二雜鳥獸五遊清池圖二息徒蘭圃圖雜鳥圖洛神賦圖遊獵圖雜禽獸圖東王公西王母圖洛中貴戚圖穆王宴瑤池圖漢武回中圖瀛洲神

圖人物風土圖傳於代又書列女禹會塗山殷湯伐桀圖）

荀勗字公曾（中品下）潁川人多才藝善書畫在魏爲大將軍掾入晉爲侍中中書監濟北侯光祿大夫尚書令太康十年贈司徒謚曰成鍾會嘗詐作勗書就勗母取寶劍會于時方造宅勗潛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動乃廢宅勗畫亦會之比也（見魏志及劉義慶世說有大列女圖小列女圖）謝云荀與張墨同品在第一品衛協下顧駿之上

張墨（中品下）謝赫云與荀勗並風範氣韵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覩精粹若取其意外則方厭膏腴可與知音說難與俗人道（屏風一隻序詩像贊白畫一擣練圖傳於代）

衛協（上品下）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爲畫聖孫暢之述畫云上林苑圖協之迹最妙又七佛圖人物不敢點眼睛顧愷之論畫云七佛與大列女皆協之迹偉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亦協手巧密於情思此畫短卷八分題元和初宗人張惟素將來余大父答以名馬并絹二百疋惟素後却索將貨與韓侍郎愈之子昶借與故相國鄒平段公家以模本歸於昶彥遠會昌元年見段家本後又於襄州從事見韓家本謝赫云

古畫皆略至協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妙有氣韵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不興下張墨荀勗上李嗣真云衛之迹雖有神氣觀其骨節元累多矣顧生天才傑出何區區荀衛敢居其上彥遠以衛協品第在顧生之上初恐未安及覽顧生集有論畫一篇歎服衛畫北風列女圖自以爲不及則不妨顧在衛之下荀又居顧之上則未敢知（詩北風圖史記伍子胥圖醉客圖神仙畫張儀像鹿圖詩黍稷圖史記列女圖白畫上林苑圖卞莊子刺虎圖吳王舟師圖並傳於代又有小列女楞嚴七佛）

王廙字世將（上品上）琅邪臨沂人善屬詞工書畫過江

後爲晉代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踪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矦時鎭軍謝尚於武昌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王敦用廙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護南蠻校尉贈侍中年四十七見晉書及何法盛晉中興書

廙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時右軍亦學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羲之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子行已之道又各爲法贊之見廙本集

有異獸圖列女仁智圖獅子擊象圖吳楚放牧圖魚龍戲水絹圖行社齋屛風屛巴圖並傳於代

王羲之字逸少下中品廙從子也風格爽舉不顧常流書既爲古今之冠冕丹青亦妙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見晉書雜

識圖臨鏡自寫眞圖扇上畫小人物傳於前代

羲之子獻之字子敬下中品少有盛名風流高邁草隷繼父之美丹青亦工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因就成烏駮牸牛極妙絕又書牸牛賦於扇上此扇羲熙中猶在官至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年四十三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見孫暢之述畫記彥遠按俗謂獻之少爲大令子[illegible]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年四十三族弟珉代[illegible]年[illegible]八[illegible]改次令之[illegible]乃小令也遂少官不至中書令不可呼爲大令也

康昕字君明下品外國胡人或云羲與人書類子敬亦比羊欣曾潛易子敬題方山亭壁子敬初不疑之畫又爲妙絕官至臨沂令孫暢之云臨沂令畫五獸圖傳於代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上上品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劉義慶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以來未有也又云卿畫蒼頡古來未有也曾以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題之

玄開其後取之誑言不開愷之不疑是竊去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故人稱愷之三絕畫絕才絕痴絕又常悅一隣女乃畫女于壁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拔去釘乃愈此一節事亦見劉義慶與幽明錄而小不同云愷江陵美女畫像隣之于壁死之亦出搜神記也嘗欲寫殷仲堪眞仲堪素有目疾固辭長康曰明府當緣隱眼也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蔽月畫人嘗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體妍蚩本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之中又畫裴楷眞頰上加三毛云楷儁朗有識具此正是其識具觀者詳之定覺神明殊

勝重嵇康四言詩畫爲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又畫謝幼輿於一巖裏人問所以顧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巖壑中又常畫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著魏晉名臣畫贊評量甚多又有論畫一篇皆模寫要法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見晉史中興書檀道鸞續晉陽秋劉義慶世說及顧集）建康實錄云謝赫論江左畫人吳曹不與晉顧長康宋陸探微皆爲上品餘皆中下品連五十尺綃畫一像心敏手運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胸臆肩背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曹不興能之長康又曾於瓦棺寺北小殿畫維摩詰畫訖光彩耀目數日

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劉義慶世說云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論書畫竟夕忘疲孫暢之述畫記云畫冠冕而亡面貌勝於戴逵謝赫云深體精微筆亡妄下但迹不迨意聲過其實在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遠上李嗣眞云顧生天才傑出獨立亡偶何區區荀衛而可濫居篇首不與又處顧上謝評甚不當也顧生思侔造化得妙物於神會足使陸生失步荀侯絕倒以顧之才流豈合甄於品彙列於下品尤所未安今顧陸請同居上品（彥遠以本評繪畫豈問才流李大夫之言失矣）姚最云顧公之美獨擅往策荀衛曹張方之蔑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玉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爲於邑張懷瓘云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不可以圖畫間求象人之

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爲最喻之書則顧陸比之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爲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拘謝氏黜顧未爲定鑒（梁書外域傳師子國晉義熙初獻一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特異制作非人工力歷晉宋朝在瓦棺寺寺內有戴安道手制佛五軀及長康所畫維摩詰時稱三絕齊東昏侯取玉像爲寵妃釵釧俄而東昏侯暴亡顧畫有異獸古人圖桓溫像桓玄像蘇門先生像中朝名士圖謝安像阿谷處女扇畫招隱鵝鵠圖荀勗圖王安期像列女仙白麻紙三獅子晉帝相列像一阮修像阮咸像十一頭獅子白麻紙司馬宣王像一一素紙劉牢之像虎射雜鷙鳥圖廬山會圖水府圖司馬宣王并魏二太子像鳧鴈水鳥圖列仙畫水鴈圖三天女圖三龍圖絹六幅圖山水古賢榮啓期夫子阮湘并水鳥屏風桂陽王美人圖蕩舟圖七賢陳思王詩並傳於後代）

顧愷之論畫曰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
也此以巧歷不能差其品也小列女面如銀刻削為容儀不盡生氣又插置丈夫支體不似自
然然服章與眾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豔姿且尊卑貴賤之形覺然
易了難可遠過之也周本記重疊彌綸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伏羲神農雖不
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屬冥芒居然有得一之想漢本記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細美至
於龍顏一像超豁高雄覽之若面也孫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憐美之體有驚據之則若以
臨見妙裁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神醉耳多有骨
俱然藺生變趣佳作者矣穰苴類孫武而不如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列士
有骨俱然藺生恨意列不似英賢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見也然秦王之對荊卿及覆大閑凡此類雖美而
不盡善也三馬雋骨天奇其騰踔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東王公如小吳神靈居然為

神靈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七佛及夏殷與大列女二皆衛協手傳而有情勢
北風詩亦衛手恐密於精思名作然未離南中南中像興即形布施之象轉不可同年而語矣美
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跡世所並貴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不然真絕夫
人心之達不可惑以眾論執偏見以擬過者亦必貴觀於明識未學詳此思過半矣清遊池不見
京鎬作山形勢者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以為舉勢變動多方七賢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
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嵇輕車詩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
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陳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賢二方為爾耳嵇興如其
人臨深履薄兢戰之形異佳有裁自七賢以來並戴手也又愷之魏晉勝
流畫讚曰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
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

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
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
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
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
掩本迹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
其迹各以全其想譬如畫山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
嶷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
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寫自頸以上
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
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

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
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
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
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遠
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凡生人
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
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
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
之通神也又畫雲臺山記曰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
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

青竟素上下以暎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丈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蟺如龍因抱峰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峰是石東鄰向者峙峭峰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絶磵畫丹崖臨澗上當使赫巘隆崇畫險絶之赫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廕宜磵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磵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荅問而超昇神爽精詣俯眄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

見空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中段東面丹砂絶蕚及廕當使嵃嵃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磵磵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內悽愴澄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馬可於次峰頭作一紫石亭丘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絶蕚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峰似巖為根根下空絶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磵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絶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磵為石瀨淪没于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欲為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為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絶澗後一段赤岓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磵磵下有流清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為降勢而絶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為磵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倨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 已上並長康所著因載于篇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勘校

史道碩 門上品 孫暢之云道碩兄弟四人並善畫道碩工人馬及鵝謝云碩與王微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古賢圖金谷圖鵝圖牛圖七賢圖土命圖蜀都賦圖三馬圖八駿圖服乘箴圖酒德頌圖大荔圖嵇中散圖田家十月圖馬圖王駿戈船圖梵僧圖燕人送荊軻圖並傳於代

謝稚 品下 陳郡陽夏人初為晉司徒主簿入宋為寧朔將軍西陽太守 宋鄧兜傳有稚了列女康侯象列女形儀圖列女貞節圖列女賢明圖列女仁智圖列女傳一遊仙翡翠篇列女辯通圖三馬伯樂圖鵝鵝圖孝子圖十弟子圖三牛圖濠梁圖輕車迅邁圖列女畫秋胡圖孝經圖列女圖大列女圖泉奐蜀晉宣王及魏名臣像雜畫一楚令尹泣岐蛇圖孟芽圖遊仙圖秦王遊海圖洛陽門翻車併水圖汾陰獲鼎圖符河陽圖並傳於代

夏侯瞻 品下 謝云氣韻不足精密有餘擅名當代事非虞美在第三品毛惠遠下戴逵上 鄴匠圖高士圖雀山圖楚人祠鬼神圖傳於代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能屬詞善鼓琴工書畫美風儀在魏拜中散大夫入晉不仕自以高潔難期所與神交者唯王戎山濤等爲竹林七賢而已性巧絕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下鍾會貴公子也往訪之康不禮焉會構禍康於文帝時年四十（見晉書郎子學錄圖案南圖傳於代）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秀朗有才藝善畫明帝時官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年四十二贈侍中大將軍追封始安公謚曰武（[illegible]之蹟[illegible]晉史）

謝巖曹龍丁遠楊惠江思遠已上五人兼見孫暢之書記思遠陳留圉人有孝行高節征西將軍庾亮請

爲儒林祭軍其他辟名皆不就年四十九

王濛字仲祖晉陽人放誕不羈書比庾翼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常往驢肆家畫轜車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畫但人有飲食美酒精絹我何不往也特善淸言爲時所重卒時年三十九官至司徒左長史（晉書有傳事見中興書）

戴逵字安道譙郡銍人幼有巧慧聰悟博學善鼓琴工書畫爲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小碑子爲鄭玄碑時稱詞美書精器度巧絕其畫古人山水極妙十餘歲時於瓦棺寺中畫王長史見之云此兒非獨能畫終享大名吾恨不得見其盛時逵[illegible]就范宣學范見逵畫以爲亡用之事不宜虛勞心思逵乃與宣畫南都賦范觀畢嗟歎甚以爲有益乃亦學畫逵既巧思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造無量壽木像高丈六幷菩薩逵以古制朴拙至於開敬不足動心乃潛坐帷中密聽衆論所聽褒貶輒加詳研積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陰靈寶寺郄超觀而禮之撮香誓曰云旣而手中香勃然烟上極目雲際前後徵拜終不起太元二十一年也（見晉書及宋書及逵別傳餘廣晉記會稽記郭子劉義慶世說宋鄭臨川王眞驗記此像今在越州嘉祥寺今又前逵手持銅佛幷二菩薩在故洛陽城白馬寺隋

文帝自荊南與之寺取來）謝云情韵綿密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之後實稱領袖劉義慶云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見之謝本輕戴見之但論琴書而已戴亡吝色而說琴畫愈妙謝知其量又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猶太俗蓋卿世情未盡耳戴云惟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光曰強力忍詬不知其他湯克桀以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沉於盧水見列仙傳戴逵畫有阿谷處女圖孫綽高士像胡人弄猿圖潯渠圖董威輦詩圖孔子弟子圖金人銘三馬伯樂圖三牛圖尚子平白畫孺游像嵇阮十九首詩圖五大羅漢圖名馬圖漁父圖[illegible]吳中溪山邑居圖杜征南人物圖並傳於代）

逵子勃中品有父風孫暢之云山水勝顧晉義熙初以散騎郎徵不至見宋書有嵇康像三馬圖九州名山圖秦皇東遊圖朝陽谷神圖風雲水月圖已上並傳於代

勃弟顒字仲若巧思亦逵之流一門隱遁高風振於晉宋傳父之琴書丹青凡所徵辟並不起宋太子鑄丈六金像於瓦棺寺像成而恨面瘦工人不能理乃迎顒問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既鑢音慮減臂胛像乃相稱時人服其精思年六十四見宋書隱逸傳又見智深宋記

彥遠曰漢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長丈六黃金色帝乃使蔡愔取

天竺國優填王畫釋迦像仍命工人圖於南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以形制古朴未足瞻敬阿育王像至今亦有存者可見矣後晉明帝衛協皆善畫像未盡其妙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釋氏範金賦采動有楷模至如安道潛思於帳內仲若懸知其臂胛何天機神巧也其後北齊曹仲達梁朝張僧繇唐朝吳道玄周昉各有損益聖賢肹蠁有足動人瓔珞天衣創意各異至今刻畫之家列其模範曰曹曰張曰吳曰周斯萬古不易矣

歷代名畫記卷第五

歷代名畫記卷第六

唐河東張彥遠撰

宋

陸探微上品上 吳人也宋明帝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有名宋書有名謝赫評云畫有六法自古作者鮮能備之唯陸探微及衛協備之矣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激揚可至銓量之極乎上品之上亡地寄言故居標第一第一品第一人李嗣真云亡地寄言居標第一此言過當但顧長康之迹可使陸居上品第一張懷瓘言顧陸及張僧繇評者各重其一

皆為當矣陸公參靈酌妙動與神會筆迹勁利如錐刀焉秀骨清像似覺生動令人懍懍若對神明雖妙極象中而思不融乎墨外夫象人風骨張亞於顧陸也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比之書則顧陸鍾張也僧繇逸少也俱為古今獨絕豈可以品第拘彥遠以論為當有宋孝武像宋明像孝武功臣竹林像豫章王像嚴龍像宋元徽像羊玄寶像宋景和像蟬雀圖建安山陽王像巴陵王像江陵王像江夏王像建平王像江智淵王悅像王粹像王嗣像阮佃夫像勳臣像孫高麗像一人像勳賢像沈慶之像顏慶之像柳元景像王道隆像王賀之像沈曇慶醉像范惠景母子像高麗赭白馬像阿難維摩圖鴻鵠圖王侍像朱异像府超之徐僧寶像十一人圖五白馬圖劉亮騎馬圖獼猴圖齊高帝像孔子像十弟子像宋

元嘉像宋明劉榮啓期孔顗閣竟陵王像殷洪像任侯任像擇僧虔像徐爰孝獻王凱像孫貴晉高麗衣劉頊錢靈度像徐爰思陀之像謝趙宗像宋桂陽王寵疆像劉宰之板像王獻之板像天安寺惠明板像儋衣圖施翳林摇錫像江智淵劉季之像太宰像靈基寺瑾統像蔡姬蕩舟圖詩新臺圖鬥鷄圖蕭史圖敎梦賦服乘圖並傳於代者也

子綏中品謝云體運遒舉風力頓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奇簡於繪事傳世蓋寡在第二品顧駿之下袁倩上郭邑像王晏蕭寘像周盤龍像紙畫立釋迦像傳於世

綏弟弘肅上中品姚最云最藉庭訓雖所得不多亦有家法在張僧繇毛稜上

顧寶光中品上吳郡人善書畫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

□宋書陸探微傳□司徒佐曹掾

謝云全法陸家師事宗炳方之綏倩則優在第四品蘧道愍下王維史道碩上射雉圖豫章王像宋始名臣圖宋竟陵王像瑾公像鵝鵝圖張興像秦始劉臣像王翼之像勳賢像稽猻衣架蜀天竺僧廊紙畫洛中車馬鬥鷄圖機中風俗圖並傳於世

宗炳字少文上中品南陽涅陽人善書畫江夏王義恭嘗薦炳於宰相前後辟召竟不就善琴書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噫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年六十九嘗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兹雲嶺夫理絶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

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暎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虚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岫嶢嶷雲林森渺聖賢暎於絶代萬趣融其神

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見沈約宋書隱逸傳又南史別傳謝赫云炳於六法亡所遺善然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迹非准的意可師效在第六品下毛惠遠上彥遠曰既云必有損益又云非准的既云六法亡遺善又云可師効謝赫之評固不足采也且宗公高士也飄然物外不可以俗畫傳其意旨歷中叢白畫孔子弟子像秣陵象潁川先賢圖永嘉邑屋圖周禮圖惠持師像並傳於代也凡六本

王微字景賢品下瑯琊臨沂人善書畫嘗居一屋讀書環十餘年與友人何偃書曰吾性知畫蓋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糺紛咸紀心目故山水之好一往

迹求皆得髣髴竟不就辟世祖以貞栖絕俗贈秘書監微作敘畫一篇其略曰辱顏光祿書以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爲高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嵩高趣以爲方丈以叐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笈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彼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牒効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宋書有傳及王智深宋紀序古別傳謝赫云微與史道碩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傳其似在顧寶光下彥遠論曰圖畫者所以鑒戒賢愚怡悅情性若非窮玄妙於意表安能合神變乎天機宗炳王微皆擬迹巢由放情林壑與琴酒而俱適縱烟霞而獨往各有畫序意遠迹高不知畫者難可

與論因著于篇以俟知者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幼有才學初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泰始二年卒官至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令年四十六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見宋書又莊集

袁倩上中品謝云北面陸氏最爲高足象人之妙亞美前脩但守師法不出新意其於婦人特爲古拙在第二品陸綏下姚曇度上徐令麻紙像章華象旅暢等王抗基圖合歡圖正登度

圖御臨軒圖朝臣十二人圖吳楚夜踏歌圖豫章王宴賓圖天女白畫東晉高僧白畫二龍圖貌三人像不題名字並宋武升有大清年月並行於世又維摩詰變一卷百有徐陵讚思高妙六法備呈置位無差君神靈感會精光指顧得瞻仰威容前使顧陸知慙後得張閻驚歎又有蒼梧圖傳於前代也

倩子質姚最云風力爽俊不墜家聲始踰志學之年便嬰頗痼之疾曾見莊周木鴈圖卞和抱璞圖筆勢勁徤繼父之美若方之體物則伯仁龍馬之詞比之書翰則長胤狸骨之方雖語迹異途而妙理同歸一致

史敬文 中品上黃帝昇仙圖祭輿人馬畫張平子西京賦圖並傳於代

史藝 下品並原憲父圖王羲之像孫緯像並傳于代

劉斌 下品詩[illegible]鶻圖傳於代

尹長生 下品或作尹居生像南朝貴戚圖

顧駿之 中品巖公等像並傳於代

康允之 中品

顧景秀 中品上 宋武帝時畫手也在陸探微之先居武帝左右武帝嘗賜何戢蟬雀扇是景秀畫後戢為吳興太守齊高帝求好畫扇戢持獻之陸探微顧寶光見之皆歎其巧絕宋文帝像宋謝琨兄弟四人像晉中興帝相像王獻之竹圖劉牢之小兒圖鸂鶒圖王僧綽像蟬雀麻紙圖鸚鵡畫扇樹相雉竹像香圖孫公命詩圖名臣圖刺虎圖小兒戲鵲圖或云是畫陸明太守王謝諸賢圖陸機詩圖並傳於代 謝云神韻氣力不足前脩筆精謹細則逾往烈始變古體創為今範賦彩制形皆有新意扇畫蟬雀自景秀始也宋大明中莫敢與競在第二品陸綏上彥遠按大明中有顧寶光景秀豈得獨擅也

吳暕 下品 謝云體法雅媚制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在第二品江僧寶下

張則 下品 謝云意態宏逸動筆新奇在吳暕下

劉胤祖 下品 官至尚書吏部郎謝云蟬雀特盡微妙筆跡超越爽俊不凡在第三品晉明帝下

胤祖弟紹祖 下品 官至晉太康太守謝云善於傳寫不閑構思鳩斂卷秩近將兼兩宜有草創綜於衆本筆

跡調快勁滑有餘然傷於師工乏其士體其於模寫特為精密

胤祖子璞 姚最云體運精研亞於胤祖在梁元帝下

蔡斌 下品遊仙圖蘇武像並傳於代

濮萬年 下品蘇門先生名臣像傳於代

萬年弟道與 下品列女辯通圖傳於代

史粲 中品下馬勢白畫八駿圖傳於代

宋僧辯 下品

范惟賢 諸家並不載品第唯南齊高帝集名畫目十二人自陸至范惟賢亦未見其迹

歷代名畫記卷第六

歷代名畫記卷第七

唐河東張彥遠撰

南齊

宗測字敬微炳之孫也（炳已具第六卷）代居江陵不應辟名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測荅曰何得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性善書畫傳其祖業志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稱臻絕（見南齊記）

劉係宗丹陽人少便書畫在宋為景陵王子景粹侍書入齊為東宮侍書官至驃騎將軍宜城太守（南齊書見載）

姚曇度（中品上）謝云畫有逸才巧變鋒出魑魅鬼神皆為妙絕雅鄭兼善英奇俊拔天挺生知出人意表雖然洪纖循矩往往有失在第三品袁倩下顧生上

曇度子不知名出家法號惠覺（下品）姚最云丹青之用繼父之美定其優劣嵇聶之流（有殷洪像白馬寺寶臺樣行於代）

蘧道愍（下品）謝云與章繼伯並善寺壁兼能畫扇人馬數分毫釐不失別體之妙可謂入神蘧始師章水寒於水

道愍外甥沙門僧珍師道愍之畫（中品上）姚最云嵇聶之流與惠覺同品（有姜嫄等像豫章王像康居人馬傳於代）

章繼伯（下品）謝云與蘧同品（藉田圖絹長三丈傳於代）

范懷珍（中品或作懷緊或作懷堅遲注馬圖孝子屛風行於代）

鍾宗之（下品王敬之等像王柳等像王獻之像行於代）

王奴（下品鑑誡圖行於代）

王殿（下品[illegible]列女傳母儀圖三馬圖狀春圖傳於代）

戴蜀（中品下孝子圖息嬀圖傳於代）

陳公恩（下品列女貞節圖列女仁智圖朱買臣圖傳於代）

陶景眞（中品下孔雀鸚鵡寫虎豹圖傳於代）

張季和（下品遊清池圖傳於代）

沈標（下品）姚最云亡所偏善觸類涉習留意鉛華亦有可觀

謝赫（中品下）姚最云點刷精研意存形似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操筆目想毫髮皆亡遺失麗服靚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時竟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顰至於氣運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副雅壯之懷然中興以來象人為最在沈標下毛惠秀上（安期先生圖傳於代）

沈粲（下品）姚最云筆迹調媚專工綺羅屛障所圖頗有

情趣在張僧繇上 彥遠云與工綺羅亡所他善不合存僧繇上

丁光 謝云雖擅名蟬雀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其生氣 彥遠云若以蟬雀微藝況又施羸則僧繇畫流別有論也

周曇研 沙門彥悰云師塞壯勤授曹仲達比曹不足方塞有餘 塞比勤未詳

謝惠連 中品中 陳郡陽夏人幼有詞學族兄靈運歎服之官至司徒府參軍以疎放久不從官年二十書畫並妙 具載南齊書

謝約 下品 孫暢之云綜弟也爲衛尉參軍范曄爲傳善山水 大山圖并賢伎樂器圖傳於代

虞堅 下品

丁寬 下品

劉琪字士溫 下品 彭城人少聰慧多才藝工書畫飲酒至數斗畫嬪嬙當代第一官至吏部郎 見南齊書 謝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力困弱制置單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翻爲失真然玩之詳熟甚有姿態 偕衣圖劉長史圖少年行樂圖朝臣圖吳中行舟圖並傳於代

毛惠遠 中品上 滎陽陽武人善畫馬時劉琪善畫婦人並當代第一官至少府卿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言惠遠納利者世祖勅尚書評價貲二十八萬殺之後家徒壁立上悔痛之 見蕭子顯齊書 謝云畫體周贍無適不諧出意無窮縱横絡繹位置經略尤難比儔筆力遒媚超邁絶倫其於倏忽揮霍必也極妙至於定質塊然翻未盡善鬼神及馬泥滯於時 彥遠按南齊史稱惠遠畫馬第一謝乃云泥滯於時曾見酒客圖是宮表後有題記筆迹之外頗有風格意匠師於顧酒客圖刀戟圖中朝呂士圖刀戟戲圖七賢藤紙圖摺白馬圖騎馬變勢圖葉公好能圖並傳於代

惠遠弟惠秀 下品下 永明中待詔秘閣世祖將北伐命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中書郎王融監掌其事融好功名秀又善圖畫成帝極珍貴置瑯琊臺上每披玩焉

見南齊書 姚最云繪事詳悉太自矜持翻成羸鈍遒勁不及於惠遠精思有過於稜矣 洲除圖剡中谿谷州墟圖胡僧圖釋迦十弟子圖二疎圖傳於代

惠遠子稜 姚最云便速有餘眞巧不足善於布置比之叔父則床下安床

梁

元帝蕭繹字世誠 中品 武帝第七子初生便眇一目聰慧俊朗博涉技藝天生善書畫初封湘東王後乃即位年四十七追號元帝廟號世祖嘗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 梁書

其迹又畫職貢圖并序善畫外國來獻之事序其本集姚最
云湘東天挺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象人特盡神
妙心敏手運不加點理聽訟之暇衆藝之餘時遇揮
毫造化驚絕足使荀衛閣筆袁陸韜翰遊春苑白麻紙圖鹿圖師利象鸛鶴陂澤圖芙蓉醮鼎圖並有題印傳於後
元帝長子方等字實相尤能寫眞坐上賓客隨意點
染郎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後因戰歿年二十二贈
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莊太子見梁書及三國典略龍馬出渥洼圖
蕭大連字仁靖簡文帝第五子少俊爽風流有巧思

洞達音律工丹青初封臨海縣公官至東揚州刺史
輕車將軍大寶元年封南郡王年二十五見梁書
蕭賁字文奐下品蘭陵人多詞學工書畫嘗於扇上畫
山水咫尺內萬里可知仕梁爲河東太守見梁書姚最
云雅性精密後來難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眞學不爲
人自娛而已人間罕見其迹
陸杲字明霞中品上吳郡人也好詞學信佛理工書畫
與舅張融齊名初仕齊後入梁官至特進揚州大中
正見梁書謝云體致不凡誇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
人點畫之間動雜灰琯傳於代者蓋寡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
洪神仙傳便有長生之志善琴棋工草隸微爲諸王
侍讀永明十年辭祿止於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
著述明衆藝善書畫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五贈中散
大夫謚曰貞白先生見梁書處士傳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
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
意不以官爵逼之朝廷有事多詢之號山中宰相
張僧繇中品上吳中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直
祕閣知畫事歷右軍將軍吳興太守武帝崇飾佛寺
多命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傳

寫貌對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栢堂僧
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門內如何
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
寺塔獨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拆又金陵安樂
寺四白龍不點眼睛每云點睛即飛去人以爲妄誕
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去上天二龍
未點眼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谿龍僧繇見而鄙
之乃廣其像於武帝龍泉亭其畫草留在秘閣時未
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畫
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亂散坼爲二後一僧爲唐右常

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云我有同侶離圻
多特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之當以法力助君陸以
錢帛果於其後購得疾乃愈劉長卿為記述其事張
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記彥遠家有僧繇定光如來像元和中進入內僧見維摩詰并二菩薩妙極者也姚最云善圖寺壁超越羣公價等曇度朝
衣野服古今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皆參其妙唯
公及私手不釋筆俾晝作夜未嘗倦怠數紀之内無
須史之間然聖賢矖矚猶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
雖云晚出殆亞前哲在沈粲下彥遠以此評最謬李嗣真云
顧陸已往鬱為冠冕盛稱後葉獨有僧繇今之學者

望其塵躅如周孔焉何寺塔之云乎且顧陸人物衣
冠信稱絕作未覩其餘至於張公骨氣奇偉師模宏
遠豈唯六法精備實亦萬類皆妙千變萬化詭狀殊
形經諸目運諸掌得之心應之手意者天降聖人為
後生則何以制作之妙擬於陰陽者乎請與顧陸同
居上品張懷瓘云姚最稱雖云後生殆亞前品未為
知音之言且張公思若湧泉取資天造筆紙一二而
像已應焉周材取之今古獨立絕人之妙張得其肉
陸得其骨顧得其神清谿宮水怪圖吳王格虎圖維摩詰像[illegible]昇閣龍圖昆明二龍圖行道天王圖漢代射蛟圖雜人馬兵刀圖朱异像羊仁躍馬圖摩衲仙人圖梁北郊圖梁武帝像梁宮人射雉圖定光佛像醉僧圖田舍舞圖詠梅圖並傳於代者也

僧繇子善果中品或作張果李嗣真云旣漸過庭之訓猶是
名家之駒標置點拂殊多佳致時有合作亂真於父
若長轡遠途迹不迨意一篇之中自有玉石在田楊
之下鄭法輪之上彥遠太子納妃圖靈嘉寺塔樣傳於代

善果弟儒童中品上釋迦會圖寶積經變傳於代

袁昂字千里中品陳郡陽夏人仕齊為祕監黃門侍
郎幼以孝稱頗善書入梁官至中書監年八十贈侍
中特進謚曰穆正見梁書僧悰云稟則鄭公亡所失墜
綺羅一施超彼常倫

焦寶願下品姚最云早遊張謝斬固不傳傍求造請事
均盜道衣制樹色皆自新意點黛施朱輕重不失在
毛稜上嵇寶鈞下

嵇寶鈞下品姚最云雖亡師範而意兼真俗賦彩鮮麗
觀之悅情彥遠以畫性所貴天然何必師範

聶松下品梁帝云與嵇同品言其優劣僧繇之亞在解
倩上支道林像傳於代

解倩中品下姚最云全法遽章筆力不及通變巧捷寺
壁最長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五夫人像九子魘圖傳於代

陸整中品上御像傳於代

江僧寳 下品中 謝赫云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鯁甚有師法象人外亡所長在第三品戴逵下吳暕上 臨軒圖 御像 職貢圖 小兒戲鵝圖 並有陳朝年號傳於代

光宅寺僧威公 中品 姚最云下筆爲京洛所知

僧吉底俱外國人 中品

僧摩羅菩提亦外國人 中品

僧迦佛陁 中品 禪師天竺人學行精慤靈感極多初在魏魏帝重之至隋隋帝於嵩山起少林寺至今房門上有畫神卽是迦佛陁之迹 見續高僧傳有佛旅國人物個器物樣外國獸圖鬼神畫並傳於代 姚最云已上三僧既華夷殊體亡以知其優劣 彥遠按梁書外國傳云于陁利國王瞿曇脩跋陁羅者亦工畫其國在南海洲上天監元年四月八日瞿曇夢一僧相告云中國今有聖主十年內佛法大興汝可朝貢不然則汝國不安夢中與僧同到中國見梁天子見而異之記得梁主形貌命筆寫之遂遣使幷本國畫工請寫高祖眞上許之遂還本國陁羅以高祖眞類已畫者盛之寶函日加禮敬以外國能畫故附此記云

歷代名畫記卷第八

唐河東張彥遠撰

陳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通五經善屬詞能書畫長爲鴻儒天象地理無不畢習在梁爲中領軍時宣城王爲揚州野王善畫王褒善書俱爲賓友時號二絕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年六十三贈右衛將軍 見陳書

後魏

蔣少遊樂安博昌人敏慧機巧工書畫善畫人物及雕刻雖有才學常在剞劂繩墨之間園湖城殿之側識者歎息少遊坦然以爲已任不告疲勞官至將作大匠太常少卿前將軍都水兼此四官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 見後魏書時有郭善明侯文和柳儉關文和郭道興並以巧思稱

彥遠以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鄙亡德而有藝也君子依仁游藝周公多才多藝貴德藝兼也苟亡德而有藝雖執廝役之勞又何興歎乎

楊乞德封新鄉侯歸心釋門施身入寺善畫佛像價陵曇度

王由字茂道善書畫摹畫佛像爲時所服官至東萊太守 見後魏書

祖珽者東魏人善畫（見三國典略）

北齊

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司徒司州牧博涉多才藝嘗於廳事壁上畫蒼鷹覩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絕妙爲周師所虜授開封縣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齊君臣自彈琵琶命孝珩吹笛（見北齊書）

蕭放字希逸梁武帝猶子也爲本朝著作郎入齊待詔詞林館善丹青因於宮中監諸畫工帝令采古來麗美詩及賢哲充畫圖帝甚善之與楊休之同撰御覽加鎮東大將軍散騎常侍（見北齊書）

楊子華（上品中）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嘗畫馬於壁夜聽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舒卷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王子沖善棋通神號爲二絕（見北史）閻立本云自像人已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其唯子華乎僧琮云在孫下田上李六在上品張下鄭上（斛律金像北齊貴戚遊苑圖官苑人物屏風鄴中百戲獅猛圖並傳於代）

田僧亮（下品上）官至三公中郎將入周爲常侍當時之名高於董展僧琮云挺特生知不由師授田家一種古今獨絕在楊子華下（竇蒙云非獨田家衆藝皆妙楊孫之次董展上流彥遠以僧亮畫意類於展而不如展之精密也）李云田楊聲實與董展相侔備道形似田氏野服柴車名爲絕筆與楊契丹同在上品董展之下

劉殺鬼（下品）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爲生拂之方覺常在禁中錫賚鉅萬任梁州刺史（見北齊書詞苑傳）

曹仲達本曹國人也北齊最稱公能畫梵像官至朝散大夫（見國朝宣律師撰三寶感通記具說仲達畫佛之妙頗有靈感）僧琮云曹師

於袁氷寒於水外國佛像亡競於時（盧思道斛律明月慕容紹宗等像弋獵圖齊武臨軒對武騎名馬圖傳於代）

殷英童善畫兼楷隸

高尚士（中品）　徐德祖（下品）　曹仲璞　已上三人並是當時名手

後周

馮提伽北平人也官至散騎常侍兼禮部侍郎志尚清遠後避周末之亂傭畫并汾之間竇蒙云寺壁皆有合作風格精密動若神契彥遠按提伽之迹未甚精密山川草樹宛然塞北車馬爲得意人物非所長

隋

閻毗榆林盛樂人工篆隷善丹青當時號爲臻絶周武帝時拜儀同三司隋帝愛其才藝令侍東宮數以雕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拜車騎將軍煬帝令毗脩輦輅多所損益與宇文愷叅詳故實並推巧思官至朝散大夫將作少監兄路書時有何稠宇桂林劉龍龍弟璨並有巧思絶世過人

展子虔中品下歷北齊周隋在隋爲朝散大夫帳内都督僧琮云觸物留情備皆妙絶尤善臺閣人馬山川咫尺千里李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法華變白麻紙長安車馬人物圖弋獵圖雜宮苑南郊白畫王世充像北齊後主幸晉陽圖朱

買臣覆水圖並傳於代

鄭法士中品上在周爲大都督左員外侍郎建中將軍封長社縣子入隋授中散大夫僧琮云取法張公備該萬物後來冠冕獲擅名家在孫尚子上李云伏道張門謂之高足隣幾覩奧具體而微氣韻標舉風格適俊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樽節柔姿綽態盡幽閑之雅容至乃百年時景南隣北里之娛十月車徒流水浮雲之勢則金張意氣玉石豪華飛觀層樓間以喬林嘉樹碧潭素瀨糅以雜英芳草必曖曖然有春臺之思此其絶倫也江左自僧繇已降鄭君是稱獨步在上品楊子華下孫尚子上按鄭法輪鄭德文袁昂陳善見劉烏閻立本皆師鄭公各有形似識者方辨之翁盧明月像阿育王像陳玄英像貴戚屏風洛中人物車馬隋文帝入佛堂像北齊畋遊像楊素賀若弼像并遊春苑圖並傳於代彥遠以李大夫所許鄭在楊下此非允當鄭合在楊上

法士弟法輪中品上李云屬意溫雅用筆調潤精密有餘高奇未足輿馬之際難與比肩比其兄爲劣及其閲臺苑恣登臨羅綺如春芳菲似雪亦爲絶塵也僧琮云法輪精密有餘不近師匠全範士體先圖寺壁本效張公爲步不成諒非高雅前賢品第以此失之

法士子德文中品中李云筆迹纖懦英靈銷歇與法輪劉

烏同

孫尚子上品中睦州建德縣尉僧琮云師模顧陸骨氣有餘鬼神特所偏善婦人亦有風態在法士下子華上竇蒙云鞍馬樹石法士不如與顧陸異迹豈獨鬼神而已李云孫鄭共師於張鄭則人物樓臺當霸雄伯孫則魑魅魍魎參靈酌妙善爲戰筆之體甚有氣力衣服手足木葉川流莫不戰動唯鬚髮獨爾調利他人效之終莫能得此其異態也在上品鄭下董展上美人圖羅守鬼神傳於代

董伯仁中品上汝南人也多才藝鄉里號爲智海官至

光祿大夫殿中將軍僧琮云綜敘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種亡愧前賢在陳善見下寶蒙云樓臺人物曠絕今古雜畫巧贍高視孫田乃變化萬殊何止屏風一種李云董與展皆天生縱任亡所祖述動筆形似畫外有情足使先輩名流動容變色但地處平原闕江山之助跡參戎馬少簪裾之儀此是所未習非其所不至若較其優劣則欣戚笑言皆窮生動之意馳騁弋獵各有奔飛之狀必也三昧輪與董氏造其微六轡沃若展生居其駿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汝南今多畫迹是其絕思石泉公王方慶觀之而

歎曰向使展董二人與江東諸子易地而處張侯巳降咸應病足鑒者以為知言初董與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則見輕後乃頗采其意古來詞人亦有此累周明帝畋遊圖雜畫臺閣樣彌勒變弘農田家圖隋文帝上廄名馬圖傳於代

楊契丹上品中 宮至上儀同僧琮云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山東體制允屬伊人在閻立本下竇云契丹之迹非不雅富比之董展則乏精微李云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三絕楊以簟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勞部蔽楊特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光明寺後為大雲寺今長安懷遠里也 又寶刹寺一壁佛涅槃變維摩詰等亦為妙作與田同品隋朝王會圖幸洛陽圖豆盧寧像貴戚遊宴圖雜佛變傳於代

劉烏品下 僧琮云師於鄭屏鄭有功其於綿密獨越倫輩李云學於鄭不少風格但未遒耳

陳善見下品 僧琮云准的於鄭遒媚溫潤則不及之裴孝源云二閻袁陸張之外學者陳善見王知慎之流萬得其一固未及於風格尚汲汲於形似今之所蓄

皆善見寫楊鄭非楊鄭之真矣

江志中品 僧琮云筆力勁健風韻頓挫模山擬石妙得其真

李雅下品 為滕王庫直或云秦王 僧琮云神氣抑揚獨越倫伍聖僧形制是所尤工竇云佛像鬼神法士以下僧繇之亞契丹善見未可比之

王仲舒下品 僧琮云北面孫公風骨不逮精熟潤媚推於名輩

閻思光下品 解悰下品 程瓚下品 已上三人並隋朝名手

尉遲跋質那西國人善畫外國及佛像當時擅名今謂之大尉遲（六番圖外國寶樹圖又有婆羅門圖傳於代）天竺僧曇摩拙叉亦善畫隋文帝時自本國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雒縣大石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至今在焉（具三寶感通記）

歷代名畫記卷第八

歷代名畫記卷第九

唐河東張彥遠撰

唐朝上

唐高祖神堯皇帝　太宗皇帝　中宗皇帝　玄宗皇帝並神武聖哲藝亡不周書畫備能非臣下所敢陳述

漢王元昌高祖神堯皇帝第七子太宗皇帝之弟少博學能書畫武德三年封魯王十年封漢王爲梁州都督坐太子承乾事廢（漢畫賢王圖鞍馬鷹鶻傳於代）李嗣眞云天人之姿博綜伎藝頗得風韵自然超舉碣館深崇遺跡罕見在上品二閻之上（裴孝源云六法俱全萬類不失）

漢王弟韓王元嘉亦善書畫天后授之太尉善畫龍馬虎豹

滕王元嬰亦善畫

閻立德（上品下閻讓字立德以字行於代）父毗在隋以丹青知名（已上第八卷中具載）與弟立本俱傳家業武德中爲尚衣奉御造衮冕大裘等六服腰輿傘扇咸得妙制貞觀初爲將作大匠造翠微玉華宮稱旨官至工部尚書封大安縣公顯慶元年贈吏部尚書幷州都督謚曰康（文成公主降蕃圖玉華宮圖鬬雞圖並傳於代）

立德弟立本下上品　顯慶初代立德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縣公有應務之才兼能書畫朝廷號爲丹青神化初爲太宗秦王庫直武德九年命寫秦府十八學士褚亮爲贊秦府十八學士贊與圖序曰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國尊賢重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北德至於鄒枚成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遊升桂初叢廣旌俊之士既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過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齋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望裾即弟委質藩維或弘禮度而成典則留詞學而路風猶優游暮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敦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遷庫直閻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救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討論墳典商略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奇傑之士咸思自效于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云　貞觀十七年又詔畫凌烟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爲讚貞觀十七年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既勒名於鍾鼎又圖形於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閣著其美建武功臣雲臺紀其迹司徒趙國公無忌故司空揚州都督河間元王孝恭故司空萊國公如晦故司空相州都督鄭國文貞公徵司徒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申國公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故輔

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褒國忠壯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故尚書左僕射忠國公通故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右僕射鄭節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譙襄公紹故荊州都督郢襄公順德洛州都督郢國公張亮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故左驍衛大將軍郯襄公張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故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故戶部尚書渝襄公劉政會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故徐州都督胡壯公秦叔寶等或材推棟梁謀猷經遠綢繆帷幄經綸霸圖或學綜經籍德範光茂隱犯同致忠讜日聞或竭力義旗委質藩邸一心表節百戰標奇或受命廟堂闢士方面重氛再朗王略遐宣契闊屯夷劬勞師旅贊景業於草昧翼鴻化於隆平茂績嘉庸冠冕列辟昌言直道模範縉紳固以曉伊呂而連衛遵方名而長鶩者矣宜酌故實弘茲盛典可並圖畫於凌烟閣庶念功臣之懷亡謝於前載旌賢之義永貽於後昆　時天下初定異國來朝詔立本畫外國圖又鄂杜間有蒼虎爲患天皇引驍勇千

騎取之號王元鳳太宗之弟也彎弓三十鈞一矢斃之名立本寫貌以旌雄勇國史云太宗與侍臣泛遊春苑池中有奇鳥隨波容與上愛玩不已召侍從之臣歌詠之急召立本寫貌閤內傳呼畫師閻立本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素目瞻坐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今獨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爾宜深戒勿習此藝然性之所好終不能舍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務恪曾立邊功立本唯善丹青時人謂千字文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言並非

宰相器咸亨元年復爲中書令四年薨謚曰文貞僧琮云閻師於鄭奇態不窮像生變故天下取則竇蒙云直自師心意存功外與夫張鄭了不相干裴云閻師張青出於藍人物衣冠車馬臺閣並得其妙歷觀古今法則巧思唯二閻楊陸迥出常表張家父子稍居其次彥遠云二閻楊陸難則盡美張家父子品第居最裴云張在閻下此論未當李嗣眞云博陵大安難兄難弟自江左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號爲中興至若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位序折旋矩度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佐鼻飲頭飛之俗盡該毫末備得人情二閻同在上品田舍屏風十二扇位置經略冠絕古今元和十三年彥遠大父相國鎭太原詔取之西域圖王知愼亦搨之永徽朝臣閻昭陵列像圖傳於代彥遠論曰前史稱魏明帝起凌雲閣勅韋誕題榜工人誤先釘榜以籠盛誕鈎上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髮盡白纔餘氣息遂戒子孫絕此楷法謝安嘗論其事于敬正色荅曰仲將魏之大臣豈有此事若如所說知魏德之不長彥遠嘗以子敬爲有識之言閻令雖藝兼繪事時已位列星郎況太宗皇帝洽近侍有挼貌之恩接下臣亡撞郎之急豈得直呼畫師不通官籍至於馳名丹青才非輔佐以閻之才識亦謂厚誣淺薄之俗輕藝嫉能一至於此良可於悒也

張孝師下品爲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畫因號爲地獄變竇云迹簡而麤物情皆備筋節顧陸張楊田董展外難可比儔也

范長壽下品師法於張僧繇官至司徒校尉風俗圖醉道士圖傳於代僧琮云博贍繁多有所雅尚至於位置不煩經略竇云學於擬筆蹤紙如深器之密宛然是對手

何長壽與范同師法但微劣於范范何並有醉道士圖傳於代人云是僧繇所作非也劉餗傳記云張僧繇爲醉僧圖僧衆錢與立本添爲予改爲道士殊不近理矣

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其第八卷乙僧國初授宿衞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爲大尉遲乙僧爲小尉遲畫外國及菩薩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有氣槩僧琮云外國鬼神奇形異貌中華罕繼竇云澄思用筆雖與中華道殊然氣正迹高可與顧陸爲友

劉孝師僧琮云點畫不多皆爲樞要鳥雀奇變甚爲酷似彥遠云不止鳥雀曾見畫他物皆好

靳智翼僧琮云祖述仲達改張琴瑟變夷爲夏肇自斯人在范長壽上

王定官至中散大夫尚方令貞觀初得名筆迹甚快

本草訓戒圖傳於代僧琮云骨氣不足遒媚有餘菩薩聖僧往
往驚絕在張孝師上彥遠按定書骨氣不甚長就上骨氣何故驚絕
梁寬吳智敏僧琮云智敏師於覚神襟更為俊逸
康薩陁中品或云菩薩為振威校尉僧琮云亡所服膺虛心
自悟初花晚葉變態多端異獸奇禽千形萬狀在尉
遲下竇云曾見畫人馬措意非高琮公之語過當也
王知慎中品下終少府監工書畫與兄知敬齊名僧琮
云師於閻寫貌及之筆力爽利風采不凡在張孝師
下
王韶應或作洽象畫鬼神深有氣韻竇云善山水人物

檀智敏中品為振武校尉竇云師於董伯仁僧琮云棟
宇樓臺陰陽向背歷觀前古獨見斯人遊春戲藝圖傳於世
楊須跋品中　趙武端品下　范龍樹品下　周烏孫品下
楊德紹品下　已上五人國初擅名
陳義國初丞相叔達之孫尤工寫貌玄宗少與之善
特承恩遇為武德南薰中尚等使銀青光祿大夫少
府監
殷叡　殷季友　許琨　同州僧法明
已上四人並開元中善寫貌常在內庭畫人物海內
知名時錢國養未出唐朝七聖圖高祖及諸王圖太宗自定華上圖開元十八學士
圖並殷叡韋无忝寫之傳於代法明開元十一年勅令寫貌麗正殿
諸學士欲畫像書贊於含象亭以車駕東幸遂停初
詔殷叡季友无忝等分貌之粉本既成遲回未上絹
張燕公以畫人手雜圖不甚精乃奏追法明令獨貌
諸學士法明尤工寫貌圖成進之上稱善藏其本於
畫院後數年上更索此圖不知所由賴康子元先寫
得一本以進上令却送畫院子元復自收之子元卒
其子貨之莫知所在今傳搨本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眞趙玄默東方顥李子釗呂向毋煚陸去泰咸廙業余欽孫季良都十七人其官爵具韋述集賢記下卷

錢國養開元中善寫貌海內推服竇云衣裳凡鄙未
離賤工格律自高足為出衆彥遠云既言凡鄙賤工
安得格律出衆竇君兩句之評自相矛盾
左文通善寫貌
王陁子善山水幽致峰巒極佳世人言山水者稱陁
子頭道子脚竇云山水獨運別是一家絕迹幽居古今無比時有牛諂亦善山水
吳道玄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
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工畫曾事逍遙
公韋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
為一家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

縣尉初名道子玄宗名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敎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劒道玄觀旻舞劒見出沒神怪既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劒器張旭見之因爲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時有張愛兒學其畫不成便爲捏塑玄宗御筆改名仙喬雜畫蟲像亦妙時又有楊惠之亦善塑像員名程進雕刻石像臨韓伯通善塑像天后時尚方丞竇弘果毛婆羅苑東監孫仁貴德宗朝將軍余忠義皆巧絕過人此輩並李畫迹皆精妙格不甚高吳畫明皇受籙圖十指鍾馗傳於代 彥遠云親叔祖主客員外郎諗有吳畫說一篇在本集

翟琰者吳生弟子也吳生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與張藏布色濃淡無不得所

李生失名亦吳弟子善畫地獄佛像有類於吳而稍劣

張藏亦吳弟子也裁度寵快思若湧泉寺壁十間不旬而畢然六法不及師之門墻亦好細畫

楊庭光與吳同時佛像經變雜畫山水極妙頗有似吳生處但下筆稍細耳

盧稜伽吳弟子也畫迹似吳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寥廓物像精細經變佛事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總持寺三門大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意開張頗臻其妙一日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常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居一月稜伽果卒釋敎藍源傳於代時有姚景仙能畫寺壁

武靜藏善畫鬼神有氣韻東都敬愛寺東山亭院地獄變畫甚妙

董萼字重照開元中多在尚方善雜畫車牛最推其妙盤車圖余亦曾模之

陳靜心善寺壁弟靜眼善地獄山水

程維善雜畫

楊垣楊仙喬並長安人好圖佛寺鬼神垣子爽亦善之

解倩善鬼神

馮昭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八年爲戶部侍郎尤善鷹鶻雞雉畫其形態觜眼腳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之感

姜皎上邽人善鷹鳥玄宗在藩時爲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卽位累官至太常卿封定國公開元五年以事廢復拜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十年復流欽州

李思訓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時一家五人並善丹青思訓弟思誨思誨子林甫林甫弟昭道林甫姪湊世咸重之書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封彭城公開元六年贈秦州都督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覩神仙之事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其人也

思訓弟思誨即林甫之父也善丹青任朝散大夫揚州參軍贈禮部尚書

李林甫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余曾見其畫迹甚佳山水小類李中舍

忠訓子昭道林甫從弟也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妙世上言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昭道雖不至將軍俗因其父呼之

李湊林甫之姪也初為廣陵倉曹天寶中貶明州象山縣尉年二十八尤工綺羅人物為時驚絕本師閻令但筆迹疎散言其媚態則盡美矣

薛稷字嗣通河東汾陰人道衡之曾孫元超之從子詞學名家軒冕繼代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多才藻工書畫薛稷外祖魏文貞公富有書畫多虞褚手寫表疏稷銳意模學窮年忘倦睿宗在藩特見引遇拜黃門中書侍郎禮工二部尚書先天二年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封晉國公竇懷貞累之年六十九尤善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郎餘令有才名工山水古賢為著作佐郎撰自古帝王圖按據史傳想像風采時稱精妙

曹元廓天后朝為朝散大夫左尚方令師於閻工騎獵人馬山水善於布置天后鑄九鼎於東都備九州山川物產詔命元廓畫樣鍾紹京書時稱絕妙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等朝臣圖高祖太宗諸子圖秦府學士圖凌烟圖皆傳於代徐嶠之題

劉行臣善畫鬼神精采洒落類王韶應東都敬愛寺山亭院西壁有鬼神抱野雞實為妙手

暢整善山水似李將軍整子明理妙過於父

楊寧楊昇望賢宮圖安祿山真張萱以上三人並善畫人物寧以開元十一年為史館畫直萱好畫婦女嬰兒有妓女圖乳母將嬰兒圖按羯鼓圖鞦韆圖虢國婦人出遊圖傳於代

尹琳善佛事神鬼寺壁高宗時得名筆迹快利今京師慈恩寺塔下南面師利普賢極妙李仲昌李嗣真並琳弟子並善佛道鬼神

韋无忝官至左武衛將軍善鞍馬鷹鶻圖雜獸皆

妙

韋无縱乃无忝弟善寫貌

朱抱一開元二十二年直集賢善寫貌寫張果先生
眞爲好事所傳

竺元標　蔡金剛　毛嵩　姚彥山

程遜善寺壁禽獸　董好子善人物

楊樹兒　耿純

任直亮開元中直集賢時有畫直邵齋欽書手吉曠
皆解畫

陸庭曜善人物鬼神有氣韻

暢整　李相國　陳憼　劉志敏

史晟　何君墨　京元戚　崔霞

冷元琇　馬光業　李蠻子　馬樹鷹

祝丘　潘細衣　周子敬　段去惑

僧智瓌善山水鬼神氣韻灑落

已上皆唐朝以來名手畫工有同蘭菊叢芳競秀蹤
跡布在人間姓名不可遺棄

殷令名陳郡人父不害累代工書畫

殷聞禮字大端書畫妙過於父武德初爲中書舍人
趙王友兼侍讀弘文館學士

閻禮子仲容天后任太僕祕書丞工部郎中申州刺
史善書畫工寫貌及花鳥妙得其眞或用墨色如兼
五采

談皎善畫人物有態度衣裳潤媚但格律不高大髻
寬衣亦時當所尚與李湊小相類武惠妃舞圖佳麗寒食圖佳麗妓樂圖並傳代

僧金剛三藏獅子國人善西域佛像運筆持重非常
畫可擬東京廣福寺木塔下素像皆三藏起樣

張遵禮善畫鬥將鞍馬戈矛器械用筆整差小畫尤
佳

王紹宗瑯琊人父脩禮畫跡與殷仲容相類亦善書
官至祕書少監

宋令文亦書畫皆善

司馬承禎字子微自梁陶隱居至先生四世傳授仙
法開元中自天台徵至天子師之十五年至王屋山
勑造陽臺觀居之嘗畫於屋壁又工篆隸詞采眾藝
皆類於隱居焉制雅琴鏡名美石爲之詞刻精絕開
元中彥遠高王父河東公獲受敎於先生玄宗皇帝
制碑具述其妙二十三年尸解白雲從堂戶出雙鶴
繞壇而上年八十一謚貞一先生

處鴻一名浩然高士也工八分書善畫山水樹石隱于嵩山開元初徵拜諫議大夫不受

釋脩然俗姓裴氏楚州刺史思訓之子爲人恢詭強學不成一名好朋從詩酒善丹青工山水曉解絲竹辛年三十九開元中嘗夜醉臥街犯禁乃爲詩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盃金吾如借問報道玉山頹官不就也或云道士

鄭虔高士也蘇許公爲宰相申以忘年之契薦爲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爲廣文館學士飢窮轗軻好琴酒篇詠工山水進獻詩篇及書畫玄宗御筆題曰鄭虔三絕與杜甫李白爲詩酒友祿山授以爲水部員

外郎國家收復貶台州司戶

鄭逾善山水天寶中得名於梁宋間逾即遷之弟遷有書名

李果奴筆迹調潤天寶中寫貌人物及僧佛爲妙元和初有李士昉即果奴之孫筆迹及其祖寫貌極妙在翰林郎賢院

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于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

韓幹大梁人王右丞維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龍朔功臣圖姚崇及安祿山圖玄宗試馬圖寧王調馬打毬圖傳于代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自獨擅杜甫贈霸畫馬歌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唯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彥遠以杜甫豈知畫者徒以幹馬肥大遂有畫肉之誚古人畫馬有八駿圖或云史道碩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頸龍體矢激電馳非馬之狀也晉宋間顧陸之輩已稱改步周齊間董展之流亦云變態雖權奇滅沒乃屈產蜀駒尚翹舉之姿乏安徐之體至於毛色多騧騮騅駮無他奇異玄宗好大馬御廄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命王毛仲爲監牧使燕公張說作駉牧頌天下一通西域大

宛歲有來獻詔於北地置羣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神如據床榻是知異於古馬也時主好藝韓君間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寧申王廄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祿山之亂沛艾馬種遂絕韓君端居亡事忽有人詣馬稱鬼使請馬一匹韓君畫馬焚之他日見鬼使乘馬來謝其感神如此弟子孔柴爲上足陳閎爲永王府長史善畫寫貌工鞍馬與韓同時家畜閎畫絕多寫肅宗真圖玄宗馬射豬鹿兔十九宗圖

孟仲暉善寫貌筆迹類陳閎又似閻令時有杜景祥
王允之並畫迹與仲暉相近也

歷代名畫記卷第十

唐河東張彥遠撰

唐朝下

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與弟縉並以
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藍田南置
別業以水木琴書自娛工畫山水體涉今古人家所
蓄多是右丞指揮工人布色原野簇成遠樹過於朴
拙復務細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畫輞川筆力雄
壯嘗自制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
習偶被時人知誠哉是言也余曾見破墨山水筆迹
勁爽

張諲官至刑部員外郎明易象善草隸工丹青與王
維李頎等為詩酒丹青之友尤善畫山水王維答詩
曰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李頎詩曰小
王破體閑文策落日梨花照空壁書堪記室妬風流
畫與將軍作勍敵畫一作書
劉方平工山水樹石汧國公李勉甚重之
王熊官至澧州都督嘗與張燕公唱和詩句善湘中
山水似李將軍意緒不畢但筆迹整細
王象有畫鹵簿圖傳於代或云是熊兄弟

因琦鴈門人武德功臣兵部尚書德平之子善寫貌
人物官至汝南太守尤善八分小篆寫洪崖子橘木
圖傳於代（一本作僮）
竇師綸字希言納言陳國公抗之子初爲太宗秦王
府諮議相國錄事叅軍封陵陽公性巧絕草創之際
乘輿皆闕勅兼益州大行臺檢校脩造凡創瑞錦宮
綾章彩奇麗蜀人至今謂之陵陽公樣官至太府卿
銀方邛三州刺史高祖太宗時內庫瑞錦對雉鬬羊
翔鳳游麟之狀創本師綸至今傳之
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猶子也多才藝

善書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
時有李逖者工畫蠅蝶蜂蟬之類
李平鈞宗室也淮安王神通之曾孫爲江陵府法曹
叅軍汴州陳留令平鈞工山水小篆平鈞之叔李權
工八分叔樞工小篆
崔陽元　李昃　張惟亘　李滔
張通　耿昌言　弟昌期
已上七人並工山水雜畫通尤精贍
周古言中宗時善寫貌及婦女（有宮禁寒食圖秋思圖傳於代）
時有嚴杲楊德本並吳人善雜畫
貝俊（一作具俊）　李韶　魏晉孫　蒯廉
已上四人並工花鳥俊尤工鷹鶻蒯廉最爲妙
白旻官至同州澄城令工花鳥鷹鶻觜爪鮮利甚得
其趣旻善歌常醉酣歌闋便畫自娛
韓嶷工婦女雜畫善布色
時有宇文肅善小畫金玉鐫刻之樣禽獸葩葉之能
高江車道政二人並善寫貌道政兼善佛事迹簡而
筆徤
嗣滕王湛然貞元四年爲殿中監兼禮部尚書迴鶻
使善畫花鳥蜂蝶官至檢校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年

八十四
齊皎高陽人父玘檢校兵部郎中皎善外番人馬工
山水學小楷古篆善射曉音律建中四年官至澤州
刺史年五十五彥遠大父高平公有重名皎每以書
畫及篇章求知焉至今予家篋笥中猶有齊君少年
時書畫觀其意趣雖高筆力未勁後見其功用至者
則雄壯矣（一本云名皎）
皎弟㗚性雅正好學善山水貞元元年爲中書舍人
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河間縣男三年貶官夔州
七年爲桂府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十一年贈禮部

尚書謚曰忠年四十八初暎於東都舉進士應宏詞
彥遠曾祖魏國公爲河南尹兼留守愛其藝每加獎
焉奏爲河南府參軍及魏公罷相爲左僕射暎已拜
相矣魏公再入中樞暎已貶官夔州（一本名暎）
朱審吳興人工畫山水深沉環壯險黑磊落湍瀨激
人平遠極目建中年頗知名
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窾窆巉差巧峭
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
者皆詩之改京兆少尹爲左庶子樹石擅名於代樹
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

楊公南名炎華陰人孝著三代門樹六闕風骨俊秀
神情爽邁善山水高奇雅贍大曆四年爲中書門下
侍郎建中元年遷左僕射流貶年五十五余觀楊公
山水圖想見其爲人魁岸洒落也
史瓚官至省郎善畫鞍馬人物
裴諝字士明河東人以明經進畫山水極有思貞元
中爲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四年爲太子賓客左散
騎常侍五年爲兵部侍郎河南尹貞元元年年七十
五贈兵部尚書
韋鑒工龍馬妙得精氣
鑒弟鑾工山水松石雖有其名未免古拙
鑾子鶠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
高舉善小馬牛羊山原俗人空知鶠善馬不知松石
更佳也咫尺千尋駢柯攢影烟霞翳薄風雨颼飀輪
囷蟠偃蓋之形宛轉極盤龍之狀（天竺胡僧圖渡水僧圖小馬放牧圖並傳於代）
張璪字文通吳郡人初相國劉晏知之相國王縉奏
檢校祠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坐事貶衡州司馬移忠
州司馬尤工樹石山水自撰繪境一篇言畫之要訣
詞多不載初畢庶子宏擅名於代一見驚歎之異其

唯用禿毫或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受璪曰外師造
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彥遠每聆長者說璪以
宗黨常在予家故予家多璪畫曾令畫八幅山水障
在長安平原里破墨未了值朱泚亂京城騷擾璪亦
登時逃去家人見畫在幀蒼忙掣落此鄣最見張用
思處又有士人家有張松石幛士人云亡兵部李員
外約好畫成癖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爲衣裹矣
唯得兩幅雙松一石在甚嗟惋久之作繪練紀述張
畫意極盡此不具載（見李約員外集）
陳雲字玄成國初丞相叔達之後明經出身河南尹

嚴武薦爲參軍貽義軍節度使李抱眞辟爲從事貞元十四年官至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兼御史中丞工山水有情趣但峰巒少奇往往繁碎

顧況字逋翁吳興人不脩檢操頗好詩詠善畫山水初爲韓晉公江南判官又爲著作佐郎久次不遷乃嘲誚宰相爲憲司所劾貞元五年貶饒州司戶居茅山以詩終有畫評一篇未爲精當也

鄭審事具彥遠所撰彩箋詩集

沈寧亦善樹石山水有格律師張璪而少劣

劉商官至檢校禮部郎中汴州觀察判官少年有篇

詠高情工畫山水樹石初師於張璪後自造眞爲意自張貶竄後嘗惆悵賦詩曰苦石蒼蒼臨澗水谿風裊裊動松枝世間惟有張通會流向衡陽那得知或云商後得道

劉整任祕書省正字善山水有氣象時有劉之奇亦能山水

邊鸞善畫花鳥精妙之極至於山花園蔬亡不偏寫爲右衛長史花鳥冠於代而有筆迹

于錫善畫花鳥及鷄

強頴善水鳥

梁廣工花鳥善賦彩筆迹不及邊鸞

陳庶揚州人師邊鸞花鳥尤善布色

陳恪工山水師張鄭有氣韻人物鞍馬蟲禽並精於積善山水妙過於父一云陳恪

戴重席工子女極精細

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初効張萱畫後則小異頗極風姿全法衣冠不近閭里衣裳勁簡彩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降蟬圖按箏圖楊眞人陸眞人圖五星圖傳於代

趙博文尚書左丞涓之子也畫子母犬兎善寫貌應進士不第兄博宣亦解畫

太原王朏終劒南刺史師昉畫子女菩薩但不及昉之精密余大父高平公首末提獎之

鄭寓善果之後也學昉畫天王菩薩有思

韓滉字太沖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浙東西兩道節度使左僕射同平章事封晉國公貞元三年年六十五贈太傅諡忠肅工隸書章草雜畫頗得形似牛羊最佳

戴嵩韓晉公之鎭浙右署爲巡官師晉公之畫不善他物唯善水牛而已田家川原亦有意

嵩弟嶧亦善水牛

李浙官至沂州刺史善番人番馬騎射射鵰放牧川原之妙筆迹氣調古今亡儔

子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其父令狐公奕代爲相家富圖畫即沂州外孫家有小畫人馬樟是尤得意者憲宗曾取置禁中後却賜還嘗以示余

蕭祐畫山水甚有意思爲桂州觀察使

周太素終尚書郎善畫花鳥佛像

劉庭善山水格不甚高但細巧耳

蕭悅協律郎工竹一色有雅趣

張志和字子同會稽人性高邁不拘檢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十卷書迹狂逸自爲漁歌便畫之甚有逸思肅宗朝官至左金吾衛錄事參軍本名龜齡詔改之顏魯公與之善陸羽等嘗爲食客

侯莫陳厦字重構工山水用意極精

會稽僧道芬　鄭町處士滎陽人　梁洽處士

天台項容處士　青州吳恬處士一名玢字建康

已上並畫山水道芬格高鄭町淡雅梁洽美秀項容頑澁吳恬險巧恬有畫山水錄記平生所畫在絹素者凡百餘面傳之好事曰云初夢蘇有神人指授畫法恬好爲頑石氣象深險能爲雲而氣象蓊裕

王默師項容風顛酒狂畫松石山水雖乏高奇流俗亦好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王默早年授筆法於台州鄭廣文處貞元末於潤州殁舉柩若空時人皆云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爲海中都巡問其意云要見海中山水耳爲職半年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顧生乃其弟子耳彥遠從兄監察御史厚與余具道此事然余不甚覺默畫有奇

歷代名畫記卷第十 終

張彦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隷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其家既出累世搢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蓄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其大父稔巳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恭年人許有羲之風度蓋凡三變而後有成此其遺風餘澤沾漑後人者特非一日彦遠既世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靈恠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胷次者固巳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受處復有

家學耶甞作法書要録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且以完傳列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學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甞以八分録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右宣和書譜本傳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彦遠字愛賓

聖朝名畫評序

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麄鹵求筆一也僻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恠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六要是審彼六長雖卷帙溢箱壁版周廡自然至于別識矣大凡觀畫而有所忌且天氣晦冥風勢飄迅屋宇向陰暮夜執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悉不能極其奇妙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平爽霽清虛室

面南依正壁而張之要當澄神靜慮縱目以觀之且觀之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功勿譽返求其拙夫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功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第既得是非長短毁譽功拙自昭然矣大抵觀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像歸依觀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冶觀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鬼神者尚筋

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今之人或捨六要棄六長而能致此者何異緣木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聖朝名畫評序

聖朝名畫評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第一卷

人物門第一

神品六人
王瓘上 王靄中 孫夢卿
趙光輔下 高益 武宗元
妙品十五人
王齊翰上 王士元 侯翌

滿師訓中 黄筌 黄居寀
孫知微 孟顯 周文矩
張昉下 王端 勾龍爽
陳用志 厲昭慶 王兼濟
能品十九人
楊斐上 高文進 趙元長
高元亨
孫懷說中 南簡 王道眞
牟谷 釋元靄 尹質
石恪下 陳士元 王拙

王居正　葉進成　燕文貴
葉仁遇　郝澄　毛文昌

第二卷

山水林木門第二

神品二人
李成　范寬

妙品六人
高克明　王士元　王端
商訓　燕文貴　許道寧

能品十人

陳用志　黃懷玉　黃筌
翟院深　劉永　釋巨然
趙幹　李隱　龐崇穆
曹仁希

畜獸門第三

神品一人
趙光輔

妙品六人
趙邈卓　裴文睍　楊輝
袁義　龍章　何尊師

能品十二人
陳用志　馮清　王士元
高益　荀信　吳懷
董羽　王道眞　李用及
張鈐　辛成　馮進成

第三卷

花木翎毛門第四

神品四人
徐熙　唐希雅　黃筌
黃居宷

妙品九人
趙昌　陶裔　徐崇嗣
徐崇勳　梅行思　解處中
王曉　母咸之　傅文用

能品九人
唐宿　唐忠祚　夏侯延祐
劉文惠　王友　道士牛戩
闞士安　王端　劉夢松

鬼神門第五

神品一人

李　雄
妙品一人
高　益
能品二人
李用及　石　恪
屋木門第六
神品二人
郭忠恕　王士元
妙品二人
燕文貴　蔡　潤

能品三人
呂　拙　劉文通　王道真
目錄終

聖朝名畫評卷第一

大梁　劉道醇　纂

人物門第一

王瓘字國器河南洛陽人美風表有才辯少志於畫家甚窮匱無以資游學北邙山老子廟壁吳生所畫世稱絕筆焉瓘多往觀之雖窮冬積雪亦無倦意有為塵滓塗漬處必拂拭磨刮以尋其迹由是得其遺法又能變通不滯取長捨短聲與藉甚動於四遠王公大人有得瓘畫者以為珍玩末年石中令以禮召瓘畫昭報寺廊壁厚酬金幣今西京石家寺壁見在故於乾德

開寶之間無與敵者身歿之日畫流相師哭之虞部武員外宗元亦河南人每歎曰吾觀國器之筆則不知有吳生矣吳生畫天女頸領飜促行步欹側又樹石淺近不能相稱國器則捨而不取故於事物畫工復能設色清潤古今無倫恨不同時親授其法翰林待詔高克明亦謂人曰今若得國器畫何必吳生所謂買王得吳矣識者以為知言子端亦有名於時

評曰本朝以丹青名者不可勝計唯瓘為第一何哉觀其意思縱橫往來不滯廢古人之短成後世之長不拘一守奮筆皆妙誠所謂前無吳

生矣故列神品上

王靄京師人幼有志節頗尚靜默留心圖畫尤長於寫貞追學吳生之筆於佛像人物能盡其妙朱梁時以爲翰林待詔至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時靄與焦著王仁壽爲德光掠歸至　宋有天下放靄還國復爲待詔　藝祖以匭匭江左未歸疆土有意於弔伐命靄微服往鍾陵寫其謀臣宋齊丘韓熙載林仁肇等形狀如　上意受賞加等奉　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　太后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本院堂西壁畫見存但經修人毀改人損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及於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夢卿以東壁讓之尊靄聲迹識者以爲當然所畫南方毗樓勒又天王高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力精遒思慮彌竭來世之譽自此而已

評曰靄之爲畫也可謂至矣意思宛約筆法豪邁皆不下王瓘但氣淡稍劣耳夫寫人形狀者在全其氣宇靄能停分取像側背分衣周旋變通不失其妙可列神品中

孫夢卿鄆州須昌人少有精鑒而性拘執家世豪右

不事產業志於圖繪常語人曰吾所好者吳生耳餘無所取故畫得其法里中目爲孫脫壁又曰孫吳生言能全脫吳生之壁無小異處凡欲命意揮寫必爲豪貴所知日湊于門爭先請售識者以爲吳生後身數百年能至其藝者止夢卿焉與王靄對畫開寶寺文殊閣下西壁爲西方毗樓勒又天王像及　槍道菩薩相今並存焉夢卿之畫世少藏者王公大人第往往有之

評曰唐張懷瓘以吳生爲僧繇後身予謂夢卿亦吳生之後身而列於瓘靄之下何哉吳生畫天女及樹石有未到處語在王瓘事迹瓘靄能變法取工夢卿則拘於模範雖得其法往往襲其所短不能自發新意謂之脫壁者豈誣哉可列神品中

趙光輔耀州華原人　太宗朝爲圖畫院學生性喜幽曠無仕進意潛自遁去鄉人猶呼趙評事長於佛畫及人物番馬等愚客於許日開元寺見輔畫擲摩騰竺法蘭以傳教皆丈餘其慈覺悲惻之相盡備又畫五百高僧姿質風度互有意思坐立瞻聽皆得其妙貌若悲覺以動觀者

評曰光輔之畫也放而逸約而正形氣清楚骨

格厚重可列神品下

高益本契丹涿郡人　太祖時遁來中國初於都市貨藥有來贖者輒畫鬼神犬馬藉藥與之得者驚異有孫四皓者廣延藝術之士益往客之為禮甚厚益亦畫鬼神搜山圖一本以酬其意歲初復畫鍾馗一軸為獻孫遂張於賓館或曰鬼神用力此傷和重益聞之乃睨目奮筆畫一異狀者舉石磓貌以擊厲鬼復張於舊所觀者驚其勁捷握手滴汗嘗於四皓樓上畫卷雲芭蕉京師之人摩肩爭玩至今天下樓閣亭廡為之者自益始也（今四皓樓芭蕉見存）孫乃　神宗近戚

進益前所畫搜山圖　上歎賞移刻遂待詔圖畫院勅畫相國寺廊壁會　上臨幸見益寫阿育王戰像詔問鄉曉兵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　上善之後畫崇夏寺大殿東西二壁善神雖長於大像但稱其筆凡畫坐神則用意最善

評曰觀益之畫色輕而墨重變通應手不拘一態其丹青之功者歟可列神品下

武宗元字總之河南白波人世業儒為鄉里所重父道與丞相文惠公（諱）為布衣交將宗元詣之時方成童大被稱賞文惠妻以外孫用其蔭得太廟齋郎年十七文惠請畫北邙山老子廟壁頗為精絕景德末章聖營玉清昭應宮募天下畫流逾三千數中程者不減一百人分為二部宗元為左部之長丁朱崖為宮使語僚佐曰適見靡旗亂轍者悉為宗元所逐矣上亦優勞之中嶽天封觀置百金以求名手宗元乘興揮寫無毫髮遺恨洛中南宮三聖宮東壁畫十太一皆丈餘又於河南廣福院寫迴廊壁今並存焉宗元亦不常奮筆雖貴人名臣日走于門求之甚勤未嘗肯諾京師富商高生（今大遼門中茶鋪者是）有畫癖常刺拜於庭下迨十餘年欲得水月觀音一軸宗元許之又

三年方成携詣高生生已殂矣焚畫埀泣而去丞相文懿張公（士遜）生辰宗元獻消災菩薩二軸公張於千歲堂甚祕重焉歷官至虞部員外郎

評曰武員外學吳生筆得其閑麗之態可謂覩其奧矣而品第不至於高益得無意乎夫若千乘萬騎出彼入此氣貌風韻不有相類則益得之矣武雖可以齊肩接跡無甚媿之色必求定論故有優劣然氣格不羣優入畫域亦列神品下

王齊翰建康人世為右姓齊翰自為童時已能畫地

戶人有挺立之勢日見加益仕僞唐李煜爲待詔洎
王師指伐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李貴者
徑入佛廟得齊翰所畫十六羅漢俄鬻於市有富商
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
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遂爲所匿訟於京
府時 神宗方爲尹按驗其事清教詞屈乃出元畫
大爲 神宗嘉歎各賜白金千兩釋之後十六日即
位名曰應運國寶羅漢藏於秘府

王士元汝南宛丘人父仁壽亦能丹青事見五朝名
畫錄至士元尤精其藝好讀書爲儒者言有局量鄉

里器之與國子博士郭忠恕爲畫友士元嘗爲孫四
皓之客甚見推待唐有名畫斷第其一百三人之姓
名 太宗天縱多能留神庶藝訪其後來復得一百
三人編次有倫亦曰名畫斷孫氏謂士元曰 上爲
畫斷以續唐本于其謂何士元乃沉默思慮採唐來
諸家之長爲武王誓師獨夫崇飲圖京師之人詣孫
館者日不可計中有歎者曰王君之意與六經合觀
其事迹不覺千古之遠非精慮入神何以至此孫氏
不敢私有進于 天子下圖畫院品第之時院中高
文進與士元有隙定爲下品識者忿之止以三十緡
爲賜不顧而去文懿張公惜其精筆奏稱南陽從事

侯翌字子沖安定人性簡潔重信義學吳生釋道畫
予至和中於閭巷見挈一舊圖貯於大器將濯去顏
色尋呼止之乃翌所畫七夕乞巧圖也其人曰我於
京城中丐舊功德亟賣以給朝夕此圖雖得於大族
及其市也人以弊裂無肯售之者我將洗滌以補穿
結之服因倍價以售歸則熟視究有王公第宅妓女
瞻覩之態

評曰齊翰不曹不吳自成一家其形勢超逸近
世無有士元通於微妙物物稱絕見抑於高文

進勢使然也侯翌墨路謹細筆力剛健富於氣
韻與齊翰士元並列妙品上

蒲師訓蜀中人曉音律善談論幼師房從眞學畫纔
十年從眞自以爲不及仕孟蜀爲待詔長於車服冠
冕旌旗器械神鬼等畫（子延昌亦能畫名亞師訓）

黃筌字要叔亦蜀中人少開悟卓然不肯與羣兒語
年十三事郡人刁處士學丹青尤好花竹翎毛凡所
操筆皆追於眞大爲當時所傳年十七從其師同仕
王衍十九賜朱衣銀魚監都麴院洎孟知祥僭立進
筌三品服子昶承襲遷待詔檢校少府監寫僞后袁

氏眞張於別殿嬪御屬目㚆深攀慕累加如京副使
檢校戸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藝祖開朝昶嘶壁入
覲筌與子居寀皆從赴都下 上眞命爲太子左賛
善大夫仍厚賜之筌以亡國之餘動成哀戚至是遘
疾而卒時乾德辛丑九月二日也子五人居實亦能
丹青歿于蜀居寀自有傳門生[illegible]侯延祐亦知名
黃居寀字伯鸞亦事孟昶爲待詔隨筌朝復眞命陶
尚書榖在翰苑因曝圖畫乃展秋山圖令品第之居
寀歛容再拜曰某與父筌所爲也孟昶時以答楊渥
國信彌縫處有某父子名姓當在裂之如居寀言詢

諸庫吏乃朱梁開平中楚將張浩殺楊渥籍沒此圖
穀命居寀追寫父眞爲當時所重居寀父子事蜀主
三世凡圖幛屏壁多出其手愚嘗於唐紫微第見居
寀畫西伯獵渭圖及父筌眞像皆得其妙

孫知微字太古彭山人知書能語論通老學善雜畫
初師沙門令宗凡牧伯所至必與之相欵高談劇辯
皆出人意蜀中寺觀多有親筆畫釋老事跡則不茹
葷食在於山野經時方成寓居青城白侯壩趙村愛
其水竹深茂以助其興

孟顯字坦之華池人骨氣洒楚語論通博畫佛像人
物車馬等出於已意自成一家筆無少滯轉動飄逸
觀者不能窮其來去之迹嘗於本部孟氏舍揮數壁
皆有精思

周文矩建康句容人美風度學丹青頗有精思仕李
煜爲待詔能畫晃服車器人物子女僞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爲精備開寶中煜貢之藏于秘府爲 上實
重

評曰蒲師訓筆法雖細其勢極壯資筌凡欲揮
灑必澄思慮故其彩繪精緻形物偉廓居寀有
父之風可謂善繼矣孟顯能作猛風之勢瘦形

圓面纖者猶以爲抵周文矩用意深遠於繁富
則尤工並列妙品中

張昉字升卿汝南人性剛潔不喜附人學吳生僅得
其法大中祥符中玉清昭應宮成名昉畫三清殿天
女奏音樂像昉不假朽畫奮筆立就皆丈餘高流輩
驚顧終諧于主者以昉不能愼重用意多速出於矜
衒恐有効尤者尋遣詰問昉不加彩繪而去論者惜
之於本郡開元寺畫護法善神最爲精緻

王端字子正瓘之子也性謹厚幼知書尤好讀十七
代史文選易象黃老之學皆涉獵焉善丹青長於傳

寫及山水花竹等　眞廟嘗爲時名端與畫臣寫其
遺像端舉筆乃就無及之者燕共肅王見其肖似更
益號慟勑端入圖畫院讓而不受止乞國子監書各
一部　上嘉之特授奉職轉右班殿直詔寫　眞廟
及　章獻明肅太后聖容于石壁未絕筆而端卒令
李元輔畢之優賜其家

勾龍爽蜀中人厚重少語言好丹青　神宗時爲圖
畫院祗候善作中古人物其狀質野觀者有返朴之
意焉

陳用志許州郾城人朴直少許可不嗜利祿爲交友

所高天聖中爲圖畫院祗候逮景祐初　今上營慈
孝寺勑用志及待詔等筆東殿　御座側其間王華
希宮中別賜幈上爲龍水飾以花竹用志不樂因私
遁去人間多求用志畫至有日走于門者用志但以
半幅紙絹信筆自適故其迹甚少

厲昭慶建業人仕僞唐爲待詔國破與其男從至京
師籍爲編戶昭慶父子大有丹青之名攻佛像尤長
於觀音凡畫古今人物至于衣紋生熟亦能分別前
輩殆不及每欲揮筆必求虛靜之室無塵埃處覆其
四面止留尺餘始肯命意其專謹如此人有問者以

陸探微去稀之事荅之故其筆精色澤久而如新此
可佳也

王兼濟西京洛陽人簡傲嗜酒不修人事學吳生爲
畫得其餘趣白波人武宗元長於大像當世稱絕兼
濟嘗與對手深見推譽同於本京南三聖殿畫太一
兼濟乃西壁焉（東壁乃武宗元書）中嶽天封觀西壁聖帝入
隊亦兼濟之筆（東壁皆武宗元筆）雖不及宗元自有佳處

評曰張昉用意敏速變態皆善王端寫人形表
尤見所長勾龍爽筆力飄逸多從質野陳用志
所爲雖至小僻曲盡其妙厲昭慶居必幽靜故

其澄慮設色久而愈精王兼濟嘗與武宗筆力
畫大像然不能及亦可以接其步武矣並列神
品下

楊斐京師人性不拘有氣槩多游江浙間後居畫院
攻畫佛像宗吳生筆於泗州普光王寺畫鬼神於方
丈其容色威勢有足觀者

高文進蜀中人　太宗時入圖畫院爲祗候　上萬
機之暇留神繪事文進與黃居寀常列左右賜予優
腆相國寺高益畫壁經時圮剝　上惜其精筆將營
治之　詔文進曰丹青誰如益者對曰臣雖不及請

以蠟紙模其筆法後移于壁毫髮較益當無差矣遂
與李用及李象坤翻傳舊本于壁盡得益之骨氣文
進自畫後門裏東西二壁五臺峨眉文殊普賢變相
及後門西壁神大殿後北方天王等以其能選待詔
仍賜所居（在相國寺東）年老臥病　上宣醫臣往療之仍
戒曰文進之命實繫卿手功不可緩也　上爲注意
如此後果愈勅同畫景靈宮貴神列位大中祥符
初董督羣工計度玉清昭應宮壁今景德寺後九耀
院羅漢及東壁藥師琉璃光佛皆文進所畫也
趙元長字慮善蜀中人通天文歷仕僞蜀孟昶爲靈

臺官亦善丹青凡星宿緯象皆命畫之國破元長從
昶赴闕下　太祖引僞署官屬凡學天文之類皆不
赦元長當死遽呼曰臣向仕昶謂臣能畫所寫者周
天象耳符讖之學非臣所知　上特原之配文思院
爲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
鷹有雛羣欲舉者　上命縱之徑入殿宇以搏畫雉
上驚賞久之名元長入圖畫院爲藝學詔畫東太一
宮貴神之像元長實督之及命模寫王齊翰應運國
寶羅漢深得其法
高元亨字彥德京師人一名懷寶端愿拘禮法嘗褒
衣大帶引奚奴行人以儒者視之　眞廟時爲圖畫
院祗候嘗畫從駕兩軍角抵戲場圖寫其觀者四合
如堵坐立翹企攀扶仰俯及富貴貧賤老幼長少緇
黄技術外夷之人莫不備具至有爭怒解說千變萬
狀求眞盡得古未有也元亨嘗押河西防邊將校冬
衣至渭川見畫人南簡雖有推獎之意終不能援引

評曰楊斐深有才思用亦宏博於大像求其全
功則非吾所知也高文進筆力快健施色鮮潤
皆其所長趙元長妙於形似高元亨盡事物之
情並列能品上

孫懷說安定靈臺人也任俠不事産業喜丹青亦學
吳生略得其奧乘興命筆往往稱絕多爲好事者取
去故人間少見其本
南簡平凉人性簡傲不肯從親舊游閉門獨居以畫
自樂　太宗朝待詔高元亨奉使過渭川日覩簡畫
得其名氏遽名之會簡衲刺來謁喜其同好盡禮相
遇因求簡筆簡遂披紙運思揮染如掃窮百番無相
犯者元亨益重之故相國劉公有簡畫少微星一軸
甚有氣韻
王道眞字蒔叔新繁人幼頴悟有節操善丹青　太

宗朝待詔高文進甚有聲望一日　上問民間誰如
卿者文進進曰新繁人王道眞者猶出臣上遂召入
圖畫院爲祗候與文進等傳移相國寺高益畫壁及
於大殿西福門南面東壁畫寶誌化十二面觀音相
又與文進對畫寺庭北門東面大神還待詔及同文
進討度玉淸昭應宮壁當時稱之
牟谷字子冲不知何處人美風表深曉相術故於丹
青中尤長寫貌　太宗龍潜時谷往事之曁登位得
圖畫院祗候端拱中詔隨專使往交趾密令偏寫安
南王黎桓幷臣佐眞像以瘴海飄泊近十餘年始還

京師値　太宗以棄萬國　章聖即位亦優勞之谷
居關闕門中會　上幸建隆觀以所畫　先帝御容
張于戸外　上見之果回目悚然曰　大行皇帝也
勅中使收之執谷詣行在問其故對曰臣事　先帝
待罪于圖畫院使于異域淹留歲月還朝雖在　先
帝晏駕伏惟　陛下孝思訓俗臣所以追寫者廣
陛下罔極之心　先帝聖容臣乞傳貌雖聞已勅沙
門元靄爲之元靄之技能側面臣竊以南嚮恭己聖
人所以尊也臣攻寫正面者　上許之工畢加賜
沙門元靄蜀中人幼來京師相國寺落髮授大具足
戒通古人相法遂能寫眞　太宗聞之召元靄傳寫
時　上幸後苑賞春方還烏巾插花天姿和暢靄一
揮而成略無凝滯　上優賜之由是有聲名巨貴人
爭求其筆亦嘗畫本寺西經藏院後大悲菩薩　章
聖即位詔靄寫　先帝側座　御容恩賜甚厚錢希
白洞微志云僧元靄蜀人　皇朝來多禁中供奉一
日在御書院中寫粉本中官皆來觀看靄公每成染
顏色畢懷中別出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色之上
然後遂如眞衆工所以不及者正爲此特高其日用
石訖忽見一小黃門懷之而去靄公喧呼索之方置

舊處又以非語凌辱然後奔走而去因過詢中官同
列無肯言其姓名畫其顏貌求謁李都知神福京訴
以中貴竊石毀辱之事忿色可掬李因詰之曰小底
至多不知姓名誰當其責靄公因懷中探出頭子言
此可以驗之李一見大笑曰此楊懷吉也何倉卒間
圖寫筆法如是精妙因延坐嗟賞見召楊責讓伏罪
致謝而退自此傳神聲價蔚爲獨步矣
尹質字化元成都人性長厚與人交有終始攻寫貌
善佛像尤精於眞人藥王凡伎藝倡優人所識者質
皆能畫之無分毫異處燕北人偷王名質寫眞特優禮

之至于公卿戚里則競求傳貌景祐中宣獻宋公綬
請質追寫質嗜酒無覊束但草成儀像逾時不往宋
氏復召沙門懷志以質草樣示之俾為標準質聞之
曰模傳尚可設色非吾敢許果如其言後遍求名輩
傳貌甚多無如質者故獨步康定康曆之間

評曰孫懷說氣格清峭理致深遠南簡意不在
近格亦至僻王道真淳重寧妥可謂能矣言院
體者無出其右牟谷元靄尹質長於寫貌筆能
奪真其優劣如次第云並列能品中

石恪字子專成都郫人性輕率尤好凌轢人常為嘲

誚之句略協聲韻與俳優不異有雜言為世所行初
事張南本學畫纔數年已出其右多為古僻人物詭
形殊狀以蔑辱豪右西州人患之嘗畫五丁開山巨
靈擘太華圖其氣韻剛峭當時稱之今蜀會秦川至
闕下尚多恪筆

陳士元京師人初名允喜丹青之學尤好王士元筆
竊相如慕藺之意遂改其名至于屋宇亭榭欄楯車
騎子女皂隷及人家景物若太湖石芭蕉花之類皆
如王士元之跡

王拙字守拙河東人大中祥符初營玉清昭應宮募
天下畫流事見武宗元傳拙為右部第一人與宗元
為對時人多許之乃畫本宮五百靈官衆天女朝元
等壁天聖中失之矣子居正

王居正拙之子也俗以其小字多呼為憨哥學丹青
有父風師周昉士女略得其妙嘗於苑囿寺觀衆游
之處必據高隙以觀士女格態凡欲命筆則澄祕思
慮故於形似為得

葉進成江南人性通敏善畫令體人物士女楊直講
家有進成醉道士圖觀其趣嚮清野陶然相樂尤有
佳處其童僕鞍乘樹木服器略可覩焉

燕文貴吳興人隷軍中善畫山水及人物初師河東
郝惠　太宗朝駕舟來京師多畫山水人物貨於天
門之道待詔高益見而驚之遂售數番輒聞於 上
且曰臣奉詔寫相國寺壁其間樹石非文貴不能成
也 上亦賞其精筆遂詔入圖畫院端拱中勅畫臣
面進紈扇 上覽文貴者甚悅嘗畫七夕夜市圖自安
業界北頭向東至潘樓竹木市盡存狀其浩穰之所至為精備富商高
氏家有文貴畫船渡海像一本大不盈尺舟如葉
人如麥而檣帆艣櫓指呼奮踴盡得情狀至于風波
浩蕩島嶼相望蛟蜃雜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

葉仁遇江南人好畫世俗人物唐紫微家有仁遇維揚春市圖狀其土俗繁浩貨殖相委往來疾緩之態深可嘉賞至于春色駘蕩花光互照不遠數幅深得淮楚之勝

郝澄字長源江寧句容人世爲右族至澄以丹青自樂不事貲產終至耗蕩人多求澄畫者頼以資給於佛道鬼神尤長

毛文昌字則之蜀中人好畫郊野村堡人物能與眞道又爲村童入學圖其行歩動止拜立誦寫備其風槩

評曰石恪筆法頗勁長于詭怪陳士元師王士元不爲不近求其器岸體骨則難王拙善爲佛道於大像尤備雖放縱矜逸往往失於卑儒王居正士女盡其閑冶之態蓋處精意密動切形似葉進成江左敏手設色清潤燕文貴于人物自有佳處任遇好寫流俗能剽眞意毛文昌得其村野之趣甚有所觀皆列能品下

聖朝名畫評卷第一

聖朝名畫評卷第二

山水林木門第二

李成營丘人世業儒爲郡名族成幼屬文能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爲第一開寶中孫四皓者延四方之士知成妙手不可遽得以書招之成曰吾儒者粗識去就性愛山水弄筆自適耳豈能奔走豪士之門與工技同處哉遂不應孫甚銜之遣人往營丘以厚利啖當塗者卒獲數圖後成舉進士來集于春官孫畀辭堅名成不得已往之見其數圖驚忿而去 章聖每見成筆必嗟賞之故聲益甚直史館劉鼇者時推精

鑒於曹武惠王第見成山水圖愛之不已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翠庭危峯疊嶂鬭崢嶸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爲實錄成之爲畫精通造化筆盡意在掃千里於咫尺寫萬趣於指下峯巒重疊間露祠墅此爲最佳至于林木稠薄泉流深淺如就眞景思清格老古無其人景祐中成孫宥爲開封尹命相國寺僧惠明購成之畫倍出金幣歸者如市故成之蹟于今少有

評曰成之命筆惟意所到宗師造化自創景物皆合其妙耽於山水者觀成所畫然後知咫尺

之間肴千里之趣非神而何故列神品

范寬姓范名中正字仲立華原人性溫厚有大度故時人目爲范寬居山林閒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以發思慮學李成筆雖得精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意不取繁飾寫山眞骨自爲一家故其剛古之勢不犯前輩由是與李成並行　宋有天下爲山水者惟中正與成稱絕至今無及之者時人議曰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所謂造乎神者也然中正好畫冒雪出雲之勢尤有氣骨

評曰范寬以山水知名爲天下所重眞石老樹挺生筆下求其氣韻出於物表而又不資華飾在古無法創意自我功期造化而樹根浮淺平遠多峻此皆小瑕不害精致亦列神品

高克明絳州人端愿自立復事謙退尤喜幽默多行郊野閒覽山林之趣箕坐終日樂可知也歸則求靜室以居沉屏思慮神遊物外景造筆下漸爲遠近許景德中游京師大中祥符中入圖畫院其藝益進與太原王端上谷燕文貴潁川陳用志相狎稱爲畫友而聲望籍甚　今上嘗詔入便殿命畫圖壁等爲上所賞遷至待詔守少府監主簿賜紫景祐初　上命畫臣鮑國資畫四時景於彰聖閣國資以乍近王色戰懼不已不能下筆詔克明代之克明辭曰臣技不過山水而已國資以踈賤驟見　陛下不無驚畏徐當盡其所學恐臣淺近終不能及　上善其對淮海富商陳永以百千求春龍起蟄圖克明以非素習者堅讓不從一時輩多之克明亦善佛道人馬花竹翎毛禽蟲畜獸鬼神屋宇皆造于妙人有以勢利求者則以不能爲辭或朋好間以所欲見亦必欣然與之畫流中好義忘利性多謙損者惟克明焉

王士元善畫樹石雲水頗師關同但加景趣多作樓閣臺榭屋宇橋徑如家中景此亦病也而士元不顧求其景趣則高於關同筆力則老於商訓

王端尤善畫山石林木亦師關同之筆好爲罅石濺水怪樹老根有出人意思今相國寺淨土院北支條院有端所畫東壁其煙嵐雲嶂之勢皆得其趣

商訓不知何處人善鼓琵琶學關同山水頗爲切近觀其筆勢勾斫山石少皴殆不及同

燕文貴尤精於山水凡所命意不師於古人自成一家而景物萬變觀者如其臨焉畫流至今稱曰燕家

景致無能及者
許道寧河間人學李成畫山水林木初市藥於端門前人有贖者必畫樹石兼與之無不稱其精妙由此有聲遂游公卿之門多見禮待相國寺張文懿公令道寧畫其居壁及屏風等文懿深加賞愛作歌贈之道寧之格所長者三一林木二平遠三野水皆造其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頗有氣燄所得李成之氣者也出畫記 院深傳

評曰山有體水流意而自近至遠景有增易求其妙手豈易也哉高克明鋪陳物象自成一家

當代少有士元之寫景王端之老格同出關氏各有所得商訓又其次也燕文貴尤善其景隨目可愛許道寧既有師法又能變通皆列於妙品

陳用志亦攻山水畫群源觀東位壁磊落峭拔布千里之景以慶曆中火今無有矣文潞公宅有用志出雲山水壁高丈餘宛有不崇朝雨天下之意

黃懷玉華原人有足疾時人目爲跛子學范中正畫山水頗得其格今都下中貴家有懷玉秋山圖八幅意思孤特得其巖嶠之骨樹木皴剝人物清灑有范生之風至有誤蓄者蓋相去不遠耳

黃筌畫山水亦爲時人所稱松石學孫位山水學李昇皆過之僞署孟昶時嘗寫秋山圖至今猶傳

翟院深營丘人名隸樂工善擊鼓師鄉人李成畫山水喜爲峯巒之景一日郡中醮客作樂會雲氣聳起如峯相疊院深引望翹企不覺登鼓節奏遂失太守詰之具以實對翊日命院深爲畫果有疎突之勢甚異之時人議得李成之畫者三人許道寧得成之氣李宗成得成之形院深得成之風後成孫宥爲開封尹日購其祖畫多誤售院深之筆以其風韻相近不

能辯爾

劉永不知何處人師關同爲山水其意思筆墨頗得其法至于樹石濺撲甚不相遠但勾斫皴淡爲佳爾

沙門巨然亦江寧人受業於本郡開元寺攻畫山水僞唐李煜歸命巨然隨至京師居于開寶寺投謁在位遂有聲譽畫煙嵐曉景於學士院壁當時稱絕度支蔡員外挺家有巨然畫故事山水二軸而古峯峭拔宛立風骨又於林麓間多爲卵石如松柏草竹交相掩映旁分小徑遠至幽野於野逸之景甚備

趙幹亦江寧人善畫山水林木長於布景李煜時爲

畫院學士今度支蔡員外宍有幹江行圖一軸深得浩渺之意

李隱五原人善畫山水亦長於布景大中祥符初營會靈觀命隱圖五嶽于壁又於五聖帝座後屏幛上皆寫山水慶曆中有今則無矣隱之畫山其勢超峻截空而立復有平遠之趣至于飛泉曲水周流左右皆不逾尺止以焦墨皴淡全無勾斫其巧妙如此

龐崇穆字季和右北平人大中祥符初營玉清昭應宮名入畫山水列壁而林巒草竹溪谷蹬道莫不精備又於空穴間作游雲直上之狀爲風所駕卷舒聚

散其勢不拘詔入圖畫院崇穆不就而去

曹仁希字企之毗陵人善畫水無與敵者凡爲驚濤怒浪萬流曲折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自分淺深之勢以爲佳爾

評曰山水天下之勝於繪事中尤可尚也陳用志筆雖放曠得自然之意黄懐玉老於所學勢多剛峭黄筌失於麁暴猶爲蜀中之最翟院深尤得風韻蓋有師法劉永亦學關氏遠有所到巨然好寫景趣殊爲精絕趙幹窮江行之思觀者如涉李隱狀千里之山不出所顧才高意逸崇穆有焉如仁希之畫水淺深怒恬一筆而已信所謂皴而不失其眞者也並列能品

畜獸門第三

趙光輔尤善畫蕃馬凡欲爲之必心潜慮密視聽皆斷方肯草本然後點竄增減求其完備始上縑素故光輔無一毛之失得者如有至寳古今爲蕃馬者亦可數故瓌得其肉東丹得其骨（東丹王贊胡瓌契丹人）光輔兼有之學博才長爲世推重至于戲風抱𩥇吃草飲水奔走立臥嘶齧跑蹶瘦壯老嫩駑良疲逸羈縶疾病之狀莫不精至全奪形似略無失處未見能繼者

評曰善觀畫馬者必求其精神筋力精神完則意出筋力勁則勢在必以眼鼻蹄蹶爲本神哉光輔之爲也雖鬛尾一毛不可得而議故列神品

趙邈卓亡其名以其性不靈慧故人以邈卓目之輕財好施徜嗜歌酒與人交有始卒善畫虎多氣韻具形似夫氣韻全而失形似雖活而非形似備而無氣韻雖似而死二者俱得唯邈卓焉文潞公與王侍郎家各有邈卓所畫一虎（文公者伏犀高視王公者奮威舐掌）視者驚其威其實經模尚非親筆眞本爲華州王法掾所收雖

朋友親狎未嘗許見今以包鼎虎爲上游者何其陋
也
裴文睍京師人畫水牛爲當時第一隋唐而下畫牛
者止三人戴嵩厲歸眞與裴文睍是也其餘凡陋可
鄙令人多不閑文睍寡合之性故以感多士觀其眞
跡乃當時之名流也
楊輝江南人袁羲河南登封人羲隷侍衛親軍俱善
畫魚不務末節但奮其噞喁形勢尤多涵泳之態至
如衆工以鱗甲數目爲拘者輝羲則遺之矣取其大
體亦工水草萍蘩之畫眞若秋景甚可愛也

龍章字公絢京兆人性淳靜好古居亦冠帶善畫虎
兕亦攻佛道及冕服等尤長於裝染祥符中玉清昭
應宮成名令彩繪列壁外有玉皇尊像猶未裝飾時
畫院僚屬爭先創意至于圖科斜枝莫不詳畫主者
中貴人劉承珪曰天帝法服豈如是邪命檢尋道藏
及眞境錄無有曉其儀者上不懌官使丁朱崖置賞
募工章應之曰今京兆府長洛鄉北樂村古太華觀
有玉皇像乃唐人楊惠塑被九色蛸羅帔此可爲法
丁朱崖聞于天子遣使驗之如章言由是得裝其像
工畢乞還田里復本戶租賦久之不報詔入圖畫院

非其好也常游食於京師時樂遊坊市藥人楊氏褁虎
下貨虎骨散南柵揭家是也鑠活虎於肆章熟視之命筆成於一
揮識者驚賞之平生所畫止有六虎今少有見者
何尊師江南人亡其名善畫猫兒罕見其比所畫有
寢者覺者展膊者戲聚者皆造于妙覩其毛色純犁
體態馴擾尤可賞愛
評曰邈卓之虎非世俗常見往往有不知名者
猶天下珍玩豈易辯哉裴文睍之水牛渾奪生
意楊袁二生之魚不拘末節自得眞體龍章亦
善虎兕豈常人可及何尊師所得不爲不多並

列妙品
陳用志亦善畫蕃馬學胡瓌略得其奧而多出巳意
自至奇怪識分數曉向背甚有所得
馮清閔鄉人 眞宗時入圖畫院所居城南相近逆
旅多槖駞清常過之雖身務所迫必引視不已求其
情狀然後命筆遂致聲譽亦能畫吳今景靈宮後壁
有硤石道士趙惠宗坐炎火誦經者是也
王士元善畫天廐馬雖駑駘疲劣亦能爲之骨氣高
舉皮毛上下隨筆所定較無差處至銜勒之飾餇秣
之所皆有可觀而又筆法高古頗爲人所未及

高益亦善畫蕃馬於分數盡得其身段肥瘠蹄腕疏數
皆取形似尤富氣燄相國寺東壁阿育王所乘及戰
士鹿馬等皆益之筆雖經模寫格制由在

荀信江南人　眞廟時爲翰林待詔攻畫龍水天禧
中會靈觀凝祥池　御座殿扆上寫吐霧龍觀其蟠
伏蹲據波濤洶湧使人驚賞後移入禁中

吳懷江南人善畫龍水其最佳處據孤島憑老木伏
平崚聳怒浪呼雲自蔽有天矯肉飛之勢

董羽字仲翔毗陵人吃語不能出故有啞子之目善
畫龍魚尤長於海水仕李煜爲待詔寫香花閣幃床

屛升積水圖大見稱擧建康有隋大司空陳仁杲廟
堂後水一壁至今由存清涼寺畫海水及有李煜八
分題名李肅遠草書時人目爲三絶隨煜歸京於學
士院壁爲戲水龍于開寶寺東經藏院壁爲弄珠龍
皆爲精筆

王道眞亦善畫魚得楊輝之奧祥符中寫金魚一軸
獻丁朱崖甚見稱賞朱崖敗籍入內庫

李用及京師人父隷天武軍用及能畫天廐馬深得
韓幹筆法人多稱之爲病馬尤有功古未有也

張鈐幽國人一名翼善畫蕃馬及人物皆師趙光輔
其運筆落墨有刀頭鷰尾之狀深得其法但爲蕃族
面目多類漢人於體爲失

辛成不知何處人也籍隷軍中攻畫虎有精神氣骨
故當時許其得威厲之勢都下時復有之

馮進成江南人攻畫犬兎思慮精巧故於寫物能全
其精神尤善染澤今致政田宮傳第有進成畫二軸
其迹可愛

評曰馬之氣骨非精筆不能周備陳用志王士
元高益李用及張鈐之徒各從師法更生巳意
皆稱一時之妙果求其眞鑑故有次第馮騐辛

虎皆與眞逼如荀信吳懷董羽可謂爲能於其
事矣馮進成爲犬兎深造于妙猶以氣韻孤薄
或有識者皆列能品

聖朝名畫評卷第二

聖朝名畫評卷第三

花竹翎毛門第四

徐熙鍾陵人世仕僞唐爲江南名族熙善畫花竹林木蟬蝶草蟲之類多游園圃以求情狀雖蔬菜莖苗亦入圖寫意出古人之外自造於妙尤能設色絶有生意李煜集英殿盛有熙畫後辛于家及煜歸命畫入内府　太宗因閲圖書見熙畫安榴樹一本帶百餘實嗟異久之曰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其餘不足觀也徧示畫臣俾爲標準焉　上稱嘆也如此有孫二人崇嗣崇勳自有傳

評曰士大夫議爲花果者往往宗尚黄筌趙昌之筆蓋其寫生設色迥出人意以熙視之彼有慙德筌神而不妙昌妙而不神神妙俱完捨熙無矣夫精於畫者不過薄其彩繪以取形似於氣骨能全之乎熙獨不然必先以其墨定其枝葉蘂萼等而後傅之以色故其氣格前就態度彌茂與造化之功不甚遠宜乎爲天下冠也故列神品

唐希雅嘉興人曾祖而上家于河北因五代離亂遷于江右希雅善丹青爲唐李煜好金索書希雅常學之乘興縱奇因其戰掣之勢以寫竹樹蓋取幸于一時也其爲荆檟柘棘翎毛草蟲之類多得郊野真趣

評曰江南絶筆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極乎神而盡乎微資於假而迫於眞象生意端形造筆下希雅終不逮熙者吾以翎毛較之耳求其竹樹殆難優劣故列神品

黄筌尤能寫花竹翎毛於孟昶殿畫六鶴因目其殿當時稱歎謂之語曰黄筌畫鶴薛稷減價廣政中昶命筌與其子居寀於八卦殿畫四時山水及諸禽鳥花卉等至爲精備其年冬昶將出獵因按鷹犬其間

一鷹雛耩奮擧臂者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其所畫翎羽昶甚嗟賞名其學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　太宗朝參政蘇公易簡得筌所畫墨竹圖李公宗諤見之賞其神異作黄筌墨竹贊其序曰工丹青狀花竹者雖一蘂一葉必須五色具焉而後見畫之爲用也蜀人黄筌則不如是以墨染竹獨得意於寂寞間顧彩繪皆外物鄙而不施其清姿瘦節秋色野興具于紈素灑然爲眞故不知墨之爲聖乎竹之爲神乎惜哉筌去世久矣後人無繼者蜀亡二十年蘇公易簡得筌之遺迹兩幅寶之

如神懼恐化去矣唯樂安村民得一覩焉噫淸瀟碧
湘會稽雲夢有竹萬項去我千里鮮碧蔽野寧得而
窺曷若此圖虗堂靜敞滿目烟翠行立坐臥秋光拂
人又何必雨中移來窓外種得霜庭月檻蕭騷有聲
然後稱子猷之高興乎予歎筌圖之入神美翰林之
好事抽毫抒思敢爲之讚曰猗歟黃生畫竹有名能
狀竹意是得竹情一毫搵筆匪丹匪青秋思野態混
然而成背石枕水蒼蒼數莖森然如活蔵若有聲湘
江坐看嶰谷隨行大壁高展淸陰滿庭又詩曰惜哉
黃公不可親空留高價傳千古向非精賞値蘇公時

人委弃如泥土

評曰黃筌老於丹青之學命筆皆妙誠西州之
能士可列神品

黃居寀亦善畫花竹毛羽多與筌共爲之其氣骨意
思深有父風孟昶時畫四時花雀圖數本當世稱絶
今士人家往往有居寀筆誇爲珍玩耳

評曰居寀之畫鶴多得筌骨其有佳處亦不能
決其高下至于花竹翎雀皆不失筌法父子俱
入神品者唯居寀一家云

趙昌劒南人性傲易雖遇强勢亦不下之多游巴蜀
梓遂閬益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時州伯郡
牧爭求筆迹昌不肯輕與故得者以爲珍玩大中祥
符中丁朱崖聞之以白金五百兩爲昌壽昌驚曰貴
人以賂及我非有求乎親往謝之朱崖延以東閣命
畫生菜數窠及爛瓜生果等命筆遽成俱得形似及
還蜀中尤有聲譽晚年多出金贖其舊畫其自祕也
如此門生王友亦知名

陶裔京兆鄠人幼警悟多巧思隷後苑造作所爲匠
者組織珠翠爲副珈步摇花奩瓔珞之飾其功甚微
妙及結花鈿爲羽仙儀仗　太宗嘉賞之且曰以此

意移於丹青安知無後世名裔感　上有言潛志營
學遂得祗候於圖畫院精於寫生日有增至名入畫
御座扆屛裔極其精神兩歲方畢又畫大殿十二幅
屛多作祝壽之意遷待詔裔之筆法與黃筌相近故
時人語曰西蜀黃筌東京陶裔

徐崇嗣崇勳者熙之孫也善畫草蟲時果花木蠶繭
之類尤喜爲連樹及墜地棗備得形似無有及者士
大夫謂二徐有祖之風

梅行思江南人攻畫鬭鷄至于爪起項引迴環相擊
宛有角勝之勢

解處中江南人俗呼爲解將軍不知何謂善畫雪竹有悽寒之意其間多作禽鳥或羣聚或孤立如畏凛冽是有所覩

王曉泗水人善畫翎毛酷好郭權輝鷂子卒至於妙而精神筋骨尤近於郭

毋咸之江南人善畫雞其毛色明潤瞻視清爽大有生意今江寧尹馮待制家有咸之紫朝雞一軸頗爲佳物

傅文用京師人俗以三翁目之每見禽鳥飛立必凝神詳視都忘他好遂精于畫其爲鵓鴿能分四時毛

羽頗有黄筌風槩至有倶收者今畫院僚屬嘗議曰傅三翁翎毛渾得生意較其眞者如鑑中見之爲流輩所推如此

評曰陶齋之寫生趙昌之設色二徐所爲於形似無媿矣行思精爭鬬之勢處中長苦寒之景王曉毋咸之傅文用皆有翎毛之癖傳諸來世愈見珍賞耳並列妙品

唐宿唐忠祚皆希雅之孫也善畫翎毛花竹多有之爲翎毛也奮迅超逸爲花竹也美艷閑冶倶有能格京師貴人家多有之

夏侯延祐字景休蜀中人師黄筌畫翎毛花竹畧有黄家體仕孟昶爲待詔後隨昶至京師得圖畫院藝學爲流輩推重

劉文惠不知何處人善畫翎毛花竹京師人貴之至携金玉換而不得者故四方少見

王友字仲益蜀人師趙昌畫花不由筆墨專尚設色得其芳艷之卉今豪貴家得友之筆往往目爲趙昌以其親切故難辨

道士牛戩字受禧居本郡注生觀貌古性野不修人事輕財賄重信義嗜酒自樂尤好畫所長者破毛之

禽而與寒雉野鴨餘無佳處每于酒肆間飲至一斗索紙一番畫以爲償及至醒後必購而毀去之

劉士安宛丘人疎蕩嗜酒尤好作俳優語故爲豪貴所暱習醫術善爲墨竹及草樹荆棘土石基蠏鷺子等皆不用彩繪爲時輩所推故王冀公（德用）好蓄花竹之畫士安盡其思慮獻墨竹一圖甚見稱賞由是爲試四門助教士安之竹千恠萬狀有帶風煙雨雪之勢者尤盡其景

王端亦善畫墨竹取唐希雅生竹情狀而爲之故於向背不失然端好爲山水樹木寫竹甚少故人間罕

得

劉夢松江南人善畫水墨翎毛及草木花竹等亦精於墨竹今晉安院長老有夢松花竹圖花得洛陽之盛竹有江上之異皆可愛也

評曰二唐花竹皆得情狀所以善繼其祖矣夏侯之於黄筌王友之於趙昌皆親切於師自致能畢文惠精於寫生牛戩妙於破毛亦一時之佳筆也寫墨竹于古無傳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爲之唱閻士安下筆清勁造形圓備最爲長也王端僅與之敵識者謂士安得其竿王端得其葉而夢松又次焉皆列能品

鬼神門第五

李雄北海人略有藝文不喜從俗尤好丹青之學太宗時祗候於圖畫院　上一日徧詔籍在院中者出紈扇令各進所畫雄曰臣之技不精於此所學者不過鬼神雖三五十尺亦能爲之　上怒索劒欲誅雄亦無屈意俄得釋去後遁還鄉曲畫本郡龍興寺壁爲三鬼其一鬼執巨蟒呼喊有忿怒之勢觀者往往驚畏富商高生家亦有雄畫鍾馗圖尤爲精粹

評曰畫鬼神者多形狀怪異爲能於吾何取必求諸筋力焉以考其精神究其威怒三者能備獨雄而巳筆勢高邁生於自然故列神品

高益尤精於鬼神其意思無窮如晝夜然曾畫相國寺壁至今稱絶

評曰高益意思千形萬態卒不相類其功可較故列妙品

李用及亦能畫鬼神其體格雄贍筋力壯健無所羈束又不專詭怪凡爲鬼神者多以面從金剛身擬善神用及則不然獨宗吳生之筆曾同畫相國寺壁至今稱之

石恪亦攻畫鬼神出意爲詭怪之狀不犯古今頗有筆力嘗爲五丁開山及巨靈擘太華圖大爲人推賞

評曰鬼神之狀雖不可窮大約不遠於人故用及宗吳道子之畫密有所至石恪多用巳意喜作詭怪而自擅逸筆於筋力能備不可易得並列能品

屋木門第六

郭忠恕字恕先無棣滴河人有藝文善篆籀隸書周時爲國子博士兼宗正丞　太祖有天下忠恕以忤旨流嶺南道死藁葬其後許還鄉國發塚餘衣幯而

巳時人以爲厥解　上亦遣使祠之忠恕尤能丹青爲屋木樓觀一時之絶也上折下算一斜百隨咸取壔木諸匠本法略不相背其氣勢高爽戸牖深祕盡合唐格尤有所觀凡唐畫屋宇柱頭坐斗卷簷直栱今之畫者先取折勢鋪簷壯更卯號闌枋及栿柱頭添鋪突　凡欲畫多與王士元對手而忠恕於人物不深留意往往自爲屋木假士元寫人物于中以成全美

評曰畫之爲屋木猶書之有篆籀蓋一定之體必在端謹詳備然後爲最忠恕俱爲當時第一豈其二者之法相近而然邪可列神品

王士元尤工畫屋木臺殿而顯敞宏壯信爲神妙嘗畫古時宮殿及緑珠墜樓圖二軸其通博該備時人稱絶又能亦白及作松紋錦柱愈見壯麗之勢凡命意造景如忠恕但士元多闗同樹石此所爲異也

評曰宮殿臺閣亭榭軒砌雖無揮動之勢而求其疵病比諸畫爲多士元命筆造微事物皆備雖片瓦莖木亦取於象此所以過人無限故列

神品

燕文貴又能畫舟船盤車富商豪家有文貴舩舡渡海圖大爲珍妙

蔡潤建康人善畫舟船及江河水勢隨李煜赴朝籍爲八作司亦白匠　太宗嘗覽潤舟車圖因問畫者名氏左右進曰實八作匠人蔡潤筆也　上亦悟曰首江南歸命者耶遽詔入圖畫院爲待詔　勑畫楚襄王游江圖尤爲精備　上嗟異久之

評曰如文貴潤二人皆江海微賤一旦以畫爲天子所知蓋其藝能遠過流輩列于妙品

呂拙京師人善丹青尤喜爲樓觀之畫至道中召入圖畫院祗候　太宗方營玉清宮拙畫鬱羅蕭臺樣上進　上覽圖嘉歎下匠氏營臺於宮選拙待詔拙

不肯授願爲本宮道士　上賜紫衣令樂游坊蘇守素有拙畫其精巧審細觀者無倦又能廓落地勢映帶池塘但於人物傷繁耳

劉文通京師人善畫樓臺屋木　眞宗時入圖畫院爲藝學大中祥符初上將營玉清昭應宮　勑文通先立小樣圖然後成葺丁朱崖命移寫道士呂拙鬱羅蕭臺仍加飛閣于上以待風雨畫畢下匠氏爲準謂之七賢閣者是也天下目爲壯觀

王道眞亦能畫盤車嘗爲惠子五車書圖及挽粮齊水圖皆爲精備

評曰呂拙劉文通於宮殿屋木最所留意雖匠氏亦從其法度焉可謂至矣祥符中營昭應宮詔天下名手至京師者僅三千人中其選者如武宗元而下亦不減百人當時舉天下為畫者不知幾何多人物而見于此者無十數輩如王道眞之水入能品人物畜獸屋木其藝固不後人矣

唐朝名畫錄序

吳郡 朱景玄 撰

古今畫品論之者多矣隋梁已前不可得而言自國朝以來惟李嗣眞畫品錄空錄人名而不論其善惡無品格高下俾後之觀者何所考焉景玄竊好斯藝尋其蹤跡不見者不錄見者必書推之至心不愧拙目以張懷瓘畫品斷神妙能三品定其等格上中下又分為三其格外有不拘常法又有逸品以表其優劣也夫畫者以人物居先禽獸次之山水次之樓殿屋木次之何者前朝陸探微屋木居第一皆以人物禽獸移生動質變態不窮凝神定照固為難也故陸探微畫人物極其妙絕至于山水草木粗成而已且蕭史木鴈風俗洛神等圖畫尚在人間可見之矣近代畫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吳道子天縱其能獨步當世可齊蹤於陸顧又周昉次焉其餘作者一百二十四人直以能畫定其品格不計其冠冕賢愚然於品格之中略序其事後之至鑒者可以詆訶其理為不謬矣伏聞古人云畫者聖也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至于移神定質輕墨落

素有象因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其麗也西子不能掩其妍其正也嫫母不能易其醜故臺閣標功臣之烈宮殿彰貞節之名妙將入神靈則通聖豈止開厨而或失掛壁則飛去而已哉此畫錄之所以作也

唐朝名畫錄序終

唐朝名畫錄目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神妙能逸分爲四品

國朝親王三人

漢王元昌 鞍馬 鷹鶻 雉兎 竹雞

江都王 鞍馬 瑞應圖

嗣滕王 蜂蟬 燕雀 驢子 水牛

神品上一人

吳道玄 功德 山水 雲龍 人物 佛像 鬼神 禽獸 臺殿 草木 地獄

神品中一人

周昉 寫眞 神佛 天王 士女 屏障 眞仙

神品下七人

閻立本 寫眞 人物 鞍馬 圖㨾 功德 車服 職貢圖

閻立德

尉遲乙僧 菩薩 人物 外國 山水 功德 花鳥

張藻 松石 山水 人物

韓幹 鞍馬 高僧 佛像 鬼神 人物 花竹

李思訓 山水 鳥獸 草木 樹石

薛稷 鶴竹 人物 佛像 菩薩 青牛 花鳥

妙品上七人

韋無忝 鞍馬 異獸 人物 花竹

朱審 山水 竹樹 松石 高僧

王維 寫真 山水 松石 樹木

韋偃 人物 竹木 人馬 僧佛 山水 松石

王宰 松石 山水

韓滉 村田 人物 水牛 驢子

楊炎 松石 山水

妙品中五人

陳閎 寫真 眞仙 人物 禽獸 鞍馬 佛像 花木 士女

范長壽 風俗 人物

張萱 宮苑 鞍馬 士女 貴公子

程脩己 寫真 馬獸 人物 古賢 鞍馬 士女 花木 眞仙 草木 佛像 山水 竹石

邊鸞 花鳥 樹木 蜂蟬 雀竹

妙品下十人

馮紹政 鷹鶻 龍水 盧稜迦 佛像 地獄

戴嵩 山澤 水牛 張孝師 鬼神 地獄

楊光庭 眞仙 佛像 殷仲容 花鳥 竹木

陸庭曜 功德 人物 蒯廉 鶴竹 松石

鄭儔 樓臺 屋木 李顧 竹木 山水

能品上六人

陳譚 山水 鄭虔 山水

劉商 松柏 竹木 畢宏 松石 雲水

韋鑾 花鳥 山水 王定 佛像 菩薩 高僧

能品中二十八人

楊辨 山水 陸滉 神佛 人物

李仲和 畜馬 犬兎 李衡 畜馬

王陁子 山水 姚彥山 佛像

齊旻 畜馬 冷元琇 花鳥

高雲 士女 功德 衞憲 花鳥 翎毛

譚皎 士女 高士 錢國養 花木

李仲昌 寫真 李倣 寫真

張遵禮 武將 鞍馬 張正言 山水

孟仲暉 寫真 程伯儀 松石 功德

沈寧 松石 劉整 松石

李倫 佛像 菩薩 尹澄 功德

侯造 花竹 趙立言 山水

麴庭 山水 鄭珽 檜樹

盧少長 鞍馬 尹林 功德

能品下二十六人

黄諤 人馬 車馬 曹元廓 鞍馬

檀章 花木 耿昌言 山水

吳玢 山水 田深 蕃落 人馬

盧弁 貓兒 陳庶 花鳥

梁廣 花鳥 王朏 士女

白旻 鷹鴿 蕭溙 士女

蕭悅 竹 程邈 花鳥

欒峻 士女 山水 項容 山水

董奴子 花鳥 衞芊 花鳥 越人

陳淨心 功德 陳淨眼 功德

梁洽 寫眞 功德 裴遼 山水

張涉 士女 韓伯達 鞍馬

倡道玢 山水 李湊 士女

逸品三人

王墨 潑墨 山水 松石 雜樹

張志和 人物 舟船 鳥獸 風月

李靈省 山水 竹木

李嗣真畫錄云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不可定其品格者凡二十五人

何墨君 王昭應 王雄 段去惑 劉行臣

楊整 陸懿 劉智敏 荆元成 任質

李國相 祝岳 靳知翼 吳智敏 康薩陁

馬光業 馬樹應 楊朏 周子朝 蔡金剛

許昆 史晟 王岳 曹伯宗 胡宗

目錄終

唐朝名畫錄

吳郡　朱景玄　撰

國朝親王三人

漢王　江都王　嗣滕王

漢王元昌善畫馬筆蹤妙絕後無人見畫鷹鶻雉兎見在人間佳手降歎矣

江都王善畫雀蟬驢子應制明皇潞府十九瑞應圖寔造神極妙

嗣滕王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曾見一本能巧之外曲盡情理未敢定其品格

神品上一人

吳道玄

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也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時明皇知其名名入內供奉開元中駕幸東洛吳生與裴旻將軍張旭長史相遇各陳其能時將軍裴旻厚以金帛名致道子於東都天宮寺為其所親將施繪事道子封還金帛一無所授謂旻曰聞裴將軍舊矣為舞劒一曲足以當惠觀其壯氣可助揮毫旻因墨縗為道子舞劒舞畢奮筆俄頃而成有若神助尤為冠絕道子亦親為設色其畫在寺之西廡又張旭長史亦書一壁都邑上庶皆云一日之中獲覩三絕又畫玄元廟五聖千官宮殿冠冕勢傾雲龍心歸造化故杜員外詩云森羅迴地軸妙絕動宮墻又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駟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後宣令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帝亦宣於大同殿圖累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迹皆極其妙也又畫內殿五龍其鱗甲飛動每天欲雨即生煙霧吳生常持

金剛經自識本身天寶中有楊庭光與之齊名遂潛寫吳生眞於講席衆人之中引吳生觀之一見便驚謂庭光曰老夫衰醜何用圖之因斯歎服凡畫人物佛像神鬼禽獸山水臺殿草木皆冠絕於世國朝第一張懷瓘嘗謂道子乃張僧繇之後身斯言當矣又按兩京耆舊傳云寺觀之中圖畫墻壁凡三百餘間變相人物奇蹤異狀無有同者上都唐興寺御注金剛經院妙迹為多兼自題經文慈恩寺塔前文殊普賢西面廡下降魔盤龍等壁及景公寺地獄壁帝釋梵王龍神永壽寺中三門兩神及諸道觀寺院不可

勝紀皆妙絕一時景玄每覩吳生畫不以裝背為妙
但施筆絕蹤皆磊落逸勢又數處圖壁只以墨蹤為
之近代莫能加其綵繪凡圖圓光皆不用尺度規畫
一筆而成景玄元和初應舉住龍興寺猶有尹老者
年八十餘嘗云吳生畫興善寺中門內神圓光時長
安市肆老幼士庶競至觀者如堵其圓光立筆揮掃
勢若風旋人皆謂之神助又嘗聞景雲寺老僧傳云
吳生畫此寺地獄變相時京都屠沽漁罟之輩見之
而懼罪改業者往往有之率皆修善所畫並為後代
之人規式也

神品中一人

周昉

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節制之後好屬文窮丹青之
妙遊卿相間貴公子也兄皓善騎射隨哥舒翰征吐
蕃收石堡城以功為執金吾時屬德宗修章敬寺召
皓云卿弟昉善畫朕欲宣畫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經
數月果召之昉乃下手落筆之際都人競觀寺抵園
門賢愚畢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隨意改
定經月有餘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精妙為當時第一
又郭令公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真衆稱其善後
又請周昉長史寫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二真
置於坐側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令公問云
此畫何人對曰趙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對曰兩畫皆
似後畫尤佳又問何以言之云前畫者空得趙郎狀
貌後畫者兼移其神氣得趙郎情性笑言之姿令公
問曰後畫者何人乃云長史周昉是日遂定二畫之
優劣令送錦綵數百段與之今上都有畫水月觀自
在菩薩時人又云大雲寺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佛
殿前面兩神皆殊絕當代昉任宣州別駕於禪定寺
畫北方天王嘗於夢中見其形像又畫士女為古今

冠絕又畫渾侍中宴會圖劉宣按武圖獨孤妃按曲
圖粉本又畫仲尼問禮圖降真圖五星圖撲蝶圖兼
寫諸真及文宣王十弟子卷軸等至多貞元末新羅
國有人於江淮以善價收市數十卷持往彼國其畫
佛像真仙人物士女皆神品也惟鞍馬鳥獸草木林
石不窮其狀

神品下七人

閻立德 閻立本 尉遲乙僧
李思訓 韓幹 張藻 薛稷

閻立本太宗朝官至刑部侍郎位居宰相與兄立德

齊名於當世嘗奉詔寫太宗御容後有佳手傳寫於玄都觀東殿前間以鎮九岡之氣猶可仰神武之英威也

閻立德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質自梁魏以來名手不可過也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往捕之不獲又虢王元鳳忠義奮發往射之一箭而斃太宗壯之使其弟立本圖其狀鞍馬僕從皆若眞觀者莫不驚嘆其神妙又太宗幸玄武池見鸂鶒戲名立本圖之左右誤呼云宣畫師立本大恥之遂絕筆誡諸子弟不令學畫先圖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二

十四功臣等實亦輝映今古惟職貢鹵簿等圖與立德皆同製之又云慈恩寺畫功德親手設色不見其蹤跡凡畫人物冠冕車服皆神妙也李嗣眞云立本雖師於鄭法士實亦過之矣後有王知愼者亦師範于立本甚得其筆力立德乃神品知愼乃妙品

尉遲乙僧者土火羅國人貞觀初其國王以丹青奇妙薦之闕下又云其國尚有兄甲僧未見其畫蹤也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又光澤寺七寶臺後面畫降魔像千怪萬狀實奇蹤也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前輩云尉遲僧閻立本之比也景玄嘗以閻畫外國之人未盡其妙尉遲畫中華之像抑亦未聞由是評之所攻各異其畫故居神品也

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與其子李昭道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時人號大李小李思訓格品高奇山水絕妙鳥獸草木皆窮其態昭道雖圖山水鳥獸甚多繁巧智惠筆力不及思訓天寶中明皇召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對語思訓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國朝山水第一故思訓神品昭

道妙上品也

韓幹京兆人也明皇天寶中名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帝怪其不同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廄之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黃之質圖噴玉之奇九方之職既精伯樂之相乃備且古之畫馬有穆王八駿圖後立本亦模寫之多見筋骨皆擅一時足為希代之珍開元後四海清平外國名馬重驛累至然而沙磧之遙蹄甲皆薄明皇遂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畫寫之自後內廄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乘奇毛異狀筋骨既圓蹄甲皆厚駕馭

歷險若乘輿輦之安也馳驟旋轉皆應韶濩之節是以陳閎貌之于前韓幹繼之于後寫渥洼之狀若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圖上故韓幹居神品宜矣又寶應寺三門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薩及淨土壁資聖寺北門二十四聖皆奇蹤也畫高僧鞍馬菩薩鬼神等並傳于世

張藻員外衣冠文學時之名流畫松石山水當代擅價惟松樹特出古今能用筆法嘗以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氣傲煙霞勢凌風雨槎枒之形鱗皴之狀隨意縱橫應手間出生枝則潤含春

澤枯枝則慘同秋色其山水之狀則高低秀麗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其近也若逼人而寒其遠也若極天之盡所畫圖障人間至多今寶應寺西院山水松石之壁亦有題記精巧之迹可居神品也

薛稷天后朝位至宰輔文章學術名冠時流學書師褚河南時稱買褚得薛不失其節畫蹤如閻立本今祕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相留請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佛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秀曾張之匹也二迹之妙李翰林題讚見在又蜀郡亦有鶴并佛像菩薩青牛等傳于世並居神品

妙品上八人

李昭道　韋無忝　朱審　王維
韋偃　王宰　楊炎　韓滉

李昭道已附在思訓傳

韋無忝侍郎京兆人也明皇時以畫鞍馬異獸獨擅其名時人稱號韋畫四足無不妙也開元天寶中外國曾獻獅子既畫畢酷似其狀後獅子放歸本國惟畫者在焉凡展圖觀覽百獸見之皆驚懼又明皇射豵一箭中兩野豬詔于玄武門寫之傳在人間皆妙之極也景玄切以百獸之性有雄毅逸羣之駿有馴

狎順人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異前輩或狀其怒則張口狀其喜則垂頭未有展一筆以辨其情性奮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惟韋公能之異獸圖後流落于人間往往見之今京都寺觀之內或有畫處凡攻馬獸者皆稱妙絕

朱審吳郡人得山水之妙自江湖至京師壁障卷軸家藏戶珍又唐安寺講堂西壁最其得意其峻極之狀重深之妙潭色若澄石文似裂岳聳筆下雲起鋒端咫尺之地溪谷幽邃松篁交加雲雨暗淡雖出前賢之胸臆寔為後代之模楷也故居妙上品人物竹

木居能品
王維字摩詰官至尚書右丞家于藍田輞川兄弟並
以科名文學冠絶當時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
丞詩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致標格特出
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畫青楓樹一圖
又嘗寫詩人襄陽孟浩然馬上吟詩圖見傳于世復
畫輞川圖山谷鬱鬱盤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
筆端嘗自題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
也如此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
時號三絶故庾右丞宅有壁畫山水兼題記亦當時

之妙故山水松石並居妙上品
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以善畫山水竹樹人物等思
高格逸居閑嘗以越筆點簇鞍馬人物山水雲煙千
變萬態或騰或倚或齕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
翹或跂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山以墨斡水以
手擦曲盡其妙宛然如眞亦有圖麒麟之良畫銜勒
之飾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畫高僧松石鞍馬人物
可居妙上品山水人物等居能品
王宰家于西蜀貞元中韋令公以客禮待之畫山水
樹石出于象外故杜員外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
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迹景玄曾
於故席夔舍人廳見一圖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
藤縈繞上盤于空下着于水千枝萬葉交植曲屈分
布不雜或枯或榮或蔓或亞或直或倚葉疊千重枝
分四面達士所珍凡目難辯又于興善寺見畫四時
屛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内妙
之至極也故山水松石並可躋于妙上品
楊炎貞元中宰相出貶崖州氣標風雲文敵楊馬嘗
畫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館之甚
厚久而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發言炎遽欲

辭去盧公復苦留之知其家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
寧盧公乃潛令人將數百千至洛供之擬取其家書
回以示炎炎極感之未知所報盧公從容乃言欲求
一蹤以爲子孫之家寶爾意尚難之遂月餘圖一障
松石雲物移動造化觀者皆謂之神異後少有見筆
迹者亦可居于妙上品
韓滉德宗朝宰相當建中末值茲喪亂遂兼統六道
節制出爲鎭海軍江浙東西兼荆湖洪鄂等道節度
使中書令晉國公按唐書公天縱聰明神幹正直出
入顯重周旋令猷出律嚴肅萬里無虞然嘗以公退

之外雅愛丹青詞高格逸在僧繇子雲之上又學書與畫畫則師于陸書則師于張畫體生成之蹤書合自然之理時車駕南狩徽天下兵雖兩浙與師暫勞心計而六法之妙無逃筆精能圖田家風俗人物水牛曲盡其妙議者謂驢牛雖目前之畜狀最難圖也惟晉公於此工之能絕其妙人間圖軸往往有之或得其紙本者其畫亦髣少保之比居妙品之上也

妙品中五人

陳閎　范長壽　張萱　程脩巳

邊鸞

陳閎會稽人也善寫眞及畫人物士女本道薦之於上國明皇開元中名入供奉每令寫御容冠絕當代又畫明皇射豬鹿兎鴈幷按舞圖及御容皆承詔寫焉又寫太清宮肅宗御容龍顏鳳態日角月輪之狀而筆力滋潤風彩英奇若符合瑞應實天假其能也國朝閣令公之後一人而已今咸寧觀内天尊殿中畫上仙及圖當時供奉道士庖丁等眞容皆奇絕曾畫故吏部徐侍郎本行經幡十二口皆在焉又有女亦能機織成功德佛像皆妙絕無比惟寫眞入神人物士女可居妙品

范長壽國初爲武騎尉善畫風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狀人間多有今屛風是其製也凡畫山水樹石牛馬畜産屈曲遠近放牧閑野皆得其妙各盡其微張僧繇之次也又僧彥悰續畫品云其博贍繁多未見其親迹可居妙品胳又有何長壽亦與齊名近代少見其畫也

張萱京兆人也嘗畫貴公子鞍馬屛障宮苑士女名冠于時善起草點簇景物位置亭臺樹木花鳥皆窮其妙又畫長門怨詞摅思曲檻亭臺金井梧桐之景也又畫貴公子夜遊圖宮中七夕乞巧圖望月圖皆

多幽思愈前古也畫士女乃周昉之倫其貴公子宮苑鞍馬皆稱第一故居妙品也

程脩巳其先冀州人祖大曆中任越州醫博士父伯儀少有文學時周昉任越州長史遂令脩巳師事凡二十年中師其畫至六十畫中有數十病既皆一一口授以傳其妙訣寶曆中脩巳應明經擢第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衞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眞遂名脩巳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矣又嘗畫竹障于文思殿文皇有歌云良

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寫時作觀繁陰合再明當時在朝學士等皆奉詔繼和自貞元後以畫藝進身累承恩稱旨京都一人而巳尤精山水竹石花鳥人物古賢功德異獸等首冠于時可居妙品也

邊鸞京兆人也少攻丹青最長于花鳥折枝草木之妙未之有也或觀其下筆輕利用色鮮明窮羽毛之變態奪花卉之芳妍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者德宗詔於玄武殿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羽輝灼若連清聲宛應繁節後因出宦遂致䟽放其意困窮于澤潞間寫玉芝圖連根苗之狀精極見傳于世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凡草木蜂蝶雀蟬並居妙品

妙品下十人

馮紹政 戴嵩 楊庭光 張孝師

盧稜迦 殷仲容 陸庭曜 蒯廉

檀智敏 鄭儔

馮紹政善雞鶴龍水時稱其妙開元中關輔大旱京師渴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禱于山澤間而無感應上於龍池新創一殿因詔少府監馮紹政於四壁各畫一龍紹政乃先于四壁畫素龍其狀蜿蜒如欲振湧繪事未半若風雲隨筆而生上與從官於壁下觀之鱗甲皆濕設色未終有白龍自簷間出入于池中風波洶湧雲電隨起侍御數百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氣而上俄頃陰雲四布風雨暴作不終日而甘澤遍

出明皇神録

戴嵩嘗畫山澤水牛之狀窮其野性筋骨之妙故居妙品

楊庭光畫道像眞仙與庖丁開元中與吳道子齊名又畫佛像其筆力不減于吳生也

張孝師畫亦多變態不失常途惟鬼神地獄尤爲最妙並可稱妙品

盧稜迦善畫佛於莊嚴寺與吳生對畫神本別出體至今人所傳道

殷仲容攻花鳥人物亦邊鸞之次也

陸庭曜畫功德時稱第一畫天卿寺神亦繼踵于盧抑亦次矣

蒯廉性野嘗愛畫鶴後師于薛稷深得其妙

檀智敏時號檀生屋木樓臺出一代之製

鄭儔屋木樓臺師于檀生可居妙品

能品上六人

陳譚 鄭虔 劉商 畢宏

王定　韋鑾

陳譚攻山水德宗時除連州刺史令寫彼處山水之狀每歲貢獻野逸不羣高情邁俗張藻之亞也

鄭虔號廣文能畫魚水山石時稱奇妙人所降歎

劉商官爲郎中愛畫松石樹木格性高邁時有畢庶子亦善畫松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絶妙

畢宏官至庶子攻松石時稱絶妙

王定爲中書常僻于畫公政之外每圖像菩薩高僧士女皆冠于當代每經畫處咸謂驚人

韋鑾官至少監善圖花鳥山水俱得其深旨可爲邊鑾之亞韋鑾次之其畫並居能品

能品中二十八人

陸滉　李仲和　李衡　齊旻
李仲昌　李倣　孟仲暉　高雲
衛憲　程伯儀　楊辨　王陁子
姚彥山　冷元琇　譚皎　錢國養
張遵禮　張正言　沈寧　劉磬
李倫　尹澄　尹林　矦造
趙立言　麴庭　鄭珽　盧少長

陸滉功德李仲和李衡齊旻俱能畫蕃馬戎夷部落鷹犬鳥獸之類盡得其妙又李仲昌李倣孟仲暉皆以寫眞最得其妙高雲衛憲程伯儀並師周昉畫造其妙冠于當時然衛憲花木蜂蟬雀竹以爲希代之珍楊辨王陁子姚彥山冷元琇譚皎錢國養張遵禮張正言沈寧劉磬李倫尹澄尹林矦造趙立言麴庭鄭珽盧少長已上各負其志並極其妙程伯儀曾畫東封圖爲時之所寶其餘衆手皆有所能不可具載並稱能品也

能品下二十八人

黃諤　曹元廓　檀章　耿昌言
吳玢　田深　盧弁　陳庶
梁廣　王朏　白旻　蕭溱
蕭悅　程邈　樂峻　項容
陳庭　董奴子　衛旾　陳淨心
陳淨眼　梁洽　裴遼　張涉
韓伯達　張容　僧道玢　李湊

黃諤畫馬獨善于時今菩提寺佛殿中有畫自後難繼其蹤曹元廓韓伯達田深畫馬筋骨氣力如眞及盧弁猫兒白旻鷹鴿蕭悅竹又偏妙也梁廣程邈董

奴子衞芊陳庶梁洽皆以花鳥松石寫眞爲能不相讓也檀章耿昌言吴玠樂峻項容陳庭裴逸僧道玠皆圓山水曲盡其能陳淨心陳淨眼畫山水功德皆奇王朏蕭溙張涉張容皆士女之特善也

逸品三人

王墨　李靈省　張志和

王墨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善潑墨畫山水時人故謂之王墨多遊江湖間常畫山水松石雜樹性多踈野好酒凡欲畫圖幛先飲醺酣之後即以墨潑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揮或掃或淡或濃隨其形狀

爲山爲石爲雲爲水應手隨意倏若造化圖出雲霞染成風雨宛若神巧俯觀不見其墨汚之迹皆謂奇異也

李靈省落托不拘檢長愛畫山水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即強爲也但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貴若畫山水竹樹皆一點一抹便得其象物勢皆出自然或爲峯岑雲際或爲島嶼江邊得非常之體符造化之功不拘於品格自得其趣爾

張志和或號曰煙波子常漁釣于洞庭湖初顔魯公典吴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爲卷軸隨句賦象人物舟船鳥獸煙波風月皆依其文曲盡其妙爲世之雅律深得其態此三人非畫之本法故目之爲逸品蓋前古未之有也故書之

唐朝名畫錄終

五代名畫補遺序

蒙嘗聞成紀李嗣真之畫品吳郡朱景元之畫斷皆採摘古今畫家名氏叢而錄之以廣其傳故五代名流抑多遺闕則有若
國初監察御史胡嶠遂採摭遺子紀于編帙始自尹繼昭終於劉永總四十三人名之曰廣梁朝名畫目夫紀述雖備闕陸尚多譬拔毫捨翰刈薪棄楚嗚呼自唐祚陵夷五代脆促自朱梁至于柴周凡一十四主計五十四年而又日尋干戈轉戰不暇雖義夫哲婦忠臣孝子尤多漏略況于畫人哉我

大宋撫重熙之運博全盛之化
祖功　宗德四葉于茲誠萬世緜緜之盛在于今日矣故哲夫賢士坐談王道徒歌帝力而予抑嘗語及五朝名畫盡可屈指吁生遘洶洶之運歿垂丹青之譽而云云藉藉見談于盛明之世獲在于齒牙之論良用惜哉今因集本朝名畫評又据捨其見遺者敘而編之名曰五代名畫補遺其門品上下一如
聖朝名畫評之例類仍附之於後者亦明我
聖朝文事之載郁云時嘉祐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穎川陳洵直序

五代名畫補遺目錄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人物門第一
神品四人
韓求　李祝
張圖　朱瑤
妙品四人
跋異　曹仲先
陶守立　王仁壽

能品二人
竹夢松　陸晃
山水門第二
神品二人
荆浩　關同
走獸門第三
神品二人
胡瓌　東丹王
花竹翎毛門第四
神品二人

鍾隱　郭權輝
妙品一人
施璘
能品一人
丁謙
屋木門第五
神品一人
衛賢
能品一人
何遇

塑作門第六
神品三人（內裴蕭一人附）
楊惠之　劉九郎
王溫
彫木門第七
神品一人
伎巧夫人嚴氏
五代名畫補遺目錄終

五代名畫補遺

大梁　劉道醇　纂

人物門第一

神品四人　韓求　李祝　張圖　朱繇

韓求（一云虬）李祝（一云柷）不知何處人皆倜儻不拘有經略才能屬唐祚陵季遂退藏不仕以丹青自汚而好遊晉唐間時大唐昭宗乾寧乙卯歲乃封并州節度使李克用爲晉王城太原及天祐甲子歲秋八月梁王朱全忠不軌乃立帝子輝王祝是爲哀帝四年夏四月帝禪位于朱全忠時克用陰懷異圖窺伺神器加以左右勸進克用亦懼求祝知之乃命往陝郊畫龍興寺回廊列壁二百餘堵求祝乃對手畫攝摩騰竺法蘭以經來大各八尺洎三門上神數十身皆高二丈又畫九子母及羅乂變像宛有步武之態由是天下畫流雲集於是莫不鼠伏乃爲畫人妬其才譏後伺間隙乃從容言于克用曰韓求李祝有文武經術大略今在陝郊晝日久矣辭多不順言大王有異圖時克用方與子存勗晝定大謀忽聞求祝之言慮事泄見害乃矯稱按察境内徑往陝郊臨觀求祝畫壁克用嗟異久之特加慰勞仍命酒張樂以宴求祝

克用曰吾方有檜楫松舟之輿與子同泛可乎求祝曰諾逮濟中流求祝俱酔克用皆溺之人問其故克用對曰求祝畫之宗師也天下號爲第一其神筆精慮散入別境故也時君子太息而語曰懷異志殺善人殃無日矣克用尋戮于太原時梁開平二年也可列神品

張圖字仲謀河南洛陽人朱梁太祖在藩鎮日圖掌行軍資粮簿籍故時人呼爲張將軍圖少穎悟而好丹青及善潑墨山水皆不由師授自致神妙亦不法今古自成一體尤長大像梁龍德中洛陽廣愛寺沙

門義暄剩置金幣邀四方奇筆畫三門兩壁時處士跋異號爲絕筆乃來應募異方草定畫樣（云用朽木描畫）圖忽立其後長揖而語曰知跋君敏手固來贊貳異方自負乃笑而荅曰吾嘗謂畫之聖在吾手筆自餘畫者不得其門而入又安得至于聖乎爾不知跋異之名且顧陸吾曹之友也吾豈須贊貳然後爲功哉圖亦忻然復曰顧繪右壁或不克意則請朽墁之異愈怒乃授朽木大筆于圖圖捧之遂投朽木于地就西壁不假朽約搦管揮寫倏忽成折腰報事師者從以三鬼異乃瞪目踧踖驚拱而言曰子豈非張將軍乎圖捉管厲聲曰然異乃雍容而謝曰抑嘗聞將軍之名誠未拜將軍之面適覩神筆刮利信所謂事辭稱其經者也此二壁非異所能也遂引退圖亦不偽讓遂專其功洛陽爲之謠言且譏異也（語在異評）圖乃于東壁畫水神一座直視西壁報事師者其意思高遠視之如生今並存焉予又嘗于武宗元第觀圖所畫十王地藏一軸綽有善護慈悲相于今寶藏之可列神品

朱瑶字温琪不知何處人幼學吳道子筆迹由是知名瑶嘗客游雍洛間時河南府金真觀請瑶畫經相

及周廡中門列壁世稱神筆後以歷年浸遠頹圮傾圮索然殆盡今所存者唯三清殿東一壁及長壽院內輪子金剛菩薩等各高六七尺俗傳昔會節園中鑿移至此深爲謬矣

妙品四人　跋異　曹仲元　劉守立　王仁壽

跋異汧陽人眉目踈秀舉止詳雅而性沉厚然善畫佛道鬼神及大像異恃能頗自負抑嘗於廣愛寺爲張圖排斥洛陽謠言曰赫赫洛下唯說異畫張氏出頭跋異無價亦有慚色後福先寺請異畫大殿護法善神異方朽約忽一人自稱曰吾姓李滑臺人有名

善畫羅漢故鄉里呼吾為李羅漢當與汝對畫角其拙巧以沽名譽異亦嘿思恐如張圖者遂固讓西壁與之異乃竭精竚思意與筆會屹成一神侍從嚴毅又設色鮮麗此蓋平生之所未能者盡功于是時京洛士人爭來品藻李氏乃縱觀異畫見其精妙入神非己所及遂手足失措時人謠曰李生來踧君怕不意今日却增價不畫羅漢畫駞馬由是異大有得色遂誇咤曰昔見敗于張將軍今取捷于李羅漢李氏深有怍色倏起如厠久而不出人競怪乃往視之李巳縊于步簷下矣異遂槀葬于城北之僧園可列妙

品

曹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鬼神仕偽南唐主李璟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擬筆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乃頓弃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南州士人咸器重之後璟嘗命仲元畫寶志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

陶守立池陽人世業儒性明悟有大志少通經史能屬文南唐李璟保大九年春守立程文不利退處齊山禁門却掃屛絕交友偃息蓬蓽琴棊詩酒外以丹青自娛然長于神像鬼神庭院殿閣子女奴隷車馬山水靡不精妙亦嘗適興於所居草堂畫山路早行及建康清涼寺浴室門側畫水南州識者莫不欽歎守立嘗畫羅漢一堂為鄉人所得尋獻于偽後主煜遂籍帑府會煜生辰則張于後苑金山水閣以資供養其畫為時所賞如此

王仁壽汝南宛人業儒性通敏頗涉文史亦潛心繪畫初學吳生長於佛像鬼神及馬等仁壽嘗于京師大相國寺淨土院大殿前畫八菩薩今見存焉耆舊傳云是吳道子筆其精緻如此晉廢帝開運四年春

正月契丹偽天皇王耶律德光以兵犯闕時仁壽及焦著王靄並為德光掠歸至我

太祖至明大孝皇帝受禪享御首遣驛使索仁壽等時狄人方聽命 本朝會仁壽及著考終命獨放王靄歸國仁壽有子士元最知名可列妙品

能品二人 竹夢松 陸晃

竹夢松建康溧陽人亦潛心圖畫長於人物子女泊宮殿景致仕偽南唐主李璟為東川別駕予嘗於判太原府侍郎王公第見夢松畫春景士女一軸上有璟偽合同印及集賢院印記並存焉其布景命意綽約體態宛得周昉之

格

陸晃嘉禾人性疎逸不脩人事好文尚氣每沉湎于酒亦善丹腹多畫村野人物凡酒興情逸遇筆揮灑出于臨時略不預構故妍醜互出或在絶格或入末品時僞南唐李璟常聞晃名欲召之會侍者譖之以謂晃好把酒歌舞無臣子之體璟由是踈遠之

山水門第二

神品二人 荊浩 關同

荊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業儒博通經史善屬文偶五季多故遂退藏不仕遁隱于太行之洪谷自號洪

谷子嘗畫山水樹石以自適時鄴都青蓮寺沙門大愚嘗乞畫于浩寄詩以達其意曰六幅故牢建知君恣筆蹤不求千澗水止要兩株松樹下留盤石天邊縱遠峰近岩幽濕處惟藉墨煙濃後浩亦畫山水圖以貽大愚仍以詩荅之曰恣意縱横掃峰巒次第成筆尖寒樹瘦墨淡野雲輕岩石噴泉窄山根到水平禪房時一展兼稱苦空情浩著山水訣一巻爲友人投進之至今藏之書府亦嘗于京師雙林院畫寶陁落伽山觀自在菩薩一壁予嘗于供奉李公第觀浩山水一軸雖前輩未易過也門生關同最知名

關同不知何許人初師荊浩學山水同刻意力學寢食都廢意欲逾浩後俗諺曰關家山水時四方輻湊爭求筆迹其山中人物惟求安定胡氏添畫耳或曰胡翼且同之畫也上突巍峰下瞰窮谷卓爾峭拔者同能一筆而成其疎擢之狀突如涌出而又峯巖蒼翠林麓土石加以地理平遠磴道邈絶橋彴村堡杳漠皆備故當時推尚之

走獸門第二

神品二人 胡瓌 東丹王

胡瓌山後契丹人或云瓌本慎州烏索固部落人善畫蕃馬骨格體

狀富於精神其於穹廬部族帳幙旗斾弧矢鞍韉或隨水草放牧或在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絶代之精技歟故人至于今稱之予觀瓌之畫凡握筆落墨細入毫芒而器度精神富有筋骨然纖微精緻未有如瓌之比者也

東丹王贊華契丹大姓乃耶律德光之外戚善畫馬之權奇者梁唐及晉初凡北邊防戍及榷易商人嘗得贊華之畫工甚精緻至京師人多以金帛質之予於贊善大夫趙公第見贊華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

騖自得窮荒步驟之態其所短者設色麄略人物短小此其失也

花竹翎毛門第四

神品二人 鍾隱 郭權輝

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好肥遁自處嘗卜居閑曠結茅室以養恬和之氣亦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絶時無倫擬者尤喜畫鷂子白頭翁鵲烏斑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僞璽印之升元中齊安張校尉得隱畫鵲烏二軸

張之賓次時金昌宗題詩曰爲厭翻翔下葦叢戢翰側腦思何窮侍童莫便褰簾過只恐驚飛入碧空其爲人珍賞之多此類門生郭權輝亦有能名

郭權輝北海營丘人俗呼郭將軍世爲山東右姓初師天台鍾隱攻畫飛走像權輝亦常於別墅特構一第止畜禽鳥等權輝每澄思滌慮縱玩于其間故凡舉意肆筆率得其眞予嘗于武宗元及富商高氏第見權輝畫架上鷂子二軸精妙入神故今之人呼爲郭將軍鷂子及善布野景草木爲今昔所貴

妙品一人 施璘

施璘字仲寳京兆藍田人善畫生竹爲當時絶技予嘗觀璘畫十幅竹圖凡老根溥石笋枝附籜扶踈交映青翠滿庭宛得三湘高秋之野色故後周起居郎韋重過留題曰枯籜危根緻石頭千竿交映近清流堪珍仲寳窮幽筆留得荊湘一片秋

能品一人 丁謙

丁謙晉陵義興人始師蕭説雜畫後專寫生竹時號第一予嘗覽謙畫倒崖及病竹筆法快利根瘦節縮誠得危枏雕瘁之狀可列能品

屋木門第五

神品一人 衛賢

衛賢京兆人仕南唐爲内供奉初師尹繼昭後刻苦不倦執學吳生長于樓觀殿宇盤車水磨於時見稱予嘗於富商高氏家覩賢畫盤車水磨圖及故大丞相文懿張公第有春江釣叟圖上有南唐李煜金索書漁父詞二首其一曰閬苑有情千里雪桃李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身快活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輪繭縷一輕鈎花滿渚酒盈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能品一人 何遇

何遇河南長水人善畫宮室池閣竊慕衛賢筆法故聲華大振尤善山水樹石為當時所稱其間人物則假手于人可列能品

塑作門第六

神品三人（內裝鸞一人刪）　楊惠之　王溫　劉九郎

楊惠之不知何處人唐開元中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號為畫友巧藝並著而道子聲光獨顯惠之遂都焚筆硯毅然發忿專肆塑作能奪僧繇畫相乃與道子爭衡時人語曰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其為人稱歎也如此惠之嘗于京兆府長樂鄉

北太華觀塑玉皇尊像及汴州安業寺淨土院大殿內佛像（睿宗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為大相國寺）及枝條千佛東經藏院殿後三門二神當殿維摩居士像又于河南府廣愛寺三門上五百羅漢乃山亭院楞伽山皆惠之塑也先是惠之將塑楞伽山也迺為大義淨三藏咒其土故至于今跂行喙息蠉飛蠕動物及飛禽悉不敢至山所其精絕殊聖古無倫比逮唐末廣政中究句人黃巢賊亂京洛焚燎寺宇幾盡與惟惠之手迹惜其神妙率不殘毀故楞伽山亭尼留題詩板近逾百首竟為判西京留守刑部侍郎晁直諒悉剗去之今存者止三首爾其一成紀李琪題曰善高天外遠方丈海中遙自有山神護應無劫火燒壞文侵古壁飛劒出寒霄何以蒼蒼色巖粧十七朝其二洛陽首座沙門淨顯曰靈異不能栖鳥雀幽奇終不著猨猱為經巢賊應無損縱使秦驅也謾勞珍重昔賢留像迹陵遷谷變自堅牢（本失二句）且惠之之塑抑合相術故為今古絕技惠之嘗於京兆府塑倡優人留盃亭像成之日惠之亦手裝染之遂於市會中面墻而置之京兆、、覩其背皆曰此留盃亭也其神巧多此類後著塑訣一卷行于世

劉九郎失其名不知何許人也嘗於河南府南宮大殿塑三清大帝尊像及門外青龍白虎洎守殿等神稱為神巧時廣愛寺東法華院主惠月聞九郎名迺請塑九子母後工畢聲動天下惠月乃以五百緡酬之九郎得之不委謝而去又于長壽寺大殿中塑臥孩兒一京邑士人無不欽歎或人稱曰廣愛寺九子母乃劉君技之絕者也九郎乃莞爾言曰吾之所塑九子母者三今幽者第一陝郊者第二廣愛者第三焉得謂之絕時人歎其精致

王溫不知何處人善裝鑾彩畫其精功妙技為古今

絕手先是有唐中宗大和昭孝皇帝神龍二年丙午歲有汴州安業寺沙門惠雲唐之汴州宣武軍節度即今京師也安業寺即今大相國寺也往濮陽成寺得彌勒瑞像様高一丈八尺後歸寺鑄成欲于安業寺安置失鑄人姓名也乃爲本寺僧衆嫉而拒之惠雲乃于安業寺東衞別管建國寺而安之睿宗興孝皇帝延和初建國寺被毀其像將遷入安業有瑞光會官吏敷奏尋勅改建國寺爲大相國寺後賜 御書額乃省安業寺屬焉則今之京師左街之相國寺是也惠雲鑄成金像時爲本寺僧衆嫉其能而不許安置惠雲遂以囊盛所齎乃貸欽州司馬鄭景之第安置洎掘地得碑乃北齊文宣皇帝天保二年辛未歲置建國寺也時爲探訪使棄闕立知之仍復命爲建國寺俾惠雲上之寧則立命也建國寺今藥師院是也延和元年壬子歲 志瞻爲汴州採訪使奉詔毀折治內無額祠廟建國寺尋被毀折其金像爲安業寺所遷時具萬夫衆力不能少動而佛面現白毫金相瑞光上燭于天時王志瞻郎中賀蘭務溫錄事焦立功具實聞奏尋准前制改故建國寺爲大相國寺仍併安業寺而屬焉至明宗至道皇帝先天元年即位乃尊睿宗爲太上皇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太上皇乃手書大相國寺額賜焉令大相國寺是也今寺額乃本朝 太宗皇帝御書也寺之大殿彌勒瑞像則惠雲所鑄者也其金像彩畫則溫所裝者也洎覩其金像彩畫聖容能具種種大慈大悲端嚴相好誠得當來下生善現救護之意又觀頭上肉髻髮維琉璃色於身圓光中有千萬億堅束迦寶以奉莊嚴則溫之功不可謂不至矣識者曰夫裘鑾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預十絕之一而勒于寺之碑者正謂是也今大相國寺有十絕碑其略曰一大殿金裘聖容金粉面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匠人王溫其一絕也

彫木門第七

神品一人　伎巧夫人嚴氏

伎巧夫人嚴氏乃沙門蘊能妹也形質枯瘁鼻多長毛而性開達明悟恭肅柔和尤好佛陁大教及善鼓琴亦能彫木後隨兄蘊能居餘杭嘗得檀香木一段盈尺夫人乃刻作瑞蓮山龕門彫成細眞珠八花毬露里網然後透刀刻成五百羅漢衆相其形相侍從一一互出皆慈覺法相時郡將給事中馬公聞之乃令人步索而觀之馬公一見驚其神巧遂露章貢于章聖皇帝　上目之嘉歎移刻乃賜金帛有差仍命嚴氏爲伎巧夫人其爲上旌寵也如此

五代名畫補遺終

畫繼序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為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為贅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不能移奪每

念熙寧而後游心玆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為之紀述於是稽之方册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祀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在或亡悉數畢見又列所見人家奇迹愛而不能忘者為銘心絕品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裒成此書分為十卷目為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為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於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塵耶或謂若虛之論為太過吾不信也故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微意焉鑒裁明當者須一肯首

是年閏旦華國鄧椿公壽序

畫繼序終

畫繼目錄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第一卷
聖藝
第二卷
侯王貴戚
第三卷
軒冕才賢　巖穴上士
第四卷
縉紳韋布
第五卷
道人衲子　世冑婦女 宦者附
第六卷
仙佛鬼神　人物傳寫
山水林石　花竹翎毛
第七卷
畜獸蟲魚　屋木舟車
蔬果藥草　小景雜畫
第八卷
銘心絕品
第九卷
雜說論遠
第十卷
雜說論近

畫繼目錄終

聖藝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卽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閒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塡溢百倍　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寀集爲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蓋前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於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體衆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爲注意多以生漆點

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也政和初嘗寫仙禽之形凡二十題曰筠莊縱鶴圖或戲上林或飲太液翔鳳躍龍之形警露舞風之態引吭唳天以極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潔並立而不爭獨行而不倚閑暇之格清迥之姿寓於縑素之上各極其妙而莫有同者焉已而又製奇峯散綺圖意匠天成工奪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其晴巒疊秀則閬風羣玉也明霞紓綵則天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居也至於祥光瑞氣浮動於縹緲空明之間使覽之者欲跨汗漫登蓬瀛飄飄焉峣峣焉若投六合而

隘九州也五年三月上巳賜宰臣以下燕于瓊林侍從皆預酒半上遣中使持大杯勸飲且以龍翔池鸂鶒圖幷題序宣示羣臣凡預燕者皆起立環觀無不仰聖文覩奎畫贊歎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其後以太平日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湊無虛日史不絕書動物則赤烏白鵲天鹿文禽之屬擾於禁籞植物則檜芝珠蓮金柑駢竹瓜花來禽之類連理並蔕不可勝紀乃取其尤異者凡十五種寫之丹青亦曰宣和睿覽冊復有素馨末利天竺娑羅種種異產究其方域窮其性類賦之於詠歌載之於圖繪爲第二

冊已而玉芝競秀於宮闥甘露宵零於紫篁陽烏丹兎鸚䳇雪鷹越裳之雉玉質皎潔鸑鷟之雛金色煥爛六目七星巢蓮之龜盤螭翥鳳萬歲之石並幹雙葉連理之蕉亦十五物作冊第三又凡所得純白禽獸一一寫形作冊第四增加不已至累千冊各命輔臣題跋其後實亦冠絕古今之美也宣和四年三月辛酉駕幸秘書省訖事御提舉廳事再宣三公宰執親王使相從官觀御府圖畫旣至上起就書案徙倚觀之左右發篋出御書畫公宰親王使相執政人各賜書畫兩軸於是上顧蔡攸分賜從官以下各得御

書兼行書草書一紙又出祖宗御書及宸筆所摸名畫如展子虔作北齊文宣幸晉陽等圖靈臺郎奏辰正字執以下遂廵而退是時既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此君臣慶會又非特幣帛筐篚之厚也始建五嶽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後益興畫學教育衆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當是時臣之先祖適在政府薦宋迪猶子子房以當博士之選是時子房筆墨妙出一時咸謂得人所試之題如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繫空

舟岸側或拳鷺於舷間或棲鴉於篷背獨魁則不然畫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謂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以見舟子之甚閑也又如亂山藏古寺魁則畫荒山滿幅上出幡竿以見藏意餘人乃露塔尖或鴟吻往往有見殿堂者則無復藏意矣亂離後有畫院舊史流落于蜀者二三人嘗謂臣言其在院時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漬汚故一時作者咸竭盡精力以副上意其後寶籙宮成繪事皆出畫院上時時臨幸少不如意即加漫堊别令命思雖訓

督如此而衆史以人品之限所作多泥繩墨未脱甲凡殊乖　聖王教育之意也

畫繼卷之一　終

畫繼卷之二

侯王貴戚

鄆王　令穰　令松　叔盎

士雷　宗漢　士暕　士衍

士遵　伯駒　士安　子澄

王詵

鄆王　徽宗皇帝第三子也稟資秀拔爲學精到政和八年射策于庭名標第一多士推服性極嗜畫頗多储積凡得珍圖即日上進而御府所賜亦不爲少復皆絕品故王府畫目至數千計又復將作小筆花

鳥便面克肖聖藝乃知父堯子舜趣尚一同也令秘閣畫目有水墨笋竹及墨竹蒲竹等圖

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雅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少年因誦杜甫詩見唐人畢宏韋偃志求其蹟師而寫之不歲月間便能逼真時賢稱歎以謂貴人天質自異意所專習度越流俗也其所作多小軸甚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筆汀渚水鳥有江湖意又學東坡作小山叢竹思致殊佳但覺筆意柔嫩蓋年少好奇耳若稍加豪壯及有餘味當不在小李將軍下也每畫一圖必出新意人或戲之曰此必朝陵一番回矣蓋譏其不能遠適所見止京洛間景不出五百里内故也大年既得名誅求期尅無少暇時擲筆大慨曰藝之役人如此然業已得名無可柰何山谷嘗詠其蘆鴈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村鴈落行雖有珠簾巢翡翠不忘煙雨罩鴛鴦然初跋其畫謂更屏聲色裘馬使胸中有數百卷書當不愧文與可蓋見其少作耳自今觀之其亦有宋之江都王滕王耶

令松字永年大年弟也亦善丹青浮休居士謝大年江天晚景圖雜言云我妙獨數李將軍安知伯仲非前身則知其兄弟俱能且筆墨俱得思訓格也又山

谷跋其畫筴云調露媒作花果殊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又云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易我

叔盎字伯充善畫馬嘗以其藝并詩投東坡東坡次其韻云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鱗中皇天不遺言乃與畫圖同駑駘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籋雲風

士雷字公震長於山水清雅可愛李鍔希聲跋其四時景絕句則可知其風旨矣春云九江應共五湖連

尺素能開萬里天山杏野桃零落處分明寒食繞風
前夏云繁陰雜樹映汀沙三伏江天自一家欲喚扁
舟渡雲錦平鋪明鏡是荷花秋云春鉏寂寞繞踈叢
霜後雲生浦溆風此處年年報秋色只應衰柳與丹
楓冬云剪水飛花細舞風斷蘆洲外水連空剡溪幾
曲知名處何似今朝眼界中今秘閣畫目有春色早
梅及小景等圖

駙馬王宗漢字獻甫安懿王幼子也少即敏慧儀矩
端莊作蘆雁有佳思米元章題詩曰偃蹇汀眠雁蕭
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又曰野趣分弱

水風花剪鑑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鄰公圖元章許予
甚嚴詩意如此則可知其含毫運思矣嘗有八鴈圖
識者歎賞其工

士腆字明發讀書能文元符初試宗室藝業合格者
八人獨明發賜進士出身嘗作春詞烏夜啼掃除凡
語飄然寄興於煙霞之外至今流傳推爲雅什兼工
畫藝後山居士題其高軒過圖詩曰滕王蛺蝶江都
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才天縱非力窮畫工不足其
爲下今代風流數大年含毫落筆開山川忽忘朽老
壓塵底却惟鳧鴻墮目前爾來二八復秀出萬里河
山才咫尺眼邊安謂有実兀復似天地初開闢其卒
云未許二毫今角立則其高情雅韻自宜追配今昔
也

士衍號花一相公長於着色山水宣和初進十圖特
轉一官犍爲王瓘家有扇面意韻誠可喜愛然少見
於世瓘即其甥也故得之

士遵　光堯皇帝皇叔也善山水紹興間一時婦女
服飾及琵琶等面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實唱於士遵
然其筆超俗特一時倣傚宮中之化非專爲此等作
也

伯駒字千里優於山水花果翎毛　光堯皇帝嘗命
畫集英殿屏賞賚甚厚多作小圖流　于世有所畫
蟠檜惟石便面在吉州團練使楊可弼良卿家官至
浙東路鈐轄其弟名曰伯驌字希遠亦長山水花木
着色尤工

士安長於墨竹不蹈川派好作筀竹殊秀潤與石室
體製大異也

子澄字處度廉介修潔流落巴峽四十年藉添差祿
以自給善草隸長歌詩人不知其能畫也紹興末官
秭鄉士子重其風度每載酒從之游一日乘醉入小

肆見素壁可愛案上拈禿筆作濺瀑勢欲動屋筆力極遒壯也

王詵字晉卿尚　英宗女蜀國公主為利州防禦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黜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東坡為之記東軒亦贈詩云錦囊犀軸堆象床叉竿連幅翻雲光手披橫素風飛揚卷舒終日未用忙游意淡泊心清涼屬目俊麗神激昂其所畫山水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陁山狀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故

東坡謂晉卿得破墨三昧有煙江疊嶂圖房相宿因圖及山陰陳迹雪溪乘輿四明狂客西塞風雨圖著色山水等圖傳於世

畫繼卷之二終

畫繼卷之三

軒冕才賢

蘇軾　李公麟　米芾　晁補之
晁說之　張舜民　劉涇　蘇過
宋子房　程堂　范正夫　顏博文
任誼　米友仁　朱敦儒　廉布
李石

巖穴上士

林生　李甲　周純　高燾
僧德正　江參

軒冕才賢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雖文與可自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亦自謂吾為墨竹盡得與可之法然先生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使人應接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又作寒林嘗以書告王定國曰予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雖然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而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

蝌瑣眉毛介曲畏芒縷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米元章自湖南從事過黄州初見公酒酣貼觀音紙壁上起作兩行枯樹怪石各一以贈之山谷枯木道士賦云恢詭譎怪滑稽於秋毫之潁尤以酒爲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嚬呻取諸造物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又題竹石詩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胷中墨先生自題郭祥正壁亦云枯腸得酒芽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則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發眞興則不爲也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爲舒城大族家世業儒父虛一嘗舉賢良方正科公麟熈寧三年登第以文學有名于時陸佃薦爲中書門下省刪定官董敦逸辟檢法御史臺官至朝奉郎元符三年病痺致仕終於崇寧五年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史稱以畫見知于世非確論也平日博求鍾鼎古器圭璧寶玩森然滿家以其餘力留意畫筆心通意徹直造玄妙蓋其大才逸羣舉皆過人也士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象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尤好畫馬飛龍狀質貫玉圖形五花散身萬里汗血覺陳閎之非貴視韓幹以禾奇故坡詩云龍眠胷中有千駟不惟畫肉兼畫骨山谷亦云伯時作馬如孫太古湖灘水石謂其筆力俊壯也以其耽禪多交衲子一日秀鐵面忽勸之曰不可畫馬他日恐墮其趣於是翻然以悟絶筆不爲獨專意於諸佛矣其佛像每務出奇立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絶處嘗作長帶觀音其紳甚長過一身有半又爲呂吉甫作石上卧觀音蓋前此所未見者又畫自在觀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破坐爲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乃知高人達士縱施横設無施而

不可者平生所畫不作對多以澄心堂紙爲之不用縑素不施丹粉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郭若虛謂吳道子畫今古一人而已以予觀之伯時既出道子詎容獨步耶有孝經圖九歌圖歸去來圖陽關圖琴鶴圖毬寂圖嚴子陵釣灘圖山莊圖卜居圖又有虎脊天馬天育驃騎好頭赤沐猴馬欲驟馬象龍馬及揩痒虎等圖一時名賢俱留紀詠也

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即芾也即作芾世居太原後徙于吳宣仁聖烈皇后在藩其毋出入邸中後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撥發爲太常博

士出知常州復入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曰伯時病右手後余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為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又嘗與伯時論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復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縱步自掛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為之多以煙雲掩映樹木不取工細有求者只作橫掛三尺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對長不過

三尺標出乃不為倚所蔽人行過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圖無一筆關同李成俗氣然公字扎流傳四方獨於丹青誠為罕見予止在利倅李驥元俊家見二畫其一紙上橫松梢淡墨畫成針芒千萬攢錯如鐵今古畫松未見此製題其後云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芾獨賦無聲之詩蓋與李大觀諸人夜游穎昌西湖之上也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於一紙之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以為繁則近簡以為簡則不踈太高太奇實曠代之奇作也乃知好名之士其欲自立於世者如此大觀乃元俊之族父後歸元駿

晁補之字無咎濟北人元祐中為吏部郎中紹聖中謫監信州稅流落久之張天覺當國起知泗州不果月下世有自畫山水留春堂大屏上題云胷中正可吞雲夢盞裏何妨對聖賢有意清秋入衡霍為君無盡寫江天又題自畫山水寄人云虎觀他年清汗手白頭田畝未能閑自嫌麥壠無佳思戲作南齋百里山陳無己獨愛重其蹟亦嘗詠其扇云前身阮始平今代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入咫尺無咎又嘗增添蓮社圖樣自以意先為山石位置向背作粉本以授畫史孟仲寧令傳模之菩薩倣侯昱雲氣倣吳道

玄天王松石倣關同堂殿草樹倣周昉郭忠恕卧槎垂藤倣李成崖壁瘦木倣許道寧湍流山嶺騎從韃服倣魏賢馬以韓幹虎以包鼎猿猴鹿以易元吉鶴白鷴若鳥鼠以崔白集彼衆長共成勝事今人家往往摹臨其本傳於世者多矣

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之為人自號景迂未三十東坡以著述科薦之靖康初自休致中召為著作郎後試中書舍人兼東宮詹事建炎初政以待制侍讀而終山谷嘗題其雪鴈云飛雪灑蘆如銀箭前鴈驚飛後回盻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靜如練

又無咎題四弟横軸畫一黄葉滿青山枯蒲淨寒水鳧鴈下陂陁牛羊散墟里檐穫暮來歸兒迎婦窺籬虎頭無骨相田野有餘思

張侍郎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紹聖入黨貶均州紹興初追復直學士生平有畫題評精確雖南遷羈旅中每所經從必搜訪題識東南士大夫家所藏名品悉載録中亦能自作山水有自題扇詩云忽忽南遷不記年二妃祠外橘洲前眼昏筆戰誰能畫無奈霜紈似月圓又題鄧正字家劉明復秋景末句云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魂夢落天涯

劉涇字巨濟簡州人熙寧六年進士中第王安石薦爲經學所檢討歷太學博士因講詩爲諸生所服後罷諸生乞留不報終職方郎中涇米元章之書畫友也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予家藏其幅紙所作竹葉幾逼鍾郭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間有松竹窠植二幅其歲久將磨滅也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晩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恠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木石竹三絶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誌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絶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榮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猶子也官至正郎坡公跋其畫謂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著色山也又云觀士人畫如閲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眞士

人畫也又云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也初崇觀盛時大興畫學予大父中書公見其江皐秋色圖甚珍愛之首薦爲博士然其人乃賢胄子不獨以畫取也所著畫法六論極其精到

程堂字公明眉人舉進士爲駕部郎中善畫墨竹宗泒湖州出湖州之門者獨公明入室也好畫鳳尾竹其稍極重作回旋之勢而枝葉不失向背又登峩眉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裹卽寫其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巳刻之石成都笮橋

觀音院亦有所畫竹且題絶句云無姓無名逼夜來院僧根問苦相猜擕燈笑指屏間竹記得當年手自裁又作園蔬嘗見紫芥紫茄二軸奪眞也

范正夫字子立穎昌人文正公之諸孫德孺之子也長於水墨雜畫標格高秀子家與之同居潩水多藏其得意之作如訪戴圖春令圖竹石圖寄與淸遠眞士人筆也惜乎以名家高才而知鳳翔遠鄉適虜人屠城死之

顔博文字持約德州人政和八年嘉王榜登甲科長於水墨字文秀發龍圖家有横披十六羅漢其筆法

位置如伯時但意韻差短耳陳去非次何文縝題所作墨梅二絶云窻前光景曉淸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遠勝探心力喚眞眞奪得斜枝不放歸倚窻乗月看熹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未央宮裏紅杏羯鼓三聲打開大庾嶺頭梅蕚管城呼上屏來非此畫不稱此詩也初持約與王寀厚王寀敗持約方退朝聞之卽馳馬還家閉關拒人盡焚與寀平生往來牋記詩文之類於是獨免

任誼字才仲宋復古之甥也嘗爲協律郞後通判澧州適丁亂離鍾賊反叛爲羣盜所殺平日凡所經歷江山佳處則舐筆吮墨輒成圖軸其髣髴穠淡淸潤可喜邵澤民爲春官才仲正在大常與之同部相好甚密今其家富有才仲手迹有南北江山圖平蕪千里圖四更山吐月圖唐功臣圖斗山煙市圖松溪深日圖又取平生所見蔬花數十種隨其形狀各命以名如杏梁蹄燕丹山翔鳳之類皆小字隸書記其所見之處邵氏名曰香圃其隸古勁學中郞也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幼年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郞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便

殿賜對因上友仁楚山淸曉圖旣退賜御書畫各二軸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所作山水點滴煙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眞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 光堯官至工部侍郞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淸閑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筆旣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後享年八十神明如少壯時無疾而逝

朱敦儒字希眞少從陳東野學嘗賦古鏡云試將天

下照萬象總分明東野奇之紹興間御史明橐宣諭廣東被旨訪求遺逸是時希眞放浪江湖間自江西避亂晋康橐遂以應詔命初品官詔赴闕登對改官入館爲郎出爲浙東憲秦檜當國有携希眞畫山水謁檜檜薦於上頗被眷遇與米元暉對御輒畫而希眞恥以畫名輒退避不居也故常告親友曰吾非善畫者所畫多出錢端回之手其實非也

康布字宣仲山陽人妙年登科官至武學博士以聯貴姻坐累遂廢終身後居紹興既絶仕宦之念專意繪事山水林石種種飄逸師東坡幾於升堂也其子

頗得家法今有圖軸傳于世

李石字知幾資州人少負才名既登第以趙逵莊叔左史之薦任太學博士直情徑行不附權貴遂不容于朝出主石室就學者其合如雲至閩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也今倅成都醉吟之餘時作小筆風調遠俗蓋其人品既高雖游戲間而心畫形矣

巖穴上士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絶米老謂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賞覺之右人罕得之

李甲字景元自號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但木柯未佳耳坡題其鵲圖云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寂落何人繼只有華亭李景元又見無咎題周兼彦所收李甲畫三絶鵲云上林花妥逐鶯飛愁絶江南雪裏時寒嘴何須旁簷喜毰毸相對兩寒枝鴈云綳羅無限稻粱微憐爾冥冥亦庶幾戲鴨眠鳧滿中沚銜陽無意更南飛鴨云急風吹雪滿汀洲近臘淮南意倦游小鴨枯荷野艇冷去年今日凍高郵

周純字忘機成都華陽人後依解潛久留荊楚故亦

自稱楚人少爲浮屠弱冠遊京師以詩畫爲佛事都下翕然知名士大夫多與之游而王寀輔道最與相親後坐累編管惠州不許生還適鄰郡建神霄宮本路憲舊知其人請朝廷赦能畫人周純來作繪事從之於是憑藉得以自如其山水師思訓衣冠師凱之佛像師伯時又能作花鳥松竹牛馬之屬變態多端一一清絶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謂先以土筆摸取形似數次修改故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罷者畢事也獨忘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而氣韻生動每謂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者又豈先

朽而後書耶此蓋卓識也初寀赤敗會朝士大尹盛章在焉謂忘機曰予能爲我作圖梅狀遥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之意乎忘機曰此臨川詩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爲之盛恨甚未幾寀敗而盛猶爲京尹故忘機被禍獨酷

高燾字公廣沔州人自號三樂居士作小景自成一家清遠淨深一洗工氣眠鴨浮鴈衰柳枯枿最爲珍絶篆隸飛白一一造妙

僧德正信州人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紹興待從徐林稺山之弟登科爲平江教官弃而出家是日即

勑住江州圓通寺開堂拈香爲三世諸佛於是其徒不容弃去居廬山南疊石庵服漆辟穀閩淮名山意往無礙凡登山臨水即横笛自娛後入蜀其兄除遣人偽作其徒賫金帛牽挽而歸過叙州宣化縣父留僰賓少卿家作峩眉圖山水人物種種清高初登峩眉時煉指供佛兩手止餘四指粗可執筆而畫意自足其松石人物專學龍眠遇興伸紙揮毫頃刻而成貴勢或求之絶不與

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癯嗜香茶以爲生初以葉少藴左丞薦於宇文湖州季蒙今其家

有泉石五幅圖一本筆墨學董源而豪放過之季蒙欲多取其畫而貫道忽被召去止得此圖居以爲慊後劉季高侍郎再寄江居圖一卷作無盡景始少慰意當貫道被召時尚書張如瑩知臨安貫道既到臨安即有旨館於府治明當引見是夕殂信有命也

畫繼卷之四

搢紳韋布

劉明復　蔣長源　鄢陵王主簿
李世南　趙宗閔　薛判官
倪濤　文勛　劉延世
王持　王利用　靳東發 子詠
魏燮　李邢　李頎
陳直躬　朱象先　張無咎
眉山老書生何充　雍秀才
章友直　黃斌老　黃子舟

劉明仲　黃與迪　楊吉老
成子　張遠　張明
王元通　喬仲常　孔去非
閭丘秀才　劉松老　王逸民
馮久照　劉履中　劉真孺
李皓　張嗣昌　連鰲
任粹　楊補之　雍嶮

劉明復爲直龍圖閣帥李成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荊楚秀甚浮休有鄧正字宅見劉明復所畫麓山秋景五十六言云洛陽才子見長沙自識中丹鬢未華文武全才皆不試丹青妙筆更誰加老杉列在皇堂上小景將歸學士家我有故山常自寫免教霜鬢落天涯

蔣長源字永仲官至大夫作着色山水山頂似荊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鄢陵王主簿未審其名長於花鳥東坡有書所畫折枝二詩其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爲詩必以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踈淡含精勻誰言一點

紅解寄無邊春二云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起時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明經及第終大理寺丞嘗與晁無咎同試諸生無咎有求橫幅長篇又有題扇詩蓋長於山水也東坡亦嘗題其秋景平遠云人間斤斧日創夷果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挂猿枝野水參差落漲痕踈林欹倒出霜根浩歌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子嘗見其孫皓云

此圖本寒林障分作兩軸前三幅盡寒林坡所以有龍蛇姿之句後三幅盡平遠所以有黃葉村之句其實一景而坡作兩意又浩歌字雕本皆以為扁舟其實盡一舟子張願鼓枻作浩歌之態今作扁舟甚無謂也

趙宗閔為尚書郎山谷載銅官僧舍墨竹一枝筆勢妙天下為作小詩云省郎潦倒今何處敗壁風生雙竹枝滿世閻劉專翰墨誰為真賞拂蛛絲又云獨來野寺無人識故作寒崖雪壓枝想得平生藏妙手只今猶在鬢成絲

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煙竹云深墨畫竹竹明白淺墨畫竹竹帶煙高堂忽爾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者是也

倪濤字巨濟宣和間為都司一日訪其友戲畫三蠅壁間字題云何人刻獼猴老眼覷荆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風雨疾我窮坐詩豪九鼎扛筆力偶然一點污着紙生羽翼千言走蚍蜉螢為寸紙逼還當爲君詩十襲同藏弆今李文正之孫有所畫蜥蜴蝀蟾甚佳

文勛字少 国元祐末作太府寺丞福建漕東坡跋其畫扇云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作佛圓光風落電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略不杅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劉延世公是先生之猶子也少有盛名元祐初游太學不得志築堂業講名曰抱甕嘗作墨竹題詩云酷愛此君心常將墨點真毫端雖在手難寫淡精神又云靜室焚香盤膝坐長廊看盡散衣行趣尚之高有如此者

王冲隱名持字正叔長安人長於翎毛學崔白今頗魯公鹿脯帖後有題跋妙於筆法蓋其人也嘗於邵氏見竹棘雪禽二軸極清雅上題云正叔為伯起作

崇寧中申伯起名振其兄也

王利用字賓王潼州人舉進士終夔憲書畫皆能光堯皇帝頗愛其書畫則山水長於人物精謹而已不及其書也

靳東發字茂遠其高祖太尉郎射捷覽者官止叙倅其性多能尤工畫藝人目之為靳百會近世畫手少作故事人物頗失古人規鑒之意茂遠獨集古今諫評百事以為圖號百諫圖誠可尚者

詠字少張其子也今主簿于鄂長於山水尤為多能蓋其出藍之青也

魏燮字彦容北人長於水墨雜畫　光堯見之喜動
天顔遂除浙西參議
李昭字晉傑鄄城人李文靖之曾孫蔡文忠公曾外
孫也以恩科仕江州德化尉長於墨竹自云他人以
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之墨竹一派不讓湖州
又善墨花小筆亦能山水學范寬篆尤精學三墳記
也紹興間死於江南
李頎秀才善畫山嘗以兩軸并詩上東坡東坡次其
韻答之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眞詩句對
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收身年來白髮驚秋速長恐

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陵春
陳直躬高郵人也坡有題所畫鴈二詩云野鴈見人
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者是也而
無咎集中有和蘇翰林題李甲畫鴈二首乃用此韻
不知何謂也
朱象先字景初松陵人馳名紹聖元符間坡跋其畫
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
適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世亦罕見
不知其所長也
張無歁山人也善畫山水浮休贈詩云西征已度玟
關山秋雨霖零路屈盤受畫艱辛心不足解程又展
畫圖看
眉山老書生不得其名作七才子入關圖山谷謂人
物亦各有意態以爲趙雲子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
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
何充秀才不知何許人能寫貌坡有贈詩云問君何
苦寫而眞君言好之聊自適
雍秀才不知何許人坡有詠所畫草蟲八物詩詩意
每一物譏當時用事者一人如升高不知回竟作枯
壁枯以比介甫初來花爭妍倏去鬼無跡以比章惇

今詩與畫俱刋石流傳于世又作畫捕魚圖贊載集
中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頗有生意又能
以篆筆畫棊盤筆筆相似
黃斌老不記名潼川府安泰人文湖州之妻姪也登
科嘗任戎倅適山谷貶戎州與定交且通詩善畫竹
山谷有詠其橫竹詩又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吾
子學湖州師逸功已倍預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
黃彝字子舟斌老之弟其名字初非彝與子舟也山
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遂爲粹君

子舉八行終朝郎郡倅山谷用贈斌老韻謝子冊爲
余作風雨竹兩篇前篇云歲寒十三本與可可追配
後篇云森削一山竹牝牡十三輩誰言湖州没筆力
今尚在而與可每言所作不及子冊
劉明仲善作竹山谷爲作墨竹賦
黄斑迪善墨竹山谷次韻謝與迪所作竹五幅云吾
宗墨脩竹心手不自知但不知爲何人任子淵詩注
亦不及之
楊吉老文潛甥也文潛嘗云吾甥楊吉老本不好畫
竹一日頓解便有作者風氣揮灑奮迅初不經意森
然已成偃可人意其法有未具而生意超然矣無咎
亦有贈文潛甥克一學與可畫竹詩克一吉老字也
成子不得其名山谷詩云成子寫浯溪下筆便造極
徐師川亦有成生畫山水歌云成子貌古心亦古造
化爲工筆端取玄冬起雷夏造水翻手爲雲覆手雨
張遠字行之太原榆次人本士人隱居山間政和中
有河東漕宋姓者親訪其廬邀致公署令畫絹八幅
遠請屏去左右且約漕無相見獨與弟子郝士安評
議酬㩁數日忽起下筆頗窮天真兩月不如意遂焚
之以六幅與宋宋大喜贈送甚厚高謝還廬

張明其姪也亦以山水擅名比季父則差肩矣
王元通以字稱工山水滄州人也師李成爲人豪逸
自負每畫竟輒大呼奇奇數聲乃得意筆也
喬仲常河中人工雜畫師龍眠圜城中思歸一日作
河中圖贈邵澤民侍郎至今藏其家又有龍宮散齋
手軸山居羅漢淵明聽松風李白捉月玄真子西塞
山列子御風等圖傳于世
孔去非汝州穿極先生之後也長於小筆清雅可玩
尤工草蟲作蟻蝶蜂蟬竹雀甚可觀平生極留意於
此凡翹蚑飛動之物必募小兒求之捜索無遺以類
置其翅羽冊葉中按形爲之纖悉畢具
閭丘秀才江南人不記名長於畫水無所宗師自成
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紋
頃刻而成驚濤洶湧勢欲掀屋
劉松老字榮祖書學元章畫師東坡成都李才元家
有四軸山水上有印文云巨濟震子名松老者八字
可見其高標不隨俗也成都佛掌骨記實榮祖筆特
借米老名耳予見此本在張恭州彌明家後歸一豪
族價三十萬非眞物也
王逸民字逸民永康導江人初爲僧名紹祖詩畫俱

倣周忘機而氣韻懸絕也生平頗負氣政和間改德士則云我生不背佛而從外道取祠部焚之自加冠巾學山谷草書亦美觀

馮久照字明遠汾州人也少游太學兵亂入蜀寓居渠州其山水初頗繁冗後因郭熙之孫游卿來爲太守盡以其家學傳之遂一變趙相鼎與之有太學之舊薦於川路監司由是益得名

劉履中字坦然汴人也寓遂寧靈泉山趾壁傳人物筆勢雄特今遂寧居士祠殿廡內外盡出其手仙佛圖軸亦其所長但作故事人物未脫工氣也

劉銓字真孺成都人察院濟卿之族也家本豪富性好畫所居對聖壽寺寺多唐蜀名迹真孺終日諦玩至忘飲食久而自能所畫山水多以布紋印科葉者唐舊製蓋得於壁間也尤精佛像描墨成染與李道明無異清勁則過之

李皓字雲叟唐臣孫也避亂入蜀居成都其所作山水取前輩成採合而爲一故能美觀一時翕然稱之

張昌嗣字起之與可之外孫也筆法既有所授每作竹必乘醉大呼然後落筆不可求或强求之必詬駡而走然有愧宅相者於横三聚五太拘拘耳

連鰲字仲舉吉州人自號石臺居士精於長短句工畫魚幾於徐白紹興間人

任粹秀才仲之姪能作著色山

楊補之字無咎洪州人長於水墨人物祖白時今年七十矣自號逃禪老人

雍獻字幼山興元人善山水作巖崖枯木雲氣墨梅尤佳舉進士屢免

畫繼卷之四

畫繼卷之五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道人衲子

甘風子　王顯道　李德柔　三朶花

羅勝先　李時澤　楊大明　寶　覺

眞　慧　惠　洪　妙　善　仲　仁

道　臻　道　宏　法　能　智　平

祖　鑒　虛　巳　覺　心　智　源

智　永　眞　休

世冑婦女附宦者

朱　莊　賈公傑　郭道卿　郭游卿

高大亨　錢端回　李景孟　邵少微

李元嵩　王　會　李　蕃　崇德郡君

和國夫人文　氏　女　煎　艷　艷

陳經略婦魏觀察　任　源

道人衲子

甘風子關右人陽狂垢汚恃酒好罵落泊於廛市間酒酣耳熱大叫索紙以細筆作人物頭面勁以十數然後放筆如草書法以就全體頃刻而成妙合自然多畫列仙之流題詩其後傳觀旣畢往往毀裂而去好事者藏匿僅存一二豪富求之唾罵不與或經年不落一筆故流傳於世者極少一日忽別素與游者歸則薰浴題頌擲筆而逝

王顯道漢州人本餅師後學道專心畫龍格製雄壯今成都三井觀三寶院有畫壁存

李德柔駕部員外郎宗固孫也宗固景祐中良吏嘗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縱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旣死二十餘年而宗固子世昌

之婦夢可元入其室而生得柔且名蜀孫幼而善畫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其寫眞妙絶一時坡贈詩云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

三朶花房州人許安世通判其州以書遺坡謂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眞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眉山道士羅勝先自號雲和山長善山水有古意然布置景物多越巂夜郎所見蓋其人善地里遍歷諸

山所以曲盡形勢又多作雨餘蝃蝀可觀
李時澤遂寧人初爲僧受業于成都金地院因李騰顯夫喪其子京師顯夫親往迎喪拉與同行自是熟游中原多觀古壁見武洞清所畫羅漢豁然曉解得其筆法兵亂歸蜀卽以畫名圓悟住昭覺日大殿旣成命畫十六羅漢及文殊普賢藥師菩薩等像見存
楊大明字民瞻號至樂子關中將家弃蔭走方外善畫龜蛇今丈人山道院藏經閣後壁有所作龜蛇廣丈餘寂雄傑嘗爲之眾蔡迨肩吾作息龜龜之六藏畫者止能爲神屋而已而其妙處頭爪皴皺見於殼間鼻竅深潤觀者疑眞息也
寶覺和尚翎毛蘆鴈不俗嘗畫一鶴王安上純甫一見以謂薛稷筆取去元章畫史屢稱其能
杭僧眞惠畫山水佛像近世佳品翎毛林木有江南氣象米老嘗見其本牛形似虎也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每用皂子膠畫梅於生絹扇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其筆力於枝梗極道健
妙喜師長寫貌嘗寫御容坡贈詩云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閉房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巳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滂元老侑坐

鬚眉古虎臣侍立冠劒長
仲仁會稽人住衡州花光山一見山谷出秦蘇詩卷且爲作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感而作詩紀卷末雅聞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又見其平沙遠水題云此超凡入聖法也每率此爲之當冠四海而名後世又題橫卷云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蓋關同荆浩能事花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道臻嘉州石洞講師也能墨竹山谷贈序云道臻刻意尚行自振於溷濁之波故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其室也
道宏峨眉人姓楊受業于雲頂山相貌枯瘁善畫山水僧佛晩年似有所遇遂復冠巾改號龍巖隱者其族甚富宏不復顧止寄迹旅店惟一空榻雖被襆之屬亦無有每往人家畫土神其家必富畫猫則無鼠往往言人心事輒符合族婦烹魚宏命留食旣去其姪不知輒先嘗宏歸視魚云此竊食之餘也婦方隱諱姪遂吐出先嘗於地又凡如厠必出郭五里外鄉人惟訝每隨而窺之旣就溷則無復便利但立語再四而出此皆奇異者後竟坐化店中八十餘成都正

法院法堂有所畫高僧

法能吳僧也作五百羅漢圖少游為之記云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懸於帳中人有所否臧輒竊聽而隨改之積年而就意法能研思亦當若此非率然而為之者也雖然少游獨能察人之畫而不退思其作記時耶

智平成都清涼院僧也善畫觀音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長久之間已數千里俟濟賢良載之觀音儀中今水陸院普賢閣所畫像其徒虛已作水石見存

祖鑒成都僧住不動尊院師智平畫觀音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觀音又於邛州鳳凰山畫觀音一日忽現五方圓相直閣計敏功為作瑞像記見存

虛已成都栢林院僧善山水有圖軸傳世今白馬院僧慧琳本仕族多蓄圖書尊尚士大夫入慈藍者以為稅鞅之所爇香煮茗終日蕭然不知身在囂塵中也有虛已雪障及山水二圖甚佳

覺心字虛靜嘉州夾江農家甚富少好游獵一日縱鷹犬弃妻子出家游中原作從犢圖詩孔南明崔德符見而愛之招來臨汝連住葉縣東禪及州之天寧香山三大刹兵亂還蜀邵澤民劉中遠兩侍郎復喜之請住毗盧凡十八年初作草蟲南僧稱為心草蟲後因宣和待詔一人因事藏匿香山心得其山水訣一日千里陳澗上稱之曰虛靜師所造者道也放乎詩游戲乎畫如煙雲水月出沒太虛所謂風行水上自成文理者也陳去非亦稱其詩無一點僧氣

智源字子豐遂寧人傳法牛頭山攻雜畫尤長於人物山水嘗見胥雲圖畫一高僧抱膝而坐一石岸昂首屹目蕭然有出塵之姿使人敬仰不暇風格其忘機之亞歟

智永成都四天王院僧工小景長於傳模宛然亂真其印湘之匹亞歟初宇文季蒙龍圖喜其談禪欲請住院永牢辭曰智永親在未能也於是售己所長專以為養不免徇豪富屢肆所好今流布於世者非其本趣也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即題云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窗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却憶當年夜雨時西山既詠詩問永云前輩曾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矍然亟取詩以歸翌日乃復改與之曾擬扁舟湘水夜雨窗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却憶當年夜雨時深恐多犯前人

也
眞休漢嘉僧也山谷所與遊淸閑居士王朴之子善模搨人物如眞今見存

世胄婦女宦者附

宋莊字臨仲漢傑之孫也其於山水氣韻得家法但筆未老耳本難列於世胄以世胄無可爲冠者故屈而冠之

賈公傑字千之文元公昌朝諸孫侍郎炎之子也學馬賁而標格過之又作佛像極精細衣縷皆描金而不俗官至學刺而終

郭道卿字仲常游卿字季能熙之諸孫也皆爲郡守頗有家學仍善畫馬其筆法眞季孟也今成都正法保福兩院有壁傳寫植湖灘與渡水戲草帶鴉病馬等跡遂寧官圖中亦有松鹿石竹見存

高大亨字通叟 宣仁聖烈之族公字行也以所降出身告誤爲大亨故止名大亨長於山水澤民邵侍郎嘗邀致于家同郭季能兄弟合手畫圖障後卒于瀘

錢端回戚里人也善寫平遠朱希眞每借其名自諱曰敦儒非善畫者皆出端回手也

李景孟字仲淳善畫馬其於圖軸鑒別精確蓋中原故家聞見之多也

邵少微字叔才澤民侍郎之子也放曠不羈不樂從宦初爲馬曹不一月棄官去則取補官敕牒盡畫飛潛走伏之物已乃抵於地遂致終身焉筆墨草具而有餘意眉倅廳壁有烟林窠石對朱順沖所作松石皆存

李元崇字季姚文正公畜無盡之甥也官止縣令生平好畫成癖因自能之師范寬清潤可喜尤工雪景士友求之欣然下筆頃刻而就未嘗作難此其所長也

王會字元叟端明公之長子今爲朝請大夫工花竹翎毛頗拘院體蘂葉枝莖觜爪毛羽窮極精細不遺毫髮也

李蕃字元翰成都人才元之曾孫也李氏世以書鳴蕃得其家學轉而爲畫種種能之寶相院門天王二壁實出其手全體聖壽寺范瓊樣但蕃不善布色以俗工代之反晦其所長耳後十年又用青城山長生觀門龍虎君樣畫天王二壁于青蓮院門且自傳彩遂勝於前也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竹木石見本即爲之卒難辨又與可每作竹以貺人一朝士張潜迂疎修謹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一横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於眞州元章云非魯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毫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忒難窮山谷亦有題姨毋李夫人墨竹偃竹及墨竹圖歌詩載集中

和國夫人王氏　顯恭皇后之妹宗室仲輗之室也

善字畫能詩章兼長翎毛每賜御扇即翻新意彷成圖軸多稱上旨一時宮邸珍貴其跡

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毋也居鄂湖州始作黃樓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奩具文氏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臨此圖於屋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章友直之女煎能如其父以篆筆畫棊盤筆筆相似

任才仲妾艷艷本良家子有絕色善着色山才仲死鍾賊不知所在

陳暉晦叔經略子婦桐廬方氏作梅竹極清遠又臨蘭亭并自作草書俱可觀

魏觀察者政宣之宦寺也善畫墨竹嘗被旨來衛州起御前竹入林竹中有籠中飛鳥名過籃堆能歌六么遂呼其主問之主人年已七十矣云初教時以木匣束其身每五鼓吹其脣作腔箏管敲拍以警其聽如是五六年方能之前後凡數十獨無此之慧者强欲求之不可以貨取之不可以官酬之又不可遂封其籠以黃帕翁不敢近自撲于地而死

任源字道源自號眞常子政宣宦者死於紹興閒作枯木恠石又作小景粗可觀

畫繼卷之五

畫繼卷之六

仙佛鬼神

劉國用 陳自然 于氏 雷宗道
能仁甫 費宗道 成宗道 吉祥
司馬寇 楊傑 鄭希古 張通

人物傳寫

李士雲 程懷立 朱漸 朱宗翼
徐確 劉宗道 杜孩兒

山水林石

燕文季 陳用之 王可訓 李明

池州匠 蔡視 李宗晟 兼至誠
賀真 甯濤 甯久中 高洵
馮驥 何淵 劉翼 朱處
李遠 郝士安 張舉 趙林
郭鐵子 老成 李希成 田和
蒙亨 李唐 戰德淳 和成忠
劉仲先 劉堅 郝孝隆 李覺

花竹翎毛

尹白 劉常 張涇 陳常
張希顏 任源 費道寧 楊龍
楊祁 李猷 韓若拙 孟應之
宣亨 老麻 胡奇 鮑洵
鮑洋 盧章 李端 劉益
富燮 夏奕 田逸民 李誕

仙佛鬼神

劉國用漢州人工畫羅漢壁素之傳甚多在丘杜金水張之下也

陳自然工畫佛山谷題云陳君以佛畫名京師作秋水寒禽甚可觀

于氏不記名河東人寓閬州工佛道像兼畫鬼神

雷宗道商州人工雜畫尤長於佛像山水雙流張庭堅家有兩横幅人以爲郭熈也

能仁甫以字行本畫院出身官至縣令長於佛像山水世多觀音

費宗道蔡州人來京師畫太一宫中主火神頃刻而成衆工疾之告監牧中使曰畫太速成殊不加意中使遂令堤毀一夕憤怒而卒

成宗道長安人工畫人物兼善刻石凡長安壁傳吳筆皆臨模上石其跡細如絲髮而不失精神體段有所集吳生三清像與左右侍衛宛如吳作或云因能

勒石後轉而爲畫也又攺武洞清長沙羅漢與三元
皆能捨短求長自出新意過於長沙遠矣
吉祥平陽人工佛道筆墨輕清又能布景作佛像星
辰多在山水中後人罕及山水亦佳
司馬寇汝州人佛像鬼神人物種種能之宣和間稱
第一手多畫翊聖眞武於雲霧中現半身觀者駭敬
士大夫奉事皆有靈應
楊傑閬州人長於鬼神每下筆必先畫手足四支然
後用三兩筆成就全體
鄭希古河東人長於平畫每出新意輒過人初未甚

精紹興初遇郝章於閬州居相近一日章病希古視
候甚謹病已章感其誠盡傳其法
張遁鄜延人長於仙佛初居利州今居興元

人物傳寫

李士雲金陵人傳荊公神贈詩曰衰容一見便疑眞
李氏揮毫妙入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
身又善山水荊公贈古風有李子好山水而常寓城
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之句
程懷立南都人東坡作傳神記謂傳吾神衆以爲尔
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
者也
朱漸京師人宣和間寫六殿御容俗云未滿三十歲
不可令朱待詔寫眞恐其奪盡精神也
朱宗翼畫院人也嘗與任安合手畫慕容夫人宅堂
影壁神州圖樓觀屋木任安主之山水人物宗翼主
之
徐確不知何許人今居臨安供應御前傳寫名播中
外
劉宗道京師人作照盆孩兒以手指影影亦相指形
影自分每作一扇必畫數百本然後出貨即日流布

實恐他人傳模之先也
杜孩兒京師人在政和間其筆盛行而不遭遇流落
輦下畫院衆工必轉求之以應宮禁之須

山水林石

燕文季　神廟時人工畫山水清雅秀媚予家舊有
花村曉月平江晚雨竹林暮靄松溪殘雪四時景畫
院謂之燕家景
陳用之居小窑村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
工但少天趣爾先當求一敗墻張絹素倚之墻上朝
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

之勢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
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
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
不類人爲是爲活筆用之感悟格遂進予按存中筆
談故錄用之而郭誌亦有小窒陳名用智豈用之耶
王可訓京西人熙豐待詔也工山水自成一家曾作
瀟湘夜雨圖實難命意宋復古八景皆是晚景其間
煙寺晚鍾瀟湘夜雨頗費形容鍾聲固不可爲而瀟
湘夜矣又復雨作有何所見蓋復古先畫而後命意
不過略具掩靄慘淡之狀耳後之庸工學爲此題以

火炬照纜孤燈映船其鄙淺可惡至於形容不出而
反嘲誚云不過剪數尺皂絹張之堂上始副其名也
可訓之作悉無此病
李明善山水坡嘗以其畫送吳遠遊云近李明畫山
水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甚長可用床上
繞屏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筆粗有清趣師董源
蔡規建昌軍人謝無逸觀其畫山水有蔡生老江南
山水涵眼界揮灑若無心筆端出萬徭之句
李宗晟作水簾圖跋題云宗晟一軸水簾圖寄與肖
舒李大夫未向林泉歸得去炎天酷日且令無
兼至誠不知何許人大觀初得　旨以至誠進所畫
山水意匠精深筆法高古特補將仕郎
賀眞延安人出自戎籍專門山水宣和初建寶眞宮
一時名手畢呈其技有忌眞者推爲講堂照壁實難
下手眞亦不辭日醉酒于門衆工皆畢中使促眞眞
以幕圍壁揮却其徒不數日成作雪林高八尺觀者
嗟賞衆工斂袵
甯濤華陰敷水人師范寬多作關右風景其巧過寬
而渾厚藏蓄不及也但樵觀人物纖悉畢呈失於太

顯正如高克明人謂馬行家山水也
甯久中濤子也又兼畫人物深得出俗之態筆意不
減其父但多平遠道路之景不起峯頂耳
高洵京師人工山水師高克明尤長於湖石以畫院
多學克明故洵晚年復師范寬
馮觀河內人工山水體製不類前人自成一家馳名
於熙豐間其筆墨蒼老峰巒秀潤亦爲難及也
何淵在圖畫院不知何處人專師克明往往逼眞然
失之繁碎也
劉翼耀州呼爲劉評事學范寬而有自得處不知者

以爲寛筆
采處不記名刑州人州署有郭熙滿溪春溜圖乃采
所模其名見林泉高致
李遠青州人學營丘氣象深遠崇觀間馳名
郝士安太原榆次人張遠之弟子也事其師甚敬常
執杖屨侍立左右
張舉懷州人亦山水家其性不羈好飲酒與羣小日
游市肆作皷板社每得畫貨必盡於此尤長澱瀑
趙林字子安懷州人李士舉提刑家有林所畫不凋
圖步驟營丘然方籍籍聞遽以疾亡聞者惜之

郭鐵子太原榆次人學李成善鋸鐵作方響故號爲
鐵子
老成洺州臨洺人熙豐間工雜畫尤長山水其性沉
靜終日兀坐似不能言者筆法謹細如其爲人年八
十餘而終
李希成華州人慕李成遂命名初入圖畫院能自晦
以防忌嫉比已補官始出所長衆雖睥睨無及矣
田和陝人學李成意韻深遠筆墨精簡熙豐間罕能
及者
蒙亨華州人初爲僧兵火後偶其兄從軍遂置軍中
屯綿州學其鄉人甯濤得典刑也
李唐河陽人亂離後至臨安年已八十 光堯極喜
其山水
戰德淳本畫院人因試蝴蝶夢中家萬里題畫蘇武
牧羊假寐以見萬里意遂魁能著色山人物甚小青
衫白袴烏巾黃屨不遺毫髮又作紅花綠柳清江碧
岫一扇之間動有十里光景真可愛也
和成忠京西人宣和待詔不記名成忠其官也學李
成筆墨溫潤病在煙雲太多爾
劉仲先成都人善山水照覺方丈僧堂內外皆仲先

筆時年七十矣今存
瀟湘劉堅頗柔媚師范寛樸閣人物種種皆工多作
小圖無豪放之氣
郝孝隆太原人師李成今成都信相寺有所畫四壁
可觀
李覺京師人字民先自號方平九友能書能琴能占
嘗爲明節皇后閤掌閤後流落于廣州長於山水每
被酒則綳素于壁以墨潑之隨而成象曲盡自然之
態

花竹翎毛

尹白汴人專工墨花坡嘗賦之云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

劉常江南人所作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在趙昌王友上

張涇不知何處人米元章稱其翎毛蘆鴈不俗

陳常江南人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折枝花亦有逸氣一株以色亂點花頭意欲奪造物本朝妙工也

張希顏漢州人初名適大觀初累進所畫花得 旨粗似可采特補將仕郎畫學諭希顏始師昌後到京

師稍變從院體得蜀州推官以歸不勝士大夫之求多令任源代作故復似昌

任源漢州人少隷軍籍從希顏久盡得其法

費道寧懐安人善畫花多作交枝比趙昌有筆格

楊寵成都人善畫花可亞費道寧

楊祁彭州崇寧人善畫竹翎毛有百禽帳又畫籠雞如生昭覺寺超然堂舊有倦翼知還等壁今不復存

李猷河內人長於鷹鶻精神態度曲盡其妙世所作多搏搦狐兎鳧鷺之屬流血淋漓頗乖好生之意猷盡反之嘗見其畫二鷹坐於枯株之上貌甚閑暇略無驚猛慘烈之狀而不失英姿勁氣可尚也

韓若拙洛人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觜至尾足皆有名而毛羽有數政宣間兩京推以為絶筆又能傳神宣和末應募使高麗寫國王眞會用兵不果行年八十餘死襄陽

孟應之不知何許人入圖畫院精於翎毛嘗見其畫扇作秋老海棠子着枝已乾而不枯猶帶生意坐一白頭翁生動

宣亨京師人久在畫院承平時入蜀終普州兵官精花鳥初離院時 徽宗留之亨辭而去旣出當塗

命畫者甚衆不勝煩勞頗厭苦之每云上嘗戒我勿出必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老麻關中人熈寧間以花鳥稱非蜀之居禮也

胡奇長安人長於蘆鴈何丞相文縝家有四幅圖可觀

鮑洵京西人工花鳥尤長布景小景愈工

鮑洋洵之弟眞魯衛也

盧章京畿人久在畫院多畫禁中物象如白杏花綠萼梅白鸚鵡皆其本也

李端京師人偏工梨花鳩子多作扇圖極形似亂離

後卒于杭
劉益京師人字益之以字行宣和間專與富燮供御畫其自得處多取内殿珍禽諦玩以爲法不師古本故多酷似尤長小景作蓮塘背風荷葉百餘獨一紅蓮花半開其中創意可喜也
富燮京師人宣和間與劉益同供御畫布景運思過於益
夏奕不知何地人工翎毛雙流張庭堅家有野鴨鸂鶒兩軸極精詳鸂鶒作對而皆雄蓋未脫俗也
田逸民濟南人長於墨竹宣和畫院人其所作極美觀多作欹風冒雪帶雨含煙之狀
李誕河間人多畫叢竹笋籜鞭節色色畢具宣和體也

畜獸蟲魚
李遵易　侯宗古　郝七　郝章
陳皐　路皐　龔吉　吳九州
周照　老侯
屋木舟車
趙樓臺　郭待詔　任安　劉宗古
蔬菓藥草
陶縝　薛志
小景雜畫
馬賁　周曾　段吉先　李達
劉浩　楊威

畜獸蟲魚
李遵易不知何郡人無咎有跋畫魚圖甚詳
侯宗古本畫院人宣和末罷諸藝局退居于洛畫西京大内大慶殿御屏面升龍傑作也
郝七不知其名亦畫院人退居于洛畫西京　大慶殿御屏皆拏雲吐霧龍比宗古有筆力
郝章汾州人長於人馬河東稱三絕者謂路皐龔馳郝章人馬張遠山水也兵火後居閬州巳八十每畫

一人一騎則自云雖老矣他人亦做不到也
陳皐漢州人長於番馬頗盡胡態張勘之甥也
路皐并門人畫橐駞兼長鬼神每醉則畫駞不過數筆捽摑而成頗全生意
龔吉不知何許人長於畫兎餘人所不及
吳九州燕人善畫鹿窮盡番鹿之態牛鹿馬鹿養茸退角老嫩之别無不曲盡其似
周照畫院人專畫狗作竹石欵子殊有生意作大軸俗惡不入看
老侯瀘州合江人善畫猿鹿馳名兩蜀兼長花果頗

有生意

屋木舟車

趙樓臺不得其名相州人賣畫中都屋宇深邃背陰向陽不失規矩繩墨也
郭待詔趙州人每以界畫自矜云置方卓令衆工縱横畫之往往不知向背尺度眞所謂良工心獨苦也
不記名
任安京師人入畫院工界畫每與山水賀眞合手作圖軸一日安先作横披當中界樓閣分布亭榭滿中以困眞眞止作坡岸於下上則層巒疊嶂出於屋桷由是不能困
劉宗古京師人宣和間以待詔官至成忠郎亂離後歸江左朝廷方尋訪車輅式而宗古進本稱旨除提舉車輅院其畫人物長於成染不背粉水墨輕成但筆墨纎弱耳

蔬菓藥草

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菓示德逢詩所作花菓精緻可玩
薛志字子尚畫院出身長於水墨雜畫然翎毛不逮花菓志不善設色嘗學於劉益益不肯盡授以非志

所長也

小景雜畫

馬賁河中人長於小景作百鴈百猿百馬百牛百羊百鹿圖雖極繁夥而位置不亂本佛像馬家後寫生馳名於元祐紹聖間
周曾不知何地人與馬賁同時差高於賁又長山水
段吉先不知何地人無俗有題其小景三絶
李達京師人尤長位置好作沙汀遠岸含蓄不盡之意一時妙手也
劉浩居華陰愛作雪驢水磨故事人物多布叙景致

意象幽遠筆法輕清也

楊威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則告之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

畫繼卷之七

畫繼卷之八

銘心絶品

玉牒趙中太保之 士俾 家

韓幹馬圖　李伯時並馳小馬圖

黄筌鶴圖　艾宣荷鴨葦鴈圖

范寛山圖　許道寧山水圖

崔慤三鴈圖

玉牒趙 伯兼 節推家

東丹王舞胡圖　燕穆之山林倒影圖

郭熙濺瀑圖

洛人王朝議國寶 良器 家

李成窠石小軸　范寛横山小軸

范寛秋山六幅圖　伯時起本馬圖

文元公孫賈通判 公儀 家

黄筌鷹捕鼠圖　崔白鵰狐圖

徐崇嗣荷蓼鷺鷥圖　易元吉猨鹿扇圖

眉山寶學程純老 庠 家

唐畫諸功臣像圖　李營丘山水大軸二圖

崔白翎毛雙幅八圖　孫太古湖灘水石圖

汝州令狐中奉之子陳古 諷 家

徐熙梅花嘉雀圖　鍾隱槎竹瑞雞圖
江南道士劉貞白梅雀圖
范將軍胡佛圖　徐熙瓜圖
黃筌偷倉雀圖　孫太古焦夫子圖
河南邵澤民侍郎 溥 家
徽宗花鳥百扇圖　董奴子叢花圖
戴嵩牛圖　徐熙荷花鵝圖
李成偃松圖
邵太史 博 公濟家
徐熙牡丹戲魚圖　閻立本鎖諫圖

李後主獅圖　李伯時嫁小喬圖
李後主曉竹圖　孫位松竹壁
孫太古維摩壁　盧楞迦羅漢十六壁
成都雙流張 珪 庭堅家
曹道元模曹弗興醉佛林圖
徐熙牡丹獨幅圖　郭恕先畫棗十圖
崔白禽竹四圖
河南王朝議樂道 沂 家
李成寒林四幅圖　郭熙山水雙幅圖
崔慤蘆雁六幅圖

中山劉寶賢 瓌 提刑家
徐熙婆羅花圖　黃筌花竹馴雉圖
文正公孫李 大觀 家
周昉虢國夫人圖　范寬武關雪圖
摩詰高克明李成扇圖
叔父符寶 叔范 家
徽宗皇帝御賜竹石扇圖　黃筌海棠金雞圖
營丘山水圖　郭熙山水雙幅圖
河陽李 邦獻 士舉敷文家
徽宗皇帝御賜雜禽圖　徐熙牡丹叢圖

董源著色山水圖
中原王 克朝 元台制幹家
徽宗皇帝鵰荷圖　王摩詰橫披山水圖
李成山水扇圖　東丹王鞍馬圖
遂寧王 灼 晦叔撫幹家
童仁益波旬幸佛涅槃圖　崔白禽竹雙幅圖
范瓊佛壁　張南本觀音壁
黃筌鶴壁　孫太古列星壁
遂寧客鎮張 衎 知縣家
吳道子三教圖　厲歸真百牛圖

孫太古十一曜圖
阿陽陳古與權安撫家
黄筌牡丹馴狸圖　黄筌雪梅凍雀圖
紀眞山水圖　馬賁百鴈百猿圖
徐高盤魚圖
綿州李康夫德隅知郡家
徽宗皇帝着色横山圖　郭熙横山圖
開封尹盛章季文家
徽宗皇帝風竹鴝鵒喜鵲圖
顧愷之三教圖　戴嵩牛圖

崔白雙幅禽竹圖　范寬四時山水圖
宣獻公孫宋艾去病家
趙昌叢萱月季圖
太常少卿何麟子應家
吳道子白衣觀音圖　韓滉白牛圖
張南本勘書圖　黄居寀雀竹圖
唐希雅風竹鷩禽圖　巨然四時横山圖
徐熙梨桃折枝圖　崔白鴛鴦蒲荷圖
李成四幅林石圖　張戡八幅番馬圖
中原衛昂師房知縣家

趙邈卓伏石眠虎圖　徐熙梅菊萱荷雜禽圖
包鼎雙虎圖
成都王様茂先大夫家
黄筌秋山圖　勾龍爽野老移居圖
文湖州雜畫鳥獸草木横披圖
趙昌雞冠花圖
廣都宇文時中季蒙龍圖家
徽宗皇帝水墨花禽圖　王維雪山圖
杜措佛圖　董奴子雞冠花圖
李伯時高僧圖　又斲騍二馬圖

又明皇八馬圖　又水晶宮明月館圖
又退之見大顛圖　江貫道飛泉怪石圖
又江居圖
成都郭就中致一承議家
勾龍爽朱鈞去獸圖
漢州何輔道夫類元家
盧楞伽小本十六羅漢圖
范榮公孫淑忠甫家
黄筌竹雀圖　趙昌折枝桃圖
王維雪竹圖　馬賁鴈圖

雙流趙廷修仲知縣家

黄筌竹雀圖　又蘆鴨圖

孫太古列宿象圖

雙流王焞子中縣尉家

黄筌竹鶴壁

雙流宇文子震子友主簿家

黄筌花竹禽兎圖

達守時道宏廣叔家

艾宣棘鶉圖　徐高魚圖

王友折李草蟲圖

成都呂給事陶元鈞家

東坡竹石枯槎圖　湖州六幅槎竹圖

易元吉紙本猿獅圖

燕穆之龍圖曾孫輿祖知縣家

龍圖公忍事敵災星圖又寒林横幅圖

又山水横幅圖　又鷺鷥圖

又散馬横披圖　又墨竹圖

蜀僧智永房

吳道子慈氏菩薩圖　范瓊正坐佛圖

惠崇卧雪圖

廣安黎希聲博士孫仲基家

黄筌竹鶴竹雀圖　范寛四時山水圖

廣安姚賓觀國通判家

許道寧四時山水圖　范寛四時山水圖

易元吉猴犬圖

右所載圖軸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擇也若盡載乎目所見必成兩牛腰矣然不載者皆米元章所謂懊惶殺人之物何足以銘諸心哉

雜說

論遠

畫者文之極也故古今之人頗多著意張彥遠所次歷代畫人冠裳太半唐則少陵題詠曲盡形容昌黎作記不遺毫髮　本朝文忠歐公三蘇父子兩晁兄弟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巖以至漫仕龍眠或評品精高或揮染超拔然則畫者豈獨藝之云乎難者以爲自古文人何止數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將應之曰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

雖有曉畫者寡矣

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眞撰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黃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爲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眞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休復首推之爲當也至　徽宗皇帝專尚法度乃以神逸妙能爲次

予嘗取唐宋兩朝名臣文集凡圖畫紀詠考究無遺故於羣公略能察其鑒別獨山谷最爲精嚴元章心眼高妙而立論有過中處少陵東坡兩翁雖注意不專而天機本高一語之確有不期合而自合者杜云妙絕動宮墻則壁傳人物須動字始能了請公放筆爲直幹則千丈之姿於用筆之際非放字亦不能辦至東坡又曲盡其理如始知眞放本細微不比狂華

生客慧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

予作此錄獨推高雅二門餘則不苦立褒貶蓋見者方可下語而聞者豈容輕議嘗考郭若虛論成都應天孫位景朴天王曰二藝爭鋒一時壯觀傾城士庶看之閧噎予嘗按圖熟觀其下則知朴務變怪以傚位正如杜默之詩學盧仝馬異也若虛未嘗入蜀徒因所聞妄意比方豈爲歐陽炯之誤耶然有可恕者尚注辛顯之論謂朴不及位遠甚蓋亦以傳爲疑也此予所以少立褒貶

郭若虛所載往往遺略如江南之王凝花鳥潤州僧修範湖石道士劉貞白松石梅雀蜀之童祥許中正人物仙佛丘仁慶花王延嗣鬼神皆名筆也俱是熈寧以前人物

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營丘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予每以告畫人不愕然而驚則莞爾而笑足以見後學之凡下也

李營丘多才足學之士也少有大志屢舉不第竟無所成故放意於畫其所作寒林多在巖穴中裁劄俱

露以與君子之在野也自餘窠植盡生於平地亦以興小人在位其意微矣宇文龍圖季蒙云宣和御府曆晝屢嘗預觀李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爲李成吾不信也

畫之六法難以兼全獨唐吳道子本朝李伯時始能兼之耳然吳筆豪放不限長壁大軸出奇無窮伯時痛自裁損只於澄心紙上運奇布巧未見其大手筆非不能也蓋實矯之恐其或近衆工之事

米元章云伯時病臂三年予始畫雖似推避伯時然自謂學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專爲古忠賢像其木强之氣亦不容立伯時下矣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難形似之不同以爲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

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

畫之逸格至孫位極矣後人往往益爲狂肆石恪孫太古猶之可也然未免乎麄鄙至貫休雲子輩則又無所忌憚者也意欲高而未嘗不卑實斯人之徒歟

蜀之羅漢雖多最稱盧楞伽其次杜措丘文播兄弟耳楞伽所作多定本止坐立兩樣至於侍衛供獻花石松竹羽毛之屬悉皆無之不足觀杜丘雖各有此而筆意不甚清高俱愧長沙之武也

舊說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道子學成惠之恥與齊名轉而爲塑皆爲天下第一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郭熈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槍泥於壁或凹或凸但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跡暈成峯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其後作者甚盛此宋復古張素敗壁之餘意也

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對或斷縑片紙皆可珍惜而又高人達士恥於對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年耶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寳也

朱䡖子邕酷好圖畫務廣務蓄每三伏中曝之各以其類循次開展徧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貨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有其半或橫或竪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犢徐熙芙蓉桃花雀白鷴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

分之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歎

畫繼卷之九

畫繼卷之十

雜說

論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待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壼中殿前柱廊栱眼斜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實少年新進 上喜賜緋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于上 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蘂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顔偶孔雀在其下

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舉右脚 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服

宣和殿御閤有展子虔四載圖最為高品 上每愛玩或終日不捨但恨止有三圖其水行一圖特補遺耳一日中使至洛忽聞洛中故家有之亟告留守求觀既見則愕曰御閤中正欠此一圖登時進入所謂天生神聖物必有會合時也

聞之薛志曰明達皇后閤初成左廊有劉益所畫百

獲後志於右畫百鶴以對之舉動各無相犯頗稱
上旨賞賚十倍也
政和間每御畫扇則六宮諸邸競皆臨倣一樣或至數百本其間貴近往往有求御寶者
先大父在樞府日有 旨賜第于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背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廼郭熈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熈筆一殿專背熈作 上即位後易以古圖

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
政和間有外宅宗室不記名多畜珍圖往往王公貴人令其別識於是遂與常賣交通凡有奇蹟必用詭計勾致其家即時臨摸易其眞者其主莫能別也復以眞本厚價易之至有循環三四者故當時號曰便宜三
勾處士不記其名在宣和間鑒賞第一眷寵甚厚凡四方所進必令定品欲命以官謝而不爲止賜處士之號令待詔畫院
畫院界作最工專以新意相尚嘗見一軸甚可愛玩畫一殿廊金碧熀燿朱門半開一宮女露半身於戶外以箕貯果皮作棄擲狀如鴨腳荔枝胡桃榧栗榛芡之屬一一可辨各不相因筆墨精微有如此者
祖宗舊制凡待詔出身者止有六種如模勒書丹裝背界作種飛白筆描畫欄界是也 徽宗雖好畫如此然不欲以好玩輒假名器故畫院得官者止依倣舊制以六種之名而命之足以見聖意之所在也
本朝舊制凡以藝進者雖服緋紫不得佩魚政宣間

獨許書畫院出職人佩魚此異數也又諸待詔每立班則書院爲首畫院次之如琴院棊玉百工皆在下又畫院聽諸生習學凡係籍者每有過犯止許罰直其罪重者亦聽奏裁又他局工匠日支錢謂之食錢惟兩局則謂之俸直勘旁支給不以衆工待也 睿思殿日命待詔一人能雜畫者宿直以備不測宣喚他局皆無之也
圖畫院四方召試者源源而來多有不合而去者蓋一時所尚專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則謂不合法度或無師承故所作止衆工之事不能高也

凡取畫院人不專以筆法往往以人物爲先蓋召對不特恐被顧問故劉益以病贅異常雖供御畫而未嘗得見終身爲恨也

高麗松扇如節板狀其主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膩可愛其紋酷似松栢故謂之松扇東坡謂高麗白松理直而疎折以爲扇如蜀中織棕櫚心蓋水柳也又有用紙而以琴光竹爲柄如市井中所製摺疊扇者但精緻非中國可及展之廣尺三四合之止兩指許所畫多作士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星月人物粗有形似

以其來遠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緑奇甚與中國不同專以空青海緑爲之近年所作尤爲精巧亦有以絹素爲團扇特柄長數尺爲異耳山谷題之云會稽內史三韓扇分送黄門畫省中海外人煙來眼界全勝博物注魚虫蘋汀遊女能騎馬傳道蛾眉畫不如寶扇眞成集陳隼史臣今得殺青書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黶錢環子黄絲條甚精妙板上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竹山尉王公軒惠公后家嘗作明州舶官得兩柄

西天中印度那蘭陁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象以西天布爲之其佛相好與中國人異眼目稍大口耳俱怪以帯掛右肩裸袒坐立而已先施五藏于畫背乃塗五彩于畫面以金或朱紅作地謂牛皮膠爲觸故用桃膠合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邵太史知黎州嘗有僧自西天來就公廨令畫釋迦今茶馬司有十六羅漢

畫繼卷之十

益州名畫錄序

虞曹外郎致仕李畋述

大凡觀畫而神會者鮮矣不過視其形似其或洞達氣韻超出端倪用筆精緻不謂之功傅采炳縟不謂之麗觀乎象而忘象意先自然始可品繪工於彀中揖畫聖于方外有造物者思唯是得之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秋學校左氏公穀書暨摭百家之說鬻丹養親行達於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顧陸之藝深得厥趣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懿迹盈縑溢帙類而珍之適值博雅之士款扉求見則敞茅屋拂榻

塵架而陳之娛賓賞心萬慮一泯及其僧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環歲忘惓蓋益都多名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作鎮之秋是時畫藝之傑者游從而來故其標格楷模無處不有聖朝伐蜀之日若升堂邑彼廨宇寺觀前輩名畫纖悉無圮者迨淳化甲午歲盜發二川焚劫略盡則墻壁之繪甚乎剝廬家秘之寶散如决水今可覿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爲之幾鬱矣黃氏心鬱久之又能筆之書存錄之也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其間圖畫之尤精取其目所擊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離爲三卷命曰益州名畫錄書來謂余有陶隱居之好很無畫之癖首貺讀之序以見託且曰畫之神妙功格往躅前範黃氏錄之詳矣至如蜀都名畫之存亡繫後學之明昧斯黃氏之志也故其書婉而當博而有倫體而不亂信夫學者得意忘象觀前賢之逸軌然後考黃氏之四格則思過半矣非獨鳴圖畫之譽于坤維者哉

時景德三年五月二十日序

序終

益州名畫目錄

江夏 黄休復 纂

皇明 朱 衣 姚汝循 校

畫之逸格最難其儔拙規矩於方圓鄙精研於彩繪筆簡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於意表故目之曰逸格爾

逸格一人

孫位

大凡畫藝應物象形其天機迥高思與神合創意立

體妙合化權非謂開廚已走拔壁而飛故目之曰神格爾

神格二人

趙公祐 范瓊

畫之於人各有本性筆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於解牛類運斤於斫鼻自心付手曲盡玄微故目之曰妙格爾

妙格上品七人

陳皓 彭堅 張騰

趙溫奇 趙德齊 盧楞伽

張素卿

妙格中品十人

辛澄 李洪度 左全

張南本 高道興 房從眞

趙德玄 常粲 常重胤

黄筌

妙格下品十一人

李昇 張玄 杜齯龜

刁光胤 蒲師訓 趙忠義

黄居寶 黄居寀 李文才

阮知誨 張玫

畫有性周動植學侔天功乃至結嶽融川潛鱗翔羽形象生功者故目之曰能格爾

能格上品十五人

呂嶢 竹虔 周行通

孔嵩 石恪 杜措

杜弘義 杜子瓌 杜敬安

蒲延昌 趙才 程承辯

丘文播 阮惟德 楊元眞

能格中品五人

陳若愚　張景思　麻居禮
僧楚安　滕昌祐
能格下品七人
姜道隱　禪月大師　張詢
宋藝　李壽儀　僧令宗
丘文曉

目錄終

益州名畫錄卷上

江夏　黄休復　纂

逸格一人

孫位

孫位者東越人也僖宗皇帝車駕在蜀自京入蜀號會稽山人性情踈野襟抱超然雖好飲酒未嘗沉酩禪僧道士常與往還豪貴相請禮有少慢縱贈千金難留一筆唯好事者時得其畫焉光啓年應天寺無智禪師請畫山石兩堵龍水兩堵寺門東畔畫東方天王及部從兩堵昭覺寺休夢長老請畫浮漚先生

松石墨竹一堵倣潤州高座寺張僧繇戰勝一堵兩寺天王部衆人鬼相雜矛戟鼓吹縱横馳突交加戛擊欲有聲響鷹犬之類皆三五筆而成弓弦斧柄之屬並掇筆而描如從繩而正矣其有龍拏水洶千狀萬態勢欲飛動松石墨竹筆精墨妙雄壯氣象莫可記述非天縱其能情高格逸其孰能與於此邪悟達國師請於眉州福海院畫行道天王松石龍水兩堵並見存不知其後有何所遇改名遇矣景朴者蜀人也蜀廣政年輙於應天寺門西畔畫西方天王及部從兩部以對孫遇筆識者比之踈岸巨浸未萬分之

一焉慮誤後人因附而正之

神格二人

趙公祐

公祐者長安人也寶曆中寓居蜀城攻畫人物尤善佛像天王神鬼初贊皇公李德裕鎮蜀之日賓禮待之自寶曆太和至開成年公祐于諸寺畫佛像甚多會昌年一例除毀唯存大聖慈寺文殊閣下天王三堵閣裏內東方天王一堵藥師院師堂內四天王幷十二神前寺石經院天王部屬並公祐筆見存公祐天資神用筆奪化權應變無涯罔象莫測名高當代時

無等倫數仞之墻用筆最尚風神骨氣唯公祐得之六法全矣

范瓊

范瓊者不知何許人也開成年與陳皓彭堅同時同藝寓居蜀城三人善畫人物佛像天王羅漢鬼神三人同手於諸寺圖畫佛像甚多會昌年除毀後餘大聖慈一寺佛像得存洎宣宗皇帝再興佛寺三人於聖壽寺聖興寺淨衆寺中興寺自大中至乾符筆無暫釋圖畫二百餘間墻壁天王佛像高僧經驗及諸變相名目雖同形狀一無同者自淳化五年咸平三年兩遇兵火得存三寺筆踪大聖慈南廊下藥叉六將和修吉龍王鬼子母天女五堵謂之十七護神北廊下石經院門兩金剛東西二方天王中寺大悲院門上阿彌陀佛及四菩薩院門兩畔觀音像藥師像石經板上七佛四仙人大悲變相大將堂兩畔南北二方天王文殊閣下北方天王及天王變相此寺畫壁自唐至今年紀深遠彩色故暗重粧損者十四五矣聖壽寺大殿釋伽像行道北方天王像西方變相殿上小壁水月觀音浴室院旁西方天王大悲院八明王西方變相幷大中年畫此寺壁畫年祀亦遠倒

損者十四五矣聖興寺大殿東北二方天王藥師十二神釋迦十弟子彌勒像大悲變相並咸通畫其中西方一堵甚著奇工精妙之極也焉芻瑟磨像兩堵設色未半筆蹤儼然後之妙手縂莫能繼自聖壽聖興兩寺佛僧范瓊親描並見存

妙格上品六人

陳皓 彭堅附

陳皓彭堅者不知何許人也開成中與范瓊寓止蜀城大中年府主杜相公悰起淨衆等寺門屋相國知三人中范瓊年齒雖低手筆稱冠矣因請陳彭二公

各畫天王一堵各令一客將伴之以幔幕遮蔽不令相見欲驗誰之強弱至畫告畢之日相國與諸府寮徹其幃幕南畔伏劍振威者彭公筆北畔持弓奮赫者陳公筆二公筆力相似觀者莫能昇降大約宗師吳道玄之筆而傳采拂澹過之畫之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是也二曰骨法用筆是也三曰應物象形是也四曰隨類賦采是也五曰經營位置是也六曰傳移模寫是也斯之六法名輩少該唯此三人俱盡其美矣

張騰

張騰者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年偶止蜀川於諸寺壁圖畫亦多會昌年除毀皆盡大中初佛寺再興於聖壽寺大殿畫文殊一堵普賢一堵彌勒下生一堵浴室院北對范瓊畫持弓北方天王一堵大聖慈寺文殊閣下畫報身如來一堵並騰之筆見存

趙溫奇

趙溫奇者公祐子也幼而穎秀長有父風父歿之後於大聖慈寺文殊閣內繼父之蹤畫北方天王及梵王帝釋大輪部屬大將堂大將部屬并梵王帝釋普賢閣下南方天王華嚴閣上畫東西二方天王梵王帝釋中興寺大殿文殊普賢及天王部衆並溫奇筆見存

趙德齊

德齊者溫奇子也乾寧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嚴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請德齊於正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院門舊有盧楞伽畫行道高僧三堵六身賴德齊遷移至今獲在光化年王蜀先主受昭宗勅置生祠命德齊與高道興同手畫西平王儀仗旗纛旌麾車輅法物及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嬪御百堵已來授翰林

待詔賜紫金魚袋蜀光天元年戊寅歲蜀先主殂逝再命德齊與道興畫陵廟鬼神人馬及車輅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大聖慈寺竹溪院釋迦十弟子并十六大羅漢崇福禪院帝釋及羅漢崇真禪院帝釋梵王及羅漢堂文殊普賢皆德齊筆見存議者以德齊三代居蜀一時名振克紹祖業榮耀何多

盧楞伽

楞伽者京兆人也明皇帝駐蹕之日自汴入蜀嘉名高譽播諸蜀川當代名流咸伏其妙至德二載起大聖慈寺乾元初於殿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數堵顏

眞卿題時稱二絕至乾寧元年王蜀先主於寺東廊起三學院不敢損其名畫移一堵於院門南移一堵於門北一堵於觀音堂後此行道僧三堵六身畫經二百五十餘年至今宛如初矣西廊下一堵馬鳴提婆像二軀雖遭粉飾猶未損其筆蹤餘者重粧皆昧前迹蜀中諸寺佛像甚多會昌年皆毀

張素卿

道士張素卿者簡州人也少孤貧性好畫在川主譙國夏侯公諱宅多見隋唐名畫藝成之後落拓無羈束遂衣道士服唯畫道門尊像豪貴之家少得其畫

者乾符中居青城山常道觀焚脩至中和元年僖宗皇帝遣使與賜紫道士杜光庭封丈人山爲希夷公癸卯歲素卿上表云五嶽既已封王丈人位居五嶽之上不可稱公是歲勅定改封五嶽丈人爲希夷眞君素卿賜紫素卿有老子過沙圖五嶽朝眞圖九皇圖五星圖老人星圖二十四化眞人像太無先生像素卿於諸圖畫而能敏速落錐之後下筆如神自始及終更無改正今龍興觀甚有畫壁年深皆盡頹損餘張百子堂板龕内門兩畔龍虎兩軀素卿筆見存王蜀先主脩青城山丈人觀請素卿於丈人眞君殿上畫五岳四瀆十二溪女山林溪沼樹木諸神及岳瀆曹吏詭怪之質生於筆端上殿覩者無不恐懼又於簡州開元觀畫容成子董仲舒嚴君平李阿馬自然葛玄長壽仙黃初平葛永璝竇子明左慈蘇躭十二仙君像各寫當初賣卜賣藥書符導引時眞筆蹤灑落彩畫因循當代名流皆推畫手蜀檢校太傅安公思謙好古博雅唐時名畫人皆獻之黃筌滕昌祐石恪皆在其門館賓禮優厚甲寅歲十一月十一日値蜀主誕生之辰安公進素卿所畫十二仙眞形十二幀蜀主躭玩欲賞者久因命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歐陽炯次第讚之令翰林待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凡有醮奏於玉局開懸供養乾德三年聖朝克復吏部侍郎呂公餘慶鎭蜀日求古畫圖書並將進呈斯畫預焉

妙格中品十人

辛澄

辛澄者不知何許人也建中元年大聖慈寺南畔創立僧伽和尚堂請澄畫焉纔欲援筆有一胡人云僕有泗州眞本一見甚奇遂依樣指寫及諸變相未畢蜀城士女瞻仰儀容者側足將香燈供養者如驅今

已重粧損矣晉賢閣下立如來同坐一蓮花及都壁小佛九身閣裹內如意輪菩薩並澄之筆見存

李洪度

洪度者蜀人也元和中府主相國武公元衡請於大聖慈寺東廊下維摩詰堂內畫帝釋梵王兩堵笙竽鼓吹天人姿態筆蹤妍麗時之妙手莫能偕焉會昌前諸寺圖畫亦多除毀後餘此一處

左全

左全者蜀人也世傳圖畫跡本名家寶曆年中聲馳闕下於大聖慈寺中殿畫維摩變相師子國王菩薩

變相三學院門上三乘漸次修行變相降魔變相文殊閣東畔水月觀音千手眼大悲變相極樂院門兩金剛西廊下金剛經驗及金光明經變相前寺南廊下行道二十八祖北廊下行道羅漢六十餘軀多寶塔下倣長安景公寺吳道玄地獄變相當時吳生畫此地獄相都人咸覩懼罪修善兩市屠沽經月不售王蜀時令雜手重粧已損惟存大體也大中初又於聖壽寺大殿畫維摩詰變相一堵樓閣樹石花雀人物冠冕蕃漢異服皆得其妙今見存

張南本

張南本者不知何許人也中和年寓止蜀城攻畫佛像人物龍王神鬼有金谷園圖勘書圖詩會圖白居易叩齒圖高麗王行香圖今聖壽寺中門賓頭盧變相東廊下靈山佛會大聖慈寺華嚴閣下東畔大悲變相竹溪院六祖興善院大悲菩薩八明王孔雀王變相並南本筆相傳南本於金華寺大殿畫明王八軀纔畢有一老僧入寺蹶仆于門下初不知是畫但見大殿遺火所焚其時孫位畫水南本畫火代無及者世之水火皆無定質唯此二公之畫冠絕今古僖宗駕回之後府王陳太師於寶曆寺置水陸院請南

本畫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電母岳瀆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諸廟一百二十餘幀千怪萬異神鬼龍獸魍魎魑魅錯雜其間時稱大手筆也至孟蜀時被人模搨竊換真本鬻與荊湖人去今所存偽本耳偽本淳化年遭賊揭掠已皆散失

高道興

高道興者成都人也攻雜畫觸類皆長尤善佛像高僧光化年高宗勅許王蜀先主置生祠命道興與趙德齊同手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旌旗禮服法物朝真殿上皇姑帝戚后妃女樂百堵已來授翰林待詔賜

紫金魚袋及先主殂逝再命道興與德齊畫陵廟鬼神人馬兵甲公主儀仗宮寢嬪御一百餘堵今大慈寺中兩廊下高僧六十餘軀華嚴閣東畔丈六天花瑞像並見存

房從眞

房從眞者成都人也攻畫甲馬人物鬼神冠絕當時有寧王獵射圖恙人移居圖陳登斫鱠圖今朝陽王昌齡常建月雪入京圖蒲師訓師其筆法王蜀先主於浣花龍興寺脩聖夫人堂合水津起通波庚廟請從眞畫甲馬旌旗從官鬼神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

袋今寳曆寺五丈天王閣下天王部屬諸神並從眞筆後人重粧已損蒲師訓因再脩之

趙德玄

趙德玄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佛像鬼神筆無偏擅觸類皆長獨步川中標名大手其有樓殿臺閣向背低昂代無比者有朱陳村圖豊稔圖漢祖歸豊沛圖盤車圖臺閣樣入蜀時將梁隋唐名畫百本至今相傳裴孝源公私畫錄云自魏晉以來終于貞觀秘府幷人間畫共集成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唐官本十三卷是左僕射蕭瑀進二十卷楊素家得三卷許善心進十卷高平縣書佐女張氏所獻四卷安福進十八卷先在秘府無得處人名唯有天和年月集賢校理張懷瓘云昔武帝博雅好古鳩集名畫令鑒者數人共詳名氏兼定品格供御賞玩及侯景作亂江陵府將陷元帝先焚內庫書畫數萬卷深可歎息其後帝王亦有兼愛人多進之又盈秘府天后朝張易之奏名天下名工脩諸圖畫因竊換眞本私家收藏偽本將進納易之殁後薛稷所得稷殁之後岐王所獲岐王慮帝忽知乃盡焚爇吁天下重寳再經灰燼當時天府所藏

多涉於偽人間所畜或乃是眞古畫頻經焚燒積年散失能秘在者得非稀世之寳邪蜀因二帝駐蹕昭宗遷幸自京入蜀者將到圖書名畫散落人間固亦多矣杜天師在蜀集道經三千卷儒書八千卷德玄將到梁隋及唐百本畫或自模搨或是粉本或是墨跡無非秘府散逸者本相傳在蜀信後學之幸也今福慶禪院隱形羅漢變相兩堵德玄筆見存

常粲

常粲者雍京人也咸通年路侍中巖牧蜀之月自京入蜀路公賓禮待之粲善傳神雜畫有七賢像六逸

像女媧伏羲神農像謂之三皇圖立釋迦像五天胡僧像孔子西周問禮像名醫下蠱像樗蒲圖龍樹驗丹圖先賢卷軸至今好事者收得爲後學師範矣玉局化壁畫道門尊像甚多王蜀時修改後頽損已換今大聖慈寺悟達國師知玄眞粲之筆見存

常重胤

重胤者粲之子也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其時隨駕寫貌待詔盡皆操筆不體天顔府主陳太師敬瑄遂表進重胤御容一寫而成内外宫屬無不歎駭謂爲僧繇之後身矣

宣令中和院上壁及寫隨駕文武臣寮眞殿上御容前寫西川節度副大制置指揮諸道兵馬兼供軍使太師中書令成都尹潁川郡王陳敬瑄義成軍節度使中書令王鐸門下侍中韋昭度檢校司徒守太子太保鄭畋檢校司徒鄭延林翰林學士承旨守兵部尚書樂朋龜翰林學士守禮部尚書杜讓能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崔疑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沈仁偉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侯翮尚書左僕射裴璩禮部尚書兼太常禮儀使牛叢左散騎常侍楊堪右散騎常侍椰涉右散騎鄭頊左諫議大夫李紹鮨右諫議大夫蕭說尚書左丞知中朝御史中丞盧澤給事中李輝給事中宋旦中書舍人鄭欣比部郎中知制誥蘇循尚書右丞判戶部張禕尚書吏部侍郎張讀尚書刑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李燠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歸仁澤行在十軍司馬工部侍郎判度支秦韜玉御容後寫左神策軍觀軍容使護軍中尉田令孜右神策護軍中尉觀軍容使西門思恭内飛龍使知内侍省楊復恭内樞密使田匡禮内樞密使李順融宣徽南院使劉景宣宣徽北院使田獻銖左衛大將軍石守悰左金吾大將軍劉巨容行在諸軍馬步都虞候趙

及諸司使副一百餘員尋授駕前翰林待詔賜緋魚袋自駕歸京韋相國昭度授西川節制陳太師與監護田軍容令孜拒命據城王蜀先主時爲行軍司馬重圍三年陳太師田軍容以城降既克下王先主拜僖宗御容于府繪壁百寮咸在唯不見陳太師田軍容眞因問二公何無寫貌寺僧對云拒扞王師近方塗抹先主曰某豈與丹青爲參商遂命重寫常待詔曰不必援豪乃援皁莢水洗之而風姿宛然先主嘉賞賜以金帛常公自言我畫爛粱摧之外雨淋水洗終無剝落者矣衆歎所謂前無去者後無繼者僞通

王宗衍性多猜忌或於勝處意欲寫貌惡人久見謂常侍說曰頗不熟視者觀可乎常公但諾之王曰夫人至矣立斯須而退翌日想貌姿容短長無遺毫髮其敏妙皆此類也王居化寫王蜀先主爲使相日眞容後移在龍興觀天寶院壽昌殿上大聖慈寺興善院泗州和尚眞華亭張居士眞寶曆寺請塔天王寧蜀寺都官土地並重胤筆見存

黃筌

黃筌者成都人也幼有畫性長負奇能刁處士入蜀授而教之竹石花雀又學孫位畫龍水松石墨竹敎

李昇畫山水竹樹皆曲盡其妙筌早與孔嵩同師嵩但守師法別無新意筌既兼宗孫李學力因是博贍損益刁格遂超師之藝後唐莊宗同光年孟令公知祥到府厚禮見重建元之後授翰林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至少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足者精采態體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於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爲六鶴殿焉[illegible][illegible]供奉[illegible]大夫檢校少府少監上柱國[illegible]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爲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減矣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又命筌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五方使于此殿前呈雄武軍進者白鷹誤認殿上畫雉爲生掣臂數四蜀王歎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以旌之筌有春山圖秋山圖山家晚景圖山家早景圖山家雨景圖山家雪景圖山居詩意圖瀟湘圖八壽圖今石牛廟畫龍水一堵見存

奇異記　翰林學士歐陽炯撰述夫龍圖鳳紀初宜上古之文帝室皇居必蘊非常之實是以書美鐘

張之翰畫稱顧陸之蹤代有其人朝無乏事今上睿文英武聖明孝皇帝御極之一十九載九功惟敘七政斯齊化溢升平俗登仁壽天惟行健動則總覽萬機道法自然靜則無遺一物將欲權衡三代共振百三殿襟所適詠趁化來非於大殿西門創一小殿藻非之二翰非八卦故以爲號稱其御座几案圖書之外非有異[illegible]特詔國工聞于聖慮其壁[illegible]秋一月[illegible][illegible]供奉檢校少府少監[illegible][illegible]將花[illegible][illegible]壁庶將觀騶焉筌自秋及冬其工告畢間者淮南獻

鶴數隻尋令貌于殿之間上曰女畫逼真其精彩則
又過之[illegible]
日上御所殿行[illegible]坊節級經師進呈雄武軍先進者
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遽擊僕不住再三誤
認爲生類焉上嗟歎良久曰昔聞其事今見其人遽
令所進呈者刋退無使損茲壁因目筌爲當代奇
筆乃令宣付翰林學士歐陽炯紀述奇異徹臣拜手
因得於其事焉伊昔大舜垂衣作繪乃彰於象物宗
周鑄鼎觀形可禦於神姦漢號靈臺唐稱煙閣圖畫
之要史策攸傳公私雖見於數家今古皆言于六法

六法之内惟形似氣韵二者爲先有氣韵而無形似
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韵則華而不實筌之所
作可謂兼之不然者安得粉壁之中奮霜毛而欲起
綵毫之下混朱頂以相親而又覩彼白鷹盼乎錦雉
儼丹青而可測狀若偎叢擊條鏇以難停勢將掠地
逐 紮重瞳之驕假以好生俄回三面之仁眞疑害物
衆斯二類兼彼羣花四時之景堪觀千載之名可尚
稽諸往牒少有通神圖海獸以騰波秦朝賈譽畫池
龍而致雨唐室垂名至於誤點成蠅徒成小巧不成
似犬安可勝言況茲殿也迴架昭回高臨爽塏瑤池

水滿浮鏡裏之樓臺玉樹風[illegible]銀臺中之日月聖上
[illegible]
以重試其親試政刑[illegible]
[illegible]
陛襲賞如答者[illegible]激東海之波瀾難方聖澤拱北辰
之光耀永固皇基誠非末士之常談可紀至眞之所
御臣職叨翰苑譽乏儒林因覩聖謨聊伺盛品恭承
宣命實愧非辭時廣政十六年歲次癸丑十二月記

益州名畫錄卷中

江夏　黃休復　纂

妙格下品十一人

李昇

李昇者成都人也小字錦奴年纔弱冠志攻山水天縱生知不從師學初得張藻員外唐時名士善畫山水山水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妙矣遂出意寫蜀境山川平遠心思造化意出先賢數年之中創成一家之能俱盡山水之妙每含毫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圖武陵溪圖青城山圖峨眉山圖二十四化山圖好事得之爲

箱篋珍後學得之爲亡言師明皇朝有李將軍擅名山水蜀人皆呼昇爲小李將軍蓋其藝相匹爾悟達國師自京入蜀重其高手請于聖壽寺本院同居數年因於廳壁畫出峽圖一堵霧中山圖一堵既而又請于大聖慈寺眞堂內畫漢州三學山圖一堵彭州至德山一堵時稱悟達國師眞堂四絕常粲寫眞僧道盈書額李商隱讃李昇畫山水今見存

張玄

張玄者簡州金水石城山人也攻畫人物尤善羅漢當王氏偏霸武成年聲跡喧然時呼玄爲張羅漢荆湖淮浙令人入蜀縱價收市將歸本道前輩畫佛像羅漢相傳曹樣吳樣二本曹起曹弗興吳起吳棟曹畫衣紋稠疊吳畫衣紋簡略其曹畫今昭覺寺孫位戰勝天王是也其吳畫今大聖慈寺盧楞伽行道高僧是也玄畫羅漢吳樣矣今大聖慈寺灌頂院羅漢一堂十六軀見存

齯齳

杜齯齳者其先本秦人避祿山之亂遂居蜀焉齯齳少能博學涉獵經史專師常粲寫眞雜畫而妙於佛像羅漢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將與元節度使

唐道襲私第爲上清宮塑王子晉爲遠祖於上清殿命齯齳寫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會五獵差太尉公卿薦獻宮內殿堂行事齋宮職掌並依太清宮故事又命齯齳寫先主太妃太后眞於青城山金華宮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令嚴君平觀杜天師光庭眞大聖慈寺華嚴閣東廊下祐聖國師光業眞並齯齳筆見存

刁光胤

刁光胤者雍京人也天福年入蜀攻畫湖石花竹猫兎鳥雀性情高潔交遊不雜入蜀之後前輩有攻花

雀者頓減價矣有師問筆法者黄筌孔嵩二人親授其訣孔類昇堂黄得入室刀公居蜀三十餘年筆無蹔暇非病不休非老不息卒時八十以來豪貴之家及好事者收得其畫將爲家寳傳視子孫大聖慈寺㦸盛光院明僧錄房窓傍小壁四堵畫四時雀竹廣政中黄居寀畫雉雀蝶猶奇轉甚三學院大廳小壁花雀兩堵光胤畫時年已耄矣

蒲師訓

蒲師訓者蜀人也幼師房從眞畫人物鬼神蕃馬長興年値孟令公改元興脩諸廟師訓畫江瀆廟諸葛

廟龍女廟及先主殂畫陵廟鬼神蕃漢人物旗幟兵仗公王車馬禮服儀式縱横浩瀚莫不周至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甲寅歲春末蜀王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襴龎眉大目方頤廣顙立于殿堦跂一足曰請脩理之言訖寤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穿損畫之右足遂命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痁者神也因令重脩此足呈進後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祟卽命焚之青城山丈人觀眞君殿内五嶽四瀆部屬諸神張素卿筆廣政中山水泛溢衝損數堵蜀王命師訓曰素卿之筆公往繼之可矣四堵師訓筆也（今丈人觀聖朝廣其殿宇重新興創別畫無舊蹤矣）王蜀先主祠堂東畔正門東畔鬼神一堵寳曆寺天王閣下天王部屬房從眞筆後人粧損師訓再脩兼自畫兩堵大聖慈寺南廊下觀音院門兩金剛鄰壁請塔天王並師訓筆見存

趙忠義

趙忠義者德玄子也德玄自雍襁負入蜀及長習父之藝宛若生知孟氏明德年與父同手畫福慶禪院東流傳變相一十三堵位置鋪舒樓殿臺閣山水竹

樹蕃漢服飾佛像僧道車馬鬼神王公冠冕旌旗法物皆盡其妙冠絶當時蜀王知忠義妙於鬼神屋木遂令畫關將軍起玉泉寺圖於是忠義畫自運材斵基以至丹楹刻桷皆役鬼神壘拱下梠地架一坐佛殿將欲起立蜀王令内作都料看此畫圖枋栱有準的否都料對曰此畫復較一座分明無欠其妙如此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先是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母指剜鬼睛二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爲優劣筌以

師訓爲僞蜀王曰師訓力在母指忠義力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升降並厚賜金帛時人謂蜀王深鑒其畫矣今衙北門大安樓下天王院自濮陽吳公（行曾）鎮蜀之日創興其中有唐時名畫數堵及高道興杜齯龜房從眞趙德齊畫佛像羅漢經驗變相廣政初忠義與黄筌蒲師訓合手畫天王變相十堵以來各盡所能愈于前輩淳化五年甲午兵火焚盡今餘王蜀先主祠堂正門西畔神鬼大聖慈寺正門北墻上西域記石經院後殿天王變相中寺六祖院傍藥師經變相並忠義筆見存

黄居寶

黄居寶字辭玉筌之次子也畫性最高風姿俊爽前輩畫太湖石皆以淺深墨淡嵌空而已居寶以筆端擫擦（上七賓反下七葛反）文理縱横夾雜砂石稜角峭硬如虬虎將踴厥狀非一也其有畫松竹花雀變態舊規皆如湖石之類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不幸早亡秀而不實者也

黄居寀

居寀字伯鸞筌少子也畫藝敏贍不讓于父蜀之四主崇奢宫殿苑囿池亭世罕其比居寀父子入内供奉迨四十年殿庭墻壁門幃屏幃圖畫之數不可紀録授翰林待詔將仕郎試太子議郎賜金魚袋淮南通好之日居寀與父同手畫四時花雀圖青城山圖峨眉山圖春山圖秋山圖用荅國信使命將發秋山全未及畫蜀王令取在庫秋山圖入角居寀與父奉命別畫經月方畢工更愈於前者翰林學士徐光溥進秋山圖歌以紀之廣政甲子歲蜀王令居寀往葛仙山脩蓋仙化回至彭州棲眞南軒畫水石一堵自未至酉而畢皴而復妙者也今見存居寀有四時野景圖湖灘水石圖春田放牧圖當時卿相及好事者得居寀子父圖障卷簇家藏戶寶爲稀世之珍今衙廳餘理毛啄苔鶴兩堵水石兩堵龍門圖一堵武矦廟龍水一堵並居寀筆見存聖朝克蜀之後居寀赴京頗爲翰長陶尚書（穀）殊禮相見因收得名畫數件請居寀驗之其中秋山一圖是故主荅淮南國信者畫絹縫之内自有銜名陶公云此是淮王所遺看之果符其說聖朝授翰林待詔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淳化四年充成都府一路送衣襖使時齒六十一於聖興寺新禪院畫龍水一堵天台山圖一堵水石兩堵工夫雖少大體宛存僞學士徐光溥

秋山圖歌

天與黃筌藝奇絶筆精迴感重曈悅運思潛通造化工揮毫定得神仙訣秋來奉詔寫秋山寫在輕綃數幅間高低向背無遺勢重巒叠嶂何屭顏目想心存妙尤極研巧㪽能狀不得珍禽異獸皆自馴奇花怪木非因植崎嶇石磴絶游蹤薄霧冥冥藏半峰娑蘿掩映迷仙洞薜荔纍垂繳古松月檻參差錦鱗躍星壇斑駁翠苔封傍岸牛巖行嚼草過橋僧老坐揩笻屈原江上嬋娟竹陶潛籬下芳菲菊良宵秖恐鵾鵠啼晴波但見鴛鴦浴暮煙羃羃鎖村塢一葉扁舟橫

野渡颼颼白蘋欲起風黯黯紅蕉猶帶雨曲沼芙蓉香馥郁長汀蘆荻花簌簌鴈過孤峰帖遠青鹿傍小溪飲殘綠秋山秀兮秋江靜江光山色相輝映雪迸飛泉濺釣磯雲分落葉擁樵逕張藻松石徒稱奇邊鸞花鳥何足窺白旻鷹逞凌風勢薛稷鶴誇警露姿方原畫山空巉巖峭壁枯槎入見嫌孫位畫水多洶湧警湍怒濤人見恐若敎對此定妍媸必定伏膺懷愧悚再三展向晃旒側便是移山回磵力大李小李滅聲華獻之愷之無顏色髣髴堂綸渭水濱吾皇覩之思良臣依稀荷重傳巖野吾皇覩之求賢者從茲又展復懸旌宵衣旰食安天下才當老人星應候願與南山俱獻壽微臣稽首貢長歌丹青景化同天和

李文才

李文才者華陽人也攻畫人物屋木山水善寫真罕及周昉之亞也蜀廣政中荊南高太王令郎務丁晏入蜀請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笋兼徵其故實將歸本道文才告道士范德昭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鎭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連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

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圖方記未詳廣政末主置眞堂大聖慈寺華嚴閣後命文才寫諸新王文武臣僚等眞授翰林待詔將仕郎試太子司議郎賜緋魚袋畫未畢聖朝弔伐畫已除毀三學院經樓下西天三藏眞定惠國師眞華嚴閣迴廊下奉聖國師眞應天寺無智禪師眞並文才筆見存

阮知誨

阮知誨者成都人也攻畫女郎筆蹤妍麗及善寫眞王氏乾德年寫少主眞于大聖慈寺三學院經樓下孟氏明德年寫先主眞于三學院眞堂內寫福慶公

主眞玉淸公主眞于內庭知誨兩朝多寫皇姑帝戚渥澤累遷授翰林待詔銀靑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張玫

張玫者成都人也父授蜀翰林寫貌待詔賜緋玫有超父之藝尤精寫貌及畫婦人鉛華姿態綽有餘姸議者比之張萱之儔也孟先主明德年於大聖慈寺三學院置眞堂玫曾與故東川董太尉璋寫眞先主惡之不爲寫巳乃命阮知誨獨寫巳眞文武臣僚玫之筆也今並塗抹無盡蹤矣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玫有自

漢至唐治蜀君臣像三卷

能格上品十五人

呂嶢 竹虔附

呂嶢者京兆人也唐翰林待詔自京隨僖宗皇帝車駕至蜀授將佐郎守漢州雒縣主簿賜緋魚袋今大聖慈寺華嚴閣上天王部屬諸神及王波利眞並嶢之筆見存竹虔者雍京人也攻畫人物佛像閙成都創起大聖慈寺欲將吳道玄地獄變相於寺畫焉廣明年隨駕到蜀左全巳在多寶塔下畫境遂與華嚴閣下後壁西畔畫丈六天花瑞像一堵

周行通

周行通者蜀人也攻畫人物鬼神番馬戎服器械氊帳鷹犬羊鳯之類及川原放牧盡得其姸有李陵送蘇武圖奪馬圖三囯圖射鵰圖陰山七騎圖蜀人皆傳周胡番馬爲妙行通多髯故也

孔嵩

孔嵩者一名景蜀人也幼攻花雀長遇刁處士入蜀師其筆法至晚年巾褁衣服言論動止俱敎刁公在蜀公侯門四十餘載圖畫甚多人皆寶之黃筌於石牛廟畫龍一堵黃居寀於諸葛廟畫龍一堵嵩於廣

福院畫龍一堵蜿蜒怪狀不與常同遍覩遠觀勢欲躞躍時人異之此三公畫龍宗師孫位位宗顧愷之曹弗興行龍之筆謝赫古畫錄云弗興之筆代不復傳秘閣之內一龍而巳魏赤烏元年冬十月此赤烏是吳太和年號非魏武帝武帝游青溪見一赤龍自天而下淩波而行遂命弗興圖之武帝讚曰赤烏孟冬不時見龍靑溪深澗奮鬣來空有道則吉無德則兇匪兼雲雨靡帶雷風弗興畫畢未讚奇工我因披閱蘊隆忡忡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乃取弗興畫龍置于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旬霶霈其所畫流落人間至

令相傳

石恪

石恪字子專成都人也幼無羈束長有聲名雖博綜儒學志唯好畫攻古體人物敎張南本筆法有田家社會圖鬻靈開峽圖夏禹治水圖新羅人較力圖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高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司馬承禎仙宗十友圖嚴君平拔宅升仙圖五星圖南北斗圖壽星圖儒佛道三敎圖道門三官五帝圖雖豪貴相請少有不足圖畫之中必有譏諷焉城中寺觀壁畫亦多兵火後餘聖壽寺經閣院玄女

堂六十甲子神龍與觀仙遊閣下龍虎君並見存

杜措

杜措者蜀人也幼慕李昇山水長亦勤學廿年中晝夕不捨今大聖慈寺六祖院傍地藏菩薩竹石山水一堵拜院內羅漢閣上小壁翠微寺禪和尚眞三學院經堂上小壁太子捨身餵餓虎一堵善惠仙人布髮掩泥一堵並措之筆見存

杜弘義

杜弘義者蜀州晉原人也攻畫佛像羅漢今寶曆寺東廊下一堵文殊西廊下一堵普賢及行道高僧十餘堵見存蜀人相傳杜老朱羅漢爲妙老朱弘義小字

杜子瓌

杜子瓌者成都人也擅於賦采拂淡偏長唯攻佛像王蜀時於龍華東禪院畫毗盧佛據紅日輪乘碧蓮花座每誇同輩云某粧此圓光如日初出淺深瑩然無筆玷之迹見存

杜敬安

敬安子瓌子也美繼父蹤妙於佛像今大聖慈寺普賢閣下北方天王三學院羅漢閣下無量壽尊並敬

安筆蜀城寺院敬安父子圖畫佛像羅漢甚衆蜀偏霸時江吳商賈入蜀多請其畫將歸本道孟氏明德年授翰林待詔賜金魚袋

蒲延昌

蒲延昌者師訓養子也筆力道健甚得師法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賜緋魚袋時福感寺禮塔院僧模寫宋展子虔獅子于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爾遂畫獅子一圖獻通進王昭遠公有嬖妾患痁是夕懸于卧內其疾頓減王公名而問其神異延昌云宋展氏子虔於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內畫此二

獅子患人因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異與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内應夕而愈故頭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展氏古本獅子一則奔走奮迅一則回擲咆哮僧繇後亦繼之二獅子翻身側視鬃尾俱就八分爪牙似二龍拏珠之狀其本至今相傳廷昌於諸葛廟壁畫亦多兵火後餘聖壽寺青衣神廟神鬼人物數堵見存

趙才

趙才者蜀人也攻畫人物鬼神甲馬廣政年才與蒲師訓子父較敵其藝浣花廿亭侯廟頗當神廟鬼神

人物旗幟甲馬及資福寺門南北二方天王甲午歲兵火倒損已盡今存諸葛廟第三門兩畔鬼神兩堵見存

程承辯

程承辯者眉州彭山人也攻畫人物鬼神嘗孟氏廣政中與蒲師訓蒲延昌趙才迭相較敵其藝皆推妙手兼善雕刻機巧人物鬼神怪異禽獸之類奇絕嘗時於彭山縣洞明觀天蓬黑殺玄武火鈴一堂存耳山王堂遊變神鬼一堵見存

丘文播

丘文播者漢州人也後改名潛攻畫山水人物佛像神仙今新都乾明禪院六祖漢州崇教禪院羅漢紫極宮二十四化神仙皆文播筆見存其有花雀文播男餘慶畫

阮惟德

惟德者知誨子也襲承父藝美繼前蹤子父同時入内供奉畫貴公子夜宴圖宮中賞春圖宮中戲鞦韆圖宮中七夕乞巧圖宮中熨鐵圖宮中按舞圖宮中按樂圖皆畫當時宮苑亭臺花木皇妃帝后富貴之事精妙頗共授翰林待詔將仕郎試太常寺齋郎賜

緋魚袋蜀廣政初荆湖商賈入蜀竟請惟德畫川樣美人卷簇將歸本道以為奇物

楊元真

楊元真者石城山張玄外族也攻畫佛像羅漢兼善粧鑾曾三氏武成中與塑像者簡州許侯與川雍中本二人時推妙手今聖興寺天王院天王及部屬粧嚴光佛九曜二十八宿天長觀龍興觀龍虎宮升遷中本塑大聖慈寺城隍光佛九曜二十八宿華嚴閣下西畔立釋迦像并許侯塑也元真粧肉色髭髮衣紋錦繡及諸禽類備著奇功時輩罕及今四天王寺

壁畫五臺山文殊菩薩變相一堵元真筆見存

真二十二處

蜀自炎漢至于巨唐將相理蜀皆有遺愛民懷其德多寫真容年代既遙頹損皆盡唯唐杜相國及聖朝呂侍郎二十二處見存六處有寫貌人名一十六處亡失寫貌人姓氏皆評妙格

益州名畫錄卷中

江夏 黃休復 纂

能格中品五人

陳若愚

進士陳若愚左蜀人也師張素卿畫道衣道士服師事素卿盡其筆法王氏永平年廢興聖觀爲軍營其觀有五金鑄天尊形明皇御容一軀移在大聖慈寺御容院供養餘道門尊像殿堂皆就龍興觀起立今精思院北帝殿是也殿上壁畫有青龍君白虎君朱雀君玄武君四像並若愚筆見存

張景思

張景思者金水石城山張玄之裔也思之一族世傳圖畫佛像羅漢景思王氏永平年於聖壽寺北廊下畫降魔變相一堵見存

麻居禮

麻居禮者蜀人也幼師張南本筆法親得其訣光化天福年聲跡已喧資簡邛蜀州寺觀壁畫甚多今聖壽寺偏門北畔畫八難觀音一堵見存

僧楚安

僧楚安蜀州什邡人也俗姓句氏攻畫人物樓臺有

明皇幸華清宮避暑圖吳王宴姑蘇臺圖此二圖皆畫于墻壁圖簇團扇之上其墻壁圖簇團扇大小雖殊功夫並無減者奇巧如此當時公侯相重皆稱妙手今大聖慈寺三學院大廳後明皇帝幸華清宮避暑圖一堵楚安筆見存僧惠堅者蜀人也亦好圖畫而最謬焉廣政中三學院僧請畫姑蘇臺一堵對句楚安避暑宮圖識者以爲無驗之甚也今亦見存恐後人誤認故附而正之

滕昌祐

滕昌祐字勝華先本吳人隨僖宗入蜀以文學從事

唯昌祐不婚不仕書畫是好情性高潔不肯趨時常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種名花異草木以資其畫殁時年齒八十有五初攻畫無師唯寫生物以似爲功而已有蟲魚圖蟬蝶圖生菜圖折枝花圖折枝果子圖雜竹樣造夾紵果子隨類傳色並擬諸生攻書時呼勝書今大聖慈寺文殊閣普賢閣蕭相院方丈院多利心院藥師院天花瑞像數額並昌祐筆也其畫蟬蝶草蟲謂之點畫蓋唐時陸杲劉褒之類也其畫折枝花下筆輕利用色鮮妍蓋唐時邊鸞之類也

能格下品七人

姜道隱

姜道隱者蜀州綿竹人也年纔齠齔晝日不歸父母尋之多於神佛廟中畫處纔見及長爲人木訥不務農桑唯畫是好不畜妻孥孑然一身常戴一竹笠布衣草履筆墨而已雖父母兄弟亦罕測其行止人皆呼爲木柔頭蜀語謂其鬅髮蓬鬆僞相趙國公吳知其性迹請畫屏風相公問何姓名蜀語對云姜姓無名相國曰既無名作不以道隱名之自此始名焉宋王趙公庭隱於淨衆寺創一禪院請道隱於長老方丈畫山水松石數堵宋王與諸侍從觀其運筆道隱未嘗回顧

旁若無人畫畢王贈之十縑置僧堂前拂衣而去他皆放此今綿竹縣山觀寺多有畫壁見存

禪月大師

禪月大師婺州金溪人也俗姓姜氏名貫休字德隱天福年入蜀王先主賜紫衣師號師之詩名高節宇內咸知善草書圖畫時人比諸懷素師閻立本畫羅漢十六幀龎眉大目者朶頤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盡其態或問之云休自夢中所覩爾又畫釋迦十弟子亦如此類人皆異之頗爲門弟子所寶當時卿相皆有歌詩求其筆唯可見而不可

得也太平興國年初太宗皇帝搜訪古畫日給事中
程公羽收蜀將貫休羅漢十六幀爲古畫進呈

僞翰林學士歐陽炯禪月大師應夢羅漢歌

西嶽高僧名貫休高情峭抜凌清秋天敎水墨畫羅
漢魁岸古容生筆頭時幀大絹泥高壁閉目焚香坐
禪室或然夢裏見眞儀脱下袈裟點神筆高握節腕
當空擲窣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兩三軀不似畫
工虛費日怍石安排嵌復枯眞僧列坐連跏趺形如
瘦鶴精神健骨似伏犀頭骨麤一倚松根傍巖縫曲
緑腰身長欲動看經弟子擬同聲瞌睡山童欲成夢

不知夏臘幾多年一手搘頤偏袒肩口開或若共人
語身定復疑初坐禪案前臥象低垂鼻崖裡老猿斜
展臂芭蕉花裏刷輕紅苔蘚文中暈深翠硬節筇杖
矮松牀雪色眉毛一寸長繩闗梵夾兩三片線補衲
衣千萬行林間落葉紛紛墮一印殘香斷煙火皮穿
木屐不曾拖笋纖蒲團鎮長坐休公休公逸藝無人
加聲譽喧喧遍海涯五七字詩一千首大小篆字三
十家唐朝歷歷多名士蕭子雲吳道子若將書畫比
休公只恐當時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來入秦
于今到蜀多交親詩名畫手皆奇絶覷你凡人事事
精瓦棺寺裏維摩詰舍衛城中辟支佛若將此畫比
量看最是人間爲第一

張詢

張詢者南海人也爰自鄉薦下第久住帝京精于小
筆中和年隨駕到蜀與昭覺寺休夢長老故交遂依
托焉忽一日長老請于本寺大慈堂後留少筆蹤畫
一堵早景一堵午景一堵晩景謂之三時山蓋貌吳
中山水頗甚工畫畢之日遇僖宗駕幸兹寺盡日歎
賞王氏朝皇太子簡王欲要遷於東宮爲壁泥通枋
移損不全乃寢前命今見存

宋藝

宋藝蜀人也攻寫眞王蜀時充翰林寫貌待詔模寫
大唐二十一帝聖容及當時供奉道士葉法善禪僧
一行沙門海會内侍高力士於大聖慈寺玄宗御容
院上壁今見存

李壽儀

道士李壽儀者邛州依政人也壯年慕道于本縣有
德觀爲道士齋醮之外專精畫業人呼爲李水墨多
畫道門尊像往來青城山丈人觀宗師張素卿筆法
每點簇五嶽四瀆部屬歸家習學之如此數年簡州

開元觀有張素卿畫十二仙君一堂先德門下遭火所焚廣政
中壽儀往彼焚香齊潔模寫將歸邛州天師觀西院
上畫其壁但窮精粹筆力因于素卿神彩氣韻有過
時流一堂六堵見存

僧令宗

僧令宗丘文播異姓弟也攻畫山水人物佛像天王
令大聖慈寺三學院下經樓院下兩畔四天王兩堵
放生池揭諦堂内六祖並令宗筆見存

丘文曉

丘文曉播弟也攻畫花雀人物佛像今淨衆寺延壽

禪院天王祖師及諸高僧竹石花名二十餘堵廣政
癸卯歲文曉與僧令宗合手描畫今見存

有畫無名

大聖慈寺六祖院羅漢閣上峨眉山靑城山羅浮山
霧中四堵中和年畫不留姓名評妙格中品
三學院舊名東厨院門兩畔畫東北二方天王兩堵
王蜀先主修改後移在院内北廊下亡失姓名評能
格上品
多寶塔下南北二方天王彌勒佛會師子國王菩薩
普賢閣外北方天王不記畫人姓名評能格中品

聖壽寺東廊下維摩詰堂内畫居士方丈花竹芭蕉
山水松石風候雲氣三堵景福年畫不留姓名評能
格中品
聖覺寺大悲堂内四天王兩堵堂外觀音一堵寺門
後兩畔東西天王兩堵並中和年畫不知畫人名姓
評能格中品

無畫有名

益州學館記云獻帝興平元年陳留高眹爲益州太
守更葺成都玉堂石室東別創一石室自爲周公禮
殿其壁上圖畫上古盤古李老等神及歷代帝王之

像梁上又畫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來名臣耆舊
云西晉大康中益州刺史張收筆古有益州學堂圖
今已別重粧無舊迹矣劉瑱齊永明十年成都刺史
劉悛再脩玉堂禮殿靈宇嚴肅悛弟瑱性自天眞時
推妙手畫仲尼四科十哲像幷車服禮器今已重粧
別畫無舊蹤矣
薛少保者名稷天后朝位至太子少保文章學術名
冠當時而好圖畫畫品錄云秘書省有薛少保畫鶴
時稱一絕又聞蜀郡多有公畫盧求成都記云府衙
院西廳少保畫鶴與靑牛幷少保自眉州司馬遷移

文記今改舊制無畫蹤矣

王宰者大曆年家于蜀川善畫山水樹石意出像外故杜甫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攻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今蜀中寺觀亦無畫蹤唯好事者收得畫品錄定爲妙格

韋偃者京兆人也寓止蜀川善畫馬韓幹之亞也故

杜甫歌云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眞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蜀中寺觀亦無筆蹤唯好古者收得畫品錄定爲妙品

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內有前益州長史臨淮武公元衡幷從事五人具朝服繪于中堂淳化五年兵火後無畫蹤矣

成都記云府衙西北前益州五長史眞李太尉德裕文記今無畫蹤唯文字相傳爾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眞記

益州草堂寺成都記云寺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節度使職不帶尹則帶長史幷今賓佐也代稱絕跡余嘗于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繢事靡不造眞昔巖野旁求徒聞審像稽山高謝唯上鎔金孰若托之丹青妙盡神照然述國祠廟曾王宮室暨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唯有慕于前良曾莫究于形似與夫年代既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搢林斯覩余以精廬甚古畫壁將傾乃選其功德尤著五人模于郡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

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居功臣之右今之所取其在茲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敘其事以貽來哲大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胡氏亭畫記　檢校尚書司空員外郎賜緋魚袋郭圖撰

藝遊而至者則神傳焉神傳者國寶矣畢妙之於藝又加貴焉浮圖篋梁織今國力不能迨也故藝之至者雖鴻德巨儒亦伍于工徒矣唐故宰相蔣

公穫畫入神品以名之重時加貴之成都靜德精舍有壁二堵雜繪鳥獸人物態狀生動乃一時之尤者也吾后帝宇之五年汙叛帖夷萬方無事於是大去蠱人之疾以浮圖氏爲最詔走御史監毀域內之祠凡雲構山崎之宇一時而壞百工之名跡隨去焉胡氏篆文而好古惜少保之迹不存于鄉迺操斤挾黨力劙於頹垒之際得人三十七頭馬八足又於福勝祠獲展氏子虔天樂二十五身及鄉之名工李氏咸天樂十二色皆神傳異跡陷于茅亭之壁長者之車益滿門矣任愚子若缺時寓蜀壯君好事之心亡于

壓覆於是梁醉毫紀其始于石會昌五年五月三日記今畫無舊迹唯存石記在三學山禪院東北此院是胡穆宅

益州名畫記卷下 終

米海嶽畫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迕但見書畫傳甫老儒汲汲于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蕁爲女子笑而薛稷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而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之燁燁皆糠秕埃壒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稷二鶴云遼海未稀顧蝬蛾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眞不

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襄陽侍帝晨連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詰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蕭松蘋蘋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甞作詩云棐几延毛子明窗館墨卿功名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酹汝一巵酒愧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敘平生所覯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余增廣耳目也

晉畫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在余家

女史箴橫卷在劉有方家已上筆彩生動髭髮秀潤太宗實錄載購得顧筆一卷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名畫記所謂小身維摩也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六朝畫

蘇氏古賢像十人一卷衣紋自非晉筆

蔣長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

六朝冠也

王戎像元在余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已上皆假顧愷之筆元以懷素帖易于王詵字晉卿家

梁武帝翻經像在宗室仲忽處亦假顧筆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豔顧乃深靚為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觔髮如神也

余家收英布像類六朝時石刻

唐畫 五代 國朝 附

唐初畫高鳳羿采鴻故事橫卷在蔡堪字道勝家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腳著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字大小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宏與楊氏本上摹得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闌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劍門關圖為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為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一同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畫圖

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族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文彦博太師小輞川折下唐跋自連眞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眞唐張彦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峰石色絶迹天機筆思縱横条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

王防字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

揮霍如蓴菜條圓潤折筭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

李公麟字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處天王亦眞吳筆

周種字仁熟家大悲亦眞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眞者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余白首止見四軸眞筆也

世俗見馬卽命爲曹韓韋見牛卽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唐名手衆未易定惟薛道祖紹彭家九馬圖合杜甫詩是眞曹筆餘居人大抵不相遠也又金陵有唐人韓滉畫牛今人皆命爲戴蓋差瘦也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齕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蘇激字志東家三疋王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字巨濟家三疋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脩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傅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盧王素字畫竒甚

唐畫張志和顔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字伯原家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卽戴嵩馬卽韓幹鶴則杜荀象卽章得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蘇州實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顔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

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
無李論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
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
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為別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
高無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
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
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于畢宏有枝無幹
張友正家收古柏一株枝枝如龍虵糾結甚異石亦
皴澁不凡題為韋侯平生收畫後多歸王
大抵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
自得處高也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黄筌惟蓮差勝
雖富豔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黄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
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李瑋公炤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相尚

爾
宗室仲忽字周臣收孫可元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
世無可玄筆又收唐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許皆如
吳畫
潤州節推莊鼎字節之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
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夔玉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
家同假名耳
蔣長源字永仲家周昉三楊圖馮京當世家横卷皆
入神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碁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幀
並真迹也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
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此丈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曹將
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
倫非雅玩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
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字之損收唐畫村田路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人物亦佳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為襯乃可掛也許道寧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之數唐

鏤牙軸紫錦裝褾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為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褾若不佳換褾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蔡駰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蓮花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為之祖故不敢畫其真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風雨景一皖公山天柱峰圖清潤秀拔林路縈回真佳製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為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名還見之太息云　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畫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沖

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偽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為真折奉上別購補之勅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汝然嘱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為隆棟枝茂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于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
閻戰筆小竹非善是效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居又稱鍾峰隱者皆李
重光畫自題號竟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
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
印有此印者是與于文房物也
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為御印至梁高祖
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倣之封函曰制姓名
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為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

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
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
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則不復見矣
范寬師荊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
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于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荊浩
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
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
圓于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
自此趨勁硬信荊之弟子也于是以一畫易之收以

示鑒者
荊浩畫畢仲愈將叔處有一軸段絨家有橫披然未
見卓然驚人者寬固青于藍又云李成師荊浩未見
一筆相似師關同則葉樹和似
關同眞迹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滕昌
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祝夢松雪
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董源見五本李
成眞見兩本偽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
黃筌居寀居寶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偽吳生見
三百本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一如
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
成唯恐失眞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壁畫不見其眞
至于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神彩不活又畫人面
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
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為過
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似其手各作一樣一披
之猶一舉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為工也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畫以李嘗師吳生終不能
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

彩不高余爲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
俟識者唯作古忠賢像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淸玩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
下橋沙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
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
叔盎今人好僞不好眞使人歎息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以其淨處破
碎遂隨筆剪却四邊帖于碧絹上成横軸使人太息
王鞏字定國收李成雪景六幅淸潤今歸林希字子

中家又收唐竹圖着色亦好一横竹比他竹太麄也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轉條
索
蔣永仲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髓凹凸全備轉旋條
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
又陸探微神而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
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蕭拱明間有二吳
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
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
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
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
末晉王總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鴆集置寺題跋具
存李衛公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
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
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余作詩悼之曰色政重
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畫失獸遺耽神護衛
公塔天留米老庵栢梁終厭勝會副越人談
榮諮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
佛所畫合掌象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

則未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
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
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
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
念矣今歸李華老野夫家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
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
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
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蓋孝嚴殿壁

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鴆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憐
而收録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靄傳寫眞有神彩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
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圓學
者莫及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楊朏學吳生點睛鬚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
逸格所破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
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畫以粉點
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盎家舊有出蟄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林木
人物如董源龍不俗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
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長沙富民收水鳥蘆花六幅圖乃唐人手妄題作韋
偃押字後人題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奢
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余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
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
行自掛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
信筆作之多煙雲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
求者只作三尺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
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不及椅所映人行過肩汗不着
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復古直龍圖閣劉明
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
荊楚細甚秀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荊浩松身似李成葉
取眞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
花纏松亦佳作
嗣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余題詩曰偃蹇汀眠鴈
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爲喚花奴又曰野趣分
苕水風光覇鑑湖塵中不作惡爲有鄴公圖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

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渚水鳥有江湖意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胷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晋卿借去不還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松竹木石畫見本即為之難卒辨文與可每作竹貺人一朝士張潛迂疎修謹文作紆竹以贈之如是不一又作橫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南昌過黃借得以傚臨之後數年會余真州求詩非自陳不能辯也余曰偃蹇宜如季揮毫已逼翁衛書無曲妙琰惠有遺工乍覩虬如物初披颯有風顏藏唯謹鑰化去或難窮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棊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鶴王安上純甫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郎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為二等賞

鑒家謂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慚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至書啓問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為好事道

鍾離景伯字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
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劉涇巨濟收唐人畫朊穀筍如生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
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
荅詩在大夫孫載家
古書畫皆圖蓋有助于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
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
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硯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

畫安得不圓本朝研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
亦褊唐詢字彥猷始作皺心凸研云玄看墨色每援
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
者然稍平革皺背未至于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
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
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也戴牛曹韓
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今人畫亦不足深論
趙昌王友鐔𩮐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
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
越仲翼草書司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
猶足為尚友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
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絕
蘇洎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瞑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
晉公所收翎榴滕中亭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幅
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
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

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
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無
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
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
物命所居為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
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
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
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于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印

為永功字世勣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為李思訓

蘇澥浩然處見壽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圖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訓本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黃筌鶺鴒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後易白戴牛小幅于才翁子鴻字遠復上有　太宗御書戴嵩牛三字其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此牡丹圖更無辨蓋帖屏風易彼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恒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嘗王晉卿以韓馬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皮牒置易顏書朱巨川告于余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為有韓馬戴牛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既作歌云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余作歌云天下愛奇人沒量奇不詖人奇辭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巳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晉畫奇奇世人望譬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褚陸巳天作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

象珍犀瑞錦扶蘭莛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沉着退舍還師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暇終惚恍緘機偶謬各臣妾未覩堂堂筆中王袖閒澁縮氣如線淨几明窗謾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即臭帑當火葬傾心妙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肯充飢謬為駔（書史載薛道祖詩云學醫勤破千金資是也）余來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晉來詩往但悠悠塵士欺人正惆悵余答云劉郎收畫早甚草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

闊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與學者信有
髓與皮始知十駿但進壁牛馬便可畢弊惟戢戢太
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蕤武士後列肅大劒官女
旁侍蛾脩眉神清蔣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饑世
人見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
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
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緑顧筆在漣漪時初報余得
梁武帝像此像今在仲忽處
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鵝如生智永
眞草歸田賦奇物也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數行云筆
勢凶險是也
王欽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横卷花一軸每時則自
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
麗可愛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
也惟以此爲别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
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眞

蘇洎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枝者字國老題爲閻令書
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
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
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呪
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其子居
金陵與王荆公連袂陳元輿帥金陵余託訪之云久
爲一貴人取去竟不知誰何
蔣永仲收草庚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
一一如眞筆細圓潤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余託購乃自取之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熱
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
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麄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閻
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麄絹徐熙絹或如
布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
爲硬絹抵之却于不破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
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
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

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爲背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
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
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栢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
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歙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
不用絹也絹素百片必好畫文製各有辨長幅橫卷
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
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則
蘇也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
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煙臭上

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
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
百千矣其他常筆固多也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
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綳損
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
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
不開者隨軸乾斷裂㽵粘補不成也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像云形狀有
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閣物也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
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
刳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
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
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鸜
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

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
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叢叢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
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虛
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王鞏定國
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爲王右丞矣趙叔盎伯充處
有摹本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
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草馬于蔣長源

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掛森森如坐竹下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及收鍾王迹甚多未得見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迹嘗于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硾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于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

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畫皆精過于當時西昇經馮京當世託王定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背四五分透別裝作一卷

道士牛戩筆落麁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于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趙叔盎收張璪松石一軸李公炤家物已破廉不可重背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

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于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空髑類而長之乃不凡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淸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為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鄒極大夫有之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瀟趣師董源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茜山水一軸
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賦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躬四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星角而電發蹄抗路以風迅鬐龍顚而孤起耳鳳耸以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閶闔下而輕噴低鶩羣而不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建德項桀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以致各豈肯浪逐苜蓿之坡蓋常下視八方之駿高

標雄跨而獅子攫獰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靡格頹色妙才駘入仗不動終日如坯乃得玉爲銜飾繡作鞍僅棗秣粟餐肉脹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俆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埚而吐水畫白澤以除災但覺駝垂就節鼠伏防猜妬心雖厲馴號斯諧誓俛首以畢世末伏櫪以興懷所謂英風頓盡冗仗常排嗟乎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褭躡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又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王維也劒門關圖雪景五代筆也又有唐畫山水雙

短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棠堂畫富豔有生意
趙叔盎亦有一軸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朶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窦圓潤上有一猫兒余

惡畫猫數欲翦去後易研與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狸猫顫莿荷甚工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鵓鴿謂之金盆鵓鴿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鱠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摖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蔡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裙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

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鐃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唐人軟褁蓋禮樂闕則士習褻服以不違俗爲美余
初惑之當俟史子留意者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
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褁帽則必
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
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
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
既歸于門背取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
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
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

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埀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
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爲
不敬衣用褁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
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無則爲無禮不知令
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吏服此必有
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
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埀則此制也
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古徐州境每民去
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
盡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

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
用諸未軟褁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
其制也

又有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爲率云惟永建
元年秋十月變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
椽重造記初瑞象麟鳳其銘辭曰漢感德中興即政
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月季春爰
易立碑石順禮典文九九度數萬世常存又一云天
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
不隱藏漢德巍巍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

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闡慈來善明
明我君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
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翅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
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巳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
忠厚方周德坐想許漢贊舜韶漢德巳衰還應尊魯
邦既弱不爲妖崖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孤逐怒鵰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馬一疋行及回渡采石
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
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
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

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之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耆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如凝脂天男相畫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不幸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像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于

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于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尾楷像者也其一有文殊睢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貲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鏐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黄卷五經亦軸三史猶有俟于抄録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圓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于點閱又列位多異于常圖余嘗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畫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爲畫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之緣飾釋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

夫五音之聲出于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奬以上爲去因其吳音以響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大初漏露神姦

鬼祕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
能名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
不徒為蒙恆生設也

鑒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戒為上其次山水有無窮
之趣尤是煙雲霧景為佳其次人[illegible]木水石其次花草
至于士女翎毛貴游戲閱不入清玩

李文定孫奉世于孝翰字師端收藏稷二鶴唐李昇
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
石岸茅亭溪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于小
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峯巒秀拔山頂蒙茸

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蹤其
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其如此之細且
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
無有與余得于丁氏者無以異也

維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䜣字茂
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
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眞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
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
熙鯿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
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眞意

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
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關同麄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董源峯頂不工絶潤色徑幽寥荒迴率多眞意

巨然明潤鬱葱最有爽氣礬頭太多

荊浩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後一年余于畢相孫仲荀處
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摹去乃夔玉所購上有
之美印記

趙叔盎云綠褊條闊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

毛以刀刺褾中開絲縷間套掛褾後卷即縛之又不
在畫心省損畫無摺帶隱痕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
故也書多臕損亦然略縛之烏用力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寺基
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製非
近古今所惜不全也

畢仲欽家有荊浩山水一軸

畢仲游家有六軸關同畫

王欽臣長子有六幅關同古本特奇董源四幅眞意
可愛

刁約家有董源霧景四軸

林虞家有王維六幅雪圖董源八幅李成雪圖

余家收紙本曹不興畫如意輪一軸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閲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印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絶倒其孫携韓滉散牧圖至乃覆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筆絹素染深黄絲文緫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收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麄下一印只畧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僞又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厮咬是何氣象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潁守本者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屛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様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

余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謚勾謀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潁發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辦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摹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矣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染絹作濕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西山十二眞君亦其次題爲閻立本

余柤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蟲透背二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眞筆也

錢世京家謝靈運盤足坐像亦奇古

高公繪家杏花二枝百破碎無名在徐黄上旨余家往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像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山半腰雲遮下磧石數塊一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沈議秀日見之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

萬曆庚寅歲夏五月王氏淮南書院重刊

米海嶽畫史 終

畫苑補益題詞

王弇山公得畫家諸小書十六種而名之曰畫苑屬吾友王光祿孟起刻之走謂畫家小書不畫十六種公所得十六種尔公曰子有之則顧以益孟起走於公十六種外別有十五種若以犂然當於鄙心則為鄙氏林泉高致其書意旨精深弘遠類多

前聞所未獲其詞復暢達而文蓋所謂進乎枝而道焉者也次則南陽山水純全論乎又次則仲賓竹録乎餘皆不詭畫家正鵠第中一二種多訛字走不暇

訂改則以孟起於書靡所不讀
必能校定為世善本云
萬曆十八年中秋後五日新安
詹景鳳著

金陵徐智督刊

畫苑補益目錄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
山水訣 唐王維
山水賦 荊浩
山水訣 宋李成
林泉高致 郭熙
山水論 郭思
紀藝 郭思
宣和雜評 宣和御記
山水純全集 韓純全
畫山水訣 李澄叟
論畫山水歌 無名氏
畫品 李廌
梅品 元華光和尚
竹譜詳錄 李衎
墨竹記 張退公

目錄畢

梁元帝山水松石格

皇明　新安詹景鳳

秣陵王元貞　仝校

山水松石格

梁元帝撰

夫天地之名造化為靈設奇巧之體勢寫山水之縱横或格高而思逸信筆妙而墨精由是設粉壁運神情素屏連隅山脉濺樸首尾相映項腹相近丈尺分寸約有常程樹石雲水俱無正形樹有大小叢貫孤平扶疎曲直聳拔凌亭乍起伏于柔條便同文字缺

或難合於破墨體向異於丹青隱

隱半壁高潛入冥插空類劒陷地如坑秋毛冬骨夏蔭春英炎緋寒碧暖日涼星巨松沁水噴之蔚同褒茂林之幽趣割雜草之芳情泉源至曲霧破山明精藍觀宇橋約關城行人犬吠獸走禽驚高墨猶綠下墨猶頹水因斷而流遠雲欲墜而霞輕桂不疎于胡越松不難于弟兄路廣石隔天遙鳥征雲中樹石宜先點石上枝柯末後成高嶺最嫌林刻石遠山大忌學圖經審問既然傳筆法秘之勿泄於戶庭

畫學秘訣

唐右丞王維摩詰撰

山水訣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百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為浮泛之山次布路歧莫作連緜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

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岩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進手親筆硯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茆堆土埠半露簷廒草舍蘆亭略呈檣檝　山分八面石有三

方闊雲切忌芝草樣　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
二尺長

豫章先生論畫山水賦

豫章荊浩先生著

山水賦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
遠樹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
此其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
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觀頂顛水看岸基此其法也
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穴者岫
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
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

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粗知山水之彷彿也
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列羣峰之
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
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岸
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斷處古
渡山斷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臨岸古木
露根而藤纏臨流石岸欹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
踈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
柏皮纏身生於土者脩長而淨直長於石者拳曲而
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踈而蕭森春景則霧

鎖烟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緑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疎林鴈横烟塞蘆裊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簑衣有風無雨但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垂下雨霽則雲收天碧山光添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湄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横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古塚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

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于此者須心會于玄微

李成山水訣

唐李成撰

山水訣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綽繁絮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勢使相偎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拍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涸路須曲折山要高昂孤城

置之遠邊墟而依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霽晴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開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扎山頭高山烟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嶢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水要交乂挺榦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土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密重岩切忌頭齊羣峰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

遥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遥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逕猶存崖岸傾危隱約雲林深暗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擴撲布兩路有明有晦起雙峰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烟靄濛騰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碣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脈以重分輕亭菴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

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潑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浪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疎於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驟依岩脚野橋寂寞遥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灔夏津漲而瀰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沚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牙景物兼還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千岩萬壑

要低昂聚散而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

宋郭淳夫林泉高致序

男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虛纂集

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謂禮樂射御書數書畫之流也易之山墳氣墳形墳出於三氣山如山氣如氣形如形皆畫之椎輪黄帝製衣裳有章數或繪皆畫本也故舜十二章山龍華蟲曰觀古人象爾雅曰畫象也言象之所以爲畫爾易卦說觀象繫辭謂此語繪事後素周禮繪畫之事後素功畫之本甚大且遠自古說伏羲畫八卦讀爲今汝畫之畫畫

文訓爲止不知畫八卦爲何等義故畫當爲畫但今畫出於後世其實止用畫字爾又今之古文篆籀蟲魚皆有象形之體即象形畫之法也思丱角時侍先子遊泉石每落筆必曰畫山水有法豈得草草思聞一說旋即筆記今收拾纂集殆數十百條不敢失墜用貽同好噫先子少從道家之學吐故納新本游方外家世無畫學蓋天性得之遂游藝於此以成名然於潛德懿行孝友仁施爲深則游焉息焉此志子孫當曉之也

林泉高致

翰林待詔直長贈正議大夫郭熈淳夫撰

山水訓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猿鶴飛鳴所常覩也塵囂韁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爲離世絶俗之行而必與箕潁埒素黄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

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絶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也哉

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須遠而觀之方見得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筆即掌中几上

一展便見一覽便盡此皆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爲得何者觀今山川地占數百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此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非特論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襲况齊魯關陝輻幀數千里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而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迫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爲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况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汩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洒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

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汩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先子

向思每丁寧委曲論及於此豈教其終身奉之以
爲進脩之道耶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則竹之眞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即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眞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眞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疎薄冬黯淡畫見其大象而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眞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

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眞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起止之勢眞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槩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溪谷斷續以分淺深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爲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却之勢也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振挈依附之師帥也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爲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也山近看如此遠數里看又如此遠十數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側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陰晴看又如此所謂朝暮之變態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不究乎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

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眞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客而思居見岩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眞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奇秀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其水淺其山多奇峰峭壁而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於雲霞之表如華山垂溜非不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擁腫之所埋故其地厚其水深其山多堆阜盤礴而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丘有頂而迤邐拔萃於四逵之野如嵩山少室非不峭拔也如嵩少類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地上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天台武夷廬霍雁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

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烟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顛哉後主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于峰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于岩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欲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睟向背顛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浪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于所

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岩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于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于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閑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疎疎則無眞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烟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

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烟靄到處隱烟靄不到處
見山因烟靄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烟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靜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環欲肥膩欲噴薄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挾烟雲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

山以水為血脉以草木為毛髮以烟雲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烟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脉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巒岫岡勢培擁相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什下者血脉在上其顛半落項領相攀根基隴大堆阜臃腫直下深插莫測其淺深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什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

山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顛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沖融而縹縹緲緲

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沖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沖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數十里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數十百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大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之頭自若干葉而成之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

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蓋山盡出不唯無秀抜之高兼何異畫碓嘴水盡出不唯無盤折之遠兼何異畫蚯蚓

正面溪山林木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也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也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耳

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

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咲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為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沈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攄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鋸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沈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横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畫者并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為可用者咸錄之於下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望回車下野橋（羊士諤望女几山）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長孫左輔尋山家）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沈山（竇鞏）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鮓開包自從江浙為漁父二十餘年手不扠（無名氏）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老杜）渡水蹇驢雙耳直避風羸僕一肩高（盧雪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摩詰）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湲（王介甫）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魏野）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老杜）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陂（李後村）密竹滴殘雨高峰留夕陽（夏侯叔簡）天遥來雁小江闊去帆孤（姚合）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錢惟演）春潮帶雨晚

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　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鄭谷

畫訣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把筆下去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洒見情於高大哉

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峰如

君臣上下也

林石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意定方作以次雜窠小卉女蘿碎石以其一山表之於此故曰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有戴石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尺之蘖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

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霽雪有雪霽風有急風雲有歸雲風有大風雲有輕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爲害或有依水衝者水雖衝之必無水害處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爲耕遠或有依山者山之間必有可耕處也

大松大石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

一種使筆不可反爲筆使一種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與墨人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

成絕妙也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項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故世之人多謂善書者往往善畫蓋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或曰墨之用何如答曰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埃墨不一而足不一而得詳見下文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麤者細者如鍼者如刷者

運墨有時而用淡墨有時而用濃墨有時而用焦墨有時而用宿墨有時而用退墨有時而用廚中埃墨

有時而取青黛雜墨水而用之用淡墨六七加而成
深即墨色滋潤而不枯燥用濃墨焦墨欲特然取其
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故爾瞭然然後
用青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謂之幹淡以銳筆橫臥惹惹
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
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捽
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
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
施於樓屋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淡濃墨作濃淡但墨

之色不一而染就烟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
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
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
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旁以得之
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晃夏蒼秋淨冬黯
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百慮
不干神盤意豁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
石能事不受相戚逼王宰始肯留真跡斯言得之矣
一種畫春夏秋冬各有始終曉暮之類品意物色便
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

諸子中故事又各須臨時所宜者爲可謂如春有早
春雲景早春雨景殘雪早春雪霽早春雨霽早春烟
雨早春寒雲欲雨春早春晚景曉日春山春雲欲雨
早春烟靄春雲出谷滿溪春溜春雨春風作斜風細
雨春山明麗春雲如白鶴皆春題也
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雨霽夏山風雨夏山早行夏山
林館夏雨山行夏山林木怪石夏山松石平遠夏山
雨過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又曰飄風急雨夏山雨罷
雲歸夏雨溪谷濺瀑夏山烟曉夏山烟晚夏日山居
夏雲多奇峰皆夏題也

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霽亦曰秋山雨霽秋風雨霽
秋雲下隴秋煙出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
細雨亦曰西風驟雨秋晚煙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
秋晚平遠遠水澄清疎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
平遠秋景皆秋題也
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翔風飄雪山澗
小雪四溪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艤舟沽酒踏雪
遠沽雪溪平遠又曰風雪平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
水榭吟風皆、、題也
曉有春曉秋曉雨曉雪曉烟嵐曉色秋烟曉色春靄

曉色皆曉題也

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晚照雪殘晚照踈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照暮山烟靄僧歸溪寺客到晚扉皆晚題也

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怪木古木老木垂岸怪木垂崖古木喬松至一望松皆祝壽用青松長松

思嘗見先子作連山一望松帶一望不斷之意於一幅上爲之一老人以手撫面前大松作極引望之意其老人若爲壽星所獻之人云

石有怪石坡石松石兼雲松者也林石兼之林木秋

江怪石怪石之在秋江也江上蓼花蒹葭之致可以映帶遠近作一二也

雲有雲横谷口雲出岩間白雲出岫輕雲下嶺

烟有烟横谷口烟出亂山暮靄平林輕烟引素春山烟嵐秋山烟靄

水有四溪濺樸松石濺樸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遠水鳴榔雲溪釣艇

雜有水村漁舍凴高觀稱平沙落雁溪橋酒家橋梁樵子皆雜題也

畫格拾遺

早春曉烟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曉山如翠曉烟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飄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湍奔射石噴玉濺玉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遠近也

古木平林層巒聳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水根蟠石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右上三圖乃郭熙所畫溫縣宣聖殿二壁畫也

烟生亂山生絹六幅皆作平遠亦人之所難一障亂山幾數百里烟嶂聯綿矮林小宇間見格映看之令人意興無窮此圖乃平遠之物也

朝陽樹梢綠素横長六尺許作近山遠山山之前後神宇佛廟津渡橋梁縷分脉剖佳思麗景不可殫言惟是於濃嵐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擴抹以旁達于向後平遠林麓烟雲縹緲一帶之上朱綠相異色之輕重隱沒相得盡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也

西山走馬圖先子作衡州時作此以付思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内一人墜下人馬不大而神氣如生先子指之曰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得一長板橋有見憤數人乘欵段而來者先子指之

曰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瞑青林之陰斗出一野艇艇中蓬菴菴中酒榼書秩菴前露頂坦腹一人若仰看白雲俯聽流水宾搜遐想之象舟側一夫理楫先子指之曰斯則又高矣

一軸松先子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松若前在一大松下自此后作無數松大小相聯轉嶺下澗幾十百松一望不斷平青未嘗如此布置此物爲文潞公壽意取公子子孫孫聯綿公相之義潞公大喜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一事安道就陳留范宣學宣之讀書抄書安道皆學至於安道學畫宣乃以爲無用而

不喜安道於是取南都賦爲宜畫其所賦內前代衣冠宮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証據有所徵考宜躍然從之曰畫之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帝王名公巨儒相襲而畫者皆有所爲述作也如今成都周公禮殿有西晉益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燦然滿殿令人識萬世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今爲士大夫之室則世之俗工下吏務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

林泉高致 終

郭若虛畫論

宋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秦鳳經略安撫使
馬步軍都總管郭思若虛著

敘自古規鑒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首稱像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像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爲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繪勳業之臣迹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

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特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伯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譁大雅所以流連也謂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曰貞元巳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閟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太和二年自撰

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大城內昔經頹廢後漢蜀郡太守高眹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又禮器瑞物於壁唐韋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讚敎勸生徒繇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宏哉

敘圖畫名意

古之秘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隋展子虔有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毗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鎖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雁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蘧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

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峰圖靡麗則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局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貞有永嘉居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具載其爲可鑒戒當與六籍並傳云

論製作楷模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矣畫人物者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則

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必具修眞度世之範帝王當
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應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卽
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固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俄
識肥遯高世之節貴戚蓋尚紛華侈靡之容帝釋須
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乃作醜魏(尺者切)馳趡(千見切)之
狀士女宜富秀色婑(烏果切)媠(奴坐切)之態田家自有醇
朴村野之眞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衣紋有
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勾綽縱掣理無妄
下以狀高側深斜卷褶飄舉之勢畫林木者有樛枝
挺幹屈節皴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虺之

勢聳凌雲翳日之姿宜須崖岸豐隆方稱蟠根老壯
也畫山石者多作礬頭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
性皴淡卽生窊凸之形每留素以成雲或借地而爲
雪其破墨之功尤爲難也畫畜獸者全要停分向背
筋力精神肉分肥圓毛骨隱起仍分諸物所稟動止
之性(四足惟兎掌底有毛謂之建毛)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
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窮
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聳鬣肘毛筆
遣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爲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功畫家稱開口猫兒合口龍言其兩難也)畫水者有一擺之波三摺之浪布
之宇之勢分虎爪之形湯湯若動使觀者浩然有江
湖之思爲妙也畫屋木者折筭無虧筆畫勻壯深遠
透空一去百斜如隋唐五代已前洎國初郭忠恕王
士元之流畫樓閣多見四角其斗拱逐鋪作爲之向
背分明不失繩墨今之畫者多用直尺一就界畫分
成斗拱筆迹繁雜無壯麗閑雅之意畫花果草木自
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笋條老嫩苞萼後先逮諸園
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翎毛者必須知識諸禽形
體名件自觜喙口臉眼緣(去聲)叢林腦毛披簑毛翅有
梢(去聲)翅有蛤翅翅邦(上聲)上有大節小節大小窩翎次

及六梢又有料(平聲)風掠草(翻翅習之間)散毛壓磾尾肚毛
腿胯尾錐脚有探爪(三節)食爪(三節)撩爪(四節)托爪(一節)宣黃
[illegible]鷺鳥眼上謂之看棚(一名看簷)背毛之間謂之合溜
山鵲鷄類各有歲時蒼嫩皮毛眼爪之異家鵞鴨卽
有子肚野飛水禽自然輕梢(去聲)如此之類或鳴集而
羽翮緊戢或寒棲而毛葉鬆泡(去聲)已上具有名體處
所必須融會闕一不可設或未識漢殿吳殿梁柱斗
栱叉手替木熟柱駝峰方莖額道抱間昂頭羅花羅
幔暗制綽幕猢猻頭琥珀枋龜頭虎座飛簷撲水膊
風化廢垂魚惹草當鉤曲脊之類憑何以畫屋木也

畫者尚罕能精究況觀者乎

論衣冠異制

自古衣冠之制荐有變更指事繪形必分時代衮冕法服三禮備存物狀寔繁難可得而載也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羃䍦後周以三尺皂絹向後幞髮名折上巾通謂之幞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起於後魏）次用桐木黑漆為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為幞頭巾子以賜

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之際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為三等品服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下加襴唐高宗朝給五品已上隨身魚又勑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已下文官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鞊鞢（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鍼筒火石袋也）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巾大袖周緣以皂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裰（禮記儒行篇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注云逢大也大掖大袂襌衣也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屨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靿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至如閻立本圖昭君妃（音配）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慎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雖弗害為名蹤亦丹青之病爾（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也）

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摸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

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

識矣故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無適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筆可就也乃是自始及終筆有朝揖連綿相屬氣脉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内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内自足然後神閑意定神閑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昔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臝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留心觀者當煩拭眥大抵氣韻高筆畫壯則愈玩愈妍其或格凡毫懦初觀雖似可採久之還復意怠矣

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論三家山水

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跱百代標程前古雖有傳世可見者如王維李思訓荆浩之倫豈能方駕近代雖有專意力學者如翟院深劉永紀眞之輩難繼後塵翟學李劉學關紀學范夫氣象蕭疎煙林淸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制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閑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強搶筆俱勻人屋皆質者范氏之作也烟林平遠之妙始自營丘畫松葉謂之攢針筆不染淡自有榮茂之色關畫木葉間用墨搵時出枯梢筆蹤勁利學者難到范畫林木或側形如偃蓋別是一種風規但未見畫松栢耳畫屋既質以墨籠染後輩目爲鐵屋復有王士元王端

燕貴許道寧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訥之流有一體或具體而微或預造堂室或各開戶牖皆可稱尚然藏畫者方之三家猶諸子之於正經矣

論黃徐體異

諺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也何以明其然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並事蜀為待詔筌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領真命為宮贊或曰筌到闕未久物故今之遺迹多見在蜀中日作故往往有廣政年號宮贊之命亦恐傳之誤居寀復以待詔錄之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桃花鷹

鶻純白雉兔金盆鵓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又翎毛骨氣尚豐滿而天水分色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鳧鴈鷺鷥蒲草蝦魚叢豔折枝園蔬藥苗之類是也又翎毛形骨貴輕秀而天水通色言多狀者緣人之稱聆分而家作用亦在臨時命意大抵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瀟灑過之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曰崇嗣曰崇矩蜀有刁處士名光胤劉贊滕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有唐希雅希雅之孫曰中祚曰宿及解處中輩都下有李符李吉之儔及後來名手間出跂望徐生與二黃猶山水之有正經黃筌之師刁處士孫關仝之師荊浩

論畫龍體要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遒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真迹至任從一待詔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觀翊教院王皇殿後是其真迹今崔白所圖又得其要建隆觀翊教院工皇殿中羅喉邊有一龍頭北都大安寺藩漢壁有龍一條恨不見弗興秘閣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自昔豢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于天晦隱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

今之圖寫固難惟以形似但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前論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識真龍牙匠所遺傳授之法

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本閻立德並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為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極佛道人物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匕作或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

將晁荅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韋鑒暨偕子鷗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難即通衆也後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黃之蹤前不誚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則李思訓將軍并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工李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並唐人也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鍮無焚玉石

郭若虛畫論終

紀藝

郭思若虛編

唐永昌元年後盡五代至宋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編而次之凡一百一十六人

唐末二十七人

左金　趙公祐　趙溫其　趙德齊
范瓊　陳皓　彭堅　常粲
常作徹　呂嵬　竹虔　孫遇
張詢　張南本　麻居禮　張素卿
陳若愚　胡瓌子虔　荆浩　刁先徹
尹繼昭　李洪度　辛兄　張騰
張質　王倈

五代九十一人

千兢　趙嵓　劉彥齊　袁義
羅塞翁　東丹王　胡擢　胡翼
王殷　李羣　燕筠　杜霄
李玄應弟審　厲歸眞　李靄之　韋道豐
朱簡章　王高士　鄭唐卿　關同
支仲元　枚行思　郭乾暉　鍾隱
郭權　史瓊　程凝　王道古

李坡　唐垓　王道求　宋單
冒玖　左禮　張南　王偉
黃延誥　韓求　李祝　張圖
朱繇　李昇　宋楷　杜子瓌
杜洪濛　房從真　宋藝　高道興
阮知晦　杜倪龜　黃筌　高從遇
阮惟德　杜敬安　黃居寶　趙元德
趙忠義　蒲思訓　蒲師昌　張玫
徐德昌　周行道　張玄　孔嵩
丘文播　丘夫曉　趙方　滕昌祐

姜道隱　楊元真　董從晦　張景思
跋異　王仁壽　衛賢　朱悰
曹仲玄　陶守立　竹夢松　丁謙
何遇　陸晃　施璘　貫休
楚安　傅古　岳閣黎　智蘊
德符

宋朝 建隆元年後至熙寧七年凡一百五十八人

仁宗皇帝天資穎悟聖藝神奇遇興援毫超逾庶品伏聞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喪明之始上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板印施聖心仁孝又非愚臣所能稱頌右虞田有家藏御畫御馬一疋其毛赭白玉銜勒上有宸翰題云慶曆四年七月十四日兼有押字印寶後因伯父內藏借觀不日赴杭錢之任既久假而不歸居無何伯父終于任所此寶遂歸兼見張潘今不復可見爲終身之痛　兼曾見張文懿家有卜猿一軸仍聞禁中有天王菩薩像　太上游心雖可與臣下並列故尊之卷首

王公士大夫依仁游藝臻乎極致者十三人

燕恭肅王　嘉王　李後主　燕肅
武宗元　劉永年　郭忠恕　王士元

宋道　宋迪　文同　郭元方
董源

高尚其事以畫自娛者二人

李成　宋澥

業於繪事馳名當代者一百四十六人 人物山水花鳥雜畫分爲四門

人物門 五十三人僧道并繪工傳寫者附

王靄　高益　王瓘　孫夢卿
趙光輔　趙隱士　孫知微　句龍爽
李文才　石恪　袁仁厚　趙長元

王齊翰　周文矩　顧德謙　郝虔
厲昭慶　顧洪祝　李雄　侯翼
高文進　王道真　李用及　李象坤
高懷節　張昉　高元亨　楊朏子圭
王兼濟　孫懷悅　陳用智　孟顯
陳士元　王拙　王居正　葉進成
葉仁遇　郝澄　童仁益　毛文昌
南簡　龍章子淵　武洞清　江惟清
鍾文秀　田景　李元淵　王易
陳坦　令宗　李八師　劉道士

獨工傳寫者七人

牟容　高大沖　尹質　歐陽贊
元靄　維真　何充

山水門凡二十四人僧附

范寬　劉永　王瑞　翟院深
燕貴　許道寧　紀真　黃懷玉
商訓　丘訥　龐崇穆　李隱
高克明　屈鼎　郝銳　梁忠信
李宗成　郭熙　董贇　侯封
符道隱　擇仁　巨然　繼肇

花木門凡三十九人僧道附

黃居寀　劉贊　夏侯延祐　任慶餘
高懷寶　徐熙　徐崇矩　徐崇嗣
唐希雅　唐宿　唐忠祚　解處中
初序　陶裔　毋咸之　侯文用
劉夢松　劉文惠　李符　李懷袞
王曉　趙昌　王友　鐔宏
易元吉　崔白　崔慤　文宣
李吉　侯文慶　董祥　葛守昌
李祐　丁貺　閻士安　居寧

慧崇　何宗師　牛戩

雜畫門凡三十人僧道附

畢顯　張翼　張戡　丘士元
裴文睍　胡九齡　馮進成　吳進
吳懷　董羽　任泛一　趙幹
曹仁熙　荀信　戚文秀　路衙推
楊揮　朱澄　徐易　白
劉文通　蔡潤　蒲
張經　友遷　蕭
周齊　鄭隱

宣和論畫雜評

皇明　新安詹景鳳

秣陵王元貞　仝校

論畫雜評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也者雖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然特游之而已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藝之爲道道之爲藝此梓慶之削鐻輪扁之斲輪昔人亦有所取焉於是畫道釋像與夫儒冠之風儀使人瞻之仰之其有覩形而悟者豈曰小補之哉其以道釋名家者晉宋則顧陸梁隋則張展輩蓋一時出

乎其類者矣至於有唐則吳道玄遂稱獨步殆將前古無人五代如曹仲元亦駸駸度越前輩至宋則繪事之工夌轢晉宋間人物如道士李得柔畫神仙得之於氣骨設色之妙一時名重如孫知微輩皆風斯在下若趙裔高文進輩於道釋亦籍籍有名者然裔學朱繇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文進蜀人世俗多以蜀畫爲名家是虛得名耳

昔人論人物則曰白皙如瓠其爲張蒼眉目若畫其爲馬援神姿高徹之如王衍閑雅甚都之如相如容儀俊爽之如裴楷體貌閑麗之如宋玉至於論美女則蛾眉皓齒如東鄰之女瓌姿豔逸如洛浦之神至有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者皆是形容見於議論之際而然也若夫殷仲堪之眸子裴楷之頰毛精神有取於阿堵中高逸可置之丘壑間者又非議論之所能及此畫者有以造不言之妙也故畫人物最爲難工雖得其形似則往往乏韻故自吳晉以來號爲名手者才得三十三人其卓然可傳者則吳之曹弗興晉之衛協隋之鄭法士唐吳道玄鄭虔周昉五代趙才王商宋李公麟彼雖筆端無口而尚論古之人至于品流之高下一見而可以

得之者也宮室有量臺門有制而山節藻棁雖文仲不得以濫也畫者取此而備之形容豈徒爲是臺榭戶牖之壯觀者哉雖一點一筆必求諸繩矩比他畫爲難工故自晉宋迄于梁隋未聞其工者歷五代以還僅得衛賢以畫宮室得名宋郭忠恕既出視衛賢輩不足數矣信夫畫之中規矩準繩者爲難工游規矩準繩之內而不爲所窘如忠恕之高古者豈斯人之徒歟

解縷胡之纓而歛袵魏闕袖操戈之手而思禀梯山航海稽手稱藩願受一廛而爲氓至有遣子弟

入學率貢職奔走而來賓者則雖異域之遠風聲氣俗之不同亦古先哲王所未嘗或棄也此番族所以見于丹青之傳然畫者多取其佩弓刀挾弧矢游獵狗馬之玩若所甚貶然亦所以陋蠻夷之風而有以尊華夏化原之信厚也今自唐至宋畫之有見於世者凡五人唐有胡瓌胡虔至五代有李贊華之流皆筆法可傳者蓋贊華系出北虜是為東丹王故所畫非中華衣冠而悉其風土故習是則五方之民雖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亦可按圖而考也後有高益趙光輔張戡與李成輩雖馳譽於時蓋光輔以氣骨為主

而格俗戡成全拘形似而乏氣骨皆不兼其所長

易之乾龍有所謂在田在淵在天以言其變化超忽不見制畜以比夫利見大人詩之魚藻有所謂頒其首莘其尾依其蒲以言其游深泳廣相忘江湖以比夫難致之賢者則畫雖小道故有可觀其魚龍之作亦詩易之相為表裏者也龍雖形容所不及然葉公好之而真龍乃至則龍之為畫其傳久矣吳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出水寫以獻孫皓世以為神後失其傳至五代才得傳古其放逸處未必古今所能到宋董羽遂以龍水得名于時寔近代之絕筆也魚雖耳目之所玩宜工者為多而畫者多作庖中几上物乏所以為乘風破浪之勢此未免絓乎世議也五代袁義專以魚蟹馳譽宋劉寀亦以此知名若徐白徐皐等輩亦以畫魚得名于時然所畫無涵泳潑喁之態使人但望涎耳不復有臨淵之羨宜不得傳之譜也

嶽鎮川靈海涵地負至于造化之神秀陰陽之明晦萬里之遠可得之於咫尺間其非胸中自有丘壑發而見諸形容未必知此自唐至宋畫山水得名者類非畫家者流而多出於縉紳士大夫然得其氣韻者

或乏筆法或得筆法者多失位置兼眾妙而有之者亦世難其人蓋昔人以泉石膏肓煙霞痼疾為幽人隱士之誚是則山水之於畫市之於康衢世口未必售也至唐有李思訓盧鴻王維張璪輩五代有荊浩關仝是皆不獨畫造其妙而人品甚高若不可及者至宋李成一出雖師法荊浩而擅出藍之譽數子之法遂亦掃地無餘如范寬郭熙王詵之流固已各自名家而皆得其一體不足以窺其奧也

馬與牛者畜獸也畫史以狀馬牛而得名者為多至虎豹鹿豕獐兔則非馴習之者也畫者因取其原野

荒寒跳梁奔逸不就羈馽之狀以寄筆間豪邁之氣而已若乃犬羊猫狸又其近人之物最為難工花間竹外舞裀繡幄得其不為搖尾乞憐之態故工至於此者世難得其人粤自晋迄宋馬則晋有史道碩唐有曹霸韓幹之流牛則唐有戴嵩與其弟戴嶧五代有厲歸眞宋有朱義輩犬則唐有趙博文五代有張及之宋有宗室令松羊則五代有羅塞翁虎則唐有李漸宋有趙邈齪猫則五代有李靄之宋有王凝何尊師若包鼎之虎裴文晛之牛非無時名也氣俗而野使包鼎之視李漸裴文晛之望戴嵩豈不縮手於

袖間耶

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揫斂則葩華秀茂見於百卉衆木者不可勝計其自形自色雖造物未嘗容心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衆目協和氣焉而羽蟲有三百六十聲音顏色飲啄態度遠而巢居野處眠沙泳浦戲廣浮深近而穿屋賀廈知歲司晨啼春噪晚者亦莫知其幾何固雖不預乎人事然上古采以為官稱聖人取以配象類或以著為冠冕或以畫於車服豈無補於世哉故詩人六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而律曆四時亦記其榮枯語默之候所以繪事之妙多寓興於此與時人相表裏焉故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鴈鶩必見之幽閑至于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疎風流喬松古栢之歲寒磊落展張於圖繪以與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自唐迄宋如薛鶴郭鷂邊鸞之花至黄筌徐熙趙昌崔白等俱以是名家者班班相望若牛戩李懐衮之徒亦以畫花鳥為時之所知戩作百雀圖其飛鳴俛啄曲盡其態然工巧有餘而殊乏高韻懐衮設色輕薄獨以柔婉鮮華為有

得若取之於氣骨則有所不足故不得附名于譜也

繪事之求形似捨丹青朱黄鉛粉則失之是豈知畫之貴乎有筆不在夫丹青朱黄鉛粉之工也故有以淡墨揮掃整整斜斜不專於形似而獨得於象外者往往不出於畫史而多出於詞人墨卿之所作蓋胸中所得固已吞雲夢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於毫楮則拂雲而高寒傲雪而玉立與夫嘲月吟風之狀雖執熱使人亟挾纊也至於布景致思不盈咫尺而萬里可論則又豈俗工所能到哉畫墨竹與夫小景五代獨得李頗宋宗室頵士人文同

輩故知不以着色而專求形似者世罕其人
蔬菓於寫生最爲難工論者以爲郊外之蔬易工於水濱之蔬而水濱之蔬又易工於園畦之蔬也墜地之果易工於折枝之果而折枝之果又易工於林間之果也今以是求畫者之工拙信乎其知言也况夫蘋蘩之可羞含桃之可薦然則丹青者豈徒事朱鉛而取玩哉詩人多識草木蟲魚之性而畫者其所以毫奪造化思入微妙亦詩人之作也若草蟲者凡見諸詩人之比興故因附于此且自陳至宋其名傳而畫存者陳有顧野王五代有唐垓宋有郭元方釋居寧之流

山水純全集序

南陽琴堂韓純全撰

夫畫者伏羲氏畫八卦之後以通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嗣黄帝時有史皇蒼頡生焉史皇收魚龍龜鳥之形蒼頡因而爲字相繼相更而圖畫典籍萌矣書本畫也畫先而書次之傳曰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書畫同體而未分故知文能叙其事不能載其狀有書無以見其形有畫不能見其言存形莫善於畫載言莫善於書書畫異名而一揆也古云畫者畫也盖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揮纖毫之筆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千里在掌豈不爲筆移造化者哉自古迄今賢明上士雅好之術畫也然精於繪事者多矣予世業儒竊名薄宦賦性疎野惟志所適慕於篕探前賢之模範究古今之糟粕自幼而嗜好至今白頭尚孳孳無倦惟患學之日短自爲成癖爾乃夙賦其性耶唐右相王維文章冠世畫絶古今嘗自題詩云當時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誠哉是言也且夫山水之術其格清淡其理幽奥至於千變萬化像四時景物風雲氣候悉資筆墨而窮極幽妙者若

非博學廣識焉得精通妙用歟故有寡學之士凡俗之徒忽略茲道為名而學其論廣博之流惟恐淺陋也彼孳孳汲汲與利名交戰者與吾道殊途爾彼安足與言之愚集山水人物已為山水歳久所得山水之趣粗以為法不敢為卓絶之論雖言無華藻亦使後學之士頗為開悟因述十論以附于後時宣和歳在辛丑季夏月十八日也

山水純全集目錄

論山
論水
論林木
論石
論雲霞煙靄嵐光風雨雪霧
論人物橋彴關城寺觀山居船車四時之景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
論觀畫別識
論古今學者

山水純全論

論山

凡畫山言丈尺分寸者王右丞之法則也山有主客尊卑之序陰陽逆順之儀其山各有形體亦各有名習山水之士好學之流切要知也主者衆山中高而大也有雄氣敦厚傍有輔峰叢圍者嶽也大者尊也小者卑也大小岡阜朝揖於前者順也無此者逆也客者不相下而過也分陰陽者用墨而取濃淡也凹深為陰凸面為陽山有高低大小之序以近次遠至於廣極者也洪谷子云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

曰嶺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下曰岩岩下有穴而名岩穴也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銳山者高嶠而纖峻也卑小尖者扈也小而衆山歸叢者名羅圍也言襲涉者山三重也兩山相重者謂之再木朕也一山為伾小山曰岋大山曰峘岋謂高而過也言屬山者相連屬也言嶧山者連而絡驛也絡繹者羣山連續而過也山岡者其山長而有脊也言翠微者近山傍坡也山項衆者山巔也岩者洞穴是也有水曰洞無水曰府言堂者山形如堂室也言嶂者如幃帳也言小山別大山鮮不相連也言絕景者連山斷絕

也言屋者左右有山夾山也言礙者多小石也平石者盤石也多草木者謂之岵無草本者謂之垓石載土謂之崔嵬石上有土也土載石謂之砠土上有石也土山曰阜平原曰坡坡高曰壠岡嶺相連掩映林泉漸分遠近也言谷者通路曰谷不相通路者曰谿窮瀆者無所通而與水注者川也兩山夾水曰澗陵夾水曰溪溪中有水也宜畫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後見也山有四方體貌景物各異東山敦厚而廣博景質而水少西山川峽而峭拔高聳而險峻南山低小而水多江湖景秀而華盛北山闊墁而多阜林木氣

重而水窄東山宜村落薪鋤旅店山居宦宮行客之類西山宜用關城棧路羅網高閣觀宇之類北山宜用盤車駱駝樵人背負之類南山宜江村漁市水邦山閣之類但加稻田漁樂勿用車盤駱駝要知南北之風故不同爾深宜分別山有四時之色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之說四時之氣象也郭氏曰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上背後有淡山者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者謂之深遠自近山邊低坦之山謂之平遠愚又論三遠者有近岸廣水曠闊遙山者謂之闊遠

有煙霧暝漠野水隔而髣髴不見者謂之迷遠景物至絕而微茫縹渺者謂之幽遠以上山之名狀當備畫中用也兼備博雅君子之問若問而無對爲無知之士不可不知也或詩句中有諸山名雖得名即不知山之體狀者惡可措手而製之凡畫全景者山重疊覆壓咫尺重深以近次遠或由下增疊分布相輔以昇次尊各有順序又不可太實仍要嵐霧鎖映林木遮藏不可露體如人無依乃窮山也且山以林木爲衣以草爲毛髮以煙霞爲神采以景物爲粧飾以水爲血脉以嵐霧爲氣象畫若不求古法不寫眞山

惟務俗變採合虛浮自爲超越古今心以自蔽變是爲非此乃懵然不知山水格要之士難可與言之嗟乎今人是少非多拘今亡古爲多利之所誘奪博古好今學者鮮矣倘或有得其蘊奧者誠可與論也彼嗤古傲今侮慢宿學之士適足以此言爲戲耳

論水

夫水者有緩急淺深此爲大體也有山上水曰涀涀謂出於高陵山下有水曰瀞瀞謂其文溶緩山澗間有水曰湍湍而漱石者謂之湧泉岩石間有水潗瀊而仰沸者謂之噴泉言瀑泉者巔崖峻壁之間一水飛出如練千尺分灑於萬仞之下有驚濤怒浪湧濺騰沸噴濺源流雖黿鼉魚鱉皆不能容也言濺瀑者山間積水欲流而石隔鬱中猛下其片浪如滾有石迎激方圓四折交流四會用筆輕重自分淺深盈滿而散漫也言淙者衆流攢衝鳴湍疊瀨噴若雷風四面叢流謂之淙也言沂水者不用分開一片注下與瀑泉頗異矣亦宜分別夫海水者風波浩蕩巨浪捲翻山水中少用也有兩邊峭壁不可通途中有流水源急如箭舟不停者硤水可無急於此也言江湖者注洞庭之廣大也言泉源者水平出流也其水混混

不絕故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惟溪水者山水中多用之宜盡盤曲掩映斷續伏而復見以遠至近仍宜煙霞鎖隱爲佳王左丞云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此之謂歟夫砂磧者水心逆流水流兩邊急而有聲中有灘也夫石磧者輔岸絕流水流兩邊迴環有紋中有石也言壑者有岸而無水也然水有四時之色隨四時之氣春水微碧夏水微凉秋水微清冬水微慘又有汀洲烟渚皆水中人可住而景所集也至於漁瀨鴈灘之類畫之者多樂取以見才調況水爲山之血脉故畫水者宜天高水闊爲

佳也

論林木

夫林木者有四時之榮枯大小之叢薄咫尺重深以分遠近故木貴高喬蒼逸健硬筆迹堅重或麗或質以筆迹欲斷而復續也且或輕或重本在乎行筆高低暈悉由於用墨此乃畫林木之格要也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迹剛正而露節謂之骨伏起圓混而肥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肉多者肥而軟濁也茍媚者無骨也骨多者剛而如薪也勁死者無肉也

迹斷者無筋也墨而質朴失其眞也墨微而怯弱敗其正形其木要停分而有勢不可太長太長無勢力不可太短太短者俗濁也木皆有形勢而取其力無勢而亂作盤曲者乏其勢也若只要剛硬而無環轉者虧其生意也若筆細脉微者怯弱也大凡取舍用度以木貴蒼健老硬其形甚多或聳而迸枝者或曲折而俯仰者或躬而若揖者或如醉人狂舞者或如披頭仗劍者皆松也又若怒龍驚虬之勢騰龍伏虎之形似狂怪而飄逸似偃蹇而躬身或坡側倒起飲於水中或巔峻倒崖而身復起爲松之儀其勢萬狀

變態莫測凡畫根者臨岸倒起之木其根起伏出拔土外狂而且迸也其平立之木當以大根深入崖中傷迸小根方宜出土也凡作枯槎槁木務要竅窽空耳凡松者公侯也爲衆木之長亭亭氣槩高上盤於空勢鋪霄漢枝迸而覆挂下接凡木以貴待賤如君子之德周而不比荆浩曰成材者氣槩高幹不材者抱節自屈有偃蓋而枝盤頭低而腰曲者爲異松也皮老蒼鱗枝枯葉少者爲古松也右丞曰松不離於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爲幼松者其梢凌空而聳出其針交結而蔭重也且柏者若侯

伯也訣曰柏下叢生要老逸而舒暢皮宜轉紐捧節有紋多枝少葉節眼嵌空勢若蛟龍身去復回蕩迭縱橫乃古柏之狀也幼柏者葉簇枝迸梢聳拔也檜者松身柏皮會於松柏故名曰檜其枝橫肆而盤屈其葉散而不定古檜之體也餘種羣木難以具述惟楸梧槐椰形儀各異大槩有葉之木貴要豐茂而蔭鬱至於寒林者務森聳重深分布而不雜宜作枯梢老槎背後當用淺墨畫以相類之木伴和爲之故得幽韻之氣淸也林罅不用明白尤宜烟嵐映帶誠爲咸熙深得乎妙用者哉梁元帝云木有四時春英夏

蔭秋毛冬骨春英者謂葉細而花繁也夏蔭者謂葉密而茂盛也秋毛者謂葉疎而飄零也冬骨者謂枝枯而葉槁也其有林巒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有林麓者山脚下林木也林迥者遠林烟暝也大要不可狂斜倒起隱淡直立辨其形質可一一分明又云質者形質備也雜木取其大綱用墨點成淺淡相等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無衣裝使山無儀盛之貌故貴密林茂木有華盛之表也木少者謂之露骨如人少衣也若作一窠一石務要減矣

論石

夫畫石者貴要磊落雄壯蒼硬頑澀礬頭菱面層壘厚薄覆壓重深落墨堅實凹深凸淺皴拂陰陽點均高下乃為破墨之功也且言盤石者平大石也然石之狀不一或層壘而秀潤或崔嵬而顛嶮有崖岩嵯峨者有怪石崩堋者或直插入水而深不可測者或根石浸水而脚石相輔者崒屼嶙峒千怪萬狀縱橫放逸其體無定而入皴紋多端也有披麻皴者有點錯皴者或斫縱皴者或橫皴者或勻而連水皴紋者一畫一點各有古今家數體法存焉昔人云石無十步真山有十里遠况石為山之體貴氣韻而不貴枯燥也畫之者不可失此論也

論雲霧烟靄嵐光風雨雪霧

夫通山川之氣以雲為總也雲出於深谷納於愚夷弇日揜空渺渺無拘昇之晴霽則顯其四時之氣散之陰晦則逐其四時之象故春雲如白鶴其體閒逸和而舒暢也夏雲如奇峰其勢陰鬱濃淡叆叇而無定也秋雲如輕浪飄零或若兆羅之狀廓靜而清明冬雲澄墨慘翳示其玄溟之色昏寒而深重此晴雲四時之象春陰則雲氣淡蕩夏陰則雲氣突黑秋陰則雲氣輕浮冬陰則雲氣慘淡此陰雲四時之氣也

然雲之體聚散不一輕而為烟重而為霧浮而為靄聚而為氣其有山嵐之氣煙之輕者雲捲而霞舒雲者乃氣之所聚也凡畫者分氣候別雲烟為先山水中所用者霞不重以丹青雲不施以彩繪恐失其嵐光野色自然之氣也且雲有游雲有出谷雲有寒雲有暮雲雲之次為霧有曉霧有遠霧有寒霧霧之次為烟有晨烟有暮烟有輕烟烟之次為靄有江靄有暮靄有遠靄雲霧烟靄之外言其霞者東曙曰明霞西照曰暮霞乃早晚一時之氣暉也不可多用凡雲霞烟霧靄之氣為嵐光山色遥岑遠樹之彩也善繪

於此則得四時之眞氣造化之妙理故不可逆其風光當順其物理也風雖無迹而草木衣帶之形雲頭雨脚之勢無少逆也如逆之則失其大要矣繼而以雨雪之際時雖不同然雨有急雨有驟雨有夜雨有欲雨有雨霽雪者有風雪有江雪有夜雪有春雪有暮雪有欲雪有雪霽凡雨雪意皆本乎雪色之輕重類於風勢之緩急想其時候方可落筆大槩以雲別其雨雪之意則宜暗而不宜顯也又如爾雅云天氣下而地不應曰雺言暗物而輕也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言暝物而重也風而雨之爲霾言無分遠近也

陰風重而爲曀言無分於山林也此皆不時之氣也霏雪之流至於魚龍草莽之象呂氏之言甚明鸞翔鳳翥之形陸機之論深得然窮天理之奥掃風雪之候曷可不深究焉

論人物橋彴關城寺觀山居舟車四時之景

凡畫人物不可麄俗貴純雅而幽閑其隱居傲逸之士當與村居耕叟漁父輩體貌不同切觀古之山水中人物殊爲閑雅無有麄惡者近之所作往往麄俗殊乏古人之態言橋彴者通船曰彴彴者以横木渡於溪澗之上但人迹可通也關者在乎山峽之間只一路可通傍無小谿方可用關也城者雉堞相映樓屋相望須當映帶於山掩林木之間不可一一出露恐類於圖經山水所用唯古堞可也畫僧寺道觀者宜横抱幽谷深嵓峭壁之處唯酒斾旅店方可當途村落之間以至山居隱遯之士放逸之徒也務要幽僻有廣土處可畫柴扉房屋平林牛馬耕耘之類有菱廣水處可畫漁市漁欒及捕魚採菱晒網之類也言舟船者大曰舟小曰船漁人乘者爲艇隱逸所乘曰船或插以網罩或旋以絲綸者漁艇也或爲木屋或作棚幙者遊船也以小槳所搖者謂之飛舫獨一

木所造者謂之相槽於山水中所宜用者其舟船游漾輕浮不可重載其餘江海巨載之舟於山水中少用也品四時之景物務要明乎物理度乎人事春可畫以人物欣欣而舒和踏青郊遊翠陌競秋千漁唱渡水歸牧耕鋤山種捕魚之類也夏可畫以人物坦坦於山林陰映之處或以行旅憩歇水閣亭軒避暑納涼翫水浮梁浴鶴江游曉汲涉水過渡之類也秋則畫以人物蕭蕭翫月採菱浣紗漁笛擣帛夜舂登高賞菊之類也冬則畫以人物寂寂圍爐飲酒慘冽遊宦雪笠衆人驛栖運糧雪江渡口寒郊雪獵履冰

之類也若水野之閒春兼於禽鳥者可畫以燕雀黃鸝夏畫鴻鸂鷗鷺秋畫征鴻羣鷺冬宜畫以落鴈鳴鴉今各舉其大槩耳若能知此以隨時製景任其才思則山水中裝飾無不備矣

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筦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爲畫之質勝也常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

不得全善惟荊浩採二賢之能以爲已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眞體損其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即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豫在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循畀昧乎格法之大

動作無規亂推取逸頻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纏縛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者腕弱筆痴取與全虧物狀平扁不能圓混者版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次妄生圭角者刻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者結也愚又論一病謂之礶病筆路謹細而痴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礶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採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

形似自得於其閒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質實不足當棄其筆而華有餘實爲質榦也華爲華藻也質榦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眞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麄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麄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皴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眞山不分遠近

淺深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烟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論觀畫別識

瓊瑰琬琰天下皆知其為玉也非卞氏三獻孰別其荆山之姿而為美驊騮騄驥天下皆知其為馬也非伯樂一顧孰別冀北之駿而為良若玉之無別安得瓊瑰琬琰之名馬之無別豈分驊騮騄驥之駿別玉者卞氏耳識馬者伯樂耳天下後世亦無復以加諸是猶畫山水之流於世也隱造化之情實論古今之

蹟奥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豈賤隸俗人得以易窺其端倪蓋有不測之神思難名之妙意寓於其間矣凡閲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為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儻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揉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格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顔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通畫法者得神全之氣攻寫法者有圖經之病亦不可以不識也

以近世畫者多執奸一家之學不通諸名流之迹者衆矣雖博究諸家之能精於一家者寡矣若此之畫則雜乎神思亂乎規格難識而難別良由此也惟飾明其諸家畫法乃為精通之士論其別白之理也窮天文者然後證丘陵天地之閒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之衆有緒則不雜蓋各有理之所寓耳觀畫之理非融心神善縑素精通博覽者不能達是理也畫有純質而清淡者僻淺而古拙者輕清而簡妙者放肆而飄逸者野逸而生動者幽曠而深遠者昏暝而意存者真率而閑雅者冗細而不亂者重厚而不濁

者此皆三古之迹達之名品參乎神妙各適於理者然矣畫者初觀而可及究之而妙用益深者上也有初觀而不可及再觀而不可及窮之而理法乖異者下也畫譬如君子歟顯其迹而如金石著乎行而合規矩親之而溫厚望之而儼然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動容周旋無不合於理者此上格之體若是而已畫由小人歟以浮言相胥以矯行相尚近之而取侮遠之而有怨苟媚諂以自合勞詐僞以自蔽旋為交搆無一循乎理者此卑格之體有若是而已儻明其一而不明其二達於此而不達夫彼非所以能別

識也昔人有云畫古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空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似非用筆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不可不採覽焉蓋有眞可傳於世不自顯其名者所謂有實則名自得故不期顯而自顯也畫有一時雖獲美名久則漸銷所謂以譽過於實者故不期銷而自銷矣凡觀畫者豈可擇於冠蓋之譽但

看格清意古墨妙筆精景物幽閒思遠理深氣象脫洒者爲佳其未當精絕惟眞巧密者鮮鑒矣世有王晉卿者戚里之雅士也耕獵於文史放思於圖書每燕息之餘多戲以小筆散之於公卿之家多矣嘗蒙青眼左顧每閱畫必見召而同觀之論乎淵奧構其名實偶一日於賜書堂東掛李成西掛范寬先觀李公之跡云李公家法墨潤而筆精煙嵐輕動如對面千里秀氣可掬次觀范寬之作如面前眞列峰巒渾厚氣壯雄逸筆力老健此二畫之跡眞一文一武也余嘗思其言之當眞可謂鑒通骨髓矣其格法之要切須知之方能定其優劣明其是非可謂精通善鑒者哉畫不遇識如客行於途無分於善惡也不亦悲夫今有名卿士大夫皆從格法聖朝以來李成郭熙公穆宋復古李伯時王晉卿亦然信能悉之於此乎按畫譜荊浩河內人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專門頗得意趣閒嘗謂吳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浩兼二子所長而有之蓋有筆而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而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故王洽之畫先潑墨縑素取高下自然之勢而爲之浩介乎二者之間則人與大成兩得之矣

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顓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己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也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暝飢寒喜怒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眞跡絕少後來得其髣髴者

猶可絕俗正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溉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爲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閑餘暇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柰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高業以利爲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脩術士之體豈不爲自輕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眞所謂棄其本而逐其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爲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

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不恥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慵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謗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僥倖之策惟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爲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矣

山水純全集後序

甞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遠今瑣瑣碌碌亦其徧見持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夫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制之冠蓋衮冕設之鐏罍鼎器六經具載百代祖繼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關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别魚龍之變

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秀麗草木之茂榮翩然而異嚴然而趨挺然而奇妙然而怪凡識於象數圖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帡幪之微覆於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也故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眞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毫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汨於塵坌擾於利役徒爲筆墨之

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眞哉是以山水之妙多專
于才逸隱遯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了燭
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況山水樂林泉之奧豈庸瞽
賤隸貪懦鄙夫至於麄俗者之所爲也豈其畫於山
水誠未可以易言也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
者不爲不多矣畧究形容而推之遥岑疊翠遠水沉
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之間若覙千里有得其
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老陰疎溪橋隱逸樵釣江村
樵路幽逕崢嶸層閣漱石飛泉去騎歸舟人少有得
其全景也若松柏老而亂怪羣木茂而蓊鬱臨流碧

澗崖古林高此乃其樹石者也木葉披岩千山聳翠
烟重暝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
畫至於通乎源流貫於神明使人觀之若覩青天白
日窮究其奧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罔
克及此今有琴堂韓公純全以名宦簪履之後家世
儒業自垂髫誦習之間每臨筆硯多戲以窠石既冠
從南北宦遊常於江山勝槩爲所樂者圖其所至之
景宛然而旋躡於前繼而工畫於山水則落筆驚世
不苟名於時但遊藝於心術精神之間至於爛額焦
頭窮年皓首過於書籍傳癖未嘗一日捨乎筆墨猶

恐學之不及也蘊古今之妙而宇宙在乎手順造化
之源而萬化生乎心故研精思極深得其純全妙用
之理者其南陽純全公之畫歟公自紹聖間擔簦之
都下進藝爲都尉王晉卿所愜薦於今聖藩邸繼而
上登寶位授翰林書藝局祗候累遷爲直長秘書待
詔今已授忠訓郎公未嘗苟進迄今祗以畫爲性之
所樂頃者出示以平昔編纂胸臆蘊奧俾僕以補文
釋意然所集山水之論莫不纖悉備載且指物而各
敘其說言筆墨華藻可居典實博古續今增加證識
分雲烟嵐霧山水林木關城橋彴傳其筆墨之妙講

其氣暈之病通四時景物識三古精華一句一事粲
粲然使後學者覽而爲樞筈筆要顧不偉歟嘗南陽
接朋友則講論古今爲文章至於理邃如藏珠之蚌
蘊玉之石學者不可輕易其文當求其理信乎公之
論譬如珠玉之秘於此焉如公之畫純於古不雜於
後代故其立論集曰純全庶幾博雅君子爲之傳於
無窮也宣和辛丑歲冬十月二十有四日夷門張懷
邦美後序

畫山水訣

宋李澄叟

山水之畫由來久矣昨自南渡以來雖有李蕭二君後數十年間渺然無聞何也以其無門可造然也澄叟雖淺陋自幼存心盤礴乎其間者六十餘年不爲不老矣雖未至於洞徹幽微然薄有所得者數十事聊開此門之一論以貽將來同志者之萬一時年嘉定辛巳六月吉日湘中李澄叟述

夫畫者古以言不能紀而紀之於畫今返以畫不能發之歸之於言所謂難言之言而欲言之故作之者

鮮矣凡畫山水大抵不過濃淡淺深輕重高低遠近疎密朝暮陰晴數條而已作之者往往病之何也其不能驅用而返相負累故也當爲略而言之立賓主之位定遠近之勢然後穿鑿境物布置高低落墨無令太重太重則濁而不清落墨無令太輕太輕則燥澀乾枯而不潤濛（蒙去）染切忌太見太見則翻成光滑碎綽無令手絮手絮則必損精神要在不虧不盈皴染得中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樹枝且看栽插高低布石脈要還相偎上下煙雲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拍塞不舒石多層若橫豎皴澀不分則版土大廣若朽乏則崩坡斷岸必欹木取勢根株別體石匡欄蹲坐無重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涸路要曲折山要高昂孤城實之遠邊墟市但依山脚雪天不用煙雲雨裏無多遠望山村仍居隘窄漁人要在平灘朝晴晃亮暮黯陰昏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仍依古木窠叢簇於山頭高山煙鎖其腰長嶺雲鎖其脚遠山縈紆而來還用煙雲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取土埠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平谷依其匾淺石須圓渾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榦

四枝枯茂遥山三疊晴嵐蔽在林腰遠樹兩層陰霧起於林脚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側畔乎灘深淵陟崖之下聳拔之山不須多多則差池淡木烟林不要密密則細碎林叢切忌頭齊列岫布之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遥施路道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昏近防質濁顛崖怪木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稠疊而不崩塞實裏求虚簡淡而恐成孤虚中求實遥烟遠靄太繁恐失於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猶存崖岸傾危約略豈宜高廣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源流水泉彷彿還他

顛撲布兩岸有明有晦起變峯陟高陟低霧薄爽明
舒晴烟靄朦朧欲雨喬林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
石磥堆奇怪者三塊兩塊點樹葉將疎間密皴石脈
以重分輕亭菴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換
多般野舍猶防相似氣象則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
林脫葉蕭疎冬樹槎枒妥貼樹根栽插龍爪有似攫
拿石有稜層根脚還須帶土北畫病在重坡南畫傷
乎多水以其習熟而然也之字水不過三轉濺濮水
祇是兩層飛泉一道侵天瀑湧爭湍徹底驪濤巨浪
淺瀨平流烟波汗漫茫茫傾射海門浩渚山無獨木

石不孤單烟林一派便休古木數根而已喬林疎於
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起自水邊薄霧驟依岩岫
野橋寂寞遙通竹搗山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
春漪欲綠夏澤漲而濃肥秋潦源清寒潭涸而沉泚
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枿枯槎境物還兼秀媚
分清顯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
山高木小雖幽遠而氣象不雄木大山低得雄豪而
缺於穿鑿千岩萬壑要高低聚散而不同疊巘層山
但起伏軒昂而各異輕清爲體太虛必少精神峻硬
爲神執着還同重濁孤高獨秀免傷煩碎依栖版實

棚層解破縱橫劈判塡虛破實斟量活法扶持學項
籠頭全賴臨機應變若乖本體寧逊識者雖雄不苟
他能杜絕許公齟齬旋虛運實幹重旋輕不迷顛倒
回環自然游戲三昧聊陳大槩以備精詳悟理者不
在多求學之者還從規矩謹序

泛說

近古名人作山水居其品者亦自不少且如關同范
寛郭忠恕郭熙李成賀眞張戬高珣諸公各得一體
或取於多景或取於細詳或取於緊硬或輕或秀備
求所長而綴其景得之者衆惟李蕭二公變體一出

恍然超於今古簡淡疾速空乎神品矣李先生畫落
墨蒼硬辟綽簡徑謂之實裡有虛蕭大夫畫在烟雲
氣霧得景謂之虛中有實如能二體兼之回環變動
眞所謂神上品也張戬畫皴而秀一皴一染略兼虛
筆眞有工者也紹興末間有一傭畫晚進姓翟名興
祖傚而僞作略不得其彷彿題記字畫且謬眞不揣
者也王晟山水景多而有工筆勢緊密有可觀者乾
道間江夏有傭畫姓黄第十八作其僞者至今鄂人
家所畜者是也晟在日嗜酒亦不多作花竹翎毛自
劉益李迪趙逸劉春之後作者布色重厚而鮮明爲

體正類生色筆迹細軟又似女工且不耐久後進不知體法失眞遠矣夫畫花竹翎毛者正當淩潤籠養飛放之徒叫蟲門養叫蟲者鬬蟲也門養鬬蟲者或棚頭之人求之鷙禽須問養鷙禽者求之正當各從其類又解繫自有體法豈可一毫之差也畫牛虎犬馬一切飛走悉皆從類而得之者眞矣不然則勞而無功遠之又遠矣韓幹畫馬云廄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畫花竹者須訪問於老圃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無闕矣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着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

而觀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畫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學者不可不知也北人山水有豈拙濁法度莽朴以其原野曠蕩景乏委曲而然也山水上人物不拘巨細人物犬馬屋木橋梁只是點瘁而成彷彿便休後生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非山水也自江陵登三峽夔門長流三千餘里重灘逆瀨匯洑狂瀾旋渦回流雄波急浪備在其間登山則自夷陵之西懸崖峭壁陟岸高峰峻嶺深岩幽泉秀谷虎穴龍潭臨危列險驟雨狂風無不經歷畫是今日之畫式也豈不廣哉眞所謂探囊得物也若悟妙理賦在筆端何患不精畫者如是思如是學不負名矣

畫山水訣終

畫山水歌

無名氏

畫有十三科何以獨重山水紙絹纔[illegible]幅已知寫畫精神初非學力能成自是天機好[illegible]所[illegible]未見收之格範有甚工夫只遮打頭准為妙手唐則鄭虔王摩詰之輩宋則郭熙朱學士之流儒者多能繪工難學所以明窓淨几佳楮輕縑號為小墨神仙遍貌烟霞境界曲畫變態眼前景象層層出筆底江山涎涎生脚跟踏畫四海五湖心中方有千崖萬壑遠近先分賓主布置全在安排淡墨幹而秃筆皺宿筆洪而濃

墨解妙處不勞用托因地須使烟煤遠水無波巨浪有崩騰之狀遥峰露影近山空點𪾢之繁春樹薄而秋樹踈夏雲濃而冬雲黯點稍有丁香鹿角皴石有斧腦箭頭水邊空着孤舟嶺外深藏野寺人物則三四點而成江村則八九家空畫風烟起則千里俱昏雪月白則三更如晝禽鳥多棲古木樓臺半隔踈林巔崖作古木垂藤怒石起飛淪濺瀑大圖嶂先觀氣勢小景致只作微茫錢塘帶月觀潮左蠡無風起浪烟迷露寺日落垂亭平沙闊落鴈成行山徑晚征夫問宿墨濃淡則路分遠近筆老嫩則樹有陰陽地靈難以秘藏心匠齊憑收拾盈尺寫寰中之景使人懷物外之思訝蓬島而隔塵凡截匡廬而歸戶牖細評詳斷可擅名家技能壓盡衆人盤礴原非庸史一藝曲折但觀紙上之圖元氣淋漓半吐胸中之異

畫山水歌終

宋 李廌 撰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畫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縷而精勁溫潤妙窮毫釐其盧楞伽曹仲宜之徒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畫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豈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氷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衛公爲浙西觀察使摹中像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像則拳髮虬髯穹鼻黝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姣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腐而丹青不渝眞可寶也

普陁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瓔珞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淸潤意遍幻妙所居普陁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

德麟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傾悵是中無此大士也

被髮觀音變相

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劒而坐非近世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輩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元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長帶觀音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

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籍籍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直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鞍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識其勝絶處也比見伯時為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

於古耶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似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為一家最為獨妙棟梁楹桷望之中虛若可躡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歷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于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豁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瀟灑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為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煙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太圖今幷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而踏乎大方者乎其為人無法度如彼其為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規度量而為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為是乎

仙游圖

唐閻令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全畫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胡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叢立矻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糞壤四面斬絶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並者左右視之各見其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雪鍾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恐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尊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乖崖公詠鎮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飲亟損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卽投閣遁去乖崖公還朝出劍關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卽曰適一山人以書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

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善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識畫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乙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入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偏以示變木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目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嘗醋圖蹙鼻撮口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供張果肴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蟹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

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衆仙天子紫微大天帝爲衆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師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麤筆如草書頓掣飛動勢極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愼無一欵仄亦一家之妙用

熒惑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為荆州刺史日所畫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種落共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怪寢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為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共年所滅又落筆氣韻闕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

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前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窗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于古定然知此不凡也

春龍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自爪鬣中出魚蝦隨之或半空而隕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挨戶闕牖人人驚異若屋顛墜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戚化元所作筆力崢嶸善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漾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匀未有翻湧濆薄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色毛精潤如新包氏以

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禦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宋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缺岸平波遠山坡地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間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色明潤其視眈眈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棚於山中大木上

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白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恐傚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得其自然也

寒龜曝背圖

蜀黃監所作即黃筌也筆墨老硬無少柔媚監平時所作雀竹魚鱉龍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為水墨枯林之下一龜盤跚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蠻跧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監一龜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方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殊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棘鵲柘條銅觜圖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為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淡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渾成外無稜刺木身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鶻狸鷹兔鵲雉鸚雀之類皆作禽奮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鵲子坐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鷙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想其霜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觜多作猿子豔婦瑚龍采縷以為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隱所作銅觜坐柘條上有得陰亡心之意傷有大樹蒼皮鮮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欵队不見條枝竹枝雖多景若未盡當是金陵霸府中大屏之一扇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連屬疑為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覩其全也

鶴竹圖

南唐朝霸府之庫物舊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麤筆其間櫛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梢蕭然有拂雲之氣兩雉馴啄其下羽翼鮮華喙欲鳴距欲動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渲細密

為工一羽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渲分布眾采映帶而成生意眞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菡萏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鐔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于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淸遠能識此意耳

李薦畫品終

華光梅譜

墨梅始自華光仁老之所酷愛其方丈植梅數本每花放時輒移床其下吟詠終日莫知其意偶月夜未寢見窗間疎影横斜蕭然可愛遂以筆規其狀凌晨觀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寫得其三昧標名於世山谷見而美之曰嫩寒清曉行孤村籬落間但欠香耳往往士大夫有索數年而未下筆者有不求而自得者華光每寫時必焚香禪定意適則一掃而成人或戲之曰昔王子猷愛竹時何癖於梅華光正色曰其趣安輕重哉聞者蕭然可愛及其臨老縱心筆墨

愈作愈高于時宗寫六人補之亦在其列當時名公巨卿詩詞褒美不下數千首而公平日所作一千二百餘本逮其在西時獨畱披風帶露几案與山谷最爲絶筆

口訣

梅傳口訣本性天然下筆有力最莫遷延醮墨濃淡不許浪傳起筆縱逸曲徑垂欺仰如秋月曲似彎弓轉如曲肘直似箭邊老如龍角嫩似釣竿枯如丁折條似直弦嫩梢忌椰舊梢若鞭弓梢鹿角下筆忌繁枝無十字舉花大錢鬧處其閑閑處莫鬧老嫩依法新舊分年棄條無萼勁梢指天枯如蒼眼一刺兩連枯梢多刺黎梢是焉梢如鐵戟花無十全花有重犯枝分后先花分錢眼鬚是虎鬚花有六六泣露含烟如愁如語傲雪凝寒大放小放正偏側偏大偏少偏移春朝元羞容背日骷髏笑顔离披側謝先春狀元背萼五點正萼一圈喚春向陽菩蕾珠聯左偏右偏護寒銜烟藏春放白蝴蝶蜂先披風帶蒂萼取其圓一開一謝花欲大然正鬚排七一鬚爭先吐三背四切忌團繁造無盡意只在精嚴斯爲標格不可輕傳

取象

梅之有象由制氣也花屬陽而象天木屬陰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別奇偶而成變化蔕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極故有一丁房者華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點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葉鬚者花之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莖謝者花之所自究復以極數故有九變此花之所自出皆陽而成數皆奇也根者梅之所自始象以二儀故有二體木者梅之所自放象以四時故有四向枝者梅之所自成象以六爻故有六成稍者梅之所自備象以八卦故有八結樹者梅之所自全象以足數故有十種此

木之所自皆陰而成數皆偶也不惟如此花正開者其形規有至圓之象花背開者其形規有至方之象枝之向下其形規俯有覆器之象枝之向上上其形規仰有載物之象于鬚亦然正開者有老陽之象其鬚七謝者有老陰之象其鬚六半開者有少陽之象其鬚三蓓蕾者有天地未分之象體鬚未形其理已著故有一丁二點者而不加三點者天地未分而人極未立也花萼者天地始定之象故有所自而取象莫非自然而然也識者當以類推之

一丁　其法須是丁香之狀貼枝而生一左一右不

可相並丁點須要端楷有力無令其偏丁偏則花偏矣是故詩有曰丁點須端楷安排不要偏丁偏花不正難使葉如錢

二體　謂梅根也其法根不獨生須分爲二一大一小以別陰陽一左一右以分向背陰不可加陽小不可加大然後爲得體故詩曰根莫與獨發獨發則成孤二體強同勢開源有放殊

三點　其法貴如一字上闊下狹兩邊者連丁之狀向兩角中間者據中而起蒂萼相接不可不相接接不可斷續也故詩曰三點加丁上攀房自此全落毛衡斷却帶萼不相連

四向　其法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有自右而左者有自左而右者須布左右上下取焉

五出　其法須是不尖不圓隨筆而偏分折如花開七分則全露如半開則見其半正開者則見其全不可無分別也

五萼　其法須分別圓尖要識中隨花成上下掩映莫相同

六枝　其法有偃仰枝覆枝從枝分枝折枝凡作枝之際須是遠近上下相間而發庶有生意也故詩曰

六位須分別毋令寫處同有人能識此何必見春工

七鬚　其法須是勁其中勁長而無英側六莖短而齊長者乃結子之鬚故不加英嗷之味酸短者乃從者之鬚故加英點嗷之味苦詩曰舉鬚如虎鬚七莖有等殊中莖結青子六短就成虛

八結　其法有長梢短梢嫩梢疊梢交梢孤梢分梢怪梢須是用木而成隨枝而結若任意而成無體格也

九變　其法一丁而蓓蕾蓓蕾而萼萼而漸開漸開而半折半折而正放正放而爛漫爛漫而半謝半謝

而荐酸詩曰九變如終始從丁次第開正開還識謝
飄落委蒼苔

十種　其法有枯梅新梅繁梅山梅疎梅野梅宮梅
江梅園梅盤梅其木不同不可無別也詩曰十種梅
花木須憑墨色分莫令無辨別寫作一般春

三十六病枝成指撚落筆再塡停筆作節起筆不顯
枝無生意枝無後先枝老無刺枝嫩刺連落花多片
畫月取圓樹老花繁曲枝重疊花無向背枝無南北
雪花全露參差積雪寫景無景有烟有月老幹墨濃
新枝墨輕遍枝無花枯枝無蘚挑處捲虽圈花太圓

陰陽不分賓主無情花大如桃花小如李弃條寫花
當蚜起藥樹輕枝重花併犯忌陽花犯少陰花過取
奴花並生二本並舉

補之總論　木清而花瘦梢嫩而花肥交枝而花繁
纍纍分梢而萼疎蘂疎一爲樹二爲體三爲梢長如
箭短如戟宇宙高而結頂地步窄而無盡若作臨崖
傍數枝枝怪花疎只欲半開若作疎風洗雨枝閑花
茂只看離披爛熳若作披烟帶霧枝嫩花茂只要含
笑盈枝若作臨風帶雪幹老枝稀只要墨淡蕩花
閑若作停霜映日森空峭直只要花細香舒學者須
要審此梅有數家之格或有疎而嬌或有繁而勁或
有老而媚或有清而健豈有類哉有生山岑者有生
山谷者有生籬落者有生江湖者其枝疎密長短有
異不可不推

華光指迷　凡作花萼必須丁點端楷丁欲長而點
欲短鬚欲勁而萼欲尖丁正則花正丁偏則花偏枝
不可對發花不可並生多而不繁少而不虧枝枯則
欲其意稠枝曲則欲其意舒花須相合枝須相依心
欲緩而手欲速墨須淡而筆欲乾葉須圓而不類杏
枝欲瘦而不類柳似竹之清如松之實斯成梅矣

補之艱難　或問之鬚不下數十莖今寫其七何也
公曰花鬚少者梅稟少陽之氣而成霜露之姿偶獨
發其七耳或又曰花或有六出者今獨寫其五葉豈
有況乎公曰四出者六出者獨謂疎梅乃村野人接
之荊棘樹上今或雜而受氣不淸使其然乎獨有者
稟中和之氣有自然之性故寫者取此弃彼或曰信
矣梅爲木不公又曰梅爲木不下一二丈小者此類
儘令人作圖靡纔數花梢根皆具或有加山坡水石
之類豈不失其本眞乎

梅有四字犂花如品字交枝如又字交木如椏字結

梢如么字枝小有花多花少則不繁枝細嫩而不怪枝多花少言其氣之全也枝老而花大言其氣之壯也枝嫩花細言其氣之微也梅有高下尊畀之別有大小貴賤之辨有疎密輕重之象有間闊動靜之用枝不得並發花不得並生眼不得並點木不得並接枝有文武剛柔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對條有父子長短不同蘂有夫妻陰陽相應其木不一當以類推之

梅譜終

竹譜詳錄

息齋道人薊丘李衎述

予昔見人畫竹嘗從旁窺其筆法始若可喜旋覺不類輙歎息捨去不欲觀之矣如是者凡數十輩後得澹游王先生所畫迥然不同遂願學焉已而溯求其源澹游本學於乃翁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是時初聞湖州之名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從喬仲山秘書觀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㧞澹游差不逮也甚欲取以爲法而無自得之或云黃華雖宗文每燈下照竹枝模影寫眞宜異乎常人之爲者澹游特栝讀

父書而已不必學也予深以爲然又念東坡山谷二公洎宋金兩朝名士讚美文湖州之筆與造物比尤以不即快覩爲恨至元乙酉來錢塘始見十餘本皆無足起予者妄謂蘇黃之評幾於私其交親後賢未免隨聲附和要當以黃華澹游定優劣耳邂逅友人王子慶極談茲事子慶曰君殆未見眞蹟前輩不輕推許也予曰近屢見之矣大書題識寧盡僞耶子慶曰非僞而何予茫然自失猶疑子慶立論之偏漫詰之曰若嘗見中州黃華老人所作乎子慶曰黃華之作吾固未見湖州之作君又未之見也何能與君決

是非府史某人者藏本甚眞明日借來以自定其品第可乎越宿子慶果携過予則一幅五挺濃淡相依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具姿態曲盡生意如坐渭川淇水間方以前輩議論爲無愧黄華誠有取乎此而晼影之語尙詳自悔聞見寡陋若子慶之博識不可及也屬以善價致之猶靳用油紙臨摹持歸維揚明年四月重來或出此見售遂酬以二十五券欣然慰滿平生矣自是連得三本悉弃故習壹意師之日絫月積頗似悟解好事者往往徵索流播漸廣謬相肯可獨鮮于伯幾父謂以墨寫竹清矣未若傳其本色

之爲清且眞也强予用墨竹法加青綠畫成雖粗可觀終非合作將復討論其說而俗工咸不足問追尋近古得王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模勒失眞又得蕭協律筍竹圖絹素糜潰筆蹤慘淡方謀對本臨倣偶故人劉伯常過予曰吾舊藏李頗叢竹圖已久知君酷好輒以爲贈二圖俱宣和故物而頗尤專美後來無出其右者於是又得畫竹法蓋自唐王右丞蕭協律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黄筌父子崔白兄弟及吳元瑜以竹名家者纔數人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協律雖傳昏腐莫辨夢休疎放流而不反自屬方外黄氏神而

不似崔吳似而不神惟李頗形神兼足法度該備所謂懸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墨竹亦起於唐而源流未審舊說五代李氏描窻影衆始倣之黄太史疑出於吳道子（畫評云寫竹於古無傳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爲之唱舊說郭崇韜夫人李氏月夜模影竹窻是後往往有效之者廣畫集載孫位松石墨竹又成都大慈寺灌頂院有張立墨竹畫壁孫張皆晩唐人蜀中皆有墨竹乃知非元靄輩唱始亦不始於李夫人也山谷黄太史云墨竹起于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彷吳道子作畫竹加丹青已極形似意墨竹之跡近出於此此論宜有所据故取以爲證云）追至宋朝作者寖盛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空爝火俱息黄鍾一振瓦釜失聲豪雄俊偉如蘇公猶終身北面世之人苟欲游心藝圃之妙可不知

所法則乎畫竹師李墨竹師文刻鵠類鶩予知愧矣幸際

熙朝文物興起生

輦轂之下齒薦紳之列薄宦驅馳辱徧交賢士大夫講聞稍詳且竭餘力求購數年於墨竹始見黄華老人又十年始見文湖州又三年於畫竹始見蕭李得之如此其難也彼窮居僻學當何如耶退唯嗜好迂疎久乃彌篤

天成其志行役萬餘里登會稽歷吳楚踰閩嶠東南山川林藪游涉殆盡所至非此君者無與寓目凡其

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聚榮枯老稚優劣窮詎熟察
曾不一致往歲仗
國威靈遠使交阯深入竹鄉究觀詭異之產於焉辨
析疑似區別品彙不敢盡信紙上語焦心苦思參訂
比擬咨忘予之與竹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求一
藝之精信不易矣調賦爲雕篆必非壯夫爾雅註蟲
魚安能磊落區區繪事之末固應獻笑大方之家以
予夙性好之樂之積習成癖尚恐世有與予同病者
去古寖遠未得其傳悉取李頗文湖州兩家成法寫
予疇昔用力而得之者與夫命意位置落筆避忌之

類一一詳疏卷端無所隱秘庶幾後之君子一覽靡
遺憾焉

畫竹譜

文湖州枝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
具焉自蜩腹蛇蚹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
畫竹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
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
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
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
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
人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
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弛情
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故當一
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真積力久至於
無學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
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苟
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纇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
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之外若遽放逸則恐不復
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

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設色
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粘幀礬絹本非畫事苟
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見附於此

粘幀先須將幀幹放慢靠牆壁頓立平穩熟煑稠麪
糊用椶刷刷上看照絹邊絲縷正當先貼上邊再
看右邊絲縷正當然後貼上次左邊亦如之仍勿
動直待乾微用木楔楔緊將下一邊用鍼線密縫
箭桿許一枚子次用麻索網羅綳緊然後上礬畢
仍再緊之

礬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當久則破裂

須紫色
膠爲妙春秋隔宿用溫水浸膠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夏月則不須隔宿冬月則浸二日方開別用淨磁器注水將明淨白礬研水中嘗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澀難落墨仍看絹素多少斟酌前項浸開膠礬水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溫黄色爲度若夏月膠性差慢頗多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用刷上絹陰乾後落墨近年有一種油絲絹幷槳粉絹先須用熱皁莢水刷過候乾依前上礬

一位置須看絹幅寬窄橫竪可容幾竿根梢向背枝葉遠近或榮或枯及土坡水口地面高下厚薄自意先定然後用朽子朽下再看得不可意且勿着筆再審看改朽得可意方始落墨庶無後悔然畫家自來位置爲最難蓋凡人情尚好才品各各不同所以雖父子至親亦不能授受況筆舌之間豈能盡之惟畫法所忌不可不知所謂衝天撞地偏重偏輕對節排竿鼓架勝眼前枝後葉此爲十病斷不可犯餘當各從己意

衝天撞地者謂梢至絹頭根至絹末阨塞塡滿者偏輕偏重者謂左右枝葉一邊偏多一邊偏少不停趂者對節者謂各竿節節相對

二描墨握筆時澄心靜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然後落筆須要圓勁快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癡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准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娟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具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

有畫矣

三承染最是緊要處須分別淺深翻正濃淡用水筆破開時忌見痕蹟要如一段生成發揮畫筆之功全在於此若不加意稍有差池卽前功俱廢矣法用番中青黛或福建螺青放盞内入膠殺開慢火上焙乾再用指面旋點淸水隨點隨殺不厭多時愈殺則愈明淨看得水脈着中無筆承染嫩葉則淡染老葉則濃染枝節間深處則濃染淺處則淡染更在臨時相度輕重

四設色須用上好石綠如法入淸膠水研淘作分三

等除頭綠麄惡不堪用外二綠三綠染葉面色淡
者名枝條綠染葉背及枝幹更下一等極淡者名
綠花亦可用染葉背枝幹如初破籜新竹須用三
綠染節下粉白用石青花染老竹用藤黄染枯竹
枝幹及葉梢筍籜背土黄染筍籜上斑花及葉梢
上水痕用檀色點染此其大略也若夫對合淺深
斟酌輕重更在臨時
調綠之法先入稠膠研匀別煎槐花水相輕重和
調得所依法濡筆須輕薄塗抹不要厚重及有痕
迹亦須嵌墨道過截勿使出入不齊尤不可露白

若遇夜則將綠盞以盡水出膠了放乾明日更依
前調用若只如此經宿則不可用矣
五籠套此是畫之結褁尤須縝密後設色乾了子細
看得無缺空漏落處用乾布淨巾着力拂拭恐有
色脱落處隨便補治匀好除葉背外皆用草汁籠
套葉背只用澹藤黄籠套
草汁之法先將好藤黄浸開却用殺開螺青汁看
深淺對合調匀便用若隔夜則不堪用若暑月則
半日即不堪用矣

墨竹譜

墨竹位置一如畫竹法但幹節枝葉四者若不由規
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濡墨有深淺下筆
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麄細便見榮枯
乃要葉葉着枝枝枝着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
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四面
團欒枝葉活動方爲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
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略則失之於繁雜或根幹
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
似刀截或身如板束麄俗狼籍不可勝言其間縱
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

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
成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遥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
不踰準繩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
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
上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
矣然後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穿梢頭
節短漸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
色匀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擁腫偏
邪墨色不匀間麄間細間枯間濃及節空匀長匀

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頗見世俗用蒲絟槐皮或壘紙濡墨畫竿無問根梢一樣麄細又且板平全無圓意但甚發笑學者切忌不宜倣效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蓋下一節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是斷離却要有連屬意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竿圓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墨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連屬無復生意矣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相合處謂之雀爪直枝謂之釵股從外畫入謂之埰壘從裏畫出謂之逆跳下筆須要遒健圓勁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滑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尹白郭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虚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復爲墨竹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麄忌似桃細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叉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早絹無異也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蠶頭蠶頭下正根謂之菊又名竻旁引者謂之邊或謂之鞭節間乳贅而生者謂之須旁根生時謂之行邊邊根出筍

謂之偽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蟬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鑚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挺然者多筍筍初出土者謂之萌又名蘂又名箣下巧反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牙漸長名茁又名箈徒改反又音臺又名子又名苞又名箘過母名籊官音別稱曰籜籠曰錦綳兒曰玉版師蔀葉謂之苞籜又名箬解籜謂之篛半筍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籜方爲成竹竹榦謂之竿竿中之水結而

為膚曰筠竹之皮曰筤（武盡反）刮下青皮謂之茹火燒謂之䉇火燒出汗謂之瀝竹之節曰約（乙孝反）竹列謂之笎竹葉謂之箁（尹涉反）竹葉下垂曰箬箸竹枝謂之夭篟竹花謂之萱（虛元反）又名華草又名䈏（音福）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筵（公二反）竹枯換根謂之箹竹枚謂之箇積竹曰欑批條曰篾編而為笓曰籧殺青而尺截曰簡聯簡曰策尉而為版曰牒（音業）竹貌謂之蓊（上聲）竹聲謂之劉（去聲）竹色謂之蒼筤竹態謂之嬋娟竹深謂之篾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䈪弱曰篛（上聲）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晦一一様態如風有疾慢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序根榦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老枯瘁風雨疾乍各各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𢘆亦可見其梗槩用資初學不為達者設也

竹根二種（凡散生之竹類先一年行根而數生次年出筍而成竹叢生之類不待行根而頻年出筍成竿然須至次年方成枝葉也）

一散生之竹根皆橫生而長如筀竹淡竹甜竹描頭竹白竹篌竹水竹簕竹𥫱竹篟竹浮竹江南竹雙

葉竹鳳尾竹龍須竹寸金竹雪竹篠竹箄竹蕪竹廣竹之類是也

一叢生之竹根皆叢生而下短如苦竹慈竹篢竹桃竹枝竹簜竹刺竹由衙竹篁竹釣絲竹之類是也

竹之為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雖出處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長幼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陋沖虛簡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畫為圖軸如瞻古賢哲儀像自令人起敬慕是以古之作者於此亦盡心焉

張退公墨竹記

夫墨竹者肇自明皇後傳蕭悅因覩竹影而得意故寫墨君以左右葉擺陰陽梢根一向一背雀爪相依相靠孤一迸二攢三聚五春夏長於柔和秋冬生於劈刋天帶晴兮偃葉而偃枝雲帶雨兮墜枝而墜葉順風不一字之鋪帶雨無人字之排傳前代之法則作後世之規矩大抵竹覩疊葉樹看生枝稀葉者尖不似蘆細不似栁三不似川五不似手寫枝者嫩不直立老不斜撼幹不鼓架節不鶴膝撅竹者不可太速太速則忙忙而勢弱不可太慢太慢則遲遲而骨

瘦又不可肥肥而體濁亦不可瘦瘦而形枯亦不可長長而邊寫亦不可短短而寒踈葉要輕重相間枝宜高下相得得之心應之手心手相延則無不妙矣斯者動秀士之吟情引騷人之詠句若不識其機無能得其意節若鶴鶴勢若匙柄取多意之功疊葉如排戟順四時之氣寫枝侶臥龍蛇節不厭高如蘇武之出塞爪不厭亂若張顛之醉書布勢體似玉龍舞勢形如金鳳翻身嫩葉柔梢不帶雨而拔風蒼枝老節須傲霜而擎雪嫩兮分竿梢而枯潤風雨兮取枝葉而偃亜六七八十兮成叢成簇一二三五兮靠岸偎堤或壘或疊葉如魚[illegible]可排或曲或直節似龍脊相厭枝可安於頂節葉可攔於枝梢梢貴健而活葉貴少而清不雜春夏秋冬須題雪晴風雨若枝葉迸跳古怪清奇此妙格之精極也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武皇望仙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
書欒昌公主分鏡圖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百牛圖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駁馬圖上
書秦宮對鏡圖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㛹魚圖　書吳畫地獄變相
書列子御風圖　書列仙圖

書七夕圖　書摹本地獄變相
書馬嵬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龍衣文馬圖

卷之二

孫白畫水圖　摲摩騰取經圖
月宮圖　九主圖
陸羽點茶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犬戲圖　孟浩然騎驢圖
瑣樹諫圖　上王會圖敘錄
易元吉猩猩圖　再書猩猩圖
孫知微畫涅槃　書西升經後

卷之三

書別本西升經後　化胡經後
穆宗打毬圖　醉僧圖
醉道士圖　送窮圖
書吳懷龍上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書
書李端懿乞巧圖　官本乞巧圖
書程文簡所收鵠圖　書牧羊圖
劉唐允拂林圖　韋山甫畫像
勘書圖　擊壤圖

沒骨華圖　滕王蛺蝶圖
別本地獄變相　織女圖
徐熙牡丹圖

卷之四

舞馬圖　別書韋偃畫驢
杜甫騎驢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玄奘取經圖　張季鷹還吳江圖
二祖調心圖　常彥輔祆神畫像
蔡居安展子虔馬　蒲永升水
李營丘山水圖　閻立本渭橋圖

向房宫圖　李成畫營丘圖
戴嵩牛圖　賀監歸越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邊鸞畫花
吳王斫膾圖　秦王進餅圖
雄雞斷尾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素法師行花圖　留爪圖
僞古龍　清夜遊西園圖
二十八宿真形圖　竹林七賢圖
王摩詰山水　李元本花木

陳誠甫雙龍　李天祥收天馬圖
介葛盧圖　陳仲玉收桃花源圖
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馬圖
吳生護法神　慎徽秋雨圖
武宗元天王　李定方繡佛
李大白畫像　顏太師畫像
王波利獻馬圖　寃對圖
開仝側作泰山圖　吳道玄地獄變相
跋韓幹馬　跋李大人圖
燕龍圖馬蜀圖　吳生畫驢
舉子圖　閻士元畫龍頭

卷之六

輞川圖　盧鴻草堂圖
別本草堂圖　優鉢羅圖
韋偃放驢圖　曹將軍畫馬
再書馬圖　書張戡馬
古畫水圖　孫知微水圖
范寬山水　北天王後題辨
擣衣圖　蘭亭圖
周昉西施圖　崔白蟬雀圖

覆局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王勒畫圖　李成畫圖
李成畫　郭恕先畫後
范寬山水　燕仲穆畫
周昉畫　龍衮白馬圖
御畫瑤池馬圖　御畫翎毛圖
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目錄終

廣川書跋卷之一

宋　廣川　董逌　著

皇明　朱[illegible]　姚汝循　同校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崇寧三年縣書石渠發匳出之蓋太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旌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爽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埶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惟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㳂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

念企慕於一時也既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麟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然封禪告成號爲大禮自昔不見於經故展采錯事用時　臨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鄗(音)　上鉅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鳳皇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駕苴(音)稭(音)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册(號有金册玉函)玉牒銀繩(續漢書曰泰亦當用方石牒厚五尺三寸有玉檢拾枚列於方石旁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金縷上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刻[illegible]廣封石檢以金爲繩以石爲泥白虎通曰封禪金泥銀繩或曰金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白虎通)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耶今考於圖則雜取於秦漢之制矣如籍用藁秸尊以瓦甒(音舞)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遍於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有類於巡狩分陛四面土用五色則有類於太社之制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則有類於祠太乙之禮壇場圭幣寓車象馬騶騎秖牟則有類於泰祝之祠然後禮書不備諸儒剟(陟劣反取也)取六經以立王制雜列於事天之儀凡國

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備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繼崇功之禮者也(河圖真紀)傳曰(雖靈[illegible])自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脩其禮然自二代後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光武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武帝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惟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韋安仁說然封建歌時邁則自不類經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斟酌情文可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

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雖未盡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禮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切耻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度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事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輙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岱宗豈汨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况唐在貞觀已告岱矣開元行之尚誰告耶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簴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蹤捲雲履步搖諸于垂佩錯囊鴈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裴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正御意色遐想愴悅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之前史武皇初鋭精政理剗削蕩敞誅叛討逆四方太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抵蹴捷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幾倖門壹淵去如薙草内臣耆舊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棄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漢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鬟仙袂星冠月帔鶴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衆流霞杯歸武帝長生樂奏霓裳羽衣曲大味萬壽樂上若有感者繼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惘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真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即此圖是也夫佞衺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

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内照不散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叡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無自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生未嘗見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衺投人遇隙乘之則其受人甘矣會昌之禍遂此圖發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岐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觝觸閑立羣角森列故畫錄號千角鹿其實則角上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入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俎）（邪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爲希無千角事）雲南郡有神鹿一身二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帶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條支挑杖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拔道書有五頭鹿其角且十皆古之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爲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攻勃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爲王阿保機死過律立次子耀屈之突欲奔唐明宗賜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後爲王道輔跋

盧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爲楊次公敘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爲畫陰刑陽因衆若具在酸慘悲惻使人畏梟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自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圖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爲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畫在吳生前其後張孝師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

畫知名謂鬼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立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況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始孝師耶景公老僧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漁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迥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illegible]彥郭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illegible]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圖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是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敝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閒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携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途路而幸盜者不掬而取之亦失計也又況以形容寓圖畫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抵冒爲一笑不知紡之章暴已異於初知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意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智相去豈特尺寸閒哉隋嘗以陳主妹

賜楊素本是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据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敢不有一於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謂丘壑成於胸中旣寤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迹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耶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旣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爲礙蓋神定者一發而得

其妙解過此則人爲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百牛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於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爲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爲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嘗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爾彼爲是觀者特抽犁牧犈犢㹀猳雅 出陶 觟角耦蹄仰鼻垂胡堆[illegible]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illegible]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爲此百狀旣已寓之盡矣其爲形者特未盡也若其岐胡壽匡豪筋莽毛上阜轂駕下擇是驅畜勇植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白角瑩蹄青毛金瑣出河走踢曳火衝犇渚穴而飲岸傍而鬭捔尾而泰八剽欹角而爲商歌飲於魯鬭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鬭而蛟爭劍化而樹變獻豆進芻陰虹屬頸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眞牛者哉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爲詩繫之他日屬

余以叙得之源流或詆曰玩物喪志不能忘愛於此亦散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覽玄師得心外法忘已忘物不留怨欲張璪嘗畫其庭作古松以爲觀美符載聞而贊之衛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三絕翌日玄覽見而墁之曰無事涴吾壁也是意好者豈當留於胸況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至象露形不能爲累彼養於中者湛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鏃焉豈復以人之涴者爲已之涴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壁之涴而謂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爲已涴乎

書駮同駁馬圖上

劉原父使虜中會有獸馬形出道間食虎豹虜人不知原父曰此駮也鋸牙食虎豹以下疋為說後令畫者圖其形象今視之則異獸矣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色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据哉夫鶡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自駮至鶡世不嘗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駮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駮馬虎堅卧恐作而伏然則駮殆亦馬乎其為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駮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謂誤

書秦宮對鏡圖後

秦有儛谿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姦淫謂六圓美人方當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將冀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為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畫者不盡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倣像取也視圖盤空架橫大若枸簇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漈銀帶郤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騈雜參錯十行為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畫而形不能盡也初為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掩秦裹捧吳頰之半之牽齊衫著越釧

帖髩黠眉者纔又半也而形隊鏡中與鏡相出為千萬相觀者眩惑迷落圖中至不能計者徛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妝之猶調宿鬟尚橫淺粉巳薄無復脣朱纔餘眉蕚靨上星稀黃中月落昔畫此圖可以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為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寢與寐亦無定處也猶用者各自適耳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為貴者可勝道耶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我眉靡曼之為麗各以其時貴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遺是貴哉音見簡文詩誰言似白玉定是媿青驪又見劉子威詩龍騄來甚易烏孫去實難騄駿妾猶有請為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鹿將含笑千金會不俱或謂怨妾換馬非真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道逢驄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尚此圖豈得於是而為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娵魚圖

成都府官給娵魚圖陳子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娵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復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娵隅躍清池蓋西南蠻號魚爲娵隅方言不敘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大小爲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況古無娵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相後

一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

有轍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條通幽冥至於騰大白之光徵暮收之耀踔徽風輝英精互繞劍擊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賈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恢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書畫自號絶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縣解者世可復睥睨于其間哉三階舊墨廢毀久矣賴此本見其位置雖搨臨不得盡其妙用然物形械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似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生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隊蓋無能得其意者他日有持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疊遠近披拂靃靡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蹁躚扶搖上下輕重相嵌放乎有羽服而游於其中者神淡而氣藏形解而魄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昉其欲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余因事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真人忘形三昧者耶

其乘風馮陵與化胚渾然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於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神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泠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反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耶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恣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遁而藏矣

彼鬼神者不得歸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嘗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如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為至是入聖辭述者其有得於正覞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嘗疑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見相無則無莊周豈能議其後耶

書列仙圖後

不戴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宮侍董衣諸于冠遠遊插花如蜨搖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為穿針鏤采綺樓繡閣又為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摹本地獄變相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相練本求售謂盧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珦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當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嘗為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連成大帷者豈復有橫一幅素縑而為之者也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真張彥遠朱景真皆知畫者又嘗叙畫源流而進入錄中豈道玄誠為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感為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撅搜今元殿添脩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真妃以為委馬嵬時正如懸懷妃事而神迺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謫隊有數責其償負而至委而於人亦其數也遠陳鴻書其事天下蓋以信然妃本蠱毒上心陰籍禍騏召亂天下身殘國破流患百年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紀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齊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漢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

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女仙張太真謂曰我太上侍女隷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真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爲所書乃言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亦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畧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真誠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故如此耶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务於異書見之亦不欲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詔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戻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成器而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爲車者乘車則君在左[illegible]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illegible]蓋一車之任御者在車左右謂猛勇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刀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叅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叅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虗左晋韓非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在中也兵車之法將在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晋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夫彼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也鄢陵之役晋欒鍼爲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

使鍼御持矛焉鐵之戰鄭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曰蒯聵不敢自佚備待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右不攻於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車之戰久矣胡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議車矣况論其制邪顧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學者考古而求其制焉則御夷虜若驅羣豕四御小戎固壘持車之一事尔豈與武剛鹿角等功哉

書龍衮文馬圖上

禮諸侯文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米人以文馬百駟

續華元干謂馬之有文采者籍之將禮爾　今袞作界馬無交騁行禮者殆以馬之文幹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毫毛朱鬣目如黃金是爲難期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之一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靠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巒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掩連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窊隆泒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蹙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湍瀑是不足於水也注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蹟水紋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

祟者知辟爲隆窪爲下隨勢爲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刱意作瀰漫浚原平波細流停爲潋灔引爲決泄盡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槩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湍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曲直隨流蕩漾自然長文細絡有序不亂此真人水也嘗言畫漫水要不斷水脉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真可一笑也夫漫流之失則爲池水風紋更無流脉畫迅流者則浪頭沸起反如印板水紋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觀其源次觀其瀾

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陊池本中耳故知汪洋涵蓄以滔没爲平引脉分流以濬淡（音淡）爲勢至於聚爲漪瀾散爲淪潤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真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于此乎

晉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於理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議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大世法不常盛顧有衰謝陵夷逮王者出則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是數猶可推也至於正

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顧諸福悉陷淪於世故乃更一賢刼隆化興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正法觀者於是常不得正法所自起可以歎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祠都邑以奉其說蓋以摩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爲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音王後則有刼莊數者矣其下則賢刼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也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帝至者蓋釋迦法耳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乃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刼迦葉佛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舍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三一千界不至何毗上非想天爲一世界三千世界爲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若此則中夏在南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曇無羅讖謂正法住世五百年末法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于末法盡則佛教絶矣故復當一佛是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請遣人臨菑取利舍得之謂阿育王所造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余考載

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說不可誣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推恒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瞿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譯而通之顧無年繫可以諸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爲何世也龍樹嘗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一佛界問之守者其注又如如是復爲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刼火盡時惟海藏得存千故佛已出不可窮盡也世人或疑此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据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也漢穿昆明池得刼

灰此不可妄傳人共信之若信於此而不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畫月宮者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蠹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鴟一尾存鴟一角半爛寸桷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畫意所主則不知也畫有兎擣藥者外周爲水房有大木林㯕枝垂垂而下相扶以立蓋世所謂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据也或疑月中有兎形考於書惟靈憲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兎蛤而王充謂兎

在中中則死乃以兎爲月氣其說皆不可据余曰子嘗求其回乎夫月無光而遡日爲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終魄於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三辰列於方者有神同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西酉爲雞而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在卯卯爲兎月光含景則兎在月中月出東濱向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景隨光見月有兎形者則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兎而不知兎

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爲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爲鷄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爲兎人望覩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烏也或曰段成式謂得山書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于西與扶桑對則隱景日中矣月望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兄高祖以専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

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奇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君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九主事要其君爾後世托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可謂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校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法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叙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受聲据嘗謂審其事也余因

考之殿堂遂嚴飲茶者曾也茶具猶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盖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絶於茶味代宗召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顔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欲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改曰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大邢和璞房琯前世事和璞神疑示悟琯沈思如真有想者久之則亦有若悟也璞悟以怕琯悟以欲此其異也乃揞師得永師還師德書以信其說此畫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于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爲別本以藏屬予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説求入無倪則變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爲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其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耶吳再出而爲房琯以名德顯世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爲正困者不遇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禪師入懲持三昧能爲[illegible]釋無礙與世胸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爲和璞[illegible]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環而未[illegible]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遽有分耶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曇彦與許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彦若有待者異爲蕭詧王荊之岳陽實二十年來領越州曰許玄度來也遂搖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彦武圖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坐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雖百鍊而性存者也

書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觀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乗序行擁戟前列据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自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爲此也然形類異態各有至到處又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筆墨自然者此有異耶昔者客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豈以人易知故難

畫人難知故易畫耶狗馬信易察鬼魅信難知世有論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雖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亦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凡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下索於形似爲犬馬則既索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託於鬼神怪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猶之一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榻上狗戴持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竈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而石良劉晉格犬之被甲持兵弩者數人鄭伯夷與犀犬蒲博蓋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耻夷虜彼仕於此者猶能寵榮一時可以重歎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二年製余是以知也

書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擺䄶襤貧苓蓊隊袖跨驢冒風雪涉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風霜霰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與屋自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畸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絶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所楊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挍宜貫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絶人境及得嚴風勁雪以助發其窮愁哀思彼剔與突則胷中落落奇處豈易得也鄭綮謂詩思在霸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綮如見孟夫子圖而强爲此哉不然綮何以知此

書瑣樹諫圖

元符二年八月余自汝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顧堂五日堯民出元達瑣樹諫圖俾余叙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其意要以叙見也曰聰明發於色耳豈知賢哉元達亦邀時幸禍者不知所托寄虎狼穴中攖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忘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者既踐拔我土地夷虜我人民批我皇度紊我王綱壞章甫於椎髻裂冕裳於毳服正爲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汝其下流冒其游塵恐冠纓汙垢雖求長河浚原不能濯其清也委質策名枕賊鋒蹈虜刃彼謂龍逢比于其死如是豈不異哉患中國之亡與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不以同邪一鷄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享萬國昭德温明容後宫孰

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輕重而
諫耶賴劉氏救止而聽不能違得免其亡幾矣此其
螳螂怒臂捍車而幸馮軾者也其後閼氏死矣元達
不能强諫乃自殺以逞夫誅會微綦毋達與以婢爲
后在夷狄事亟於鶉儀矣欽默自殺時其與鏁樹而
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
之意故欲鞭笞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趍亡
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冒忿妄逞激訐沽名非知
諫者顧螽螫矜餘勇耳可以爲今日一笑也

上王會圖叙録

祕閣王會圖帳録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
制度猶可概見盖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
際天窮髮冉角稽顙解辮回衽方貢充庭旅百雜實
康老奏歌雕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
黄犀奉翊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
焉遍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丕天之大律奉而行
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于
載籍殆唐貞觀所受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遠
三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
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鑾旂鳳節髦旄
獸鐸飛旐容緌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
龍旗左白虎旗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玄武銅
鼓金鉦簫笳之具二十四列横吹之序百二十具班
劍儀刀分行十二黄麾紫伏列部十八五牛旗與百
獸隊車旗自辟家逮金牛者二十四等橦自鳳凰逮
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繡襠錦勝地金
隱起弓箭横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襠錦勝地銀
梁金隱起佽飛三衙（衙恐作衛）武弁緋襠供奉武弁朱
衣隊甲鎧另弓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
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畏各依其方東首以三

韓百濟日本漸海而扶桑勿吉流求女國挹婁沃且
次之西首以吐蕃烏昌月支車師党項而軒渠嚈達
盤伏羅丁令師子短人裨國次之南首以交趾沉溪
哀牢夜郎而版楯尾濮西爨附國筰都等次之北首
以突厥匈奴鐵勒達靼而大漢白霫室韋結骨後次
之夷琛蠻璛瑰奇怪譎璀璨錯落爲一時偉觀嘗考
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清比周之王會作圖
以叙傳後世使者事得以考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
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
叅考盡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氏官爵謚命此其

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矣其風聲習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誤謬可考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面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黠戛斯本回紇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耽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鬲昆漢書所謂隔昆其國一也今阿娑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黠戛斯爲國自此以上

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黠戛斯是其本號非回鶻所至也至於木馬則異制兩鐵則異俗與圖皆不同盡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冠服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兩鐵不應遂絕自應圖誤可以論也昔嘗求於成周之隆遠夷會朝史氏作書爲王會訓其叙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詠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白狼重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千呂而邪之邪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家故事爲職貢圖以見漢之奄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蕭世誠謂北通玄菟南漸朱鳶交河合浦玆海險山鳥穴雞田職貢有圖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内外豈能遂并雞田玆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議論見收俾得書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考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尚不得如唐之列圖所記意者元聖不求遠略以綏等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質子不倖邊功邪將求於無德無名而有神

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宫者臣等何足以知之至如考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袪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整此補鋪完其圖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罽獵者既得於朴擊使自導升斗皆如其數余毋疑此說嘗得杜幽公謂遍問胡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爲然傳誤韻謬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永

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盡王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謬至謂交趾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此說尤不足信當俟知者訊知此圖蓋擊朴斟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叚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輙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血可染緋髮可為髲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膝腯常倚物今世盡以謂猩猩豈誤以此況之邪

再書猩猩圖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

人若問之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曲禮亦以其能言貴矣荀子亦謂其能言笑也萬畢術謂婦絡知來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相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則如其親見此豈可以論理哉且永昌為今之雲南武平即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常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說者人猶反復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圖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屬悲哀苦惱而無甚戚伽葉傍睨若無見者皆以圖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云滅度或者常樂我淨明無遷謝及諸苦累者夫諸佛法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者真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見矣觀佛身亡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生真體相哉自是法世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

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遂諸仙樂者隊天官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鮮而此經示相紛墨經脉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圓勁存規模可以知也西升經昔人謂道家者為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邪晉中經言佛本臨倪國世子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脇出生而有髻隊地能行臨倪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漢

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隋志作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按）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曰復豆者其人也偪滿塞桑門伯開疏閒白閒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衛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安所錄雖詭異然大槩可得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有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錄真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

真官主勇猛若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棄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皆然而世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誤人兢以其說實之經邪詩書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蘭臺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爲之竄入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真呂伯强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考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魏晉時其經如此逮真君之世焚絕既絕而後人翻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衣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經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也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别本西升經後

其作西升經後語或疑其説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况唐貞觀已入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謫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怪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據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内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

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而三部無西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邢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畫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据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辭決言整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恒星不見以證則此說尤不可信而畫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繡幕紺紋倒蒞玉壁珠幭下設三丈氍毹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化馬馳拂秣狗百步千跡衘燭俛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勢若鷙鳥出没進復不留轍跡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卽看書卽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慮移聖聽卑減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賸進鷹馬常以毬獵聲樂閙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既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睿哲不暇觀書不親萬幾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

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敝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有障焉其高百丈遠之百里則所蔽者不過百尺矣若於目睫之前雖方才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纔菽其薄纔縠至於終身不察明果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蔽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監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極亟發而健除之則壅過不留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事之小者其誇絢競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為戲僧圖又謂顧長康嘗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發嗢噱今考張舜賓李嗣真朱景真畫者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据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為道士此自為醉道士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為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師羣議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囊橐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從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誅之

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文近可以知也彼授師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立本加冠巾黃往道謂是顧凱之醉客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往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之二說者非也然衣服冠幘尊器皆是晉隋間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為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洸洏遁於真逸似是竹林逸人亦嘗求於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縱蕩者耶此非真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知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真知趣者也

送窮圖

畫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書不載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盡藏筆畫內使人以意測者隨求得之無窮盡信非庸工俚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露溷淩作跉趴態束芻人立曳棘船行纜引鞦鞄驅擊棒轚裹以緯纊薦之

醆醑周遍室居開門送之又為富女作婺嬪象裁槻為衣纏木為質載之艫艦飾以瓔珞主人當戶反導欲行引揖升堂拜獻唯謹迺知此在唐為盛裡至以圖像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琥珀瑪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黑闇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時衰耗然與功德竝處送女黑闇則持利刀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餞香禪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耶彼曰

若怨功德天者即當恭敬黑闇或人懼貧願富兩不得求顛沛以出復有貧人迺在貧富并求住家與得幸有彼獲此除弃無一日留貧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知去病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不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秘閣吳懷龍定爲神品考之畫錄懷則第在能品而傳古過之一等崇寧三年太清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甚豬首驢形肉鱗甲疊垂髯下者其長數尺角勢彎曲有岐其上掔空据虚搏雲而起頭有物

如博山形是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此畫有之宜評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閣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華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郎王寀先是摹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懷秘閣評定因書

謝赫閱秘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真龍然不與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真邪雖然觀物者必先窮理理有在者可以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畜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露憯聾羣類者有以聳動觀聽其如伏儵蟠屈勢病風雨猶眩轉見罹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爲隣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湧雲蒸沸鬱有二物若獅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自爲吳懷而前秘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淮相傳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繆并失其名故宜以熙載所記爲證

書李端慤收唐畫七夕圖

此圖世傳爲唐畫初無所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

朝舊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雖傍斜向背睨顧頻說態有各異而對語離立招應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考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喜故善蓄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龍甲大門而累世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騶召使人隨之雖畜敝帚而見謂千金人且售之況世未必能知畫而善别之也其論迺出於此其與俗論畫依放評錄而强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既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閱秘閣書畫得丁晋公没入乞巧圖幅書曰王靄制之靄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已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圖成法與世之畫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椒香粉鋪地及椒花空中者又其上畫天漢白氣光耀又有五色雲其下望拜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守者咸懷私願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

畫工以技藝取求售說世俗以期易入惟恐其異不見要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竄名丹墨者儒館舊學陋矣未嘗考知此畫有據爲之方且訾誚詆譏其失可不爲靄之徒嗢噱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鷴圖上

程氏世收古鷴圖文簡常喜其神俊迅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嘗出示余因考其說鷴本名鵫其類有角鷴崖鷴木鷴土鷴其色之別則有駁質素練青毛黑背赤唇白唇一變爲鵫再變爲鵫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純白其毛而環端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纂石門山獲巨鷴臆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烏腦瓜蔕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耶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畀没入秘閣畫羊皆獸異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乃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畸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同舍方會畀王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

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覩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書之

書劉唐允拂林圖

拂林圖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畫其像有與王會圖異者拂菻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考也今圖畫衣服制如突厥宮殿皆水精柱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氈巾設氍毹氍㲪扇帳之屬婦人皆衣胡裓緋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

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笙簫鼓吹舞番長裹曳地其枝有領上有炎夷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隊開口幡旄亂出此其為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經行紀拂林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犂靬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晉常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以為其人長一丈至一丈六尺此其異也常聞何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方甚反）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人得之何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耶

書韋山甫畫像後

韋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慶中江西觀察使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也甚哉初山甫以石硫黃濟人嗜欲人多暴死然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獨謂無毒仙家以為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為服之未至也李虛中事可以戒矣今世之尚尤甚昔時其可易曉也考之書傳石硫黃本出說船南界火山山傍石皆焦鎔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為藥謂石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太山陶真白謂出箕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鷄子出殼名崐崘黃今人所用不求於古其色理氣臭異於說船所出者而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宜其尤衆也

勘書圖

此畫舊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可異而惑耶虎頭筆墨世人不復見雖其錄有可求者亦莫察其真偽特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

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圓成窊隆色理傍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煥發意態隨出顧非畫入三昧不能到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兩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隋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為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石季龍分州七都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為洛州竇軌為

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賓執書也唐人武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伏臘以自見何異故箕子於武王亦稱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童兒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

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皥皥如也真得堯封者耶老人衆列依衢道執土塊而歌之而非本出也昔堯以廉輅置缶而右傳曰土無塊曰壤凡言壤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塊而名壤哉稽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遇之乎孰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與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僮少爲戲畫出一時不知乎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貴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耶

書沒骨華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剏造新意不華不墨卷直疊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華似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駙馬都尉王銑所收徐崇嗣沒骨華圖其花則草芍藥也自其破蕚散葉蓓蕾露並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盛衰如此其他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華也唐鄭虔著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華今王

晉卿所收獨名沒骨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耶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書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真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畫湛然亦嘗封滕王善華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中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出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宮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湛然畫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

來萊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屢處得之將亦當時傳摹尤得其真者耶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相後

以妙藥王拔出雪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上下趣耶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便知更無此報但初根者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梵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手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

出煩惱障超輪廻地知空中無刺不留鳥跡不應如此而掃念將內因者不忘外果哉且問諸聖說時知見不要須會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宅本小異然用筆圜成得簡要趣非度遠摹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黿㡐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敘意勤至更無浮木濁此豈嚴莊所知也耶因改其後曰桂陽圖而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他日謂其弟曰七日織女度河諸仙悉還宮吾鄉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爾他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畫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至是爲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能不異真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祕移與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暈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

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華則與常工異也其謂可亂本失真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絪緼相成發爲餘潤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花妙於設色此熙畫更無生理若女工繡屏帳者

腐川[illegible]

廣川畫跋卷之四

書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illegible]矣或角或距朱尾白鬣盖所用於舞者其馬[illegible]耶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illegible]并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樂府如何騏驥舞華陽上既幸蜀馬散人間田承嗣内之廄下他日樂作箏中馬舞櫪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尚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起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宋

大明五年吐渾谷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蕣(音[illegible])既薦始裵回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盻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羣驢圖法善寺諸盧惡之豈以配馬而爲之耶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其畫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絶矣惟以此名然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景象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采風調放牧時出煙雨漲空縈流細帶遨嬉以適奔踶自逸齧草者並驅赴流者立者雖盱卧者千愉臭地若無營笑天若無拘鳴聲之寵亦若有德者而自居彼藪彥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寛洋高肯遠暢以達歷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仙耶豈願帶胄而爲衛運糧而成功備法駕於後宮求厚養於耀靈殿中者乎將自號以山公雖令僕因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爵而樂桐廬之封哉雖世克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偃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辨之

書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睥睨天地間盱衡而傲王侯彼既自逃於天紲矣豈世得而羈絡之耶當其乘驢歷市望旗亭逐麯車餔糟歠醨欹傾頽委其子捉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噂喈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食而食乎或者借之東家方自力而朝天耶至若掉轡放策踢蹬觧鞅寘行偃蹇仆覆青眷目視朦朧口切呿喘垂涎下液瘦斯凛矣猶且想於降鋃鞍而傍險將以托死生於空濶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耶則其淪落於櫂唐之石而不戒是死生驚懼不

入其智中者耶吾以是知其然也

書王仲千收南唐猩猩圖

鄺善長說猩猩形似猿人面身有黃色毛姿顏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猨形矣而毛色黝黑則與此說異然猨亦有色黃班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各据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清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屐獵人置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爲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僋者將烹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遣此則蜀嶺人用以爲餌非

有貴於朱劂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祭之存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我淨爲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入妙明自絕義路若由初地攝心過差別見則爲事發法正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泉生一切疑誤立言示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縻人天所由道耶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掃滅由蹤惟恐轍跡於是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瘢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

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寖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常寫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耶玄奘陳氏偃師人嘗至靈巖方取經西域庭栢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栢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常有雲氣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得盡傳耶昔神瑞中僧法顯常至天竺其後惠僧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仕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八會其四則奘所譯也

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還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落岸孤若縈絲帶水其時舉網得鱸黑文白鱗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棹扁舟下網收魚酌酒楓林下蓼雨蘋風白鷗出沒有明以防前智以慮後意似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南山蕨歆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尊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游戲三昧與一世
為俳諧而不求道於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
者門其枉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迹
韜光與世為街談厮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
假不立知見孰為麁言細語妙行殲跡謂有異見相
耶書傳阿育王出時有僧聞為檮蕭聲使知那尊者
行處夜入酒家果為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祆呼烟反神象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
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

庭又圖歸事之屬某書直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
所以奉胡神也其相稀異即經所謂摩首羅有大神
威善救一切苦能攝服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
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常有羣胡奉事聚火呪詛奇
幻變怪至有出腸決腹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
詛誓取為信重唐祠令有薩寶府官主司人有胡祝
以贊相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為顯祠今君以禱獲
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曹國
順天劉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

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祠每年商
胡祈福夷士女烹宰鼓樂酧之神後募一胡人
為祆主取一刀刺腹刃出背亂攪腹肚流血食
頃歕水祝之平復如初涼州祆主以利刀從額
釘之直至腋下即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
西祆神前舞一曲却至舊祆所乃為拔釘一無
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
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祭神通來此常見靈異
因立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鑪舍檐鄉西
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自天下大食不信入祆
祠將壞之忽火燒其兵遂止

書蔡居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為臥馬則腹有騰驤起
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得求於此乎世有
伯樂喜相馬弟子九方皋得其妙解謂可與真馬馬
之真者將以有而為之其趣偽矣則其謂牡而黃者
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盡伯樂術矣立說
者于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詎謂方皋到伯樂
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
地矣長安薛翁於馬得一種妙明其得於妙解者未
有能道此者也

書閻立本渭橋圖

渭橋圖漢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邵仲恭出其圖且訪其畫長闊遠近或不可料至芙蓉李杏親見一時人馬屋木全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似也若謂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真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造其縣解自當脫去轍迹豈婉紅配綠求衆後摹寫卷界而爲之邪畫至於此是解槃礴不能偃傴而趍於庭矣恐時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也立本是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猶未解曰

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好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卧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出轍迹者其難悟如此後人畫未能辨筆畫而學不知形像所主見解又非得若立本極其功用至於論畫一望而縣斷是非得失者妄也但恐世之所論非真得殊絕而不留者當是平平者爾若在四五間者猶可意識求之其遇於什一者果可辨其真僞哉若謂出於一二而得非數者恐非立本不能言也

書阿房宮圖

宣徽南院使馮當世得阿房宮圖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詡官河朔携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還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地邪然結構密緻善於位置屋木石甓自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宫庭小豐鎬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四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報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傍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

複道相連帷帳鍾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梵語有之蓋當周末人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詔謂先帝爲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未就於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事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巖展宜後臣之侈靡未有及之若此圖雖極工力不能終備寫其制至於圍繞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掩覆與史所書異矣此疑其爲後宮備遊幸者也杜牧賦阿房謂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鉤心鬭角檐頭尾縱參差與此圖祖合彷彿可以見也

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望之舊國都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真城社者悲心更徹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反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迷妄相朦不知解時求心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令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真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累耶李咸熈作營丘山水圖寓象賦景得其全朦溪山縈帯林屋映蔽煙雲出没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也余去國十年矣官繫於朝不得

歸每升高東顧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嘗想既悟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真得鄉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也咸熈畫手妙絶今世共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人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相盡處畫錄至謂牛與牧童點精圜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赴水則浮景見牛脣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也牸子點墨不過備如脫穀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耶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他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異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趁之意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為嵩絶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為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來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見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

為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絶不入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道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托於言者則妙絶玄奥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顇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已亥知章已百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為市人賴以濟祖貫嘗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為

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於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理小毋行人之則徇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逾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白體者若搏執絆羈不可離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畫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惚難窮

哉觀者不能盡知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於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托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其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遁矣其得於蘭筋初成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豬流吻下血出膞中霸皆不及也是真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畫倏忽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胷中將遂遂而出不知所制則騰驤而上景入縑帛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真馬也若放乎象者爲真馬也豈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爲人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得世意推鸞絕筆於此矣然花色紅淡若浥雨疏風光色艷發披多而色燥不失潤澤凝結信設色有異也沈存中言有辨畫日中華者若葳蕤倒下而猫目睛中有竪線世且信之此特見段成式說爾目睛竪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委委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鸞名最顯而於猫睛不能爲竪線想餘工決不能然

吳王斫鱠圖

吳地南北據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棄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祝上得萬東下得千斛迺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尚矣汲水飲緡連之得鯔魚滿前褒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授食世謂吳王斫鱠圖昔介象之吳王其於國也與王共論鯔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鯔魚乃使厨人饌膾均及從臣即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江中至今

吳江有魚如斷膽其名爲膽餘則吳王斫膽其傳乂
也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攷之吳均集得其書昔義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日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錦御離蟬欲靜熒熒曉風凄凄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䴵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谷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

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鷄膩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口閟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與也與二世竊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雄鷄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蚡將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實惡其爲人之犧者圖取狀類謂眞有是或詆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爲說者實矣余聞麝被逐則自抉其臍猩猩執則嚙其膚蚺蛇取膽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入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慮皆知出此然不若雄鷄先患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內則適郊而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犧者不爲全羽故鷄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鷄斷尾者無怪疑此也大業中造羽儀毛氂盡矣烏江人入山採捕鶴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鶴恐殺其子乃嘴拔其氅毛放下得者合用乃不伐樹此與滬彝不下者可以類求者

青胡環番馬圖

分縣鬣剔尾具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齕草

飲水相嚙而分踶本有眞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荃駒銅驃果有異耶冀北多馬自昔幽并皆其土今并地北數千里截入胡中而全燕盡爲虜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唯胡環可以馬校之環爲番馬小作駛翰大作騧駿胡環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逐驚風而捕日脚皆得盡其性近世張戩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犂鼻裂耳爲之是戩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流於虜者隨其刑耳非眞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四

素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善救人爲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素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明乎此宜其傳也師本曁氏名法素餘杭人智禪師謂曰女過去生事脩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衆作福田所生之處佛寺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

耶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有樓觀脩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事之前楹得棋上置爪不書其事帳目但曰摘爪圖余視之此古留爪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清河守趙隸送一爪瓊受之置于廳事梁上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爪猶在而去竟以清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掊剝之政以著世戒者也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吾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畫將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清德以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畫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真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鬬死於徐州其長纔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頸長二丈其本赤臏旻之角長二尺無岐出腹下光白鉏鋙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豢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況畫者所爲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畫惟卷墨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爲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惟素家至弘靖進入其後崔潭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庶人所藏涯亡此畫入民居

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眞形圖

秘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眞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嘗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耀圖金爲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髻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知何据經說昴形如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

如足跡鬼如佛胸柳如蚍張如瞿曇軫如人手房如瓔珞心如大麥尾如蝎此圖皆異惟翼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虚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据耶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絶天下不當詰其所畫是非也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量耶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不同也覽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糊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絶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爲水又豈可與論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耶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主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貴耶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蹡其虚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萼蕊藥葉似尖圜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

此爲日精此爲大芍藥至於百花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物之先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畫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旣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誠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蚕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爲畫者問爲怪險

以要異名烏識所謂被五色而游者耶周之時能去人未久當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安知神靈哉

書李天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渥洼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儒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常見畫者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有据耶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易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火羅頗梨山崖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倒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

人時蔡約歲獻馬一疋然大宛亦只貴重也隋西域記言大宛騧馬烏馬赤耳黃馬黑耳自與中國馬不異宋膺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與安中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膺記不爲無所憑籍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戩脩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嘗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章得而有之謂戩絶筆於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重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豕羊其禍孰衆哉想其悲鳴怨哀求申於人不勝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盖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昔故人於聽則専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偉乗蹇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言轅中之駒也李南嘗乗赤馬逢白馬南去知此馬鳴者爲黃爲育者其子在後也三者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盖聽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仲王收桃花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見未嘗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若花源作洞穴寫

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閏道人則世疑之此盖李衛公所謂黃尊師也嘗見顧迥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邈中山百本而荆浩畫松檜至數萬本不近然寓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李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天得也嘗以筆墨爲游戲不立守度放情蕩意遇物則畫初不計其妍蚩得失至其成功則無遺恨毫髮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耶嘗作縣霤山圖道盡其山川勝執使人見面如在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文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

五岳陳安世茅季偉嘗所游處昔許映叔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者將求終焉其後聞伯時至龍舒不起考其地蓋灊通潛山而衡岳之舊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技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謹具百體此不能盡[illegible]道者乎夫寒風相口史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illegible]許鄙相脫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相之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能相通足

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此豈非真得馬者耶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本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其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誠亡矣不留相矣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真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獅子吼其破襲抉瞶如天鼓雷音裂山發地於是天龍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大法又嘗發大誓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在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爲衆相而特以焉纓爲象者也當元徽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設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經說皆東至末而求及其國獻即圖其形留之後入莊嚴寺則吳子於畫蓋稽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止無所据耶

李愼徽秋雨圖

余嘗遠聞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攬

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慝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觀其闔闢陰陽圖回萬徵與神契合不謀而成然左右弼輔日進苦論危切上衷拯敝救失嘗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饗於逸樂遠余而切德涵養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濵州守臣李愼徽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黍頴腐黑木實降腔上掩圖歎曰陰陽失理以至是耶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嘗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舟入市秋雨甲子

禾頭生耳聖學淹該稗說瑣語無不盡者聖人也此
可妄眛自見惟得於深識者能之

李定方繡佛書後

李定方以何夷恬（新學文發新意）得以捉迦（自害）脩入羅波末
陀（此云眞諦）號蘇弗多羅（善丁）乃噉毒箭爲食而於無爭三
眛於是薩槃迦摩（樂欲）求目帝羅願（解脫）作路迦那他像
（世尊）備惟位好（莊嚴）五色絢組作防那（女工繡裁縫）回鄉纂刺
旣成歴下李文叔者沙（求勝）若曰以勝相者設蘇樓波
（妙色）吹摩贊咀利（此云納）何要於商多（寂定善女）女室利求於
鍼鋒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俤

無觧以末荼义羅（中書名已）問鞞瑟胝羅（居士）曰願作直林
慈氏組文觀相猥無事餘曰皇興繡像釋迦文區區
闊三丈以是書者相識也自唐逮今爲此旣衆矣何
遽疑也任道林曰天宫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以
行何爲云云今獨不可爲此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
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尊像
伊朝臣爲贊綈文芮炳靈姿外溢此其前事耶李氏
女爲鄭一迫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細計綴縷叶用
五采宵蓮白毫方佛嚬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
相矣願書其語以識（淨土寺以後魏繡像區闊三丈高六十尺題爲文皇帝御畫釋
迦像皇興四年三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爲神春氷爲質神鋒太儁逸氣震放盖玉在璞
而流光金藏鉚而著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瓊
枝瑤樹自是風塵外物此盖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
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明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曾公氣盖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論塞
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嚴下電氣飄
飄若陵雲而直上節磥砢如萬丈松而不可以斤斧

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得見者其
游人間力且昂藏於軒上鶴豈宜蹋蹙效轅下駒耶
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覩一世豈
特如糞土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
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勝較此豈燕子所
謂神勇者耶

王波利獻馬圖

祕閣帳有波利獻馬圖畫入能品畢等書曰漢武帝
王波利射於咸陽宫箭透山岳止定裏巨石上畫色
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盖妙於見形者也崇

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令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蕃貞觀中給使外班臘馬逐一從其射信絕藝矣不若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鷹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段志玄奪鷹放之此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畫蓋唐人所爲而曰武帝者誤也

書宛對圖

此圖本出沿習交諠求以驗辠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溪欲欺誣凡匿飾隱蔽能使人不竄者於此得之昔胥奕鼓刀趙業負門當

司命過人時巨鏡徑丈虛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耀畫者不知謂真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辠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對驗獄耶曰嘗二習相陳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影則有惡友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則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像者哉則以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若夫寶樹見天人景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撫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于此矣

閼仝側作泰山圖爲王晉卿書

以匠石極巧以賁育極力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千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耶吾嘗背泰山西之靈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猶可以坐而察之閼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耶乃謂極盛于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筆下是韓子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簡

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推規矩舉繩而正泰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極盛于壽盡力下巧太山不止民不能齊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晁無咎書

經言地獄三曰刑辠輕作人刑其重畜刑極苦無形世之所傳雖壽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刑辠輕者也至畜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此不知又嘗寓之縑素得傳遠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畫地獄變謂唯子隔獄稍如經說其若具悉圖

人間者疑刑具亦必有異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識慧具足者自能捐教遺法超出四等果位至於鄙悖庸愎猶知畏緇不敢肆其兇雲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耶或曰嘗疑是道毎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大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趍者必呻吟痛苦而不得觧也彼堅力強肢不俢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如此養病以待

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大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青驪騂駱皆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畫得馬之神駿故能如是云夫移神景寫照寓神自是奪物精魄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寓者馬之疑於神者其幾於是耶夫以刻鳶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偃師而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將神運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以畫名時遽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妙託於鬼神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後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㢟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清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清溪字畫書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魄能使人髣髴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不悟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齎不死

之藥乃之暗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幙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壽可遠望不可逼也春石爲藥旣飲則絶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寃魄可致也後之書餘肇事乃放据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以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道途來敘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真見其妻矣而偕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水在於位置其於遠近濶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

務得收歛衆景發之圖素唯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轍迹然後畫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獨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登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丘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像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盡故平生畫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横幅畫首末鈌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

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謂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踢踔其用具然吳生嘗優爲之矣

畫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人物衣冠作唐士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立若相嘲競指呼紛紜衆客不諭祖仁曰此舊無名唯呼措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立朋甲相爲敵國至有東西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還韋羅甲汪巳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意此耶

書閻士良畫龍圖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廟怪詭果何據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異獸耶余家以豢龍得氏子孫尚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放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欹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嘗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原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顥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遂遠山

迺廣其學廬聚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叚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遠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有樾館等而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泥爲之也

書草堂圖別圖

此畫本叚鄒平公所收流傳久矣或者託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搨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成式也大儀者安節也隨蘭陵於都官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敎題當僖宗丁未年卽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巳酉知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昇元三年題者李昇之號也熈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花考索帳日自太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

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華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房引嶷然上聳欑花內㪍騈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花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夫圖狀寫眾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微參詩此畫未辨也

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頸廣頷尾旌摇曳耳大磔磔麗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衛其智有以隨時艱難定亂

有濟師旅之功扼阨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為令僕託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驪當前騄子後逐其生有封其死有吊至其超桀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野茂林豐草卉水嗅地仰天飲嚙自若應候長鳴前跳後踢羣嬉而對躍盡白日以為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廬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迹其徑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真馬耳杜子美謂

人間又見真乘黄夫乘黄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夸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書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華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委於地蹄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纏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据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犁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分狀取類雖異然耳鼻皆殘毀之餘嘗問虜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儋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為耶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虜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馬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鑿其耳范慎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考古為

之然則据今之見者特以為有辨者如此

古畫水圖

世不見古人筆畫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類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而筆力弱不能盡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激蹴卷之勢哉觀張子萘藏水圖逮于詣絕者乎其於洶湧澎湃盖鮫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然則汙池潢潦渟滀涓瀏果可勝而寄心賞耶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被汪洋渟滀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傍挾太山前直衝飈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披落而隴起想其磅礴觧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居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求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拂隆施所從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

於前而連連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吳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蒲城之所過而問者不可求於與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從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也嘗兵鬭不利三遶于塔以免則方其困時願力所全得[illegible]報因緣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据之今以雲物爲[illegible]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以雲物易若之[illegible]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耶

擣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其他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滯也既得此釋然吾心喜之惟見晉國城壯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吁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救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昧於若形故此則悲心微矣可一歎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顧揖不暇最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遊詠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讓

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本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觀此亦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谿中采薪者特其甚美以見爾世亦以其絕麗傳焉其濃纖疏淡可得按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槩豈可異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足畏君形者亡焉若昉之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

色得之更覺神明頗異此其沒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愷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舜賓評畫以禽魚爲下而蜂蝶蟬虫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寧牛戩輩可頡頏其間世以畫評爲据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彦先皆有能名欲其巧絕今畫錄雖叙蜂蝶蟬虫不爲極品便是不

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人畫耶

覆局圖

秘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雅猶是六朝舊制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渦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碁圖也江左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爲稽會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膳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等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棋吏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囊藏萬里都在阿賭間非其胸中無町畦徑於隨所寓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樹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復映殆不可致之蓋隱隣而羣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掩靄嵐光出沒而明滅王

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飲羽而通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寓則不復可射矣知神遇者緜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適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凝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亡之此中真有至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勤學士畫圖

余評此畫知是昔人已造絕境沒世隨繩墨以就其功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意在滲濛萬里外天

機開闔自我而入者雖置坌立木幸而有至然端行遣霤遂得剗直豈轉避其後縮縮而求循耶

書王學士李成畫

王無逸聚畫既多真僞相乘除余得盡爲考之此畫李成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陵突抗立幾欲亂原隰之平山谷之險皆得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剖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子盡而求之徐察其深識之要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足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由一藝以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咸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方且驚疑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岩棲而谷隱層巒疊翠嶔欹崒嵂其蓋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論與物忘則磊落奇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他日忽見羣山橫於前者纍纍相負而出矣嵐光霽烟與一一而下上漫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而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雷霆變怪亦隨以至方時其忽乎忘四肢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彼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望洋耶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真畫者耶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托李咸熙舊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明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皐舊遊使人有發愁窮悴之歎也筆蹟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而索之恐不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譬若轉峴喻而

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既已窮河原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當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賁育逢之失其勇矣故能攬須瀰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彼含墨咀毫受揖入趋者可執工而隨其後耶世人不識真山而求畫者疊石累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爐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真畫者也潞國文公

嘗謂寛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學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木冷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卻當此時豈復有畫者耶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愼於技也余嘗謂公以名德顯世後人不得盡知徒以畫名於天下至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可同爲一歎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媚色豔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暫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穠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固唐世所好嘗見諸說太眞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肌勝過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肌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

龍袞百馬圖

百馬競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百體已不能得馬矣况踶嚙奔趍進退起伏感浪播洒鶮厲人搏齕山決壑耳搖復捎仰乳俛齕昂首張齦鬬目怒鬣木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畫耶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有異狀而同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知實無有異可以諭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可盡昔堅白之說

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况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歕沙黃之澤其馬歕玉龍種之與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此殆得於歷崑崙宴瑤池之上時耶非摹擬展子虔曹霸輩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

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
是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芾

跋李祥收吳先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頰豐鼻跌目陷臉非謂引墨濃
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
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顴頷可分也楊惠之
與吳生俱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其塑自畫
為塑易工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為難
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會其筆蹟
圜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

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於此求之故并以設
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
態又其難也

廣川畫跋卷六[illegible]

畫苑十卷畫苑補益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畫苑十卷明王世貞編畫苑補益四卷詹景鳳編世貞有弇山堂別集已著錄景鳳字東圖休寧人由舉人官至平樂府通判世貞所錄凡謝赫古畫品錄一卷李嗣真續畫品錄一卷沙門彥悰後畫錄一卷姚最續畫品一卷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一卷沈括圖畫歌一篇荊浩筆法記一篇王維山水論一篇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一卷劉道醇宋朝名畫評三卷朱景元唐朝名畫錄一卷陳洵直五代名畫補遺一卷（案此以劉道醇作陳洵直乃沿文獻通考之誤語詳本條下）鄧椿畫繼十卷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三卷米芾海嶽畫史一卷計十五種景鳳所補凡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一篇王維畫山水祕訣一篇荊浩論畫山水賦一篇李成山水賦一篇郭熙林泉高致一卷淳于思畫論一卷紀藝一卷宣和論畫雜評一卷韓純全山水純全論一卷李澄叟畫山水訣一卷無名氏論畫山水歌一篇李廌畫品一卷華光和尚梅譜一卷李衎竹譜詳錄一卷張退公墨竹記一篇董逌廣川畫跋六卷計十六種

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十二卷（補益原缺卷九卷十）

〔明〕王世貞輯　詹景鳳補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王元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八卷》提要

古法書苑小序

余所梓書畫二錄皆自魏晉以后五季以前語寘之襄南郡齋閒且散佚不存余購僅得畫家數卷以授光祿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後又購得書家數卷光祿君復請梓而先後屬序於余

余惟書之有係於人間世大矣邇者宣上德達下情寄遐悰伸契濶非書無以傳遠者左紀言右紀事敘君臣昭文獻非書無以述若是乎不可已也顧書之為致大較有六大小篆得其體而分及古今隸得其用今隸居

其實而行草居其華夫書至於華而盎矣其體轉乖其實轉觧然而鑒賞者駸駸据古文辭之上而揚搉之不亦盛哉余所纂書苑未成而罷書苑幾九十卷凡三十萬言度無能爲行者鐍之篋笥中今所刻雖不能三十之一然皆斐然臨池之一助云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古今法書苑序

羲畫八方人文所繇萌聖人取夬以代結繩頡窺鳥跡而書泄厥靈爰析六書指事象形及有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旁出異名以察百官以治兆珉赫赫六經是憑是徵述書源第一頡爲古文省而曰籀於義朵悖籀省而斯小篆及邈秦隸繇起爰有次仲割篆之八以存其二三倉之後秦隸復省而爲漢隸〻圓而令稍飾豐華斯極鍾氏散爲章草暨游所創伯英乃晁伯英蕩之窮變極態今草以備楷蓋其間以爲藁行匯流匯滯其觀日嫩其用日近而遠於致述書體第二用筆者天流美者地陰陽旣生乃

立形勢有物有則與體俱詣舒而不慢
密乃無際骨恒勝肉法必副意述書法
第三國為漢史九品人倫肩吾則之懷
瓘因之以逮長文又備論之雖未盡見
知而貴在尊聞述書品第四籀斯邈乎
而无常伯英斯為首出至右軍而集大
成獻則武美邕乃夷清唐猶國風宋其

黍離彼無君子斯焉取斯述書評第五
醜類之談起自蕭梁衆以表昂泉實加
詳若總若带紛莫可量以似求有中含
抑揚辭若粉澤而觀雌黄述書評之擬
第六崔張為玉逸少比金以及鍾索焜
煌藝林中者會目上者會心當心生嗜
其下傳耳連城之賞可要天子中人十

家不數片紙述書估第七臨池之士代
為不乏其紗入室而次乃升堂其遠隔
籓籬而邇窺宫牆或咏追八法或贊歎
遺蹤播響聲詩攄藻文章若少陵昌黎
於業有光述文第八詩第九右軍清真
以藝蔽之胡載在國史而贊獨稱制心
慕手追千古流觀僧虔紀略彦遠博綴

宣和臚體至陶而備述書傳第十纖素
之力不能千秋其在人間流落不收右
文見珎玉府是衰刼閏之厄兵燹為讐
所與存者河圖天球述書蹟第十一維
昔神禹鑄鼎以及鈿鍾蛟脚鵠頭紫金
澎瀜商質周文刻畫雕蟲大小二篆於
焉取宗述書蹟之金第十二禹既勒於

岣嶁而周宣有岐陽之狩嶧山瑯琊稍變先蹈受禅勸進啓隸於後肰而念太丘者以鄗清中原而愛征西者卧三日而不忍釋手蘭亭聚訟淳化争購七尺之珉匯脛而走述書蹟之石第十三子墨客卿氏曰世之能尊書者以爲是六義之精煋乎與日月相爲昭乎則乎嶽峙而川流走飛而夭矯乎哉其急書者以等於菽粟布帛則又曰同文之用周中國而施蠻貊乎哉而卑之者以一藝之微而已耶終其身敝精神而無益於時者耶則皆非也述古今法書苑

弇州山人王世貞撰

朱之蕃書

法書要錄序

唐河東張彥遠集

彥遠家傳法書名畫自高祖河東公收藏珎秘河東公書迹俊異尤能大書本傳云不因師法而天姿雄勁（定州北嶽碑京兆府事所傳）曾祖魏國公少禀師訓妙合鍾張尺牘尤爲合作大父高平公幼學元常自鎮蒲陝迹類子敬及處台司乃同逸少書體三變爲時所稱金帛散施之外悉購圖書古來名迹有於篋笥元和十三年憲宗累訪珎迹當時不敢緘藏遂皆進獻長慶初又於幽州散失傳家所有十無一二先君尚書少耽墨妙備盡楷模彥遠自幼至長習熟知見竟不能學一字夙夜自責然而收藏監識有一日之長因採掇自古論書凡百篇勒爲十卷名曰法書要錄又別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有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豈敢言具哉

序終

上五卷目錄

皇明 朱衣
姚汝循 同校

卷一

後漢趙一非草書

晉王羲之論書

王羲之教子敬筆論 不錄

晉衛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宋羊欣采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答太祖書

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文字志目

齊蕭子雲論

卷二

梁虞龢論書

梁武帝論鍾書十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啓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梁庾肩吾書品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卷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武平一徐氏書法記

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真書後品

徐浩論書

徐浩古迹記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榻本樂毅論記

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父相國高平公蕭齋記

蔡惲書無定體論 不錄

卷四

顏師古註急就章 不錄

張懷瓘書估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議書
張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 不錄
韋述書法記
序書法
盧卿書法
卷五
竇臮述書法賦上
下五卷目錄
卷六
竇臮述書法賦下
卷七
張懷瓘書斷上
卷八
張懷瓘書斷中
卷九
張懷瓘書斷下
卷十
右軍書記
總目錄終

法書要錄卷之一

唐河東張彥遠集

後漢趙一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真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擬扶柱桎詰屈叐乙不可失也齔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

楷私書相與廢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胷而顰衆愚効之秖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

其為字無益於工拙亦如効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内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曆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弘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

晉王右軍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躭之若此未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為絕倫其餘為是小佳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平南即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不錄）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

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
腰强者其硯取前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
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强如石者
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
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
一分執之下筆點墨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
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
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
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
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丿　陸斷犀象

乚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　崩浪雷奔

㇆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
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
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
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
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
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
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
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
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
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
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

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
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
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
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
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
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
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
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
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
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棱側

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毎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揔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遥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隷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隷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

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千金勿傳

古來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録宋羊欣所傳者

臣僧虔啓昨奉勑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辦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録一卷尋索未得續更呈聞謹啓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 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隷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隷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真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隷毎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

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其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毛弘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募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

書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絶倫家之衣帛必
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
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
云芝之草者多是昶作也
姜詡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
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宫館寶器皆
是誕手寫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
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榜書之榜去地二十五丈
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絶此楷法

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
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叙云上比崔杜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徴二子俱學於德
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
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
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絶

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者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
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
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着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宫觀城門皆暢書

也
滎陽楊肇晉荆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荆州刺
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晉丞相王導善藁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二子）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羣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羲之第七子也）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脩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脩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晉司空會稽內史善章草亦能隸郗超晉中書郎亦善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庾翼晉荊州刺史善隸行時與羲之齊名（亮弟也）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寫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斯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弘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

傳授筆法人名

蔡邕授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

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雲蕭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於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於此矣

南齊王特進答齊太祖論書啓（齊書具載於本傳）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秩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輙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秩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

奉别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

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

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

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

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

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

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

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

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稽中散詩得

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爲本相與不疑元嘉

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毫之美邈古流

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舉體精雋靈與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領軍之靜逖答緒方之蔑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踈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珎尚存四寶斯覩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繕寫一賦傾

遲雁米心目俱勞承閱覽祕府備覩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旣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實錄然覩前世稱目竊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鉤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爲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誚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胤狸骨右軍以爲絕倫其功不可及由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

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
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
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畧盡其妙草體如傷瘦而
筆跡精毅亦行於代子瓘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
王所害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叅之更爲草藁世傳
其善瓘子恒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
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

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牓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
引上使就牓題牓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
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大鴻臚

文字志三卷

王愔撰（未見此書唯見其目今且錄其目）

上卷古書有三十六種

古文　篆　大篆
象形篆　科斗篆　小篆
刻小篆　摹篆　隸書
署書　書　繆篆
鳥書　尚方篆　鳳篆
魚書　龍書　騏驎書
龜書　虵書　仙人書
雲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　垂露篆
倒薤篆　偃波篆　蚊脚篆
草書　楷書　飛書
填書　藁書　行書

古今小學（三十七家百四十七人）　書勢五家

中卷秦漢吳六十人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趙高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漢元帝　史游
劉向　孔光　爰禮
楊雄　陳遵　杜林
劉睦　衛寵　劉黨
曹喜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徐幹　賈魴
賈逵　左姬　許愼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珎　羅暉　趙襲
崔瑗　皇甫規妻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得升
師宜官　張超　李巡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弘　左伯　姜詡
梁宣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胡昭
魏武帝　邯鄲淳　衛覬
杜恕　諸葛融

下卷魏宋六十人

韋誕　張揖　郭淮
韋熊　來敏　鍾會
皇象　何曾　傅玄
韋弘　辛曠　魏徵
諸葛瞻　楊肇　岑泉
張弘　朱育　江偉
司馬攸　陳暢　滿奕
楊經　呂悅　衛恒
衛宣　裴興　孫皓

杜預　向泰　裴[illegible]
張柄　張越　羊忱
索靖　牽秀　羊固
辟閭訓　王導　庾翼
王衆　荀輿　王廙
李式　劉劭　王循
王裕　王羲之　衛夫人
李欽　王怡　郗愔
任靖　王獻之　李韞
張彭祖　謝安　王珉

桓玄

梁蕭子雲啓（蕭子雲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答勑云）

臣子雲奉勑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巳無臨池之勤又不悉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啓上

法書要錄卷之二 前代論書啓品評題表

梁虞龢論書表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啓都九首
梁庾肩吾書品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宣其妙厥後羣能閒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鴈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

終古之獨絶百代之楷式桓玄翫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

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真偽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偽混雜謝靈運母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詠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玄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蚩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

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偽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料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偽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閑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荊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叅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料

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秘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縑素及紙書四千八百二十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縑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弘八分縑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遺寶詔龐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一作師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

於盛展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由是擁
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綣起范曄裝治卷帖小
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
具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
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
十卷為秩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
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
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
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
丈為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

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
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
亦無取焉今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翦截
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
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
之中者冣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
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
舊書目秩無次第諸秩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
散亂卷秩殊等今各題其卷秩所在與目相應雖相
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

惡一貫今各是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冣字數
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秩二十
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秩
五十卷皆互秩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秩二
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秩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
戲學一秩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
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
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秩一百
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秩六十
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

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
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
御紙緊潔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
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
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
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
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
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
至於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
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

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

性好鵝山陰曇禳（一作釀）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一作材）几至滑淨乃書之草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汙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簣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荅

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着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褾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illegible]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蚕後人於蚕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

輙題後荅之朝廷祕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恒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書意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間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謂牽掣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强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半矣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用喜贊夫以含心之茇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爲下理用成工每惟中鍾一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讐昔

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摽帖皆如聖旨旣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寘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荅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旣須見前

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
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麁健恐非真迹
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
至止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
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賛過爲淪弱許靜素段
遂蒙永給仰銘矜奬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
致用理均皆闘細楷兼復兩翫先於都下偶得飛白
一卷云是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

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脱可充閣願仍以奉上
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
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
法緊細近脱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
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
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
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頒給先卷下情益深悚
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素書
卷第遂至二百七十軌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餅所
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
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
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晩愛隸法又羨
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内識解不能周流天壤
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耻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
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
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閑虚塵觸謹於此題事故
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録誠慊

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
云云然則所習耶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

寛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㪍畫
促則字勢横畫踈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
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苯鈍此並默然任
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値筆廉斷觸
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
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凛凛常
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
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
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於是習程邈所以
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之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

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嘗畫甲子
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蚩於當今
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
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
非吾所謂無欲也

書啓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竊所摹者
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
不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

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
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
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
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經）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
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
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
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
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
衛軍參軍任靖書） 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
摹迹）

右四件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
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 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 繆
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 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 五月十
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似油） 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 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 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
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 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一條非右軍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

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荅陶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异所同所可未知悉可不
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
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
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紙且保拙守
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及右三紙正書二十六
日至嗣公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用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

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頗極使元常老
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
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
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絶論旨所
謂殆同璿機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書虎
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預聞喜
佩無届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
式略海内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
所可涅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
逞泄日月顧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

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
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闕恐或
以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
恐竟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
增美貌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
發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意得諧稱
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
歎息比日岭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
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
字既無出身理冒顧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
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
復有幾紙垂旨以黄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
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
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韻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
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
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

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
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
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
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譏阮研聞近一有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
覬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脩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技聲若以巳巳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虚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疎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選詩云使能自寡薄支葉

復單貧柯條濫畨景木石詎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劾㖊終未似學步豈如真寔云亂朝緒是曰數蝅倫俗作於兹混人途自此沌離合之詩由來乆矣不知譏刺爰加稱贊是其第六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過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感荅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耻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且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許乃告絶私弔荅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㒰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惟學孿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揄急颮迯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匀變前爲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慎門徒居然歸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誑誤衆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由來尚矣沮誦蒼頡黄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蒼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楊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盤音）均爲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衛人故人稱爲三蒼也夫蒼雅之學儒傅所宗自景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係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横議實不自許欲使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

四家許慎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產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字弗全體周禮以雜斯爲笄纚禮記以相近爲禩祈致令衆議叢殘音辭駢㝵蓋由程邈變隸流傳未一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卽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丘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擿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畫字不係羲獻

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純羙不斅晉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刀斗出於古器尒㝵由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間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泒冢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屯尺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頑書籀文書奇字謬篆制書列書口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填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純墨壐文書節文書真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龍虎篆鳳魚篆騏驎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

龍隸龜隸鸞隸虵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草書虵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緣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押書檝書藁書半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書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誦荅

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淸閑法今學者稍多辯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卓絶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獬豸周穆後貌漢武神鳳衛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滕玉英玄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爲訛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殖制一部焉此乃靑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屛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郭子凡百屛風傳者逾謬併悵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

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靑轉妙乃有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嬙由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爲三絶終是半癡人耳雜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書品

梁庾肩吾書品論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邃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輔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訛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漸失頡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

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複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玩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踈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

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兹藝歛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蕺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為

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 伯英　鍾繇 元常　王羲之 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

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蠒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峯崿間起瓊山慙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欠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君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兹薍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為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為上之上

崔瑗 子玉　杜度 伯度　師宜官

張昶 文舒　王獻之 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

子敬見之稱美以為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為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帚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為上之中

索靖 幼安　梁鴻 伯鸞　韋誕 仲將

皇象 休明　胡昭 孔明　鍾會 士季

衛瓘 伯玉　荀輿 長胤　阮研 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𭈄安欽羨舅氏杭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筆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爲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駈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功拙兼効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糸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 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 君嗣

崔寔 子真　衛夫人 茂猗　李式 景則

庾翼 稚恭　郗愔 方回　謝安 安石

王珉 季琰　桓玄 敬道　羊欣 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 彥琳　殷鈞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効可謂醬鹹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着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 曹操孟德　孫皓 吳正元宗　衛覬 伯儒

左子邑 伯字子邑　衛恒 巨山　杜預 元凱

王廙 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 文休　王脩 敬仁　張永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介鎌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業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異過之詞張范迺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後此

同年後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 叔景　趙襲 元嗣　劉輿

張昭　陸機 士衡　朱誕

王導　庾亮 元規　王洽 敬和

郗超 景興　張翼　宋文帝 姓劉名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 玄暉

劉繪　陶隱居 名弘景字通明　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稱四州劉輿之筆扎張昭之無擲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

能庾亮則羣公挹功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繪雕篇書筆傳於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詡　梁宣　魏徵 玄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 景文　識道人

范曄 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 敬叔　齊高帝

庾黔婁　費元瑶　孫奉伯

王曾　羊祜 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楊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 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 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 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與書尚文情披其蒸薄非無香草托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韋熊　張暢　曾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勝

徐羡之　孔閶　賴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迹見珎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兹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古今書評　袁昂撰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
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沓拖殊
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澁終
不似真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

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
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原缺第五十三葉

閃飛動[illegible]見無關猜於明藏寧敢謬量山海
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遁失是非如獲湯炭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珎之自蕭阮之
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
王作牧境中卽以見示吾昔閱其妙今覩其真閱訖
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既歿又屬
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
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
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誤兩字不欲點除

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
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
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
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
之方冊[illegible]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
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

籒者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籒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邽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

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籒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輙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凉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元士黄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又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毁於凡學痛字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群書之詁評釋百代諸

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其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

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樓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

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兎為䨲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為之咨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詁常時

並收善譽臣祖至太子洗馬出為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側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

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為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許葺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勑給付並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訛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

給之名目待書成重闢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
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法書要錄卷之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唐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真書後品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徐浩論書
徐浩古跡書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武相國高平公蕭齋記
蔡惲書無定體論 不錄

書旨述　虞世南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啓之發源辯以
臧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
考究興亡共可爲元龜者舉而敘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蒼史仰觀
俯察鳥跡垂文至于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illegible]
秦漢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

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
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蒼頡象
形傳[illegible]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
秦以來猶或參用末之廢絕或刻於符璽或銘於鼎
鍾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
書者如也述事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
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
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袪昏
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明其書朴略微而
歷祺增損丞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

法巧拙相沿未之過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
不之能崔杜梢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
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
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真楷
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迺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
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
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
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戲乎三才晉位
日月燭明固資與人一數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
以奪瑜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
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
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正書行書　褚遂良撰

正書都五卷共四十帖

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官奴
第二黃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
第三東方朔贊書與王脩
第四周公東征十一行　一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自書文　尚想黃
綺七行　暮田丙舍五行
第五羲之死罪前因李叔夷四行　瑯耶臨沂三行　羲之頓

首頓首一日相省四行　行三一之法四行　尚書宣示
孫權所求八行　臣言瑯琊新廟四行　晉侯侈六行
第一永和九年蘭亭序二十八行　纏利害二十行
第二爰有猗人九行　庚新婦五行　九月二十三日羲之八
日書八行　十一月七日羲之報知少靡伍行　十二月
六日羲之報一昨因豐主簿書六行　臣羲之言伏
惟皇太后七行　臣羲之言嚴寒不審四行　臣羲之言
伏惟陛下五行　雨凉佳得書五行問庶子哀摧四行
第三
第四七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期晚生不有六行　五月

二十四日羲之頓首二句哀悼行羲之報曹妹
王行羲之頓首遵遠亡嫂積年八月昨殊不散一行般
中軍奄忽哭之三行
第五羲之死罪亡兄靈柩七行五月七日羲之頓首頓
首昨便斬草亡嫂尚停此十行期小女四歲暴疾
不救五行秋中諸感切懷五行
第六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得示慰吾頓以
服散二行二十三日發至長安八行羲之死罪不審
何定尚扶持四行適遠告承如常五行
第七羲之頓首房夭殁四行羲之頓首奄承邁難五行羲

之頓首君眼目五行六月十五日羲之頓首大行
皇帝崩四行大行皇帝五行月半增感傷柰何四行
第八謝新婦春日感傷七行羲之死罪無亦永往七行謝
范新婦得富春還疏十行向書至也須君至射堂
四行
第九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比夏交十一行
羲之死罪苟爲各一國佐命之宗十七行君須復
以何散懷七行
第十七月十三日告離得兄弟五行延明官奴小女七行
不圖禍痛乃將至此二行日月如馳嫂棄背五行

近遣書想即至二行比書慰也汝不可六行
第十一羲之頓首快雪時晴六行未復知問觸快郎轉
勝七行去血有損不堪耿三行月行復半痛傷兼摧
三行
第十二六月十七日告循紀四行柳匏比問五行賊足下
循未佳四行羲之頓首卿佳不家中猶爾八行
第十三遍熱既安一且盛衰五行知齡家祖可悲慰九行
山下多日不復意問十行晚復熱想足下八行
第十四都下二十六日書云中郎五行絶不得新婦
諸叔問十行九月十七日羲之報且行因孔侍中

八行既逼近羸劣六行
第十五想大小悉佳十行謝新婦賢從第八行隔日不知
問二句哀傷七行
第十六省書知定疑來二十六行痛惜敬和寢息在心九行
羣從雕落將盡十行
第十七報恒何如七行十一帖云羲之報恒何如二月二日汝歸毋
二行雖問和篤疾十一行此粗平安
第十八二十二日羲之報近得書五行毒熱癰新未甚
耿耿五行足下可不吾眼少劣四行再昔來熱如小
有覺十行。

第十九官奴小女十行 一月二十五日四行 大熱得告五行
汝中冷褚侯遂至羸二行
第二十遐此爍鵰肉四行 去龍牙復下七行 向欲力視汝
五行 姊告慰馳情五行 晚來復何如三行 兄安眉情事
長畢五行
第二十一十九日羲之頓首朋二旬增感七行 十月十
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八行 得示知羲之報五行
第二十二安西復問二十六行 忽然夏中九行
第二十三得阿遮書七行 二十五日告期六行 二十日告
姜三行 知慶等三行 二十七日告姜氏毋子五行 得書

知卿四行
第二十四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六行 卿各何以
先羸四行 此上下不可耳出外六行 六日告姜復雨
始晴五行 書未去得疏爲慰五行
第二十五行復二旬傷悼情深五行 羲之死罪難信非
歲五行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六行 夫人
遂善平康也三行 羲之頓首節至遠感五行 過一旬
尋念傷悼四行 五月九日羲之頓首頓首雖未敘
五行
第二十六敬祖足下如常慰之五行 羲之頓首頓首從
兄雖篤疾五行 轉熱想足下耳七行 王逸少頓首陶
佳也七行
第二十七八月十七日羲之報五行 三十日告姜九行 二
十二日告姜五行 三十日羲之頓首報五行 信還之
夜下七行
第二十八曹丁妹七行 未獲大周嫂七行 切事當速五行
第二十九二十九日告仲宗五行 十四日告劉氏女六行
人理之故四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已摧退二行 月行
復旬感傷七行 有哀憐七行 送此鯉魚二行 諸婦小兒
輩三行

第三十羲之愛報七行 復想嫂安和九行 得書知汝問九行
第三十一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六行 三月十九日
羲之頓首未春哀痛羲之自想上下悉佳五行 八
月十五日具疏羲之再拜六行
第三十二羲之頓首月半感慕抽切五行 改月感慕抽
痛當奈何六行 昨歡宴可謂意五行 向得信知足下
瘧五行
第三十三張博士定何日去四行 八月二十六日告仲
宗十行 而無復解足下可耳五行 六月羲之報至節
哀感四行 初月一日告姜忽此年四行

第三十四極有眷念行四九月十八日羲之報近問行七
司州葬送行六
第三十五十四日告期明月半行十二十三日羲之報
月向半行四承上下不和反側行六過一旬哀痛兼
至行八昨募遣信值足下以行行一諸哀毒兼至終
日切心行七乃復送摩汝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得示慰之吾迎不快行五九月二十五日羲
之報禍出不圖行六除寒足下各可不行八五月二
日告胡毋甥幸行六夏中節除感遠兼傷行四

第三十八四月五日羲之報行五七日告期痛念玄度
行十妹轉佳慶不乃啼不行三知靜婢猶未佳懸心
行二治墓下皆以集也行六
第三十九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過二旬哀悼
行六羲之頓首頓首想冬感念一旦感歎並哀窮
行十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冬月感歎兼
傷行六
第四十十月二十二日羲之頓首頓首賢從隕逝行四
想家悉佳行九吾未得便得效行四吏轉輒與寬依
行六

第四十一二月州民王羲之死罪行六向書至也得示
承尊夫人轉平和行七五月十日羲之報夏中感
遠行六時見賢子君家平行三前郡內及兄子家比
有行五
第四十二四月二日羲之頓首初月感懷行七得示慰
之足下克致行六羲之白服見仲熊行七知汝故爾
欲食行三
第四十三紙一千行五僧遠遂佳也行三脯五夾行七羲之
死罪不當有柱
第四十四不知遠妹定何當至行八從兄第一旦哀窮

行四昨遣書今日至也行四
第四十五知足下得吾書行七前比遣信行七想應妹普
平安行七朧遂佳也懸念行八比承至也得二書行四
得二日書具足下問行四足下在蕪湖行九不圖哀
禍頻仍行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道祖重能行行二　月二十日羲之頓首節
近歲終行六節除諸感兼哀行四四月二十日羲之
頓首二旬期等小祥行五新歲月感傷
第四十八羲之頓首一旦公除行四羲之頓首從弟子

四行歲盡諸感五行
第四十九四月九日羲之頓首報臘日七行得二謝書
司州喪六行二月六日羲之報昨書悉四行上下如
常不五行承都開清和五行
第五十二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一日有書九行事情
無所不至惟有長歎五行雨後無已不審體中各
何如九行知賢弟並毀頓一行
第五十一羲之頓首頓首何圖禍痛五行縣白張白騎
遂自猜疑七行晴便寒想轉勝七行六月十九日羲
之報仲熊夭折三行仲雄雖篤疾豈圖奄忽四行

第五十二汝母子比佳不六行十八日羲之頓首四行敬
祖雖久疾謂其年少八行五月二十七羲之報五行
五月十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三行吾賢之常事
耳四行
第五十三閏二月二十五日羲之白四行向書想至四行
八月十四日告父四行許玄度昨宿四行七月六日
羲之頓首五行省告猶示三行修年雖篤七行
第五十四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八行羲之死罪告終
十一行二十九日羲之頓首九行九月二十八日羲
之頓首昨六行

第五十五前使還有書悵九行羲之頓首二孫女四行
日羲之頓首昨感哭五行八月二十五日羲之白
頓首五行得書爲慰汝轉平復六行
第五十六周氏上下悉佳六行亡王等便以去十月禫
四行卿汝母子粗平安八月九月十二日羲之頓首
追傷切割六行
第五十七羲之頓首壽命痛悼八行長風一日哀窮五行
得信知問五行敬祖疑久疾四行初月五日羲之頓
首忽然此年六行
第五十八省別具懷五行阿康少壯四行范中書奄至此

三行妹復小進退五行羲之頓首昨暮兒疏十一行
晉右軍王羲之正書行書目貞觀年河南公褚遂良
中禁西堂臨寫之際便錄出唐初有史目實此之標
目蓋其類也未見草書目

書品後　唐御史大夫李嗣眞張彥遠以李公之品甚有當處退事詞采不如直置評品量裁袁品之作又不具人代為淺學者未深曉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
謂仁義禮智藝成而下謂射御書數吾作詩品猶希
闡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畫評而
登逸品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爲末信矣雖然若超吾

逸品之才者亦當瓊絶於終古無復繼作故斐然有
感而作書評雖不足對揚王休弘闡神化亦名流之
美事與夫飽食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
足記姓名此狂夫之言也嗟爾後生必乏經國之才
又無干城之略庶幾勉夫斯道近代虞秘監歐陽銀
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王家令高司衛等亦並由此
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
則雖君之感烈苟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
戒凌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今之馳騖去聖逾遠徒
識方圓而迷點畫猶莊生之嗌者易象之談日中

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等皆受之
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
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柬之受於虞秘監虞秘監
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
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石以爲寶玩楚鳳
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於品藻自王愔以下王僧虔
袁庾諸公已言之矣而或未周今採諸家之善聊指
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
入有可措者亦後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
事何敢寓言始於秦氏終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爲十
等

逸品五人

李斯 小篆

石小篆之精古今妙絶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
千鈞强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
遺寶

張芝 草　鍾繇 正　羲之 三體及飛白

獻之 草書行書半草

右四賢之迹揚庭効枝策勳底績神合契匠冥運天
矩皆可稱曠代絶作而鍾張則筋骨有餘膚肉未贍

逸少則加減太過朱粉無設同夫披雲覩日芙蓉出
水求其盛美難以備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飲澗落
霞浮浦又似渥霧沾濡繁霜摇落元常正隸如郊廟
旣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閟壑秋山嵯峨右軍正體
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
也則鏗鏘金石其芬郁也則氛氲蘭麝其難徵也則
縹緲而已仙其可覩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
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
色黼繡摛其七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
之聖也其飛白猶霧縠卷舒烟雲炤灼長劍耿介而

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也又如松巖點黛蓊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灑散而成暮雨旣離方以遒圓亦非絲而異帛趣長筆短差難縷陳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飜濤簸嶽故謝靈運謂云公當務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也而正書行書如田野學士越參朝列非不稽古憲章乃時有漢體處舊說稱其轉研去鑿跡矣然數公者皆有神助若喩之制作其雅頌之流乎

評曰元常每點多異義之萬字不同後學者恐徒傷

筋骨耳然右軍肇變古質理不應減鍾故云或謂過之庾翼每不服逸少曾得伯英十紙喪亂遺失常恨妙迹永絕及逸少與亮書曰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方乃大服羲之又曾書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別題右軍還觀之曰吾去時真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然右軍終無敗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則神妙無方亦可謂之草聖矣

贊曰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上上品二人

程邈 隸　崔瑗 小篆

右程君首創隸則模範焕於丹青崔氏爰效李斯點畫皆如鐵石傳之後裔厥功亦茂此外鐫勒去之無乃奠乎若校之文章則三都二京之比

上中品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衛瓘　韋誕

皇象

右自王崔以降更無超越此數君書雅勁於章蔡皇衛草迹殆亞於二王鍾索遺迹雖少吾家有小鍾正

書洛神賦河南長孫氏雅所珍好用于敬草書數紙易之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矣又毋丘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王簡穆云無可以定其優劣亦何勞品書者乎

上下品一十二人

崔寔 字子真　郗鑒　王廙 世將

衛夫人 正　王洽　郗愔

李式　庾翼 稚恭　羊欣

歐陽詢　虞世南　褚遂良

右逸少謂領軍弟書不減吾吾觀可有十紙佳作矣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前品措之中下豈所謂允僉望哉崔衛素負高名王庾舊稱拔萃崔章草甚妙衛正體尤絶世將楷則遠類羲之猶有古制稚恭章草頗推筆力不謝子真郗李縱邁過於羊欣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筆勢恨少善於鐫勒及飛白諸勢如武庫矛戟雄劒森森虞世南蕭散灑落真草惟命如羅綺嬌春鵷鴻戲沼故當子雲之上

褚氏臨寫右軍亦爲高足豐艷雕刻盛爲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評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然許靜之迹殆不減小令常歎云小鍾書初不留意試作之乃不可得研之彌久如有髣髴乃知有畫龍之感耳安可厚誣乎此羣英允居上流三品其中銓鑒不無優劣

贊曰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郗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羲制逸乎天壤光厥來裔

中上品七人

張昶文舒　衛恒　杜預

張翼　郗嘉賓　阮研

漢王元昌

右文舒西嶽碑文但覺妍冶殊無骨氣庾公置之七品張翼代羲之草奏雖曰小人幾乎亂真更乃編之乙科涇渭混淆苛難品會至於衛杜之筆流傳多矣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非有餘便媚少儔匹嘉賓與王庾相將是則高手顏黃門有言阮交州蕭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故稱當時之冠絶然蕭公力薄終不迨阮漢王作獻之氣勢或如舞劒往無隣幾

中中品十二人

謝安　康昕　桓玄

丘道護　許靜　蕭子雲

陶弘景　釋智永　劉珉

房玄齡　陸柬之　王知敬

右謝公縱任自在蟠盤虎踞之勢康昕巧密精勤有翰飛鴞哢之體桓玄如驚蛇入草銛鋒出匣劉珉比顛波赴壑狂瀾爭流隱居頗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道護謚登高品迹乃浮漫陸柬之學虞草體用筆則青出於藍故非子雲之徒正隸功夫

恨少不至高絕也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房司
空雕文抱質王家今碎玉殘金房如海上雙鵠王比
雲間孤鶴
評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無自
然之逸氣有師心之獨往偶有能者時見一斑忽有
不悟者終身瞑目而欲乘款段度越驊騮其亦難矣
吾嘗告勉夫後生曰古歎知音希可爲絕絃者也
贊曰西嶽張和江東阮研歐褚貞白鐵馬栢玄衛杜
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宋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右孫皓吳人酣暢驕其家室雖欲矜毫亦復平矣張
如郢中少年乍入京輦縱有才辯蓋亦可知謝韞是
王凝之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宋文帝有子敬風
骨超縱狼藉翕煥爲美康樂往往驚遒高帝時時合
興知[illegible]之[illegible]變有異張栢之拾青宋炳放逸屈
攝頗効[illegible]其直置孤梗是靈運之流
下上品十三人

陸機　袁崧　李夫人
謝朓　庾肩吾　蕭綸
王褒　斛斯彥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瞞靜文
錢毅

右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蹖雜不倫或類蚌質珠胎乍
比金沙銀鑠陸平原李夫人猶帶古風謝吏部庾尚
書創得今韻邵陵王司空是東陽之亞房司隸張益
州參小令之體蘭生正書甚爲鮮緊殊有規則錢氏
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斛斯筆勢咸有由來

司隸宛轉頗稱流悅皆藉名美殷氏擅聲題署代有
其人嗟乎有天才者或未能精之有神骨者則其功
虧棄但有佳處豈忘存錄
下中品十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思光
梁簡文帝　劉逖　王晏
周顒　王崇素　釋智果
虞綽

右范如寒隽之士亦不可棄蕭比遁世之夫時或堪
採思光要自標舉蓋無足棄簡文 枚舉肯勝猶難繼

作劉黃門落花從風王中書奇石當逕彥倫意則甚
高迹少俊銳崇素時象麗人之姿智果頗似委草之
質虞綽鋒穎迅健亦又次之矣

下下品七人

劉穆之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沈君理　陳文帝

張正見

右數君亦稱筆扎多類効嚬猶枯林之青秀一枝比衆石之孤生片琰就中彥回輕快練倩有力孝元風流君理放任亦後來之所習非先達之所營吾常論

書有異於是

評曰前品云蕭思話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亦則仙矣又云張伯英如漢武學道憑虛欲仙終不成矣商榷如此不亦謬乎吾今品藻亦未能至當若其顛倒衣裳白圭之玷則庶不爲也後來君子儻爲鑒焉贊曰蚌質懷珠銀瑗蘊璞陸謝忝蹤蕭王繼迹思話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義之之迹以賜八王右軍之書咸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於洛陽撿一偽主兩京秘閣之寶楊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拓書人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玄宮至高宗又勑馮承

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洎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惜平一齠齔之歲見育宮中切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褾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褾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褾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帖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於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嘗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嚴

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强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為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為簿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

說太平之敗崇徹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璥貽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徹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為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詹事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敎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騁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齓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

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為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古迹記會稽郡公徐浩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隷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蔡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絶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玄章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述師真行草陸柬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

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秘比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騫朱异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於内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晋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秩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

臣玄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犯法後揩却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定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

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内出二王真迹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勅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因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婿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絨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秩五

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迹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報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褁及籍没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趂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寳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褾軸得好圖書臣奏直集賢令求書畫玄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經第一畫讃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爲畫讃是僞迹不近真）行書一百五卷（並不著名姓帖）草書一百五十卷（以前得君書第一）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兩卷（論語一卷并注一卷寫成爲第一）

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舘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舘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靑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頲

銀靑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脩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説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爲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楊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褾是碧地織成褾頭一行濶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旣進奉賜路琦絹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遂出令集賢院搨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

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迹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傅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没公貨極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真迹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祗供稱意有懷悦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

承前僞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真迹代無鑒者詐僞莫分臣今暮年心惛眼暗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謀竇臮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僞知真無出其右臣長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蘭亭記

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柱國何延之撰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迺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

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

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翫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勑追師入内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殁後荐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内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

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温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堈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堈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堈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

詩酒爲務其俗灑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又幼來玩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迹豈在必是響榻偽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内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纇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

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竇建德之妹壻在僞夏之時為右僕射以用吾曾門盧江節公及隋黄門侍郎裴矩之策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遥授上

柱國金印紱綬封真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絶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

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宫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宫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

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為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絶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玄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為桓玄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彭年明祭徵溫昶直超令玄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焉于時歲

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脩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勑内出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跼天聞命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痾頓減輙題卷末以示後代

褚河南搨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内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崔 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懷瓘書斷云飛白書變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因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覲廟碁啓于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玗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掃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護壁書施搨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巳時士舉重焉紿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鄉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轂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

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爲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閱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圓卷側掠體法備爲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王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書熹平中節治鴻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爲前賢

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絶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類把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有將壞之壞晉公出之方絶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書贊

唐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絶冠時（古法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卽飛子雲之前而不妨後人亦有効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絶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于海榴堂座右之壁（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置于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留以觀翫）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情時事以與名蹤非欲爭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晝閑榮富賤貧是日何

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遊不朽之藝知待實於後世後人覩妙絶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曰遊於藝藝可[illegible][illegible]知者相賀兆獲龍鳳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關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

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措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璧昏蜃素墨古池色鬱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閃鬭龍攢毫疊孔或橫或縱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容而不離跡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絶圖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蕭齋記　中書舍人張高平公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絶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贍玩藏置之宜謂箱櫝歸視不時又有緘啓動揺之變遂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

遥覩之美寂對虚牖勢若飛驚雖烟霧交飛龍鸞縈動輕旆翻揚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遥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祕迹多矣以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爲殊珍也蓋壁字奇蹤乃爲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爲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於此字俱傳矣

法書要錄卷之四皇朝估議論記

顔師古注急就草不錄
張懷瓘書估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議書
張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論不錄
韋述書法記
序書法
盧元卿書法記

書估

唐張懷瓘述

有好事公子頻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爲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執是以世議粉糅何不製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爲其估貴賤既辨優劣了然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黄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卽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

或萬惟鑒別之精粗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鍾尚書紹京亦爲好事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崔張之迹固乃寂寥矣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藁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僞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荅及其業成之後神用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

累不顧疵瑕故減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爲神俊父得靈和父子真行固爲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篆籀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上估但有其象蓋無其迹中估乃曠世奇迹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薰猶同器假如委諸衢路猶可字償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志乃尤古力亦微大惟妍媚不逮於張芝衛瓘可與張爲弟索靖則雄逸過之且如右軍真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估古遠稀世非無降差崔張王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肩淺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書爲最真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有十等

黄帝史　周宣史　鍾繇
張芝　王羲之　崔瑗
衛瓘　索靖　王獻之
以上九人第一等
蔡邕　張昶　荀勖
皇象　韋誕　鍾會等
度德比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微劣右軍行書

之價以上六人第二等
曹喜　邯鄲淳　羅暉
趙襲　崔湜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胡昭
荀爽　張彭祖　張弘
傅玄　魏武帝　曹植
吳孫皓　孫權　應璩
徐幹　張昭　嵇康
何曾　衛覬　杜預
楊肇　樂廣　劉恢

司馬攸　衛恒　衛夫人
衛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昶
桓玄　王翼　王導
王洽　王珉　謝安
庾翼等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戴若思　衛瓘

僧惠式　王脩　張翼
戴安道　王玄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操之　孫興公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蕭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等
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續短智永力勁可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
張越　張融　陶弘景
阮研　毛喜　僧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等
可敵右軍草書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
以上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會意數倍相懸大凡雖則同科物稀則貴今妍古雅漸次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淳漓之謂也凡九十六人列之如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聞雖美功業未遒空有望於屠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流品深慮遺材天寶十

三載正月十八日

書錄

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獻之嘗與簡文帝十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秩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晉代裝書真草渾雜背紙皺起范曄裝治微爲小勝宋孝武又使徐爰治護十紙爲一卷明帝科簡舊秘并遺使

三吳鴆集散逸詔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爲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秩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秩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秩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秩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秩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二品書凡五十二秩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爲六秩一百二十卷旣經喪亂多所遺失齊高帝朝書府古跡惟有十二秩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僧虔以秩中所無者得張芝索靖衛伯儒吳大皇帝景

帝歸命侯王導王洽王珉張翼桓玄等十卷其與秩中所同者王恬王珣王凝之王徽之王允之並奏入祕閣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强字有損壞天監中勑朱异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珎沈熾等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秩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躞侯景篡逆藏在書府平侯景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迹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劒並將斫柱乃嘆曰蕭世誠遂至於此

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周將于謹普六茹忠等捃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太半渝棄其間得存所餘無幾弑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十三年勑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迹靡不畢至勑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玄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内出右軍書相共參校令典儀王行眞裝之梁朝舊裝紙見存者但裁剪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

裝爲十三秩一百二十八卷眞書五十紙一秩八紙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秩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千紙八秩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秩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天府之内僅有存焉古之名書歷代帝王莫不珍貴齊宋已前大有散失及梁武帝鴆集所獲尚不可勝數並珊瑚軸織成秩金題玉躞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元帝狂悖焚燒將盡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眞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今

天府所有真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紙草書數百紙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張芝一卷張昶一卷並旃檀軸錦褾而已旣所不尚散在人間或有進獻多𡌴於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薰蕕同器然書性不易不以實之則工棄之則拙豈徒書也人亦如之用捨行藏言行之間不可玷缺亦猶蘭桂雖在幽隱不以無人知而不芳也往在翰林中見古鍾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三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似大篆而神彩驚人非其時不敢聞奏然棄於泥土中久與瓦礫同也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

如張翼及僧惠式効右軍時人不能辯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欲亂真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僞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儻所寶同乎燕石翻爲有識所嗤也乾元三年五月日

書議

唐張懷瓘議書

昔仲尼脩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玄達微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真正藁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韋誕　皇象　嵇康　衛瓘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數十人各能聲飛萬里榮擢百代雖逸少筆迹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昔爲評者數家旣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彷彿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乏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丘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

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卽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菽麥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陂琉璃屛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其形容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

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真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靜第六
茂弘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瑛第六
敬和第七　茂弘第八　安石第九

章草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獵其中宜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沖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真草一槩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與合規於玄匠殊不顧於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

雖自謂高鑒旁觀如三歲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重哉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筭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

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劒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

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右也子敬殁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鄰于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索至真之理亦

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輙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

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温恭吾[illegible]
爲人常有其草寫絶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illegible]
兩帋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
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志者覽此論當亦悉心
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義
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唐張懷瓘文字論

論曰文字者總而爲言若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
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
孳乳寖多因名之爲字題於竹帛則目之曰書文也

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
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爲
用相須而成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遠不
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川原高下之可
居土壤沃脊之可殖是以大荒籍矣紀綱人倫顯明
君父尊嚴而愛敬盡禮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
大道行焉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
書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世之
賢達莫不珍貴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
俱朝端英秀詞揚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遊心翰墨

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
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有賦王儉製
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
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若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
爲差別雖窮其精微粗知其梗槩公試爲薄言之僕
荅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鑒則
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王曰幸以木石言之僕曰文則
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道
欲知其妙初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
目極情猶眷眷者是爲妙矣然雖考其法意所由從

心者爲上從眼者爲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
名雖功用多而有聲終性情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
味可知不由靈臺必乏神氣其形領者其心不長狀
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
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玄照閉目深視則
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
愧色云書道亦大玄妙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
爲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
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僕謂之曰
員外用心尚踈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乎書凡

展臂曰尋倍尋曰常人間無不盡䌸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間追虛捕微探奇掇妙人縱思之則盡不能䌸用心精麁之異有過於是心若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言況有異能之事乎請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近與王員外相見知不足賦也說云引喻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更共觀張所商榷先賢書處有見所品藻優劣二人乎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有也若其為賦應不足難蘇且說之因謂僕曰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窮於精妙何為與鍾王頓爾遼濶公且自

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僕荅曰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真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跡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絕上下鉤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撿探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如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拔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如何也蘇笑曰今公自評何乃自飾文雖矜耀理亦兼通達人不已私盛德亦微損其後僕賦成往呈之遇褚思光萬希莊包融並會衆讀賦訖

多有賞激蘇謂三子曰晉及王員外俱造書賦歷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文與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為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音省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為競悅耳而諛面也已賦雖能豈得盡善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纔可共梁已來並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議何如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為妙絕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

事

唐朝叙書録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之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絶（閱購求人間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

卷草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覽之暇得臨翫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强弱每取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時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士内出書命之令學又人

同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内從風矣）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舉朝以爲榮也

唐韋述叙書録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十五真迹及張芝張昶等真
跡揔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進尋且依文
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後屬車駕入都却進真本竟
不果進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
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
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真僞右軍之跡凡得真行
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
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
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真書小字帖
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

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揔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
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蘭亭一帖相傳云將
入昭陵玄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
外搨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勑陸元悌
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分一卷爲兩卷揔見在有
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
跡惟以己之名氏代爲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
記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
昶書各一卷右軍真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
焉蕭令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
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勑令滑州給驛齎書本赴京
其書扇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奉進上書本留內賜
絹一百疋以遣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

唐盧元卿法書錄

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瑯琊王廙字世將書一卷

沈熾文　滿騫　徐僧權

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居郎臣褚遂良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

臣玄齡

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吏部尚書公 逆人侯君集名初同晉犯法後揩名尚書字已不似有而暗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李恭

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濟南縣開國男臣
虞皎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書一卷

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陪戎副尉臣張善慶裝
文林郎直祕書省臣王知逸監
宣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
宣德郎行左驍衛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
承議郎行右金吾衛長史臣魏哲監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
無量

秘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
公臣馮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脩國史
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右按工部侍郎韋公云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人間古本紛然畢集太宗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真僞右軍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張芝等亦合少多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褾分一卷爲兩卷揔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以己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書一卷徐會稽云太

宗大購圖書內庫有鍾繇張芝張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元卿見建中已後翰林中雜迹用翰林印印縫茹蘭芳等署名又云貞元十一年正月於都官郎中竇臮與化宅見王廙書鍾會書各一卷武部公李造押名又兩卷並古錦褾玉軸每卷十餘人書內一卷開皇十八年押署有內史薛道衡署名前後所見貞觀十三年及開元五年書法跋尾題著人名或人數不同今具如前建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書樓直官臣劉逸江貫遂奇等檢校副漢撤

[illegible]蘭[illegible]副使內寺伯臣宋遊瓌
[illegible]述卷上[illegible]元和三年四月五日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書一卷四帖

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撝裝

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_{褚遂良法書}（原注小字：集[illegible]法[illegible]）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右屯衞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姜行本

起居郎臣褚遂良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上柱國梁國公臣房玄齡

右前件卷是宮庫[illegible]十共四帖都一百六十一字玳瑁[illegible]褚[illegible]印字及李氏印謹具跋尾如前元和三年四月六日盧元卿記

法書要錄卷第五

述書賦上下

論朝代自周至唐一十三代

論工書史籀等一百九十八人

論署證徐僧權等八人

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

論徵求保詐韋述等二十六人

論利通貨易穆䪫等八人

述書賦上

前檢校刑部員外郎竇泉撰

檢校國子司業竇蒙注定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達情浸乎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遂廣漸備楷法區別妍蚩洎乎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祛積年之遐想該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為吾君之痛惜恨沉草莽上達無階因記彼而圖求願沽諸而善價然為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徒暫披閱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親見者并今朝自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亦

書之周一人史籀秦一人李斯漢二人蔡邕杜操魏
五人韋誕虞松司馬師司馬昭鍾會吳二人皇
象賀劭晉六十三人齊獻王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
武陵王會稽王楊肇山濤嵇康張翰蔡克顧榮劉琨
孔偘孔瑜陶侃熊遠應詹卞壼劉超謝藻庾亮庾懌
庾翼庾準郗鑒郗愔郗曇郗超郗儉之郗恢謝尚謝
奕謝安王導王劭王珉王袁之王獻之王廞王濛王
述卞潭何充劉訥劉琰張澄劉璞張翼桓溫桓玄江
雁沈嘉劉瓌之劉廞范汪范甯諸葛長民劉穆之溫
故之楊義宋琠宋二十五人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
南平王海陵王謝靈運謝方明張茂度張永羊欣孔
琳之薄紹之王敬弘王思玄顏延之武之駱簡蕭思
話鹿秀之巢尚之裴松之徐爰江僧安賀道力齊十
五人齊高帝武帝竟陵王褚淵褚賁徐孝嗣王僧虔
王慈王志王儉劉瑀鈞賓充胡楷之徐希秀張融梁
二十一人武帝簡文帝邵陵王孝元帝蕭確蕭子雲
王充陸杲任昉傅昭朱异王籍殷鈞阮研王褒蕭特
庾肩吾陶弘景江蒨陶[illegible][illegible]范懷約陳二十一人武
帝文帝煬帝沈后新蔡王盧陵王永陽王桂陽王釋
智永智果江總徐陵沈君理袁憲毛喜蔡景歷蔡徵

顧野王伏知道謝嘏賀朗北齊一人外五代祖劉珉
隋五人劉玄平房彥謙盧昌衡趙文深趙孝逸唐四
十五人神堯皇帝文武聖皇帝則天武后睿宗開元
皇帝漢王元昌岐王元範李懷琳歐陽詢歐陽通虞
世南虞纂虞煥褚遂良陸柬之薛稷房玄齡殷仲容
王知敬王紹宗孫過庭張旭賀知章徐嶠之徐浩李
造韓擇木田琦衛包蔡有鄰鄭遷李權李樞李平鈞
王維王縉史惟則李陽冰家舅繪蕨兄明若山宋璟
蕭誠張從申呂向長兄蒙馬氏妻劉秦妹等應觀見者所言並錯綜優劣直道公
論或理盡名言卽外假與驗雖謝標舊迹二畢寄斯
文刊訛誤於形聲定目存於指掌其所不親空居名
額弁世所傳搨者不敢懸推一皆略焉其詞曰
嘗考古而閱史病賤目而貴耳述勳庸而任人撑斡
墨而由己則知親矚延想如見君子量風雅之足憑

衮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美矣雖六藝之末曰
[illegible]四人之首曰士書資士以爲用士假書而有[illegible]
[illegible]長光價於一朝適容貌於千里王羲之書並由姥竹角扇上字
[illegible]百錢人競買去梁元帝書云千里之面首博覺爲能矣篆則周史籀李斯
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籀之狀
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適
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
祖如殘雪滴瀝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綠林以
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條戟彎弧星流電轉纖逾
植髮峻極層巘周秦漢之三賢余目驗之所先石雖

貞而云亡紙可寄而保傳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
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
部侍郎蘇勗敍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
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卽其文也李斯上蔡人
終秦丞相作小篆書嶧山碑後其石毀失土人刻木
代之與斯石上本差稀又至德中安史收後四從弟
治于河陽清水渠下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
壽永昌點畫皆隱起作龍鳥狀側文小篆曰魏所受
漢得闐璽背上蟠螭一角折鼎尖有黃痕瑕按驗請
梁乃無差外云斯所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終後漢
左中郎將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
最降淮被雋及光亦等磚特時可見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
名自我行而作故掣波循利創質畜怒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
漢齊相章帝貴其蹟詔上章表故號章草今見章草書五行魏之仲將奮藻獨步
或迸泉湧溢或錯玉班賦蹟遺情忘契入神悟然而

氣才[illegible]已慍嘗明自煎鬢髮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illegible]商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婷如空凝[illegible]霞未泛[illegible]韋誕字仲將京兆人終魏光祿大夫特凌雲臺成先誤釘榜明帝使誕坐[illegible]懸上枕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鬢髮皓然[illegible]松字叔[illegible]會稽人終魏中書令大司農今見綠紙草書其姓名一紙十一行也挹子元之瓌蹟高子上之雄神量蘊文儒才苞古眞或寄詞達禮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臻如精郊騊馬維岳降神司馬師字子元河內人終魏錄尚書[illegible]大司馬忠武公及炎受禪追尊曰景皇帝今見王[illegible]名一紙一十二行弟昭字子上終魏相國錄尚[illegible]文王追尊文皇帝今見王[illegible]名兩紙共一十二行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illegible]古而偕能與象賢而蹈拙如後生

之可異[illegible]於商[illegible]鍾會字士季潁川人繇子終魏征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吳則廣陵休明朴質古情難以窮眞非可學成似龍蠖蟄啟伸盤復行皇象字休明廣陵人終侍中吳青州刺史今見帶名章草帖[illegible]表七行并寫春秋哀公上第二十九卷首元年餘自二年至十三年盡尾足其紙每一大幅有一縫綠照合之六元凱評尾云此是蠶紙紫薄有脉似搗皮以諸蠶比類跡有異者也賀氏典伯同時共體痺而不疎邈而寡禮等殊皇賀品類兄弟賀邵字興伯吳興人終吳太子太傅見章草書帶名一帖五行司馬氏之受禪炎為帝祖偉哉齊王手蹟目覩翰墨之外仁賢是優重則奕兀嵩華輕則參差斗牛司馬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武帝弟封齊獻王官至侍中人司馬今見正書帶名凡四段共三紙書有臨楷率稱之言皆好川馬國犯先諱不言晉也建

乎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毫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硎刃虎駭鷃[illegible]夫喪精劍客得志元帝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即其人也今見潛潤正書其名一紙七行雜帖約有十處成帝則生[illegible]意頴悟通譜光使愧青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成帝諱衍字世祖元帝孫明帝子庾氏內見今草紙草張澄啓七行康帝則幼少閑慢迥出凡境騊馬安車不尚馳騁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弟今見行書批劉謝啓四紙共七行眞率孝武不規不矩氣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草風送驟雨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今見行書一紙又兩帖等雜批六處共有二十一

行也赳赳道叔遠淳遁俗全姓名而執多議風度而不足元子憚其威武吾徒遵其軌躅武陵王晞字道叔明帝弟今見其姓名正書一紙三行道子雅海綿密纖潤露輕藏沈假曲躡峻猶尺水之含衆象小山之擬萬仞會稽王道子孝武帝子今見其姓名行書一紙凡七行季初則隱姓名展纖勁寫欄共傳賞能之盛猶踞牙鉤爪超越陷穽協肇字季初滎陽人晉荊州刺史今見草書一紙十行有古器[illegible]無姓名今共傳寫之巨源正書朴略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若披[illegible]草澤匿銳茅廬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晉侍中司徒今見正書帶名一帖四行叔夜才高心在幽憤允文允武令望令問精光照人氣格凌雲力舉巨石芳逾衆芬嵇康字叔夜譙國人

（晉中散大夫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五行）季鷹有聲古貌砢磷雖無多攀附張宗（宗之猜）如凝陰斷雲孤翅一鶚（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大司馬掾今見帶名行書一帖三行）子尼簡約片月孤峰千歲之有古杜[illegible]驚寒[illegible]是下[illegible]古容（蔡克字子尼陳郡人晉成都王掾于須過江食蟹遇毒者本朝尚書僕射見帶名草書一帖二行）彥先尚質無而不有猶崆峒之上世俗誰偶（[illegible]字彥先吳郡人晉驃騎將軍今見帶名草書三帖共有一十二行）越石偉度紕糠翰墨如伐樹而愛人似問鼎而在德（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晉太尉今見行草書一紙共姓名五行）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驚虬[illegible]草則古質鬱紆如落翮摧枯（孔偘字敬思會稽人晉大司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七行孔愉字敬康會稽人車騎將軍今見具姓名一紙三行）

雍容士衡李孟公旅航骨開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混迹雜處（[illegible]字[illegible]人晉侍中大將軍今元帶名正書一紙十行）孝文剛斷謹正援毫古雖拙剎令稱旦高如貴胄之躍駿武賁之操刀（張遠字孝文[illegible]人晉大將軍長史今見具姓名正書啓七紙）思遠則藁草懸解筆墨無在填華天然忘情罕逮猶羣雀之飛麏廈小魚之戲大海（庾闡字思遠汝南人晉鎮南大將軍今見草書帶名二紙共一行十七）望之之莫窮古而老落紙翩翩分行翱如充仞多士交遊縱質（卞壺字望之濟陰人晉侍中驃騎大將軍今見帶名草書一紙共六行）體大法殊質擬世險稟天然而自強亂常執而見拘猶朝廷端倚忿惔相趙（劉超字世瑜琅邪人晉衛尉零陵忠侯今見帶名正書一帖三行建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近密遂然其外人所交之書也）職叔文法鍾繇遊精緘用[illegible]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道鴻等窺巢之乳鷰（[illegible]字叔文會稽人晉中書侍郎今見具姓名正書啓五紙合為一紙五行共十先在官半在外後得之拗合如一得亂故異也）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至如強骨慢轉逸足難追陵遊征蔓葛焉任縱盤薄是稱元規（庾亮字元規潁川人晉太尉今見帶名草書五紙行帖共八行具姓名草書又一紙十一行）遺古効違叔豫高蹤雖穩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畫龍（庾懌字叔豫潁川人晉衛將軍今見正行書帶名一紙四行）積薪之美更覽稚恭名齊逸少墨妙所宗善草則鷹搏隼擊工正刻鋤鏤刀鋒愧時譽之未盡覺知音而罕

逢其荒熊怏利彥祖為容似較狡兔於大野任平陂之所從（庾翼字稚恭晉車騎將軍今見草書四紙共六行具姓名正書一帖三行懌與翼並亮之弟[illegible]字彥祖希子亮孫晉[illegible]將[illegible]名草書一紙凡八行）道徽之豐茂宏麗下筆而剛決不滯揮翰墨而厚質深沉等漁父之乘流鼓枻高平奕葉盛德遺能方回重熙接翼嗣興回則乍健草逸發慨廉能若冰釋泉涌雲奔龍騰密壯奇姿撫蹟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揚眉景興當年爲云世之正草輕利脫略古法蹟因心而謂何爲利士之所多森然之俊爽嵬蘵爾於中和處約道胤家之後從征草勢而兄優謹正書而弟潤俱始登

於學尖慙一虧於九仞郗鑒字道徽高平人也晉太宰今見草書二紙共十七行郗愔字方回曇字重熙並鑒子愔晉司空見希草書鷄父郗表一首四十三行草書八紙曇晉中郎將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郗超字景興愔子晉臨海太守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共四紙郗儉之字處約晉太子率更令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郗恢字道胤晉鎮軍將軍今見具姓名草書及行書共兩紙處約道胤並足曇子謝氏三昆尚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虚刃逵士逸蹟乃推無弃毫翰云爲任興所適能事雅量末歸安石至夫蘊虚静善草正方圓自窮禮法拘性猶恒德之仁智應物之龜鏡恨其心懼景興書輕子敬塞盟津而捧土損智力有餘病謝尚字仁祖陳郡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六行謝弈字無弈晉鎮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謝安字安石尚弟晉侍中太傅今見具姓名正書二紙三十行安得獻之書時斷作紙夾焉業盛瑯

琊茂弘厥初衆能之一乃草共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蓄高利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有子敬倫蹟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豔尚翀羽翼鴻漸芝蘭香染與兄楊而弟眞將奢也而寧儉繩繩宜爾傑出季琰露鋒芒而豁懷傷禮樂而無檢猶搏扶揺而坐致超峻極而非險王導字茂弘瑯琊人晉丞相謚曰文獻公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共六行王劭字敬倫卽導子晉車騎將軍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六行兄卽恬洽不見眞蹟洽子珉字季琰晉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凡八行然則窮極奥旨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跧風加而衆草靡肯縻遊

刃神明合理雖與酣蘭亭墨仰池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逈邐逮乎作程昭彰褒貶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末學而能揚幼子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逸新而多狀勢由己而靡罄天假神憑造化莫竟象賢豈乏乎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斯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誠一字而萬殊且含規而孕矩然而眞蹟之稱獨標俁俁忘本世心余所不取何哉且得于書法失于背古是知難與之渾樸言可以爲礲斲主矣王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前後多見行草書唯正書世上稀絕幼子獻之字子敬晉中書令今世上多見行書獨步不可具舉蹟書之書稱二王獻加

眞字之餘點趙越者並通涓之絕跡蓋俗學之意也溫溫伯輿亦扇其風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慢正精彩沖融巳高天然恨乏其功如承奕葉之貴冑衛夙訓之神童王獻字伯輿卽導孫薈子晉司徒左長史今見帶名草書一紙七行粤若太原之英二子間生仲祖慕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獻之情方言慕而我愧言慕鍾繇比叔文而彼榮比叔文卽謝藻習所通而不及言通王導叅放之而光鳴叅溫放之結束體正肆力專成猶棟梁富于合抱巧匠斲而未精卽王濛也高利迅薄連屬款傾猶鳥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橫卽王述也王濛字仲祖太原人晉金紫光祿大夫今見具

姓名正書一紙二行王述字懷祖太原人晉尚書令藍田侯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三行若夫反古不忘吾推世康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太階之英英授祕府之芸芳丁潭字世康會稽人固孫驃子晉散騎常侍今見正草書各一紙共十行次道淳實寡於風彩自是雄姿翰墨具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忝貴胄而膚質未改何充字次道廬江人庾亮甥晉侍中司空今見帶名行書三行行仁雍雍唯鍾是師悅端閑於高能終始於清規雖[illegible]偏薄亦能隣幾若鳳雛始備於五彩長松偃蘗乎一枝劉訥字行仁沛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康帝啓四紙共有三十五行也真長則草含[illegible]之厚爽正遒越石之羈束輕浮森峭穠媚薄[illegible]不於秋杪仰羣鷗於水

曲劉瓌字真長沛郡人晉丹陽尹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各一帖共六行國明勵躬鍾氏餘風壯利纖薄守雌知雄如道門之子仙路時通[illegible]字國明吳郡人嘉之子晉光祿大夫今見咸康八年帶名正書上成帝啓一紙七行猗歟子成徇蹟過名正隸敦實藁草沈輕元常高風雖疏復呈猶不考擊之鍾鼓合律呂之音聲劉璞字子成南陽人晉光祿勳[illegible]道南岳魏夫人之子夫人魏舒女父義晉河內脩武令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兩紙共二十行君祖馳馭藝忝令譽竊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偽亂真而未可為據正企鍾而悠邈草師王而莫著與夫敬仁道傑王[illegible]江[illegible]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鴻騫張翼字君祖下邳人晉東海太守時穆帝令翼寫王羲之表帝乃批後右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真今見具姓名正草書總三帖共十六行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真淳似山林之樂道非玉帛之能親桓溫字元子譙國人彝子晉丞相大司馬南郡宣武公今見其行草書帶名四紙共三十行敬道琉翫銳思毫翰依憑右軍志在凌亂草狂逸而有度正疎澁而猶憚如浴鳥之畏人等驚波之泛岸桓玄字敬道溫子[illegible]晉義興太守自署永始僭號曰楚今見帶名正行草書總十紙共六十行道羣閑慢氣格自充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輿之合極王廞若子敬之童蒙猶富禮樂之世肖備神彩於厥躬江灌字道羣陳留人晉侍中中護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七行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猶鷙鳥擊搏而失中因蹭蹬於古蹤沈嘉字長

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今見具姓名草書共三行元寶剛直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凌突子敬病於輕肆同變武而習文若訪龍而獲驥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今見帶名行書九行季舒纖勁循古有禮遲稀難評唯署一略劉[illegible]字季舒會稽人晉光祿大夫今見書名啓一紙也順陽筆精吾見玄平近瞻元常俯視國明張澄利且掩薄能多似生如班輸之運斧乏棟梁以經營范汪字玄平順陽人晉安北將軍今見具姓名正書謝賜瓜啓四行矣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忘情任樸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由道而秉律范甯字武子汪子晉中書侍郎今見帶名正書啓三紙共二十一行長民則全劝子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

獨運凌所師而小薄壯若巳而不紊猶谿其流而氷開殷其響而雷奮諸葛長民琅琊人晉衞將軍宣城內史今見其姓名行書一紙六行道和閑雅離古躡眞慢正由德高蹤絕塵若昂藏博達之士謇諤朝廷之臣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晉侍中司徒今見其姓名行書一紙六行放之率爾草健筆力豈忘保持足見準則猶片錦呈巧細流不極溫放之太原人嶠子晉黃門侍郎今見草書具姓名二行楊眞人之正行衆淳熟而相成方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泥龍辱以若鶩眞人諱義弘泉人今見行書帶名六行宋斑訛緊足光利用習古者或以爲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樸散而分形器務成而立賦頌李廞廣平人晉相府參軍今見

行書具姓名凡四行宋武德與法含古初見咨道和之啓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逸毫巨麗載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於焉巳扇猶金玉鑛璞包露貴賤劉裕字德輿彭城人翹子晉太尉中書監封宋公後受禪稱宋武帝今見帶名批劉穆之書兩紙共六行矣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巳達於縱橫攀王媚於緊細之獻向精尊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尚鷙擊水之鵬搏且並聞天之鶴唳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行書兩帖共七行雜批五處共有二十行也孝武則武威戩攤翰墨馳聲雖稟訓而巳高恨一簣而未成徒忌人之賢巳異及父之令名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與思話而雄強追彥琳而愧恥蕭思話孔琳之若爽狄之佳麗

慕顏容於桃李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略十行又行草神西紙共十三行太宗徽音用壯之心遺棄鄙野不無高深佚突俗工匠古躋今冠柤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明帝諱彧字休炳孝武帝弟今見帶名行書四紙并批雜語等共八行也南平休玄筆力自全幼齒結搆老成天然比夫鳥在鶯龍潛泉符彩卓爾文詞粲然南平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今見帶名略正書兩行休茂尚沖巳工法則長於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力性靈可觀運用才猶猶是雛鷇子初備羽翼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四十四子今見正書帶名略四行批後珍押書後見三謝兩張連輝並俊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遊快利不拘威儀或擯猶飛湍激矢電注

霄震謝靈運陳郡人宋侍中祕書監今見帶名行書七行方明寬和穩媚且潤如閨閣女德禮教士亂謝方明陳郡人惠連父宋會稽太守今見帶名正書纔三行也茂度逸翰景初淸規或大言而峻薄景初斜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之體或媿譽而拙奇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並心輕兩王頭及宗師媿鶴鳴而子和殊鯉退而學詩張茂度吳郡人敷子宋會稽太守今見其姓名行草書兩紙共十行張永字景初茂度子宋征西將軍今見正行草書五紙共三十行矣敬元則親得法於子敬雖時移而間出乎錯無方心斂奧術虛瀟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骨過其合時勞彰唐突猶圖騏驥而莫展嚮眞仙而非實爾後王羊謬同衆靡餘風彥琳敬叔允執厥中孔則愈

於緊速病於乾偏趨犨之餘窺芊及肩猶蓬瀛心想淩武風傳競其豐利又覩薄氏纖圓克成骨力猶稚精彩潤密乃誠莫甙掩友凌師抑亦其次雖鎰無金價而珉實玉類（羊欣字敬元泰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授獻之筆法今見正行草具姓名書二十餘紙凡六七紙所言王羊謬同謬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言虛也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宋太常卿今見具姓名正行書三紙共二十行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宋給事中與楊孔並師小王今見具姓名行書四紙共二十八行）淮水茂族敬弘不墜胡朝餘風翰墨兼至既約古而任邀亦遺能而獨駃猶刜梃植於昔人全朴略而成器（王敬弘瑯琊人導孫桓玄姊夫宋侍中左光祿大夫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也）蔓衍枝派思玄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淳

和而蓄鋒芒猶君子自適順時行藏（王思玄瑯琊人宋南康太守今見具劉名行書三行）顏氏儒門士遜學妙大令典則中散氣調薄首孔肩體格惟肖如驚弦履險避地膺哨（顏竣字士遜瑯琊人延之子宋右將軍東揚州刺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五行言薄首孔肩則獻之羊欣紹之琳之）桓公護之神凝筆邊寓雅景之士規猶門寒道高衣辭言時（撫鑿之字彥宗洛陽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四行）翩翩正祖恭巳法則師資小王深入閫域安知逸氣未詳筆力猶驥與其龍紫非正色（駱簡字正爾丹陽人宋鉅野令今見行書一紙五行有嫌懷珍徐偕攀等柳尼）思話綿密緩步嬋婷任性工隸師羊過青似兒鷗鷺游戲沙汀（蕭思話蘭陵人宋征西將軍丹陽尹今見帶名正書啓兩紙共十三行具姓名行書三行）二王變古法有所屬兢兢秀之斂翰謹東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龐秀之宋江州刺史今見正書具姓名啓一紙十行）仲遠循常由衷適俗企彥琳之墻仞遵茂度之軌躅（孔茂度）豈闡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巢尚之字仲遠魯國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七行）世期务通崛強斷利參方回之章法郗愔得敬元之草意（羊欣）匪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裴松之子世期河東人宋散騎常侍太中大夫今見具明名章草書慰勞文一卷二十四行）長玉靡慢神閑態穠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蹤執德而風塵不雜發言而禮儀攸從（徐爰字長玉瑯琊人本名瑗避傳亮諱除王宋太中大夫今見正書具姓名上明帝啓一紙五行）江侯僧安體利而乾貌

稜輕媚體出多端猶廣庭之卉木小苑之峰巒（江僧安陳與人宋太子中庶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八行）道力草雄圓轉不窮壯自躬之體格疲逸少之遺風猶立言而逍遙出世驗迹乃夙夜在公（賀道力會稽人宋吳興令今見具姓名章書二紙共二十行）齊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歸挺生紹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擠排子敬昂藏鬱拔勝草負正猶力稍牛刀水展龍性（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永之子宋右僕射太尉封十郡為王及受禪即位稱齊高帝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叉紙批三十餘紙）世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膽莫顧程式率由胷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束薪泛濫淺深（武帝諱頤字宣遠高帝長子今見帶名行）

草書及雜批等十餘紙子良則能知未善心遠蹟逈家風若遺
古則翩翩雖有力而無體將從真而自美猶上階茅
茨儉德之始竟陵王子良武帝子今見帶名行書四行彥回無節筆翰亦
爾決利不拘足用而已如拔楓栁抑亦杞梓褚淵字彥回河
南人宋末與高帝同掌樞密後齊臺建以佐命功受司徒中書監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共一十三行
蔚先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藏若窮隱肥
遁志傲侯王諸賁字蔚先淵之子齊祕書監因父憂免職便不仕時人以爲恥父失節於宋
室遂爾辭居今見正書啓具姓名一紙凡八行非禮不言從容始昌如碩德
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有素筆精源長徐孝嗣字始昌東海人齊
太尉尚書令今見正書啓共二紙簡穆父子載茂餘芳僧虔則密緻

豐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阻圓任強然而神高氣全
耿介鋒芒發卷伸紙滿目輝光才行兼而雙絕名實
副而特彰如運籌決勝威震殊方伯寶淡道並資義
訓兄則雜太祖高帝而外秉稟家君於已分弟則纖薄無
滯過庭益俊並能寬閑畧妙逸速毫奮比達士與君
子人不知而不愠仲寶同夫季舒署名莫窺墻仞王僧
虔琅琊人曇首子齊尚書令簡穆公今見正書具姓名啓二紙行書共十五紙王慈字伯寶王志字次道
並僧虔子慈齊侍中冠軍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五行弟志齊侍中吏部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
三紙共七行王儉字仲寶僧綽子齊尚書令今見署名啓行字而已與孔瓛同瓛字季舒茂謙則
莊而不密騁志恒俗輕師模任縱欲如勇夫格鬭徑

越林麓到撝字茂謙彭城人齊太子洗馬御史中丞今見行書兩紙共二十行寶光楷
之同調合韻差池去就羽翮齊振依蕭附王道成僧虔俱
曰慕蘭論骨氣而胡壯驗精神而顧峻猶岸崩之先
春得地連於河潤顧寶光吳郡人齊司徒左西掾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行胡
楷之南昌人齊度支尚書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希秀之蹟敬叔之倫蕭緫之
正則謹促有度草拘檢靡伸如儉德君子清朝士
人徐希秀瑯琊人齊驍騎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草書兩紙共十二行思光逸才揮翰
無滯超寶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恒規而涉往出衆
格而靡繼如塞路逢轉摩霄高唳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司徒左長史
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九行梁則高祖叔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

童蒙文勝質而辭寡明察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
愜雕蟲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順之子齊左僕射征東將軍封梁王受禪即位稱梁武帝今見帶
名行書及制草羅紈等四十餘紙簡文慕鍾不瑕有害傲景喬而含
古謝子實肩郤陵而去秦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啓四紙
所寫禪師經文六紙及行書三行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
惠達特攄言趣猶賒擅特舉而徒高考遺蹤而罕逮邵陵
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今見帶名行書二紙孝元不拘快利雖盱習寬疎
於一體加緊薄而小殊惟數君之翰墨稱夫聲天倫之
友于皆可比蘭菊殊芳鴻鴈異軀孝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今
見具姓名行書一十五行仲正則寬而壯賒而密婆娑蹣跚綽約

原缺第十九至二十四葉

文質彙庭訓而微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衆山之連峰
探仙洞而不一 蕭確字仲正綸子梁□□刺史永安侯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兩紙一十五
行 景喬則潤色鍾門性情勵已豐媚輕巧纖毀旖旎
詩雖易其國風賜豈賢於夫子猶鸞窺鏡而鼓翼虎
不眡而履尾 蕭子雲字景喬南蘭陵人梁侍中國子祭酒今見正書具姓名略及德右軍書共
三十行又見草書六十餘紙 名劣筆健乃逢王克通流未精疎快
不忒猶腐儒宿士運用自得 王克瑯琊人梁尚書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四
行有胡昂印尾 陸杲迅熟騁捷遺能任縱便無風稜如郊坰
羽獵獵狨奔騰 陸杲吳郡人梁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今見具姓名草書九行 體雜
閑利覩夫彥昇構肇擊而無法任質懷而足憑猶注

懸泉咽凝水 任昉字彥昇樂安人梁吏部侍郎掌著作今見具姓名草書五行 茂遠
捷銳足以自給彥和遒瓌迅不可及如過雨之奔簷
雷飛爆之赫原濕 傅昭字茂遠北地人梁秘書監金紫光祿大夫貞子今見具姓名草
書一紙一十一行 袁昂字彥和吳郡人中領軍右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十三行 文海緊
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於朝野
嗔遒迹於蓬蒿 王籍字文海瑯琊人僧虔子梁左掾令今見具姓名草書凡八行 季
和慢速風規所屬圓轉頗通骨氣未足 殷鈞字季和陳郡人梁國
子祭酒今見行草書漸帖共有一紙三行 文璣纖潤穩正利草輭媚橫流
姿容美好若其抑阮褒殷庶幾同塵似泉激溜於懸
磴木里條於晚春 阮研字文璣陳留人梁交州刺史今見具姓名正行草書五十餘紙

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如見疑於冰冷甘沒齒於
夏蟲 孫過庭字虔禮富陽人右衛胄曹參軍 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
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於
學知遂獨荷其顛稱 張旭吳郡人左率府長史俗號張顛 雖宜官售酒
子敬揮帚遐想邇觀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黃卷則多
勝而寡負猶莊周之寓言於從政乎何有 後漢師宜官工書嗜
酒每過酒肆輒書於壁顧觀酒人大售計價償足而滅之王子敬以帚泥書壁觀者如市已上皆言旭之可比
湖山降禮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
之絢彩實一望而寫憂邑容省闥高逸豁達解朝服
而歸鄉歛霓裳而辭闕 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

詞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太常少卿禮部侍
郎集賢學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讀檢校工部
侍郎遷秘書監太子賓客慶王侍讀知章性放善謔
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每興
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
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
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到也天寶二
年以老年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許之重令入閣
諸王以下拜辭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寮餞送
賜詩敘別知章表謝手詔答曰卿儒才舊業德著老
成方欲乞言從光東序而乃高蹈世表悟心妙門雖
雅意難違良深耿歎眷言離別是用寄詩宜保松喬
僨行李也兒子等所祗經故今親別尊風之義何
以謝爲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司
馬以侍養知章以羸老乘輿而往到會稽無幾卒
終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
神清志遠學富才雄擬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
故飛名仙省待詔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
之狂客允協初志跋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
而長往舟壑靡息人琴兩忘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

加錫禮式展哀榮可
贈兵部尚書者也

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婭姹鍾門遶遶王後武都先覺翰墨泉藪子敬冗常得門窺牖侍中簡穆異代同友於孔門而升堂惜顏子之不壽

徐嶠之東海人廣平太守子浩中書舍人國子祭
酒李造隴西人武都公官侍中謚穆卯子雲僧虔

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

韓擇木昌黎人工部
尚書歷右散騎常侍

赫赫許昌翰苑文房徵前賢而少對當聖代而難方

田琦
琦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書圖畫寫洪崖子
張敞雲擾拜事木行於世官歷陝令豫衢許等州刺
史兼裴背有孫栖梧尤妙其事
德平武德功臣拜兵部尚書

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

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
學兼象緯之術官至尚書郎蔡

有隣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
寶之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迹

榮陽昆弟內外光華揮毫美麗自是一家幼弟曰逾丹青大誇信斲玉而剖石卽揀金而披砂

鄭遷及弟邁遇並工八分崔
氏出中書令湜之甥遷官至
湜儀刑季弟逾善山
水天寶中知名累宋

溫良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以遊藝同上善之若水

宰李權工八分弟振工小篆
姪平鈞亦善小篆兼妙山水並
祠經一時淮安王薛邕賢孫權官歷金
州刺史權侍御史平鈞富詞學江陵掾

詩與入神畫筆雄拌幹將軍世稱高絕淵微巳過薛少保時許美潤合極不如

右丞王維字摩詰琅琊人詩通大雅之
作山水之妙勝於李思訓弟太原少尹
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
時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祖
詠張說不得預焉幼弟紘有所
兄之風閨門之內友愛之極

史侍御惟則必優偃業階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驕遠俯川陸而必見

史惟則廣陵人殿中侍御史郎
諫議大夫白之子白善飛白

吾家世業趙郡李君嶧山並騖宣父同群洞於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意感風雲

李陽冰趙郡人父雍門湖城
令家世仕雲陽承曰嶧門作尉
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於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
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
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爲之蒼頡
後身辦子騰冰子均並詞場高第幼子曰廣勤學孝
義以通家之故
皆同子弟也

延安君則快速不滯若懸流得勢三原君則婉媚巧密似垂楊應律

吾舅韓繪彭城人
延安都督親兄明著也
山西平原人京兆三
原縣尉大理評事

宋儋李璆譽美中州李師王而意淺宋祖鍾而體流

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秘書省

[illegible]校書郎竹鍾體而側戾放縱跡不副名開元末楊
[illegible]之[illegible]多師之李璆隴西人御史大夫傑之兄子性
[illegible]爲別重義等路緊媚亦
[illegible]秋宇清李邕所師

有員外蕭公名成於薛安西縱體光潤愉悅

蕭誠蘭陵人梁之後起家
李禮郎開元初時人尚褚薛公爲
之最并右司員外郎善造班石文紙用西
野縣及號州土穀五色光滑殊勝子彭

張氏四龍[illegible]海內中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

[illegible]中長史文瑒與弟從師監察御史從儀灼然
[illegible]他中志業精絕工行書握管用筆其於結密
[illegible]少恨於慰兒不多聞見遠窺右軍
之道[illegible]步不窺窺多揚書謂其真迹妙也

呂公歐鍾相雜[illegible]是一調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嶮峭其於小楷尤更巧妙

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忤上
將張說作相諫曰夫當拳爲君愛君
也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後代有復諫
之名而向得敬諫之直與小子爲便斯不如釋之於

是承恩特拜補闕賜緋百咸友瓚錢章未被翰林待詔頒上賦頌皆在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皆令翰事中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藝當代莫及此有子曰據聰利俊秀有吏才拜監察御史吾兄則
書包雜體首冠衆賢手關目瞥瞬息彌年比夫得道
家之深旨習閱風而欲仙（家兄蒙字子全司議郎兩安都護）馬家劉
氏臨孝過斥安西蘭亭貌奪真蹟如窈妃遺形於巧
書再見如在之古昔（翰林書人劉秦妹歸馬氏）○押署則縫僧權
似長松挂劒尾滿騫如盤石臥虎（徐僧權中山人滿騫富陽人）繁
多乃懷充懷珍稀少乃延祖胤祖（唐懷充晉昌人姚懷珍武康人陳延祖長城人范胤祖順陽人）纖文時有何妥近覩雖正姓名美其傲
古恨迥書於至寶無尺牘之行伍（沈熾文武康人何妥外國人鄴子梁）

中書侍郎名作當時善遊○印驗則玉斲胡書【印】（太平公主武氏家玉印有四明書令多璽塗存者蓋穿云三藐母馱四字也）金鐫篆子少能全一多不
起四國署年名家標望地獨行【印】【印】（魏王郎恭家印）
竝設寶泉【印】（范陽功曹竇泉書印）貞觀開元文止於二【印】【印】（太宗玄宗所用印）
陶安東海徐李所祕【印】【印】（徐祭酒嶠之印李起居造）
萬言方寸【印】（詳未）翰閑所類【印】【印】（延王友竇永書印）張氏
永保【印】（張懷瓌印）任氏言事【印】（詳未）古小雌文東朝周顗
【印】（東晉僕射周顗印）審定寶蒙【印】（議郎竇蒙書印）亭侯襲貴【印】（詳未）
猗歟劉鄭【印】（詳未）門承貂珥義仰彭城【印】（金部郎中劉繹書印）
鄭周印異【印】【印】（相國鄭侯李泌印宣州長史周昉印）或有懃於揩

古諒無乏於雅致○宋虞龢表聞於明皇帝齊簡穆
書答於竟陵王表稱委盡書乃備詳（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蹟正行草書紙色標軸真偽卷數無不畢備表本行于世真蹟啟起居舍人李造得之齊司空簡穆公瑯琊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古書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於世其真蹟今御史大夫崧翰得之）
藻鑒則梁高祖巧而未博（武帝撰書評）邵陵王博而未
至（蕭綸亦撰書評）庾中庶失品格以拘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五
兵比亡年廣於職位（梁傅昭撰古今書法目錄）名錄編於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
善狀集於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
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真撰書品）張兵曹粗習翫之利（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
考數公之著稱多約傳而立

記余不敏於登高豈虛言而求備敢直筆於覩覩非
偏譽於所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
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闡異聞之旨接片
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帀
所寶而增價為珍小擅聲於自我大推美於其人彼
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唯新可謂千載一
時孤標絕倫矣（韋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及乎驗德力之工拙
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翫能困假能而有敵匪徒
姓名記錄面首超越相質披文虛空歲月者矣是用
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回抱遐心而

結舌終冀乘時出處備展名節其或榮傳嚴[illegible]

中書令光祿大夫柴 賓揖金川蕭瑀納 而會潁川 家伯游瓚郊王司馬 悅蒞台國求不貢

歸右史 李造拂鏡前 通傾心書價 而入補闕 廉吳安定人右補闕 心尊務得家業或遺

祭酒 徐浩法則道 存徵求非利 翰林之尋繹 張懷瓘兄弟懷瓌 王府司馬並翰林待

詔偶好無獻 亦能聽斷 烏臺 盧履恢棠陽人監察御 史克遵能事殊敞芳猷 粉署之敦

閱 蔡希寂齊陽人金部郎 中習學潛身假借爲樞 欣給事之道弘 放兄給 事中志弘

雅道不 倦虛求 仰議郎之區別 家兄銳思窮 源增輝改觀 韓生委輪 韓滉 潁川

人給事中麥賀 應遠推誠道博 滕子擁決 滕昇歙州婺源縣令 取捨若流通利泉藪 張氏

勞求 懷瓘陵人皇鄂州司 馬列無推斥道在專精 陸家眥悅 陸曬吳郡人 卷緝餘芳事

窮前 志 釋胐趨彼岍 東京福先寺僧良胐新羅人僧 姓林氏遺指衣鉢逸冠儕流 梅

仙行無轍 高志宜渤海人同官尉 氣合古風利加能事 溫播金聲 溫晃太 原人回

予寄悉心景 慕從衆擇來 崔含冰潔 崔曼倩清河人鄂縣尉 治沂經營見如不及 若驚

陳遒 陳閱潁川人陳王府長史趙郡明天水人 或志敦留學或自悅古能習觀之無數也 賈勇

徐薛 徐守行東海人監察御史薛邕河東人郎 中或推古搭致或究蹤拔並求之不已 關郭

雙奮飛 關偶隴西人郭暉太原人 或規規好或楚楚傳寫 潘袁兩傾竭 潘淑 會稽

人袁玥陳郡人或拔 尋治遺或躡蹤樂貧 簪纓布素中道間設既輻輳而

川流並觀光於後哲速珠玉之無脛可得略而言曰

○長安則穆聿 聿咸陽離居人少以販書爲業後至 德中因告訐微搜古迹升獍依不泉

公家則天皇后所還書功身 受金吾長史改名祥桑危豹利 王昌 澄果人詞 茫智役 導其

源葉豐 懷州人貌 慕世解 田顏 長史人志 凡識滯 委其軀必拾遺帝

駿懷寶飛晃洛陽則杜福 河南人論 飲行巧 劉翌 洛陽人節 苦心康

窮彌固齊光 河南人道 寡業徽 趙妟 河內人 專潤濃 朱浦樂忘劬

此四人者洛 陽販書者 皆誇目動利寔繁有若無詩不云乎匪

斧語有之曰反隅者或徵數子之運用甘千里之殊

途則我雖犬而無來無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裾成一

家之慓彼駿四海之友于 古通 貨利 事符道因心與日親

幾變灰律涉歷冬春互爲賓主往返周秦左朔吾兄

業窮幽遠 名錫同 州劍鵝 龍與張揖道契貞淳 與潘淑獻書 拜官令任說

幽縣 剔 雅與閑關以隨扣古風開卷以襲人不然者何

窮獨而恣怡悅何市朝而貪隱淪 言尚 往來 衆矣森然往

哲來賢一朝而星羅入眼百代而雲披及肩身已沒

兮若休迹遁芳而可傳彼金印玉璽豐碑貨泉蟲篆

制而八分間矣正隸與而藁草行焉不可量乎所覩

又何極乎備宣若乃流譽前代効績當年錄軍機而

洌括鷹隼述國命而發揮貂蟬通親友以感節啓沓

謀以閒天接武波委嗣芳鱗連則余不讓於賦頌敢

分嫌而別妍恃乎幼好而晚知之至熟也曲察而直

言之而無媿者將拭目而衆別輕言入掌而百疊舊

其藤苔縑縠衡理蜀幅花麻黃絢緇綃紺綠淪壓帛

邇蠹亡文 蓄非其人雖 遐朝亦乃蠹 保持而遠完緘卷 處之得地 雖遠古亦

(宛仝)上智所以懸解(直曉)中庸所以交戰(疑之)取迷伊他貽
笑鄙賤則有烏絲縹首紫躑露面好丹時更悲素色
變狀玄豹之霧隱規雕虎之風扇雖置水彌旬移裝
屢遍益深沉於直質乃谷易於覽見嗟乎捨不疑於
古疎高取還假於俗眩(眩惑)誘淺情於未與肆凡賞而
置盼何其妄哉寧知立法而嚮眞作德而還淳忘情
是悅代有其人(言定是非)必也易背以時(時在正夏)受彩無欺
斂洽和之妙道得潤歟之成規(用調適僻險以成)疎密苦樂
殊形異宜(厚薄完盡)上納下豐始增末衲(接上下前後例)沽將實
名位充合離(收析著衞觚地)或附卷均端足使其裏(薄而潔者)或

鳴砧妥帖然後呈姿(厚而完者)探尋源流志逸肥遁緝合
剪截躬勞不悶明齊短長闇結分寸誠忽忽於或躁
祛悢悢之遺恨至如虹縈絲帶鸞舞錦褾青間綾文
出之衣表檀心體首金映銀絡舒囊貌妍撫卷香作
多此(飾)類又雜詳備(並言檢討美皆也)若乃見稀意欲雖可
棄而崑山片玉翫久厭充雖可寶而紈扇秋風競捨
茲而易彼誇覩審而聽聰或迭穢於匱迹或喪眞於
矜工務哉耳設勘矣目窮因既原乎識量遂懸別其
淮通已分流而茲在徒並鶩而爭雄(言中博易)假使作僞
勞亂眞首出昧目童幼摧殘紙筆終令君子棄瑕

以拔材壯士斷腕以全質期補勞於得喪勵採封於
始卒子猷之作在焉曷可無其一日(言不可無此道)夫偸大始
於事卑方崇極於類聚況物者公器賞推善主異清
白而非弓裘豈孫謀而紹宗祖仰如堯禪舜舜命禹
道必貴乎聲同天無親而德輔歸可保於授受靡自
私而禦侮故知乖其趣者則密戚而心捐合其軌者
則累代而掌傳亮玉白之利末望吾徒之義先(言先付傳)
(後紹業成以終也)至其罷琴閑堂散袠虛牖閱新連之卷軸
傾舊滿之樽酒暢懷古而遺形荷逢時以濡首炎涼
所寄偃仰無咎煙積孤松春過五柳想薛蘿而在眼

抑鸞鳳而盈手善鄰得朋知我益友暗遺名利臥度
邠酉遂志願兮尚若斯生可憑兮死不朽雖金翠溢
目陶匏聒耳徒潤色於多歡實無階於競美賢賢易
色勿藥有喜芳居食貧陋巷飲水誓將敦素業而畢
矣振清風而何已辭曰資樂道兮善莫大佐玄覽兮
寄所賴芝蘭滿室兮遺美芳朋友忘言兮古人會想
賢猷蹟儼如在史冊悠悠幾千載

大曆四年七月點發行朱尋繹精嚴痛摧心骨
其人已往其蹟今存追想容輝涕淚嗚咽

五言題此賦 議郎竇蒙

步俗別家鄉思歸每斷腸季江留被任子敬與琴亡
吾弟當平昔才名荷寵光作詩通小雅獻賦掩長楊
流轉三千里悲啼百萬行庭前紫荊樹何日再芬芳

述書賦

語例字格　　議郎竇蒙

吾第四弟尚輦君子靈長翰墨厠張王文章凌班馬
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
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
踘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
可編策書中使王人榮曜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

及乎晩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
要詳辨秘義無深不討無細不因徵五典三墳九丘
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
言曲申幽奧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尚輦君學究天人
才通詁訓注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
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時哲正文呼字尊貴長
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
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間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
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語之理
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

且褒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尸崩摧手迹宛然
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孝義銘心
言笑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一眼先枯哀纏骨髓

右語例

述書賦　凡七十四首六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

不倫　前濃後薄半敗半成
枯槁　欲北還南氣孤斷絕
忘情　鵰鶚向風自成騫翥
天然　鴛鴻出水更好儀容
質朴　天仙玉女粉黛何施
斲磨　錯綜雕文方申巧妙
體裁　一舉一措盡有憑據
意態　迴翔動靜厥趣相隨
專成　直師一家今古不雜
有意　志立乃就非工不精
正　衣冠踏拖若正若行
行　劍履趨鏘如步如驟
草　電掣雷奔龍蛇出沒
章　草中楷古蹴踏擺打
神　非意所到可以識知

聖　理絕名言潛以意得
文　經天緯地可大可久
武　回戈挽弩拉虎拏豹
能　千種風流曰能
妙　百般滋味曰妙
精　巧業雙極曰精
古　除去常情曰古
逸　縱任無方曰逸
高　超然出衆曰高
偉　精彩照射曰偉
老　無心自達曰老
喇　超能越妙曰喇
嫩　力不副心曰嫩
薄　闕於圓備曰薄
強　筋力露見曰強
穩　結構平正曰穩
快　興趣不停曰快
沉　深而意遠曰沉
緊　團合密緻曰緊
慢　舉怠閑詳曰慢
浮　若無所歸曰浮
密　間不容髮曰密
淺　涉於俗流曰淺
豐　筆墨相副曰豐
茂　字外情多曰茂
實　氣感風雲曰實
輕　筆道流便曰輕
瘠　瘦而有力曰瘠
疎　違犯陰陽曰疎
拙　不依級巧曰拙

重 質勝於文曰重
豐 少古多今曰豐
險 不期而然曰險
妍 透迤併行曰妍
細 運用精深曰細
雌 氣候不足曰雌
動 如欲奔飛曰動
法 宣布周備曰法
偏 唯守一門曰偏
駃 波瀾驚絕曰駃
放 流浪不窮曰放
束 覌致不弘曰束
散 有初無終曰散
肥 [illegible]潤穴[illegible]有餘
覽 [illegible]

纖 文過於質曰纖
峻 頓挫頡達曰峻
怯 下筆不猛曰怯
媚 意居形外曰媚
熟 過猶不及曰熟
飛 若滅若沒曰飛
成 一家體度曰成
典 從師約法曰典
乾 無復光澤曰乾
閑 孤雲生遠曰閑
鬱 蔭勢蜂起曰鬱
穠 五味皆足曰穠
質 自少妖妍曰質
瘦 鶴立喬松長而不足
麗 體外有餘曰麗

貞 骨清神正曰貞
潤 旨趣調暢曰潤
畏 無端羞澀曰畏
訛 藏鋒隱迹曰訛
雄 別副英威曰雄
爽 肅穆飄然曰爽
禮 動合典章曰禮
則 可以傳授曰則
滑 逸乏風彩曰滑
拔 輕駕超殊曰拔
秀 翔集難名曰秀
峭 峻中勁利曰峭
魯 本宗泊曰魯
壯 力在意先曰壯
宏 製制絕壯曰宏

[illegible]字格

法書要錄卷第七

張懷瓘書斷上 并序

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于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若乃思賢哲于千載覽陳迹于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如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冲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峯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烻燿爍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

逮之心也糴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

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已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籙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間逸氣彌於宇內鬼出神入追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為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於醜研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為鑒不圓通也亦由蒼黃者唱首冥昧者唱聲風議混然罕辯孰是及兼論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說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懷瓘質蔽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榷古今拔孤疑之根解紛拏之結考窮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玄匠爰自黃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明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著十贊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人為一傳亦有隨事附者通為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務焉

卷上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作者九人　附者四人　讚十首
論一首
卷中　二品　優劣　神品十二人　傳附九人
妙品三十九人
卷下　能品三十五人　傳附二十九人
凡一百七十四人　評一首

古文

案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夫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

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孳乳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夫至德之道化其性於未然之前結繩之教懲其罪於已然之後故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契為信不足書為言立徵書契者決斷萬事也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契亦誓也諸侯約信曰誓故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知契者書其信誓之

言而盟之濫觴君臣之大約也亦謂刻木剖而分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即昔之銅竹虎使今之銅魚並契之遺象也皇甫謐曰黃帝史蒼頡造文字記言行策藏之名曰書契故知黃帝導其源堯舜揚其波是有虞夏商周之書神化典謨垂範萬世及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上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及秦用小篆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時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以今文考之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及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內石函中得孝經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得冊書千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大曆梁丘藏穆天子傳及魏史至安釐王二千年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其周書論楚事者最妙於是古文備矣甄酆刪定舊文制為六書一曰古文即此也以壁中書為正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滕公冢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科斗者即上古之別名也衛恒古文贊云

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illegible]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正循檢矩折[illegible]如弓其直如絃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illegible]遂于天信黃唐之遺迹為六藝之範先[illegible]乃[illegible]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贊曰

邈邈蒼公軒轅之始創製文字代彼繩理粲若星辰鬱為綱紀千齡萬類如掌斯視生人盛德莫斯之美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大篆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

之無窮甄酆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趙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漢文帝王遵嚴延年並工史書是也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蓋其子孫是也蔡邕篆贊云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負翼狀似陵雲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贊曰

古文玄胤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

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籀文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贊曰

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小篆

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為廷尉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為不易之法其銘題鍾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則離之六二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斯雖草創遂造其極矣蔡邕小篆贊云龜文鍼列櫛比龍鱗隤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緼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摛華艷於紈素為六藝之範先也

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贊曰

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為肢體虬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嶽巍巍長風萬里鸞鳳于飛

八分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為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

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隷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隷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也案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少年入學屢有靈奇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爲今隷書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於西山落二翮於山上今爲大翮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又魏土地記云沮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冲天案數家之言明次仲是

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効程邈隷也案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隷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隷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隷初制太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是也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類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賛曰

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横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隷書

案隷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隷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

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隷字以爲隷人佐書故名隷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隷文甄酆六書云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隷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隷字寫之隷法由玆而廣酈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版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隷書證知隷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爾則隷法當先於大篆矣案胡公者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也五世六公計一

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効小篆然程邈所造書籍共傳酈道元之說未可憑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之世爲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蔡邕隸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茲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贊曰

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劒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章草

案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illegible]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illegible]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illegible]散隸體麄書之[illegible]墮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後漢北海敬王劉穆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迹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崔瑗草書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懷瓘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别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卿

章草之祖也

贊曰

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廻鸞攫如舞袖遲廻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行書

案行書者後漢穎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押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行[illegible]朱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廻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横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王珉行書狀云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妍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貴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薨乎文韻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澤

雨下風馳綺靡婉婉縱横流離劉德昇即行書之祖也

贊曰

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婵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飛白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勁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眇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豔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邇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其爲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頌以嘉氣非雲離會飄流則曹風以麻衣似雪盡能窮其神妙也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蕭洒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劉彦祖飛白贊云蒼頡觀鳥悟迹興文名繁類殊有革有因世絕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發艷藻珍若

乃敧斜毫芒纖微和惠素徹水鮮蘭墨電製直準簡飛帛擬[illegible] 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斟酌爲之今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旣括鏃而羽則遠而益深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之蔡伯喈即飛白之祖也

贊曰

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雰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群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草書

案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馹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余疑不然創制之始其閑者鮮且此書之約略旣是蒼黃之世何粗魯而能識之又云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爲伯叔二王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者懷瓘以爲諸侯爭長之日則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宜至此誠恐後誣案杜度漢章帝時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評羊薄等末曰知書也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千文批後云張芝之草聖皇象八絕並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爲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懷瓘案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杜衆口亦猶踊履滅跡扣鐘銷音也又王愔云藁書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案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眞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藁豈必草行之際謂之草者蓋取諸渾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文而爲本法此也故孔子曰裨諶草創之是也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氏見欲奪之又

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姚察曰草猶麄也麄書爲本曰藁蓋草書之文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即此也實亦約文該思應指宣言[illegible]

鉄施鞭飛廉縱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索靖草書狀云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損之草隸以崇簡易草書之狀也宛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思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奇絕藝於紈素垂百代之殊觀張伯英即草書之祖也

贊曰

草法簡略省繁録微諱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没道愈光輝明神在亨其靈有歇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論曰

夫卦象所以陰隲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變化文能以發揮其道幽贊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衆學分鑣馳騖不息或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也固須原心反本無漫學爲今欲稽其濫觴不可遵諸子之非弃聖人之是先賢說文字所起與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書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彌綸乎天地錯綜乎四時究極人神感德大業也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欲討論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没而微言絕諸儒之說是或不經左丘明恥之愧無獨斷之明以釋天下之惑孔安國云宓羲造書契代結繩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應而不求爲而不恃執大象也逮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結繩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無文洛乙紀命頡字胥合又班固云庖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並是也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离离者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离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理蓋取諸此也庖犧神農氏没軒轅

氏作始造圖書禮樂度數甲子律曆自開闢之事皆先聖傳流於口黄帝已後紀録言之無幾故春秋國語唯發明五帝太史公叙黄帝顓頊以下事孔子撰書始自堯舜尚年月闕然詩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也巢燧之時淳一無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農之時言後世聖人者即黄帝堯舜之際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猶太陽一照衆星没矣史記及漢書皆云文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紀及孫盛等以爲神農夏禹重之並非也夫八卦雖理象已備尚隱神功引而伸之觸類通變

吉凶成其妙用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若以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伏羲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謂誰矣則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書契煥乎可明不至疑惑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之九疇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得河圖而作易禮含文嘉曰伏羲則龜書乃作八卦並乘流而逝不討其源滋誤後生深可歎息夫聖久矣百家衆言自古非一正史之書不經宣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　悠悠萬載是非牙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措虛百人傳實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今或云法龍圖而作卦或云則龜書而畫之假欲遵之何者為是案左傳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於河圖又文王等重之則伏羲何功於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圖而

畫卦自黃帝堯舜及周公攝政時皆得圖書河以通乾出天包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聖人膺運則河雒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九疇者天始錫禹而黃帝已獲洛書易曰蓍龜神物聖人則之然伏羲豈則蓍龜而作易言聖人者迺謂後世易經三古不獨指伏羲也夫蓍龜者或悔吝有憂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徵或否泰有陰陽之辭或剛柔有變通之理若河圖洛書者或天地彝倫之法或帝王興亾之數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聖人則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是也故知文字

之作確乎權輿十體相沿乎明創革萬事皆始自微漸至于昭著春秋則寒暑之濫觴爻畫則文字之兆朕其十體內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為始祖夫道之將與自然玄應前聖後聖合矩同規雖千萬年至理斯會天或垂範或授聖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與乙耶案道家相傳則有天皇地皇人皇之書各數百言其文猶在像如符印而不傳其音指審爾則八卦未為雲孫矣況古文乎且戎狄異音各貌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趣向不遠於人其有知方來辨音節非智能而及復何所歸

哉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蘊文章又霹靂之下乃時有字或錫貺之瑞往往銘題以古書考之皆可識也夫豈學之於人乎又評釋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云爲事況與即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孔將釋老之教乎況論篆籀將草隸之後先乎總而分之則如彼總而言之其若此也

法書要錄卷第八

張懷瓘書斷中

我唐四聖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太聖皇帝鴻猷大業列乎册書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勛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綢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然猶進而不已惟輿惟玄非區區小臣所敢揚述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　史籀　籀文一　史籀

小篆一　李斯　八分一　蔡邕

隸書三　鍾繇　王羲之　王獻之

行書四　王羲之　鍾繇　王獻之　張芝

章草書八　張芝　杜度　崔瑗　索靖

衛瓘　王羲之　王獻之　皇象

飛白三　蔡邕　王羲之　王獻之

草書三　張芝　王羲之　王獻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　杜林　衛宏　邯鄲淳　衛恒

大篆四　李斯　趙高　蔡邕　邯鄲淳

小篆五　曹喜　蔡邕　邯鄲淳　崔瑗

衛瓘

八分九　張昶　皇象　邯鄲淳　韋誕

鍾繇　師宜官　梁鵠　索靖

王羲之

隸書二十五　張芝　鍾會　蔡邕

邯鄲淳　衛瓘　韋誕　荀輿

謝安　羊欣　王洽　王珉

薄紹之　蕭子雲　宋文帝　衛夫人

胡昭　曹喜　謝靈運　王僧虔

孔琳之　陸東之　褚遂良　虞世南

釋智永　歐陽詢

行書十六　劉德昇　衛瓘　王珉　謝安

王僧虔　胡昭　鍾會　孔琳之

[illegible]　阮研　王洽　羊欣

薄紹之　[illegible]詢　陸東之　褚遂良

章草八　張昶　鍾會　韋誕　衛恒

郗愔　張華　魏武帝　釋智永

飛白五　蕭子雲　張弘　韋誕　歐陽詢

王廙

草書二十二　索靖　衛瓘　嵇康

張昶　鍾繇　羊欣　薄紹之

鍾會　衛恒　荀輿　桓玄

謝安　孔琳之　王珉　王洽

謝靈運　張融　阮研　王僧虔

歐陽詢　虞世南　釋智永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　張敞　衛覬　韋昶

大篆古　胡昭　嚴延年　韋昶　班固

歐陽詢

小篆十二　衛覬　班固　皇象　張弘

許慎　韋誕　傅玄　蕭子雲

劉紹　張弘　范曄　歐陽詢

八分三　毛弘　左伯　王獻之

隸書二十三　衛恒　張昶　王廙

庾翼　郗愔　王濛　衛覬

張彭祖　阮研　陶弘景　王脩

王褒　王恬　李式　傅玄

楊肇　王承烈　庾肩吾　薛稷

孫過庭　高正臣　釋智果　盧藏用

行書十八　宋文帝　司馬攸　釋智永　蕭子雲

蕭思話　齊高帝　陶弘景　漢王元昌

王導　王承烈　孫過庭　高正臣

裴行儉　王智敬　王脩　盧藏用

薛稷　釋智果

章草十五　羅暉　趙襲　徐幹　庾翼

張超　王濛　衛覬　崔寔

蕭子雲　杜預　陸柬之　歐陽詢

王承烈　王智敬　裴行儉

飛白一　劉紹

草書二十五　王導　何曾　楊肇

郗愔　庾翼　司馬攸　李式

宋文帝　蕭子雲　陸柬之　宋令文

齊高帝　謝朓　庾肩吾　蕭思話

范曄　孫過庭　梁武帝　王智敬

裴行儉　釋智果　盧藏用　高正臣

王廙　王愔

右包羅古今不越三品工拙倫次迨至數百且妙之企神非徒步驟能之仰妙又甚規隨鈞一書之中優劣爲次一品之內復有兼并至如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靖各惟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胥其二張芝得其三逸少子敬並各得其五考多之負少妙之况神又上下差降昭然可悉也他皆倣此從所傳則當品之內時代次之或有紀名而不評迹者蓋古有其傳今絕其書粗爲斟酌列於品第但備其本傳無別商榷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

神品

周史籀宣王時爲史官善書師模蒼頡古文夫蒼頡

者獨蘊聖心啓冥演幽稽諸天意功侔造化德被生靈可與三光齊懸四序終始何敢抑居品列始籀以爲聖跡湮滅失其真本今所傳者纔髣髴而已故損益而廣之或同或異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加之銛利鈎殺自然機發信爲篆文之權輿非至精孰能與於此窮物合數變類相召因而以化成天下也故其稱謂無方亦難得而備舉今妙跡雖絕千世考其遺法肅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又作籀文其狀邪正體則石鼓文存焉乃開闢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鐵而端姿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

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流
獵其中籀大篆籀文入神
秦李斯楚上蔡人少從孫卿學帝王術西入秦位至
丞相胡亥立趙高譖之要斬夷三族斯妙大篆始省
改之以為小篆著蒼頡七篇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
終以文代質漸就澆漓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
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古小篆為
下古三古為實草隸為華妙極於華者羲獻精窮於
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
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

百代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也
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
章帝時為齊相善章草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
又絕其迹創其神妙其唯杜公韋誕云杜氏傑有骨
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
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
獨步無雙張芝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誠則尊師之辭亦其心肺間語伯英損益伯度章草
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真書雖潤色精於斷割意則美
矣至若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然各為
今古之獨步蕭子良云本名操為魏武帝諱改為度
非也案蔡邕勸學篇云齊相杜度美守名篇漢中郎
不應預為武帝諱也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
文章蓋世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伯
英祖述之其骨力精熟過之也索靖乃越制特立風
神凜然其雄勇過之也以此有謝於張索（一本云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
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晉平苻堅得摹子玉書
王子敬云張伯英極似之其遺跡絕少又妙小篆今

有張平子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子玉章
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煥為太常徙居弘農華陰伯
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脩朝廷以
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也好
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
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捌為今草天縱尤異
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濟瀾長源流而無限縈廻崖
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
變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謂達節也已精熟神妙冠

絕古今則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
求若達士遊乎沉默之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韋仲
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遺迹絕少故褚遂良云鍾繇
張芝之迹不盈片素韋誕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
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
筆而成合於自然可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皇象
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然張勁骨豐肌德冠諸賢之
首斯爲當矣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善隸書以獻
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父稜徐州刺史有清行諡直

定伯喈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儀容奇偉篤孝博
學能畫又善音律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
工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
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功真異能之
士也董卓用天下名士而邕一日七遷光照榮顯顧
寵彰著王允誅卓收伯喈付廷尉以獻帝初平三年
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伯喈八分
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明亦工書
魏鍾繇字元常穎川長社人祖皓至德高世父迪黨
錮不仕元常才思通敏舉孝廉尚書郎累遷尚書僕

射東武亭侯魏國建遷相國明帝即位遷太傅繇善
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
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
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
哉若人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
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太和四年薨八十矣
元常隸行入神八分入妙
吳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也官至侍中工章草師
於杜度先是有張子並於時有陳良輔並稱能書然
陳恨瘦張恨峻休明斟酌其間甚得其妙與嚴武等

稱八絕世謂沉着痛快抱朴云書聖者皇象懷瓘以
爲右軍隸書以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
相衆而形一萬字皆同各造其極則實而不朴文而
不華其寫春秋最爲絕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亞於
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議傷於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
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晉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父覬魏侍郎瓘弱冠仕
魏爲尚書郎入晉爲尚書令善諸書引索靖爲尚書
郎號一臺二妙時議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
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伯玉采張

之法取父書參之遂至神妙大姿特秀若鴻鴈奮六翮飄飄乎清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為難後為侍中司空楚王瑋矯詔害之元康元年卒七十二章草入神小篆隸行草入妙

索靖字幼安燉煌龍勒人張伯英之隸孫父湛北地太守幼安善章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氷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或云楷法則過於衛瓘然窮兵極勢揚威耀武觀其雄勇欲陵於張何但於衛王隱云靖草書絕世學者如雲是知趣者皆然勸不用賞時人云精熟至

極索不及張妙有餘姿張不及索蕭子良云其形甚異又善八分韋鍾之亞毋丘興碑是其遺跡也太安二年卒年六十贈太常章草入神草入妙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逸少骨鯁高爽不顧常流與王承王沉為王氏三少起家秘書郎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亦猶鐘鼓云乎雅頌得所觀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隸行草章草飛白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甚為舅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累遷中書令卒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為安僖皇后后亦善書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

宰尤善草隸幼學于父次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至於行草興合如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爾其雄武神縱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或大鵬摶風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了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於衷不從于外亦由或默或語即銅鞮伯華之行也初謝安請為長史太康中

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世寶而歎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五六歲時學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觔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少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于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能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太康十一年卒於官年

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子敬爲大令珉爲小令

妙品

秦胡毋敬本櫟陽獄吏爲太史令博識古今文字亦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著博學篇七章覃思篇章博采衆訓時趙高爲中車府令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及獄律法令亥私幸之作爰歷篇六章漢興總合爲蒼頡篇

後漢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辭世常抱經嘆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宏方造林未見則暗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平中卒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衛宏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脩古學善屬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者古文皆祖杜林衛宏

[illegible]東方[illegible]夫者有
[illegible]無聞[illegible]珣時棋[illegible]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明帝建初中爲秘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恒云喜善篆小異於李斯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善懸針垂露之法後世行之仲則小篆隸書入妙雖賀彥先沉潛乃青雲之士也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亦豐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去之後爲袁術將今鉅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也

梁鵠字孟星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黄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奕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至如筋骨天姿實所未逮若華實兼美可以繼之衛恒云姜孟頴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張之弟子各有名於世並不及文舒又極工八分況之蔡公長幼差耳華岳廟前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並書後鍾繇鎮關中題此碑後云漢故給事黄門侍郎華陰張府君諱昶字文舒造此文又題碑頭云時司隸校尉侍中東武亭侯潁川鍾繇字元常書又善隷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隷入能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尤工章草雄逸絶倫年六十六薨張華云漢安平崔瑗子寔弘農張芝弟昶並善書而魏武亞焉子植字子建亦工書

邯鄲淳字子淑頴川人志行清潔才學通敏初爲臨淄王傅累遷給事中書則八體悉工師於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隷書自杜林衛密以來古文泯絶由淳復著衛恒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梁鵠云淳得次仲法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袁昂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華云邯鄲淳善隷書子淑古文小篆八分隷書並入妙

胡昭字孔明頴川人少而博學不緊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史書真行又妙衛恒云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書牘之迹也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隷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嘉平二年公車徵會卒年八十九孔明隷行入妙大篆入能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淩

雲臺初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宜就加點正因致危懼頭鬢皆白旣以下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孝昂云仲將書如龍拏虎踞劒拔弩張華云京兆韋誕子熊潁川鍾繇子會並善隷書初靑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勁丈之勢方寸千言然眞迹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八分隷章飛白入妙小篆入能

兄康字元將亦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不有二事世所美焉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竒才不羣身長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學不師受博覽該通以爲君子無私心不惜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叔夜善書妙於草製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臨不測之水使人神淸登萬仞之巖自然意遠鍾會譖康就刑年四十四太學生三千人請爲師不許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官至司徒咸熙元年衛瓘誅之年四十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隷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莫邪焉會嘗詐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畫亦會之類也會隷行草章草入妙

吳處士張弘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恒着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隷其飛白妙絶當時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稱妙絶敬禮飛白入妙小篆入能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父平後漢漁陽太守茂先官至司空壯武公博涉群書盈萬餘卷高才達識天文數術無所不精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嵇叔夜之倫也

衛恒字巨山瓘之仲子官至黄門侍郎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論楚事者最妙恒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并造散隷書元康中楚王瑋害之年四十古文章草草書入妙隷入能弟宣善篆及草名亞父兄宣弟庭亦工書子仲寶叔

寶俱有書名四世家風不墜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氷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克爲中書郎亦工書先有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董卓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殺之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祖覽父正尚書郎導從父之弟也官至平南將軍荆州刺史侍中逸少之叔父工於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遺法自過江右軍之前世

將書與荀勗畫爲明帝師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雕鶚之翅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云王廙飛白右軍之亞永昌元年卒年四十七世將飛白入妙隸入能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父鑒太尉草書卓絕古而且勁方回官至司空善衆書雖齊名庾翼不可同年其法遵於魏氏尤長於章草纖能得中意態無窮筋骨亦勝王僧虔云郗愔章草亞於右軍太元六年卒年七十二方回章草入妙草隸入能妻傅氏善書子超字景興小字嘉賓亦善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理識明敏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令書兼諸法於草尤工落簡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而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飾之過也昇平二年卒年四十四敬和隸行草入妙妻荀氏亦善書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十八徵著作郎辭疾寓居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桑門支遁等遊處十年累遷尚書僕射大元十年卒贈太傅謚文靖公年六十六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學草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者尤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得入能書

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入妙兄尚字仁祖弟萬字萬石並工書

王珉字季琰洽之少子官至中書令工隸及行草金劒霜斷崎嶔歷落時謂小王之亞也自導至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嘗書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斯可謂弓善矢良兵利馬疾突圍破的難與爭鋒隸行入妙妻汪氏善書兄珣亦善書

桓玄者溫之子爲義興太守篡晉伏誅嘗慕小王善於草法譬之於馬則肉翅已就蘭觔初生畜怒而馳

日可千里洸洸赳赳實亦武哉非五之武臣即世之
剌客列鉠吐火共工觸山尤剛健倜儻夫水火之性
各有所長火能外光不能内照水能内照不能外光
若包五行之性則可謂通矣嘗與顧愷之論書至夜
不倦愷之字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絶癡
書畫也彦遠案長康三絶者水絶畫絶癡絶書非癡數也
宋文帝姓劉諱義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善隸書次
及行草規模大令自謂不減於師雖庶幾德音引領
長望尚邈遠矣然才位發揮亦可謂倬彼雲漢爲章
于天時論以爲天然勝羊欣工夫恨少是亦天然可

尚道心唯微探索幽遠若泠泠水行有岩石間真聲
帝隸書入妙行草入能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官至中散大夫義興太守
師資大令時亦衆矣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
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顔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撼
若嚴霜之林婉似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繹飛馳亦
可謂王之藎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善於隸書
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
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元嘉十九年卒年
七十三敬元隸行草入妙時有丘道護親師於子敬

殊劣於羊欣謝綜亦善書不重敬元亦憚之云力少
媚好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
以已書貨之世人或謬寶此迹亦或謂爲羊歐陽通
云式道人右軍之甥與王無別
蕭綜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善書憲章小王
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魏武臨戎縱橫制
敵其行草倜儻時越羊欣若用力取之則真正戀隅
敬叔隸行草入妙
謝靈運會稽人祖玄父煥靈運官至秘書監侍中康
樂筷模憲小王真草俱美石蘊千年之色松低百尺

之柯雖不逮師歘風吐雲簸蕩川岳其六垠虞和
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僧虔云子敬
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真本相與不
疑元嘉初帝就索始進親聞文皇說此元嘉十年年
四十九以罪棄廣州市隸草入妙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父廞彦琳官至祠部尚
書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觔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
水焉時稱曰羊真孔草又以縱快比於桓玄王僧虔
云孔琳之放縱快利筆迹流便二王已後略無其比
但工夫少太自任故當劣於羊欣斯言俞矣景平元

年卒年五十五行草入妙妻謝氏亦善書
齊王僧虔瑯琊臨沂人曾祖洽父曇首官至司空善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後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虞龢云僧虔尋得書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制然述小王尤尚古宜有豐厚淳朴稍乏妍華若溪澗含氷岡巒被雪雖甚清肅而寡於風味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永明三年卒僧虔隸行入妙草入能一本云隸行草入妙子慈亦善隸書謝超宗嘗問慈曰卿書何當及尊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

猶雞之不及鳳時人以為名荅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禕父暢思光官至司徒左長史博涉經史早標孝行書兼諸體於草尤工而時有稽古之風寬博有餘嚴峻不足可謂有文德而無武功然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鑑不至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為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于世
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父嶷景喬官至侍中少善草行小篆諸體兼備而掇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若有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但少乏古風抑居妙品故歐陽詢云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illegible]絕妙爾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草少師子敬晚學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效之其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今之謬賞十室九焉梁武帝擢與二王並迹則若牝雞仰於鸞鳳子貢賢於仲尼雖絕唱於彼朝未曰陽春白雪以太清三年卒景喬隸書飛白入妙小篆行草章草入能子特字世達亦善書位至太子舍人先景喬卒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甚精熟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時稱蕭陶等

各得右軍一體而此公筋力最優比之於勇則被堅執銳所向無前喻之於談則縱頰朶顛離堅合異有李信王離之攻伐無子貢魯連之變通其隸則習於鍾公風神稍怯庾肩吾云阮居今觀古窺眾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法矣然遲速之對可方於陸東之則意此公性急亦猶枚臯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各一時之妙也行草入妙隸書入能
陳永興寺僧智永會稽人師遠祖逸少歷記專精攝齊升堂真草唯命夷途良轡大海安波微尚有道之風乍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氣調下於歐

□□熱過於羊薄智永章草書入妙隸入能兄智
□亦工草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楷草
□□歐陽詢長沙汨羅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
令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高麗愛其書遣使
請焉神堯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
固謂其形魁梧耶飛白冠絕峻於古人有龍蛇戰鬬
之象雲霧輕濃之勢風旋電激掀舉若神真行之書
雖於大令亦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風神嚴
於智永潤色寡於虞世南其草書迭蕩流通視之二
王可為動色然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

□□薄以後略無勍敵唯永公特以訓兵精練議欲
□敵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固守以貞觀十
五年卒年八十五飛白隸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
能子通亦善書瘦怯於父薛純陀亦效詢草傷於肥
純乃通之亞也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祖儉梁始興王諮議父
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受業於吳郡顧野王門下讀
書十年國朝拜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永興公太宗
詔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
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
為名臣而世南兼之其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
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
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
宜乎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貞觀十二年卒
年八十一伯施隸行書入妙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
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㕙也論其眾體則虞所不
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
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
優族子纂書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繼楊師道上官
儀劉伯莊並立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又纂之

亞也

褚遂良河南陽翟人父亮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遂
良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忠
讜之臣也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
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瑣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
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
後顯慶四年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授
史陵然史有古直傷於踈瘦也

陸柬之吳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議郎虞世南
之甥少學舅氏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義之表奏蔡

號爲平子後身而晚習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猶有怯懦總章已後乃備筋骨殊矜質朴恥夫綺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所鄙囬也不愚拙於自媒有若通人君子尤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調雖古澁亦猶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蹙頞而嘗之三年乃得其味一覽未窮沉研始精然工於效倣劣於獨斷以此爲少也隸行入妙章草書入能一本云隸行草章草並入能

法書要錄卷之九

張懷瓘書斷下

能品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子吉吉傳其出杜鄴傳其子林吉子竦字伯松博學文雅過於子高二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衛密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美焉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弃市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故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師合之想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熹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

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賓慼賓客繫於洛陽
獄卒年六十三大小篆入能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槀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嘆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見甚爲張伯英所稱歎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少好古學書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冲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晉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官至別部司馬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亦猶楚共王用刑失節不合其宜矣人以皇象方之五原范曄云超草書妙絶

崔湜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父風良冶良弓斯焉不墜張茂先甚稱之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卒善草著聞三輔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朱賜亦杜陵人時稱工書也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爲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而矜巧自與泉頗惑之與張芝素相親善靈帝時卒燉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

左伯字子邕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邕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蔡邕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然子

邕之八分亦猶斥山之文皮即東北之美者也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善小篆官至侍御史年六十一卒孔融與子綱書曰前勞筆迹乃多爲篆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融之此言不易而得紘之小篆有餘

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於祕書建安末卒

魏衛覬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隸草體傷瘦筆迹精絶魏初傳曰古文者皆出於邯鄲淳伯儒嘗爲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年

六十二卒伯儒古文小篆隸書章草並入能子孫皆妙於書

晉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官至太保咸寧四年卒年八十餘工於篆草時人珍之也（一本云穎考善草書甚有古質少於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直不容人之短舉秀才為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善於篆隸見重時人云得鍾胡之法休奕小篆隸書入能時王允之善草隸官至衛將軍又張嘉善隸書羊欣

云嘉師於鍾氏勝王羲之在臨川也嘉字子勝官至光祿大夫時又有皇甫定年七歲善史書從兄謐深奇之

劉召字彥祖彭城人官至御史中丞遷侍中善小篆工飛白雖不及張毛亦一時之秀作飛白勢永和八年卒小篆飛白入能栁詳亦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楊肇字秀初滎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荊州刺史工於草隸咸寧元年卒潘岳誄云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亦猶封茂百能自通借餘光於蘇代安仁之誄抑其然乎季初隸草入能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度即六世祖祖畿魏僕射父恕幽州刺史並善行草預博學官至鎮南將軍當陽侯父祖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衛瓘方之稱杜預三世焉

齊獻王攸字大猷河內人武帝母弟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才望出武帝之右帝用荀勗言出都督青州上道憤怒嘔血咸寧四年卒年三十六行草入能

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

庾翼咸熙三年卒年五十四隸草入能許靜民善題宮觀額將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景則之亞也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載導行草兼妙然疏柯迥擢寡葉危陰雖賢有餘而才不足元明二帝並工書皆推難於茂弘王愔云王導行草見貴當世咸寧五年卒年六十四行草入能有六子恬洽書皆知名矣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緘牘輒存而玩之夷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高舉亦猶彭祖附青雲之士不泯於茲

韋弘字叔思位至原州刺史弟季字成爲平西將軍善隸書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官至長山令女爲皇后贈光祿大夫晉陽侯善隸書法於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備永和三年卒年三十九隸章草入能衛臻陶侃亞也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内史工於草隸當世難與爲比永和五年卒年三十六張翼善隸書尤長於臨倣率性而運復非工劣於敬預也時戴安道隱居不仕憩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隸書

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以示子敬子敬歎能爲以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荅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嘗復以章草荅亮示翼乃大服因與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因喪亂遺失嘗謂人曰妙迹永絕今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脩字敬仁濛之子也著作郎善隸末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過江後與右軍乞敬仁敬仁亡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遂以入棺殷仲堪亦敬仁之亞也

韋昶字文休誕兄涼州刺史庾之玄孫官至潁州刺史散騎常侍善古書大篆見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未足知書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爲絕世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行草連岡盡望勢不斷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令

法羊欣風流媚態殆欲不滅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然上方琳之不足下方范曄有餘[illegible]於玄蓋緇緅間耳孝建元二年卒年五十時有[illegible]表書便書素時司馬珣之爲[illegible]與羊欣弟倫爲臨安令欣吳興看弟珣之乃以道[illegible]書洛神賦示欣欣嗟咨其工以爲勝巳道護烏程人也官至相國主簿時有張和亦善草書官至征北將軍也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父泰曄官至太子詹事工於草隸小篆尤精師範羊欣不能儁拔永嘉二十年伏

誅諸葛長民亦善行草論者以爲䝰之流也長民官至前將軍義熙八年伏誅時又有張休善隸書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共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改之世乃大行休字弘明官至豫章太守也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之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然太祖與簡穆賭書亦猶雞之搏狸稍不自知量力也年五十六太子熙亦善書倫字世調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過諸

昆弟倫子確字仲正才兼文武甚工草隸爲侯景所殺 太子熙後當有誤

謝朓字玄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黼藻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眺林中飛花滿目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中都里人丹陽尹順之之子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骨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年八十六崩子綱綸繹並有書名也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才華既秀草隸兼善累紀專精徧探名法可謂贍聞之士也變態殊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尚手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卒肩吾隸草入能子信亦工草書時有殷鈞范懷約顏協等並善隸書有名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善書師祖鍾王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真書勁利次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

周王褒字子深琅琊臨沂人曾祖儉齊侍中大尉祖

騫梁侍中父規並有重名子深官至司空工草隸師蕭子雲而名亞子雲踊而蹤之相去何遠雖風神不峻亦士君子之流也

隋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夫筋骨藏於膚內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誇耀毋乃小人儒乎果隸行草入能時有僧述僧特與果並師智永述困於肥鈍特傷於瘦怯

皇朝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尤善行書金玉其姿挺

生天骨襟懷宣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於奔放若
呂布之飛將或輕於去就也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
王曹王即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
王詹王即韓王之倫也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肉頗
多骨氣微少脩容整服上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
玄宗甚愛其書懷瓘先君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
馮先君書之高曾與人書十五紙先君戲換五紙以
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張公也終不
能辯朱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有人求高書一

屏障曰正臣故人在中州書與僕類可往求之先君
乃與書之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比見蓄者多謂
為褚後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幾合於古矣陸柬之
為高書告身高常嫌不將入帙後為鼠所傷持示先
君曰此鼠甚解正臣意耳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
隸行草入能
裴行儉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工草書行及章草並
入能有若縉紳之士其顏偉然華袞金章從容省闥
王知敬洛陽人官至太子家令工草及行尤善章草
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翥若翼

大略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房僕射玄齡與此公
同品房行草亦風流秀穎可與亞能又殷侍御仲容
善篆隸題署尤精亦王之雁行也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至左衛中郎將奇姿偉麗身有
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甚欲究
能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與高卿比權量力則
騶忌之類徐公也
王紹宗字承烈江都人父脩禮越王友道雲孫也承
烈官至祕書少監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欽
羨柬之其中年小真書體象尤異沈遂堅密雖華不

逮陸而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次於真晚節之草
則攻乎異端度越繩墨薰猶同器玉石兼儲若以敗
為瑕筆乖其指嘗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微
水墨之積習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
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於後密訪
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
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肚與余正同
也阮交州斷割不足陸大夫蕪穢有餘此公尤甚於
陸也又曾謂所親曰自恨不能專有功褚雖以過陸
猶未及承烈隸行章草入能兄嗣宗亦善書況之二

陸則少監可比德於平原矣

孫虔禮字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録事叅軍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儁抜剛斷尚異好奇然所謂少功用有天材真行之書亞於草矣嘗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指趣也與王秘監相善王則過於遲緩此公傷於急速使二子寛猛相濟是爲合矣雖管夷吾失於奢晏平仲失於儉終爲賢大夫也過庭隸行草入能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珎

尚雖似范雎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質如聽言信行亦可使爲行人觀行察言或見非於宰我以罪伏誅稷隸行入能魏草書亦其亞也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黄門侍郎書則幼尚孫草晚師逸少雖闕於工稍閑體範八分之製頗傷疎野若况之前列則有奔馳之勞如傳之後昆亦有規矩之法子潛隸行草入能自陳遵劉穆之起濫觴於前曹喜杜度激洪波於後羣能間出角立挺抜或秘象天府或藏器竹帛雖經千載歷久彌珎並可耀乎祖先榮及昆裔使夫學者發色開華靈心警悟可謂琴瑟在耳貝錦成章或得之於齊或失之於楚足爲龜鏡自可韋弦此皆天下之閒人入於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揚其業蓋不知矣亦猶道雖貴必得時而後動有勢而後行况瑣瑣之勢哉

評曰

蓋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况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誰驗準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觀昔賢之評書或有不當王僧虔云亡從祖中書令筆力過子敬者

君子周而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云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世之書者多師二王元常逸迹曽不睥睨競巧趣精細殆同機神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夏習不能無于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况之於父猶擬抗行比之鍾張雖勍敵仍有擒孟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如効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至効數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墻數仞罕得其門者小王則若驚風抜樹大力移山其欲効之立見疆外可知而不可得也然小王嘗與謝安書意必珍

錄乃題後荅之亦以爲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家君荅云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自然不如小王虞龢云古質而今妍數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龢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越過之蕭子良云崔張以來歸

美於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迹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兼之並有得也夫椎輪爲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朴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雖則齊聖躋深妙各有最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際於聖或有侮毀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爲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於人倫之表棲遲於墨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迹霄漢所謂得玄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郎字書累葉之祖其所製作並神妙至極蓋無等夷

八分書則伯喈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再較量然各峻彼雲峰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貶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爲祕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藝之在已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爲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若知而故耳想識不該通審其不知則聾瞽者耳庾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阮研與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薄紹之與齊高

帝等三十人同爲第七等亦猶屈𥂕梅之量處掾屬
之伍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且書傳所載程邈爲
隸法其於工拙蔑爾無聞遺迹又無何以知其品第
又云梁氏石書雅敬於韋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絶又
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隸入分混兄之書故謂之亞
聖衛恒兼精體勢時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
與漢王同流又黜桓玄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
等與王知敬同居第五第若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
不同又加之以言况可盡之於剛柔消息貴乎適宜
形象無常不可典要固難平也蕭子雲言欲作二王

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
點畫之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
也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然書之爲用施於竹帛千載
不朽亦猶愈没没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
視迹而合趣或循幹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托之
以神契儻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璀恨不果遊目天府
備觀名迹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
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慙於博識不迨能緒奇纘異
多所未盡且如抱絶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於世或
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丘

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絜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
甲子歲廣陵卧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
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
之意也其不虚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異其衆
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爲上然獨善之與兼濟
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既没書
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
言何必備能而後爲評歲洎丁卯荐筆削焉

繫論　趙僎字充勛

昔犧后作易周公捌禮孔父修雅豈徒異之而已將

實大造化之根出君臣之義考風俗之正耳若三聖
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伏皇不明長幼非周公
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是三聖者所謂能弘其
道而由之也茲又論夫文字發軔㦸翰殊出本于其
初以迄今代三千餘載聆然難知而書斷之爲義也
闡我后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
之光工陳清頌以别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
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迹列十
書而評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備厥人所謂
執簡之太素含毫之萬象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

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評之有不能文之令斯書也統三美而絕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丘明同事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究哉

法書要錄卷之十 恐好事者夾書記王帖草書故集之

右軍書記

十七帖 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迹及言語以數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跋尾又列當時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內一句語稍異者標為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

十七日先書 郗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為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吾前東粗足 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事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記悉

膽近無緣省 告但有悲歎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僻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

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 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耳至為簡隔也

知足下行 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計與足下別二十六年 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為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耳足下保愛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省足下 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諸從並數有問 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得足下旃罽 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云譙周有孫 高尚

不出今爲所在其志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與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并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一一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

往在都見諸葛顒曾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爲爾不信一一示爲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上四行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菓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小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已前十七帖也

玄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祠祀絕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遠之每尋痛惋不能已已省君書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此書因謝常侍信還令知問可令謝長史且消息

數親問叔穆嘉賓並有問爲慰

知道長不孤得散力疾重而適進退甚令人憂念遲信還知問

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燃心餘亦諸患

君昨示欲見穆生叙讚今欲默語與廢之格粗當書爾不亥度好佳君謂何似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耶且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雜熱未有定恙日有定示足下與耳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速無常其竟之何足下今々問

適太

常司州領軍諸人二十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之可言餘親親者佳大奴以還吳也與或見之

司州供給參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戒役是猶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墅數言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小西寸云數如來小如苦悉疾源如此憂但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示足下也不堪釋疑事如上台局青州視事今以當至下耶甚是事宜無方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何屬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忽忽解自羸力遣不具王羲之白白字只點成

一

見尚書昔一二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聊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諸侯今復遣諸異與也

遠近青和士人平安荀侯定住下耶復遣軍下城此問民事愚智長數乃亦無所陳如之何又須求爾以復爲尖衛皮何似

江生佳須大活以始見之與人上肅索可歎

汝宜遠下不可稽留許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速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隨令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而骨王篤下謙及堅也中故不差以此爲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聊耳

姊適復二告安孚稱故病篤無復他治爲消息耳憂之深令移至田舍就道家也猶冀當吾遣信觀淼遲舜于平安爲慰至誤不得暫見衣未得下絲道吏書云已得一宅想令安穩耳不殷辭此移越知許兒不快何添在今已集也取耿信白

與殷侯彼此須取恪

卒喜慰叙諸然他治腎劉合未來三日

知足下哀感不佳驗取吾下勞腹痛小差須用女蔓丸得應甚遠也

在我而已設無所多云與謝豫州共入河不乃長劇得安缺一字似萬字送書云六日可至諸賢云朝廷失之轉衆覺闕然與卿書局此陟字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深泥但云卿當入河以知憂恐深表將假叙年想仁祖差時還內歎慰人情耳皆枉卿懷矣

產婦兒萬留之月盡遣甚冤心

得表二謝書一爲慰哀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盡弟預須遇之大喪得其書無已已三謝云秋未必來計日遲望焉藏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日決其兵爲業也存

分旦與江妹女和別妹當不可言也知庾丹陽差數深深致心致心得孔彭祖十十
日具問爲慰云襄經還纛是及善之誠也於股必得
涑還無復道路之憂比者尚懸悒悒其去月書之之
悲悵也上流近問不竟何日即路知謝定出居向所弘故重是不情發情存大明或
就鄉園基邑散令雨寒未可以治謝江表付還此四字一行得書知足
下問吾散抗節缺上下黨須下口亞及股骨拘此字不識鉠痛俛仰欲不得此
何理耶頼輒與相見無盡治宜足下許荅從之不疑
也但月又未陰沈沈恐不可斜了知何以救自前甚
憂悴王羲之北信尋知足下有書可適知足下未能得果望近爲然知得家問賢子動
疾念其發癒懸得復問不分張何可久劬小故疾患無頼野大皆當以至不得還問懸心
大得善恙也野當不能過辭並轉茂清談野足下大佳也諸疾若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
下近問不吾得敬和二十三日書無他重然任定爲善謝二侯此三字一行山下多

月不得復意問一明晚還未得遣書得告知中冷不游吳狀濕甚耿耿脉何藥耶使此日差勝尋知問
王羲之頓首羲之頓首向人修修自舉哀之氣勿勿知便當由且不相知來想態能更言問
方諸不次王羲之婺首此二帖帶行之七日告期痛念玄度未能缺心汝臨哭悲慟何可言之及
慨寒疾缺字市器俱不合用合催之也吾平
乎但非來悵念玄度韻中便不甚之耶告汝當須
過殯還悵有悲慨王延期省此四字一行妹轉佳慶不及啼不懷念不奴妹不
可言涼當迎之昨即得丹陽水上書與足下書同故送昨諸書付還不去冬
遣使想久至乎離忽如年言之歎歎豈言所游悠悠數十年當何期汝等將專爲上知復何云念
足下躬思兼至不可居處雨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吾何當
還此四字一行汝尚小愁思羲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歲未今暫還想必可爾故
復自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餘姚并吳興二十八日二疏知並平安慰吾平乎此

服寒食酒如似爲佳力因王會稽不一一阿耶告知想大小皆佳丹陽頃極佳也云自有書
不附此信耳大小問多恐懸心想二奴毋子佳遲翔問也吾去日盡欲摺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
可垂許一出未知還期是以自意夫人涉道康和足
下小大皆佳度十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
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還遲面以日爲歲去冬臨臨去改安事近使欲決去而何侯其於
不許事關以有小冠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墓尚未可倉卒復信不更其信汝也六日昨書
信未得去時尋復遍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丹陽旦送吾
體氣極佳此在卿故處增思詠若可得耳要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塞十四日諸如昨
云西有伐蜀意後是大事速送抱來遂當發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數之
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恐此殷侯必行義望雖宜蜀然今比集信爲
未易卿若便者良不可言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若差也便疾綿篤了不欲食轉側須

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退不減得散力煩不得眠食
至少疾患經日兼燋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謹暑盡
賓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欲此一除不謝二疏而
人理難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哀朽藤劣所
憂營如此君祇是順養之功當有何理令都絕思此
事也異疾患差未秋初冬必思與諧君一佳集遣集
益快共爲樂欲省禮頃者之慘遽也追尋前者意事
豈可復得凡當率目前及當此及當急要願諸君各
保愛以侯此其木近見君有諸結聊以當面各間意
必欲省安西如令意無前却也想君必俱賦勢可之
昔必進許济無可不果相過于一世豈可度之尋常
以此至務故當種蓋忘氣之所托也君此意弘足然
決在必行未復知問情快狗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上下無惹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
日月如馳一嫂去再周去行月穆松大祥奉贈廓然永惟悲催情如切割汝亦增豩省疏酸感
廷其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懸貫心吾以西夕情恩所極惟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天命
謂篤之甚未能翰心可復如何與其官奴有幽悵語小異敬親今在剡其後後亡甚不可言

穰鐵不知已得一行短書行近遣書想即至此前汝佳不得懸心吾乏劣方數字七
月十三日告鄱陽見弟大將轉移去悵悼甚永絕悲傷痛悼切割心情也諸葛
忝君識之不才翰好佳任爲發痛者積又入僕府有以盡悉等民之至也甚欲自托於明德云歸安膺
當缺爾者君能請不僕必欲言得佳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其事異常故乃爾須還告之人
理不可得都絕每至屬致使人多欲十五日羲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吾知
卿佳慰之力及陽主書不一一羲之報會稽亦復與選論卿否吾哉勑勑於論事然於弟尚
不惜小宜謂選官前意已佳可不復頻重卿史思必須宜論者必有違矣上下安也和緒過見
之欣然敬豫乃識委頻令人深憂江生亦連病令已差知阮生轉佳甚慰甚會稽近患下始差
諸湖粗佳足下差否甚欲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冷過足下復得眠不
祗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史復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遂無雨候使人數得諸孫書高田皆歆

了得書知足下患癖念卿無賴思見足下巢脫累力不一一王羲之白此賢
懷所體也面一一謝二侯此三字一行五月十四日羲之近反至也得七日書
知下足故蜀耿耿吾將悉吾膽得此森雨轉違憂深力不一一羲之適萬石去月五日書爲慰尋
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推冠越遠之勢宜適許司農書爲慰無人未能得重故向餘
抗問此注三行短因緣示致問君非書能悉想行有書信伯熊上下安和爲慰
可令知問抑吏子前恨不見可令能知稽息羊參軍還朝論長見教慰具爲憂慰無物以喻
今又告誠先震以文示足下感懷慨心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不痛念玄度立如
志而更速禍可悅可痛者省君書亦增酸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即復是中之者腸胃中一冷
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輕大起多腹中不調適君宜深以爲遺省君書亦此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
無其人耳許君見故河阿多云矣袁彭祖何日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分離

如何可言此段不見足下乃甚久遲面明行集漢得見卿得申近不問此五字一
行謝侯此二字一行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陰幽絕垂三十年永惟崩慕
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告臨紙摧哽羲之帖此一帖真草書十一月十八日羲之
頓首頓首從弟子夭沒孫女不育哀痛兼傷不息勝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此一帖行書二孫過
蹇采居此親親集事而君復出爲因耳此一帖草書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茂善晚生
見不育痛之惻心奈何奈何轉寒足下可不可不不得問多日懸情吾故勞力不具王羲之頓首此一帖
行草十月十一日羲之敬問但得知佳爲慰吾爲轉差力不一一羲之敬問行草二十
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此一帖行草羲之頓首二孫女夭傷悼痛切心豈
意一旬之中二孫至此傷悼之甚不能已已可復知何羲之頓首真行二十八日羲之自得
卅告承歆動懸情想小耳爾還吉不具王羲之再拜草書庾新婦入門未幾豈圖奄至此禍情愿

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敘哀悲酸此帖行書君服前
賢弟近喪一旦奄至痛奈何當彼奈何臨遂咽塞王羲之頓首頓首此一帖真行雪侯既不已寒
其成日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待尋復知問王羲之此一帖行書書未云得諸爲慰知汝
頃欲而情事難處然今時諸不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蜷尚懇至想自思之行書上下可耳
虛行往當迎慶思之不可言此一帖行書令付吳與酢二帖真行一日不暫展
至恨吃而不已便懷不果東至可恨思敘想關服必顧也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面具懷一
得征西近書委悉爲慰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夕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不久留之甚善甚善
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救且夕比知覺有省書想至義與何似懸情慕容
遂來探郭可深憂宜復遣信可以示義興中書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怨意既而意悉
遠思順從或有怨望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深思復征許也此四字一行八月二

十四日羲之頓首缺一字竟增哀慟柰何柰何兩足丁可耳不得問缺一字日懸心吾故劣劣王

羲之頓首此兩足何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吳缺一字是蕩然可歎知諸患

耽耽令差也華母子佳時行皆遍事輕耳彼云何道祖席下乃危篤憂怛憂怛謝

二侯此三字一行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勞心良回書恒

懷陽大處世不易豈惟公道此兩字行也下側書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挾栗下得

數目下疾投非常乃以至京蠡有傷此憂之下者想君勤勤之復委篤恐無與理諸人書亦

云爾也憂之恒恒停乃公私大計也得君頃以何永日慮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桓

公以江州不還臺選勞事勝也可當在詔耳源青以發吾欲路次見之亦不欲得甚缺

一字官舍佳也得諸舍問不不知遇何日西言及辛酸鄉不可懷鄭等故勿憂勿憂深近

背及至也瞻望不遠而未期髮面如之何遲得問也謝侯數不在數此一行至底皆缺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甚遲知定不果恨恨未知見難期當數音問也得都近問清和

為慰云劉生近欲來君為山陰以屯當為最期於未獲供養處相宜悅然仕宦殆是想也君學

書有意今相與草書一卷小大佳不可得司馬問懸情適安以中軍出鎮有

遲賢意乃云行得言面不知公私此理卒當之耶甚憂真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一一見此當

何言但恐今歸必門前有出已上四子汪復有將來之勢耳此願盡珍御理想彼人士

平安二郗數也敬豫諸人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有遲諸其凡弟此殊命蕭索聞君以復入相府何

時當應命未得坐處亦當慈悶恐得為鄉豈當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之何不一一小佳復意悶也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將之何悶真長知吳興想必如意南道差不君大小佳不

松廬善錄祖彼信還泰州將去月十二日告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溺耳賓尋還遲之不

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令頃時行可畏愁人不得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郎塗

也吾信明早令得佳得郗書未至卿想東不久耳此郗問無恙諸從皆佳此諸數耳知劉成數

溫公在此前東北面還此復彌缺歎高懸便之良不可言卿得知之復共一快樂武妹

小大佳也缺一字知郡荒吾前東開旋五千里所在皆闕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

救其弊民事自欲數復為意卿示卿及缺一字數得桓公問疾轉侍也旁懸胡云征事未耆

日佳推以遍勢不知卒云何際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照往覺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

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往不悲致心諭遲見之度今或以在道賓如人之不忘懷之妹不

快憂勞乎安餘未得安問玄度急懸至可憂慮得其昨書云小差然疾候日恐難耶與

安石俱佳還七日增想投命頓日不復知問弟佳字吾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沈滯兼下如近

數日分無復坪昨來增服陟厘丸得下不如遂不斷了無所噉而藥得停下知當復見弟二字注理不獨

下便長嘆小蘇息更知問二奴庶諸人何以謝之已上九字注兩行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

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諸賢平安每面想有實慨追恨近日不得本善散無已已度足下還期不久耳此者

數今懷足下可謂體之缺一字今以志心寄卿想必至到論之教命不取此事於今爲春遠

吳是事所欲論付事今今與馮公論何產足下可思助明清誠至是畢

今人歸眞道臣羲之言寒不審聖體御膳何如謹付承動靜臣羲之言召表皇

太后臣羲之言伏惟陛下天氣康濟二儀自哲陛下時近悠期承運踐登大祚

昔天寧土莫不同慶臣復疾還於不獲隨俗聽望家孫解怨一嘿臣羲之言劉氏平安也

傳妹可得表妹腸痛爲當不爾耳汝母故若以安食疾久憂憂當忍乎堅也卿意不同前者也不今

付北方賻二吏吳營二騎絲條四千二百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

動奄忽長逝痛毒之甚鬱悒摧慟痛切五內當柰何柰何省書感咽雨寒卿各佳佳字注不諸患無

疑力昔不一羲之問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喜散恙此隔自相聞也遲

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遽諸人喘祥禫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及書不羲之批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不能自勝奈何得七月末時書爲慰始欲冀足下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復憂悴力因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欸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醋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否吾肝慕復大吐小嗽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大救恐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日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六月二十七日羲已下訣周體棄背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惙松乘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交須車信書不次羲之報頓首頓首本上下並無字第一行如此亡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此僕與遂至誠厥其情冥何圖至此未盡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丁羲之頓首頓首

君頃復以何散懷鐵云秋當解禱行復分張想君比闕快爲樂參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弱令傳何所成君書得載停鄂迎喪甚事宜但異域之乖奈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

六日告姜復內始晴快情汝汝字注毋乎平安力請不一一耶告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敘懷情痛兼哀苦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爲心懷況卿處之何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斃何甚寫心紀筆猥陋不知何言也

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二書爲慰兩寄夜無解夜來復雪弟各可甚此月中冷患之始小住力及不一一羲之報

羲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寄並毀頓胡之惟分推難爲心當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

七月五日羲之頓首昨便勝草墅送期近痛傷情深奈何奈何得去月二十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頓首

七月十

六日羲之報凶禍累仍周淺奧若大賢不救哀痛兼傷切割心痛奈何奈何遺書惊歎羲之報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云源素息無他然云將徙家尚七萬等及最近雖衆由足大耳即今值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守之想勝寸弘之自當有方耳

隔以久許歎飢不可言且今多慘感遲君果前雙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數恨如何可言甚事不可會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欲一與吳興集與無不剋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兼悵切割奈何奈何比兩邊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頓耿耿見以佳與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歐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遣與吾也付十一板書王散騎筆篤患餘者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鄉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隆省告可謂眷顧之至尋說三四但有悲慨氏年以西夕而哀疾日甚自恐無暫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悵顧珍重爲國爲家時書告慰絕筆情塞羲之頓首

六月十一日羲之報遠護不救疾慨恒傷懷念弟悶悶悲傷不可勝奈何奈何暨參累喪兒女不可爲心如何得二十三日書爲慰及還不次王羲之報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得吾慰之吾肝頓哀慼便欲不自勝舉且報款行之益頓之摧理告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顧未盡唯在于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嘗何益與小知消消散耳省卿書但有哽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十必早發想足下如何期也阮侯止於界卜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白

宿息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船佳一十早往遲汪羲之頓首

二十九日羲之報月終哀摧傷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下不斷服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甚好消息吾比日極不快不得眠食妹頓勿令合陽與當佳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

附者書想至恭軍近有慰既老蘇信存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此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不得自
途兩三字甚篤當奈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紙但有酸割王羲之頓首羲之白不復
面有勞得示足下佳爲慰吾卻遂又疑甚勿勿力不具王羲之白十一月五日羲之報適
爲不吾悉不適弟各佳不吾至勿勿力數缺一字羲之報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使不和
憂懷深期等殊勿勿雖心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處雲了諸人何似耿耿能數耆否彦
仁數問也脩載甓來祈慰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僕日
弊而得此熱勿勿辭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加疾
人甚憂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之勞爲爾日日力不一一羲之報想明日可謝諸子十四
日羲之白近以不悉缺一字兩足下佳不不得近問問無殊不佳頓勞因不一一羲之白羲
之頓首何旣知意至諸君皆附之當想無之何緣作此頓攝令付還王羲之長高當聲

還耶范公書如此今示君須庾見故當勸果之告旨語君還而不可言一日多恨知足
下散動耿耿護護吾至不佳勞勞不一一王羲之頓首司馬疾篤不果西憂之深公私無所
成知比得丹陽書甚慰乖離之難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
亦分耳遷面一一比日尋省卿文集雖不能悉周編尋覽以爲佳者名固不盡序述高士
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問懸止揚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誠述叙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初月
一日勞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亦所悢近過得告故云殷痛懸請史兩比復何似氣
力能勝不僕爲耳力不一一王羲之旦書至也得示爲慰云小大多患念勞心遲見足下未果
爲兩字注結力不一一王羲之白三日先踠未得去得四日踠爲慰兄書已具不復一一
鎮軍昨至欣一字補今脩尚未兄也尋見之悲欣不可言上下近問慰馳情不知何似絶
不得訟問汝得旨問馳白宜聽知分春事也吾昏東可語朔令知消息兩行投近下復數驕子

僞云乃好可歎久得新果此院冬猶不能得多送編事何當不存往恤語然獨折知書有去
縣奔去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剝恐不必果耶且君在波縣常以爲得意宜思之耶意至故示兄子
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攔遠悔不可復言適欲遣書會得足下示十九日羲
之報近書反至也得八日書知吳故羸敬倫動氣發耿耿想得令此爲佳也敬久佳不一一羲
之報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欲與事池相與有深情者何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志
其爲身真卿今日之謂政自當繇其胃懷然得公平玫直耳未能志已便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
卿爲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山之高言次何能不十一月七日羲之報近因缺一
字千卿書想行至王字注爾實非可不須日了不得食善爲慮勞力及數字羲之報二十三日
羲之報一日得書告存計書所不得有反轉熱卿各佳否定何可得來差面不一一羲之報
知須菓裁便可遣取覩君勢陳欲欲無出理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此

各可各字注不条軍將差也懸耿吾脚痛謝欲不行力至患之欲不能自力數字尊夫人向來
復何如爲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具至羲之欲問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擁之可爲心且得集
日下此慰多矣姊累告安和擣姊大都可行哀妹極得示數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久恙至善
分張諸懷可云不知其期何時可果永嘉饑遜者有力恐難冀得大柿當種之篤不喜見客篤不
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種如此都郡江東所察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
殊爲過差交人士汩闕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曉其親覯集想
君未便至餘姚尒云殷生得快問大事數謝生書但有樂耳云彥仁或宜城甚佳情事實宜今
有云寂不得都問知卿云曰問故未知西審問使人憂耿得問示信使甚數而無還者
似書頻不可得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田舍比卿還當知何候須得音訊民望甚善羲之白霧
氣足下各何如長系轉佳甚耿耿冀行而遣知問王羲之白昨道諸書令示卿相見

之恐殷侯必行言望雖宜留然今此集信爲未易卿者便西書良不可言也
晴快足下各佳不長
素轉佳也甚耿耿謝封敢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足下晚可耳至劣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十二月二十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爲慰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之
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藥湯諸人佳也令知問朱博士何當還君可致意令速還想無稽留吾
至今日欲不復見字見君小大佳不過此乃知黙佳頗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
出便當西念速剔何可云遲見玄度令式以在道實諸人佳不皆致心憶之不忘懷妹不
快憂勞餘平安未得安西問玄度忽腫至可憂兼得其昨書云小差然後自恐難耶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此可不僕下遠連不斷無
所一欵嗽輒不化消諸弊甚不知何以救之弱極然及不一一羲之白昨近有書至此
故不多也遲書不悉耳知尚書中郎恙爲慰不得吳興問懸心數吳中閒耳小奴在此忽

患癤比數發今日最爲大都輕痊耳尚小停令在吾頃中念須懸心小患耳無所亟心須佳乃去此
言不可之得知足下問吾怱怱力數字直遣軍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
足下知消息今故遣問使至具示之力書不一一王羲之白方回遂舉爲侍
中都下書云殷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敍思問歲寒盡對此書還二十三日羲
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許所不得有尺轉熱卿各佳不定何可得來遲面因不一一所王羲之報
戲友論亦不能佳懷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發吏人論者亦謂大任意在世中
致言不得不小佛何涓異卿復爲意頃此蒙亦當玄同不能勉人耳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
育言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渴以與尚書諸懷今復遣諸吳興也官舍佳也節氣
不適可具彼云例昨得羲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吾處書賓平安念懸心此粗佳一一書此一一民
以頃情事不可不勤思自備節勤以食嗽爲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而不哭不能

不有時憫悼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痛知不可不路之知汝決欲來下足至顧然縷
當得供養與都問有理若宮城琊不果尚有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富實在事諸爲不可須有便
可決作來下記也上方入坊不過數坊足從故當足合偶此耳人耳當船足不果耳可白吾當托柤
江州助汝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收坊坊三四吾小可三字注當自力蕪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
人小坊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一一白胛痛不可堪而比作書欲不能成之知
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此見子剖懸念可言此於南北吉便無理比欲歎久也亦同
失人並欲勿勿群從書皆佳道冲書平安放當收葬不可云勞冲遇此事或復違留省告一一
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
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痛更隨轉欲無理至不可勞而知此書雖不
自得以唯絕業於人理耳二妹復乎昨來上下差吾陟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

日便至委篤事事加去春但爲輕微耳尋得小差周
弱不能轉勝沉滯進退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懷甚深
今尚得坐起神意爲復可耳直疾不除晝夜無復聊
頓不知當登一字得覽有爲還得缺一字其寫不如
令怱怱日前耳手亦惡欲不得書示令足下知問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
疾得近日告甚慰晚熱感君比可不進貧後問實平乎力及不一一王羲之白知君患隱何以
及爾是爲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絕骨肉
之受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若自量過數患不以輕
心者一一事不爾當何理鄙故勿勿飲日三對小行四升至可憂慮知桓公書言闕其不
去恐不能平此信過不得照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不賓轉勝者謝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
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粗佳阿刁近來到十上下皆佳姜夫數白得書知足下
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悅欲往知登停山停山非所樹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他日耶
上表之白不行君家計駐多往來皆平安耳今年此夏節泉至恐當令人危勿小疾苦故爾

憂勞不可言**七月二十一日羲之白**昨十七日告為慰極有秋氣比可耳方
及不一一王羲之頓首**近復因**還信書至也**得九日問**亦云齒平乎想得瘥轉勝
以疾乃服法必辭此意**來月**必欲就利家而得其問云尚多疾毒當復小却耳僕故有至臨州意
尚未定自更有采南行者還乃得至壽春耳**得都**九日問無遣**得豫章**書為慰想以具
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誠徑還蠡臺不次譙是其反善之誠也想殷生得遺此者舊令人發期諸處分猶未
定羊恭單旦久至也遲一一**殷廢責**事便行也令人嘆悵無已**安石定**目絕令人恨然
一顧恐未卒有散理憂期諸處分猶未定滕益深念君驗情又遣從事發遣君無彼坐理交疾患何以堪
此何以甚此恐鶴無所復曆懷即尋大小不可言且憂君以疾他曳不易**得司州書**轉佳此慶
慰可言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崖可顧樂遊想而已云必欲就餘杭之進期此不可言要須君自問僕事
中久宜變東後令白便行還使行當至剩健上二十日後還以示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兼二三

昨暮得無爽何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和耳羌暖故在許下自當了也桓公宋有行日阿萬定
吳經**未復弘道**近書見與弘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維玄是不想得數足下言令知問
滕風膠令年似雖來年其主不起首者想哉可得借乎**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
勤脅體卿比疾苦甚似期一一想消一當轉佳為何治也吾為亦劣大都復是平平牖耳許日前後有其
效何診吳京口號散耳尋復知問王羲之**羲之頓首賢女殯歛**永畢情以傷悼不能
已已見足下懸悴深至何可為心柰何柰何不能報將之齋憂卿便深令何如患深遣既往吾志勿勿力
旬問臨書惻惻王羲之頓首**賢室何如**何可為心唯絕難於人理耳諸患猶關憂勞深似缺
字江疾缺字到行底泛下遺臨陵次參取書**得謝范**六日書為慰桓公成勤當求之古令人嘆
息光當集嫂喪也**斷酒事**終不是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欽一字此郗斷酒一年所省百
給莳斛米乃還於租此救民命當可懸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翰**知數致苦言**於相

將弊亦何可不耳頓得應之今字書夫苦答得極護軍書云口不增甚當停為善**問董祥**吾亦
問之與必來兵時得之甚佳須肩懷遺不報復比者示及乃復想之耳**周公東征**四因之退
謙心敬者謂之累積頻類書想至陰爽想自勝常皇矣漢祖纂見此因字真**羲之死罪荷**
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弊迹實奇士也然荀彧譏於憂卒意長恨恨謂其弘濟之心宜被大道諸葛
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至於建皆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為
心者容得兩乎前試論意又欲呈多疾憤憤遂忘致令送願因服日可乖試省大期賢達與廢之道不審
謂祖得阡附不**信所**懷願告其中并爾鄉子意同異復云何邈然無諮敘之期每四翰墨使如覽展
羲之死罪此一帖真行**足下行穫**父人還竟應快不大都當任冀壘宜共令缺二字因使任
耳立俟王羲之白**足下各可不**都五日書今送謝郎至想遠得免射猥耳王羲之**羲**
之死罪近因周衆筆自牒伏想必違此春以過嘯遝異深兼哀傷摧切割心情柰何

李何須史寔飲節不審尊體何如不承問以經月驂企民疾根治濡了無差疾轉久憂深叔缺一字遷
信自力粗白不宜備羲之死罪**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此兩字注吳中終是所歸中軍注
以還田一頃烏澤田二頃與吳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在言忠終高也是以思同之**此**
三頃田樂吳舊耳云卿單府甚多田也已上八字注宜須一周心吏可差次忠良**十九日**
羲之頓首明二何增感切柰何柰何得十二日書知佳為慰僕左邊大劇且食少至虛之力不
一一王羲之頓首**十二日告李氏**甥得六日書為吾勞勞力不一一羲之書行書**羲**
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恨歎無言以於去月十一日發都遂還朝廷親舊乖離情
懸兼至良不言且轉遠非徒無諸親之由音問轉復難過情懷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羲之死罪
肇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石禍痛至此來日摧長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將務公私所賴一旦
長兆相寫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權惋永往柰何表妹委篤示致問荒潰不得亢熱不能不取給履中

不出親往爲慰思後諸能數不想昨出以自此粗
得丹佳二謝叔與與公近便素然玄來數日
有疾患便復來阿萬小差大事所有重慮生行足
來遇大蕩然阮公政散耿悵但可呼賀祭須卹
下欲同至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吾初至便吾爲卿此任
與長史俱行無不可不
聲者但此懷自不小大甚皆佳也慶有近淵不得上虞
復得關之於將其佳足下當能恒就不思上面
卿前云當乘何能果也遲散下近欲麻然遹甚今付
無諭吾復月當出以者念示三百寫書竟訪
得不得其省書知定疑來汝君長所舍雖小要爲
人示之王喪王劉夫人藍生在堂政爾
遠來于禮誠不可近所以很狽違逆汝情地信難忍
吏恐有性念處得來想慰釋實引是以下後思此耳
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君此乃事宜也若
自量不能遠喪念須吳等旦夕相諭者當來汝當自
若吳意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
書此也喪當畢出汝從遣喪速行不諸
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此乃爲汝來宅請汝來
更未定殊更悵恨不可言君止理畢千

何可久處而情事不得從意可數可數初月二日羲
絲果來居者故當爲汝求也以書示農
之頓首想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柰何柰何念君哀窮奄經新故俯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
何似相憂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太僕哀羲之死
老始是日不知日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罪復一崇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以去年
十一月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慕至良不
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諸親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思率
情歡深矣故吉遣承問還願其告羲之死罪
府朝得書知問足下差但尚初月一日羲之報
頓極之不一一疏等科無想然改年
慮思兼傷不能自勝柰何柰何頃異更寒諸疾此復何
以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吾德小差甚尚劣力遣
不知羲卿各何罪思先痛而處至痛憂弊深重得之
之報寬遣告並之劣自力不報息
此上下可耳非頃解小分張也須產往迎慶思
之不可言知靜婢面猶爾甚懸心表妹
當來悲悲不言下家朔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癥痛
當慰意令知之心柰何柰何吾哀

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失此女痛之知靜婢猶未
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可任
小須十月十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柰何柰
留爾何不可居忍得十二日
書知問此何似恒耿吾至勿得富春還
勿小佳吏致問王羲之頓首謝范新婦諸道路安
稱甚慰心比日原郎至平安也上下集聚廢追羲
華佳不自新婦毋小去寂寞難言思予輩不可言
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羲之白
想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垂達積年每惟乎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可居處
羲之卿不獲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之欲奉迎
不審能垂降不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畫故
故先承問羲之再拜唯難堪知足下患之
云故以園恭是不爲患吾其喪無佳自得
此熱憔悴終日未果如何王羲之頓首五月二十
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情兼此夏復便半惟逸雖泉
主時增傷悼填水
雨未知有不審尊體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
民自服橡眉下斷體氣便自差強此物益人斷下去

陵厘切樊遂也以爲良方出何是真此之寒伏想
謂謹及圖青州白牒不備羲之死罪死罪安和
小大悉佳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惠懷釜一
乃具字寡要也甚以欣慰
原不依爲善承留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
灰驗海陵江關殊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死罪想元
道弘廣平安道羲之頓首若可不女差不耿耿想
元當得還人涼此能呆力不王羲之頃
苦頓首阮信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昨得殷信答書今寫
首不復一一王羲之頓首
示君永無想部遣思賜從或有想望其不宜監
想或順從至嫌也想深復征許也四字一行驗同
罪行一十二月十日羲之白注近後追付期想先後三字昔至昨得二十七日告
知君故乏劣腹痛甚懸情灼此日復何似知尋遣
善消息遲後問後平平不一一王羲之白
家信遲其間向遺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十一必早發想至足下
如何防民流遁不以爲利耶此於郡爲甚上
期也行當是守郡更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免

三十三日髮洪白所令送十直長似並猶甚發獻之白數信明還東有羨書竭送來二人

分明王著都上慰之吾故沉頓思見之故想時能問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致者言眼

帝王獻之答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那復想此消息理書轉勝耳緣不疾是

可疑事兄吾散輙發癰熱積乃不易歇復思喘頓消息獻之內外二字注極生冷而心腹中恒無術此

一事差但疾源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白又一行屈猶存須見出欲獻之白奉承問

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逆急痛養火下甚懸情轉和往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如輩

能復散故鎮益又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言若獻之弊於浚飾飲得眷風氣階亂言故欲熱復食酒爲

腹可耳獻之白疑上綿宗甚處冬缺一字獻之白承姉故常恐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駛情餘安

矛至穿此故耳獻之白肯等可不轉思見之知思慕不鍾紹京借權又從申書一行已

前小王書語

計一十四帖

張彥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喜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其大父稔巳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暮年人許有羲之風度盖凡三變而後成此其遺風餘澤沾被後人者特非一日彥遠既老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謂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薄胸次者固巳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心傳手受處

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論且以傳列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殼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論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 出畫譜本傳

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簡為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籀論撰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目歷區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書白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華真楷鍾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玩表晉元帝批荅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荅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粉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二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渙之飲于李氏園池閱書畫竟日末出此帖棗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標破爛無竹模晉帖上反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裂擲棗軸池中折玉軸王渙之加糊共褙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為一卷上有竇蒙審定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榻遂全暈過後歸副車王詵家分為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又黃素黃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絹完並無唐人氣格縫有書印字是曾入鍾紹京家黃素縝密上下是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卷末跋台僊二字有陳氏圖書字印及錢氏忠孝之家印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此書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官過浚郊遺光祿朱卿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余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

穀記是日降制以京兆尹安彥威兼副都統余跋云
書印字唐越國公鍾紹京印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
當舉羣鵞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
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
白鵞世人遂以黄庭經爲換鵞經甚可笑也此名因
開元後世傳黄庭經多惡扎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贊
猶爲非真則黄庭内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
又有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
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
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

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穎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
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
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
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
罪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珪禹玉
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爲章
惇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脩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
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如雲煙變恠多態清
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王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奴
小女玉潤病後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癇至
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癇病少有差
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爲
家長不能克己勤修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
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
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
在稚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真蹟神妙右軍
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
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真字數字帶

行今世無右軍真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
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
易得之一劉涇巨濟易得無褚印

晉太常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黄麻紙辭
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慟理爲
即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
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前有絹小帖是褚遂
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筯畫灰連屬
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元與快雪帖相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

題跋云鹵簿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字志東與余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荅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余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政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

郵幷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覘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捫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嘆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貸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眞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博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後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敘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跡

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卽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旣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貶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

往上聲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眞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淸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卽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卽透數行仍汙靜地深可歎息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眞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趙竦得之于一道人章惇借去不歸王右軍書家譜在山陰縣王氏右軍東方朔畫贊糜破處歐陽詢補之在丁諷學士家歸宗室令時劉涇以僧繇畫梁武帝像易去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跋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有跋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眞跡在張丞相齊賢孫直淸汝欽家古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賞鑒畜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艸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肯拆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忽忽善錯也一云謝書云云今送一云鵠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元君嘗官濮與李柬之少師以

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世未見其
比故是右軍名扎也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
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帖一卷七八帖乃
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薦恩話表一恩話字有鍾法
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
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令人不能爲也又王
珉書眞草是眞跡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
非眞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
事者爲之茲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
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歸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
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
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傅徐浩書[illegible]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
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
雄名殁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
國章故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
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蔡永
懷賢相可謂大臣東帛所加槥蘇必禁荊州之贈相
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
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枯木賦是粉蠟
紙榻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覆鈎唐人不肯欺人
若無此覆鈎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
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榻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跡末後
一幅上有覆鈎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跡
一卷各以一幅眞跡在中榻爲數十軸若末無鈎塡
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荊公其弟

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壻也有古跋云契闊艱
難不敢失隆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
陳幵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余
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大年
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
永通直出示余欲跋荅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
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
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類蔡邕猶芬文舉尊昭陵自
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
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
臣參政跋云才翁東齋書皆盡覽焉蘇洎才翁子也
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
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眾本皆不
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
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內斤
字足字轉筆賊豪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

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
模諸葛正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錦褁背
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
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
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
易道也贊曰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腴翰
墨戲著標談書存焉式鬱鬱昭陵玉盌已出戎溫無
類誰寶真物水月非虛移模奪真纖縢金鐍瓊機錦
縟猗歟元章守之勿失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
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

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
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
處是舜欽本一本在滕中處是歸余家本也一本在
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
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
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
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固重

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
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
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
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真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澥處背縫有吏
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責峽州別駕帖
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𥗾熟紙韓退之
以用生紙錄文為不敬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
字是下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
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為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

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

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温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内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纔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别駕帖白麻紙眞字云踈拙抵罪聖慈含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也字類斜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跡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激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

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顔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顔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秘玩然如徐告粗有徐法爾上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寄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魯公妙迹又有與夫人帖一幅當是其婢今在王詵家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勰處世多石刻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裔言在兄處副車之孫也

懷素絹帖第一帖胷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顔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

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巳下題今歸章公惇

懷素千文絹本眞迹在蘇液家沈遘家刻板本是後歸章惇家

懷素詩一首絹上眞迹王鞏易與王詵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書任華歌眞跡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王詵家詵云尚方有其後三幅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
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庚云與
王欽臣家雜色纈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聞王之
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自敘眞迹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其父集
賢校理舜欽自寫補之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
兩幅張書今歸薛紹彭
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

錢昺湛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
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
公未見眞跡
唐率府長史張顚字伯高眞迹四帖在杭州陸氏太
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
昨日第五承顏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古印文訛不
可辨昨日承顏二帖小襞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
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卅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
桂林關杞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漳
關杞通判郃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

爲錢塘令因陸氏子登第者來謁與關同往謝而閱
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嚬蹙而言嘉祐中爲太守
沈遘借閱拆留余遣工摹餘帖即歸詰遘弟遘時爲
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余往見遂得閱後購得
之
張伯高虎兒等三帖楮紙非眞迹在王詵家蘇氏物
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
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此爲
故事也
張伯高賀八淸鑑帖楮紙眞迹字法勁古不類他書

世間伯高第一書也蘇液家世多石刻後歸章惇家
伯高全本千文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處謝氏景溫
寶文遠族也
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
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遂語斷處即募
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
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蘇之純藏張顚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何日
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眞跡亦無古印跋
唐硐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

是慕年真迹每辯六七字刁氏者後有李王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黄麻紙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余閲其前空才字全不書固巳疑之後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臥帖雙鈎唐摹在關杞處上有褚氏圖書古印關甞謂余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於梁栱内藏一函古摹帖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

南枕臥帖十闕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褚氏圖書印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闕九奉書寧三帖

虞書積時帖古雙鈎摹在洛陽李熙處維之孫也縫亦有褚氏印余甞借摹

世南理頭眩樂方雙鈎摹本在鮑傳師家後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羲之書聾瞽可笑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相家是其名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縹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其縹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拔甚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隷有加頃年崔丈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

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疑良足嗇愛也幾玄不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絶不曾見眞迹摹本枕臥積時蚪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楮紙上眞迹在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寺詩在潭州道林寺四絶堂以杉板略薄布粉不蓋紋故歲久墨不脫至裴度書杜甫詩粉多只存一甫字在松板節余甞爲杜板行以紀其事沈板余官潭留書齋半歲臨學後爲

摹石僧希白摹務欲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宗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外胡世淳處

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牌在潭州道林寺筆力勁險勾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眞率可愛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眞字八九分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唐賊張廷範亦學歐陽詢多有此賊跋一雙鈎摹歐帖上有此賊印

云清河張廷範印及題曰便是至寶也惜之惜之永爲所寶之寶皆學歐行余跋曰唐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唐人所摹後一行印文曰清河張廷範私記廷範唐賊也時褒代替賊之所好涉於衣冠此攘奪所生也今太平君子或富貴則崇貨利乃賊所先故不剪除既著其賊又爲太平君子之勸其書札印記翩翩自喜之心忘其爲賊之著也嗟乎　國初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夫人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幅故事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玄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陀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年書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歴不見其所出余家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眞迹與石刻帖並無此也字耳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公直清處

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歸王詵家

陳賢草書帖六七紙字亦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迹字印在李瑋家又多似歐陽詢草

洪元愼集右軍越州寺碑眞迹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浛斡至越會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陸柬之十八學士贊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老子西昇經裴度柳公權跋爲褚公書與閻立本畫圖同在馮當世家吾見之皆非也是唐初書畫與柳跋是眞跡二君亦不能鑒耳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在尚書李常家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因請摹石乃李東之少師也洛陽人今在富鄭公子宿州使君家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

唐李邕四帖內一帖碧牋有唐氏雜印勾德元圖書記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熟帖同自丁裔大

夫歸章惇家丁晉公故物也

多熱要葛粉帖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迹印陳氏圖書印勾德元圖書印乃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眞迹余過甫上於夷庚處易得之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以碧牋臨三帖與眞無異乃復褫去褾襯矣陳氏台傑勾德元唐氏三人者大是一賞鑒人世之名書上無不有其書印德元當是中正本朝人通史學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

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箴劉沖之丞相家物

劉涇書來漣漪曰收唐絹本蘭亭無奇獲且漫眼耳殊非自標制語也余荅以詩曰劉郎無物可縈心沈迷蠹編與斷簡求新不獲狂時發自謂下取且漫眼

猗嗟斯人今實尠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叫劉子前踞閱墨皇三復返君貽余詩嘗曰秘笈墨皇曾敬識林希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雪水墨皇猶展玉樓風壺嶺謂硯山也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參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欻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地覩兮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縣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

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又有李
氏衛帖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章遂不得與
師書耳但衛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載
年三十着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
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
氏衛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
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
摹入閣帖也後余以畫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鍏
皆正觀間一種僞好物

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眞爛熳縱逸類顔魯公爭坐位
帖祕閣校理蘇澥家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
大偎第二第三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
三次易得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
今收楮紙上詩云春來水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
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盎紛披老筆王
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余始識荊公於
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余書簡
皆此等字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眞行 甚好

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紹德元圖書記係合大和印
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畫易
吾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苔曰此僞披沙揀
金此語甚妙余白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延
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軍二帖正觀御府印子敬
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及有顧
愷之戴逵畫淨名天女觀音遂以所居命爲寶晉齋

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闊四尺長五六尺上有織成
牌子題晉永和年造與余家一古書囊織成山水神
仙錦一同雲鳳山禽猿鹿如畫也

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于蘇激家後有倩仲跋
余題詩曰正觀款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爲
寥寥寶是似遭亂眞歸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
自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躞金題半歸米
又和云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眞濟美張翼小
兒寧近似滄溟浩對蹄涔水騰蛇無足駈多趾以假
易眞信用智龜瀞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又
和云直裂紋勻眞古紙印跋多年俗眼美誠懸尚復
誤疑似有滑方能辨涇水眞僞頭面拳趺趾久假中
分辨愚智寶軸時開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黃庭

堅和題于後云王令遺墨方尺紙尾題倩仲實子美
百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描者竊鈎䣛斬
趾田恆取齊并聖智錦囊昏花百過洗湖海濯纓人
姓米蔣之奇一韻和三首呂升卿和二首林希和三
首劉涇和兩首余章和一首余後二首又再和者共
成一軸林子虛借去未還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
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雪銷春水來盡是面觀
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剪前一幅易與
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
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敕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
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
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䛒光歌張顛䛒光亞栖等書
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正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
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坰處易得右
軍尚書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
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嗟
嘆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希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
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

若偽雕必只一紐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慍甚嬾展閱
慍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與過林
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方
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敬學帖
云是右軍余云恐是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書
來亦云六朝書又得梁武像見報余時使漣漪荅君
詩云劉郎收畫早甚畀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
始聞道取吾韓戴為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
有髓與皮始知十箇但遮壁牛馬祇可裹弊帷我我
太平老寺主白紗冒首無冠裝武士後列肅大劍官

女旁侍鬟脩眉神清齊子知寡欲齒露脣反法定饑
世人襯服似摩詰不謀六朝居士衣僧縧勿輒亂唐
突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盧何物望
藩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顧筆在漣漪劉君既收
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黑帝矩作黑風雨
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時君罷虢州未別除余
戲荅曰清明去郡則得郡安用作業解洗業以戲之
薛紹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云書畫閒久不見
薛米余荅以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
弟四海論年我不畀品定多知定如是劉涇過薛見

書大叫書來云云余荅以詩云唐滿書奩晉不收却
緑自不信雙眸發狂爲報纂龍子不怕人稱米薛劉
劉君舊不收晉帖云無眞只收唐帖故有是句
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
廢帖褁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於
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
也沈悖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芾笑曰豈有
變主不得認物耶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毎見余學臨帖即收去遂褁黏
作二十餘帖倣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褁背一日

出示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史友善遂贈之君以爲
眞余借不肯出今在黄材家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事者
以爲眞刻石右軍帖尤多
褁書褾前須用素紙一張捲到書時紙厚已如一軸
子看到跋尾則不損古書所用軸頭以木性輕者紙
多有益於書油拳麻紙硬堅損書第一池紙匀硾之
易軟少毛澄心其製也今人以歙爲澄心可笑一卷
即兩分理軟不耐卷易生毛古澄心以水洗浸一夕
明日鋪於卓上曬乾漿硾已去紙復元性乃令池紙
也特擣得細無筋耳古澄心有一品薄者最宜背書
台藤背書滑無毛天下第一餘莫及
唐人背右軍帖皆硾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古紙又入
水蕩滌而蒸古紙加有性不糜蓋紙是水化之物如
重抄一過也余每得古書輒以好紙二張一置書上
一置書下自傍濾細皂角汁和水霈然澆水入紙底
於蓋紙上用活手軟按拂垢膩皆隨水出內外如是
續以清水澆五七遍紙墨不動塵垢皆去復去蓋紙
以乾好紙滲之兩三張背紙已脫乃合于半潤好紙
上揭去背紙加糊背焉不用絹壓四邊只用紙兒摺

背重𢫬損古紙勿倒襯帖背古紙隨隱便破只用薄
紙與帖齊頭相拄見其古損斷尤佳不用貼補古人
勒成行道使字在筒瓦中乃所以惜字今俗人見古
厚紙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紙去其半損字精神一如
摹書又以絹帖勒成行道一時平直良久舒展爲堅
所隱字上卻破京師背匠壞物不少王詵家書畫屢
被揭損余諭之令不復揭又好用絹背雖熟猶新硬
古紙墨一時蘇磨落在背絹上王所藏書譜桓謝帖
俱爲絹磨損近好事家例多絹背磨損面上背成絹
文余又以右軍與王述書易得唐文皇手詔以棗花

黃綾背詔面上一齊隱起花紋余尋重背以台州黃巖藤紙硾熟揭一半背滑淨軟熟卷舒更不生毛余家書帖多用此紙一一手背手叚方入笈古背佳者先過自揭不開乾紙印了面向上以一重新紙四邊著糊黏卓上帖上更不用糊令新紙虛綳壓之紙乾下自乾慎不可以帖面金漆卓揭起必印墨余背李邕光八郎帖光王琵也揭起黏一分墨在金漆卓上一月餘惜不洗卓此帖令易與王詵上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得於石夷庚昌言故物也後石攜第三厲少府到京帖王因與以五十星洗鑼不肯易今居

陳州有右軍古鳳池紫石硯蘇子瞻以四十千置往矣古硯心凹所謂硯瓦如銅瓦筆至水即圓古書筆圓有助于器也今世傳古畫晉賢圖猶存其製余收晉硯一智永硯一心如臼天章寺僧所獻也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褁鮮字薛道祖所收命爲褁鮮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便又兒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

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令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帖歸薛紹彭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

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于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又二帖云增慨安西是也上有筆精墨妙印蘇耆題二字余得于王詵以文皇手詔易之文皇詔宋素臣尚書家物余跋贊云龍彩鳳英天開日升亟戢多難力致太平雲章每發目動神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簡大紙一軸筆勢簡古老

筆也是書儕索潤筆簡
呂昌道大夫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
家又王欽臣侍郎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
雜色纈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
刻相似
文勛有一軸黃麻篆陽冰少時書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迹一卷是唐垌言余未見
夢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
愧笑

唐玄度諸體書粗有古意李瑋家一樣有兩冊
世傳秦傳國璽多種唐同時傳二本題曰其一徐浩
本其一越州刺史王密本徐螭鈕王雀鈕何所審定
相國寺中有刻作板本賣又一本潤僧收與印本又
不同蓋以藍田水蒼玉爲之取水德而魚蟲鶴蟠蛟
龍皆水族物大略是取此義以扶水德然帝王自有
眞符爾
關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
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畫摹多似人物馬牛尤易似書臨難似第不見眞耳
對之則慙惶殺人
蘇州邵元伯中允之子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鑑
帖與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敘嘗歸余家今歸吾
友李錞一如眞迹
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
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
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兩本一以
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玘借去未

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
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
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東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獲于吳郡
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
才遂以爲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
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
種分開物余以頭陀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
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幅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倏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姚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太夫人告質為潤筆薛以書畫還往出處必因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余在漣漪寄君詩云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倘佯天下有識誰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戟稀訟牒典客閑閤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濯研龜魚藏珠臺寶氣每貫月月觀桂實時飄香銀河燭天限織女煙海拓地生霊光擕兒乃是翰墨侶挾竹不使輿衛將象管鈿軸映瑞錦

玉麟棐几鋪雲肪依依煙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持此以為風月伴四時之樂渠未央部刺不糾輸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烏帽客胡不東來從此荒

薛書來云購得錢氏王帖余答以李公炤家二王以前帖宜傾囊購取寄詩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扎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顛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猲獠小解事僅趨平淡如盲醫可憐智永硯空臼去本一步呈千嗤（法帖所載可見）已矣此生為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誰云心存乃筆到天工自是祕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忘高貲殷勤分洽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薛和云聖草神蹤手自持心潛模範識前規惜哉法書垂世久妙帖堂堂或見遺寶章大軸首尾具破古欺世完使離當時鑒目獨子著有如痼病工難醫至今所收上卷五流傳未免識者嗤世間無論有晉魏幾人解得真唐隋文皇鑒定號得士河南精識能窮微郎令未必無褚獠寧馨動欲千金貲古囊織褾可復得白玉為躞黃金題蓋謂子弟索重價難購也

薛書來云新收錢氏子敬帖獻之字上刮去兩字以

為孤子余以為操之字俗人恐以為操之故刮去因寄詩為梁唐不收慰問帖云蕭李騃子弟不收慰問帖妙迹固通神水火土更劫所存慰問者班班在箱篋使惡乃神護不然無寸相自此輒畫相後人心徒貶君和云聖賢尺牘間吊問相酬答下筆或無意興合自妍捷名迹後人貴品第分真雜前世無大度危亂相乘躡白髮如蓮帽騶馬似瓜貼觸事為不祥凶語棄玉躞料簡純古書乃有十七帖當時博搜訪所得固已狹于此半千歲歷世同灰劫真聖椿忌諱盡入淳化篋巍巍疊疊細事見唐業唐人工臨寫野

馬成百疊硬黄晛真迹勾填今摹榻今惟典刑在後
世皆可法
薛書來論晉帖誤用字余因作詩云何必識難字辛
苦笑楊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
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余嘗硾越竹光滑如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
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筠
萬杵如金板安用杭油與池蠒高壓巴郡烏絲欄平
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
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云書便瑩

滑如硾版古來精紙惟聞蠒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
區區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嵓難乏硯世
間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其論筆硯間物云
研滴須琉璃鎮紙須金虎格筆須白玉研磨須墨古
越竹滑如苔更須加萬杵自對翰墨卿一書當千戶
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
收一卷楮紙一同唐坰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
氏又收碧綾黄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
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
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

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榻甚多常州使君景淵房
往往為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
聖字印忠孝之家圖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勰房下有
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
詩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絲
裹花綾是唐人勾填圓深墨淺夫金玉為器毀之則
再作何代無工字則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
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小不為篤論人人若
得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化語既再作不
可復得榻而藏諸何陋之有

古帖多前後無空紙乃是剪去官印以應募也今人
收貞觀印縫帖若是黏着字者更不復再入開元御
府蓋貞觀書武后時朝廷無紀綱駙馬貴戚丐請得
之開元購時剪印不去者不敢以出也開元經安氏
之亂內府散蕩乃敢不去開元印跋再入御府也其
次貴公家或是賂入須除滅前人印記所以前後紙
慳也今書更無一軸有正觀開元同用印者但有建
中與開元大中弘文印同用者皆此意也唐自是習
成秘閣風氣相高至梁客將太常卿張廷範唐賊猶
收書至多賊侵衣冠士崇黷貨所謂奪倫是何氣象

姑蘇衣冠萬家每歲荒及迫節往往使老婦騶攜書
畫出售余昔居蘇書畫遂加多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觧后去
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晉魏古帖
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洛陽有書畫友每約
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惟宋子房言其人屢與王詵
尋購得書余嘗目爲太尉書騶平生欲調洛蘇一官
以購書畫不可得今老矣日加昏鑒不能精也
胡奕脩家有徐浩書經未見
眞紙色淡而匀靜無雜漬斜紋皺裂在別若一軸前

破後加新甚衆
蕪紙煙色上深下淺染紙濕色紙紋棲塵勞紙作畱
紋軟
畫可摹書可臨而不可摹惟印不可偽作作者必異
王詵刻勾德元圖書記亂印書畫余辨出元字脚遂
伏其偽木印銅印自不同皆可辨
印文須細圈須與文等
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圈文皆細上閣圖
書字印亦然　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
大印麤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

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麤如半指亦印損書
畫也王詵見余家印記與唐印相似始盡換了作細
圈仍皆求余作篆如填篆自有法近世填皆無法如三
省銀印其篆文皆反反故用來無一字相不被罪鑼及借毀中書仍屢經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屈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宣撫使印從亡自置錯有復命者人家私印大主吉凶也
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弘文之印一寸半許開
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上
古篆於鵲鴒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
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帖染古色

麻紙滿目皺文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於其後
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
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
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
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
乃余驗破者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
眞造入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
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
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是時不勝録以投其好用取

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
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
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
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劉瑗
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
鮑慎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
寡未見

書法鉤玄序

攻書貴乎得法其來尚矣王右軍幼年得父所藏前
代筆論讀之書學遂進衛夫人見所書謂太常王策
曰此兒必知用筆訣矣書何遽有老氏之智如此將
來必掩吾書名未幾果如其言古迄于今書非一體
一體書有一體法篆有篆法隸有隸法真行草有真
行草之法姑以真書言之一字有一法然一字之中
點畫波擊勾褁挑趯起伏垂縮又莫不各有一法存
焉諸書皆然妙在用筆用筆得法於書何有古今以
書名世者或得之口傳手授或得之碑帖或積習之
功至法從而生焉具點畫記姓名無法則可欲示人
爲楷式刻金石垂不朽不究其法奚可哉余於書不
工粗知有法前人論議靡不搜訪抄錄以備講習積
之累年遂成鉅帙又慮多涉浮華無益學者故特纂
其要言爲一編凡四卷目之曰書法鉤玄後生初學
或加觀省未必無小補焉然讀書蘊德之士作字無
法亦善苟非其人有法亦不能至善德成而上斯之
謂歟子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
自喪志覽是編以攻書者其更思之元統甲戌中元
日朱方蘇子啓序

書法鉤玄目錄

卷之一

楊子雲論書　蔡邕書說

鍾繇論筆說　衛夫人筆陣圖

王右軍說書　王右軍論書

白雲先生書訣　王僧虔筆意贊

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

庾元威論書　釋智果心成頌

唐太宗論筆法　虞世南筆論

歐陽詢八訣　歐陽詢付善奴訣

歐陽詢書三十六法

褚遂良論書

卷之二

孫過庭書譜　張懷瓘用筆十法

張懷瓘論執筆　張懷瓘評書

張懷瓘十體書斷　李陽氷論古篆

徐浩論書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

蔡希綜法書論　韓方明授筆說

李華論書　盧雋臨池訣

柳公權筆諫　林韞撥鐙序

釋亞棲論書　韋榮宗論書　論執筆

李後主書述

卷之三

米元章論書　蘇東坡書說

黃山谷書說　劉正夫論書

錢若水叙陸希聲筆法

朱文公書字碑　姜堯章續書譜

趙子固論書法　論間架墻壁

卷之四

翰林密論用筆法　翰林禁經永字八法三

永字八法詳說　翰林粹言

王僧虔論書　梁武帝評書

唐太宗書王右軍傳後

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

唐人書評　呂總續書評

鈕約評書　米元章評書

米元章又評書有二條不可不知

蘇東坡題六家書後

蘇東坡評書　黃山谷評書

陳景元評書　朱文公評書

張南軒評書　倪文正評書

劉須谿評書

書法鈎玄卷之一

朱方蘇霖 編纂

楊子雲論書

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蔡邕書說

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藏書寫李斯史籀用筆勢讀之妙達其理用筆特異漢代後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咸稱異焉復於會稽作筆論曰書作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

口氣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鍾繇用筆說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中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衛夫人筆陣圖另見

王右軍筆陣圖後另見

王右軍書說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緜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懸管為之每作一波抑而復起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意殊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須成下筆宜遲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

前鋒遲則中物不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若遲筆急牽 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着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王右軍論書

凡書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自然寬猛得所不失其宜橫如長舟之截小渚竪如春笋之抽寒谷作點必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如蝌斗如瓜瓣如栗子如鶚口如鼠屎如此之類各禀其儀為戈之法著竿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若欲倒也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如虎鬬龍驤直如勁松之臨谷曲類懸鈎之釣水屈脚之勢彎彎如角弓之張見烏為烏之類是也立人之形如烏烏之在柱仁信任使之類是也踠脚要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類是也急引急牽要如雲中之掣電日月目因之類是也踠脚趯幹生捺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從氣力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而下凡字處中畫之法皆不得倒

其左右橫貴乎纖竪貴乎粗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遍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作字之勢任乎精思熟察然後下筆丿不宜遲乀不宜緩脚不宜斜腹不宜促又不宜賖角不宜峻不宜作稜角二字合為一體並不宜濶重不宜長單不宜小複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宜疎疎則似溺水之禽不宜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短短則似踏水蝦蟇此乃大忌不可不慎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漫展毫頭如是

則筋力不等生死相混倚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白雲先生書訣

把筆抵鋒肇乎本性力圓則潤勢疾則澁緊則勁逸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回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敬茲法也書妙盡矣

王僧虔筆意賛

書之妙道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遣情書筆相忘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爲筆

意賛曰

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橫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粗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梁武帝荅隱居論書 另見

庾元威論書 另見

釋智果心成頌

廻展右肩

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宣臺尚字是 非是頭項長

長舒左足

有脚者向左舒寶其典字是 謂亻彳木才三顆非其典之類

峻拔一角

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

畫稍粗於左右亦須着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

間開間合

無字四點四畫爲綜上心開則下合也

隔仰隔覆

並字隔二畫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廻互留放

謂字有磔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并放

變換垂縮

謂兩竪畫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亦然

繁則減除

王書懸字虞書毚字皆去下一點張書盛改血從皿 盛本从皿

疎當補續

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却字卩從卩字是也

分若抵背

卌冊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鍾王歐虞皆守之

合如對目

八字州字之類皆須前相矚視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也

重並仍促

昌呂爻棗等字上小林棘絲羽等左促森淼字

兼用之

以側映斜

ノ爲斜乀爲側交欠以入之類是

以斜附曲

謂く爲ハ八安必互之類是

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

向背仰覆垂縮廻互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行行皆相映帶聯屬而不背違也

唐太宗論筆法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和之謂也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爲點必收貴緊而重爲畫必勒貴澁而遲爲擊必掠貴險而勁爲竪必努貴戰而雄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爲環必郁貴蹙鋒而緩轉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卧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

左出而利啄須卧筆而疾罨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稜角忌圓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士字是也凡橫畫並上仰下覆士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合掠即掠戸字是也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擎之爻須上磔朝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多字西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躪蹀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置採摭菁葩芟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闇矣

虞世南筆論

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學者心旣悟夫至道書則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斯理

歐陽率更八訣

丶如高峯之墜石　乚似長空之新月

一如千里之陣雲　丨如萬歲之枯藤

戈如勁松倒折落掛石崖

刀如萬鈞之弩發

丿如利劒截斷犀象之角牙

乀一波常三過筆

澄神靜慮端巳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虛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即傷神彩絶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爲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

歐陽率更付善奴訣

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踈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授訣

歐陽率更書三十六法

排疊

字欲其排疊踈密停均不可或濶或狹如壽藁畫筆麗羸爨系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間布白又曰調勻點畫是也高宗書法所謂堆垜亦是也

避就

避密就踈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又如廬字上一撆旣尖下一撆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乏拔出則上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

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者頂戴欲其得勢

如疊壘藥鶯鷥鶩驚鬐聲𡋯之類八訣所謂正如人上稱下載又謂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

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冊兼禹禺爽爾褰甬耳婁由垂車無密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停勻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

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非卯好知和之類是也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是也

偏側

字之正者固多若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夕朋乃勿少厷之類正如偏者如亥女丈乂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八訣又謂勿令偏側亦是也

挑㩘

字之形勢有須挑㩘者如戈弋武九氣之類如獻勵散斷左邊既多須得右邊㩘之如省炙之類上偏者須得下㩘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爲盡善如馬旁系旁鳥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字否則妨礙不便如鑾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系出如辦其中近下讓兩辛出如鷗鶴馳字兩旁俱上狹下潤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是也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戟戈諸字同如襲辟餮贛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如醴泉銘建字是也

貼零

如令今冬寒之類是也

粘合

字之本相離開者卽欲粘合使相着顧揖乃佳如諸偏旁字卧鑿非門之類是也

滿不要虛

如園圃圖國四包南隔目四勾之類是也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

之類是也

覆冒

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穴宀𡿺頭奢金食傘巷泰之類是也

垂曳

垂如都鄉卿卵夆之類曳如水支欠皮更之走民也之類是也

借換

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庭字𦐇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

帖中或作𦊔或作小亦借換也又如蘇之為𦾔秋之為烁鵝之為鵞鵞為䳘之類為其字難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換也所謂東映西帶是也

增減

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為新建之為建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為曹美之為美但欲體勢茂美不論古字當如何書也

應副

字之點畫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帶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后可又如龍詩讐轉必一畫對一畫相應亦相副也

撐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亭亭寧丁手司卉草矛巾千予于弓之類是也

朝揖

字之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為多如鄒謝鋤儲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迎相顧揖是也

救應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

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飲勉凡有文欠支旁者之類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

回抱向左者曷丐易匊之類向右者如艮鬼包旭它之類是也

包裹

謂如圜圍打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匱匡左包右旬匈右包左之類是也

郤好

謂其包裹鬬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皆得其宜也

小成大

字以大成小者如门之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則字之成形及其小字故謂之小成大如孤字只在末後一乀寧字只在末後一勾欠字一拔戈字一點之類是也

小大成形

謂小字大字各字有形勢也東坡先生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字結密小字寬綽則盡善盡美矣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譬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字二字之踈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左小右大

此一節乃字之病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結字易於左小而右大故此與下二節皆字之病也

左高右低 左短右長

此二節皆字之病不可左高右低是爲單肩左短右長八訣所謂勿令左短右長是也

褊

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譜所謂密爲老氣此所以貴爲褊也

各自成形

凡寫字欲其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於踈密小大長短廣狹亦然要當消詳也

相管領

欲其彼此顧盼不失位置上欲覆下下欲承上左右亦然

應接

字之點畫欲其互相應接兩點者如小八小自相應接三點者如系則左朝右中朝上右朝左四點如然無字則兩旁二點相應中間相接又作八亦相應接至於ノ乀水木州無之類亦然已上皆言其大略又在學者能以意消詳觸類而長之可也

褚遂良論書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沉着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書法鈎玄卷之二

子啓編纂

孫過庭書譜 另見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

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

陰爲内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須相應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

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之狀

峰巒起伏

起筆蹙衂如峰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真草偏枯

兩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斜正失則

落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

遲澁飛動

勁鋒峻筆字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謂得法

射空玲瓏

謂煙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前後

尺寸規度

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變轉

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針其下歲字則變垂露又其間一十八箇之字各別其體

張懷瓘論執筆

草書論云執筆亦有法若執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

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牢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掣豈能自由轉運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張懷瓘評書 此篇至妙

評書藥石論云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猶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馳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若及入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恣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折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横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蔑然以濃淡為華者書

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譬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迹才子敘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餘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若始踈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踈者則天異故小人耳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耳而易

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後角
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娶斯病弊須訪
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沉斲自非
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張懷瓘十體書斷 另見

顔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此段字與新書所而簡要

金吾長史張公旭謂僕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
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嘗
聞長史每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
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

令邪曲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
容光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築
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疎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
乎曰豈非末已成畫使鋒健乎曰然力謂骨體子知
之乎曰豈非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
乎曰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
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決謂牽掣子知
之乎曰豈非牽掣爲撆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
而成乎曰然益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結構點畫
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乎曰然損謂有餘子

知之乎曰豈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
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
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
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
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
乎其有旨焉世之學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逸迹曾
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
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
鍾繇功趣精細殆同神機肥瘦今古豈易致意真迹
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

意疎字緩譬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
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
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倘著巧思思過半矣功
若精勤當爲妙筆曰幸蒙長史傳授用筆之法敢問
攻書之妙何以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
使拘攣其次識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
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掣奪咸有規矩五
者既備然後能齊古人曰敢問神用執筆之理可得
聞乎曰予傳授筆法得之老舅陸彦遠曰吾昔日學
書雖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後聞褚河南云用筆當

如印印泥思所不悟後於江島偶見沙平地淨令人意悅欲書乃以鋒利畫而書之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自茲乃悟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着當其用筆常使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也真草用筆悉如畫沙點畫淨媚則其道至矣如此則其迹可久自然得齊古人

蔡希綜法書論 尊論草書

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虫蛇意相鉤連莫令斷仍須簡畧為上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立意圓規最妙其有誤發

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要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於草迹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臧毫張伯英偏工章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為楷則云匆匆不暇草書何者若非靜思閑雅發中於慮則失其妙用也以此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為草聖衛瓘索靖俱效於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為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以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焉

韓方明授筆說

把筆有五種第一執管書之妙在於執管既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擫訐送亦曰抵以備口傳手授之說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每作一畫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乎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第二擫管亦名抽謂五指共擫其管末吊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藁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擫管書則全無筋骨慎不可效也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圖障

用之亦與握管同也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雷霹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非　為也近有張從申　然而為實為世笑也第五搦管謂從頭食指也至小指以管為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為有好異之輩竊為流俗書圖障用之或以示　轉甚為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

東海公璹曰置筆於大節中指前居動靜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為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

齊必須用之自在令人皆置筆當節碍其轉動拳指塞掌絶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同縱用之規矩無已施為也又云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須沉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大流則成浮滑浮滑則俗無點畫須依筆法然後書同古人之迹而合於作者又曰欲書當先看所書紙中是何詞具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難書之字預於心中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

法任筆成形

李華論書

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衄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其勢如舞鳳翔鸞則其妙也大抵字不可拙不可巧不可今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鍾王之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體別有婉媚之態凡云八法學者悉善予有二字之訣至師之方所謂截拽是也苟善斯字逸少伯英彼何人哉

盧雋臨池訣

第一用紙筆第二用認勢第三裹束第四真如立如行第五草如走第六上稀第七中勻第八下密用筆之法拓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勿令大緊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細要也皆不過雙苞自然虛掌實指永字論云以大指拓頭指鉤中指拒此言單苞者然必順氣脉均勻拳心須虛虛則轉側圓順腕須挺起粘紙則輕重失準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揾鋒體重用水墨之法水散則墨在近迹浮而稜斂有者自然紙剛則用軟筆策掠按拂制在一鋒紙柔則用硬筆衮努

鉤磔順成五指純剛如以錐畫石純柔如以泥洗泅既不圓暢神格亡矣青石及壁用紙剛列盖相得也

柳公權筆諫

唐穆宗即位柳公權以夏州掌記入奏帝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迹思卿久矣即拜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筆法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筆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以為不孝至外夷入貢別書貨具曰此購柳書

林韞撥鐙序

韞咸通末爲州刑掾時廬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澁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法也吾昔授教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授子勿妄傳推拖撚

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父羅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嘆恨不極人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客曰昔有善筭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自益其要奴敢慳復傳於智者

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之大要

韋榮宗論書

凡下筆心主於手然後可下若少等閑殆亦無憑又曰須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論正書行草則曰真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取分布齊均

李後主書述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淩沙漠目

無全虜又如夏雲奇峰畏日烈景縱橫炎不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若諸葛亮董戎韋敵接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能唯所能者何以言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家傳于歐顏褚陸等流于此矣然世之罕知其道孤以幸會得授誨于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不秘而寶之所謂法者擫壓鉤揭抵導送是也此是今有顏魯公墨跡尚存於世余恐將來學者無所聞焉故書

此以記之

書法鈎玄卷之三

米元章論書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詞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爲溢詞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迺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字有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迺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自病也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
真跡觀之迺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
人意修改波撃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
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於
褚也夫真跡皆無蚕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
帖有篆籒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體但其弟
公綽迺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努張
爲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
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則未之
見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籒各隨字形大小故
知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迺始有展促之
勢而三代法亡矣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玆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
授以摺紙書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
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
以真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算子然真字須
有體勢乃佳爾

智永硯成臼迺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
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
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
一

學書須得趣它好俱忘迺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
工也

蘇東坡書說

歐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
以謂似徐浩者非也古今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
以劒器容有是理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

可亦言見蛇鬭而草書長殆非誕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
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
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
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
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
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

語良是

書初無意於佳迺佳爾草書雖是積學迺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黄山谷書說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二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寫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如涅槃經說伊字具三眼也此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爭也

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也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靑黃皂白亦自爍然字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迺是入神要路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位皆中度耳學字旣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以作示人爲楷示凡作字須熟觀魏晋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〻書不難工矣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迺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顔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鈎蠆尾

同時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工藝史同功矣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迺其槩然者

回光栢舟書曰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鈎時學着紙故尚有拘局不放浪意態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顛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爾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倣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不合古者盈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亦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鍾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始會於道則無媿於古矣

錢若水叙陸希聲筆法

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擫押鉤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以授沙門䛒光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又宰相刁衎言江南後主得此法復增二字曰導送今待詔尹希左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妙

朱文公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書亦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姜堯章續書譜另見

趙子固論書法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不知量也僅能欹倚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墻壁則不骫骳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墻壁處不着工夫此理可爲識者道近得北方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惡也故爲此說正坐無墻壁也右軍樂毅畫贊蘭亭最真一一有墻壁者右軍一搨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

於此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啓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諳情如此下筆則研麗方直端重楷正脉此則癡鈍黯矣黄庭賀捷有鍾體雖微欹側隱然亦有墻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毋但狗俗而不究本唯遺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決非羲筆正如率更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一二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卽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做羲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蘭溪經藏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濶在跛偃戒李北海之濶在欹斜唯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會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卽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令大令不若是之欹跛也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欹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傅朋深得諸葛禎瑶臺寺碑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竪筆不直揭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爲監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點檢之明友相警悟之前脩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覺其非耳故予

深信間架墻壁爲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勤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巖若横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勒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

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縱有羲繇之跡號存絕者唯樂毅海宇株陵本爾其唐元度魚帖本已非右本文次有德州畫像讚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繇精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黄庭固類繇欹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二

爲化度九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典國寺二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典國粗甚如此兩手天不壽精而壽粗可歎也北方多朴有隸體無晉逸雅謂之䄂褭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遠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者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辯等刻亦未臻極詩也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爲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如

横書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冗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冗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冗斯爲妙絶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搽筆不可向下須擁起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竪亦結筆在左穿心竪筆是也搽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搽使鋒左向如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竪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先是一横一直中停者皆當着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涨世俗守此法既牢則乍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

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聯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欹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泛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勻勻俗啓卒更體爲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尚氣脉乃可不排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分間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爲率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者毋字必欹歲字必斜有字不可破中叢字取

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魯公爲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尚之甚有踈拙薛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回幾至迂踈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諸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息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眼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爲不易哉

左欲去吻丁　右欲去肩丁　左右兩平

上長下短　左上滿角左上　右下滿角右下

行草宜用衆心筆者以其揖臭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竪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求知之羡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罷横竪最善發明衆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鈎懸腕人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今長沙所開懷素自叙乃蘇滄浪輩書一向臭指無典則北方有一本正

不如此或歇或連乃爲正當草極難於拙蘇草不及行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爲至妙唯大令綰秋蛇爲文皇所譏至唐旭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黄伯思簡齋堯章所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爲草書之妙要之晉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右軍三卷僅一半真施老子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間僞跡如求屏風帖早乘涼帖止開真帖五卷於海陵當此以爲區處

書法鉤玄卷之三

書法鉤玄卷之四

翰林宻論用筆法二十四條

點法口訣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答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内按筆收之又劒側下其筆含濡其鋒摩論簇心然後收筆填在員平禁經云點如利鑽鏤金是也又半蟻法宜字上用之爲避其傍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闇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皆須磊磊如大石之當衢又點不變爲布棋貴通變也更有打點单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甚難用也

[二]畫法口訣云作横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即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即用中指鈎筆澁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遒潤借勢不策不鱗勒稍除收之取古勁枯澁無求活利凡在字上宜用之擡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在按劒古今云鍾書宜示字長畫用又畫不爲布算行草法云勢須險策露鋒飛動爲勝

[三]三畫法口訣云上潛鋒平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

覆收名遍相解摘古經云黄庭經三閼字用草法上
䠞側中策下奮筆横飛遍相聳峙以險利爲勝
[丨]懸針法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趯筆緊馭澁
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針如長錐綴地是也又㢹字
下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趯
或外掠而中努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爲體制衛夫人
云如萬歲枯藤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盡其勢
也張敬玄云中字中畫宜卓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
宜執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丨]垂露法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

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努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
摧挫爲功右軍云竪如春筍之抽寒谷是也臨池訣
云玉露本篆脚名玉筋如古釵倚物也
[乚]背抛法口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
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
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如負
芒刺則善右軍云擭毫蹲節輕重有准庚肩吾云欲
抛還置駐鋒而後趯之也
[乀]抽筆法口訣云左卷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
勢卷而機駐揭摘出而闇收若便抛必流滑凡䟦又
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内起庚肩吾云將
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攙引抑拽是也天木等字
亦同用
[乚]背趯法口訣云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
趯之又云潛鋒門勒勢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法
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
後也古經云鍾書哉字用又永禪師澁出戈法下以
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䠞鋒
潛趯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潛法鋒緊走意盡乃收
而趯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

谿谷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顧章草法潛趯
微進輕揭闇趯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
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脚宜斜筆直抽直者緣上質
下自成也
[丿]散水法口訣云上䠞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
黄庭樂毅同用柳宗元云散水幽縱黄庭宗之是也
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要遍相顧異若頻有
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摘
内相附屬爲上中潛鋒闇䠞下峻趯潛遣蓋鍾法也
行書勢微按而鈎揭以輕利爲美

【乙】氷法口訣云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並
並連衂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捷遺
若緩滞則爲病也
【巛】列火法口訣云衂鋒闇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
抵筆潛衂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
字用
【灬】聯飛法口訣云闇𠯑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
顧不絶也禁經云聯飛如鴈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
用之虞永與兼字用其半勢蓋中斷也
【亠】顯異法口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書按筆勢

須相順古經云出告誓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一筆
𢱱鋒右峻啄輕揭告誓賓字用虞永與用之行法以
圓峻飛動爲美章草法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
在露鋒鈎裏忌緩滞也
【乂】平磔法口訣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便
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磔磔如生蛇度水是也鍾
元常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爲波必磔
貴三折而遣毫
【亍】勾裹法口訣云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
頫脊公云勾裹法用筆如紙下行日月目因罔罔向
字皆用之張敬玄元固字轉角之勢初不宜稜角努
張卽字體俗也非特固字但有轉筆一切貴其圓潤
也
【丁】勾努法口訣云圓角潡鋒待筋骨如成要如武人
屈臂右軍云廻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評之
勁努法勻均物字皆用之
【小】奮筆法口訣云左側而獨立中衂折而右鈎古今
云鍾書宜示字下用若中竪則左右闇衂而潛趯又
簇鋒捷進爲系字下三點也
【彡】衫法口訣云上平點中啄下衂側

【乚】外臂法口訣云左峻掠中潛鋒衂挫右蹲鋒外擲
【丨】竪壹法口訣云揰筆竪策挫鋒上下竪直也尚嘗
字中竪畫用也
【ソ八】曾頭其脚法口訣云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如
上法左啄右側其脚用之
【く】暗築法口訣云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月
字其字内兩點是
【之】衮筆法口訣云須按鋒上潛下衂又按鋒上下戚
衂之令今等字是
【爻】縮出法口訣云上磔衂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也

蓋避雙出也又䒮字上緘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云

䒮如束棘

翰林禁經永字八法

古人用筆之術多於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學者宜潛心焉

永字八法一

點爲側　橫爲勒

竪爲努　挑爲趯

左上爲策　左下爲掠

右上爲啄　右下爲磔

永字八法二

側蹲鴟而墜石

勒緩縱以藏機

努彎環而勢曲

趯峻快以如錐

策依稀而似勒

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凌而速進

磔抑惜以遲移

永字八法三

側不愧臥

勒常患病

努過直而力敗

趯直峻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

磔趯趞而開撑

永字八法詳說

側不得平其筆當側筆就右爲之口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

失中過又成俗側鋒顧右借勢輕揭潛出務於勒也或問不言點而言側何也曰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故名側也止言點而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勢若左顧右側則側無方故側不險而失於鈍鈍則若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筆訣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

勒不得卧其筆中高下兩頭以筆心壓之口訣云頭傍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趯而暗收則薄圓而踈筆無力矣夫勒筆鋒似及於紙須微盡仰策峻

趯○或問不言畫而言勒何也曰勒者趯筆而行水其虛畫取其勁澁則功成矣不言畫者慮在不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怏薄也筆訣云策筆須勒仰筆覆收准此則形勢自章矣

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要有力口訣云凡傍卷微曲壓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則揭○或問畫者中心竪畫也今謂之努何也曰努者勢微努在乎趯筆下行若直置其畫則形圓勢質爲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竪筆徐行近左引勢勢不

欲直直則無力矣

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斂心而出之口訣云傍鋒輕揭借勢勢不勒筆不挫則意不深趯與挑一也鋒貴於澁出適出期於倒收所謂欲挑還置也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挫借勢而趯之○或謂凡字出鋒謂之挑今謂之趯何也曰趯者語之小異耳以筆鋒去而言之趯自努畫收鋒竪筆潛勁借勢而趯之筆訣云是卽努筆下殺筆趯起也法須挫衄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策須斫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以筆心擧之口訣云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揭腕趯勢於右潛鋒之要在畫勢暗鋒捷歸於右也夫策筆仰鋒竪趯微勁借勢峻顧於掠也又云作策法卽指擡筆上○或問策一名折異畫今謂之策何也曰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澁向背偃仰者此備畫究成耳筆訣云始築鋒而仰策徐轉筆以成形是也

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口訣云擎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澁而勁意欲暢

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夫側鋒左出謂之掠○或問掠一名分發今稱爲掠何也曰掠乃疾徐有準手隨筆遣鋒自左出取險勁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可守也孫過庭云遣不常遲筆訣云從策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自然佳矣

啄者如禽之啄物也其筆不罨以疾爲勝口訣云右上左之勢爲卷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右須精險衄去之不可緩滯夫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勁而啄之○或問擎謂之啄何也曰擎者蒙俗之言啄者因勢而立啄以輕勁爲勝筆訣云啄筆速

進勁若鐵石則勢成也
磔者不徐不疾戰行欲卷復駐而去之又云趯筆戰行翻筆轉下而出筆磔之口訣云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趯傍筆迅磔盡勢輕揭而暗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筆鋒須趯勢欲險而澁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而磔之○或問發波謂之磔何也曰發波之筆循古無蹤凡磔若左顧右則勢鈍矣趯重鋒緩則勢肥須遒勁而遲澁之筆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藏鋒或出鋒由人心之所好爲之也

翰林粹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爲書之妙不必憑文案本妙在應變無方○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古人○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濡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纔落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易率然而作○作字雖是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摸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字須因其近似而習之平日雜書紙則有意存之可省以得之字看碑帖須象運筆又須把其氣象隨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

子學梳粧性虛者尤能作態度○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爲人作奴婢集衆長歸於我斯爲大成○行書非草非眞兼眞謂之眞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減篆長隸匾

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滅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工夫不及欣○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

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尤不忿在荆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軍當時不别乆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張澄書當時亦呼其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

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庾亮書亦入能錄○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所愛遂以入棺○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緊媚過於父骨力不及也○桓玄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絶○羊欣丘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孔琳之書天然絶逸

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丘殊在羊欣前○范曄與蕭思話同思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顔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

人作右軍書○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畧無其比但功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世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張超善草書不及崔張○衛覬善草及古文畧盡其妙草體殆傷瘦而筆迹精熟亦行於代子瓘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子恒亦能書○索靖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鈎蠆尾○韋誕善

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淩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

梁武帝評書

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

顏自足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袁昂書評云施肩吾書○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袁昂書評云袁崧書○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見白日○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袁昂書評云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龍游天門虎臥鳳闕無上二句○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袁昂書評云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偎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無上二句○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雲陽獄增減篆體思其名名其書曰隸也○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

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小異李斯見重一時○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王書如危峯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袁昂書評云梁鵠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上二句云韋誕書○張伯英書如武帝受道憑虛欲仙○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右梁武帝評書與袁昂古今書評語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參考異同

眞僞難辨以後米元章評書只說梁武帝由此觀之則袁昂僞矣今以袁昂重複者悉删去武帝未評之人附錄於此○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孟光祿書如崩山絶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㝡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絶妙

唐太宗晉王右軍傳授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蝇文鳥迹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

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論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持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政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紙下雖秃千牛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它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

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

唐人書評

李斯書骨氣豐勻方圓絶妙○曹操書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荆玉分輝瑤巖璀璨○衛夫人書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臺仙娥弄影紅蓮映水碧

浮霞○桓夫人書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傅玉
書如項羽扙戈荆軻執戟○王羲之書如壯士拔山
壅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峯墜石作一横畫如千里
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作一竪畫如萬歲枯籐
立一揭竿若虎卧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嵇
康書如抱琴半醉詠物緩行又若獨鶴歸林羣烏乍
散○宋文帝書如葉裏紅花雲間白日○陸東之書
彷彿堪觀依稀可擬○王紹宗書筆下流利快健難
方細看熟視轉增美妙○程廣書鴻鵠弄翅翱翔頡
頏○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孔琳之書放縱快健筆勢流利二王以後難與比肩
但功虧少故劣於羊欣○張旭書如蓮花出水明月
開天霧散金峯雲低玉嶺○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
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歐陽詢書若草裏蛇
驚雲間電發又如金剛嗔目力士揮拳○褚遂良書
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温雅美麗多方○薛稷書
多攻褚體亦有新奇

呂總續書評

篆書一人李陽氷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
後一人而已

八分書五人梁升卿書驚波往來巨石前却○盧藏
用書露滴花妍煙凝竹暗○張庭珪書古木崩沙閑
花映竹○韓擇木書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
書鴈足印沙深淵魚躍

真行書二十二人薛稷書風驚苑花雪惹山栢○蕭
誠書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書如蟲穿古木鳥
踏花枝○李邕書華岳三峯黃河一曲○蔡隱丘書
古質放意自是一家○宋儋書暮春花發夏柳枝低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意趣○顏真卿書鋒絕劒
摧驚飛逸勢○沈千運書饑鷹殺心忍瘦筋骨○開

擽書淵水沉珠露花濯錦○鄭虔書風送雲收霞摧
月上○李璆書垂藤着地枯木如折○吳郁書字體
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書騰沙鬱物翻浪揚鷗○
賀知章書縱筆如飛奔而不竭○何昌裔書子敬餘
波時時可翫○宋之問書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
從申書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清書變化自逸代
有斯人○釋玄悟書骨氣無雙逈出時輩○釋湛然
書于雲之後難與比肩○釋崇簡書臨寫逸少時有
亂真

草書十二人張旭書立性顛逸超絕古今○孫過庭

書丹崖絕壑筆勢堅勁○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書孤松聳霄弱草垂露○張彪書孤峯削成藏筋露節○鄔彤書寒鴉棲林平岡走兎○陸曾書驚波魚濯深水龍潛○史鱗書運氣雄鎮超然不羣○梁耿書錯落魚文縱横鳥跡○房廣書婉美芳鸞春鶯欲嬌○沈益書春鷺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書援毫掣電隨手萬變

米元章評書

善寫者歷代有之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得三十四人襄陽米芾評書隋唐及今又得一十四人○僧

智果書雖骨氣清徤大小相雜如十五貴人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戰御馬舉動隨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學術休根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顔色憔悴舉動辛苦○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修養已成神氣清徤無一點塵俗○顔真卿書如項羽按劒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偪强禮節生踈○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動容温厚舉止端莊熟尚名節體氣純白○沈傳師書如龍游天表虎倨溪傍神睛自若骨法清虚○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劒氣勢雄徤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而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駿馬春衫醉眠芳草狂歌亂樂○張友直書如宮女插花嬙嬪對鏡端正自照別有一種情態繼其人者誰歟有襄陽米芾

米元章又評書而言

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詩云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

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字明矣）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俗醜怪真字甚易惟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筭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焉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

偷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脉來教顏大字促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冋互轉搨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乙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乙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字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飛動之勢也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

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隸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少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幪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江南吳炛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曰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蘇東坡題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

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伸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書亦不工

歐陽率更妍緊拔羣尤工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嘆曰彼觀其書以其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也此又未可曉也

蘇東坡評書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善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歐陽文忠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為世所寶不待筆墨之工也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絶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彩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為時世所汩

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為能書然格韻卑弱獨有唐末已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分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為過

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秀傑非有餘乃不足也

黃山谷評書

右軍父子真行略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為標準觀餘此言乃式其遠近

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

自到也

蔡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而身為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釆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陳景元評書

陳景元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率更則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

朱文公評書

米老書如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妨痛快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但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

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然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其於是竊有警焉

余少時曾學曹操書時劉共父方學顏書余以字書古今誚之共父謂余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時余默然亡以應

張南軒評書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齊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

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設法與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 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倪正父評書

本朝字書惟東坡魯直米元章然東坡多卧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

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大小楷法則亦不免俗而氣骨不蕭散有美堂記晝錦堂記及荔枝譜謗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手兩全不可以備人故善書者尤以爲難也

劉須溪評書

劉英伯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鄉亦從邑不知

卿從節故卿書爲鄉者即節也近年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學字在邯鄲匍匐中曲折愈不相似自書學以來鑒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豎自不可及若總[illegible]所自爲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

東觀餘論總目

皇明　朱[illegible]衣
　　　姚汝循　同校

法帖刊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法帖刊誤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秘閣法帖 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辨
銅戈辨

鷃雀賦辯
古瓦辯
王敬武書辯
汝州新刻諸帖辯
二館辯
鉅仲医辯
古虒辯
永建石章辯
杜子美詩筆次序辯
論飛白法

論臨摹二法
論另字
論黃陵碑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鍾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瓠圓瓠說
商貍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鬲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龢鍾說
周雲雷鍾說
周豐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斝說
周蝸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𧭹鍾說
漢金錞說
漢螭文瓠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跋干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傳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跋真告書秦漢間事後
跋秘閣續法帖後
跋吳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庾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鶠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另後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跋模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旹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跋藏真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仙真詩後
跋石晉熊皦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秘閣第三另法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跋洛陽九詠贈上清後
跋法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逸少帖後
跋藏真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王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袁仙夫帖後
跋師春書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壁書後

跋段太常語録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張閼道草書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真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仙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韋鶠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干祿書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法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二鍾虞松王琨帖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真誥衆靈敎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罷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維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跡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雞林紙方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繖蓋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奈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真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獒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跋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王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法帖刊誤卷上 并序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黄　伯思　撰

淳化中內府旣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弖中瑕玷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辯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弖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槪擧其目疎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僞迹甚著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别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僞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

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辯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貴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臺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illegible]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草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辯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倣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

不取荅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堈數朝三草書筆勢糺繞若一其僞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尒無別固疑其僞是時宿草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泉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蓋冊牘傳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卽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

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illegible]也叔蕤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illegible]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蕤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illegible]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録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

奚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蓄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益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跡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illegible][illegible]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

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眞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毋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眞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毋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爲是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揔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葦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

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着痛快眞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鷂雀賦同皆非眞迹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蓄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施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朔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匆匆按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匆匆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匆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匆匆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匆匆猶勉勉也慇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是知匆匆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毋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戚也［尒雅云媞娒安也］

庾翼與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問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僞甚矣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敘王坦之書列于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廼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自非通古甚邪至亦［川本云意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旣不肯書太極殿牓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草帖非眞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跡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

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翫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跡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眞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跡可判其僞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壺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書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僞小盖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

同書辭信不虛傳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僊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考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書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斅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韻體以前帖視之猶蓬蔽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抄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與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頻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柬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八謬甚矣

第五雜帖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姝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不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畧云傷遁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期月而致寬之刑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

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廼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宋僧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遂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僧有嵩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書見竇臮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跡也此與師帖尤踈謬按梁蕭子雲荅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微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已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illegible]氏乏生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負從舍爲僞未中其病

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策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僞也

隋朝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啓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虚欲仙則欲仙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眞仙也爲此擬失倫此亦一病也爲此者字法局束

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
亦不至尒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
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道
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曰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
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
文相接誤寘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
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

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
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
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
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
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爲
逸少則誤矣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 伯思 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疎耳中間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
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
無晉韵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
觀筆跡已可辯之
諸酸感至比加下及宰相并啾豆鼠伏想嫂等亦僞
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𤻲等語厠其間
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

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
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
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
蔡家二帖亦後人依倣實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
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叐開祖宴且申
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
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
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
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

考賢尚文包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遲信忩遽萬不一陳字
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
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
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圓緊既非獻之體
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
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内有
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

是唐人縱筆臨倣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
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閒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
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
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絲不知信者乃使人也洵遣
下語非若今之所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
辯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
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
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
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書桓公以至洛即
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
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
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
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
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巳歲餘方遯迹

山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
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
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寳後人覽
之深爲與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閒故附見
此係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
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
代之後人相承斅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後洛帖皆僞如中月有云羲之是
耳顧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

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禰永禪師十字格韻與此正
同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
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
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願其間
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
也知比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
後人依倣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
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
荀侯帖云安西音信明公還後歸洛也詞筆皆如初
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

深以自慰覽復壽慕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
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偷[illegible]因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靜
以下方是王[illegible]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
迴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
代所為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
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
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尓
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
與晉體
修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
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督
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屢表請
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
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

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雅
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
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
十五㝡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
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茂一統之功
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
書錄今閣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
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

屬郡既檢察苛急王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遒滞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勞爲能勞小却爲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遺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彦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顒天鼠膏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足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

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御尊長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卽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問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吾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尒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倨傲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温飛卿詩云畫圖驚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實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鵞還慰姊意帖鵞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鵞卽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頼消息内外極生冷内外二字本行旁注故

字差小而眛者摹塡并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根脚中轉劇氣字本皆測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闊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

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黯淺注鈌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易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毋体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盖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

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氷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氷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爻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累耳比者悯但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入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郤訛之郤非也郤訛乃春秋晉大夫郤縠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郤二姓遂不復辯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郤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亦及之以紀俗謬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徧多遺迹又是暮年遒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僕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旋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凛凛標英氣半袖精襁衆爭求數幅新奇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況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真

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鸞跂鴻驚欲飛逝硬黄響搨若傳吾完璧摹刊願垂世聊尒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踈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盖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爲益郎盖下接耆舊傳字此帖盖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黄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河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譌耳張彦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幅云汝決欲來下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不果尒可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叚結字殊應模矩盖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頼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illegible]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illegible]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illegible]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娗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鶩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
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
勢險遠如從空中數文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
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群併起復歸也
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以大令父
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而山陰曇壤村道士舉羣贈
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
始四年建子敬晉人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

其僞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
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
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
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嘗廢
於一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
府帖且以米老跋尾辨之偕其疎略遂著此書
議論精確悉有証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
到也是書之作寔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
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
南王珎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余侍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眞易
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
此書拔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
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眞贋品藻高下水

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
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
論刻之嚴知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
襄陵許翰崧老跋

米元章法帖題跋

跋秘閣續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楯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緯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謝安陸雲之草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

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令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迹餘可知矣獨未知徐鑄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與章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

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見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草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
帖歐陽詢 敬祖郗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二
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
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凉 比奉對 兄靈伏想嫂
宰相無恙時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 餘可耳 定巻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惟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羲獻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
知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皆僞
第八
此蒸濕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智永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何哉 前告先 以陳
慕容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 復面悲復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 郗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書及
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正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眞跡藏西洛

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題跋
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
寫米氏題跋得之甚喜草書間有難解者取法
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全書乃命筆史抄
[illegible]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余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陜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甕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尒見前篇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者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

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羌辭凝罣等字宜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云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竇臮云乃有懷琳厥跡疎壯假他人之名字作自巳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倣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倣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余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僞帖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卞壺皆是一[illegible]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其名以入録故與真跡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銘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

大夫 給事中世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裒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六典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牕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襌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搢紳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

天官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堙没圖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為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續帖中春朝散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怪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

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書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人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娟鼎伯戔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院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韋陟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紙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謂草書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問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尓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巳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

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戚)女永勸憂(汝誤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狀)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各誤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虞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曰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曰兄(無皇日)則(兄自)敬德(兄作白)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口)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大命)諺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

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
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
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
若曰在於蕭牆之内盖毛　周於今論語無盖氏毛
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官前御史臺中年久摧
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
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
玉家有小瑰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
之末題云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㪍
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已亡無以

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
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
臣趙䧧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楨
下谿上㪍谿上當是堂谿典也此盖鴻都一字
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
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
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
與法書名畫同藏盖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
見收其可寳如此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甕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
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
草書書跡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
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中
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
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令按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
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
尚討之二年正月隲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
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
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隲大將軍召還則此簡

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隲也所討叛羌者即先零也
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
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
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
有戊辰之詔盖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
書閏月閏月者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
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
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据紀
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
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隲討之二年冬鄧

召還而隲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各召隲班師据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隲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謬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攷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辯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按周官考工記冶氏

戈之制有内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傍有刃横置而末銳若劒鋒者所謂援也援之制如磬折稍剡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迹者所謂内也援形正横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盖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從或冶氏之職也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刻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鼎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横如斧鉞而銳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盖人名也按陶弘景刀劒録夏孔甲之劒銘一字曰甲今内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蠆之鼎其銘曰蠆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盖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劒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皇帝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按春秋傳僖十六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鍾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説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者也越絶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鉤之劒近汲冢中得劒一長三尺五寸乃

今所名爲干將者亦銅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按刀劒録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況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礪其銛至可以劃玉雖楚鐵劒之利亦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

鶺雀賦辨

項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跡鶺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按草法亦如真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於必（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僞書鶺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二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録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忘去曰字其陋如此令蓺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俗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世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又末有靜華二字乃摹法帖丁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亦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僞帖又畫其像而僞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爲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硏譜云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硏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珎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皷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帖中云大駕歸定

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按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以都統征黄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元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

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爾知非是珎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稟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篋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辭及强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强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住字强名爲王[illegible]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强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强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温子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五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内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

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益延壽三字其瓦徑尺字書奇古即此觀時瓦也又按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

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
館非是館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
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
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鵠鶴旌旍之類皆爾原其
始觀武帝求神仙勤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楊君
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仙卒皆仙去乃知得道雖
假修習然在定分也

岠仲匜辯

劉原父岠仲匜銘以隸寫之云岠仲作寶簠擇之金
鐈鋚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稻糕米用饗大正
音王賓飯具召飼岠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illegible]
同音[illegible]

古鼎辨

鼎屬七甲鼎乙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人
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𠀤兩目之間非鼻乃
少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巳敦也
古敦[illegible]儀禮所謂金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爐
耳非鼎也辛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號者柄差長當
是鐸也壬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
孫是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仙
山花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
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
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民安
[illegible]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暘節五穀（上二字不明長保一穀下一字不明）
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鑑遠甚

永建石章辯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弥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
我有也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意不以其魂無
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不故云我有之來歸上
一字與隸法同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石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
少作也予按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為少作然按碑
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鄭潛耀令
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塟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壟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盖在塟後之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塟時所作也盖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耳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遷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字舛訛　又至鄜

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滿還京一節

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遊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汪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三序因正之

、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為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毫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增縹緲縈舉之勢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　孝皇帝睿德之紀及牛口紀功碑　唐太宗飛白　此作皆有毫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為片板若

縣刷然以書殊不用毫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亦壯之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下見二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為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蓋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為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縈舉謂之飛而　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帛為白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

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
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
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疎仙圖幾弓開注云真告
謂一卷爲一弓殊不知真告所謂弓即卷字蓋從省
文真誥音亦尔非弓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真告以
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讀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
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
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
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著
稱其號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
仙傳江妻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
難之非也余項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
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盖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
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
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
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
法至唐人絶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
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絶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眼未
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
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狂怪乃書之下
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

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瓘者以
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
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
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肩筆處徒
規規强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
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illegible]門古人之[illegible]原[illegible]

俗士之[illegible]於書家爲患[illegible]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
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欲觀鍾繇文
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迹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法
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真一行草三以言執筆
去筆跡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心在其
三而真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數指管端乃妄
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
俗之鄙說

六

凡書横難縱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
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真知也宋齊梁人似之
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揚許三仙君真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
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
於二王許據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爲寫經畫
符與楊相善鬱勃峰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
能而正書古拙隱居　見從道恳善別法書歎其神
識今觀三君蹟一字一畫皆望彩懸了自思非智藝
所及特天假此盤令有以顯悟尓三君書跡今無復
存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真人行書帶名六行隱居
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
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也今人罕
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稀安得隱居
道恳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疑操徽涣獻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
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

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
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有濟及洪府人强學之所謂
不堪位置蓋誕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
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强作横
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
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刻雖差近古然終不脫氊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實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筆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迹夸詡以為希世珎所謂予誠齊人耳

五

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賢而筆勢超超意生褚薛上矣比來米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跡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跋虞書千文

閩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他日見乃可辯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齊會帖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圇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門雲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翥槎枒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內猶縱風鳶者翔戾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交光

飛刃欻忽若神而罷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鳳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夫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刑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之所以無為而無不為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放曠而不知其入律會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員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員相去尺餘有數層員板以氂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懸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鍾銘說

此鍾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殿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据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襄公至桓公爲公十二公此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謂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鍾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鍾者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桓公

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按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按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屈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

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第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傳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彜器者以示貪饕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按古敦之有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散敦牧號姜敦之屬率皆有欵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抵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欵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

既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蜼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彜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蜼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按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圜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觚具此二制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拱蓋臣拜君酢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笏日相爲用故其爲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沉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周貍首豆說

按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寏毋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蝸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趾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洎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其側獸面若貍

首者案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爲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爲乾豆蓋以祀事爲先此豆飾以貍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鬲說

右二器形制欵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按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與對春秋外傳

是之為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美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毋冊毋尊鼎而周器之托文有曰史頴作朕皇考釐仲王毋冊毋尊鼎欵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頴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為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有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號公也未嘗為史為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蓋非天子之命卿弗可

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周與冊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毋曰周毋猶周之姜任太姒號曰周室三毋亦以國著也以斯名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毋其王毋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毋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毋則上為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以巳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戩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巳子是也或曰戊與巳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巳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巳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巳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知之其說未知孰是銘子卒章曰用蘄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緯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脣之文鏤為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舁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巳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

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戴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欵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亡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

茀銘以非公孫蠆之鼎茀名以蠆亦一字尒

周宋公鼎說 銘欵六字

有盖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䜌之餗鼎䜌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䜌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䜌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茀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一而釪鼎之盖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嘗時以是別君與夫人

之器耶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䜌女及微䜌亦人名茀字書意象視餗鼎爲古則微䜌與䜌女之器疑非景公作盖前此別自一䜌耳

周方鼎說

按古寳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欵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寳𪓐惟陀員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度曰尊彝以其倍二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𪓐故曰寳𪓐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盖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犠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欵刻盖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者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欵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盖亦推巳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羣臣以仁嘉賔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盖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燕饗器乎鼎之四

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口其文鏤也合則爲饕餮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微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寳龢鐘說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寳龢鐘走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按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羊走班固自稱曰走亦不在廁枝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號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按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

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臏之文考尊師餘之文考彝敢之文考敦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鍾異矣是鍾於于鼓之間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鍾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鍾之飾其鸑鷟歟所謂作寶和鍾者按國語泠州鳩之論鍾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鍾銘曰昭和鍾而此名曰寶龢鍾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鍾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也

周雲雷鍾說

按此鍾形製與諸雲雷鍾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鍾鳥鍾於于鼓之側特為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鍾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意

四跪皆無銘款其一腹篆隱起為饕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斝說

按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其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

陽而貢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為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為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斝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為禾稼腹則雜以饕餮饕餮之為物食人未盡還害其軀又其目在掖下山經所謂狍鴞者故多以飾器之掖腹象其本形示為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為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按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寏母為異然器之足象以蟠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簠簋豐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郤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郤置而冥之以待尸入而食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嚌焉非特於義為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按說文曰盦覆蓋也蓋貯滌飯之器加蓋以容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戔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制略同然彼有盖文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為

宋龢鐘說

右宋龢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龢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也聖詔有曰得英韶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為鐘法謹案樂緯叶圖徵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為五行

之道立根莖也韶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韶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五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　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六韶之器出于受命之邦適丁　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為五行

之道立根莖哉且莖鍾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寶爲時而出蓋以昭　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又古鍾之得于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衡甬旁傅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貫之率皆振掉弗安惟龍鍾也雙螭交踞以爲平紐大晟之鍾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于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古人以金錞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圜如榷首

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錞于南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錞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錞于則聲如雷注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錞首巨而圓下乃寖小非若筩也及舂之于地則聲自上發回旋鍧磕於錞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枚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錞之系獸却首各尾爲蜼之狀蜼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錞於文从金从敦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辨而和和而孰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宜和鼓之器飾於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爲鍾初未知其爲錞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螭文甑說

按說文甑甗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楊雄有覆瓿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覆此器必以

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美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大巧故爾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適

小非所以尊於階檻銅瀉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烏澙然所以節水也

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從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堿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芣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陰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仙賦敘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爲存仙門爲望仙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

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其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法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前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顯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晁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所以

為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几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為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為圈公蓋二字音文為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為是按顏師古匡謬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尚有圈姓者姓氏書多以為圈園公之後此又可證云黃某題

跋千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為衣食之業故模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辯正訛偽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為衣食業耶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楊自以為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千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殆盡魯公之筆意也歲月日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脩諸陵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遁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嬰懷

而此書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
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
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刓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法故漫錄之

跋蘭亭傳後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閱法書要錄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爲刪潤但筆拙不能好書當俟他日別寫長睿題

跋白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唐士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八月日書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爲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設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座尚書以紫紮手版通志云今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紮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貶誤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怪崇寧乙酉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孺父記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第登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

錄之

跋崇寧所書眞誥冊後

眞誥所載楊許三公往返書牘語存而跡逸深可嗟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知者觀之亦可以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日書

陶貞白云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人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遒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

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景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爾

跋眞告書秦漢間事後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隸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跋秘閣續法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文賜本自摹凡十卷用桐油紙十六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几寂無塵慮從容

塡郛纖徵弗差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及第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既惡甚語尤淺俗繆厠諸王間殊爲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吳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號爲秉燭之光晝遊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采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帙所錄戲魚堂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迨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麄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滑州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在胙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胙城攝宰李頵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剎碑虞永興爲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模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幷此表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脩乎實泉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所謂名徵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裕如空疑斷雲水泛連鶩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淸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驊騮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載王回傳而云回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彌足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紹聖疆圉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倏此十二年其中可與慨者多矣大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韋鶠十馬圖後

韋鶠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眞佳跡也少陵有韋鶠畫馬詩偃當作鶠蓋傳寫之誤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鶠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黃某書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僞當是虞永興書目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爲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日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逃直入古人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眞誥數紙後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閒切今日已竟燈前觀陶華陽眞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模本王逸少尚書帖後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

黯二滅一注五點十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陽官廨裴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校此卷時迎奉　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道亨府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贊夫長睿書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即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云贛其姓氏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抑

作硬者妄引以爲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爲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傳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自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繁常侍蔡棨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廨裝長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說梁豫州刑獄參軍劉峻注爲十卷採摭舛迕處大抵多就證之與裴啓語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圃也本題爲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立事以證陸暢事爲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已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讐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爲詳備但累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已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暕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跋百家詩選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別編爲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爲有微旨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焚書後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

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令斿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顏籀賞其清靡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評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秖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繟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塡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

塡郭書近世謂之雙鈎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旣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巳丑歲十月朔黃某書

跋右軍甘蔗帖後模本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有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花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模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

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諸葛在遣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爲主茲事故觀謝婦發此嘆也巳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模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爲之圖而垂綸長川目送歸鴻等語彌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巳也如此畫中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逆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跡之不失其眞者當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爲乾寧此書乃是月作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應規入繩猶有遺法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像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于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法書要錄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旣爲之書幷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迹雖逸昔人然不知魏晉以來書法者願勿示之大

觀四年六月庚寅黄某長睿書

跋藏眞書

藏眞此書殊合作授棠像爽等字雜章草法彌足愛
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遽伯王車形筆勢與此田車
了無小異且三車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運閑安若
中禮容非顧陸遺跡不能迨此傅陵之筆縝細而此
圖簡古裴公以爲無有異于閻令何邪大觀四年十
月五日閩人黄某觀

跋章草仙眞詩後

章草法絶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冀彷彿其
萬一會徐君求予書仙眞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妙
玄邈超然出陔紘之外不應以世俗書之遂爲作章
草自靈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大觀四年六
月六日

跋石晉熊皦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
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
章其閒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
取若皦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絶二十篇及
晉末虜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
不脫尒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
年十一月望閩人黄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曾堂壁中書也其二
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者三代
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恠巧而差異工若漢劉棻從揚
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
往不能辯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武功君於篆法

工矣必能辯耳予恨不獲一面第觀遺跡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泰刻及朝那石章學之
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
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
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法李監而端勁方
隱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迹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冑裔類多弗絶然園第轉
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

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隊今顯道又能裒槧先世遺蹟寶藏於家時出示士大夫以求標題累世美範尚不亡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厨人以方石鎮窖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亡所在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眺撰并書而志但云眺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

此志結字高雅必眺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纂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名見誘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釁改處多願得公所録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圂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篇才四卷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書皆傳自溫公之孫樽文叔象圖本乃公手書頗有釁改處蓋初草定　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爲此文首以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郊居欣遇王筠眞賞云

跋祕閣第三卷法帖後

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大巴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韵俗筆弱濫厠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此帖者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

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者自回爲倣
書畫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時如
王者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名雜載眞帖間可勝歎哉
今列此卷内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幷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幷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其餘
盡一手僞書
跋書題破羌帖後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昔正如詘伸臂頃耳政
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暮者俗皆然方丞相謫漢
東時過書牘接殷勤者潁川先輩一士而已乃知任
安砥柱之心不獨稱于澆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黃
長睿父觀于洛陽
張丞相書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偶足下兩有書來臧洪曰
仁義豈有常蹈之爲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
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贍上清後
右贍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帙有
五君栝枰文故書於帙右欲考栝枰所以者觀此可
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黃某書

跋法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
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賺秘閣本誤矣此
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自摸書眞
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
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此本僕幼學
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
始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

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轉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興趣復高覽之增諸懐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illegible]者四十有一人今有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樾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盖梁御府法書也筆勢宏放實子敬

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 乃王晉玉所畜書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間故雖經生亦皆摹放閻令署家令衛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宫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illegible]桓彦範署名盖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況吟此語恍[illegible]季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巳態此卷搨右軍諸帖及搨歐筆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illegible]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眞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眞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宫脩楹穹極緜亘林壑它所興爲率稱是空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淛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世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與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玉谿集後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爲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棐于西都右

軍巡官舍之樾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沒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卷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遡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畜舊本頗與此

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眞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顛舛文與十七帖同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眞獨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余所著法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黃某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正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身紫羅褾紱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一句湖稍異者標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右見張彥遠法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既居之畫之又與裴

生詩云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址僅存園語蛇淤率爲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情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仙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遊福先黃某長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舍裝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在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爲寶刻蓋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裴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

靖書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爲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卷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集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詩鵶挨翅歸金粟裊裊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也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迫遵宇風起嵯峨雲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雲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

河流遠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横卻月觀花遶淩風臺銅爵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河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五仙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家者流類

能言之今觀玉仙傳後所書座玉溪酌雲腴二夢與楊君事殊世異符斯亦異矣於戲玉虛太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黄某書新安周頴宜興蔣寧祖是日觀於道山之南榮

跋穀梁傳後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六日黄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殷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虞褚歐薛

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黄某長睿父書

跋顧誠奢書呂蕭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盖顦顇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罹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黄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不題于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黄某書

跋黄庭經後

黄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源放歐李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黄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

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隷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黄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黄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黄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礦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

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
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
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
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
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
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鵞苟欲隨之耳
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鵞而不
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
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

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模單郭未塡筆勢特善
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模換
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爾
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傳墨卿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目復
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十九日余
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
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濟平坊第書長睿
父記

跋袁仙夫帖後

袁液仙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喜意
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予在洛與
之同僚投分素深覩其遺跡不覺潸然政和三年十
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師春書後

杜預記汲冢書有云別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
是抄集人名也僕近於館中求師春觀之及與杜說
全異杜云純集左傳卜筮事而此及記諸國世次及

三十八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
卦又不專載左氏卜筮繇是知其非元凱所見師春
也然杜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
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抄冢書
紀年等篇耳然杜云紀年起自夏商而此自唐虞以
降皆錄之杜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
有諸國杜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
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不特起于殤叔則三者又
與紀年異矣及觀其書載星事有征南洞曉陰陽之
語乃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

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政和癸巳歲十一月初吉借睢陽滕子濟本傳會稽黄某長睿父書

跋高彦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和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巳書僖號者或後人追改之彦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溪虬户體此其贅云癸年三月七日再閲一過黄某書

跋何璧書後

是書字字應二王繩矩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法之

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畢蓋唐中葉後人所爲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黄長睿父題

跋段太常語錄後

此卷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秘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黄某長睿父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景桃

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于面或車闊于門使俗工覫之未免隨變安于拙目故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黄取其駆隽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卷爲唐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視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子作之政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于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

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黄某觀

跋張閎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寶泉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跡可見者有劉伯寵謝蕙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在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閎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巳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巳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過也今觀閎道真

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黄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十五夕再書同觀者大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法也晋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于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黄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眞君眞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及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瑶作奏章槀與前二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

跡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亦可以峭快目之獨寶泉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黄某長睿觀

跋盤縧圖後

右盤縧圖唐王叡敘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迹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四畫一卷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像存者亦五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蓋誤矣政和五年

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過黄某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為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于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

川木作閲卯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黄某謹書

跋江南藏真書後唐懸通叟所賣示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曰載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書自敘及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跡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且闕珠宮乘黿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敘事幷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閑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乃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韋鶠馬圖後

張彥遠謂鶠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鶠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卽不特善小駟而已盖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鶠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昔予見嘶嚙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駸駸亦若此此本鶠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琅邪然自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寶章押尾乃云琅邪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奈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𥿄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法別作體乎長睿觀

跋法書五帖後

同姨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幬一帖梁陳間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僞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椎拓今以搨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眞也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齊梁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燕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嘗秘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以袁毛姚題于唐稱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良自可嗤也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爲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

但所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大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韡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湖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任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蓋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于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黃某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 川本無

此書帖中漢舊儀典儀宮儀及詩譜并劉邐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父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公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秘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卷尾蓋貞元中人題因繙揭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illegible]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于王大令[illegible]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于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眞賞之難值也 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法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于法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

跋洛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洛陰縣城隄於此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大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琱繢滿眼自然之與琱繢蓋不啻霄壤今觀唐人遺迹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于一猶不得其全況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閒韻遠若師純公此畫眞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愼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眞靖陳尊師所書卽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

集中且多舛迕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晉人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愼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眞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尓眞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法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壺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淸虛館碑後

淸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喬孫律守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州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淸元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餧卒於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

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于茲山者第恐其餘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劒驗火之類也至于山錄稱其常使嶺南及爲黄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盖攷之于傳景喬第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東陽未始位黄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子雲見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王筍上

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假託杜君耳清虚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愧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后及立祠室爲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至一作凡近弗倫予頗爲刪易并錄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第律重刻清虚碑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虚館梁朱陽館爲閣通居置之類甚衆至近古乃以館爲觀盖亦取仙人樓居之義因辯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黄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甞與張希復輩敖上都寺麗事爲令以段該悉内典請其獨徵皆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書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誌錄寺讃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凡雖奇澁不至若樊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顔稷所書殊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

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黄某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川本無

黄某伏遇先大父大資政特進遠忌之辰謹自恭書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乘此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彦遠以爲王草中烜一作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足以

追蹤遐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愧裴行儉云黄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欵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謬舛亦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

子書

跋黄庭内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眞司命紫虚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眞經授弟子琅邪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靑籙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黄庭内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于世而貴戢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胥以飛爲緋此例甚衆惟華陽登眞隱訣所載乃楊許寫本可以據依今參讐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不失眞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黄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跡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黄某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

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甞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作未中矢）刃者正

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僞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致疑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與閏十月但稱東武亭矦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亭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効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摩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踐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矦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雞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晜舊書

得此雞林小紙一卷已爲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書章草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藁舊事（川本無此二字）云紙凡十二枚共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跡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書豈盡中郎筆迹哉

要當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溽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碑帖中有此帖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溽陽役兵于山間斵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板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亦官溽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

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薶没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橅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眞賞者自能辦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于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眞與官帖所録有間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视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爲楊子華盡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

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上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跡爲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第他本尚餘兩榻有輅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楮如意而沉思者數輩蓋當時盡此弗但一通也李正文（上字本太祖諱）資暇録謂茶托始于唐崔寧今北齊書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袞華堂觀

跋茱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眞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眞人降眞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絶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法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綠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難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

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知是詩之初不外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尒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名逐其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辭旨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綏迴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儁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山陽衮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為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為此詩證但圖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還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賦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

芦孔蠆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閑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尒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妥媚後人競効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遒媚有法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揔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録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眞可垂永

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褒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褒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遺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左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文脩武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甞見畢丈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䆯蒙華詩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䆯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䆯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眞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法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甞見此帖無從知

其眞僞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

不含凡存念者畫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羌於牆於羨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莫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黄某長孺謹書

跋施眞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為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為仙觀其三性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眞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黄某長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賛之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範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黄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帯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揭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黄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聡弟雅善法書以此卷靳僕諸體書聊書須所為歌詩數詞為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

劣深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眞賞之擊節云子聡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使臣張使者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行者劉太眞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

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眞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盖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眞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沖遠之沒乃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書耶然筆勢遒婉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闕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拙筆書昧者從而敬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節資政考次銘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元省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尒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故備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尒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

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

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予既揭此畫未暇寫傳聊尓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裒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勤搏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猾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鬩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

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眞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昔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阨窮運于冥冥判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茫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兢時赴功兢業惕厲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啓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葦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踐義蓋非特命之自尓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

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文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遒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觀公之容承公之音卽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邢直楊逵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且索于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不使巴變遂沒不返觀

此書已爲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唆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尓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眞綱論即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非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鄺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隷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

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成皐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見[illegible]累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今參校得失予[illegible]見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曉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適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出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

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大清樓書予
又論集古錄有跡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
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
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
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
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裁有秩尒
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
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
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
元注云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

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
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
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
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
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
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
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
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
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
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磨滅予按漢
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
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
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歐陽公集古
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
長是可歎也（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輅建太常金路建大旂
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
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
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
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旐也何以
知之以所飾之物辨之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
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
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
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
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

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旆則象爲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旆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旃以大白爲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玉輅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爲黃象路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乎

又王之衮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繢山于色玄之衣亦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擿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越事兼袞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

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循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騈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文靈均之事爲詳故

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謂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夬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鵲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每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之卦以占吉凶林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

雖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第錄上

校定師春書後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一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背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刊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雜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

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象文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譜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䜌餗鼎稽之此書䜌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

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序校定杜工部公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叅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叅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羇旅艱難悲憤亡

聊一寓于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遠覩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寖失舊文烏三轉而爲舄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裒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叅于卷中及在秘閣得 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殆爲詩所掩者故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茍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

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黃長睿雙鉤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眞蹟流傳隋搨既多僅見其點畫尔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剗剔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閩無美石乃使以防刻

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
棗木篆刻肥失眞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
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
之英流天地間淸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
沉濁神其氣形膚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
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
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寶
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伴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籀

旣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鐘鎛彝觴雲罍
霞文有銘其奇剞劂蓊若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轢
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徜徉有隸有正有行有章爲無
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
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注受縣定交之素得于
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
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聯蹺云天禍若水
之游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吉劢服來適我顧臥疾
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紬文侑此
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旐返旅殯向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長
交情惟太史傳業獨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淚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
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西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
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
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
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
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騎尉賜緋妣
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眞寧縣君任氏封華容
縣君後攺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
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適
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
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

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劄自訓導
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
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
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
儒學閎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
益臻壼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校藝屢占優
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
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藴會稽公將以恩
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
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

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
第一人調磁州司戶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
司戶丁內艱不赴除服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
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
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
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
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華
閣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
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
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

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書
恩陞朝列除秘書省校書郎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
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秘書郎在館踰再考丁
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眞寧華容君復
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
劇澤服至京師清臞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
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
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
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

而逝家無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
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
能言而高明闊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
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
明窓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
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
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
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
周秦漢鍾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
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嘗大下

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眞贗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盖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

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龎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乎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別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冊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

磁州法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訪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殁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鎭江府丹徒縣招隱仙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訪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中表姻婭公相與甚厚

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淸徹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淸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辨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沉酣翫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淸新人皆窘束我獨犇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鎛彝器雲篆刻畫及以繆文銘章款識

研究本根洞覩千古剔其贋眞下逮小學訂正精明
字畫之妙晩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跱
爲無不能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出歸于杳冥白玉樓成
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
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旣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告

郤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作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廓邪奚奪(闕三字)遽也

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無言欲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害井尸氵冫(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眞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于此沭可知也)丹陽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訒紹興初寓居福唐以　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益任帥司屬官巳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於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　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訒書

川本云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巳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千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

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莊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甞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人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藎紫薇董公逌皆鴻博之士其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

見大淸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
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強記
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
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
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
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
縣州甚易悳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
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縣州
甚三字又移明爲易悳系皆取其半縣乃碧落碑中
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

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磬石事異苑謂曹公同王
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
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殿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
書太極殿傍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
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
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
特稱于書翰之惟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
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馬此帖以
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爲

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
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
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
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冣之類尚衆此既
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
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
齋

書苑補益題辭

夫書家自昔聚訟其言具載簡策無慮數十餘家王弇山公得五種以為書苑與畫苑同刻於楚之郧陽無何板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而謀諸予因各以所得續為後編而更題曰金陵王氏書畫苑補益畫苑徂冬已刻矣歲則書苑視畫苑補益滋廣予以髫年酷嗜書畫盖嘗慱訪其書並坊刻本大半人間傳寫多所謬誤學者終身搦管曾未覩其書名予是恨焉歘校刊而傳諸久遠力未能也孟起一旦盡屬梓人夫非二家之大幸歟在昔東晉王氏以書法稱雄萬古而繪事蕪之維時亦在金陵孟起居仍舊巷風流不愧家聲弇山公學空市肆搜奇無遺乃不盡其十之五而使孟起與予得補益之豈亦有不偶然者歟孟起校勘古書殊多種種近代希有予幸託交而盡獲觀覽焉固知孟起為同學用意洪矣

萬曆十九年後三月朔新安詹景鳳著

王氏書苑補益卷之一

皇明　詹景鳳　王元貞　仝校

書譜　吳郡孫過庭撰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云改作）殁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

無慙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以俗易雖書契作之適以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猶（心改作）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録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指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内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或改作）疑焉余志學之年留

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智改作）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衂（衄作）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

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
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脩其本揚雄謂詩
賦小道壯夫不為況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
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
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
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
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

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
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
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
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解改作草書麤
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閡改作通規詎知心手會歸
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術改作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
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
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
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

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
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
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
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
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
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
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
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溼之殊
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
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

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
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
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
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
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
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
無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
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
昧輒効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
繁去濫覩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

[illegible]二手作貌乎外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其石本
所[illegible]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
藝[illegible]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
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
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豈乎崔杜以來蕭
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
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祕將盡偶
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覶縷其有顯聞當
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
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

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
露之流龜龍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
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
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
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
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
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
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
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
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

難形於紙筆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illegible]其酌希夷取
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
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
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
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
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
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
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
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
今亦乃情深調合至改作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

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
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
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改作行絕致者也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亭與集
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改作志慘所謂涉樂方笑
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
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
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
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

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
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茍知其衍(改作術)適可兼
通心不厭精手不忌(改作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
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改作瀟)灑流落
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
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授)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
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
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
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
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
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
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
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
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劾(改作鼓)努為力標置
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
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
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
不能未有(添不字)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

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而)
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
布猶疎形骸未撿濯(改作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
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
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
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遜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
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
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
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

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斡(改作幹)
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
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
妍媚之(改作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
譬夫芳草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
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
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遒
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
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
於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許(改作淬)於俗吏斯

皆衒衍之士偏說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虫（改作蠱）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悋筌蹏（改作蹄）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旣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職）自高輕至（改作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改）觀愚者（改作大）繼聲競賞（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

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虫（改作蟲）哉自漢魏以（改作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旣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

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令（改作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原缺第十一葉

續書譜

番易 姜夔 堯章 撰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體製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爲草李邕西臺輩以行爲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

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刻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籍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與古

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亦有仿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悟顛錯反為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

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

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乀以發代丟丟亦以捺代之唯丿則[illegible]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匀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閒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滌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秦奏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

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胥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揚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

澀[illegible]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
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
[illegible]習可以兼通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廼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

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塡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

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鋩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難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説見於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

遲速齊劾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
致不反其真行藏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
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
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
旣存矣遒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疏凌霜雪而彌勁花
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
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
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
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

直者則徑挺不遒剛佷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
拘束脫易者失於規距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
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瑣者
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
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若繫至若數畫
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
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
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
鉤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
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
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
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
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
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
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筆條

勁媚 見情性條

方圓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
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
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横直分明横直
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
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
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
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扌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等是也在下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平頭須令覆其下走辵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

疏密

書以疏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疏密停勻爲佳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疏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僊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襄陽 米 芾 撰

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illegible]
玉躞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天寶以後[illegible]
書得官亦知上篤好
本朝太宗混一僞邦圖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尚或藏
者既非寶鑑皆以世傳閱見淩多懼久廢忘因作寶
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日觀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真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激處集賢校理蘇欽子
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裴題曰虞世南
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
某官潭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曰

唐李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傳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真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厦者柱
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沒猶
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
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紙覆眾欲爲重背仲
容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唐仲書令褚遂良枯木賦
右唐粉蠟紙榻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
爲真蹟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唐太師顏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溫處前後爲
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幸

不合縫鑒非鉉筆甚累墨寶某佐寶文于潭屢經
賞閱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榻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
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
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内二真字雙鉤填
者然人猶未信爲榻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焉在宣德郎陳玕處恭公姪作
梵夾册雖非真蹟秀潤圓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嘗

三閲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黄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搨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者購二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毋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唐太師顔真卿乞米帖

右真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舜元子

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搨本此卷古玉軸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閲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二帖蠶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撫三大帖余艸見石本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關杞爲使者語及使知石在關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郴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爲錢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詳而閲之既見真蹟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頗感而言嘉祐中大守沈文通借觀折留不還自此不復借出因亦不復借閲遣工撫得之即歸詰遘弟邀時爲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後復得閲今歸余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黄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于郢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鈎撫帖

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爲巾字

唐太師顔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稜告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黄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某閲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

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
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雙鈎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關杞處上有備
氏圖書古印關嘗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
梁棟内龕藏一函古搨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
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關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
上皆有備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絶毫髪乾濃畢備
關與僧善購得枕卧十關九書寧三帖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鈎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學士
維之孫亦縫有備氏印某借搨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絶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蓋
紋故歳久不脱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某嘗
為杜板行以紀其事沈牌某官瀕借留書齋半歳
搨得之石本為搨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
端直無復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古諒無乏於雅致○宋虞龢表聞於明皇帝齊簡穆
書各於竟陵王表稱委盡書乃備詳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蹟正行草楷紙色標儀卷數無不畢備表本行于世真蹟故題帀今字是得之齊司空簡穆公琅琊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所古書人許議無不至當本行於世其真蹟今御史大夫殺翰得之藻鑒則梁高祖巧而未博武帝撰書評邵陵王博而未
至綸亦撰書評庾中庶失品格以拘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五
兵比亡年廣於職位梁傳昭撰書法目錄名錄編於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於散騎左散騎常侍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
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真撰書品張兵曹粗習翫之利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考數公之著稱多約傳而立

記余不敏於登高豈虚言而求備敢直筆於覩覩非
偏擧於所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
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闡奧闡之旨接片
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而
所寶而增價為珍小擅聲於自我大推美於其人彼
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惟新可謂千載一
時孤標絶倫矣韋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及乎驗德力之工拙
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瓶能因假能而有敵匪徒
姓名記録面首超越相質披文虚空歳月者矣是用
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回抱遐心而

結舌終冀乘時出處備展名節其或孝傳嚴譔南康人京兆人中書令光祿大夫貲指金川蕭海納梁而會穎川家伯諱瓚鄰王司馬既遂台閣求不貴歸右史李造拂鏡芳逼傾心善價而入補闕庸吳安定人右補闕心專務得家業或貴祭酒徐浩法則道存徵求非利翰林之尋繹張懷瓘兄弟懷瓌盛王府司馬並翰林待詔俱好無厭亦能聽斷烏臺潘履慎滎陽人監察御史支遷能事探穎芳獻粉署之敦閱蔡希寂濟陽人金部郎中習學潔身假借窮軀欣給事之道弘族兄紹給事中志弘雅道不俸虛求仰議郎之區別家兄銳思鄒源增輝改觀韓生委輸韓滉穎川人給事中李質遼遠推誠道博滕子擁決陟昇歙州婺源縣令取捨若流通利泉藪張氏勞求懷璀陵人皇鄞州司馬利無推斥道在專精陸家骨悅陸曜吳郡人卷緝餘芳事窮蓊志釋胐趨彼岍東京福先寺僧良胐新羅人僧姓林氏過捐衣鉢遠冠儕流一柟

仙行無轍高志宜勐海人同官尉氣合古風利加能事温播金聲温晃太原人國子弟悉心景嘉征泉得求崔含冰潔崔曼倩清河人鄄縣尉浩汧經營見如不及若鷲陳趙陳閱潁川人陳王府長史趙微明天水人或志敦習學或自悅古能習斷之無數也賈勇徐薛徐守行東海人監察御史薛邕河東人郎中或推古蹟技步究餘跡技並求之不已關郭雙奮飛關僞隴西人郭曜太原人或規覽就好或楚楚傳寫潘袁兩傾竭潘淑會稽人袁玥陳郡人或披尋洽遺或翫葬衆貴簪纓布素中道間設既輻輳而川流並觀光於後哲速珠玉之無脛可得略而言曰○長安則穆聿聿武陽龍店人少以販書爲業後至從中國古訓微搜古迹升強作而泉公家則天皇后所還書功臣身受金帛長史改名辭乘危射利王昌遼東人芝智役詞導其源葉豐招州人恭性辭靦田穎長安人凡藏帑志委其軀必拾遺市

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居
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
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
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
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
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禄朱卿朱卿名友文
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
唐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
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
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大師第固

是甲觀

顏魯公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
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
顏行第一書也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
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
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作郎
丁仲修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鉤麻紙本亦在王仲修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鑒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遘刻板本是也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

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勾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真蹟余過南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聞夷庚云在王泳參政家此亦爲其子弟購去矣

陳氏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顏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

顏真卿疎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責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懷素三帖

右絹帖云貧道暫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見于師文

懷素自序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庾翼帖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歐陽詢碧牋四帖草聖

顏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淑二帖

懷素草書三幅揚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撫奇絶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

丁右軍相温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絶帖與王仲修學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子之純處今爲歙州判官

工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

王右軍又言叙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擄柳公權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爲子矣況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印勾德元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

右在張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趙竦今爲蔡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氏雜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前龍圖待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塡爲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蓋和疑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晉故府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眞吁可痛也

的閒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必激皆舜欽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子舜欽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巳上三事並激云見之

洪元脊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眞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閣綠綫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士象

因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溶之以書抵其

具言有此書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巳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

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王氏書苑卷之三　　二十六　　補益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護處見撫本給事中舉元子

云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歐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顔魯公書韻海

右聞太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駉云在其

父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御尊師墓誌

右真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原缺第三十七、三十八葉

右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實文公遠

族也

顔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裔駙馬之孫云在其兄

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碩云其父收未得將出

王氏書苑卷之三　　二十九　　補益

試筆卷之四

盧陵 歐陽脩 撰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
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號
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
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蹤此硯得
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
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
者見之悽一作淒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恨尋後為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瞎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為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字為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
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
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者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
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

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囊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貪譏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可有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云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好惟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淡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廳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遂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illegible]未能有此句也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若此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僊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笑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鳴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愛坐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淒木落羇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一作盡)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喜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二字一作目以為)博士而不思述事而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一作逮)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牽)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一作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

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

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徹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銜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廿九蘇軾書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卷之五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扎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若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贗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潤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麄復燥而色亦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

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略不為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回也

評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製方如格律欲度驊騮終以駿駭不爲絶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鵠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眞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爲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疎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隷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以照貌於海內芾於眞楷篆隷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着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雲煙之氣覽者當自得之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眞行草隷篆五體往往篆隷各成一家眞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逺若臨江則失眞逺矣又淳化帖大觀帖嘗持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曆

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鈌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删難省煩損
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
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頗豈皂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

雖趙壹非之似未足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
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
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
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
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
來雜書游絲書惟前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
碌碌可歎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

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
略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
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
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
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
面墻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
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
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
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

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苕霅間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
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徽硯既用則
此石爲世所略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
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
笔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
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
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是恐此言過矣右軍

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家多若干文文
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
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偽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秘
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職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
探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輩編類真贗紙書縑素備
成卷秩皆用皁鸞鵲木錦褾褫白玉珊瑚為軸秘在
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間法書以泰璽書法
為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

宸翰也捨此褾軸悉非珎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
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褾軸字法
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
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
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
善保家傳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
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
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
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為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
以點畫工便為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為聖跡務合
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
人悉胸次萬象布寘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
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為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
顧龍駭獸犇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
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
無識者可言也

翰墨志畢

法帖譜系卷之六

澧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太清樓帖　三山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

蜀本

二王府帖　長沙別本

黔江帖　廬陵蕭氏本

臨江戲魚堂帖　利州本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別本

淳化法帖（淳化三年刻板禁中釐為十卷）

北方印成本　武岡舊本

烏鎮張氏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烏鎮本

絳本舊帖（尚書郎潘師旦以官法帖刻石增益為二十卷）

新絳本　彭州本

東庫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亮字不全本　又木本前十卷

凡圈者自成一派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叙說

太宗皇帝時常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　賜以一本

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　御書院往時　禁中火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今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都悄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　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書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

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
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爲卷第與劉氏
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
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秩
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勸也 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
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
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
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
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 御府拓
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
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遇來碑工往
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攪痕
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 旨刻石 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
閣本而卷尾乃楷書 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
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 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
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
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

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
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
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
家收 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
缺 開禧以後有權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
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
有與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頻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

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名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公沆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子頊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盖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局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子頊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頊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帑庫有歷代帖板本盖好事者以長沙舊帙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借得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
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
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
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與以前
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
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
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
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摸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
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鄉女婿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
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
湯正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
僊芝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敷揭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寀是邑出所藏
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紙印每段
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箇綴裝表而自然
整齊成册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過
艮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逹紙
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
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霅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堅
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
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
數字爲恨耳趙宰叔愚曰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
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
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
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
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
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
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
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柘本數卷與淳化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遠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為號後崇寧五年蕭公論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大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國劉公摹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説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爲別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爲潘附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兹得以畧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項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𢘿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証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于王叟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霅川官滿得關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覩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説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后

姑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爹字内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有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不破缺而炳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内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紙戚劉用南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

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忽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又第二卷鍾繇帖内再世榮名今名字已脩作谷字矣且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減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 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余酷耆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三十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考一卷以便檢閲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予所記如何予曰博矣遒請而刻之梓東湖董 史 書

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闇殲焉初余頗惜此板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遠是他板獲免秦禍而譜系反爲熒惑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秘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熖生平目力事力心力爲之一空恨欝無已幾成怨天雖

然天其可怨耶因念曩與谷中校讎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本於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蓋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不急之務痼疾尚堪瘳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史跋

學古編序卷之七

學古編者逸人吾君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變遠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數十年而後得一人焉以是名世益常人之情狃乎近習豈能使之人人求古藝於亡滅壞爛之後耶六書且然况乎先王之禮哉樂哉吾君隱居武林闤闠間高潔自將尤工篆籀此編之作可使來者一洒俗惡之習而遡古矣曹南吳君主一篤嗜古學刻此編于家塾附以吾君周秦石刻釋音及唐宋名人書評其用心甚勤吾君著書之志庶幾有所託於永久推而明乎先王之禮樂吳君亦所有志焉吾君諱衍以不苟合於俗人不知所終從遊之士招其衰葬之永康胡先生長孺寔為之銘吳君名志淳奎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翰林學士豫章揭公皆愛重之故又以虞公石鼓序眾好古齋銘揭公隸書行附刻其後至正四年十一月庚寅臨川危素太樸序

學古編

于鎮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欏梁大材也窒鼠穴莫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此道得於此道則達此道矣既達矣此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治水之道也汨使之流道使之注山泉之篆尾閭之虛不相與焉相與斯所謂道偶得此說因寫為學古編序云大德四年庚子五月二十有五日魯郡吾衍子行敘

學古編目錄

魯郡　吾衍子行　述

三十五舉

合用文籍品目

小篆品

許氏說文十五卷　倉頡十五篇

徐鍇通釋四十卷　張有復古編上下

張有五聲韻譜五卷

鐘鼎品

薛尚功款識法帖二十卷

尚功重廣鐘鼎韻七卷

古文品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

碑刻品

嶧山碑　泰山碑　泰望山碑

新泉銘　碧落碑　詛楚文

史籀石鼓文　張平子碑

古印式兩冊

附用品

王楚鍾鼎韻兩冊　無銜鍾鼎韻兩冊

石鼓音　考古圖十卷

嘯堂集古錄上下　高氏五書韻總五卷

徐鉉篆　林罕偏旁小說三卷

續千字文

辨謬品

延陵季子十字碑　古三墳書

古文尚書　古文孝經

泉志　六書故

隸書品

諸漢碑　漢隸字源六卷

碑本隸韻十卷　隸韻二冊

隸釋二十七卷　并隸續十卷

隸纂十卷　石經遺字碑

佐書韻編

新增字源七辨

一曰科斗書　二曰籀文大篆

三曰小篆　四曰秦隸

五曰八分　六曰漢隸

七曰款識　八曰印式

學古編目錄終

三十五舉

一舉曰科斗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梃點漆書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古謂筆為聿倉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為聿聿秦謂律由切音法云

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人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人平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異耳下古初有筆不過竹上束毛便為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也後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為美茂若筆無心

不可成體今人以此筆作篆難於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畧於燈上燒過庶幾可用

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其欵識中古字神氣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筆皆有妙處於說文始有味矣前賢篆之氣象即此事未嘗用力故也若看摹文終是不及

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為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又當與通釋兼看

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檢說文頗覺費力當先熟於復古編大槩得矣

六舉曰篆字多有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頭相黏後皆如之則為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異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員點及員圈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學者慎勿於難寫處妄意增入

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蝌果匾石鼓文是也徐鉉自謂吾晚年始得蝌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蝌匾法非老筆不能到出湘山野錄

八舉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陽氷

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風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陽氷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

九舉曰寫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隨人所便不可寫詞曲

十舉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斗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豈不美茂脚不過之有無可柰何者當以正脚為主餘各收短如繙脚可也有下無垂脚如出凶出等字

脚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
縣則下出枝耳
十一舉曰凡寫牌扁字晝宜肥體宜方圓碑額同此
但以小篆爲正不可用雜體
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爲用無跡爲尚但以小
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甚難記不熟其法
未免爲百家衣爲識者笑此爲逸法正用麽此可
也
十三舉曰凡口圖圈中字不可填滿但如井斗中著
一字任其下空可放那筆方不覺大圈此諸字亦

須畧收○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墼子爲度自
好若日目善字須旁旋小若印文中匾口并口字
及子字却須畧寬使口中見空稍多字始渾厚漢
印皆如此
十四舉曰寫篆把筆只須單勾却伸中指在下夾襯
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傳只如常
把筆所以字多欹斜晝亦不能直且字執不活若
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晝如
此不拘方可操筆此說最要緊
十五舉曰凡篆大字當虛腕縣筆手腕皆著紙使字
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筆用㮨櫚條及紙筒等物
皆俗夭所爲士大夫則不宜用此
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救其失也
十七舉曰漢有摹印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
後不識古印妄云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
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隸書此即摹印篆也
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
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
可放此說
十八舉曰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

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
爲官職信令故如此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
南渡絕無知此者後宋印解大謬
十九舉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
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括曰方勁古拙斬釘折鐵
二十舉曰白文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
斜筆亦當改過
二十一舉曰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
兩字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
相接

二十二舉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也

二十三舉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白文玉印或可照例不若只入朱文

二十四舉曰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貴辭說

二十五舉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子字及漢器上并碑益印章等字最爲第一

二十六舉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

篆及朱文

二十七舉曰白文印必[illegible]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舉曰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爲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直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知此說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欵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益漢時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媺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可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國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閒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辭耳

三十舉曰道號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三字屋扁唐却有法見二十三舉

三十一舉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舉曰凡印璞有古人印式二册一爲官印一爲私印具列所以實爲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三十三舉曰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回文寫名印不得著氏字當審之

三十四舉曰表字印只用本等二字此爲正或近世欲并加姓於某上曰某氏某某者作姓某父古雖

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論其
原不俗亂也漢人三字印非復姓及無印字者皆
非名印益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
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唐呂温字化光有印曰呂
化右一字左二字此三字表德式也幼君西漢王武弟子化光見柳文

三十五舉曰諸印文下有空處縣之最佳不可妄意
伸腳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
覺空

合用文籍品目

小篆品 五則

許氏說文十五卷徐鉉校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
終亥者係正本分韻川本乃後人所更非古人
本意

倉頡十五篇僕闕之師云卽是說文目錄五百四
十字許氏分為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巳久滅
此為字之本原豈得不在也後人又併字目為
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亦不意其存矣

徐鍇通釋四十卷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

六書甚譜末卷辨陽冰差誤

張有復古編上下湖州有本載古今異文字不可
以為字少有字謙中吳興人

張有五聲韻譜五卷比常韻無誤

鍾鼎品 二則

薛尚功款識法帖二十卷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
刊者字加肥後多一弛鼎尚功錢唐人景星書
院後

薛尚功重廣鍾鼎韻七卷江州公使庫板一卷象
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五卷韻

古文品 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者極難得韻內所載字多云某人字集初無出處不可據信且又不與三代款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別無文字故前列之

碑刻品 九則

嶧山碑直長者爲真本橫刋者皆摹本有徐氏門人鄭文寶依直長本式刋者法度全備可近於真但倣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段近學處異

於建康新刻甚謬 鄭氏曰此頌德碑也丞相斯篆鄭文寶摹在兖州處與嶧嶧新刻治書侍御史朔南憲使

泰山碑咸陽志曰秦嶧山碑秦相李斯書䟦妙絕今古爲世所重鄭文寶摹刋石於長安故都國子學今在文廟石剥唯二世詔一面稍見

泰望山碑亦斯篆碑在會稽今亡矣

新泉銘迺李陽氷最佳者人多以爲舒元輿之言稱新驛記殊不知此碑勝百倍也陽氷名濬社甫之甥後以字行因以爲名而別字少温木玄虛海賦云其下陽氷不治陰火潛然則知與公[illegible]又且有理人多未知故詳其説又有裴公紀德碣三英孝友記先塋記庚貲德政頌皆陽氷得意之筆後其子騰亦能僞作陽氷書終不得其神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茂美神氣自如當以唐碑觀之世傳陽氷卧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或云道士寫畢化鶴飛去後及字欠一筆尤爲可笑不知古文及字正如此 一本唐韓王元嘉子李訓等爲妣房氏所立

詛楚文 一本詛字上有秦字鄭氏祀巫咸久湫文俗稱爲詛楚文李斯篆在鳳翔府又渭州

舒本與鳳翔本小異

有巫咸大沈久湫音敌亞駝音夌三種辭則一迺後人僞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校其篆全不相類其僞明矣篆文皇字本從自世傳始皇謂與皐臭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爲病在前亦有如此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秦權而後創造者始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

一本作三文一種唯各執其神巫咸出於鳳翔久湫文出於渭亞駝文出於洛皆在宋神哲時

史籀石鼓文十辞尚功法帖所載字元於真本多
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氏云在秦
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
張平子碑後漢崔瑗篆字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全
是漢人篆法獨此與呂望碑皆子玉書別一本
乃隸書在鄧州
古印式兩册卽漢官威儀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
人若不得見只於嘯堂集古録十數枚亦可為
法
附用品

王楚鐘鼎韻兩册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無
街鍾鼎韻兩册卽薛舊本因後重廣作七卷
恐人無别故去其街亦間有帶街者在
石鼓音後附詛楚者又載周穆王吉日癸巳之説
石鼓鄭樵音不可信
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者有黑白兩様黑字者後有
韻圖中欠瑞玉瓛白字者博山罏上雞誤畫作
人手
嘯堂集古録上下正文共一百紙序跋在外王球
集其間有古印文數十有一曰夏禹係漢壓

水災法卽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漢
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音誤是孫兹二字
又有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且妄為剥落之
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
大夫猶只以夫字加二小畫况疊文者乎偽無
疑矣球字夔玉米元章同時人
高氏五書韻總五卷篆隸真行草一字五體別體
皆作小字隨體分註可備初學者用間有差處
宜自斟酌四明高衍號勿齋
徐鉉篆鉉字鼎臣弟鍇字楚金筆法見前二徐字

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
林罕偏旁小説三卷此書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
自可釆但有數説與説文悖却係陽氷變法知
之足矣如是字上从㠯巴字上从巳加點之類
續千字文葛剛正書雖是近人然字法極好千文
有兩續本不可無之別有陳道士冒名擬本不
見妙處間有碑刻惜其不多
辨謬品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其文曰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

[illegible]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佁乎可信今此碑妄
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
不與前六字合倂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矣又
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器蜀郡洗郡字半片正
與此碑君字同葢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
見其謬比干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
釋及漢隸字源辨之甚明矣

古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詞俗謬字法非古
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凩字从八从弋此从心
加丿走之从㚔肆音此隨俗作之字引鄙其餘頗

多類此

古文尚書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
合古處若論今古篇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若論
字畫則去之

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今文無之後人妄欲作古
以古文字集成觀者當取其字

泉志間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又有妄作三
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爲信卍此字人謂萬字乃
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
者

六書故近世戴侗以鍾鼎文編爲此書不知者[illegible]
以爲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
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
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㔾
字本音罤加几不過爲㝗字乃音作官府之官㝗
字从屯从邑乃書邨爲村却引杜詩無村眺望
睒爲證甚誤學者彼葢不知杜詩中村字乃刊
寫之謬耳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經猶篆隸引證
不差今侗亦欲引經而未能精究經典古文却
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如鎊鏟鍘鋸屎屎

等字皆依世俗作鍾鼎文各有詳註至解卯字
尤爲不[illegible]源以門類爲次第倉頡之法
一至此遺一[illegible]觀古人字書當知吾言
不妄

隸書品 十則

諸漢碑洪氏隸釋備具其說

漢隸字源六卷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碑
本隸釋十卷劉球編外一卷紀原

隸韻二冊麻沙本與箓篆韻爲一副刊字體不好以
其冊數少可常用故因之

隸釋二十七卷并隸續十卷皆漢碑釋文隸續書
諸碑形及墓辟畫象其碑多圭首或方首上有
垂虹或題處偏辟畫則如影象狀渾黑
隸纂十卷洪适以漢碑摹臨偏旁奇古者上石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古
本今亡矣
佐書韻編姑蘇顏氏本字比諸隸韻爲最多寫得
却不好以上書計三十九種美惡兼舉學者以
悟爲貴數外更有文字不欲太繁姑言其不可
無者耳僕亦自有續古篆韻五卷疑字一卷未

暇刊刻又有說文續釋方更删定好事者能爲
刻之傳之將來亦盛事也

字源七辨

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
爲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也畫文形如水蟲
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大篆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
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
也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謂之八分小篆既有
小篆故謂籀文爲大篆也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
減小篆爲便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
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
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
矣或謂秦末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
則易識比隸字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
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

也此體最爲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
自異寫法見前卷十七舉下
七曰款識款識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
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
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
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
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博古圖六十卷今爲百卷亦紹興間本本已無
矣
漢印式

一黃金驝鈕　二金印龜鈕　三銅印駝鈕
四塗金龜鈕　五銅印黿鈕　六塗銀龜鈕
七銅印環鈕　八銅印鼻鈕

字學新書摘抄目錄卷之八

六書
鄭夾漈通志六書論
夾漈六書偏傍例論
虞伯生題六書源淵序
六體
鄭肯亭忠質文論
書法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
蔡氏傳神授永字八法集論
一顏魯公頌
二椺宗元領
四唐文皇筆法訣
僧懷素顏魯公論草書法
徐鉉小篆摘
劉有定論書摘
書評
鄭子經衍極五篇
劉靜能論書
袁昂論鍾書

山谷論顔書

字學新書摘抄卷之八

武夷劉惟志編集

六書

鄭夾漈通志六書論漈名樵字漁仲興化人隱夾漈山著通志畧總二百卷內有六書七音金石等二十畧

曰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字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

一事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牽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羌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夾漈六書偏傍例論

六書起一成文衡爲一從爲丨音袞邪丨爲丿房必反丶符分反至乀分勿而窮析一爲𠃌音及反爲𠂆呼旱反轉
𠃌爲乚音隱反爲乚爲亅居月反亻从此至亅而窮折一爲𠃍
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八即亼字也又音帝又音入亼音綿轉人
爲∨側加反側∨爲〈音吠反〈爲〉音泉至ㄱ而窮一再
折爲冂五犯反轉冂爲凵口犯反側凵爲匚音方反匚爲コ
音播至コ而窮引一而綂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圓則爲○
音星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丨音柱與一偶一
能生丨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

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
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𠂤今作音阜無阜音阜於篆
則左向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𠂤相向爲阜篆
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
爲王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中一不直爲未篆
巧而隸晦故有冂音危無冂音冏有丨無丨於篆則上冒
爲冂不冒爲冂上加丨爲主加丨爲亼篆縱而隸拘
故有刀無七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
七首向左爲禾向右爲木然則篆之於隸猶筆之於

龜

虞伯生題六書淵源序畧伯生蜀郡人居臨川仕本朝官至奎章閣學士

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
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
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吳興趙公之書
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嘗以此辨之
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鄭肯亭忠質文論肯亭名寅字子敬莆陽人

作包蒙七卷有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
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

之法今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
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
也隸之規爲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書法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邕字伯喈東漢陳留圉人官至右中郎將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寫史籀李斯用筆勢誦讀三年遂通其理嘗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

蔡琰曰琰邕之女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
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
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

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遞相映帶無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無使筋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廻右亦爾凡處殺去藏頭勢俟求而稱之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竪趯之腹掠筆左出擢鋒竣趯用之澁勢悉在緊駃戰行之法橫鱗竪勒之規

蔡氏傳神授永字八法集論法書苑云蔡氏神授凡十二訣永字

第五先賢神授不形紙墨

一側 二勒 三努 四趯 五策 六掠 七啄 八磔

永

永字凡八筆

八法集論未詳所出廬陵蕭氏書譜題曰神人八法潞陽李氏書法題曰永字八法蕭詳於李今從之

一顏魯公頌顏眞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在唐爲尚書右丞封魯公贈太師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惜以遲移

二柳宗元頌宗元字子厚唐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

[illegible]不愧臥勒常忠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趯趞以開撑

四唐文皇筆法訣

側不可平其筆勒不可卧其筆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者蹲其筆鋒得勢而出策者仰策仰策一云卧筆而仰出掠者筆鋒左而利啄隨卧筆而疾罨一隨一作須一罨而出磔須戰筆外發得意而徐出之

僧懷素顏眞卿論草書

懷素與鄔彤爲兄弟甞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眞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峯輒甞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徐鉉小篆

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墨濃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

劉有定論書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
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
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
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皆用直筆王次
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

鄭子經衍極五篇

至朴篇曰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
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
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
人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爲

之歔欷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介龍穗之章中
輟於是蒼史氏出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
秘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
稽古大禹旣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
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孫撰書
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刱物垂則呂政暴與天人之
道壞亂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時陶埏偃仰專名擅作
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
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
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於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

王獻之特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覬覦
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於秦斯張
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跡顏眞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
其氣象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
止蔡襄毅然獨起可間世豪傑之士也嗚呼書其
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閒希焉蓋夫人能書
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今予得其人而不表
章之來者之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予則有罪
也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作黼黻皇猷三
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與保氏之教必立草

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書要篇曰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
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寥哉閒乎
其罔聞也夾漈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逮
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聲之義實宗乎五雖古之三
皇龍書穗書雲書諸作蔑以加諸倚歟休哉商之倒
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邪曰夷考禽書龜鸞諸體
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
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
存六書麒麟鍾鼎篆有垂露複書摽體隸之八分變

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衷哉曰漢時遠步晉唐至宋滋彿遠矣蒼夏之跡遠矣幣刀鼎鬲郎孳反世復寡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沮楚其興於近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歷觀焉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輩爲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詭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溪碑雅厚雄深

森嚴於瘞鶴萬安記茁其裔乎郎官麗辟序祭濠州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凡踏焉者一掃殿虞褚薛之疲恭張顛[illegible]宗與曰宗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過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象左廻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疾澁之分訛筆之度八體變法之玄覽烏叫反崔瑗之儔咸受業爲光和建安諸作高明粹精非魏晉所儗議籀隸與篆同筆意與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爲格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楊子雲訓纂其說文切韻之本乎回溪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衞極竊取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包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華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天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無愧於心爲自得九德出虞書皐陶謨造書篇曰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奇雄雅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散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時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爲獨少無他由師法之不傳也

或曰三代不聞其鬻鬻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耶曰古昔之民天淳未瀉動靜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無傳也畧也保氏之教立於周官後世漸尚巧智設官師以訓敕之去本愈遠而防之愈密去道愈踈而言之愈切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偭則邪邪則曲曲則難於是閩中蘇援轉脫滛夸以梟亂世俗君子道諸學者番其正易邪難幾於方向矣然則子襄祖誰氏法乎曰法蒼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天雨粟鬼夜哭有諸曰吾不知也李斯云九百季後有發吾筆意

者卒如其言曰陽氷非直斷斯者也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耶曰古書至秦而絶斯邈之法復絶微邕斬然矣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秘之將死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必秘耶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與誡其子孫勿傳勿傳乎曰天將啓之人能之顔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耶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索靖之銀鉤蠆尾顔清臣之屋漏懷素之辟路及敘殷諸法不若是之明且要也或曰李斯險人書奚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顔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李後主曰真卿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足田舍漢耳）李氏之書可乎曰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唐數宋史何夥乎曰未修之書也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人物表與孫虔禮姜堯章之譜何奔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驌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考兪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黄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古學篇曰秦廢古學刀書不可行矣蒙恬晉經胡毋

敬等[illegible]掠遺範造蒼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乎[illegible]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紫眞授羲之其似乎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衛氏筆陣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篆篆隸八分相襍斯言肯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删李斯筆[illegible]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懷瓘十法其底須之緒論乎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抛引藕毒法趯戈曰清濁邅遊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移飢側其用關築未善也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徵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眞卿之劒池陽氷之講臺從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與重端雅使人與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參後世議與

百出邕作偏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
施過於鈍孰登少開闔之勢柝城懸其游張顏之閫
奥乎徐李沈宋諸家始問乂[illegible]其落落者乎韓擇木
韓秀實李邕李儉締有古意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
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眞抱而有永興
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為極踈厲曰彼蓋不知九方
歅之相馬也黄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
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
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
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踏道則未也

若夫魯直之環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惜乎態之靡
靡也然其眞行多得於瘞鶴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
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
下無法矣然則郎之諸人其稱降乎曰呼磔裂坌地
矣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詭見於顏眉吾知
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郎之陳讜之書
一時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尚祖餘習
曰速勿為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
其自知耶曰知則不為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
無耻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

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嚴鍾離權之𥐖雄神險不其
愈乎曰吾論書不論僊然抱朴稱皇象為書聖陶眞
逸有頑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勝於長史君謂有僕
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
後起相知於畢世之下豁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覩馬寡儔
而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
則高閑亞栖之流歟曰二僧蹦若後矣程子之持敬
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
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

何所止曰物莫敹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
獨以書酬身益乎口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
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
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
以此流名

天五篇曰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
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
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隸之典也
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
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

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文祭以爲恭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然則筆爲始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棐以三仁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胥（胡獄反明也）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角睿其幾者鬼神莫能闚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間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頡籀篆七而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襖序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焉然則執筆有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

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蒐撫奇墨秘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間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搨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澧無慮數十有無不足計也江季路之辨審矣曰嘗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载求邕僧塔銘琛乎曰鴻都斷石僅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謀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渝風並起其未造之爲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氷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

言文字之苴（粗同）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於言或問行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劉靜能論書

籀文而上吾無間然斯邈作趣簡便魏晉而後復行今隸疑若隸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制度文爲之末耳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蕭阮守法而法存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爲黃米諸公之放蕩猶

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於郎之之徒恠誕百出書壞極矣

袁昂論鍾繇書

繇真書絕世剛柔倫爲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祭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羲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又曰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山谷論顏書

題顏帖云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

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爲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王少師頗得彷彿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矣

廣川書跋序

弇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欵識在秘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眞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與助教化其本體法可爲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

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弇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皇明 王元貞 姚汝循 仝校

卷第一

父乙尊彝 虞　　雉敦 虞
罍尊 夏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仲作辛鼎銘 商　　貍首豆 商
著尊 商　　圜觚 商
象觚　　一柱爵
牛鼎　　二方鼎

古豆　　螭足豆
犧尊　　著尊
虎彝 周　　雉彝 周
罍洗 周　　鳥鍾 周
雲雷鍾 周　　古盤銘
叔郭父簋銘　　伯考父簋銘
伯戛父銘　　旅匜銘
謟盞銘　　尊鼎銘

卷第二

石鼓文 周宣王　　毛伯敦 周成王

曾尊彝銘 伯曾　　龔伯尊彝銘
叔緐鼎銘 周穆王　　伯庶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盉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張仲寶簠銘
張仲寶匜銘　　杜嬬鋪
方甗銘　　杞城敦銘

卷第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歆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𢿱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餗釪鼎 宋

餗鼎銘 宋景公　　宋公寶簋銘
卬仲犧盤銘 周　　周舉鼎銘
癸舉器　　亶甲觚
齊豆銘　　蘭鼎 齊子尾
其鼎 齊樂氏　　王子吳歆斷
寶龢鍾銘　　虢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字
隹城銘

卷第四

秦公敦銘　太公寶缶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泰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第五

古鎗銘　谷口銅筩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文公學生題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定石銘 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 元壽　樊常侍碑 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岳華山碑 延熹四年　郙閣頌 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黄門護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玏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曜碑
橋太尉碑

卷第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黄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貍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龠庾元規帖
硬黄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 二　羊欣薄紹之帖
鄧乂碑 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盧陵王銘志　寶鼎碑 後魏
瘞鶴銘 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 梁　智永千文
張龍公碑　隆聖道場碑 大業元年

卷第七

砥柱銘 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衡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 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 顯慶　碧落碑 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 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陳昭題名 開元

六公詠 開元　御史精舍碑 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迥碑

李太白藁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密碑

墓畫贊　新驛記

李陽冰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 貞元

陰眞人詩　李翺題名 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illegible]居園池記 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 開成　金剛經 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 大中

趙璘登科記 大中　于範書

唐經　盩厔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第九

劉統軍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羅池廟碑 長慶

爲李文叔書　爲陳中丞書 並羅池記

黃陵廟碑 長慶　爲王侍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戣 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 咸通

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主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為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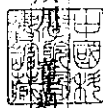
書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 元符二年刻

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曾直作烏絲欄書

廣川書跋卷第一

宋 廣川董逌 著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蜼音右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為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為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

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為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逌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為義蜼為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蜼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有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者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為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寓當作禺 母猴屬

蜼敦 蜼與狖同音敦音頓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

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爲書譜上校書郎黄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音兩)蜼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邾(音朱)牧敦敔(音禦)敦虢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爲商人製也余考之蜼禺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爲蜼鼎

罍尊(罍音雷)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罍尊戒

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卣(音由)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罍故廟堂之上罍在作儀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古雷字)之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者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曰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叙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固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叙而伯不配甫者亦

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貍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爲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爲貍謂射以貍首爲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貍首豆或以問曰貍首爲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貍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爲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

時飲食燕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餚食之豆薦羞之豆恒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為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郤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為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音切餮音帖攫音角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蘩且又寓之邊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略切不當從箸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

腹為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鬴音釜無足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令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為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夫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豈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為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為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僿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為圜漢不知觚為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為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為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僿音試史記小人以僿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為雲雷飾足為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升立于序東西面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為象觚然觚亦謂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為象觚竊為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校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闊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雷下爲饕餮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爲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爲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罰持之爵有坫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爲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

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坫故不及反反者以坫示其醻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靁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饕餮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是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名識昔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畫爲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象三台足上加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

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柘音石二十斤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於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爲之三足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脽音誰凥也出武帝瘨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泰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

空足曰鬲(音歷)以象三德諸儒許愼蘇林如淳顏師古
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
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祭用鼎
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
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飛廉
折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
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爲
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
衆見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槑(音[illegible])方鼎有
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大其受斛

其飾爲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
銘爲尊彝單槑之鼎其銘爲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爲
寶彝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
何哉余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祼六彝以
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表(古字)(古未)齍(音資)盛告絜故逆齍
以受膳人之盛硎鑊以受亨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
制矣然彝卣罍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
同謂之齍蓋以彝器爲常器齍以持而獻也故黍稷
稻粱盛醯醢(音海)(音希)牲牢同謂齍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
曰以壺爲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爲尊以鼎爲彝以鼎

爲齍其爲[illegible]彝與齍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祭方彝
其制鼎也孔文父歆(古飲字)鼎其制尊單槑從彝其制
鼎盉(音禾)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
以孝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
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備官考定蓋朝廷講禮
既備將大革器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
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豋(音)傳曰
瓦豆謂之豋豆之制則曰毛氏謂瓦豆爲豋(音)木爲

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臡
(音泥)此豆實也淸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菹醢爲薦至于
薦熟則羸蠃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
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證有校故禮
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
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
人當獻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
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尤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
爲之受四升此宜梁正阮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
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蟜足豆

上方出銅豆蟜趺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樂號蟜足周豆足爲盤蟜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郤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郤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宴豆羸臝蚳魚其爲加豆芹蒲箈筍羞房中之豆酏音移食糝音糂食不爲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爲敦䰯音獻盤杅亦或用以爲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祝筵對席佐食分簋鉶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爲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爲誤猶謂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illegible]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爲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及酒則又胳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爲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阮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蓋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書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爲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爲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爲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爲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回雲紜有旋動之勢此固爲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楡罔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着之或曰蚩尤著貪暴[illegible]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顅[illegible]脰音豆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illegible]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幷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於書宗彝謂虎蜼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蜼備舉矣甞見父乙尊為虎然虎蜼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言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皆周人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自為二器蓋周所制也

蜼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畧相似其二大者為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蜼腹下空可以懸故為錞淳音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為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蜼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甞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甞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為宗彝故書舉虎蜼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蜼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為斑文者虎也岐尾者蜼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溜音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管音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匜移音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雷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為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鍾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間容六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縟也其銘作烏形祕閣謂畫烏為象以自別[illegible]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烏象烏形烏象烏而點目以為烏可見烏目不可辨篆文曰從烏而鳴亦烏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

火伏屋爲烏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烏或宏本子此余考蠆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其以名著邪

雲靁鐘

御府有鐘無款識可考然鼓間一雲一靁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爲之說者以爲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校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欒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鉦音征）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懸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爲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是故

大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蓋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撤（古撒字）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𣃦簋余按古文高當作郭𣃦當作旅郭彖城郭相適旅猶爲中爲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爲衆也簋形[illegible]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illegible]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據依熙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内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傳曰豆實三而𣪘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括以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

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旊人爲簋其用

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
存者皆銅也若龍尾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
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楕而圓
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蓋者大夫
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
矣禮家不論於此旗笥倣埏埴之工

伯戛父銘

古甗皆有蓋有秝其下可爨上可羃以爲烝鬳者也
許愼言後攺爲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後世
甗廢而甑獨存也觀㓨人溉甑甗司空濯豆籩便知

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
聲類所以攺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
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
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戛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
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亶作溫今校籀書
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尒康謂進也王存乂瀘水篆
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謝字作移尒隋韻始爲
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澗中歐陽文忠
釋其文曰弡伯作煮匜考之於字煮當作旅以王存
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空缶不加考也
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匜可知古
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缶爲匜杯
爲匼籩爲匴簋爲匭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而古
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缶疑
之禮家論匜謂爲盛水器陸濵言劉臻以爲類榼蓋
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
水故懷嬴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
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器有鬻簋楊氏古器圖有鬻甗永叔集古皆
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烹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
可烹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据可考
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
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
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
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烹享非一器也

尊鼎

李保季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朱作尊鼎萬壽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歆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尗作尊鼎與保年鼎同文但尗字刓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尗古重字

廣川書跋卷第二

宋 廣川 董逌 著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爲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逮唐始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爲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

其驚潜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椅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韋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脩攘夷夏故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蒐田獵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二公後世以爲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

書竇蒙以爲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
懷瓘以此本攻車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謳歌獵之所
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據矣然爲謳爲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
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
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以合
諸侯況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
則不得爲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
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
斗書則謂篆爲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

瓘以杜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
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
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
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
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盍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
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
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
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若敖亭詩曰選徒于敖
其亭可以考矣周書記季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
侯而頌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
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
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
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
勤勤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
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
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
不知邪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
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
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
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田蒐于

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
據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
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郱所作也郱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
彤冕黃裳鑾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
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
內門立中庭右祝郱王呼內史冊命郱王曰郱昔先
王既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
毛未字古叔鄭歐陽永叔嘗以爲據楊南仲呂大臨以

鄭爲鄁說文弁作昪因以爲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
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日其文異甚不
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鄭鄁等字呂忱謂鄁
爲周大夫名鄭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
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鄭爲周
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
毛之後並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
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
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
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日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

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
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
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並三監之變
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亦
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
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右京兆[illegible]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illegible]疑不得若此
[illegible]右古文蚩字傳模既失又改爲尗字李陽氷以
之當知圖蓋爲魯也秘閣有銅尊銘作圖公諸儒不
能考定或以爲啚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
魯在漢猶然其作圖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
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
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
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
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
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
蓋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

畫爲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刻尊彝故
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
其制如此罍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
矣其銘曰彝尊罍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
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
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犧象著壺大山尊也雞
鳥斝黃鳥雌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雷狀
與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靁字故以雞彝盛
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
爲尊不飲朝踐尸飲五獻酳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

二種爲尊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音印）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即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說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然異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䫻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公原父以爲非謚所見

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爲益自當以古文定也㬥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㬥與顧同古文作醜自當從多

叔緐鼎銘（緐音鑿）

叔緐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緐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爲周京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灃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東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在幽王之前可以

考也史紀其王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緐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器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橫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緐之鼎以爲金罪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霝終者今見於此㬥鼎之銘又曰霝始霝終古者以霝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緐音密霝音零㬥鼎者㬥音）

伯庾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庾父作王姑周姜尊敦世或疑冄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冄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冄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庾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庾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蓋飾者豈庾臣得用哉知周絲冄氏井氏刻于庾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爐爲婣以國聘者在名則

爲大姜少姜在謚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稱得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庚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庚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娟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尊敦

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爲有爲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曾二十四月曾衆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猶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之

盉銘 盉音禾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盉爲調味器顧野王亦以盉爲味陸灋言以盉爲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

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鐫而以鐫爲鬵鬵爲器盆之大者甑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盉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鐫爲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爲鑊則失其制久矣灋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爲竈盉即煮薦體之器也升食祈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寶鼎曰脊[illegible]脊組曰哉[illegible]爲脊臑謂之前體膊胳謂

之後體正梃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盨盉別一鼎盉中肉熟各升於鼎故取於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可以薦熟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盉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柘二斗重若干其

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柘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考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剥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己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戠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己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頫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頫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王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頫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

綰眉壽或爲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况以秦文考之耶

弡仲寶篋銘

古人制瀌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可考以瀌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医医於禮爲櫝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医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医不从竹後人因之从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

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匧从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缶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弡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弡仲寶匧銘

上方所藏旅簠至衆獨無旅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

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簠簋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巳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家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杞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蓋爲竈此古医之制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家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畫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弡仲寶医原父因以爲張仲所作器也匧又作匧於計反 余按弡伯之器旣曰匧也今而則又以匧爲匧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爲医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旣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圜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嬬鋪嬬音如

體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圜曰簋簠內圜外方簋內方外圜余切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今者簋不圜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曰鋪尊則以簠爲尊受飯爲簠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器爲飲之器則其

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秝銘曰方甗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䰝音甑曰鬵音尋亦煮器類甗古文作甗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杞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杞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杞城敦銘

杞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旣滅之矣崇寧

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二升昔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鬲鬴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廣川書跋卷第三

宋 廣川 董逌 著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illegible]士以上得用殆非秦漢器無以異也周之世[illegible]天下故當時[illegible]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爲姜氏則世以爲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謚者惟伯禽宗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

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別於周矣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爲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諸[illegible]器侯國得自爲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

姜則齊女也春秋特[illegible]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
則大姜乎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姜夫人書傳
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齊少姜蚤死齊
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族世惟文公夫人當襄
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
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
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
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
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
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

大者爲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
耶 腊音昔乾肉也膷音香牛臛也臐音熏羊臛也膮音[illegible]豕臛也見內則

孔文父歆鼎銘 歆古飲字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
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爲尊而著尊無
足魯公方鼎銘爲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
則足如杅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實爲方鼎夫鼎之大
享謂以木巽火然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享養之道
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請舉而行也受食爲食鼎受歆
爲歆鼎食歆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則
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
以魯壺此器爲似其謂之鼎豈醫駞糟蓋有火齊而
節之謂耶 醫於巳切 駞音移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味宮大夫
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章又曰大夫
始敢 古敢字 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
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
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
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

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
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
自商以上則不剟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
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爲祀而求使子孫
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
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
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爲約也先儒以彝爲宗廟
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
京彝在廟分爲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之制哉今
考古器存者鼎敦[illegible][illegible]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

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䪫鍾銘 證訂 並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爲黄鍾之宫高一尺四寸八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横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横一尺有二寸其二爲大吕之角高一尺三寸四分鈕高四寸一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五分横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横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蔟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横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二寸

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横八寸八分兩欒距一尺四寸横有二寸八分其五古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鈕高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横八寸兩欒距尺有二寸三分横九寸三分其六 缺

銘曰宋公成之䪫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爲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韺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爲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爲華以莖爲實高辛氏旣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味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爲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玆故得而作也甞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

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圜丘之禮惟以郊爲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甞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楹貫於宜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

紹百王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
矣側丞字古聲則陸隋音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
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
日制詔丞相御史以謌鍾爲正故金鍾得調焉乃下
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感
德之事哉

宋君夫人餗飪鼎餗飪音

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緣之鼎矣蓋餗爲人珍
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黄伯思持宋君夫人
餗飪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

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
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
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室各
有饋也餗在禮爲糝食糝一爲菜烝牛羊豕糝稻爲
餌音則糝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飪於字
書不見疑爲鉶蓋古鉶爲餁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
人奠謂之鉶鉶湇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鍑爲飪
似鍾而長頸爲飪飪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長頸者
也

餗鼎銘

祕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緣餗鼎少監羅畸摹其
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緣者豈
宋自爲謚或以菜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
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
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緣而史爲頭曼孫炎以
緣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
兜緣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飪鼎亦
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
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糝鼎
也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爲菜則餗也古謂八珍

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膋音遼無糝鄭康成考于周禮
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
之食饗者糝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
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簠銘

河南王氏得銅簠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簠或
疑其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
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爲据者鮮或不亂
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爲奉祀禮文
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簠簋器上雖其事謂禮制

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卽用爲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　而据也

卬仲頮盤銘 頮音誨

卬仲之子伯戔作頮盤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卬仲之子伯戔自作頮盤用蘄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爲疑蓋古人以王爲　則其爲正可知按說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頮誨音古之事親者垢燂尋音湯請頮頮與頮同古今文異也卬中萊地當周畿內疑爲

王子弟古有卬疏卽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嗣如此至子孫之嗣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弁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丹爲古文舉此爲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爲舉丁卣爲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十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爲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爲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爲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稱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爲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楊鋒洗觶智音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得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頗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爲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爲名疑爲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爲觚傳曰觚之爲觚以有觚爲廉不爲廉者非觚也或謂衆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爲名矣而舉又爲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昔杜蕢揚觶其實爲觗後世以爲舉者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觚于篚古文觚爲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觗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近學者多

既觚家臘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當渺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爲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勝爵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爲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蓋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宇廉隅其足爲四象考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爲一升禮家於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

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量三杯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亶甲城所得校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爲觶矣傳曰觚之爲觚者以有觚也今亶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爲觗觗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考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泰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不可考也

薑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薑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爲公子薑也春秋時如鄭厲曾公孫與陳胖之族雖皆以薑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爲器眞衆且不勝舉也舉古之爲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協故知字本象形立且曰孳乳以象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

字蹄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爲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切）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爲蠅種則不復以蠆爲蛆矣以蠆尾爲蠍則還以蠆爲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其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爲箕在籀爲其在古文爲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蠆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

刻鑿爲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爲周秦間寶器也嘗考于古齊公孫竈生欒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爲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爲燕器者與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咊中齊鄉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爲尊古文老子其爲亓或體爲尊王存又爲丌古書亦無爲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爲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爲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絕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昔汴作寶咊鍾銘與李姜敦盂及石鼓皆从甘爲其林罕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譏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飲斛（于音）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飲斛其縻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斛而斛見三蒼知爲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得爲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飲斛蓋惟宴私用

之抱朴子以厚金不可用以爲藥且爲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愼其所養也古者敦牟卮匜非飲莫敢用之又以口擇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取意者用以爲享乎或以此戒之可得銘也

寶龢鍾銘（高八寸　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高[illegible]寸七分横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横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龢鍾銘曰丞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說曰太史公稱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或謂此於下丞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

考之夫以宗器薦之[illegible]則宜刻名以自列其曰丕爲
賤稱非言體名禮此昔人所慎也丕自是著名以別
文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丕足丕足
同文在今其有據者如此又如不可據者尚多此皆
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
數雖遠蓋推本原不然昔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
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
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
其皇[illegible]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考
尊師緐(音余)作文考彝戠(音職)作文考敦豈皆以文王享

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
制也

寶龢鍾

寶龢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
寸五分衡甬高四寸二分兩舞相距七分橫五寸三
分四欒相距八寸四分橫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
今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飾又其旁刻字
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爲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
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
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
[illegible]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illegible]
[illegible]古之學也嘗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爲之小篆
轉以爲朋[illegible]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爲銘知爲
鳳也或曰周之興鸑鷟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
後世此[illegible]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illegible]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釐
其項[illegible]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
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
[illegible]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出尺度明年樂成還之

御府迺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
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
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
器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
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祛鼓不辨有舞外
承有衡上㓨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
故曰中者爲宮其大爲鏄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
如鉦爲鐃如鈴爲鐸此古人所用以味樂者也今其
制[illegible]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味
鼓[illegible]其制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illegible]水於下

以若合也説注以手震之其聲如霝當寶之世其器
與漢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列於此宜其考擊不受
而無鏤隱也漢什邡縣役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
圍三尺四寸圜如筩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
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李王斗以案度則
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濃與今泰尺
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
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祐中諸儒

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高三尺
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
古景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
也後世鑴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
黄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自
晁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爲晉景公鍾不知其
制與古同異許慎辨鍾爲酒器而鐘爲樂鍾今考景
鍾味鍾其銘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味鍾作鐘是知
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
藏於秘閣人家間未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古周立王冊命周
周頻首奉楊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
異蓋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
同亦不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靁文今既受命於
王爲文考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
如此若疑禮文檄許叔缺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
之敦周人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
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
飾異爾豈其爲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爲草

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内宰宰夫在禮在春
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
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異于夷宮武
宮矣蓋王之瀍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即辟宮則其禮
重矣錫戈琱䋣茱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
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兼
下其形制則亦已辨矣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地兵盛
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制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

曰閼書文猶爲科斗形蓋周之末衰世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孑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用不亦嚴哉豈爲鐓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鐓平底也蓋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以其平底鐓地故謂鐓則鐓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昔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之爲勾兵酋矛之屬爲刺兵蓋戟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

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牽者所用也昔楚授師孑焉以代隨故曰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鏔移音吳楊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子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偏旁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猶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字盡從籀學不得所有異同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氏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意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後數百年人嘗詔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illegible]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推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

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爲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奚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桐棺前髹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隸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即改自然相合蓋性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亦彷彿說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第三　終

秦公敦

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制也周制則士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楊氏圖古敦與簋無辨異矣將周人所為不得盡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王府讀如對今轉為平聲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圖敦皆無蓋傳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故經曰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故與

簋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則謂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假以自見然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此考謚如田咊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為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楊南仲以其書為缶呂氏圖為古古非器名則其說不可

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為缶之類矣雖秦篆故有與古文類者其不相類則亦衆也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為瓦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亞伯作匜銘殆與此類故知其為簋也古之為簋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匡則匜字為匡書畫類也然自古者缶簋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鐘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虢事(或釋作使)蠻夏曰

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叡敷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綏和萬民唬(音)夙夕剌剌趄趄(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稍)萬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趙趙(音緣木走之才讀若王子蹻)文武鎮靜不廷優彼(音避)變(古文燮从言籀文燮从羊音隰若柔文作燮从)(卒)百邦于秦執事歷(匽古文)咊鐘故曰龢(初龢也古文與格)(同)邦其音鍺鍺雝雝孔煌(文作其音光雝鍺雝孔)以昭零(說文音落)(謂楚荆楚詞曰冰凍千尺澤音鶴鐸頌之以零音陽令北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享以受毛眉(古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畯惠在位高引有慶匍(楊南仲讀為作淸借讀今以此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

秦昭鍠皇祐元年春自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

圜其狀以黍尺度之口徑衡尺有五寸縮有三寸九
分深二尺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
柄高八寸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
地西郵音垂爲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
名在諸侯其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
二公則秦公不自列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爲
景公自非子始邑則十二公後當爲成公自秦仲十
二公則爲桓公秦至成公世號爲大強其稱受命蓋
追本所始而諸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別
周自後稷十五又諸先王不窋音朮非王而後世以王

號推之則秦嬴稱公可以知矣嗚呼咊鍾之作吾知
其在成公世矣楊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爲桓公非
子之後十二世爲宣公非也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
鍾其大曰鏞小曰棧音棧中曰剽音編於虞者鍾師掌
之其大曰鎛此者用於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
作以定樂則鍾之大數以律爲度黃鍾之律長九寸
以律計身倍半爲鍾是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
之得四寸半合爲二尺二寸有半以爲鍾餘律如是
其以律爲廣長圜徑也銑閒方六鼓閒亦六舞閒容
四上下寸以十爲卒不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口大
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五寸準之當得二尺四寸而
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六分其項當寸四分自外度
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
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律矣古人尺度雖不可一至
律始一龠則皆周尺也漢則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
樂尺所從來者以黍得也若夫以玉尺論周以鐵尺
論齊以水尺論隋其長率一寸八釐或至二寸三分
皆不足用以和樂無怪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
在西裔禮文樂制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皆本
於律而深於法數其於昭著動庸告事宗祧明示德

意皆深款重識蓋將以變調萬邦使工人告和以謂
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其鍾曰咊豈亦列在三進而
盍備樂物以待鍾永和衆樂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
在夷不知紀法鋐音宏鍾慎鼎光華采飾著象真物變
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千石其重萬鈞不得
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廣顯大肆爲觀美以夸震
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延賓之重至二千八
百鈞嘉德之量至受千斛太極之廣至二十二圍豈
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哉周至景王嘗作無射大林
史不省斤鈞觀其政害財匱以逞其昭大矣功庸棄

絕使著事者不得述焉是不若秦人著濾甫器而不
於制則銘喫功以示後世秦有得也

詛楚文

有秦嗣王敢（音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音高）布愬
告于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
之多辠（音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
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為不
利親卽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
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湛亂宣侈（音侈）競縱變輸盟刺
內之則虣（音暴）虐不姑（巫咸巫駝本並作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

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則冒改久心不
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丕顯大神巫駝）之光
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
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
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之邮祠圭玉羲牲遂取吾
邊城新鄓及鄔長親吾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
矜丕（[illegible]）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竟將欲復
其貺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音韜）輸（音俞）棧輿禮使
介老將之以自救也（[illegible]）亦應受皇天上帝乃
不顯大沈久湫（[illegible]巫咸[illegible]亞駝）之幾靈德賜克

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
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湫淵

大沈故湫地志以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
常奉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幣其神
為中祠秦故就質雖用祝告然其制猶本堯舜舊典
女凡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祠羞酒太牢具嬰
毛五璧稽山少牢嬰毛一璧騩（音詭）山太牢其巫祝舞
嬰毛一璧今用吉玉宣璧而不言數有祝去巫禮已
異當秦漢閒湫淵之靈或喧呼輒與雲仁壽中宜居

湫水移於治平故嬰（音要）冊有靈應而朝那無聞（爾雅大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今曰吉玉宣璧蓋取吉玉為宣璧也）

巫咸

巫咸河在女丑北其神咸靈震耀得在祀典世圖其
像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保登山羣巫所以上
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衮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
十六里詛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贏可礪當
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圖其可
久而存哉婁不得而泐也

亞駝

工存又以亞爲烏今考鐘鼎銘惡或爲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聲其音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駞字池故駝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沲後世不知書學故以沱爲沲以駝爲沱此字讀惡駞爲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爲漚夷水起北池東入河一名漚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靈丘竹書紀年穆公十一年取靈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黄伯思學士以烏駝爲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質于安定一郡故知在靈丘爲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間存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畫始變者也歲久漸以刓缺因据舊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厎誓於神敘國之信作盟詛之載詞者也大沈故湫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鹽水亞駝則在晉爲漚夷其傳自周秦爲著祀則厎而致信於禮則然其在盟詛於主要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欲

浮躁進搏得舉其時以忿恚憤怨必若在正法中脩羅果宜也今西方諸國尚神爲俗各有名號以祈福祥惟女國正名爲阿脩羅蓋西域以神人爲脩羅其自有名者以眞所顯者得名號稱之正如羅池之類是也愈不讀佛書不知其果如是方且敘其怪變謂聰明正直也

黄陵廟碑

黄陵碑世以其書爲重石久缺剝字滅幾半矣近人以其完本售至數萬謂傳師此書特謹重有法不與它石並也歐陽永叔嘗得其碑謂降小君爲夫人據

碑爲定其餘猶有可證於書者今考於禮如夫人之爲小君自不失正豈書猶可疑也又若陟方等語大不合於書矣退之於文嚴整密緻故語妙天下余於黄陵碑疑之詞不整比而辨事謬誤不知何爲至是其謂張愉曰且使後世知有子名加此于人其誰受之耶穆宗詔曰張愉學古人仕甚修飾河西有政聲次於李諒則愉之名不待愈而後世知之矣

又黄陵廟碑

博士王持國得韓愈撰黄陵廟碑甚完其字無譌軸而藏之屬余書其後余謂黄陵文見昌黎集人皆可

得惟碑以沈傳師書爲貴久則字剝缺不可讀故其
完本難得余嘗考昌黎之文剛深浩博與世人同機
軸卓然自成一家獨於此碑雜碎無統紀文氣亦不
純而格韻不類蓋其辨湘君已失故其言亦自畔不
得經意湘君即舜妃夫人爲女英以楚詞可得知之
古者天子建后其以娣姒從者雖皆同姓自當爲夫
人此禮也郭璞疑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夫人愈謂
有小君故正得稱君夫所謂君即小君也后夫人配
君故天子國人稱之謂君則后謂小君降天子也舜
不立正妃二女以長幼爲序不言后豈后之下復爲

小君以稱此非禮也惟諸侯之妃天子封之曰夫人
故國亦以小君稱之對諸侯以自稱於國也書稱舜
曰五十陟方乃死禮曰天子登遐釋詁曰陟假格陟
躋登升也則登遐升遐同文舜爲陟方自是南巡狩
凡行必謂陟蓋往而升也不謂地有高下而陟降異
詞周公稱成湯曰禮陟配天自是殷禮能升配天享
國不空遂以爲陟而死也今曰陟文句爲盡而謂方
乃死者此不成語愈書誤以竹書雖以陟爲升謂升
遐也不得於此取之觀愈於此碑時用工深故博考
而詳取蓋求之太過牽強取合固宜忘失本意

皇二年長安得秦稱權旁有銅塗鐫字即此銘也家
訓所傳則從制而此從貝爲異許愼說文兼有二字
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古聲也壹爲專
非故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
道[illegible][illegible]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如此字尤奇古如三
代[illegible][illegible]舊文顏推之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
據[illegible][illegible]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
不一皆法制之物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

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
詞焉今襲號而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
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爲晉邑則所置隸
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
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
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
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illegible]自不同太史氏所記
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illegible][illegible]皆刻金爲之古者

鐫刻金石有其濩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人之工殆絶世不得傳然世亦有銘同此而無刻字秦雖刱創音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內府所守其餘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爲制此詔在民間以此爲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錢遷音一其制卽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纔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

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錢爲前詔方爲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前余考之卽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衡連生規規爲榘規榘自是器名故寓方圜之法後世不知其法徒守其名率至不知規榘所在此其爲方圜者且得有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榘方圜之至也爲規榘以得天下之方圜則不可無器以寄其法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𥗼荀子曰五寸之榘矩音天下之方夫規之圜也其至於𥗼則失其圜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榘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旋見規右泝見榘規榘準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榘使知方圜之法至於棄規榘委繩墨而得方圜平直者吾弗知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屢屢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似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束水刻畫不應今更有此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摹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者始皇乘羊車以上其

路猶存卽邾文公所卜繹地酈道元曰始皇觀禮於魯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勒銘山嶺名曰畫門其文考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耶魏武帝使人推倒猶有求者不已秦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爲法取之不窮其後郵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絶故是好奇者猶有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歳宋莒公惜其殘

剝摹石于東平鄒凡四十七字江鄰幾治奉符忠四方求者日至厭于供命則又刻其字于縣廨按其文泰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刻所立石詔書其欲巡狩以時不書封禪事立石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如此則泰山刻石始皇帝所立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書始皇帝刻詔書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此其故也河間劉

跂嘗披扶剔去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八九尺方而二尺餘以亂石培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爲穴下寢其中歲久摧仆則後人累石固其趾以存至字則止此未可以久遠期也考其詞親音親鄰辭遠黎民大義著明史作休明陲于後世史作垂于後世皇帝躬聽史作躬聖男女體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詞可得證之然昭隔內外或謂爲融古字相借不然則佫與隔不可兼用也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垂說文甚辨愼不應爾見泰山篆字疑其字誤愼書雖以古字餘像抑亦曰施于後嗣石尤可考蓋爲昆字昔衛宏嘗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大夫則夫夫也莒公亦曰天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今考禮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蓋如此此字[illegible]所得據也大人貫簪爲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三代書名至秦焚滅盡之後世不得知古王余嘗之意惟秦文是習此其禍天下後世其有窮耶後世無所考書名論辨字意則猶以是爲据蓋亦敝也篆文於後世爲工然况之三代此其爲夷狄異俗之法以亂中國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

漢儒謂秦廢先王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然黔首卒叛秦而不可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解詁以傳而三代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錄然則秦之爲患其足以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非秦能愚人諸儒蓋自愚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謂得之印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也何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

爲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而徙之未央宮前王莽嘗鑄其背文則此銘知不得傳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虎以其三置鄴宮符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爲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亂民以其勞苦忠之乃排陷河中戴延之曰翁仲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亡矣爲此書者其自秦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字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忱示余程邈篆四簡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以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扁匾應勢故筆力常

有餘此書盡之或謂書家但言邈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徒故號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邈不更[音更]爲篆文篆自史籀後乎斯因之作爲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邈與斯當秦之世固嘗爲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獻也初不信此言逮得季忱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據也

廣川書跋卷第四

廣川書跋卷第五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爲龍栝[音括]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栝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蟲獸足分類卮其識曰亙嵏考之古字當讀爲亞鎗蓋古文尚書滄從嵏鎗爲倉古文從省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昔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乃曰鎗衩火失腳觀此便知鎗爲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甬銘 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正法用小斗小秤小尺以合於律呂度數

銅甬名曰谷口銅甬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劉原父以校今權量容幾三斗重幾十四斤爾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審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音挑]旁九釐五豪冪百六十二寸其權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校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爲斗周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崇依漢志修黍尺與律權石等梁陳

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爲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爲一升古三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生事各二人爲隷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嘗遣儁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爲王官按叔名寛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學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衷回歎仰未嘗不移日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漢志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爲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令肉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旣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咊掘得圜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雙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咊二年元咊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和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古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爲之益以錢爲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爲蜀昭烈鑄器之銘今紀季元和元咊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唐祠得古銅尊隱起雙鯉篆書文曰長宜子孫當時以爲瑞應宜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孫當時不知爲洗則宜開元以爲尊也

章帝時

要録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爲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此書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然則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體粗書之其後用於章奏爾蕭子良不知其初迺謂杜操始變字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後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操也

窆石銘 窆方驗切下棺也

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沛國臨濉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歲在未所遭作大吉利窆石室候來歸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即位之元其年爲辛未則謂太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窀音吹穸音夕穿地穴也以度爲丘隧共蟨音喪之窆器蓋豐碑謂斷大木爲碑形如石而窆爲橫木蓋豐碑之上所以下紼音伏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緘衡則以木橫之棺傷緘則直以紼繫之不得以橫

木其上也鄭衆曰窆謂葬下棺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僻檀弓謂之封昔人謂其聲同也蓋周漢之聲與今自異其事可得考之於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豐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於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它銘志得之知其所由來遠也

韓明府碑

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其文雖剝缺然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勑字叔節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蓋制天子之命得勑漢用秦法當時羣臣下叙以勑自名者也考之字書勑字從束謂誠也王者出命令以誠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勑爾古者以勞賚爲勑勑爲賚音其文爲挾別體當南齊時有劉勑爲始興內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誤作縣樓架勑書於昌樂梀爲勑書蜀中縣多作敕者說文敕自音策謂馬箠也敕音奇譎木別生也嘉誤蓋勛之子勛有書名不知敕非勑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爲勑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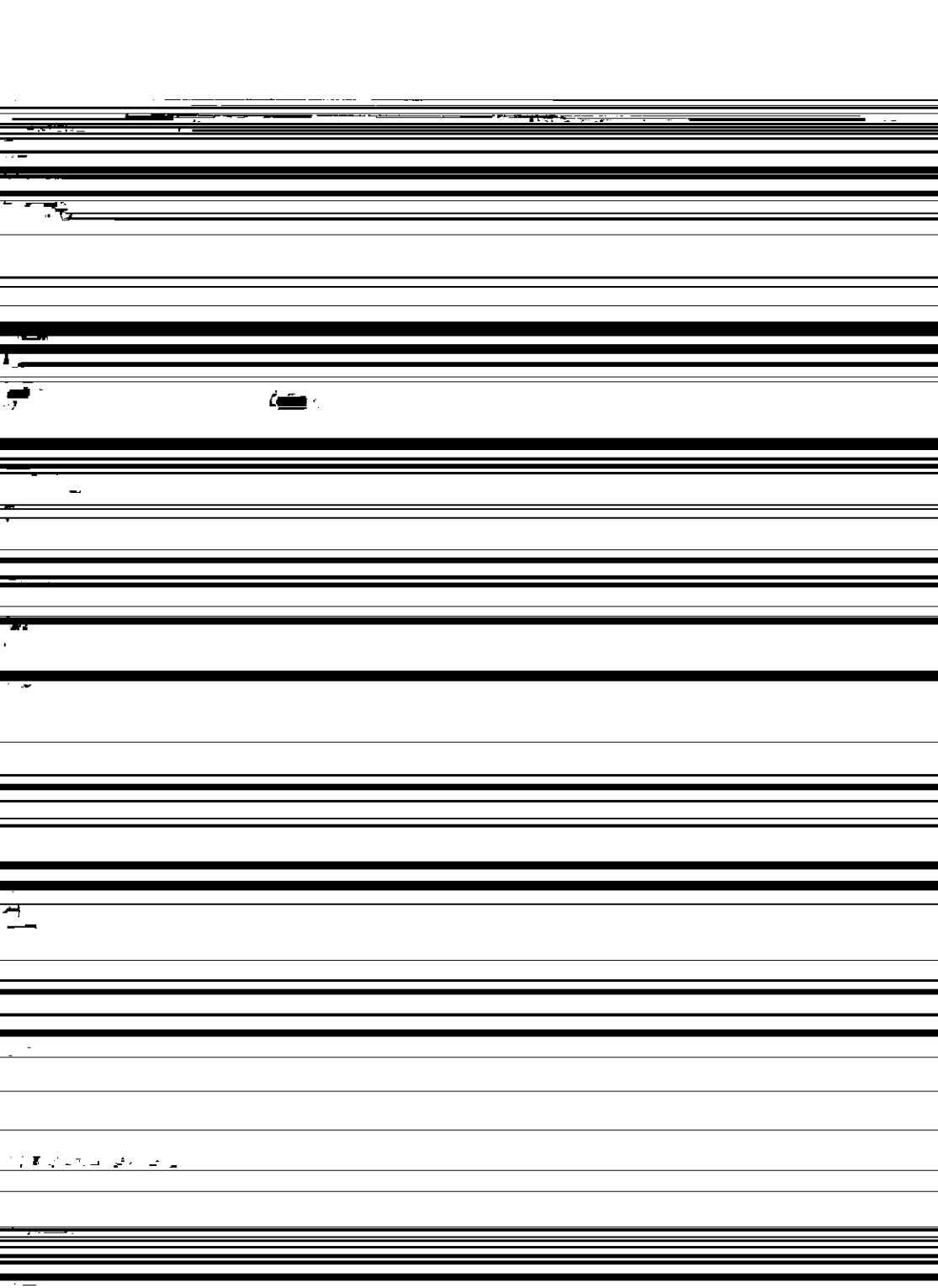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故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爲延熹之元實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爲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爲据也漢自延平故制攘矣中常侍黃門增舊三倍於永平又改璫黃金而貂右矣其勢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敘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爲唐叔振鐸後則史氏其職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据耶今碑敘自中黃門遷小黃門又自此遷常侍或疑其制蓋漢中世常侍千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

石掌中幣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者大功不得躐小黃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冗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宦者漢制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為一職其制已極空其能亂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

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敘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據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王法為姦觸大辠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今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名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忼慨商歌曰貪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其後窮杻而負薪貪吏常富廉吏常苦貪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濕墝埆音敲却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鄉即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困窮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機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窮困而受

封況寢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歟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壁虛造無所檢括競為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如伏生為勝毛公為萇子賤為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應劭謂公羊為高穀梁為赤阮孝緒以穀梁為俶沈以仲尼弟子名貢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糜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
五帝巡狩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
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可知衆矣
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事也文籍所
傳其隱細不大顯于世凡幾何書其顯而在人耳目
者雖衆又未必盡得而知則其存與否吾安得而盡
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決然以謂此也漢
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
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
也張昶序曰代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

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柱出水子朝碁位布王五
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
於其下想松喬之傳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
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音協嘗言矣予因得
考之信

郙閣頌 郙音府

漢郙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里
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門尤甚臨深長淵
三百餘丈按木相連號爲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
地當闕而郙閣無存迹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醳散關
之嶃漯徒朝陽之平燥按縣古文顯字漯川漢作顯
讀謂州在犀濕書學古文至今同古文字濕作䫉又
作濕故漢人濕又作㬎然則漯當作濕燥古文作㦧
蓋㬎與㬎同體其言醳則與易同卜用醳亦易也至
謂遭遇隤納則以傾隤地壞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
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冢在濮州雷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蓋建寧五
年廷尉臣所建濟陰守寀見允讓成陽令管遵君臺
遺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本春秋合

成鬮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
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爲黃雲覆蓋蔑食不
飢許慎嘗爲之論曰堯親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
孺家年二十九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
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鬚鬢長[illegible]
帝起城元寶及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采之色以帝
王世紀考之堯爲帝嚳子則豈爲無父漢人尚讖緯
其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爲雷電感大澤中所生則
追敘堯事相配且爲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徵祥
不應怪詭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謂陶唐氏其

處爲劉氏非原史本文迺漢儒欲其傳特爲此語以漢出堯後獨左氏爲有明文　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錄與許愼立論則焯之說有所推考之矣昔皇甫謐以穀城爲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錄以碑爲正余按成陽本城伯國地記謂在濮州雷澤述征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冢(古冢字)則成陽惟謐爲誤它書皆得證之延光四年書祠唐堯于成陽古未嘗亂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末滅詩書其學已失

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灸(竹臺烟㸌也)燼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謬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不得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伐至致滋蔓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桼(七青)書以應其誤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檢據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相承以爲七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爲軍人破毀至隋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于法度

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遂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石經尚書

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爲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

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爲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

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爲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亳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晉內史梅賾分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書已絕今考杜預釋左傳以古文爲逸書又知歐陽夏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者於此乎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幷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

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孰與爲誰而作執車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斿子而在蕭墻之內作而在於蕭墻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傳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

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
其歷得並論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迺考之其文曰龜字伯靈察考廉除郎
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夫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君爲
御史中丞討伐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吳薿曰序集古謂龜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
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
志曰靈帝熹平中蠻夷復反益州太守雖陟遣御史
中丞朱龜將幷涼勁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

朱崖故事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益州太守與刺史
龐芝伐之徵龜還顒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
漢書記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雖陟遣御史中
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顒建策討
伐乃拜顒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雖陟今以碑爲据
則漢書謂夷執雖陟朝廷遣龜而顒擊叛蠻始得雖
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書
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雖
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則誤矣漢御史中丞在殿中察
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得擅誅則太守非
遣況龜爲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它任而佐
外者耶其將幷涼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
本國志有蠻夷復反雖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
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雖沒故益州
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爲朝廷三
府豈不益陋耶

小黃門譙敏碑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黃門在漢秩六百石永
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
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秘器

棺中玉具發五營騎士將作起冢營侯覽豫作壽冢
石棺雙闕高廡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爲大碑深鑿屬
文見之何足稱異哉其書曰守靜翦光以遠悔吝敏
之能與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當時以此銘之豈亦
愼時之失不得顯言亦於此稍見其有貴於斯者耶
方其時如呂強忠直且不免炙卽炙收捕宗親知當
時蓋亦有人矣爲直而受禍其得盡行其志哉余讀
其書而傷焉不自意當靈帝世而沈沒宦豎中能自
拔起於汙濁此其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祜以博學
稱甘陵吳伉善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

衍南陽郭耽稱爲清忠不華成權又有李巡與諸儒
五經文於石此其尤異者然其可學者遂無其人
耶若歛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者輩以取名自顯
然下亦不若忠讓之徒剟鑿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宜
也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昔盧江文翁治蜀初立
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
公禮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
師故學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法廢棄惟此

存爾可以考也其後遇灾太守高朕修立增二石室
更於夷里橋今學石室一爲高朕朕自有功學者故
其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漢爲蜀守以勸學爲本二
人之存爾可以不廢也昔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稱於
臣下者自秦漢天子所爲稱豈復可存耶流俗謂爲
高勝至宋璋洗覩知爲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
詳余嘗至其處求字畫得之實爲朕字知在漢猶未
有辯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郪縣人昔
人疑其爲守非也魏文帝時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
朕嘗仕於漢可信也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園公神坐
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
神坐重畫深鑿其畫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
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顥
如綺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
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唐
詩人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
亦意傳自是人皆以簡爲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
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書舉

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
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跡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
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
夏黃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圈考之陳
留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
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
皆其後也古者角與祿同文故樂書作觻鄭康成於
禮角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巴郡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書其事者余見其

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柱飲（古飲字）牛馬六畜翛然與之俱逝神仙變怪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犬皆仙昔淮南王安或爲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罪誅死知其爲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得爲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說列仙自删泰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黄仙人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味黄柱董君異衞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禮音）之其瘡盡

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闡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抑雖稚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天祿辟邪字

鄧州南陽北有宗貲墓墓立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鱗分鬣豆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髆上字不盡爲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碑盡爲隸至書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爲大書皆爲偃波勢而此石所書獨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書志桃抜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爲天祿兩角爲辟邪無前角者爲浮都獬又爲麃傳曰辟邪應瑞之獸也五色光輝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于世者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麒麟辟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爲儀衛其在唐有制然貲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交趾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鱗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察其形

謂是天祿然當時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隱鱗不說長尾未得便爲天祿也

太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衰敝士俗流於容說俗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抜然自振流俗閒以直節峻行激發汙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節爲重持祿保寵有顧死而不忍爲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當震之發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衆矣而高舒楊儒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抗言爲直以犯難爲義以殺身爲仁至摩礪

激訐以進斷者爲得事君之道其機投穽以陷患害行起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夫爲名節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求以治國家而國家卒以亡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祿劉曜碑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難讀碑首書曰漢光祿勳東平監劉府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其故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畱說文畱從丣戶開爲丣卯爲春門戶閭爲酉酉爲秋門畱自從丣丣爲酉之省文故知畱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季

世緯書既出故言丣金刀者劉也學者不復考古妄意求之昔許慎以劉爲鐂其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采於劉者此畿内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書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爲鐂或以爲畱南朝有畱異或以爲出畱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橋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昔爲礎故其剷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缺又曰濉陽人知其爲橋公祖硏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勒于征鉞官籍

第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此碑蓋司徒崔烈廷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爲務蓋剛介一槩之士當其府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猶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也

鍾繇賀表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畫短而逸[illegible]書最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眞僞者當[illegible]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遥知其僞也賀表畫疏[illegible]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必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正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辨書者於其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皇象隸字

皇象書吴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撲奇振古有三代純樸氣自是純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矩律籍蹈綴襲竊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錄古今書而象已在著錄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嗣眞因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能品其它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精深奇崛前世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係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幾數書者若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畫[illegible]故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睥睨於其間也不然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尺書曰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作鱧魚梅羹相待其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怪詭不類然昔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惠公諸人題識故後世不復議余昔于官書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者閫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書畫當世號

文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僞造以進當時李懷琳好爲僞迹其用意至到或得亂眞昔人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文裝楷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便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人所爲得劉伶書因以附之故其詭異不可法度約者此正衒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部仲恭得此摹本余跋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含云衆口異賈羣目攺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

沈木今此一書致晷失而論者異詞欲來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斷于實中者茍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偽者舉得進也前人評畫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得頌泰始四年巳巳建書為隸古氣質渾厚與鴻都石經可一二校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射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補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庚子泰始三年十一

月使者奉詔冊命為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考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奕為義陽世子奕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宣威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法書而史氏闕之碑自泰始四年建則侯于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補鄙郡自託于詞亦何陋也漢之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汙隆文章與時高下然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巳失當此可怪也整在當時蓋公族一少年名爵未立頌至謂稟乾坤之純靈並聖賢而誕與其在南郡謂洪恩綸乎不

測殺養包乎無外巍巍之功揚于仄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擬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之文字之壞至此可歎也

太公碑

太公廟碑今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

曰而名為望乎畣答音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日且進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為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檄古字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微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若望子則得于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國辯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為師令緯書有之曾不

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爾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穰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耕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聃卿字指則有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聃卿因宏以有記非得碑豈知宏之爲有据哉晉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月儀

世謂毋丘奧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

碑下則筆墨妙絕不待見其書然後信也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它人不能比睨其間然與前帖中書亦異不知誰定 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竦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凛凛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固自完善殆唐人臨寫似故其書刓劂逕出法度外有可貴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它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檢[illegible][illegible]府以不能堪點檢細事遂恥憤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強起以官夫迫之陋地不能自適其養固陋也開元中此書得于潤州尾官講堂鴟尾其書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概求之如[illegible]字有橫[illegible]顯異行法變草未嘗復出實天下奇作也李延業獻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世不得傳矣今碑字刻畫過于嚴重無復前法似是唐經手搨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好迹皆是永和十許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

復自書然告誓文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目已列告誓文武平一嘗見于小函同樂毅論黄庭經其藏便知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眞贋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蜀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于四方時闕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

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校量固有優劣惟彷像得眞爲最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讚于後益子由得于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自能書

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眞本世不復知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考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鵞其說誤矣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貞白曰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爲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它書觀開元中陸元悌奏詔撿校右軍眞行惟有黃庭告誓知非楷字矣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得其眞久矣蜀本黃庭筆墨粗工本皆非可貴第以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先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所傳黃庭經多唐臨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法以傳耶張懷瓘謂逸少隹迹自永和後而黃庭經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搨相授有失其初若無勝槩縱傳授有据亦何取哉呂先

得石書置其年永嘉支離其字尤不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群至授以騏驥之任則眞馬出矣唐得晉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不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繩彈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怪也稽之法度而務合求之體裁而結密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騂驌矣此當時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今祕閣所存異甚知唐遴置能畫

畫贊

畫贊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蹤迹輒不類知後人為之託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修嘗求書右將軍羲之為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忘其毋見平生所悉古愛字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自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跋定大王書二卷贊庭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章挺以畫贊是偽夫畫贊已亡而更出者可知其為偽也今世所傳疑不在章挺論中彼得存于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亂真

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止以史記校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于此者蓋無取也觀梁武帝評書謂此論微粗健恐非真迹陶弘景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又數百歲中間馮承素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嫗投書竈下是弘景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所謂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蕭銑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書賜始興王雖號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祕閣購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於石以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愛之謂最奇小字者是也晉王沂公善書嘗求得全文乃自石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祕閣石可比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書傳已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玠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祕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或疑王著之所書也

高紳樂毅論

李庠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于矜持謂真逸少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為据余竊疑其不知何以得此說也昔梁武帝搜求逸少至盡而樂毅論已

出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爲人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之存者如黃庭畫贊洛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雖修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晉魏諸家字書故嘗評黃庭第一畫贊次之樂毅論又其次也武平一日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尤聞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媼竊擧袖中投之竈下開元録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亡矣

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人謂

此本荀輿治勞之方右將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嘗以古書雜迹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貍骨左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在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將軍書果何据邪雖然右軍嘗寫此帖或子敬臨之亦不可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吾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艸猶當鴈行後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鍾張右而來者不復有議庾肩吾以芝爲工夫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臥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後于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犖天成者益逸少所能其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者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於行艸遠永和間極於功矣故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至其中年競用麻紙益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

以建徑丈之埶方寸千言觀此益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爲之如此丹陽郡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善書者爲之然流暢晃朗勢若飛動得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者也

畣庾元規帖

逸少於書自謂眞出鍾草出張後生雷同失其當處獨元常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逸少迴絶古人處若更論勢巧形密意疎字緩皆不足者也世傳謂逸少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

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畣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義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事而學習特求就法度規矩爾至于離方遁圓不守繩墨自作勝槪謂非天德不可也但見庾翼此語便謂初不若翼憒不知此語何所憑籍而知其昔不逮二子耶

硬黃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胦水久之色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以綀金購之它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其

紙色理與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僞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于終身信之不悟蓋僞言先入則信言不得受也硬黃唐人本用以摹書唐又自有書經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

王右軍作書惟用張永又製紙謂槩光澤麗便於行筆今人不考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論縑素而後定世之遠近常得大略也許表民自杭得逸少十二帖皆蠹胦漬也使余評之表民竟不信

洛神賦

逸少此賦當以爲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未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疑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那得知豈書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致論也此書摹傳失据更無神明點畫存爾非子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巳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號最勝結字踈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

者稍異子發謂子敬愛書洛神賦人間定有數本似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家學爾然書錄不記子敬洛神賦其傳之失實將後人摹搨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所難偏旁自見不相映帶分有主客趣鄉整嚴非善書者不能也大觀元年正月爲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年少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武學書或真行草艸雜在一紙或亞作數字或學前

晉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賦皆論亦入此書大似未
能升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耶謝太傅善書
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傅輒擲題後以倉
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安曰物論殊
不爾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趠軼陵突似欲出其
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者之語也倉古荅字

子敬別帖

鼂無咎持宗子某所藏子敬三帖使余評之余謂子
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聲中年自造書妙乃
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

當勝右軍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隷不知當時何故立
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耶子敬謂世人那得
知似恐世有妄評者然非筆入三昧豈能於此下轉
語莊子曰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今論中令
父子者皆視大而不盡也

又子敬別帖

謝太傅悉古發字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
後世論者便以此爲據至過有詆訾豈知眞子敬父
子閒耶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就
知之或爲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蠶蠶若何
曰孯頭頭類馬色頒頒類虎天公以爲謾使下問還
報乃信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蠶吐絲而衣亦以爲欺
也夫妄言者嘗託於無而人或以爲有信言者每託
於有而人或以爲無人以誕信相語何可勝辨耶後
人觀子敬書知其立論者皆贅說也必有得子敬意
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
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
大字壁間子敬墁之而更爲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

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別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
此也當文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
盡處乃可言筆墨懸解是不知曾求于此也晉史修
於唐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八笥卞和長號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旣少則
昧者衆矣眞贗音鴈相眩則僞者常勝後有眞者不復
察也余觀王敬和帖而傷之仁廟時購法書于四方
洽之書落簡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其帖已具寶章
集今入祕閣者不求眞僞謂眞洽書也余嘗察其書

此正所募以留御府者豈知世復有舊札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爲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號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叔書後學大令雖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乏神明爾然二者同出不能槪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澀謂紹之書功力不足皆實其失也當在南面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紹之殆友凌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海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真

味是以二王帖中多有僞迹觀此帖其有所稽矣唐貞元中欣書得正行纔二十餘紙紹之行書僅四紙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爲第幾紙今世藏書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祕也

鄧乂碑

鄧乂碑集古錄謂考其事績則鄧乂碑也夫艾乂同音蓋名乂而音爲艾字後世音讀旣誤遂相傳如此鄺善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乂廟廟尚有乂碑泰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兗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并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尋一二而正邪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爲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溟損龍昇爲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所作今祕閣猶有但其形製小劣無塗金爲飾又其文爲戲龜水艸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國書赫連勃勃以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疑即此也

盧陵王銘

世傳宗資碑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棺其說信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顔延之爲王琳碑石又考杜叔廉書儀則謂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識因以述其德行昔顔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于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爲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已備於漢豈特魏晉間耶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

之間近代已來成銘于碑余見造之爲靈表墓碣銘
碑便知諸人論不詳皆不足信於世廬陵王碑敘述
惟謹微覺煩碎然書畫簡古爲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
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知定
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
于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汙穢
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駕幸鄴戊寅閱
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

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稱
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爲廿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
師可考以次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既書
親射勒銘不書其地乃繼文於上似御射當在鄴南
然則此不當略也北海王詳高祖南伐自洛北巡詳
常與侍中彭城王勰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
所高宗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
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寥）廓耶奚奪（字闕一字）仙鶴
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
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名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爲靈門二字當有）去鼓
（闕一字當爲予）表留（闕二字當爲形表）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字闕五字）入（此字又闕二字不完）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此有
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
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文）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盡於此凡文

字句語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
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之全者
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予與汾
陽郭逢原公域范陽張褘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
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表（字古表）留寧十字完
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
人未之見而由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真
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爲似是真侶之號
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
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㙾

子厚記辨音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
以玄黃之幣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表留名真惟彷彿
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
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
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空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僊尉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
掩沒故不復得其全文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名字
特奇偉空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爱
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不見錄考其歲月雖不
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墮莫知何時而是書壓覆其
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其刻
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
且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
沈存中直謂顧況所書知何而碑書篆者止皇山樵
也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郤與宗考次其文闕四十
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㙯自
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
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庋(音軌)
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
雜失序多矣空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
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錄謂得六百字今以
石校之爲行凡十行爲字廿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
之誤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

後則銘之刻非顧況詩可知集古錄豈又并詩繫之
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將軍王逸少
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道翁其
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
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當三十九年
而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
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
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

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
載況當兒稱其號華陽子益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
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
白乎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
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葬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
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遊海岳住會
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一年弟子周子良仙去
貞白作傳卽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
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
所書然華陽眞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

四人各以其號自別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
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
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
書傳遠六百年不應如新刻于石余求銘後王瓚書
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謁鈌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
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轉相拓搨刻深畫重
去眞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蛇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
蓋自唐貞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

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世間
所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迹健瘦縈絲
索鉄屈折盡妙不露筋絲末于纖瘦濃淡未嘗有遺
限也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
非兔翰不足稱勁是不然豐狐之柱路扈嘗用之但
不知胎毛非壯髮不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修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修石志曰僧修大原祁人周王之
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讓歸梁封南城莊侯又
曰僧修仕文德主師蹕府臨邊為岳陽王中兵參軍

王稱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
朝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勠力梁國有命加
禮異賜以強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出牧溫部方
欲馳劍騎于稽秦櫂樓船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
終始余考之烏丸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改為桓附
入簇官大統十五年文帝寶炬雖詔天和改姓者復
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
太原祁人据穎川歸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汀封南城
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次子僧辨以兵與梁胙荊州
然則烏丸在梁為王氏而壯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

李延壽大清記周書皆不錄僧修事其在神念僧辯
傳中亦不稱僧修史家之闕如此其為壯矣則又誤
矣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雍九州然志
謂雍府即世祖也諸書亦不錄世祖為岳陽王至江
陵陷而僧修入周其曰奉璋謁帝則周武也僧修賜
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然誤謬
相襲其可勝考耶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為建德今
志乃書七年三月堋音斗於武鄉何也余以長曆推之
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
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

元志與史不差可以据也

智永千字

智永搭梁所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
至唐而見于時者雖衆然眞僞並出藏書者已病其
難得也觀右軍書託永和世謂默符聖典有鄉背之
宜而智永取名謂潛印玄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趯
策掠啄磔雖盡其法度而縱擒緩急自出法度外若
泰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道致遠氣力有餘
此豈可求於書儈畫販而論眞僞耶千字其初本得
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
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為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鬢
髮盡白謂心力極于此書當時甚重其書詔令蕭子
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家以謂體制盡備
可以見其筆然非書得成法亦不能盡工也揚文公
謂敕當為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畫轉移誤爾陳時
朝廷命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為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郗氏或疑其事余考於書
傳因龍天主祠得之謂郗氏性妒忌武帝受國未冊
命忿懟投殑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烟焰衝人

莫敢近遂為龍天主祠此尤僧異而懺疏所說蓋可
信豈變滅起伏因心以果者果有耶惟懺言因經報
得還人天道而此祠遍歷陳隋奉之雖居徙不常而
嚴麗崇飾祈禱致禮每輒得應此又不可知也隋大
業中即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為神所
降著衣鼓舞都不自覺然人化為龍與化虎熊果有
異哉今得趙耕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
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畀路斯來唐
世因以為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秘書郎虞世南撰并書右世南以書名隋唐間此碑最顯世號以摹本傳今其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為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昔為定州先皇歷試所基遂改為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與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之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為寺道士女冠為觀隋改雲慧曰二道場金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恒州武德

四年以高鄭博野苑為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年復以博陵郡為定州而國朝通以瀛州為高陽郡以定武之郡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與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砥柱銘

唐砥柱銘貞觀十二年時進魏徵撰秘書正字薛純書其字因山鑱鑿就其窪（蛙音）平隨多少置字故不成行序宛轉索於嶔嵌間以摹故石雖存而頗難得世知貴之唐以書學相高刻石之文此其最大者也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其後柳公權書刻拓提今已譌缺不可讀惟純所書在濁河間得完蓋摹擊之工不至雖濤浪刮磨風雨摧剝尚不廢也

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率更令歐陽詢書按唐書貞觀中改隋仁壽宮為九成宮永徽中又改為萬年宮宮在岐州開皇十三年楊素所治也徵曰宮城之內本乏水源六年四月西城之陰土覺有潤以杖道之有泉隨而涌出因名醴泉不知何據也漢書京師醴泉飲者痼病皆癒故漢儒集禮有地出醴泉天降甘露以為人主之瑞而不知者謂水從地出其味若醴如此則列子所謂神瀵者顧漢魏郡國與唐離宮安得有此爾雅曰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

醴泉蒸甘露雨也今据此則論者不知其所出也故著其說

歐陽詢帖

余求前人論書必先擇筆至於動作皆得如意非是未嘗書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然書必託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更於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當是絕藝葢其所寄者心爾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鬬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

收真行草草可見知略無勁敵非虛語也虞伯施肅詢不擇紙筆皆得如意此正紀其實耳宜遂良不能及也

虞世南別帖 字伯施

虞伯施手帖論儒學不使一日失業恐子弟墜其家聲且戒之使其不息也觀北堂書鈔大見功力深至非積學之久不能及此子纂雖識書學而文業衰失故知虞氏九世文名為儒林所嘆可以為難也方隋時伯施以文學推選任祕書郎來護兒以丞音武略任將帥至唐來氏有恒濟反以文顯而虞氏子昶以下不能世其業而為入仗宿衛故陸元方戲曰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故曰雖在父兄不能移子弟理固然也 來恒本傳曰恒濟兄弟相次知政事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薛稷雜碑

書貴得法然以點畫論法者皆蔽於書者也求法者當在體用備處一法不亡濃纖健決各當其意然後結字不失疏密合度可以論書矣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然世

或以其瘦快斷至到又似不論成法者也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後世不謂昭不及繇者觀其筆意它可以不論也

李衛公書

世傳扶餘國事類若劒俠而衛公從之似以任縱自嬉而放悍不制者然考其行事則動以禮法自約又若老書生深究進退存亡者信王佐器世或未易量也此書豪武自將亦既放矣或疑其偽將其纂古纂字侮神羞求合於杳冥若乎亦當時憤激感慨豪氣未

除而然耶劉餗嘗言徐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後有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後果如言此書遠似或眞有是耶將後人因此而附益之乎餗在開元其說似有据是則若可信也

褚河南聖教序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疏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遂良帖

褚河南於書蓋天然處勝故於學雖雜而本體不失初學晉右軍既又學虞伯施後於史陵得用筆意乃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羿之立彀必志於彀至巧之所極當自其心得非可法度準繩授也學至於此當自知之

辨法師碑

辨法師碑薛純陀書昔歐陽文忠公嘗許其字不減率更然所書不傳於後永尗（古叔字）所得純陀書惟此不知又有甚焉者也貞觀十二年奉敕書銘砥柱其字磊落如山石自開陽鱗而出可以見方丈之勢矣固無牽強以成也當時如虞伯施褚登善號能書者皆避而讓之其後柳誠懸愛其書恐失其次第則又別書於石後世得純陀所書砥柱銘者皆碎雜叢壓必按此而序之砥柱銘薛純而此碑爲薛純陀嘗爲秘書省正字本名純陀後以純自別于晴檢于類書見之

碧落碑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爲陳惟玉書歐陽永尗以李漢碑爲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

傳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使能奪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絕處此後世所疑也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㤅（古愛字）其書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世人論書不逮陽冰則未必知其妙處論者固應不同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世以名之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以爲名李漢謂終于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見其處今爲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爲碧落觀而開元改今名又篆文苦未畢其文其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爾雅在午爲敦牂永尗謂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曆考之自

武德戊寅受命至咸亨元年庚午實五十三年矣然則總章者誤也

別本碧落碑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乃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横直圜方樊宗師典刑有稽然遒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作誌令陳惟玉書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肯求其當而妄爲戲哉世言字不考古甚則以品爲鄰今於古文鄰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知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歐陽通碑 詢之子

書家擇筆如逢蒙求弓矢必得勁良然後及遠中微然弓勁矢良當求其材可爲者非是善工不能極其精也漢世郤貢兔毫當時惟趙國爲勝而工製或異亦復不良議者謂兔毫無優劣工手有巧拙正應工于不得則不得論其毫也路扈一世名手且重以雜寳爲跗然其善不過秋兔之毫及其後世漸以豐狐爲柱然鋒頭頳芒非兔莫可爲者歐陽通於書過自矜重至以貍毫爲覆兔毫管象犀然筆用兔頳自昔不能改至於爲柱則或用它毛若也遂用貍爲心恐不得若兔毫之管剛柔得中適人意也後世得假治髮羊毳雞毛鼠鬚亦皆成筆然不能盡其利用故知其特貴異爾王逸少謂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寳彫琢然後爲貴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管麗飾則有之然筆貴輕便重則躓矣不知遺犀象管者定可得輕便哉矜持太過失其常理是有媿不擇紙筆者非能其父書也

歐陽通別帖

今世所見歐陽通書惟三碑其別帖殆存此也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媿其父至於驚奇

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書家論通比詢書失於瘦怯薛純比詢書傷於肥鈍今視其書可信也

智乘院碑

長子 名縣 智乘院碑唐鄭王文學阮立德譔李承福書碑成於咸亨中則天帝時也考於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武德四年分國于滕出刺沅州貞觀七年徙鄭十七年持潞州節改絳州一年再持節潞州復持節絳州所至以能稱善決大獄高宗褒以優詔當其時鄭王名重于朝廷爲宗室重顯慶元年持節安沔隨郢安州刺史此其所歷也唐書惟敘鄭潞絳三州

不言再持潞絳節其爲安州刺史亦不著也子敬嗣國新舊書皆以材任職而散之三世爲爽簡爲宗閔琳之再世爲勉皆位宰相其在當時至顯而史所書若此其可勝考耶然琛珪璞璿璲珩碑皆不具而别見于龕石此宜史官不能備錄也

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輙超拜名見悟非是訪眞敬嗣死矣卽授子注五品

官注生光遠嘗持節荆襄從鳳翔又節度劒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考也

陳昭題名

河南石氏得唐陳昭題名制度大備知今日進士刻石甚陋段成式曰慈恩寺題名自張莒於寺中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柳寺序訓又謂韋肇初及第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按莒登科在天寶十三載此時已有題名觀陳昭所書在開元九年則其事可以考也封氏記神龍已來杏園宴後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它時有將相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添前字故李紓不加前字到老恨焉則題名自唐神龍初有之矣柳氏著書在中和三年其碑後因成故事則余得考之方會昌中陳商知舉奏對不稱改命王起主文宣旨停曲江大會及題名局席至中和而後進士復題名慈恩則自廢而後行蓋在此時也嘗聞唐人言柳宗元劉禹錫題名慈恩寺談元茂秉筆不欲名字著障目押縱版子者率多不達柳瑎斟酌之馬徵鄧文佐盡著版子而宗元竟不達雖一時爲戲然德器自可於此見之題名之盛亦一時所尚雖至今不廢但隆殺

異爾

六公詠

李北海六公詠今泰和集中雖有詩而無其姓名又其說一章不盡或遺余見荆州六公詠石刻文既不刓故得盡存可以序載於此按中宗復位以彥範王扶陽暉王平陽玄暐王博陵柬之王漢陽恕已王南陽世謂五王然皆梁公所進故邕歎其成大功者六人詩尤奇偉豪氣激發如見斷鼇立極時至今讀之令人想望風采宜老杜有云昔盧藏用邕謂如千將莫邪難與爭鋒史官所美謂碑頌是所長余見它文

亦不若是壯厲警拔殆感憤而作故氣激于內而横
放于外者也序言邕爲新州今新舊書但稱坐善張
東之貶福州司戶參軍韋氏平還爲左臺御史張廷
珪姜皎引爲御史中丞姚崇出爲括州司馬起爲陳
州刺史後貶遵化尉徙澧州司馬括州刺史歷淄滑
汲郡北海不書嘗爲荆州也

御史臺精舍碑

御史臺精舍記唐中書令崔湜撰漢承秦制御史爲
丞相貳其後以寺隸之寃法所在也然立精舍以居
其致一於此可矣書傳所見最先包咸東海立精舍

教授此在西漢末顧湜謂此佛之所舍昔漢處摩騰
洛陽西建精舍爲始誤也按釋書以靜居爲精舍致
一爲精不使雜也古之齋心服形其居必有可默存
者今人猶闢屋爲齋謂如齋戒以守其獨不可以精
舍名之此亦過也蕭摩之請興塔寺精舍詣二千石
庚子輿造佛因立精舍嶺南源明僧紹住弇榆山棲
雲精舍戴顒居竹林精舍此皆諸梵所庇然書生立
學昔傳此名豈致道之所居惟精一而後得之昔魏
武嘗曰譙東五十里築精舍秋夏讀書其後徐庶折
節學問精舍唐僧淵立精舍豫章阮孝緒以一鹿車
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張鄴
戴顒立黃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其弟出精舍數里
遇之伯珍蒙山立精舍則古人於其居也以是名之
凡以求致一于學者故以名自警觀其朝夕處之可
不思以致其精耶後世知釋氏所居爲精舍便以爲
精舍皆寺也湜之嗜利蔑學其可責以此哉

盧舍那碑

盧舍那佛像記蔡有鄰書今見於世者三碑惟尉遲
迥廟與此存耳書法勁險驅使筆墨盡得如意當與
鴻都石經相繼也唐志稱有鄰於八分本怯弱至天

寶間遂至精妙相衛中多其蹟然則當時蓋不止三
碑惜其今亡之也

尉遲迥碑

尉遲迥碑成伯璵撰世以蔡有鄰書特貴其敘迥事
與周史略同然迥之死節不得顯方周之興迥已爲
蜀國公矣逮魏之亡一宗伯且受命舊國舊都望之
無慨于懷不翅傳舍一日去之矣隋公總攻天下之
勢可以知也迥則不受而承制起師以興復爲任其
事則有可疑也豈以地居嫌疑勢窮畏逼自度不能
容於隋而發哉則宛憤鬱結不得其死宜與出靈響

以自見不得如成伯璵所云也唐世說自迴之爲厲
相州都督死者前後相繼張嘉祐既治事夜禁冠處
坐有自西廡出者曰余後周尉遲迥也死於此遺骸
尚存願得畢葬前牧守者膽薄氣老驚悸而逝非所
害也又指其女子曰同瘞於此明日嘉祐發掘得之
備衣衾棺器禮而葬焉既夕出謝曰余無它能願畢
公之政節宣水旱唯所命嘉祐以事聞上請置廟歲
時血食有詔褒異今考周紀韋孝寛既平鄴城則移
相州守安陽至于碑則謂武德中朝制改葬遠開元
丁丑張嘉祐問俗郡言多祟公曰蜀國公獨爲純臣

闕修殷薦其取戾也宜哉觀此自是武德改葬至嘉
祐則廟而祀之矣亦不因詔而行也與尚書改戾謂
神之休福則得之其謂遺骸西廡詔爲廟容改葬于
開元歲皆誤也

李太白藁

藁書舊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
元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曾
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輕後
度越陵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
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愛李太白名至僞
書一卷亦聲價增重豈以人可想故耶

張旭千字

長史於書天也其假筆墨而有見者是得其全而加
之手爾豈知曲直法度自成斷削間邪觀其書者如
九方皐見馬不可求於形似之間也方其酒酣興來
得于會意時不知筆墨之非也忘乎書者也反而內
觀龍蛇大小絡結胸中纍纍乎乘雲霧而迅起盲風
異雨驚霆激電變怪雜出氣蒸煙合倏忽萬里則放
乎前者皆書也豈初有見于毫素哉彼其全于神者
也至于風止雲息變怪隱藏循覩其迹更無徑轍時

一豪不得誤矣是昔之聣然者已畧故耶

張長史草書

百技原於道惟致一則精復神化此進乎道也世既
以道與技分矣則一涉技能便不復知其要妙此豈
託於事游泳乎道者耶張旭於書則進乎技者也可
以語此矣故凡於書一寓之酒當時沈酣不入死生
憂懼時振筆大呼以發其鬱怒不平之氣至頭抵墨
中淋漓牆壁至于雲煙出沒忽乎滿前醒後自視以
爲神異初不知也今考其筆蹟所寄殆眞得是哉夫
神定者天馳氣全者材放致一於中而化形自出者

此天機所開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應一發而不
可改有不知其爲書也莆田方宙子正得君謨所藏
張長史帖爲書其後崇寧二年十一月壬申

張長史別本

見鐻於山不喪其天見蜩於林不分其神誠能知此
可以語書矣嘗見劒氣渾脫舞鼓吹既作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而旭得之於書則忘其筆墨而寓其神於
頓挫之初矣落紙煙雲豈復知耶此殆待于物者神
動應於内者天馳耶昔崔延伯毎臨陳則令田僧超
爲壯士歌然後單馬入陳所向無所至僧超死則不

復能戰是知以氣勝者氣能蓋天下然後可以勝天
下矣空純氣之守者萬物不得窺其迹也

郎官石柱記

赤驥白獄一駕千里當其披崑崙上秡陵時求其逸
景於逐足下殆無遺蹤矣至于在六轡閒和鑾在前
鍪屋音續在後則過君表而舞交衢進退履繩旋曲中
規求其毫釐跌宕無遺恨矣長史之書殆盡於此方
乘醉時翰墨淋漓雖驚風迅雨不能與其變俱也此
詎可以規矩準繩求哉及郎官記則備盡楷法隱約
深嚴筋脈結密毫髮不失乃知楷法之嚴如此而放
乎神者天解也夫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
縱而不可拘觀其佶吉音鋒鱗勒峻𥕢抑左升右仰策
輕揭繫趯立音閣收此書盡之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
非長史書者是覩其騏驥千里而未嘗知服襄之在
法駕也

張友正艸字

張友正所書自云得漢人心法其用筆過爲鋒長而
力弱殆不可持故使筆常動搖勢若宛轉世人故自
不能用今考其書別構一體自得成就雖神明潛發
不逮古人然自然處正自過人也今人不知古人用

筆或妄詆者不知書者也皇象曰欲見草書漫漫落
落空得精豪甍而兌切桑皮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
得滑密不沾汙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
手調適而心懽娛正可以小展觀此便知友正用筆
蓋有所本近時趙獻彥思學友正用筆至于草字已
能舉迅速頡頏筆墨間自與握一寸筆頑拘制方寸
間者異也

崇徽公主手痕碑

碑在汾州靈石蓋唐僕固懷恩女懷恩唐功臣以嫌
猜叛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大曆四年以回紇請婚

封爲崇徽公主下降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
唐部關中其入回紇道至汾上此其常也然托掌石
壁遂以傳後豈怨憤之氣盤結于中而不得發遇金
石而開者耶

廣川書跋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峻拔一角潛虚半股此於書法其體裁當如此矣至
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然後成
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魯公於書其過人處正在
法度備存而端勁莊特望之知爲盛德君子也嘗問
懷素折釵股何如屋漏水曰老賊盡之矣前人於其
隱處亦自矜持不以告人其造微者然後得之此二
體又在八法六體外乃知書一技而其法之衆至此
公祭猶子文殆兼存此體者也

磨崖碑

中興頌刻永州浯溪上斵其崖石書之刺史元結撰
結以能文卓然振起衰陋自以老於文學故頌國之
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瓌瑋
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蘚封莓固遠望雲烟外至者仰
而玩之其亦天下之偉觀者耶嘗謂唐之文敝極矣
結以古學爲天下倡首芟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
外故其言危苦險絶略無時習態氣質奇古踔厲自
將嘗曰山蒼然一形水泠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爲主
韓退之評其文謂以所能名者余謂唐之古文自結

始至愈而後大成也

放生池碑

顏太師以書自娯平生意好惟此不替晩年嘗載石以行礱而藏之遇事以書隨所在留其所鐫石監視而考之自公之沒名德雖在人然世豈盡知惟書于石者人得見之故今獨以書名世或謂公以書傳流俗閒至野人田老皆得名之甚至以書藝人並傳

王密碑

太師於書天得也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余見此碑特盡之矣故為世絶藝觀太師名德偉然

為天下第一忠義之發本于天性今人不得盡知惟書法入石流傳于後故世無賢不肖皆得知之蓋以公為善書人也今書藝所學皆深墨重筆如指畫木印狀皆謂能學公之書矣昔夫子能拓關而不以力聞蓋以慎其所習也公於書自善常患後世不傳則其陷流俗中亦自取其累也

摹畫贊

東方曼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其石刓剝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於書其神煥發正在筆畫外若拳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得訥書爾果有道耶

公之書幸今猶有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閒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噱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新驛記

新驛記唐祕書少監李陽冰書陽冰在唐以篆學名世自秦相李斯後號能書者不得伯仲閒見也今世壯碑巨碣尚多有之其諸絶處更無蹊轍可索碑陰有頌謂斯去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得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賓之昔歐陽文忠公嘗疑唐相賈耽為之蓋耽喜陽冰書嘗為序其說文字原耽後又為滑州

刺史其為刻此或可信也余考其言蓋舒元輿所為王筯篆志謂斯去千載冰復去矣誰能得也當盡於斯嗚呼主人則與今碑陰或異蓋後人因其文時有改定以合此記不足怪也雖然陽冰篆字其甚工處不盡於此而刻元輿頌者獨見此碑爾元輿又謂陽冰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信矣則亦屢進而不止也

李陽冰篆千字

陽冰於書授法張旭世疑長史遊於顚冥之地所以離遁繩墨而自放者也豈有迹可求哉觀陽冰此帖

得書法三昧雖規合榘應不適方圓至其神明合離殆無蹊徑可蹈而循固知與長史異者形迹之間也書家以法相授其律甚嚴非心融神會未嘗以付始求于法不參流動如羚羊掛角更無聲迹逮其游于法之外斯可語成法矣

琴銘

唐李祕監琴銘千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于此琴在太常昔陳儀爲協歷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貴也况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

爲此琴且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論也觀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据曰昔孫綽云回風臨岳剛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冉林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籍絃欲其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於世則余不得不辯

徐浩寶林寺詩

李邦彦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瓌能（奴來反）乃是僧爲鼈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許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季海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狀臭（音苦）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抉而警之是一快事謂瓌能孤岫不害于詩黃子求人已細張于曰因進非哀表賢遂能（奴來切）憑祖觀穰穰擦災古人已如此音况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据耶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可穿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窓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微杜甫言自多窮岫雨韓愈言點點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

雲初吐則不可謂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已是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辯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徐浩開河碑

書家貴在得筆意若拘于法者正似唐經所傳者爾其於古人極地不復到也觀前人于書自有得于天然者下手便見筆意其于工夫不至雖不害爲佳致然不合于法者亦終不可語書也觀蘭亭敘樂毅論便知逸少於法度備矣此皆已出後人摹勒以傳不能盡得當時下筆意至其合處猶度絕前輩備有書法可考則知書到古人地位自可以法度論也昔蔡

邕受法於神人傳于崔瑗瑗傳之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逸少自此而下各有師授逮于張旭其書分故蔡有鄭法爲篆惟顏清臣徐季海守舊法而眞行盡合于古之作者至韋玩崔邈授其法而絕矣考其源流正如禪家宗風相承各有主也後人積學不及古人而授受又無傳嗣宜其不知古人筆意可勝歎耶開河碑令狐綯文字季海所書也書法該備而尤妙它石其法度所從來遠矣

徐浩題經

題經楷法最密殆於樂毅論得其結字妙處至形密

㲲疎字細畫短故當在伯仲間然方而有規圓而藏矩未嘗刓角耀鋒構成觚稜正如大匠掄材斲木就器繩墨旣陳潛刃其間求礱削之迹殆不可見況痕瑕節目可得而求之耶季海于此可以忘情筆墨矣顧法度存者世知什一豈論三四哉

懷素七帖

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書於楷懷素得書於草故魯公謂以狂繼顛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要之二人皆造其極斯可以語善學矣昔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素于張旭吾知出此

懷素別本帖

李丕緒舊藏懷素別本有六帖筆力險絕而法度盡應比它書若異蓋古人於用筆將一法不立故衆技隨至而於見空時得無字相此其不落世臉而天度自全也世人方將捉三寸柔豪籍之緹油心量形象而暗度遠近疏密隨步武之後躡其遺塵豈復有全書者耶鄔融嘗問素胡不學雨雹痕良久而省又問撥鐙法如何曰如人並乘鐙不相犯劍鋒事密射如何曰不可言也觀其書知此法從來久矣

懷素洪州詩

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謂漢家聚兵楚無人也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氣亦略等矣觀李廣射石秦人扑虎皆在氣全未分時使心一改而氣已移雖有勇決剛果何施於用耶懷素氣成乎技者也直視無前而能坐收成功天下至莫與爭勝其氣蓋一世久矣故能致一而終身不衰也

北亭草筆

懷素於書自言得筆法三昧觀唐人評書謂不減張旭素雖馳騁繩墨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旭則更

無跡轍可擬起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爾今其書自謂眞出鍾草出張眞字不見于世惟草獨傳當其手筆調和時忘神定氣徐起而視所嚮無前故能迥出唐諸子右奄薄劉宋齊隋而兼有之其體製該備顧後世不能加也北亭所書適當其逐鴻濛而問太虛時矣至其會處乃假浪岷山放乎江之津也

高閑千字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

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無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稽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雹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遺教經

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已遭火而別本爲薛崇徽所藏亡于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爲名輩所推良有以也昔張翼代羲之草奏幾乎亂眞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爲高妙但恨乏自然後人不見逸少迹若碑刻所傳已多假僞則臨搨善工自足惑世矣嘗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爲道秀所書但世不傳爾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鑄鼎厚銘

虢州刺史王顏撰華州刺史袁滋書其作銘在貞元

十一年九月至十七年韋諷復書識其後以籀爲篆蓋古者均謂之篆至秦既分殆以史籀所書爲籀不足異也其曰得玉石瘞於原上地深四尺黄帝去今六千四百三十年謂此上升時小臣遺墜物也此則怪矣然原上非人迹所至瘞藏土下當時不得不異其說以黄帝爲六千年者緯書也三皇遠矣後世推考不得其序史記雖斷自黄帝然歲月猶謬誤而緯書之說又皆臆決安可信哉但言者欲引以自神則增多奇怪亦其常也

陰眞人詩

鄠都宮陰眞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郎祠下盡閱其石謂此三詩眞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託之乃爲知夔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毀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石本然獨存此也眞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貌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淸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賛文甚古雅亦異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劑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強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翺題名

李子揚出貞元某年李文公題名唐之進士科目蓋自韋肇始而兩京初未聞今考文公所書知府送皆有會集書於慈恩石𤧚蓋當時等甲進士便與科名等故世尤貴重觀韋貫之集有啓獻韓貞公乞免知進士舉當時貞公欲以解頭目送文公謂頭須用合及等人恐不可令舉子作解頭取及第由是乃得以李翺爲第一張仲素次之蓋自十人解送而九人入等時以爲盛卽此題名是也子揚世系蓋習之胄緒宜其保此

桐柏廟碑

唐元積修桐柏廟碑昔歐陽永叔謂刻銘於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文既非因柱已不宜謂之碑則積書此爲碑過矣古者廟中庭謂之碑故以碑爲節然獨不可以石刻文遂謂之碑嘗見伏滔功德銘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范雲亦謂嘗見異書堯碑禹碣皆爲籀文在崆峒山中此果足信哉余謂積爲此碑世亦因是爲据

撫州六詠

陳公遠得戴容州臨川六詠筆畫疎瘦婉麗勁疾不在唐諸子下然世不以能書名也蓋叔倫自以詞學著聞世少見其書宜其不爲人知其後識曰龍沙或疑叔倫燕人者今考新舊書皆曰豫章或曰其先蓋幽都又戴自宋出無相及也豫章記言章江東岸沙埶如臥龍狀故叔倫詩曰鄉里龍沙北以沙岸如龍故云

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矣作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騁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勢必至恢詭譎怪而後已金玉犀

多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人之所材至于大字之下常珍滿目故非奇玩怪產不足以發異觀於四海中腐石以出珊瑚溝中斷木以供犧尊唐之文敝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相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園池記別本

園池記文既怪險人患難知蓋絕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剔刮刷洗於其後刻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鸜（白鵒）

（亭）鷺（白鷺亭）白濱（亭名）雅（薛姓絳人）文安（裴姓聞喜人與雅同縣漢王諒友）軌（梁姓為正平令）蒼塘（亭名）風（亭名）鼇（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聞八代文敝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轍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改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于今者碑刻書疏讀之令人羞汗浮淺如俳優諄語鄙俗如村野訟諜無所校者也當時如韓退之毅然以古學爲諸儒倡然其得意而人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自立者其能終不廢耶絕述之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置木立塗塈洋而獨若者也

陰符經序

柳誠懸書至此極矣然人之好尚亦難齊李西臺愛柳尊師志歐陽公愛高重碑惟君謨獨喜此序謂善藏筆鋒自是書家所共恐不能盡其妙處觀其平時論曰尖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卻文宗問之曰凡縛筆頭極緊一毛出即不堪用然藏鋒在得筆意非極工於筆亦不能也宜公權戒此

金剛經

誠懸以書聞四方史謂當時中外大臣家書碑刻銘不煩手筆者子孫以爲孝敬不足故昔時高麗百濟

入貢齎貨貝以購書名之重後世莫及然此經本書於西明寺後亦屢改矣經石幸存不墜兵火柳玭謂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今考其書誠爲絕藝猶可貴也

武昌詩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狙則指牛僧孺嗣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求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天下而無私好惜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悁忿少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喜爲郡功曹馬文淵爲

太守涼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衡州門記

衡州記唐太中四年李偘爲刺史因治郡著立通門刻石記其封域所本不見書撰人名蓋偘所爲也其言衡陽當五令門考于書蓋古文嶺字爲領五領皆在今廣南以衡岳爲五嶺門昔鄧德明作南康記其五嶺甚辨然皆謂在南康則非也裴潛記以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今考於古可信然二子之說雖異獨無以衡岳爲五嶺者或偘自有据而衡山

又有五嶺不可知也

趙璘登科記

秦始㴱藏趙璘登科記書本唐人蓋筆畫工力殆出遺教經而稍爲出入繩墨不拘律度內顧後世書名者未能伯仲間見首末盡亡蓋自開元二十三年至貞元九年其間亦又有缺剝不可倫序或遺去十年或少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滅過半此書既久其存亡若是以趙參所紀姓名則又有異者此不能盡考也昔鄭顥當知大中十年楽宣宗索登科記按顥表目自武德以後續有進士諸科所傳姓名皆是私家記録尋委當行祠部外郎趙璘采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今所亡纔六卷而亡者十七八矣雖然猶幸以書字著顯而世存之故今得有傳也余嘗訪今藏書家并官書所籍殆無璘所撰登科入目則此書尤可貴也因録而藏之并以舊記相參成十卷以傳

于範書

于範書險瘦自有體裁唐人書大抵有法而於文則或不工末者勝也範書自序感戀增懷皆書詞所避成通間唐制不行於天下久矣後生不習典禮可以增歎也梁制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達中彼此感思

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任唐紅亭記立制凡稱感者徒二年其法至重梁制至唐雖未必盡用然陸贄所定行于貞元不應咸通間盡廢知當時唐之制度不能行于四方也

唐經

書法要得自然其於規矩權衡各有成法不可遁也至于駿發陵厲自取氣決則縱釋法度隨機制宜不守一定若一切束于法者非書也世稱王逸少爲書祖觀其遺文可以得之每爲一畫則三過筆至波勢則偃筆從字有同處辦爲別體若其垂露懸針碪石

敘股諸體備有至于神明煥發絶塵㓕影則不謀自合此其貴也後世論書法太嚴尊逸少太過如謂黄庭清濁字三點爲執上勁側中偃下潛挫而趯鋒樂毅論燕字謂之聯飛左揭右入告誓文客字一飛三動上則左竪右揭如此論者豈復有書耶又謂二合用二兼三解撥四平分如此論書𤰞可謂唐經生等所爲字若盡求於此雖逸少未必能合也令人作字既無法而論書之法又嘗過是亦未嘗求于古也

盩厔尉題名盩屋音周𨽾

唐都關中盩厔在畿内爲望至重而尉尤爲要任自

進士第一與賢科中選人得補然以題名考之皆自此入翰林充學士者接武不者猶爲眞御史世傳縣吏視尉到而輙論其官壽所劇未嘗差盖閲人多者自有据依惟貴人多故知者尤審也水曲曰盩山曲曰厔其取名者如是

津陽亭詩司馬懿征朱然於樊城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元嘉二十五年改開陽門爲津陽然則漢以洛陽宮爲名而南朝效之若猶之言津陽即本漢之東都

鄭嵎津陽亭詩其敘津陽門有亭舊矣疑唐亦有之但不若漢時備也東漢天子都洛其制度盛麗故典儀書洛陽二十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津陽爲

城門則有亭宏也

廣川書跋卷第九

劉統軍碑

余讀韓愈作劉昌裔碑竊疑其書謂既葬反柩于京師知其必有誤也且既葬矣安得而反柩哉因求其碑偶存爲考其文是反機于京書之所傳其譌若此豈不使後世疑耶其餘雖于義不甚相妨然因其譌誤可以復諮也碑云陳許軍節度使今書本無軍字反機于京碑無師字不可以誣碑無以字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而無下有字蘇氏戰敵碑爲軋敵陳力應變碑爲陳方僕射已都作以都書曰留害碑作

熘害以文考之知書本爲誤乃知碑刻之傳於當時者不可誣也後世校讐不得原本因誤就譌不究其意隨已所見致文字錯亂以疑後學可勝歎哉

又劉統軍別本

元祐七年余爲李平叔書劉統軍碑後贊皇李叔憲復得此碑屬余考其歲月將有釋於後也按新唐書劉昌裔始說邊將不售去入蜀楊惠琳亂說之順命拜瀘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間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藁德宗嘉之或謂永貞元年十一月夏州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明年六月伏誅則不得順命爲瀘州刺史建中三年曲環爲邠隴節度其後改陳許則不與李納同時其序錯亂不可以據今考于碑楊琳爲横巴蜀靡凋公由游寄單船往諭招琳後來降公又有功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則昌裔先在河北外論事不得用則入蜀說楊子琳得佐瀘州子琳死始從曲環新舊書唐曆書永泰二年崔旰攻劒南節度使郭英乂卭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劒南李昌夔起兵討旰大曆二年杜鴻漸節度西川表子琳瀘州刺史當其時昌裔實佐其州事則自當爲楊子琳但爲楊琳舊書因

之故不得以相亂新書以爲惠琳又以其在夏州陳許爲惠琳在夏州時故謂李納僭逆歲月皆誤至謂攻濮州益陳許節度李光顔其謂曲環誤也新書建中二年平盧節度李正巳卒子納自稱留後貞元八年納卒舊書李納之爲留後在大曆十一年其卒當貞元十五年以實錄考之舊書是也舊書建中二年李洧棄其師李師道以州來降十一月宣武節度劉洽與神策將曲環大破李納之衆於徐州又曰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曲環與劉玄佐同救建中三年李希烈侵汴州環大破希烈軍于陳州城下擒其驍將

碑以功加兼陳州彖烈平環兼許州貞元十五年環卒上官涚代之涚卒軍中推吕裔遂代節度碑謂新帥不卒勛勳將逋則少誠薄城涚欲遁去皆於碑可以考之後世不求其事惟史所祿據以為信則安得無誤歐陽公嘗以碑考史書謬誤若此之類是也

田弘正家廟碑

唐文敝至韓愈始變而知所守後世學退之者惟歐陽永叔獨探其源余考田弘正碑蓋其傑然自出拔乎千百歲之上者永叔嘗得此碑以攷集尸誤字三處曰御訓嗣考其所出雜比成章錯綜而不亂信

其有得於此又曰降以命書奉我王明必以集為誤余則不得信於此也以降命書不得如集所傳天明施于君為不類不若王明之切當而有据也今碑為非是則不可謂天明以降為工於集所著而傳則不可碑雖既定其辭而後著之石此不容誤謬然古人於文章磨鍊竄易或終其身而不已可以集傳盡為非耶觀其文當考其詞義當否然後擇其工於此從之則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謂是人不敢異其說況碑為當世所書人豈可盡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遺藁與刻石異處甚衆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後竄改之也嗚呼知退之者益少今惟文忠為得其要其說猶然其下一等又可知矣

徐偃王碑

徐偃王碑昌黎韓愈撰徐放書碑故在集中以其文相校不失蓋碑近而傳者衆故得不誤愈於此碑序事淹該華實不似黃陵等碑錯雜無序駸駸上薄漢周不造其極則不止魏晉宋齊糖粃殆盡略無餘習可謂至矣昔人嘗謂公於文渾然一出於己不蹈籍前人橫鶩直肆恢奇衍溢今考其言曰徐不忍鬬其

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因號其山為徐山此即范曄漢書全用其語偃西王母事盡錄穆天子傳朱弓赤矢采祥瑞志然則愈於文蓋亦未嘗不用前人語但使人不覺如己出也其曰故制樸角昔人嘗改為犄淮南子曰堯樸角不斲素題不枅愈於書無不用也

平淮西碑

唐平淮南碑翰林學士段文昌撰安定李元直官朔方得於定[illegible]武音余感而歎曰明娵于耆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昔韓愈受詔為之開鑿渾元索功

玄宰蓋精金百鍊愈鍊愈堅其節根深其發本固發
越乎外其華燁矣不可掩已自漢以後無此作也帝
子不慧過量其夫且嬌姹之苟以大功尸於私室夸
耀寵靈要求命數惟意私之則破其碑以什於道時
君世宰暗愚自將則受以攺命文昌庸伍安知為文
氣質衰陋無復經緯雖組織求麗而綱領失据正如
江左俗學以麗偶自矜借使一時女子無知朝廷之
間君臣論議又出一女子下耶借使在朝無人庸鄙
暗劣文昌其可承詔為此哉昔李商隱讀愈平淮西
碑謂如元氣正賴陶化庶類而當時不容況一日得

行其道吾知其不得存矣或謂不敘愬功考其言用
夜半至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士卒豈嘗
泯沒無傳顧愈以裴度決勝廟筭請身任之帝黜羣
議決用不疑此其所取遠矣劉禹錫知名于時嘗忌
愈出其右貞元長慶間禹錫隨後以進故為說每務
詆訾且謂文昌此碑自成一家其自快私意如此又
謂柳宗元言愈作此碑如時習小生作帽子頭以紉
綴其文且不若仰父倪子以此為上下之分宗元嘗
推愈過楊雄不宜有此語皆禹錫妄也

羅池廟碑

文公敘羅池事亦既異矣夫鬼神茫昧幽眇不可致
詰聖人闕而不言惟知道者深觀其隱自理得之然
不以示人恐學者惑也昔殷人尚祭祀事𠂕以生其
敝小人以鬼則立教御俗可不慎耶嘗觀文公守儒
道甚嚴以世教為已任其論武陵謝自然事勇決果
斷不惑于世可謂能守道者至羅池神則究極細瑣
惟恐不盡豈亦敝於好奇而不能自已耶

為李文叔書羅池碑

羅池之文至矣來者不能加也其以子厚正直為神
誤矣昔歐陽文忠學文公而知至者嘗評田弘正碑

銜訓嗣事為謞必曰事嗣則語參錯而雜比故能起
而振也余讀此碑至牛繫軛下引颿(音帆)上檣益知簡
鍊差擇其精至此信天下之奇作然永叔謂春與猿
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工處不知何
故反於此疑之考銜訓事嗣退之便是一體得於彼
而失於此蓋亦不思也

為陳中王書羅池碑

佛經言人之生死變化出入六道中蓋上脩則天神
果下隊則阿脩羅果然天中極樂脩羅極苦以樂苦
相求者皆有盡極惟脩泥洹果者然後出此柳子厚

則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著於書者不詳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質於神者如是衆也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僅不見於書今考其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曰令盟安得親質秦都又遍朝那靈上耶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未相媾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楚本熊穴後世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熊相祺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書熊相爲芊姓方其盟質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

其姓此其稱也然自成王後其見于經者蓋平王以無忌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昔我穆公及楚成王親質大沈故淋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穆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質然知其會盟之日最爲長且久也然質于惡池安邑淋淵果知非一時其爲詛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故秦以連衡爲雄楚以約從爲霸當此時天下諸侯不歸秦則歸楚使諸侯析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儀以地詐楚則齊與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郢及郯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匄(音詰)楚悉國兵復與秦戰則所謂刻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而秦猶分漢中以和楚然則皆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爲秦惠文時也懷王亦頃襄王立當時猶以天下之勢在楚故謂楚之故地漢中林鄉可得而復山東河内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稱王夷於是襄王復與諸侯約從則所謂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湫則秦之詛楚爲頃襄也嗚呼孟(音武)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郯長敖(音熬)猶謂楚人倍犯

盟詛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爲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辭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琅邪可況後先此其爲可傳也(况字未詳)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詞焉今襲號而刻詞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無疑此二世詔也昔關

李千墓誌

唐太學博士李千誌河南李仲微得其碑以傳然其文自見昌黎集中惟碑少見故仲微貴之其書李翱亦可慼也志曰字予漸集無此又以柳泌爲貢與集本異者唐憲宗紀自作柳泌知李道古誌與此皆誤此誌甚學千以丹砂受貢之術以死且以爲世戒也又敘歸登食水銀火射殺節以出李虛中服硫黃致疽發於背李遜且死始知藥誤孟簡自以得不死樂二年卒盧坦(音蛆)溺出血肉李道古亦以柳泌藥死海上觀其說者自令聳懼震恐可終身守之且世亦知

尊生矣其壽空不死卒以得死雖甚暗庸不此爲也或傳退之晚歲頗嗜硫黃卒以此死白居易曰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居易言可信也立論以戒世求世必信公乃自蹈於此何哉余意以氣血既耗不得如向之時方幸扶衰救疾以冀朝夕近功不知其患已如千也可以一歎哉

孔戣志

孔戣誌稱戣平生節操有古人風使作者無愧詞亦使人知以銘誌爲貴也廣德王碑其敘亦備矣當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憲宗以其言忠諂除嶺南節度其治見於循表者韓愈盡道之獨不及華州事則誌不得而具者其序當然也昔見隋煬帝時貴貢四方而海錯出尤盡當時如鯢魚蝦子含肚鱸魚乾膾蜜擁劍桂蠹鯉腴動輒千品勞人珍物至江淮鮑魚雖欲不亡其可得耶或曰使得其臣如戣輩在左右當無此患是不然諫幸江都如任建宗帥日朝堂摞(烏果切)殺之矣然則人臣進諫亦會逢其時爾非憲宗之明其說果得行乎

處州孔子廟碑

處州夫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重立以傳考

之書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爲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曰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魯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爲先聖祀

於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德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爲祭令又無樂文忠公据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爲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爲先聖黜孔子爲先師然文公遽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爲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冊封文宣王於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以門人爲配豈古實行之嘗徑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欺也

廣川書跋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宣）

昨以鄴都叛亂須議濟師相次更委嗣源同謀翦滅不意忽因深夜寨內驚騷遂至紛紜權罷征討其城下一行大軍除鄴都側近分屯守把外李紹榮並部領且歸闕下見別舉王師攻取次兼李嗣源李紹貞等爲緣軍亂自負憂疑不欲回赴闕庭又未盡聞行止恐是卻歸鎮府排斂軍都向背未知隄防空設竊知恐有潰散兵士逃背軍都結構兇徒奔突城鎮右奉聖旨令諸處更切在誠嚴師旅管內遍切指揮各

令守把城池安存戶口常加警備勿失機宜仍須不住差人探候每事飛狀申奏付晉州準此同光四年三月十七日宣樞密使李樞密使張

天子降書命於下有策書制書詔書誡書策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此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其文曰制詔三公赦命令是也詔書詔告也有三品其文一曰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曰省奏事三曰羣臣有所表答也已奏如是奏是也誡言誡敕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誡敕自唐以樞密院頒兵事始以宣自別于命余嘗得梁宣底考之知其制

自唐末至五代而行之當貞明時李振為樞密使凡宣傳上旨以行于外而錄于其院則謂之宣底而後樞密院以其與敕異事故以其詔命謂之宣其制于事後具月日臣某宣晉改樞密承宣以就其制今考其同光四年三月宣其書蓋與梁同制也河南石温叟得後唐同光四年三月宣余因考之貞明宣底見五代之制蓋自唐末相承如此梁以李振為樞密使其宣上旨以行於外而錄其事藏之故中書省以敕樞密院以宣各有制度其宣則於事後具年月日宣如唐告宣奉行而石氏所藏樞密院具姓此制則唐

所行宣而錄其底以藏與梁宣底同也昔宋次道論紫月日姓名者乃所以為底今樞密尚用之皆作卷軸進藏而同光宣以御前寶璽印出蓋其所行以出者與其留底皆用寶也雖其一時搶攘蓋有司存焉不容其制相亂當唐莊宗遣李嗣源以取魏州謀議出此其至寬亡可坐計也方且名李紹榮還闕而恐嗣貞走鎮天之所誘悖謬其心此宣可以貽後世一笑當其以兵武擅天下謀畫計決應於事機不可謂暗於前計滅梁纔三歲爾當皇甫暉以效節軍脇制在禮陷鄴都初命李紹榮討之邢州亂又以李嗣貞將而討其州將趙太紹榮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羣於孽后不能決方其時明宗以疑自嫌不能釋於猜攜乃授以師徒余竊怪其取禍以遲求自速也方軍變於魏時而紹榮猶守城南紹貞乃辟西北隅明宗託偽還鎮州紹貞勸帝以兵南下莊宗次汜水而此宣方進紹榮明宗果欲歸鎮豈不知紹貞幸禍以激變而求其自託於嫌在禮反於魏軍以薪引壞部劉氏謂小事可趣紹榮指揮此可為長太息也始莊宗與梁爭相持會賀正入附遂得魏而梁由此亡及得天下以王正言守之此不幾于以天下為戲哉其籌

畫筭計皆不足論其措置施設所以成其亂者可以為後世戒以見五代之亂非天不悔禍蓋人謀名患雖天心之仁不能拯其救也其稱樞密使郎張居翰李紹宏也其言紹榮元行欽也紹貞者霍彥威也皆唐之賜姓號養子莊宗所仗以成功者也

李後主蚌帖

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於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豈徒然哉觀此帖下屬州責蚌醬猶有古義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潛（玉篇作舟切）儲（玉篇而琰切味薄也集韻作醰音同味醰也）其下惶遽供命不敢寧遑

知禮有貴於行事者也漢律會稽蔵獻鮚巨乙切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鮚爲蚌知此爲宗廟祭久矣然謂漢有舊儀豈以此耶

李國圭集賢院書

江左書兩等紙用澄心堂所作穀皮細抄其上入中隱堂𥙷親覽者爲御府書其下入文館以廣圖籍書有楷法而字頗校讐令散落人間往往收藏爲嘉玩其書有楷法等亦與供進者絕異晉有中祕書而又有外庫悉異紙札故虞預言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請四百枚付著作書史寫起

居注然則書紙有等自昔然也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家觀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託也若求於方直橫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秘閣所藏書人石又以翰林待詔王著摹字求其書法之外略有異趣殆不可得至于行筆利鈍結字疏密時可見之然決礫鉤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也其後得秘閣墨書校其字畫皆硬㽞摹書至有墨色煩落或以重墨添暈當著奉詔時其所摹搨皆略放其大體而私以筆畫成之空其用筆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遒少韻不減巴落簡樺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珉書獻之韻驕驢駸駸欲度驊騮今視官帖二人書畫雖有相類處而洽更自劣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書少眞而摹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憑石本便評定書畫至于放言立論更無疑處此與觀影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以異哉

爲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䘮問疾蓋平時非關疾弔䘮不許尺牘通問故其書悉繇余求之故不當尔也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一時所得盡入秘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迹又三百卷惟喪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入宫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更書畫煙滅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遺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書也

石曼卿書

世以曼卿跅弛不羈故其乘一時豪氣所感豈提鈆槧者所能模倣耶觀其論天下事無不公當復數十年其言益信可用精思者不能過也潞子城有曼卿所書蓋寶元七月是時朝廷始以曼卿所上民兵為可行故得與吳遵路周籍河東兵至此迨今六十五年本道再置使按民兵其說正當時所議而西河師中適為上黨尉初得其書摹石此豈亦有數耶

畫錦堂記

運筆柔則無亡角執手寬則多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模畫疎則形慢拘則

乏勢放或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畢柔坊笨尊草叢生也鈍書病如此其衆惟積學漸成者當求羅脫入究竟三昧此豈有墨池筆冢終身于是然書法須得天然至功力亦不可棄王僧虔曰宋文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便知力學所至不可廢也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書萊公事後

李化光書王世弼事其言萊公主陰官若王者居巍然正坐侍列至衆曰此王也命弼拜既寤稍露其語故化光得書或問秀師曰此脩羅地也佛法脩羅下人天一等或疑公之正節直行當入天神今乃在修羅何耶廣川董某曰子謂主陰官者為生大海心而下劣者耶亦將謂鬼趣所攝而從卵生者耶若公之蹈難不顧殁以忠力再造王室此與執持世界力同無畏蓋與帝釋梵王居者不知公在天趣矣子無疑其如在雖溝下竄泆陽倍鮭沈水海口以恐懼驚動疑俗求敗鼓喪豚者為公之靈響耶

顏泉記

余見李勝作顏泉記昔文美事姑則異一日泉發其居遂廟食於此或曰昔李陽冰嘗尉淄川刻碑廟中今所書蓋據李監說余往來求陽冰記不得其後得破石僅尺蓋為礎或視之書字可讀按其說文美姓顏余與余廟中刻石所記無異嘗見唐李尤作集異記書文美事姑以孝謹樵采之外汲山泉以供飲一旦緝籠之下湧泉清冷可愛時謂顏娘泉李尤所記後世据之按顧野王輿地志謂顏文妻也事姑感得靈泉生於室內常以緝籠蓋之始出籠即泉漏居宅時號籠水野王所記自是當時所傳李尤以為顏文

姜誤也今考地記淄川爲齊邑唐武德分於齊郡而爲州治當唐陽水爲尉於郡邑其事不妄而謂顔氏文姜則不詳其實按此水本號萌水出甲山東北逕萌山西注般陽入于隴下與齊水合者萌水口也不知允陽水在唐猶不得而與地志雖固已辨其出可無信耶余脩官書見熙寧中封顔文姜爲順德夫人當時不知詳考但据李允所記此其失也

寶章集

上山斫檀樸（[illegible]雞切） 榼（呼交切樸榼木細葉似榆今江東有之） 先彈謂山無檀則不可謂樸榼果足用爲檀則世亦不能自閼

也昔神龍中王方慶上其祖導洽珣仲寶騫規獻之二十八人書雖卷爲十詔賜其書號寶章命崔融爲序復還方慶當時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櫛相倫隨其廣狹高下爲卷其後散逸世人各復一二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雜出是集者矣元符中秘閣復以至道後遂給聖閣所購書舉石寶章集盡刻之余嘗見唐頭盡作硬黄紙次第屬（測入切屬直玉切集賢日以[illegible]後踊也減文屬是也 少）如梵經亦甚整理此乃唐人臨搨者世人以其石刻出秘閣比它石爲難得乃則取寶章一卷别出謂真方慶所上也[illegible]自有存者世或得之不於此求而競從於僞因書其末崇寧三年十月爲宗子大年書

爲邵仲恭書寶章集

古人論書要識書家主人則妄物者故常奴爾亦何至亂真耶後世於書既失眼目而摹搨轉僞則雖欲如古人懸斷真僞不復得也故常求辨其縑紙所因以識其世先後其閒甚僞者可以辨至工於臨搨而得舊縑紙者則不能盡知服虔謂方絮曰絮蓋漢紙如此古人治紙要自有法故以縑帛衣舊書長短隨事裁之則爲幡紙以生布作紙絲縷故名麻紙以樹

木皮作紙名穀紙至蘖汁涅染點治槌裝則爲經紙自漢魏遺字多作幡紙晉宋多作麻紙而隋唐用經紙今世所見宋晉帖多作經紙硬黄此於真僞可以不論也余見秘閣寶章集悉爲經紙摹書然武后既復以賜方慶則留于御府者當時所臨搨者也不然公家何處得此然有法度陵驟迅快故知爲能書也

僧伽傳

蔣穎叔作鍾離景伯書盧江劉良以示余考之僧伽本天竺人龍朔初至中國景龍四年入滅葢年八十三矣此以舊傳韓退之詩知其瑰奇不可少貶其謂

李太白嘗以詩與師論三車者此則誤也詩鄙近知非白所作世以昔人類在集中信而不疑且未嘗深求其言而知其不類余與之校其年始知之太白死在代宗元年上距大足二年壬寅爲六十而白生當景龍四年白生七歲固不與僧伽接然則其詩爲出世俗而復不考歲月此殆湼其服者託白以爲重而儒者信之又增異也龍朔元年至景龍四年以唐曆敘之爲十五年知僧伽在西方時三十三年矣余以舊傳知之

曾直烏絲欄書

王氏書苑補益卷之十三　十　補華

翟湛嘗以烏絲欄求豫章爲書蘇子瞻陶淵明詩字尤用意極於老壯態不似平時書但烏絲治之不得法礙礫決頗失行筆執蠢縑帛不如昔也往見晉宋諸人謂縑素之工殆絕于昔惟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當時書縑自別是一機杼故能傳久遠如此觀張芝有縑素書傳于唐而張昶毛弘亦傳縑素書後人得其舊本便知其異也今爲烏絲不如昔工又澀緩有浮䵝滯練得柔滑加繕治然後可用不若紙也唐許渾以烏絲欄書其詩爲集然刻豫章書東坡詩便爲有考於古也

十三卷終

王氏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是書亦明王世貞編詹景鳳續編初世貞纂古書家言多至八十餘卷撫鄖陽時擇取十數種付梓板藏襄陽郡齋因水浸漂失尋復以刻本五種畀王元貞翻刻於金陵題曰王氏書苑萬歷辛卯元貞與詹景鳳續刻八種題曰書苑補益世貞書苑五種曰張彥遠法書要錄十卷米芾海嶽書史一卷蘇霖書法鉤元四卷黃伯思東觀餘論二卷黃訒東觀餘論附錄一卷景鳳補益八種曰孫過庭書譜一卷姜夔續書譜一卷米芾寶章待訪錄一卷歐陽修試筆一卷宋高宗翰墨志一卷曹士冕法帖譜系雜說二卷吾邱衍學古編一卷劉惟志字學新書摘抄一卷諸書皆有別本單行世貞特裒合刻板遂自立名目是則明人錮習雖賢者不免矣朱國禎湧幢小品曰王弇州不善書好談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說一倡於是不善畫者好談畫不善詩文者好談詩文極於禪元莫不皆然古語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思白於詩畫一時獨步然對人絕不齒及也其詆譏

世貞至矣然世貞品題書畫賞鑒家實不以爲諺殆以好談致謗歟如此書及畫苑皆其好談之一徵也

中麓畫品一卷

〔明〕李開先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紅格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麓畫品一卷》提要

中麓画品序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非由矯揉造作焉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焉非筆端有造化而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場名家也

國朝名画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藝究心致力爲日已久非敢謂充然有得也常山棠子則云流觀當代未有上於予者且請撰次品格爲藝林補缺焉於是乃作画品五篇，略諸家

騤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摘所短篇搜羅尺寸之長俾令無遺四篇類次其比肩儷行無甚高下渾爲一途可也五篇述各家從来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逸者備曰有之亦不多矣

嘉靖辛丑十一月中麓山人李開先撰

中麓画品

章丘李開先著

画品一

戴文進之画如玉斗精理佳絨後爲臣器

吳小仙如楚人之戰鉅鹿猛器橫發加乎一時

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悠然野逸

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朝雲仙姿靚潔不比凡品

莊麟如山色早晴微雨初歇娛逸人之心米詞客之興

○倪雲林如几上石蒲其物雖微以玉盤盛之可也

○呂紀如五色琉璃或者則以爲和氏之璧不知何以取之過也

○夏仲昭如富寺之僧面壁而坐放異得仙

○周臣如職功望之如玉就之石也原無寶色故耳

○蔣子成如天竺之僧一身服飾皆是珍貴之物但有腥膻之氣

金潤夫大似子成而腥氣較少

○唐寅如賈浪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

胡大年如待死之翁不復知變

○李在如白首窮經不偶於世之士蹇滯寒陋進退皆拙

○○沈石田如山林之僧枯淡之外別無所有

○林良如樵背荊薪澗底枯木匠士不顧

○邊景昭如糞土之墻汚以粉墨麻查剝落畧無光瑩堅實之處

○王若水如長蒲高葦豈不勝於萊蕪終亦委靡

王舜耕如十丈之柳百圍之榸氣寬不小然體疎弱殊非明堂之材

謝廷詢如千人之石碓磑之材則是珪璋之璞殊非

丁玉川如十金之家門扉器物不得精好

郭清狂如儒翁學稼筋力既勞於同儕稂莠必多於嘉穀

商喜如神廟塑像四體矩度一一肖似然顏色既乏生氣胚胎復是埵堄

石銳比之商喜益出其下

張輝如鄉塾少年之人動有鄙戾之態

汪質如拙匠造器斧鑿不得其宜樣𣂷復無佳處

鍾欽禮如僧道齋榜字大墨濃惟見墨蠢

王世昌如釋子衲衣頗有綺數寸然實拙工耳

王讙王諤如五代之官帽則烏紗身則屠販

画品二

画有六要

一曰神筆法縱横。妙理神化。

文進大筆山水　小仙大筆山水

雲湖松石　古狂人物

二曰清筆法簡俊瑩潔。疎豁虚明。

文進山水　小仙山水

雲湖松竹花卉蔬果山石　古狂人物

莊麟花鳥　雲林山水

三曰老筆法如蒼藤古柏。峻石屈鐵。玉坼缶罅。

文進山水禿筆人物　小仙山水人物

雲湖山水花木　古狂人物　莊麟花鳥

周臣山水

四曰勁筆法如强弓巨弩。彍撥潑發。

文進山水人物　小仙山水人物

雲湖山水花木人物　古狂人物

莊麟花鳥　周臣山水

蔣子成神佛樹石　金潤夫神佛樹石

夏仲昭竹

五曰活筆勢飛走。乍徐還疾。倏聚忽散。

文進山水人物　小仙山水人物

雲湖人物山水花木　古狂人物樹石

莊麟花鳥　周臣木石

蔣子成神佛樹石　金潤夫神佛樹石

夏仲昭竹

六曰潤筆法含滋蘊彩。生氣藹然。

文進山水人物　小仙山水人物

雲湖山水人物花木　古狂人物樹石

莊麟花鳥　周臣山水

蔣子成神佛樹石　金潤夫神佛樹石

夏仲昭竹

以上諸家所得之多少即以先後見之

画有四病

一曰僵筆無法度。不能轉運。如僵仆然。

王讙山水人物　王諤山水人物

王世昌山水人物　鍾欽禮山水人物

張揮山水人物　石鋭山水人物

謝廷詢山水　沈石田山水人物
邊景昭木石
二曰枯筆如瘁竹槁禾。餘燼敗梗。
林良翎毛木石　周臣人物　石鋭人物
邊景昭木石　呂紀松石　夏仲昭石
三曰濁如油帽垢衣。昏鏡渾水。又如廝役下品。屠宰小夫。其面目䰐鬆無復神采之處。
雲湖傳粉芙蓉　夏仲昭石烟
周臣人物樹皮雲烟　呂紀雲氣松竹人物
小仙美人　文進菊竹美人

胡大年雲山　唐寅遠山雲氣人物
李在山水人物　石田山水
林良翎毛木石　邊景昭大景
丁玉川山水　王若水翎毛木石
王舜耕山水　謝廷詢山水
郭清狂人物山水　商喜人物犬馬木石
石鋭山水人物樓閣　倪端山水
張輝山水人物　汪質山水
鍾欽禮山水　王世昌山水人物
王讙山水人物　王諤山水人物

四曰弱筆無骨力。单薄脆軟。如柳條竹笋。水荇秋蓬。
古狂山樹　雲林山樹　呂紀山樹
夏仲昭竹　周臣放筆山樹人物
唐寅山樹人物　邊景昭樹石
王若水樹石　王舜耕雲山
郭清狂人物山水

畫品三　凡有尺寸之長皆收於此
周臣紅葉竹毛小石面壁
蔣子成雪山面壁　金潤夫雪山面壁
商喜墨魚　林良鷹
邊景昭鶺鴒折枝小鳥　石田鴨
胡大年山項　呂紀花鳥
郭清狂綿羊　夏仲昭竹枝

畫品四
文進小仙雲湖古狂鳥一等
莊麟倪雲林鳥一等
蔣子成金潤夫夏仲昭周臣呂紀鳥一等
胡大年唐寅李在石田林良景昭若水鳥一等
商喜石鋭鳥一等

張世禄李福智神鬼劉俊郭清狂奚林奚祐人物戈廷璋松陳憲章樹余𠕇竹啓仲和竹李嵩水樓鍊花鳥李蔡猫犬周全馬劉節魚林廣史痴任道遜許尚文金文鼎馬式王恭陳李昭陳啓陽夏芷丁玉川謝廷詢王舜耕倪端鍾欽禮張輝汪質汪海雲王礸王諤王世昌山水

以上諸家才力不甚相遠亦不須覼論總為一等

画品五

文進其原出于馬遠夏珪李唐董源范寬米元章關仝趙千里劉松年盛子昭趙子昂黃子久高房山高過元人不及宋人

小仙其原出于文進筆法更逸重巒叠嶂非其所長片石一樹粗且簡者在文進之上

雲湖其原出于趙千里僧巨然豪蕩過之巨細皆妙

古狂其原出于李唐劉松年人物更奇樹石遠不逮也

葉紳其原出于梁楷馬遠夏珪精理堅實寂寫近古

葉正明其原出于馬遠夏珪盧浩然梅花道人米元章方方壺能筆以意足

周臣其原出于李唐旨出于小仙者極醜

蔣子成金潤夫其原並出于馬遠

莊麟其原出于崔白流暢文雅非呂紀所知

倪雲林其原出于黃子久荊關董范

呂紀其原出于毛益羅智川過於益不及智川

林良其原出于毛益

夏仲昭其原出于文與可

唐寅其原出于周臣沈石田王廷詔李唐

胡大年其原出于高房山王舜耕亦出于高房山

李在其原出于郭熙

沈石田其原出于吳仲珪王叔明吳仲圭亦梅道人

邊景昭其原出于李安中

王若水其原出于馬麟遠子也

謝廷詢其原出于李唐范寬

丁玉川其原出于夏珪孫君澤

商喜其原出于陳居中李迪

郭清狂其原出于小仙

石銳其原出于謝廷循
張世祿其原出于吳道子
李福智其原出于顏輝
張輝其原出于劉耀卿
汪質其原出于劉耀卿
鍾欽禮其原出于劉耀卿
王恭其原出于馬遠
劉俊袁林其原出于李福智
奚祐出于杜古狂
金湜出于邊魯僧

陳憲章出于王冕
許尚文金文鼎陳啓陽姜立綱沈士稱並出于
董原
林廣出于李在
任道遜姚公綬出于梅花道人
夏芷出于文進
倪端出于石銳

中麓画品後序

画品論人皆已逝者見在世如葉常山文衡山
山子嘉林張平山張青所謝樗仙沈青門王仲山
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鄔亭山郭天賜李
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胡守寧未敢輕議以蓋棺始
定画猶文學隨時消長然有太半高年雖消長相
去不遠獨守寧久先失議及就而較之常山其隙
然者可仰窺文進下視時派所作武當圖能盡其
勢模小仙大筆山水人物可以比真衡山能小而
不能大精巧本之趙松雪平山摘愚人物如印板
萬千一律青所儘有筆仗可惜生辣樗仙時画中
之高者青門時画中之嫩者仲山水墨画中之激
有意味者戊生初學衡山今不知何如仰山後庄
思石亭山各有時名是皆魯衛之政後庄草虫鳥
優以勤苦得之隨水草尋虫觀其形像書摺中所
藏兎虫無筆天賜既無此工所以遠出其下李范
及陳以未見其画雖評總之乃區區一人有限之
見豈敢為一定不易之論哉大抵画分兩家有收
藏家有賞鑒家有財力能多致者收藏家也善推
別知源委者賞鑒家也兩家勢不能兼王林屋洪

西溪可稱收藏許默齋山西縣宰忘其名可稱賞
鑒崔徵仲李蒲汀似收藏而非收藏似賞鑒而非
賞鑒毛南寧田柜山既非收藏又非賞鑒予嘗戲
之曰二君人品極高而畫品宂下二君笑曰子存
心雖公而持論過刻予復笑而大言曰嫁予所棄
者容有佳畫而所取者更無劣畫矣湫予小子收
藏賞鑒兩有媿顏持過刻之論而欲取信於人其
亦難矣不惟不信且有忌其恃才詬其狂妄者矣
文進畫筆宋之入院高手或不能及自元迄今俱
非其比

宣廟喜繪事一時待詔如謝廷詢倪端石鋭李在等
則又文進之儓隸輿臺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
以得意者爲首乃㳅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
於江邉畫家惟紅色宂難着進獨得古法廷詢從
傍奏云畫雖好但恨鄙野
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朝官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
遂揮其餘幅不經
御覽進寓京大宮門前冷落每向諸畫士乞米充口
而廷詢則時所崇尚曾爲閣臣作大畫倩進代筆
偶高文毅穀苗文康衷陳少保循張尚書瑛同往

其家見之怒曰原命爾爲何乃轉托非其人耶進
遂辭歸後復召潛寺中不起嫁女無貲以畫求濟
無應之者身後名愈重而畫愈貴全堂非百金不
可得有令其子歲盡買羅門錢者其子失悞其父
責之進爲之畫兩紙以緩其責終是難用肖之佛
閣後亦有持重價易之者進嘗自嘆曰吾胸中頗
有許多事業爭柰世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不能
詢於今之人敢望求知於今之人哉公論久而後
定進不待久不識即有知予者乎抑或有罪予未
久而知之者乎自信之篤知與不知定與不定有
不暇計也
嘉靖二十四年十月中麓山人書
畫書古来最夥六朝五代唐宋金元各有評跋其
畫譜畫記畫品畫史畫繼畫鑒廣川德隅齋聞見
記山水家法則其亡也我
朝惟有圖繪寶鑑後附載諸善畫者然泛收濫取妄
議過稱覽者病之中蘗是刻指是彈非超今越古
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世必始而訝
之久必信而傳之矣畫非小道禹貢職方山川疆
界器用制度草木魚虫非畫何考左圖右史圖以

彤史以事二者用則一繳效曰畫非小道既曰畫
非小道則夫論畫獨精者功豈小補哉
嘉靖丙辰四月同邑兩峰楊道跋
湖山子村寓與中麓公隱居密邇嘗得過而觀其
所著畫品皆論
國朝善畫者雖責備不少假借有片長亦不棄遺但
不詳其鄉貫字號及仕否行業茫然不知為何處
人亦不知為何如人其意以為主於論畫而不暇
於論人如春秋之法不繫乎大夫者終始人之而
弗詳因䟦書遂名扣之中麓公應荅如響遂筆之
於用止有數人未真者以待查補據此不惟知畫
且從而知人公之博學善記於是乎尤可見云戴
進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人不但工畫制行亦復高
潔吳偉字士英號小仙江夏人以
欽取授錦衣百户性 豪放輕利重義在富貴室如受
束縛得脱則狂走長呼內臣雖持重貲求畫不得
其片張羊慍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寶應人領應天
鄉薦性資脱洒不惟善畫篆隷尤工杜堇字懼男
號檉居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時名呂
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夏泉字仲
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畫詩文皆佳求者踵
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周臣字舜臣號東村東
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人唐寅字伯虎東
吳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以會試事詿累終其
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畫士
欽取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該洽詩律清
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廣東人錦衣指
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允紀作多假書良名後則
不然矣王田字舜耕濟南人以縣貳致政善詼諧
信口為詞聳人聽聞謝廷詢或又以為廷循永嘉
人清慎有文丁玉川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
孟文金陵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昌號歷山
濟南人與吳偉同時被徵葉仲葉正名葉澄字元
靜號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徵明因以
字徵聘遂定為名更字徵仲號衡山蘇州人詩寫
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時父千金士林重之
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如隱
會稽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鞏太倉人史廷直
號痴翁江東人性不受羈赤脚騎牛着道衣腰繫
黃縧劉俊字廷偉袁璘字廷器張禄號平山古汴

人張合字懋觀號貴所永昌人舉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臬謝時臣字思忠號樗仙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寫精絕高出画筆之上郾亭山蘇州人郭錫字天賜樂安人楊戊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之曾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扣目今誰為第一曰惟元靜裴褱誰為第一曰惟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湖山子乃大駭曰日用緊要書他人尚不能記乃於一藝亦能悉舉其實若是醫家言人之鬼鬼俱好者方能善鮮而父記中麓公魂魄其超千萬人而獨優者歟

同邑湖山胡來貢跋

麓翁画品成竹川野客見之以為本朝能画人搜括盡矣翁云一人見聞有限如楊景和名暄者以彩漆馳聲天順間屏風器物及小斗方俗極精巧更不肯失身權要錦衣門逵因其上號劾之欲引以為黨啗以富貴使之中傷善類景和佯許之門方午飯以盤中肉數塊與食之景和暗懷其二次日　朝審則云實不知其事原門某教我誣之出其肉為証他家無此劑烹法雖苦刑辯說愈壯事竟白而画由此益重矣君若不棄述此意作一跋語為幸竹川野客不敢辭遂述而跋之以補所未備而廣所異聞云

同邑竹川野客華夏靖跋

春中倉皇過貴縣未獲晉拜惟向縣尉得公詩詞諸刻且行且讀至臨餐有不能釋手者準擬他日得遂瞻承一探淵海當不　竊此緒餘而已豈意叨冒北來遽成遠別大率所穎其亦自恨其緣薄也適得画品所列宗匠不惟未覩其繪事亦多未識其姓名但覺諸所評騭皆略毛色而窮氣骨之論僕猶丐兒聞譚大烹者雖未能染指於鼎俎之旁其亦想像旨甘之為快也

固始雩婁張祉跋

六要四病初學不
可不知

霞白道人跋

中麓畫品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李開先撰開先字伯華中麓其號也章邱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明史文苑傳附載陳東傳中稱其性好蓄書藏書之名聞天下今其書目不傳乃傳其書品大致仿謝赫姚最之例品評一代之畫分爲五品每品之中優劣兼陳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章邱李中麓太常藏書畫極富自負賞鑒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戴文進吳偉陶成杜堇爲第一等倪瓚莊麟爲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王弇州與之善嘗言過中麓草堂畫觀所藏畫無一佳者而中麓謂文進畫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足爲定論也云云則是編之持論偏僻可知矣

筆玄要旨一卷

〔明〕徐渭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淵雅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筆元要旨一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草之形而後書有鷙蛇入草之影手有飛鳥出林之形而後書有飛鳥出林之影其他蛇鬭倒舞莫不皆然準之刀戟矛矢之中人必如何把握擬擲而後中人之身也有如何之傷痕鈍則不入緩則不中偏徹則不決不裂故筆死物也手之支節亦死物也所運者全在氣而氣之精而熟者為神故氣不精則襍〻則弛而不襍不弛則精常精為熟斯則神矣以精神運死物則

死物始活故徒於散緩之氣者書近死矣夫中人傷人決人裂人固存乎運氣之精強然撚挪騰倒擺撥之勢則在毫髮之挂[illegible]分杪之起伏不然則刀戟矛矢雖足以殺人而魯鈍直野非所謂庖丁解牛足之所踦肩之所倚奏刀砉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者矣高自積書

徐天池筆玄要旨叙　終

山陰徐渭箸　長水諸旻評　朱象衡緝補

凡執管須識淺（淺去紙）深（深去紙）長（筆頭長以去紙深也）短（短以去紙淺也）眞書之管其長不過四寸有奇須以三寸居於指掌之上只留一寸一二分着紙蓋去紙遠則浮泛虛薄去紙近則搵鋒（鋒好）勢重若中品書把筆略起大書更起草訣云須執管去紙三寸一分當明字之大小為淺深也

執管之法須置管于大指中節之前不得當節以碍其運動須要居于動靜之際

一　筆要

書法所云拓大指者大約當以筆在指端運動適意則騰躍頓挫生意出焉若當節則掌握如樞每每不得自由轉動必碍凡廻旋處多成稜角筆死矣安望字之生動乎

略

略以食指齊其中指兼助為力指自然實

世俗多以單指苞之單鈎則肘臂着紙力不足而無神氣便有拘局而不放浪的意態必以雙指苞管蓋撮中指而歛食指以助之者

也雖云要齊又不必十分牽之使齊亦要有自在意思方得正所謂雙苞而實指者夫雙苞則堅堅則掣打勁利齊指則實實則筋力均平

以名指拒前三指所執之管更以小指拒前名指

雖用大中食三指着力亦須五指共執

合掌心虛如握卵

拳指塞掌便能絕其力勢拳須虛則運用便易轉側圓順此正所謂虛拳者也

筆要 二

把腕來平平提起凡下筆點畫波撆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諸字古人皆用此法若以掌帖卓上則指便粘着于紙終無氣力輕重便當失準雖便揮運終欠圓健蓋腕能挺起則覺其豎腕豎則鋒必正鋒正則四面勢全也近來又以左手搭卓上右手執筆按在左手背上則來往也覺通利腕亦自覺能懸此則今日之懸腕也比之古法非矣然作小楷及中品字小草猶可大眞大草必須高縣手書如人立志要爭衡古人大小皆須懸腕以求古人秘法似又不宜從俗矣

執之雖堅又不可令其大緊使我轉運得以自由

大凡執緊必滯今既居大指節前微而側向于前矣又須執之使寬急得宜不可一味緊

筆要 三

執蓋執之愈緊則愈滯于用故耳又云善書不在執筆太牢若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善矣此草書法眞亦可以相通者

大要執之雖緊運之須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故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執雖期于重穩用必在于輕便然而輕則須沉便則須溢其道以藏鋒爲主若不溢則險勁之氣無由而生至于太輕不沉則成浮滑浮滑則俗

書時須用沉靜下筆宜遲蓋管是將軍必須遲重筆心則箭鋒箭鋒一遲則中物不入須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又須把遲的分數多急的分數少慎不可將遲筆急韋當遲反急此暫視似書久視無力故曰筆貴饒左書貴遲澁大約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兩者通不可缺遲又其主矣既思要遲必先為之速然後能為之遲若素不能速專務于遲必無神氣若專一以速為主又多失勢故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効遲滯二者皆非也故善書者有緩以倣古有急以出奇有有鋒以耀其精神有無鋒以含其氣味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勢為主

凡百用筆須以勁筆澁行其要在家弩鈎磔使之順成五指則字畫勁爭又有一等剛紙乃始以柔筆書之然後可以宜紙其要亦須策掠按拂制在一鋒則字畫肥潤可觀

先急回後疾下如鶤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見

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

又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故下筆多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使形體狀如虫蛇意相鈎連勿令斷絕或云當緩鋤而急送更須有偃有仰有欹有邪或大或小或短或長惟順字形為之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縣密疎潤相間故姿媚只是小疵輕佻乃其大病又云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其妙在於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道誠法其次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掣奪咸有規矩是以善書者一要人品高二要師法古三要高明四要潤澤五要向背六要時出新意七要紙墨佳潤澤又生于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

筆鋒須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

用墨作楷書要略令墨勢稍乾然又不欲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蓋墨濃則筆當滯墨燥則筆當枯故也然而磨墨亦須令水深墨濃水深則散墨濃則光水散又可令墨跡浮而稜角斂有若自然是又不可不知也至于筆之着墨不過三分含少則見稜角深浸則毫無力皆非宜者

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其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其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夫臨摹之法必須先摹後臨臨之一變失真則精神頓異所貴詳謹精[illegible][illegible]凡肥瘠工拙要妙俱一一窮之不失古人位置之美蓋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也仍須以古名人筆或上好帖置之几席或縣之壁間朝夕細看令其入神若悟得用筆義理下筆時便能

使筆隨人意乃到妙處凡書之道如人之有精神須將他精神把玩自然識得其中轃理凡百部位皆可中度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然而用心不雜又是入神路頭

太宗云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其形勢惟求筋力及筋力得而形勢自生耳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學字如女人學梳掠一般惟性虛者乃能作些態度

雙鉤之法須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塡其內或朱其背乃得肥瘦之本體又須倒置之則無私意其間矣又下本明上紙薄則易若下本晦上紙厚必能書者方可發其筆意蓋鋒鋩圭角皆字之精神故也

臨書一遍正脚手二遍卽少得形勢三遍須似本趣四遍則加以道潤五遍㣲加抽拔如尚生澁筆下不滑須兩行一度創臨惟須筆滑不得計其遍數

又云用筆不得急若急作則意思淺薄筆卽直
過不能入紙
凡書非但裹結終藉筆力
下筆須先散懷抱然後書之
用筆先取意足然後以字畫爲助逼之以力夫
之以勢其道全矣
覆腕搶毫（撥鋒而直引其管也）又有外拓內旋（括鋒須褱轉結之藍上懸毫而不絕內旋轉鋒也）
是點畫處引帶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絲
皆輕

筆要　八

用筆不太肥亦不太瘦不多露鋒鋩亦不深藏
圭角不上小下大不左高右低不前多後少
作字時有勞有逸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
挫槎枿外曜鋒鋩
予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
時
作字須下筆勁爭踈密停勻爲佳
字書專以風神超邁爲上

今字如文繡古字如鍾鼎
骨格書法之祖態度書法之餘少態度則未免
有氈裘氣而骨格本也
字瘦（謂眞）易而肥（謂草）難大凡女有色書亦有
色如昭君豐容靚飾楊妃肌體豐豔亦足比字
之美處耳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
放意則荒取妍則拙（誅）
容則徘徊閑雅勢則飛走流注氣則驚竦峭拔
志則卓犖跌宕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復直

筆要　九

欲斷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
正書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
廟
草書騰蛟起鳳振迅筆力頴脫豪舉終不失眞
草書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篆籀都無節角蓋欲方中有圓若如人之露出
肌骨則病矣故不當見稜角亦不得多脂肉
趙孟頫云澄心靜慮端巳正容秉筆思生臨池

志逸虛拳實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先文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滲則傷神彩絕濃必滯鋒豪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軟弱不得怒鋒爲奇調勻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

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不妙雖熟猶生

大凡質直者遲挺不遒剛很者倔強無潤收斂

鑒要　十

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溫柔者傷于軟緩躁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滯于牽澁遲重者終于蹇鈍輕瑣者染于鄙俗皆以性而移易之故骨氣之外加之適潤斯爲中行矣

楊士奇云大凡書其體貴端而不肆其韻貴清而不俗又貴沉着而不揚蕭散而不滯又要內剛外和神完理備隨心所欲而不越古人矩度斯爲善矣

其中有方圓處縱橫處流住處揖讓處疏密處條舒處飛動處擺撥處諸法具在其體若坐若行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葉若利刀戈若強弓之末若水火若日月若頹陷之山點若驟急之雨點圓若絲之纖動若雲霧之重輕若鳴鳳之翔雲漢勢去若游女之入花林勢來

用筆須手腕輕虛爲是凡未解書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太緩不免無筋太急又傷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竪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皆失之矣

筆要　十一

須存筋藏鋒隱端滅跡宜如落鋒渾成無使毫露浮怯

字有數勢有藏鋒者在於腹內而起也有側筆者不可直抽須細而且緊也有押筆者亦從腹內起稍牽而輙合之也有結筆者須撮管察其徑趣而後概就也有憩筆者須覗其長短而後息筆又使右畔略欠也有息筆者須息止筆勢向上久久而緊以抽之也有歷筆者在捺角處要緩緩下筆須令得所不宜長亦不宜短也有

戰筆者須澁行而使和叶其法蓋緩而亦不宜長短者也有斛筆者須捉抽上勿使傷長但覩形勢而成其妙處也有帶筆者盡爲其勢而復反筆細抽其回轉裝束處須舍鮮漿筆勢絕輕也有翻筆者須命轉勢急疾不宜長腰短項也有疊筆者其法須緩而亦不宜長不宜短也有起筆者須于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勢也有打筆者須擊打快健從廣處妝歸于狹更不宜遲及修補也

筆要 十二

篆婉而通隸精而密草流而暢章檢而便

篆貴圓隸貴方或云隸當險而古

篆用直分用側隸楷則當間出凡作偏額須莊重而勁密爲嫵

王次仲以官務煩多從簡略以爲八分之書使赴急疾之用八分蓋小篆之捷捷捷遲也隸今楷亦爲卽八分之捷章草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也

眞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澹則出于疊篆點畫波發則出于八分轉換向背則出于飛白簡便痛快則出于章草

篆添隸減篆長隸區

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至于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得相合雜發意思

又曰有六種用筆結構圓備如篆法飄揚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鵲頭鬱拔縱橫如古隸

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

筆要 十三

字之始也八卦列而古文出嗣是則爲籀爲篆爲隸又有爲古隸乃隸中之古文爲八分乃隸中之籀爲楷乃隸中之篆爲飛白亦八分之流用筆輕則自然飛白然白矣夫則飛輕則白運筆不決則白而不飛運筆不輕則飛而不白爲行楷如立小變之如行爲草楷之大變

大都如走隸之規方草之矩圓

楷書師宜官善之行書郎正書小僞務從簡易相間流行

行出于眞草出于章

有眞草有行草源亦不同○眞書字終意亦終。

草書行盡勢不盡○

草書須簡易流遠又或華艷飄蕩斯為得之○

又云草書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必烟散霧合電激星流如山谷高深峻險如龍虎飛動感嚴挺然秀出務于簡便則情馳神縱超逸優游矣

眞貴方○而○通○之○以○圓○草貴圓○而○參○之○以○方

楷書須平正恬澹分間布白行筆停匀亦要有瀟灑縱横處○或云眞要持重中有飄逸謹嚴中有蕭散卽草書亦要恣肆中有規矩縱放中存謹嚴

草書要虛澹瀟灑亦須法度謹嚴中有此乃勝

筆要　十四

眞書點是字之眉目全籍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其横畫直竪乃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匀爭有起有止長短合宜結束堅實ノ乀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如魚翼鳥翅翩翩自得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横引而外至顔柳始以正鋒為之卽無飄逸之氣如晉人已

眞書小密行書寬縱草書流逸

草不兼眞殆于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

眞○書○尤○難○于○楷○

作草須籠罨竪畫必捺筆向左出鋒為之意趣自如用筆腰心不用筆尖頭其筆如褁心然含墨一分乃稍梟婉媚最善發明惟小楷直竪用筆尖不用腰矣尖舍眞別無可用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讓忿爭乘船躍馬歌舞擗踴一切變態非苟然者

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

筆要　十五

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

魏晉眞書皆以掌楷書之肘腕雖兼亦不太重

楷欲快馬斫陣草欲左規右矩

適時以行書為要題勒以眞楷居先

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

作書須使心不知手手不知心則合于法

古不乖時今不同弊

初學分布須求平正平正了便求險絕險絕了

又求平正其技盡矣
分布不宜疎形體必須檢
骨勁而氣猛者勝肉肥而力沉者惡
大字難于結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寛綽而有餘
須字身中藏些些筆意在中要秀勁而清
書法最重執筆此機鍵也
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
息沉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一日不思便覺思澁古人未嘗廢書須將名書

日課臨數紙方入書道
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須
熟習精通心手相應
書法不必遜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故曰摹臨
古帖毫髮精研自運機局得魚忘筌善學者知
之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
書要認勢次用畧束次要上稀次要中勻次要
下密

用筆不可太剛剛則如以錐畫石又不可不柔
柔則如以泥洗沙
作字雖用正鋒貴平穩不可不直矣若要嫵媚
亦須微倒其鋒凡偃仰欹邪小大短長皆隨字
形作之故曰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
側鋒取妍晉魏不傳之秘苐捻筆未嘗離正只
微微轉動如意耳
唐人下筆多應規入矩是于祿書通無飄灑氣
晉人草書在法度端嚴中而具蕭散之趣若爛

然如藤纏如今日梅花體者斷不是法是故雖
連綿婉轉須常停筆或歇或連乃為正當
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既象其運筆又須挹其氣象得形體而不得筆
法是無形體也得筆法而不得氣象是無筆法
也
書道切須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
數畫並施而形異衆點齊列而體分一點成一
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故曰一畫之間變起

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衂挫于毫端

古人學書必有所自每每感物而得之

字畫中當有一縷濃墨即屈折處亦不可少在裡邊

書法既熟須要變通自成一家始免奴隸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顏永褚李顏皆自變其體須洵洗俗姿妙處如見

古人論書以沉着痛快爲善只用筆精妙乃得

筆要　　　　文

如偶爲一字不成須於數碑中尋之碑字偶無乃出意自造不可輕易率然而成

字美觀則不古凡古字初見不甚愛再見則得其趣三見則偏傍點畫歷歷在眼

獻之學書逸少卒然從後拔之不得後其筆果名世或曰不然第惟牢乃可微側而使圓活此是吃緊處

心既貯在書上隨意下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

書法有五乖五合心遽體留乖也不如神怡務閑意違勢屈乖也不如感物徇知風燥日炎乖也不如時和氣順毫素不協乖也不如筆墨相發情倦手闌乖也不如偶然欲書故須得時得器得志而得志要矣

稟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

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此四要也變體只在形體上微見不可大段苦了苦則怒怒則怪也又不要做作恐刻畫而成粗俗

筆要　　　　无

就是執筆長短淺深見首篇使是大段之勢故有縱橫牽掣（縱是豎橫是畫牽掣是央筆大段於字居多真微有之）轉是其中周旋救護處故有鈎環盤紆用則以體段中加之情性故有點畫向背至此而筆法盡矣

無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氣具足逾潤如之若骨氣偏多尚疎妍媚或逾麗斯在未效勁逾故偏工易就盡善難求

枝字近質濁形枯勢失骨痴少振欹邪皆謂之偏溺處故書不特肥過瘦而揵須安徐須利平

當峻而側側當掣而平也消息用之（瘦則太肥腴章相務）

又論錐畫沙雖羸瘦勁必使藏鋒（鋒在畫中）則畫乃

沉着而又明利媚好（橫直勻稱）則佳也印印泥雖屬

肥潤當其用筆先要具澁功把意領之使筆不

失意而其畫透紙也

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錯誤當連反斷

當斷反連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

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

斲巳如此矣況今世哉

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夫瘦者如山

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士勁者如武夫媚者如

美女欹邪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世人多以弩張爲筋骨不知不弩張自有筋骨

眞書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書以點畫

爲情性使轉爲形質

大抵要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力老健（以筆老爲貴縱有失誤可嫌映亦）丰神灑落姿態具備

學書須精眞書知下筆向背則草書不難工矣

作書須得意如聽江聲見蛇鬭劒舞皆是意之

得處其道不過活動而又自在耳

大凡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下一筆若此

筆纔落便須想第二筆合如何下（心正手用筆畢然特顯）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可如意

將點畫之勢用力妝之名曰護尾

疾法凡啄法磔法豎趯之腹皆用之

澁法凡趯掠須用之其掠又須左邊出鋒而峻

今隸常用擊石波（波訣）及隼尾波

凡豎只一直搨下不可仰筆尖鋒恐無氣骨也

結筆向左

橫畫不要左低右昂須從左過右起頭處須用

揾鋒捺至右不可向下須擁起而上方得○又

畫不要太多如積薪恐不齊散

凡字須從其體如歲字常外每字常欹有字中

二點不實叢字豎須極中而上下左右亦要相

稱

懸腕按腕外有名提腕者連腕俱提起不但懸

腕矣大草及署書用之
執筆外有擫管此乃以五指共擫管末猶未到頂如鳥之爪物須吊筆急疾之書乃用之起大草亦或用之恐無筋骨耳有撮管撮于指尖極上巳在項頭矣大草及圖障用之然而前草可鑒也握管須捻拳握管于掌中而以懸腕以肘力書之此是孔明倚柱法王僧虔張從申做之皆非又有搦管須拿五指把管第二指節之間搦之亦圖障取用書家未必尚之也

藝術皆由法詣而臻玄達聖往往機動神隨而沛然于法之外故緣法生法以至離法會法既離而會蓋不以法而以天也
鍾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須要顏形不必求妍于影）
用筆專求于力恐筆死故不在于力用于力此用筆之方也
倰鐙法鐙是鞍欲持筆于虎口處如馬鞍然也
字中有筆（筆意）如禪家句中有眼（一句中最重者是眼）如伊字具三眼此乃八面鋒勢堪比右軍非深解宗趣亦易知此
書不入木不如不學（蓋下筆墮古句八大七入分）
書須無意于佳乃得佳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勿謂悠悠以爲字無百日工也
學院研者須骨力婉娩拳攣委曲非院研中學薄紹之者須研討淵微經營險急非紹之也
書法與欹器同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
韓方明云欲書先看紙中要書何詞何語較量

多少與紙色相稱只宜用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眞或行或草亦與紙相當須存用筆之意在心裡了然後可下筆雖書者亦必預先布置當如何寫然後寫之不差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法任筆成形
藏頭護尾力在字終
欲其瀟灑自不塵俗
手之運筆是形書之點畫是影必手有是形方書有是影

書貴瘦硬方通神如石刻乃使人刻之者已非本書矣學之不甚有益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學要熟後見生方合書意。錯出錯篇

七字書訣此法鍾元常以傳衛夫人後人傳之諸書者二王

按陸希聲得筆法凡五字曰擫押鉤揭抵能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以授誓光光入長安爲供奉李後主又增二字曰導送其後尹希左得之其書絕妙

擫也凡擫之法蓋用大指擫之作側點當

筆要 西

用大抵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闇墜徐乃反揭則殘利也側須收貴謹而重其要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側乘機頓挫借勢出之要稜角忌圓平貴通變疾則失中遲又成俗借勢輕揭潛出務于勒也雖疊點亦自有法不與此同永字第一點是

壓也一凡壓之法作橫畫用之乃中指運筆以筆心壓者也畫必勒貴澁而遲須以筆鋒先行使中高而兩頭下以筆心壓之不得徒卧其口書云勒之筆鋒將及紙然須微進先用仰象次卧近收若一出便去搌筆不峻趯跡暗救則薄圓而疎且無力矣永字第二

鉤也作努豎用之亦中指運法蓋豎必努貴戰而雄努不宜直直則無力故其勢須豎筆徐行近左就勢而側鋒顧右潛挫輕提則揭永字第三

揭 作策啄用之大指擫腕法也大抵策須仰筆將畫勢暗裡潛鋒揭腕歸于右啄須按筆蹲鋒潛壓于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左永字第五第七

筆要 五

抵 名指運法作趯及諸戈用之趯法須傍努豎挫衄轉筆出鋒借勢趯之使鋒澁出期于倒收若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訣云爲環必郁貴蹙鋒而緩轉也○諸戈法乀之謂也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其法潛鋒暗勒勢盡然後趯之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永師有澁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上借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衄鋒潛趯者也又折芒法須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若肥則質滯而鈍俗矣

作拨用之謂然向懷中來中指運法也須
迅掌鋒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自然佳矣其
法須右揭其腕加以迅出勢旋于左決在澁而
勁意欲急而婉若遲留則傷于緩滯矣訣云擎
必掠貴險而勁掌日掠馳郎末撇字之第義六
送　作啄用之謂揭向右邊去亦中名指運法
也右送之波皆名啄訣云波必啄必三折而遣
毫其法須右揭其腕逐勢緊趯傍筆迅啄盡勢
輕揭而暗收在於迅疾中得之其勢亦貴險而

澁也啄八字傑訣也戒末以字爲第撥八筆
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一平畫須縱橫有象○凡作橫畫皆用大指遣
之○若作策永字第五畫斜指擡筆上○作勒用中
指鈎筆澁進永字第二畫○覆畫一畫後畫也又以中指頓
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鱗勒必須仰收蓋
筆鋒向紙筆管微倒入胸○三畫必上潛鋒平
勒中背鋒仰策下緊趯覆收○又上仰側中策
下沓筆橫飛利險○凡橫畫不欲太長則轉換

遲帶不可帶別一近例俗相直豎必縱之勿令邪曲○如錐
畫沙使其藏針畫乃沉着○大約皆緊走仰收
兩頭勢起取古勁枯澁勿求活利作摩雲畫又如如千長里
錐石界
懸針　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趯筆緊馭澁進如勒
歲枯藤○又直雷疾抽○事字中豎宜直下筆便
挑不宜停筆○二豎須一努一垂三豎須外掠
而中努努一懸一針一
垂露　縮鋒者是當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

蓋始築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努又如如古釵股依之物
抽谷塞　意盡用懸針則再生筆意用垂露則不必
未成豎必使鋒健鋒未絹
直豎不欲太多多則神痴
一點須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
報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仰
○半蟻法側下其筆使墨精闇墜徐乃反揭則
稜利如一點宜字上○打點單以指送筆如打物之
勢○如利錐鑽金常而隱鋒之○凡點如高峯墜石

氵 三點爲散水上𠃌側中偃下潛挫趯鋒而
點相近而下點當高大牽以輕利爲美
冫 上覆殺下桼而趯須相承揖勢（若草書須縈帶則爲 勢揖連若縈病矣）
灬 聯飛法闇𠃌微趯輕揭潛趯鋒連不絕○
中斷○灬 烈火法𠃌鋒闇按各自立勢
宀 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又上點
側橫畫勒左一點擺鋒右峻啄輕揭○俱要露
鋒勻衆忌緩滞以圓峻飛動爲美（頭上安點如高峯墜石）

辶 此平喋法須戰筆側去勢捲不可便出須
駐鋒而後放要如生蛇渡水○以發代或以捺
代皆可○右軍捺一偃波如風雷震駭
ソ 曾頭須左潛揭而右啄
八 其脚須左啄而右側
丨 暗築法須馭鋒直衝歛歛不用鋒芒其字
中藏兩點是
㇇ 此衮筆法須按鋒上潛下𠃌又按鋒上下
感𠃌之如令字中㇇是

㇒ 如陸斷犀象
彡 上平點中啄下𠃌側放出勿雙出一向
多 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
丨 此勾衆法須圓角趯鋒作努勢未盡而趯
之不宜稜角努張
㇆ 此勾努法圓角激鋒待筋力而成如武人
屈臂
攵 此縮出法須上喋𠃌鋒下喋出之避雙出
戈 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

間不容光 如分間布白不可一線不勻（謂勻[illegible]）
桼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見疎處（謂點畫）
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謂勁健）
點畫須上覆下承上遞相映帶無使反背（謂[illegible]）
轉筆亦須左旋右顧勿使筋節孤露
藏鋒乃點畫出入路左先者右必至迴左亦然
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不足[illegible]）
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illegible]）
鈎筆轉角折鋒輕過（此謂鈎環盤紆法也以字之 亦謂鈎角而言○輕謂曲折）

乚 此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劬拄右蹲鋒外

擲

亅 尚當中豎畫用之須擡筆豎策拄鋒上下

豎直

乙 背拋法須蹲鋒謹掠徐（擲拋挫趯也）之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此種法稍涉八分尾法也大都引過其曲蹲其鋒又徐斂而蹲趯之不欲出鋒而須暗斂使其如負芒刺則善或曰接毫蹲節輕重有準又日欲拋還置乃駐鋒而後趯之也

㇏ 此抽筆法須左罨掠而峻利右潛趯干戰行勢側起而卷待平發機駐卽緊殺而暗抽筆從腹內起若便拋則浮滑而凡淺矣（宜清潤遲澁而古顏）或以捺代之（要三過折筆）

㇏ 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肥而之中又得清瘦意乃佳（如長松倚谿）

點有數種如大石當衢如蹲鴟如蝌斗如瓜瓣如栗子如鶴口如鼠屎如此之類各稟其宜

小 斎筆法左側而獨立中劬折而右鉤

夬 筆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夬謂牽掣）

横貴乎纖豎貴乎粗中豎不得倒其左右

書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此縱橫牽掣法也以字之筆意而言）○巧謂布置

意外生體令有異趣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須要得相揖相背之理故發于左者必應于右起于上者必伏于下點畫之間各有情性與理緻也（點畫向背法也以字之形體言）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唐人如虞得字

之筋褚得字之肉歐得字之骨皆非至者

折釵股欲其圓（健而不偏者便屬圓）鋒而有力（健便屬有力）

屋漏痕以作點言須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略無起止之跡（覺平正多[illegible]）

錐畫沙須用勁筆澁行字畫勁爭（且要使骨中微有肉在內）

壁折痕蓋寫字有緣穿處斷頭起筆其繇正中如新泥壁折縫尖處正在中間

印印泥用軟筆濃墨書之使字畫肥潤（又須其中有骨）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

于初下筆處故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用搭鋒以應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之畫藏鋒者如篆之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則妙矣

疎爲精神密爲老氣故當密不密乃見蕭疎當疎不疎變成寒氣

當其用筆常使透過紙背由滋功而來

大字欽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兼令茂密稱謂大小

左短上齊右少下齊

左右兩平

上長下短

左欲去吻起筆不要有嘴右欲去肩轉角不要露肩

勹藏在點畫內而外不露圭角名綿裹鐵

點畫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

不得將眞草合成一字

點畫須依位次要於落筆結筆處知之

勒鋒磔筆雖要見遲字須飛動無滯之勢

頭項長者向右展○如寧宣臺寫字

有脚者向左舒○如寶其典字長舒左足

字方者攏右角○如國用字峻拔一角

畫稍粗於左右亦須着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

將橫畫短于右處右邊半腹○如國用見字是

如無字四點四畫爲蹤令上心開下心則合

並字隔二畫字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須上畫爲覆下畫爲仰隔仰隔覆

字有磔掠重者如爻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不可一齊俱放又云茶字下木字用點不用磔掠曰留此云迴互留放

兩竪畫如弃字當右縮左垂斤字當右垂左縮

盛字改亚從皿縣字中小四皆去一點減點當

如神字處字皆加一點却字之卩乃從卪亦是補其疎處補疎當密

州冊字皆自立抵背分抵背

作點如我哉字須用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字諸點字同如雙牌之類欲其四滿方就
正也如臨泉銘○建字有點在豎右處是也補空點

凡字當貼零者如令今冬寒之類貼零

字之本相離開者卽欲粘合。使相着顧揖乃佳。
如諸偏傍字之類是也○附麗粘合非門

凡字滿而不要虛者如園圃圖國回包南隔目四匀之類是也○滿不欲虛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類是也○意連

字之上六者必覆冒其下如雲頭穴宀榮頭奢金食奎巷奈之類是也○覆冒

垂如都鄉之類 畏如水支之類○皮更之類 走

字有當借換者如醴泉銘祕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
點此借換也黃庭經庭字亦借換也又如字法帖中
或作四或作小亦借換也又如蘇之爲蘓秋之爲秌鵝之爲鵞
之類爲其字難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換也所謂
東映西帶是也借換

字有難結體者或因筆畫少而增添如新之爲新建之爲建
之類是也或因筆畫多而減省如曹之爲曹美之爲美但欲體
勢茂美不論古字當何如也增減

字之點畫稀少者欲其彼此相映帶故必得應
副相稱而後可又如龍詩轉必一畫對一畫相應
亦相副也應副

字之獨立者必得撑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亨亭
丁亍手司卉草矛于子予之類是也○撑拄

字之凡有偏傍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爲多
如鄒謝鋤 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
邇相顧揖是也朝揖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救應
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救應

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飲勉
凡有文有支者之類 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附麗

凡字回抱向左者如曷丏易之類 向右者如艮包鬼之類也
回抱

四圍包裹如園圃之類上包下尚向下包上幽凶左包右
匱匡右包左句匈包裹
包裹鬪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

字以大成小者如走之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
則字之成形反在小字故謂之小成大如孤字
只在末後一乀寧字在末後一亅欠字一拔戈
字一點之類是也（大小相成）
小字大字各自有形勢（大小成形）
書法曰大字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
宜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字二字之
疏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
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為上或曰謂上小下大

筆要　耒

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小大大小）
左右大小欲其相停人之結字易于左小而右
大或左高而右低是為單肩又有左短右長者
故此三者皆字之病也（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長）
學歐書者易于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
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譜所謂密
為老氣此所以貴于稱也（稱）
凡寫字欲其合而為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
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于疏密長短大小廣狹

原缺第三十九、四十葉

次攷書之原評書之品使有定論囑
按籀古蔡邕鍾王時雖古今其理則一而已鍾
王時見新奇不遠籀古若庾謝蕭阮則為守法
而法存歐虞褚薛則為竊法而法分黃米放蕩
尚有法外之遺意而周吳則慢法矣壁之更令
法壞之極也
篆籀各隨字形大小如百物獻狀活動圓滿種
種具足
周穆王書李斯見而七日興嘆自恐無骨

筆要　呈

鴻都斷石（蔡邕○漢碑三百今所存無幾）
斯邈作趣簡便○嶧山刻始皇二世詔高古（斯篆）
蔡邕得李斯史籀筆勢故其用筆作書特異漢
代、
元常真書妙矣行則羲獻之亞草亦衛索之下
鍾、古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鍾書三種一曰銘石書（大）二曰章程（楷）三曰行押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
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顛倒橫直

羲之功定禮樂獻之妙擬神仙

元常專工隸書伯英尤工草體

張芝鍾繇有精細工夫而神機忽躍肥瘦今古固一致耳逸少學元常差得其法而自運疎緩況子敬乎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

能貌能精則巧而到矣

鍾繇之下稱張芝至晉乃稱二王

鍾繇眞書張芝草法羲之行押獻之破體又曰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雄强獻之冠世

樂毅論情多鬱怫書畫贊意甚瓌奇黃庭經怡懌虛無太師箴縱橫爭折蘭亭思逸告誓情均

行書以蘭亭記右軍諸帖爲冠謝安及大令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來可觀者

定武蘭亭諸本位置長短大小皆同惟肥瘠剛柔工拙差異此是要妙處恐未必便眞然論其槩實爲眞行書第一（松雪云善鑒者一見便知眞贋不在肥瘦明暗間也）

黃庭賀捷帖有鍾體雖微欹側隱然亦有牆壁

楷法以化度九成廟堂三帖入之

樂毅論是小楷字法

又云羲之道微理隱味薄意深若徒取象其勢髣髴其形似是知其門而未知其奧也

力命表更高頗覺勁利學者毋狥俗不究其本

丁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右軍臨終跡勝其自運

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而瘦勁雖右軍父子亦當歛手

山谷評張伯英顏淸臣草書造極楊少師頗得

彷彿而少規矩雖不善楷亦能冠世

索靖銀鈎蠆尾

蕭何韋誕能署書

蕭子雲出師頌頗佳

薄紹之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躋無比

管寧銀鈎劉曜章草

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又孫常侍小篆

石鼓文如圭璋特達

索征西筆短意長與今人自是不同（帖明儀）

墓田丙舍其元常之懿乎霜寒阮生其右軍之奧乎如李陽冰庚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不是過也欲川

大王非遂不奉深恨帖有秦漢篆筆

草書杜度之後以張為祖以衛為父索范伯叔也二王可為兄弟薄乃庶息羊為奴隸

黃初關里記

何君閣道碑

夏淳于碑

蘭溪經藏記與烏龍廟記僧有交集書法斂極

絳帖出絳州潘氏極其雅博

淳化帖太宗命王著臨搨以大觀絳潭猶使數有似人之戲若喜魚黔江鼎澧無異數十有無不足計也

智教帖是懷仁入院體彼自稱逸足為小楷之式方之蘭亭王潤乃輕霜寒帖反出其下趙子固鄙之誠是

遺教經了無神明不佳非義之筆不足學

歐虞為鷹隼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褚薛為翬翟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燥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

蕭誠之書出章草如太原題名出唐人上南岳眞君碑得鍾王趣

歐陽飛白大有佳處

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

張旭書雖雄勁飛動而規矩固在今之學旭者未免效秊季良之弊矣

若懷素亦得張法而清勁精麗應規合矩蓋善

學柳下者故足重也

李更化度帖最宜學之惜磨滅幾半○皇甫君碑骨氣勁峭法度森整得晉書之規矩為佳○夫子廟碑歐陽詢○僧塔銘李邕○若虞永興又得一番飄逸去處然歐之振發動盪亦其逸也○、永興飛來白鶴詩帖中琤琤○朱壑岩橫斜顛倒○中興頌座鶴銘皆是大字法○郎官廳壁記祭濠州文吉州廬山題名與郭知運爭坐帖及萬安記皆要妙也

劍池帖出顏真卿講臺帖出李陽氷皆署書
關蔚宗吳皖王子韶皆善隸而有古意
米友仁善大隸尹知能書碑及手大様字蒲之肖子
署書以行押參入者曰李邕便覺嵬異
楊少師孫勤川皆奴書也或曰少師眞行草皆佳非奴書
蘇才翁栢公至洛帖字明亦殊有致爲法書第
一顏柳蘇米亦近來之可觀者
葛洪天台觀大字古今第一幸更道林碑寒儉
且無精神公權作國清碑亦大小不甚相稱

書法自顏魯公壞以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扠
手並脚田舍翁耳李後主評又云筆頭如蒸餅大醜
惡可厭米海岳評皆以其無晉韻也及觀眞跡諸草
原自端嚴中瀟灑何得有扠手並脚及蒸餅處
柳書以陰符經爲上而廟堂碑馮宿碑皆亞之
紫絲靸帖亦佳如玄秘塔銘誠懸扎耳
昇元帖第一以打金箔墨紙用廷珪墨拂之次則澄心堂紙蝉
翅拂若濃墨本又次之
李北海以雲麾將軍碑爲第一

秘閣續帖及鍾山草堂刻梁人奇勁書又皇象
天璽石刻雄偉冠世
漢則馮夫人晉有張伯高皇象之亞曹蜍李志沈合
馨丁道護能眞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胡英李隸
韶鄔形懷素師武盡禮照寧寺有鍾銘賀蘭敏之法門寺碑高
士及崇徽公主金石集張謹右丞時人文秉篆王逸老
蔡子明山谷二友榮咨道高述東坡之客潘岐皆不知名而善書者
大觀帖蔡京所模雪谿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
曹日新所刻徽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

大德延祐間善書者必稱鄧巴西文原而傷于
枯鮮于漁陽樞而傷于俗吾必以吳興趙子昂
爲最上乘以其不枯不俗直接三王宗派也
草書趙孟頫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失法
度鮮于伯機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
康里公如驚雛出巢神采可愛而頡頏未幾宋
仲珩如天驥行空一日千里
徐會稽病在跛僊李北海病在欹斜人言北海
深悟大令大令不如是之敝邪也

解縉評鍾繇如赤烏几几右軍如子之燕居智
永如琤臺雪鶴虞世南如重華在位歐陽詢如
秋霄健翮褚遂良如披沙揀金薛稷如寒機夜
織顏眞卿如五丁鑿路柳公權如一夫當關張
長史如風回電馳懷素如雲行雨施李邕如樓
臺映日徐浩如怒猊出力張從申有入木七分
之勢米芾奇逸超邁黃庭堅妙麗清圓蘇軾豐
腴悅澤蔡襄方正嚴重趙孟頫神明英傑康里
子山長虹駕海饒介之下莊刺虎宋克鵬搏九
萬宋仲珩龍駒鳳雛詹希元署法冠冕莊重俞
和號紫芝如子夫擅寵杜環如清風蘭雪胡布如
珊瑚碧樹揭樞如秋鷹入雲

張天錫集古草書

漢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琰王贍羅暉張
超趙襲張越徐幹

魏曹操曹髦曹植韋誕虞林劉廙杜畿衛覬

蜀諸葛亮

吳皇象賀邵

晉成帝司馬攸何曾衛瓘衛恒衛昶杜預張華
嵇康張翰李式劉瓌之索靖王允之王導王恬
王薈郗鑒郗愔郗儉之郗曇庾準庾翼楊肇示
壹庾亮王廙謝安衛夫人謝璠伯王羲之獻之
王濛王徽之王渾王戎桓温張翼王珉王詢許
靜民王洽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
王曇沈嘉陸機陸雲温放謝敷謝尚詹思遠劉
伶謝萬

前趙則劉聰劉曜

後魏則崔京伯崔浩崔悅王世弼李思弼劉懋
劉仁之庾導裴敬憲

宋劉裕及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之[illegible]曄羊
諮王敬和丘道護張茂度盧循沈約裴松之賀
道[illegible]淵羊欣

南齊蕭道成源楷之劉泯淵江夏王鋒蕭慨王
僧虔王志王慈引張融

北齊張景仁趙仲將謝眺

梁則武帝任昉傅昭蕭子雲劉孝綽丁覘蕭思

話陶弘景孔敬通蕭確朱异周弘讓阮研庾肩
吾及始興王永陽王江總虞綽沈君理袁憲毛
嘉鄭仙陳逵顧野王蔡景歷王彬王公幹蔡凝
伏知道劉覬陳伯智蔡從陸繕
後周則元禮王褒
隋煬帝智永智果房彥謙竇慶
唐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稷虞世南褚遂良
陸柬之鄔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
旭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敬白居易史麟杜

牧裴行儉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說韋斌李
德裕與道玄張諲李綱林傑顏真卿柳公權鄭
虔宋令文魏元忠元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猷
蕭俛韓單王與之王承規衛秀洪元脊魏悰韓
渥景融周義李胥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離權
徐嶠之章孝規張廷範蕭遘釋懷素懷仁高閑
亞栖蛩光景雲貫休夢龜文楚
五代杜荀鶴薛存貴楊凝式
宋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米芾杜衍

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
金王兢高士詢党世傑趙渢高士談王庭筠趙
秉文史公奕張端董王仲九王萬慶及閑閑居
士焉
又書評　按解縉書品只是國朝未甚的確今
采梁武帝唐太宗及袁昂諸評併入以備觀覽
云爾粸糖訃㶿
李斯骨氣豐勻方圓絕妙如世冑冠蓋
蔡邕骨氣洞達

曹操金花細落荆王分輝
鍾繇霧舒雲捲但古而不今長而踰制○意外
巧妙雲鵠游天
皇象如韵音遶梁
程邈善大篆增減篆體名之曰隸
張芝如憑虛欲仙○張芝索靖韋誕衛覬衛瓘
鍾會竝得時名
索靖驚鳥下飛
羲之如壯士挺身拔山壅水又曰烟飛露結鳳

爲龍蟠若斷復連若斜反直○又曰字勢雄強
獻之唐太宗評其字勢踈瘦如枯樹餓隷恐或
遲之梁武則曰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
而不可耐
宋文帝視羊欣天分高工夫未到或曰如菜裡
紅花
王廙爲右軍叔書亦師之
王洽法鍾張遂不減右軍
王珉大有筆力大令輕之曰是騎騾欲度驊騮

之前也
庾翼自稱家雞不讓右軍野雉實遜之
張翼亂眞右軍
衛覬善書而傷于瘦然而精熟矣古文亦妙
衛瓘學張芝及父覬書世傳其善
衛恒亦能書稱二衛舍恒也或曰如插花舞女
張紹善草書不及鍾張
蕭子雲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又曰上
林春花

崔子王孫松一枝
邯鄲淳應規入矩
師宜官鵬翔未息
衛夫人插花舞女
桓夫人快馬入陣
韋誕如太祖忘寢
王僧虔奕奕每有風氣
袁崧曹喜如玄言疊疊喜善篆隷
傅王荊軻執戟

梁鵠劍拔弩張
羊欣婢作夫人○羊欣丘道護皆師子敬護勝
于欣○欣行草皆善而正書不稱
蕭思話師羊欣巳到佳處蕭思話多風趣筆亦
近弱○又曰仙人嘯樹舞女低腰
張澄得筆意
郗愔章草亞于右軍
郗超草書亦亞于二王但緊媚而少骨力
齊王攸得楷法

嵇康獨鳥歸林孤琴裊石
薄紹之放縱快利筆道流便慴工夫微少自在
劣于羊欣○又曰龍游在霄
李式王濛可比庾翼
李鎮東芙蓉出水
阮研罷官貴品
桓玄壯士入陣學于桓夫人可比孔琳之
陶隱居骨體雖小而甚峭快
孟光祿崩山斷崖

陸東之彷彿堪觀
王儀同雖復處尊而絕無神明
李岩之鏤金屈玉
王紹宗流利快健
殷均抗浪而有精彩
程廣鴻鵠奚翅疾風吹雲
徐淮南徒尚風軌而留寒氣
孔琳之放縱快健比二王羊欣亦差居下又曰
流徽自得○又曰最逸且有筆力規矩亦在羊

欣下○陸機吳士書○庾亮亦差可錄
王導師元常二衛甚有楷法
謝玄亦入能品殊自尊重而輕獻之恐未必然
范曄亦師羊欣微不逮蕭或曰眞勝于草
謝靈運亦得入書流或曰子敬亦頗亂眞
謝悰緊潔生起雖輕羊欣而媚好實欠
顏騰之賀道力並能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亂眞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

吳施如音韻出羣　張越蓮花出水
施肩吾柳產每每退縮
信本伯施登善深得書理歐傷勁利體方而筆
實圓也若伯施則過于純熟登善則微少開闔
歐陽詢力士揮拳又曰憔悴辛苦而自露丰骨
賈耽稱虞永興書云形勢素筋骨老父子君臣
相揖抱孤青似竹還飀飀潤白如波長浩渺能
方正不眾倒工夫未至難尋奧
虞世南能中更能妙中又妙○又曰神氣清發

而體勢疲困

褚遂良法則溫雅美麗多方○又曰熟戰御馬

薛稷能攻褚體亦見新奇

智果骨氣清健惜大小相雜耳

柳公權神氣清健○柳誠懸比伯英不足而眞

卿近之

李邕宋之問亦在藩落間

韓擇木韓秀實李萼李儉綽皆有古意

李白得無法之法

韓昌黎功淺

柳子厚亦有頁抱

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王著如小僧縛律

李建中如講師參禪

智永禪師書骨氣深隱體兼衆妙精能之極反

造疎淡卒見奇趣

沈傳師神骨俱清

唐篆一人　李陽冰古釵倚物

八分書五人　梁升卿驚波往來巨石前却盧

藏用露濇花妍烟凝竹暗張廷珪古木崩沙閑

花映竹韓擇木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鴈

足印沙魚鵜躍淵

眞行草二十二人　薛稷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舞鶴變影騰猿在空章涉虫穿古木鳥踏

花枝李邕華岳三峰黃河一曲蔡隱丘古質放

意自是一家宋儋蓦春花發夏柳枝低徐浩端

莊固多精熟無有異趣顏眞卿鋒絕劍摧驚飛

逸勢沈千運饑鷹殺心忍痛筋骨閑操淵水沉

珠露華濯錦鄭虔風送雲妝霞推月上李珍盃

藤著地枯木如折吳郁字體縣密不謝當時賴

文雅騖沙郁郁翻浪揚鷗賀知章縱筆如飛而

力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玩宋之問天

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

李清變化自逸代有斯人玄悟骨氣無雙迥出

時輩湛然子雲之後難與比肩崇蘭臨寫逸少

時有亂眞

草書十二人　張旭立性顚逸超絕古今孫過
庭丹崖絕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
頗多張芬孤松聳霄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峭成
藏筋露節鄔彤寒鴉棲林平岡走兔陸曾驚波
魚躍深水龍潛史鱗逸氣雄鎭超然不羣梁耿
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廣婉美芳靄春鶯欲嬌
沈益春鶯窺魚秋蛇挂穴懷素援毫掣電垂手
萬變總論
錢忠懿杜祁公以清便蘇才翁以爽峭蘇子贍
以才贍米元章以清拔歐文忠以娟含剛勁黃
魯直以環變而多欹邪張子湖以自賞而愛放
縱未有如蔡忠惠襄之典則者
蔡襄體態妖嬈鉛華猶在○蔡君謨如十八拍
雖清氣善於傾𢲸而閨態時見東坡曰天資既
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君謨以行
書爲勝楷次之草又次之
蘇子美筆勁蔡君謨筆圓米元章筆縱
周越如少年舞劍

錢易如美人乳立神秀
蘇舜欽如五陵年少
張友直如宮女插花
米南宮書如天馬脫御追風逐電雖不必範我
馳驅要自不妨痛快
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海岳多曳筆
又按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
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米芾刷字
描比縱筆畫比臥筆刷比曳筆其病尤深所謂才士之相輕也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右
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
玆其所以神也
東坡曰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學蘭亭者亦然故黃太史云世人但識蘭亭面
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善于法書者不知也
一衡爲一縱爲丨拮邪一爲丿居必反丿爲乀
分勿反至乀而竅折一爲㇆殖反㇆爲厂呼旱反轉
厂爲乚鞜反乚爲亅居月反至亅而竅折一

為丁丁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為人此字亦本
轉人為∨反側加側∨為く畎音反く為＞音籍至＞
而窮一再折為冂五反犯轉冂為凵口反犯側凵為
匚括音反匚為コ繘音至コ而窮引一而統合之方
則為口黯音圓則為○璧音至○則環轉無異勢而
一之道盡矣丨與一偶一能生丨丨不能生以
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丨與一偶一
生而丨不生所謂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六書略

鄭夾漈論

學書須精六書之義趙文敏書名天下以其深
究六書也若此義不得則昧彼文字之情制作
之故何書之有故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
注字也假借又文字中之所具也形不可象則
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
聲於聲諧之又不足而假借生焉至于省文則
有聲關于義者有義關於聲者○許氏說文亦
守象形諧聲二者而又牽于會意援于假借故
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

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之類是也象形者
如日處君象故其書盈滿月執臣象故其書虧
缺此類是也諧聲者如江之工其音同江河之
可其轉音亦微同于河此類是也會意者如止
戈為武人言為信此類是也轉註者如既老則
有壽考以考從老之類是也假借者如以令為
長取其意義不論音聲此類是也

大抵摹印之書名曰繆書

草書以左為外以右為內

學書之法須緩前急後能使神彩為上而形質次之摹之者便到古人地位

書總訣曰執筆之法實指虛拳運筆之法意在
筆先作字之法結構縮穿嫵媚之法側倚取妍
畫分縱直鋒別正偏仰覆向背絲絡相聯長舒
左足回展右肩孤單重互疎密方圓間架疆界
位置後先臨倣古帖毫髮精研自立機軸得魚
忘筌心手相應深造微玄允茲三昧聞請前賢

論書訣

公書之派皆自蔡邕而始○一支傳張芝芝傳衛覬衛覬之子衛恒○一支傳崔寔而絕○一支傳韋誕誕傳鍾繇繇傳子會及甥宋翼○一支傳其女琰琰傳衛夫人恒之從妹夫人傳其中表王曠曠傳其子羲之羲之一支傳同宗王脩而絕○一支傳其子獻之獻之傳其甥羊欣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羲之七世孫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一支傳褚遂良而終○詢又一支傳虞世南甥陸柬之又傳其子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一支傳韓滉○一支傳李陽冰○一支傳顏真卿○一支傳魏仲犀○一支傳韋玩俱絕○又一支傳崔邈再傳褚長文而絕○一支傳鄔彤彤傳釋懷素及柳公權皆絕○又一支傳徐浩浩二小支○一支傳其子璹璹傳韓方明而終○浩又一支傳皇甫閱閱凡三支○一支傳劉禹錫而終○一支傳柳宗元宗元傳劉塤房直溫而終○閱又一支傳楊歸厚再傳子緯緯傳三支

一傳樓審一傳張萊皆絕其一正支則緯傳劉禹錫外孫崔弘裕再傳盧潛又傳盧頴頴傳之崔紓紓之後則蔡襄毅然獨起直接其傳其後趙文敏又千古間出者他如蘇黃歐米巴西漁陽康里子山詹宋俞揭豐祝文姚諸公皆莫詳其自[illegible]

補遺

字須按體如鄉從皀卩卿從節卩彖王字中一畫近上爲王居中爲玉未字中竪直爲朱中竪不直爲未皆當知之如巳巳莫分束東淆亂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則草書之誤也

奬刀鼎鬲所存無幾與貫皇石刻詛楚石鼓泰山碑文兩京遺書舊畫皆宜珍賞

筆道正如良弓好刀引之緩來舍之急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筆鋒亦欲如此若引之

以上筆要　本四

而閱不復挺直又安如人意耶故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矣

字法當以水論如以方圓器盛水方圓喻則字也水喻則筆妙也水逐方圓而水恒在焉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故假筆展心非毫能致其妙耳

無名氏曰字必得虛勢然後轉動圓活無不如意且有筋力見于畫中不爾則當圓反偏當活反死

字有隷變古者如省鑿爲凿又以遷代䙴皆是他如陋作陋匝作迊匹作迊匝作迊亦從此類若確守八書不知變化便如鸚哥語且帶氊裘氣矣

字有建類主聲轉注爲義如弌從一數也從弋聲也式弍皆從弋則非聲矣以弋弋同聲爲建類遂轉二三而爲注也如鳳從鳥義也從凡聲也凰亦從凡凡則與凰不同聲因鳳凡同聲爲建類遂轉凰而爲注也又作字兩箇連寫即

以上筆要　六五

從省文如鳳凰二字鳳既依鳳下但書皇而去凡鴛鴦二字鴛既依鴦下但書央而去鳥廟廊二字廟既依廟下但書郎而去广亦從六書之建類起也○門字兩戶相向本無勾踢故詹孟舉朱孔昜寫兩京門額皆不用踢

作字須知下筆先後如先色次彐次丨丨三○儷先亻次冂次七次寻次日○輿先中⺆次臼次中彐次右彐次六○蕭先艹次彳次川○毋先𠃊次女○飛先乁次飞○留先卯刀次田○

必戈次丶或先丿次乚八〇馬先𫠠次与次
灬〇喙先品次匚次欠〇斷先乚次斤次旦斤
〇齋先亠次㣺次示川〇羡先羊次　〇敵先
十次田次夂〇門先丨次ヨ次刂次二〇聚先
丅次氏次禾〇虛先虍次𠃊〇無先𠂉次卌次
灬〇鼠先臼次丰次丿次乚〇鼎先目次爿片
〇右有俱先丿次一胍〇長先丨次三次𠂔〇
書先聿次左丨次日〇臣先左丨次臣乚爲先
𠂤次可〇分先八次刀〇將先丨次亠次母

書會要　仝上

又論書壁用櫨管頭書之書大幅屏障以大指
小指倒乘執管次𢈔三指攢之〇又有古梁左
書長幅卷子用捻管以大指與中二指捻管頭
書之〇又書誥勅榜疏用四指中節握管則沉
着有力

湯煥云書法自筆陣圖後孫過庭姜夔甚詳故
板則乏天趣縱則失矩度若而矜持又生俗氣
不可復觀照中必具完字下筆自然合則乃今
惟枝指生及玉蘭堂主人得此法知古固希也

印章篆法即摹印體

三代却又無印

秦氏璽皆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

漢魏印章之法平方正直簡便融通蓋繁則滅
除少則增益皆用白文大不差少許

朝爵印文皆鑄蓋櫸日封拜可緩者也

軍中印文多鑿

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廻寫

朱文印不可逼邊當以字中空得中處爲相去
也

太筆要　仝上

元末會稽王冕以花蕊石作圖書

今世盡崇尚處州燈光石內監索取殆盡故雖
好事者不復可得

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焉大凡功侔造化冥受
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趣妙法謂之奇藝精
千古規矩方員謂之工繁簡相參布置不紊謂
之巧

古之白記即封字意

筆元要旨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徐渭撰渭字文清後更字文長山陰人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編論書專以運筆爲主大槩祊諸米氏

國朝吳郡丹青志一卷

〔明〕王穉登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王百穀全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郡丹青志一卷》提要

國朝吳郡丹青志敘

吳中繪事自曹顧僧繇以來鬱乎雲興蕭疏秀妙將無海嶠精靈之氣偏於東土耶抑亦流風餘韻前沿後漬耶癸亥秋日臥疴務居雨深巷寂捹扉散髮展焙所藏名畫纍纍滿壁丹鉛粉墨蒼潤淋漓竹塢寸煙花林尺霧圖石疑雲寫川欲浪人鬼奪幽明之奧禽蟲儼飛蠕之色於是感名邦之多彥贍妙匠之苦心斷自吳都肇乎昭代援豪小篡傳信將來若夫四海遼乎千齡邈矣編充簡積我則不暇嗚呼蠅染屏間孫郎舉于水鳴牀上唐帝驚心刺圖而鄰女捧膺畫鎖而楣龍斂翼信天機之玄化非人工之所逮也

嘉靖癸亥七月病士王穉登敘

國朝吳郡丹青志

目錄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唐解元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仔
張靈 朱生 周官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太卿中書 周臣 仇英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遺耆志 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棲旅志 二人
徐先生 張先生
閨秀志 一氏
仇氏
總二十四人一氏

目錄畢

國朝吳郡丹青志

流客太原王穉登撰

神品志 一人 附三人

沈周先生 二沈處士 杜徵君

沈周先生啓南相城喬木代禪吟寫下逮僮隸竝諳文墨先生繪事爲當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魚悉入神品其畫自唐宋名流及勝國諸賢上下千載縱橫百輩先生兼總條貫莫不攬其精微每營一障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冷然使夫覽者若雲霧生於屋中山川集乎几上下視衆作眞啽嘍耳山輿入郭多主慶雲菴及北寺水閣掩扉掃榻揮染不勸公卿大夫下逮緇徒賤隸酬給無間一時名士如唐寅文璧之流咸出龍門往往致於風雲之表信乎

國朝畫苑不知誰當並驅也先生父恒字恒吉伯父貞字貞吉

沈貞吉恒吉二處士竝善丹青風格明秀塤箎相聯時謂趙文敏同流恒吉之畫師杜徵君

杜淵孝先生名瓊字用嘉明經博學家貧道
尊貞濟醉和粹然爲[illegible]鄉之表畫亦道麗效
南唐董北苑
贊曰休矣煌煌乎沈先生之作集派大成
其諸金聲而玉振之者與二父庭聞杜
公私淑其有以陶育之也夫然青青於
藍矣允矣觀於海者難爲水也處士淵
孝固一勺之多也

妙品志 四人 附四人

宋南宮先生
宋先生克字仲溫長洲南宮里人書學急就
章得古人之妙尤善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
篁萬玉雨疊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唐解元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
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幾青
蓮之儔無忝金龜之席矢中南京解元坐事
廢逃禪學佛任誕自放畫法沈鬱風骨奇峭
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巘纚纚不窮信
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
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

文待詔先生 文嘉 伯仁
文先生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金
昌世家奕葉簪組弱齡僑茂蜚聲公卿間好
古篤修大雅君子書名雄天下畫師李唐吳
仲圭翩翩入室由諸生薦爲翰林待詔未幾
謝歸逍遙林谷益勤筆硯小圖大軸莫非奇
致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纖素山積喧溢
里門寸圖纔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眞贋縱
橫一時硯食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慧
眼印可譬之魚目夜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
耋神明不凋斷烟殘渚篝燈夜作故得者益
深保愛養如珪璋子嘉及猶子伯仁並嗣其
妙嘉竹樹扶疎伯仁巖巒鬱茂若或未見其
止足當赤幟繪林

張靈 朱生 周官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
茂才相敵又俱善畫以故契深椒蘭靈畫人
物冠服玄古形色清真無卑庸之氣山水間
作雖不由閑習而筆生墨勁嶄然絕塵多可

尚者靈性落魄簡絶禮文得錢沽酒不問生業嘐嘐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以狂廢同時有朱生周官並攻豪素官畫人物無俗韻然過爾纖弱稍不逮雲氣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悼

贊曰南宮翩翩俠骨水墨游戲唐畫含英晅華雕繢滿眼張雖瓊玖蚤折然一鱗一角要足爲珍文之蹟直能偏四海流遠夷非夫所謂以人重者哉郎君猶子綽矣門風美哉芝蘭玉樹秀於階庭已乎

能品志　四人

兩夏君　太卿中書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爲當時第一番朝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箇竹西涼十錠金之謠卽一時寶惜可知矣余見其所作竹枝烟姿雨色偃直濃疎動合矩度蓋行家也文皇甚賞其書眷顧優渥緣此得薦其兄昺起自戎伍爲中書舍人昺字孟暘亦善書畫學高尚書蕭蕭有林壑之氣仲氏有所不逮云

周臣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妝有蒼蒼之色一時稱爲作者若夫蕭寂之風遠澹之趣非其所諳

仇英

仇英字實父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臨摹粉圖黃紙落筆亂眞至於髮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稍或改軸翻機不免畫蛇添足

贊曰鮫人泣珠能顯汗血文豹變而成錢山鷄吐而爲綬夫人無技能是藝不績而蟹不匡也兩夏瞻依日月聲華鵲起美而未善所乏天機周之創境仇之臨移雖曰偏長要之雙美耳

逸品志　三人

劉僉憲

僉憲劉公玨字廷美長洲人寫山水林谷泉深石亂木秀雲生綿密幽媚風流蘊然高者

攀麟巨老庶乎升堂特未入室耳書宗李北
海詩格清麗唐中葉響也挂冠歸田卜築秀
野花木蘢瓏號小洞庭

兩陳君道復　子正

陳大學名淳字道復後名道復更字復父天
才秀發下筆超異畫山水師米南宮王叔明
黃子久不爲效顰學步而蕭散閒逸之趣宛
然在目尤妙寫生一花半葉淡墨欹豪而疎
斜歷亂偏其反而咄咄逼眞傾動群類若夫
翠辦紅尋葩分蘂析此俗工之下技非可以
語高流之逸足也出其餘作草家幽勝可觀
仲子栝飲酒縱誕有竹林之習畫雖放浪太
過竟非俗流

贊曰僉憲風流雲逸清矣遠矣太學明泉
秀堅巔伐町畦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
也子正箕裘不隕惜未青水

遺耆志三人

黃子久　趙善長　陳惟允

黃公望字子久常熟人洪武中尚在
趙原字善長郡人畫師王右丞洪武中

召對不稱
賜死

陳惟允郡人爲潘左丞客有壽左丞仙山樓
閣圖此其畫之精絕者也

贊曰松漠亂華中原左衽二三君子溥特
不淑趙陳兩生志嬰鱗喪元或僞朝俘
虜蠶絲鳥翠反爲身殃者耶黃之年壽
大耋樂覩太平何其幸與

棲旅志二人

徐先生

徐幼文先生名賁自蜀徙吳畫山水林石瀟
灑可愛詩名與高啓並所謂高楊張徐者也

張先生

張羽字來儀由潯陽徙居吳郡畫法米敷文
好古博雅文章有聲

贊曰兩賢奕奕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抑亦
南國河山之秀增其模寫耶

閨秀志一氏

仇氏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

鳳

贊曰粉黛翱翔畫苑寥乎罕矣仇媛
慧心內朗窈窕之傑哉必也律之女行
厥亦牝鷄之晨也

江夏黃氏鳴玉館雕本

國朝吳郡丹青志終

吳郡丹青志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王穉登撰穉登字百穀吳縣人嘉靖中布衣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編所載神品一人曰沈周附三人曰周之父桓伯貞桓之師杜瓊妙品四人曰宋克唐寅文徵明張靈附四人曰徵明之子嘉姪伯仁曰朱生周官能品四人曰夏昶夏昺周臣仇英逸品三人曰劉珏陳淳陳栝遺耆三人曰黃公望趙原陳惟允棲旅二人曰徐賁張羽閨秀一人曰仇氏各爲傳贊詞皆纖佻至以仇氏善畫爲牝鷄之晨亦可謂不善數典矣